教育部審定

中學校師範學校用

英國愛丁堡大學格致科學士及文藝科碩士王兼善編

教育部批 是書按新法令編輯提要鈎玄刪繁就簡實驗理論又能兼而有之且能節段相銜前後一氣雖間有深邃繁難不合中學程度之處妙用四號五號字別之任各學校教員相所授學校教課時間之多寡學生程度之深淺自由刪節似無妨礙應俟印刷成書送部覆核後准予審定作爲中學校師範學校教科書至所用名詞雖與本部前此審定各教科書略有參差俟本部委任各學會將名詞編定通行後再行照改以歸一律 二年二月二十日

民國新物理學

洋裝布面一冊 一元六角

洋裝紙面二冊 每冊八角

教科書化學

洋裝布面一冊 一元六角

教育部批 是書按新法令編輯條理分明文字簡晰理論實驗相輔而行且自首至尾一線相貫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洵足以啓學者之心思而引起其進取之興味合乎教授法之原理與本部所訂中學校師範學校課程標準亦適相合准予審定作爲中學校師範學校教科書至所用名詞雖與本部前此審定各教科書略有參差應俟本部委託各學會將名詞編定通行後再行照改以歸一律 二年四月十一日

商務印書館出版

詔財賦皆歸左藏
財賦國之大本財賦生民之命
楊炎片言移主意
爲政必求有道賢人
關播對德宗爲政之問

綱 詔財賦皆歸左藏 目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比音毘）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用舊式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發明）人主無私藏詔財賦歸左藏之誠是也書以美之

丁南湖曰 假公濟私小人之所以得計也諫天子出私藏斥奄宦此誠君子之爲而楊炎爲之由是悅君心愜衆論而恩讐之私無所不遂矣

綱 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綱 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 目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選舉乎上悅

胡致堂曰 關播爲楊綰所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爲政之問言亦大矣向使德宗問以孰爲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爲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三終

崔祐甫薦楊炎

大臣事君以人宰相師表百僚

沈既濟上選舉

選舉之法三科

衆才咸得

既濟之論可救其弊

入則擁笏垂魚

蜀將必不敢動

因小害而收大利

綱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綱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器局功業） 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猶言粗略） 喜詼諧（詼謔戲也諧和韶之言） 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胡致堂曰（大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顏眞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至於賜告癈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 丁南湖曰（以坐鎭之張涉而薦老聾疎闊之喬琳固不足責也獨怪崔祐甫作相自謂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愼矣及天子卜相乃以楊炎爲器業夫炎爲元載之黨忮害用私其素習也祐甫曾不之知而所謂謹愼何在耶按炎未得志矯飾節行頗有虛名祐甫豈不爲所動哉是故以名用人之必不可也） 袁了凡曰（崔甯代喬琳爲御史大夫甯以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乃奏以李衡于結等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陸贄常奏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夫許臺長得自擇其屬則各舉所知已悉明揚之實又保其任且懲暗繆之愆有弗核乎惟御史尤不當使宰相擇也故甯是舉也正符陸敬輿之心迺炎竟以私懟沮公議後世宰相又不皆敬輿也故諫官御史其不爲宰相之私人者幾何　臺省長官卽尚書僕射左右丞侍郞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

綱沈既濟上選舉議 目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胡致堂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與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甯付之成法猶愈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

綱以曹王皐爲衡州刺史 目皐初爲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刺史始皐之遭誣在治（皐在衡州治） 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念太妃知之必驚惶憂戚故不以實告） 出則囚服就辨（罪人相訟也） 入則擁笏垂魚（魚所謂佩魚袋也） 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綱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目崔甯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强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州縣多陷上憂之趣甯歸鎭楊炎言於上曰不若留甯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甯遣李晟等擊破之

德宗矯代宗之失
哲人以爲憂
以劉晏判度支
劉晏榷鹽法
二君可謂知節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以獻錢賜將士
太平庶幾可望
木妖
裕民去奢之漸

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范華陽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己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卽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故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綱】以劉晏判度支　【鑑】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上素聞滉掊克過甚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榷鹽以佐軍用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傭水運曰漕顧直曰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綱】立皇子五人爲王　立皇弟二人爲王（書法）先子而後弟所以著帝之失也漢文帝封國先弟而後子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封域半楚淮陽二君者可謂知節矣

【綱】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鑑】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綱】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目】安史安祿山史思明亂後將相宦官競治第舍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殫耗材木事皆反常故稱爲木妖　上素嫉之故毀其尤者

【綱】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綱】罷榷酒按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享蕃客不御酒

胡致堂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美矣旣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綱】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　【鑑】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爲學士親重無比

代宗可錄三事
問玄宗唐中興賢主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其故何歟
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崔祐甫除官八百人
用人無親疏之殊
擬唐以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中書令詔尊郭子儀爲尙父
譏請奏子儀此乃所以爲之地
郭公勳高望重
郭公不足畏
李鶡上慶雲圖
時和年豐爲祥
進賢顯忠爲瑞
唐德宗罷貢獻
軍士投兵相顧
君以養人爲職
德宗行事無愧於先王

【綱】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馬齒羹名今馬齒莧也）

賀善贊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諝召郇模嫁懷恩女三事耳雖能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爲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爲主帥遂爲後來故事綱目尤深告之）丁南湖曰（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耶嘗謂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驕者有警而懼者懦則漢之桓靈晉之懷愍是已警則聖賢之德盛孰料代宗乃亦然乎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戈矢石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掃滅急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徐究而不敢輕發以動衅蓋父祖之警警之也或曰警之之過不亦失而爲懦乎應曰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豈懦乎哉）

【綱】閏五月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鑑】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賢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節而不致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綱】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目】上以山陵近（邇也）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書法）（書尊見子儀之可尊也而代宗之知所尊亦著矣）

【綱】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鑑】澤州刺史李鶡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荊山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南一千里）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淄青二州名）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胡致堂曰（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綱】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目】先是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

祐甫不賀

杜黃裳矯子儀之命

子儀所以爲純臣

黃裳相業可見

吳曜誤我

子儀德盛之累

子儀如日月之蝕

子儀申理嗣恭

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目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書法）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爲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

胡致堂曰　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目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胡致堂曰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蝕者其子儀之謂乎

袁了凡曰　子儀以張曇輕己信吳曜之譖而殺之既而復能逐曜過而能改不失爲賢雖然晚已夫其復怨非公也信讒非明也狠而肆誣以欺其上非忠也愎而違諫以遂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未卽付光弼怒斬之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爲無罪也然議者謂光弼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況曇無罪而虐殺之乎君子謂張曇之剛牽崔衆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綱以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目時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因言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爲器者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蓋不滅也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

綱己未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爲澧州澧音豐刺史　鑑時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蔡虛齋曰　代宗徵泌衡山復屈之藩僚及召見又聽常袞之言以爲澧州刺史夫鄴侯之賢代宗知之久矣雖大用之以爲相可也何必試之一州俟報政而後用之耶若此則古釣渭耕莘之徒皆必俛首州縣而後可以爲相湯文何所見而遽大用之哉然則袞之言乏休休有容之量帝之聽失任賢勿貳之戒矣

天奪楊綰之速

擬以顏眞卿爲刑部尙書誥

擬唐河中有瑞鹽賀表

河中瑞鹽

豈得渭南獨無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

府兵得其大意高祖太宗之所以盛

唐兵三[illegible]

敕毀白渠碾磑

猫鼠同乳

【綱】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鑑】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悼痛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參考）按唐書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始輔政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袁了凡曰常袞傳袞素嫉綰及綰卒太常請易名文貞袞微諷奉符蘇端駁議謂公爲元載所薦引載之告惡悉歸於公梁肅不然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猶荀爽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況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羣我我則靜而守中刃涑爲薦適見淸節兩議今見文粹攷唐書本傳綰嘗以侍郎歷禮部吏部元載忌綰望高因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意也而端之毀綰實袞嗾之耳

【綱】以顏眞卿爲刑部尙書楊綰常袞薦之也

【綱】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目】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淸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綱】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目】先是秋霖河中府鹽地多敗韓滉戶部侍郎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蔣鎭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縣名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項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藻計俱貶而不問滉滉面欺置而不問是刑罰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　蔣鎭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鑑】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李寶臣梁崇義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貊異域

歐陽脩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綱】戊午十三年正月敕毀白渠碾磑　【目】時上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漑田按漢武帝時白公穿渠引涇水漑田故曰白渠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爲衆先公主即日毀之（書法）小事特書何美無私也

【綱】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目】時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

寶臣有玩寇之志

擬唐以楊綰同平章事謝表

楊綰清簡儉素

問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減樂黎幹省騶崔寬毀第果歟否歟

楊綰正身率物

楊綰清名儉德

郭黎崔事類而情殊

子儀成人之美

常袞欲辭堂封

袞不當辭祿

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終唐之世不能取十一年赦承嗣入朝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十二年上復命討承嗣既而釋之

范華陽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遺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鑑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載妻子皆伏誅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屍毀其廟主又貶王晉為括州刺史

丁南湖曰元載之姦惡甚矣唐書乃以置於諸臣列傳不以入姦臣傳者何哉蓋德宗之為太子實用載議故德宗詔復其官聽改葬始謚曰荒而改謚曰成吾想斯時史臣順旨回護以致舛謬之相承奈何歐陽修宋祁諸公撰述唐書亦不明辨此也

綱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鑑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騶從謂車馬及隸卒也又養馬人名曰騶甚盛言其衆多也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亟毀之

（發明）楊綰為相僅三月而弊政修俗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

范華陽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致堂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慼踧踖之態者亦非也 袁了凡曰常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遂命減其座中聲樂之半以為中令以一代宗臣制行豐儉不能自裁而顧有所畏及讀蔣沇傳沇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有素士得疏飯足矣毋撓其清也由此觀之蓋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此

目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可辭祿

溫公斷曰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 袁了凡曰唐常袞為相奏停賜饌矣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頤浩為相堂廚每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此一堂食也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為利其賢不肖何如哉乃時有識袞不當辭祿者何也夫養賢有常祿祿何可辭若堂食者浮於祿之外乃利也利而辭之可乎按唐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蓋時之識袞者取此然吾甯取袞耳

郁樸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

代宗若可與有為

敗軍之罪在我

武侯郭公德度何如

元載奏請城原州

朝廷可高枕

奈何用一書生語

綱目不以人廢言

朝廷不以武臣相待

諸君可賀

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發明）郁樸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者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綱吐蕃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卻之　目時吐蕃入寇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至百城返瑊邀之於險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胡致堂曰　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武侯街亭之敗馬謖不用命因戮之而自請貶其秩

綱元載奏請城原州　目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盡潘原盡於潘原之西境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后門木峽皆地名在平涼府鎮原州西南境內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綱甲寅九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目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屍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綱乙卯十年正月郭子儀入朝　目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以不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綱田承嗣反陷相州敕貶承嗣發諸道兵討之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目上嘉寶臣之功遣中使

天下事有不由我
代宗誅魚朝恩
問代宗令元載誅魚朝恩得失何如
專室不救之禍
願人主喜怒何如
代宗之政爲最武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
求官贈河北一書
遺大校以箱受書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信報可東裝來
李泌屈佐外藩
代宗不能庇一臣
以棲筠爲御史大夫
內出制書拜御史
以韓滉判度支

綱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目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懌令元載爲方略擒而縊殺之 以屍還其家賜錢以葬

（發明）代宗剿除元惡宜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盡掌兵柄歸於將帥庶幾屏絕今則不然遽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爲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

胡致堂曰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盛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何如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爲，時及不可爲然後爲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振爲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愼之於初之爲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綱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 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元載載引浩代綰 鑑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目 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綱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目 時元載以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發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出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爲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見時不爲元載所容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

范華陽曰 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綱 辛亥六年八月以李棲筠爲御史大夫 按唐書棲筠性方挺無所屈喜獎善而樂人攻己過子吉甫 目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棲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范華陽曰 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

綱 以韓滉判度支 滉休之子也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之法御下嚴急人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綱 癸丑八年九月召郇模入見 郇姓模名也郇音徇 鑑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

綱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發明）一寺如何寺而度之民幸此事觀之失可知矣

綱徵李泌於衡山 目泌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鎭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書法）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爲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矣特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横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幸之無所建立而僅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徵

綱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綱己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 目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藹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袁了凡曰元載間魚朝恩於子儀子儀恬不爲動卒釋憾於朝恩而服其心李逢吉陰令李賞誣裴度曰于方爲元穎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中尉奏其事帝命韓皐等參鞫方無狀積度皆罷逢吉信險賊多智善運巧然亦晉公之識量差貶於汾陽故逢吉得乘其隙且元載亦逢吉也使子儀一惑其說聽其下之衷甲載必復使人騁而告於軍容此春秋費無極所以惡郤宛於子常而殺之漢劉棻之所以誅其大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人之幾詐可畏而貴在君子有以待之也

綱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目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是月册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索市馬賄晉以直言責之其衆環晉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書法）書予存厚也懷恩既死上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謂厚矣

綱冬十月杜鴻漸卒 目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胡致堂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爲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側或預言死斯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簀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眞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爲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爲達哉

綱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目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書法）識貪

位也

爭事皆咨秀實後行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成均當用名儒笑者不可測

諸道節度使上壽

嘗謂大臣而不名

天下豈汝家所有

子儀因曖待罪癡聾家翁

魚朝恩作章敬寺

永圖以百姓為本

明主積善以致福

子儀人莫能及子儀可與權

不賞父都虞候

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每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綱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目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書法）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以悲之

綱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目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書法）書譏賄也與生日罷宴者異矣

綱丁未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 目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薄輕之也謂天子不足為也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綱魚朝恩作章敬寺 目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極壯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甯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有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狗左右之過計傷皇上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

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目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胡致堂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濈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己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目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子儀全德所致
子儀有功於唐
子儀眞社稷臣
將言豎於數十萬衆
忠信非可一日

【發明】釋名 大破之殺吐蕃萬計（發明）回紇吐蕃之衆上皆未嘗一與交兵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復吐蕃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眞可謂社稷之臣矣

胡致堂曰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不殺事又聽其言讜解而去豈於數十萬衆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旣久行之旣著名聲於實而後見乎遠則其聲音容貌亦時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爲而倖倖致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袁了凡曰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子儀免胄見回紇大酋而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是吾父也史所謂裴英竝茂旣久方推信之初歟已失七實者說薛陳耶仁貴遂進破突厥而子儀卻召與飲好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廣力足以降敵欲大創之以懲其後子儀數兵未合而殺衆數十倍故示之至誠以服其心然假好於海羿之回紇而併力於棄親之吐蕃因師于戎內不疑中國而外離戎狄之合㞐不復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詐合成與信行此令公所以未易及也

分爾居北軍之右
子儀自耕百畝
士卒不勸而耕
學校不可遂廢
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
自謂才兼文武
太宗著司門式
林甫復起於今日

【綱】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尙未得與北軍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其後宦官典兵卒以亡唐）

【綱】郭子儀還河中 【目】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綱】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目】自安史（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書法）（復補何久廢也書喜之亦悲之） 【綱】三月釋奠于國子監 【目】命宰相李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綱】貶顏眞卿爲峽州別駕 【目】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綱】以馬璘兼邠甯節度使 【目】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

朝廷專事姑息
置座講仁王經
李忠臣卽日就道
郭子儀屯涇陽
郭公在此可得見
郭晞叩馬諫
子儀單騎見虜
子儀執酒爲誓
巫言今果然

【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成德唐之藩鎮名領州四曰常冀深趙也自李寶臣皆有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羈馬絡頭縻牛韁言人被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

【綱】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目】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書法）（異數有自內出必書所以病代宗也）

【綱】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鑑】時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　【目】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卽日就道

【鑑】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縣名以居涇水之北故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子儀嚴備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　【目】郭晞（晞子儀之子）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　【鑑】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不欲直言曰死故託云捐館捐棄也）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　【目】子儀與藥葛羅執酒爲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

[illegible]　【目】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回紇帥衆追之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

秀實自請補都虞候
副元帥勳塞天地
郭氏功名存幾何
公幸教晞以道
擬歷以子儀爲尙書令辭表
子儀眞情不欺
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獨孤及請受直言
以裴諝爲左司郎中
裴諝不對權酤
此古什一之法

度使白孝德忠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飲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至晞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列其裂通車裂也）

【綱】十二月加郭子儀尙書令不受 【目】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鎭河中（發明）子儀辭尙書令可謂眞情不欺者矣

【綱】乙巳永泰元年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澤潞即昭儀藩鎭也有州五曰鄕汾晉澤潞） 【目】抱眞以上黨爲兵衝（上黨今山西潞州）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丁南湖曰（史稱李抱玉爲將臣之良而抱眞乃其從弟也抱眞尤以忠賢顯著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乎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固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滔等功種種可錄況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故屢從征伐而得以令終焉）

【綱】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目】時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因請詰橫兵革冗費上不能用

【綱】四月以裴諝爲左司郎中 【目】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書法）何以書嘉服義也書交予之

【綱】劍南節度使嚴武卒（武三鎭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妄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發明）嚴武書爵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鎭之強耳

【綱】畿內麥稔 【目】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書法）書譏取民也

【綱】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

劉晏具陳漕運利病
漕運推劉晏爲首後來皆遵其法度
問代宗幸陝西李光弼遷延不至而代宗反存恤其母甚厚君臣之際何如耶
李郭齊名思其職則不若是大臣不可以不知學事君有大義
懷恩無能爲
此亦救京師一奇此行有安京室之功

給禁軍（捋以禾反手桀摩也穗辭反禾成秀也）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綱 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綱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鑑 初上之幸陝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書法）（綱目於子儀卒具官爵謚號此其止於爵謚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爲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尹涿昌曰（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爲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溫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爲之不滿光弼爲中興元功特以異議疑沮緩於勤王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爲之惜也）袁了凡曰（子儀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憸壬所鑽詆禍切於剝牀而子儀居之晏如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主弭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自衛雖天子詔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而身反益危其名節亦稍貶且子儀拒衷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係朝恩爲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卻諸將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孚則無難敵道忤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他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綱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鑑 八月子儀自河中入朝（河中今山西蒲州）會涇原（涇原二州名涇州今因之原州今爲鎮原縣俱屬陝西平涼府）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乾陵唐高祖之墓名在陝西西安府乾州）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遁（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遣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綱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目 初郭子儀聞懷寇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illegible]

柳伉請斬元振

問代宗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何如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朝廷豈堪相公再壞

用卿不早故及此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

擬唐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

詐

何面目見汾陽王

喜其來而悲其晚

懷恩不對而出

代宗責己厚

代宗誠不能感物何哉

【鑑】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刦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丁南湖曰 柳伉此疏可謂忠善矣然予嘗見此疏全文內稱魚朝恩戮力陝郡而有獨留朝恩等語則是朝恩之黨其爲人不無可疑也少微節去此語殆欲成人之美歟 後元振流溱州 胡致堂曰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爲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猶可謂之保護乎

【綱】十二月上還長安 【目】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 【鑑】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綱】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書法）書著代宗尊寵閹寺之過也

【綱】甲辰三年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鑑】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鑑】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懷恩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負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以爲愧又何賀爲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

范華陽曰 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亂恩威不立也 袁了凡曰 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纖芥之嫌而從賊固兇德之根心亦上馭之失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欲殺之以謝軍中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璀苦帝早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也

【綱】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鑑】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 汴水汴河之水也源出河南開封府滎陽縣 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 梁洋二州名梁州今漢中府洋州今西鄉縣俱屬陝西道 道險勞費乃以晏爲河汴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

懷恩自訟六罪
程元振皆不以聞
子儀卻吐蕃
擬唐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誥
子儀不戰屈人
子儀可兼任將相
子儀忠義精誠貫日月
子儀度量宏偉
眞可爲人臣師表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光弼[illegible]

人所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目】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死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上遣使慰諭之懷恩竟不奉詔

【綱】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鑑】時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奉天唐縣名屬陝西西安府武功亦縣名）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尉一人）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至商州（今陝西商縣）行收兵合四千人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子儀時爲中書令故稱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京畿遂安（發明）（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

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眞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綱】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書放歸譏失刑也） 【鑑】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狽似犬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狽亦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躓也故人猝遽無措謂之狼狽神異經曰狽無前足附狼而出）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飈發擊退虜賊再安宗室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

懷恩立三帥闢唐立河北諸鎮節度使何如
諸鎮自爲黨援
唐失河北自此始
李郭將肯如是
杜子美留花門之詩
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楊綰請罷明經取士
明經加帖括
楊綰請舉孝廉間楊綰請罷明經進士及所陳取士之策其詳何如
楊綰論治道有規模
楊綰之議近古先王所以致治之具勞縣鄉舉里選之意建議之難如此
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綱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目以史朝義降將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博藩鎮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七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曰貝魏相磁洺博衛）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盧龍藩鎮自李懷僊始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張忠志賜姓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華陽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任由蕃夷爲制將也使李郭爲將肯如是乎）袁了凡曰（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李傕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漢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授降將薛嵩張孝忠李懷僊田承嗣於河北分爲大鎮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蓋禍以自固其寵也小人之爲身謀不顧禍國殃民如此其罪淵矣）

綱回紇歸國（書法）（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歸國之意矣　愚按廣平王爲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子美逆知其害故詩云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言其爲農桑害也）

綱四月敕議舉孝廉　目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進士謂所試一大經倂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經加帖括（明經帖括謂所試一大經倂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差帖皆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長老謂年長老成之人）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誦帖括曰帖誦明其經則誦帖括謂檃括而誦之）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上第謂才優而品第取高者）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玄宗尊重道教置玄學博士每歲依經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愚按呂東萊謂綰論治道皆有規模則其賢可知矣）

范華陽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致堂曰（楊綰初議蓋欲舉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復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爲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薨謝之遽有所未及與）

綱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目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

代宗殺李輔國何如　殺得好

公私在利己不利己之間

代宗流來瑱於播州

袁了凡曰李光弼趨東京謂留守韋陟不欲委地千百里于賊而欲移軍河陽以守使賊不得西者是也至曰輔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公不如我繆矣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孰謂軍而可不以禮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惟知禮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驁材一夫之力也光弼知軍而不知禮故他日以忿殺崔衆專擅王命而不從一畏魚朝恩之及則擁兵不朝雖詔援京師而不往竟以憂死君子曰橫而不韓宜其及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不其信乎

〔綱〕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煙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

〔綱〕盜殺李輔國　〔目〕上在東宮以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發明）輔國脅天子遷上皇賊殺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與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眞西山曰輔國專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溷廁之慘其亦何利耶此可以爲小人稔惡之戒　胡致堂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愼乎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兵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乎

〔綱〕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按丁南湖曰公之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褊裨乃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幾乎同升諸公之義惜乎懷恩之叛多負其盛德也

代宗皇帝名豫肅宗太子繼世嗣位歷一十七年壽五十三崩　帝平亂守成足爲中材之主然藩鎮跋扈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綱紀大壞不可復振肅代之爲也

〔綱〕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綱〕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目〕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發明）來瑱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分註述元振之譖則無罪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於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爲口實也

〔綱〕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目〕僕固瑒等追及朝義於莫州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僊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丁南湖曰李懷僊者史朝義之將也朱希彩者李懷僊之將也李懷瑗者朱希彩之將也懷僊殺朝義故希彩亦殺懷僊希彩殺懷僊故懷瑗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思明殺慶緒慶緒殺祿山而祿山思明爲賊首則皆殺於其子夫以一殺相承六傳不爽其故何哉以天道之好還夷俗之沿襲而玄宗之昏淫
[illegible]

號爲尙父不名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朝廷倚我以爲安危

郭子儀入朝 程元振譖子儀

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

回紇舉兵入援

懷恩復東京

范華陽曰[illegible]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illegible]故數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不虞元[illegible]情也

從帝起於艱難淑令不降而力與謀[illegible]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卽位八年[illegible]盡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纔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爲中官悍婦所操縱而不得知已斃於亂兵而以[illegible]怖死子制於兩大惡而不正其始譜之中與唐室更少康周宣王漢光武孰知是乎　賀善贊曰　肅宗遽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悍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悉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綱太子卽位　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卽位輔國恃功益橫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綱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發明）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

綱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目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强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書法）書使何歸功光弼也

綱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目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綱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發明）是時亂根未除而代者已踵其後則是一輔國未去而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

綱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鑑時上遣中使劉淸潭使于回紇脩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戊辰諸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爲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至洛陽北郊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衆敗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

以辛雲京爲節度使
諸鎮殺節度使
君將納民於軌物人君管分之樞要
藩鎮之禍始於肅宗
河東事一以委卿
宰相豈受一卒之私
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范華陽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爲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敢見其父而況能保四海乎

【綱】壬寅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目】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　【鑑】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綱】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發明）所貴乎天子者爲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於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

【綱】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目】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乃命子儀鎮之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鑑】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元振因之作亂　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綱】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目】楚州言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發明）玄宗得妙寶眞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

【綱】太上皇崩　【鑑】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神龍殿在陝西西安府唐西內太極殿之西北高宗建之　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綱】復以建寅爲正月　【綱】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目】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　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越王係及兗王僩

（發明）皇后而以殺書何耶張后與輔國表裏擅權廢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illegible]事成則太子不得立而直書曰殺所以正張后之罪若輔國專橫之惡又自可知

之罪可誅也顧乃慰勞之耶以春秋之法加之其能免于自刲之罪乎雖哀慕成疾而至於死亦不足道也

【綱】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目】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書法）燕塞北出直擣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

胡致堂曰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綱】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 【目】劉展攻淮東節度李峘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曰處位尊食祿重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李峘悉以兵事授之後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悉平

【綱】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鑑】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綱】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鑑】思明猜忍好殺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縊殺之朝義即位 朝義思明之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常欲殺朝義而立之故有是謀

【綱】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綱】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目】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鑑】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禨祈之小術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不亦異哉

【綱】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書法）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綱】建子月上朝太上皇於西內 【鑑】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光弼降二將何易
光弼厚待李日越
高廷暉才勇過日越
短刀置鞾中
光弼不遺餘力子儀渾洪重厚光弼得非近是
擬唐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誥
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
子儀收復兩京
晉卿比胡廣
劉晏爲戶部侍郎
輔國矯詔刼遷
肅宗不能謹之于初

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栅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時光弼屯中潭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遁

胡致堂曰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若不罷郭子儀使與犄角賊必可平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渾洪重厚不爲閹尹屈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寵位雖得恩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爲而謂子儀爲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綱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綱以郭子儀領邠甯鄜坊節度使邠甯鄜坊四州名　目時党項等羌党項西羌種名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甯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書法）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

綱四月史思明入東京　綱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目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綱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目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綱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天子宮禁曰內　目上皇居興慶宮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內地玄宗建之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上不聽會上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高力士流巫州巫州今改沅州屬湖廣辰州府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寖以成疾後上稍悟欲誅輔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發明）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于初烏能裁之于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能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孝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

鄭九峯曰青蠅之士必不立於堯舜之廷彘中之女豈能容於共姜之室故巫蠱之謗啓於悖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illegible]

九節度兵潰於相州

制停口敕處分

光弼代子儀號令精彩皆變柴寬憚嚴郭公何負子君

懷恩勇冠三軍

此非大將所爲孝德亂流而進攬轡安閑

高李皆萬人敵

諸將莫諭其意

王…月日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而疾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矣以問翰林帝而罷止之意后卽張良娣與輔國相表

裏爲奸惡者也其建言匡正如此豈盡黨輔國者

【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鑑】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甲仗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書法）書九節度之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 【綱】史思明殺安慶緒僭號大燕皇帝

【綱】制停口敕處分 【鑑】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目】宰相百官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書法）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諱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綱】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目】時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 【綱】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目】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綱】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目】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 橫流而渡曰亂 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 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

據唐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

張鎬諫用史思明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觀軍容名自此始

子儀可以統光弼

郭李不世出之將

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人君八柄存乎已

古者治軍本於禮

宋祖貽謀之遠

[illegible]唐人幾誤我

【綱】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綱】史思明反殺范陽刺史烏承恩　【目】張鎬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至是李光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遂殺承恩而叛愚按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乃以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以致謀泄遂殺承恩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丁南湖曰玄宗不聽張九齡而寵安祿山此覆轍之至戒也肅宗又不聽張鎬而寵史思明父子拒賢信姦何其一念之相傳如是耶

【綱】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目】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等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書法）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書宦者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光弼於諸節度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爲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范華陽曰夙沙衞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爲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聚十六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綱】十月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　【綱】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温公曰夫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狥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服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綱】己亥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綱】二月月食既　【目】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發明）書之著張后亂政之端[illegible]

舊唐以郭子儀爲司徒李光弼爲司空謝表

李翰爲張巡作傳

功過相掩

肅宗請免張均張垍

明君不以一身害公義

此社稷之福

綱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表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綱 立廣平俶爲楚王

綱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綱 追贈死節之士 目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綱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書法）書志亂始也

綱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目 安慶緒忌思明之彊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滄州今屬河間府瀛州今爲河間府安州今屬保定府深州今屬眞定府德州今屬濟南府棣州今改爲武定州屬濟南府 雖相州未下 相州今爲彰德府 河北率爲唐有矣

綱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目 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胡致堂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十全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爲肅宗者正均垍之罪而爲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射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綱 大赦改元 目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

綱 三月徙楚王俶爲成王 綱 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綱 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目 上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肅宗不爲遠謀

李泌歸衡山

李泌必有不足於中

推波助瀾

家國由卿再造

以甄濟爲祕書郎

甄濟引首待刃

甄濟守節不污於死

甄濟所惡有甚於死

濟固士君子所當爲

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發明）【綱】收二京回紇之力爲多然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收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

范華陽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爲遠謀至使者胡從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袁了凡曰以小人覊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驅夷狄必禍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直滅契丹是也炳鑑者可爲永鑒已

【綱】李泌歸衡山 【目】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發明）時克復兩京遽請還山泌必有不足於中者夫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之況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

【綱】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綱】嚴莊來降以爲司農卿（書法）書病唐也

胡致堂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推波而助瀾歟

【綱】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綱】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目】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勞俶與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綱】以甄濟爲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目】初汲郡甄濟有操行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刃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發明）祿山之亂甄濟守節不污當其引首待刃之時當預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甚於死者耳綱目特美詞亦以濟之所爲固士君子之所當爲也

袁了凡曰魏于禁降關羽徐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唐克復東西京以布衣甄濟不受偽職詔館於三司令百官受賊爵者皆脫巾徒跣列拜以愧其心甄別若此當時列拜者曾無一人能爲于禁之慚恚以死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綱】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目】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胡致堂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

睢陽江淮保障

羅雀掘鼠

張巡守睢陽

張巡許遠死節

巡遠不可以先後觀

巡遠烈丈夫

問張巡許遠何義何如

天以完節付二人

綱目破千載之惑

廣平王子儀收復東京

[illegible]曰一字褒而已耳[illegible]是非皆有功也而學者[illegible]之謂無[illegible]也而[illegible]之二子[illegible]其間左右[illegible]上下[illegible]言皆[illegible]於平議凱切悽惋[illegible]怛有足以感人者故危疑之際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旣悔且悟而不覺其泣下也乃知天性之眞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待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感則天下豈有弑殺之禍哉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目時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茶與紙也）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旣盡巡出愛妾殺以食（音嗣）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厲烈也猛也）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死年四十九）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敎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兵戰巡立於戰所爲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參考）（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屈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脅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忠祠）（發明）尹起莘曰巡遠均爲死節之臣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劉廬陵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翱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綱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按唐書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　目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縣名）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

願至東京乃如約

廣平王眞華夷之主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李泌請更爲羣臣賀表

李泌五不留

李泌白建寧之寃

先生言是

李泌誦黃臺瓜辭

愼無再摘

鄴侯不事肅宗

勸賢有四事

鄴侯得出處進

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望秦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綱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目 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虞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胡致堂曰　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雖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出位隱於山林冀君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泌反覆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耶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害室之[illegible]

弭亂……南夏賴炅以得全

進明不救張巡

霽雲獨食不下咽

霽雲嚙指示信

進明可謂不恩房琯制馭進明何如

睢陽失帥不可失城事之濟否在此行

綱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奔襄陽 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綱 貶郭子儀爲左僕射（發明） 子儀敗績必自詣朝請貶亦可謂賢矣

綱 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目 睢陽爲賊所圍城中食盡日蹙張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 時賀蘭進明在臨淮 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 擁兵不救 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 按唐書霽雲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 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胡致堂曰 進明亦可謂不恩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牘請命可也遲疑畏縮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褫遣之以爲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奪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袁了凡曰 房琯爲相怨河南節度賀蘭進明則用進明所惡之許叔冀爲都將以牽制之故睢陽之圍進明懼叔冀見襲而不敢救李逢吉爲相忌中丞李紳則用紳所輕之韓愈爲京兆尹惡紳臺參以激怒之故紳愈交訐而並去其官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己私怒曲折其間豈忘身爲國忠於人之本朝者哉鬭兩虎於莽岡頓已於平地躡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伎險可罪已

綱 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目 賊屢攻上黨常爲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綱 九月廣平王俶 俶倡六反 郭子儀收復西京 目 時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 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葉音攝 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 府名屬陝西郡扶風縣 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爲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明旦賊將吳守忠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長安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欲速見小利之過四人所見不約而同肅宗不用三人之謀

遣中使祭張九齡九齡先見

四君皆事後之思忠臣智士為國遠慮天欲顯忠賢之先見玄宗思其一不思其二玄宗未為盡知九齡念諸君以此痛心剡蒿為矢

諸將皆給空名告身

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虛名而輕用官爵不可輕用

胡致堂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泌圖大事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急於收復宮闕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盡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綱】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鑑】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驕縱而暴橫也）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書法）（賊將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

【綱】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鑑】上皇思九齡先見（開元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玄宗不聽）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曲江縣今韶州府屬廣東九齡家在曲江故於此致祭焉）厚恤其家（書法）（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漢殤帝宦者敗而後祭陳寶漢靈帝遼水敗而後祀魏徵唐太宗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尹遂昌曰（無而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蓍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九齡之卒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不思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猶未為盡知九齡者也）

【綱】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目】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有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　【鑑】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剡以冉反銳利之也蒿呼高反）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綱】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敗績（清渠堡名在陝西盩昌縣城東）　【鑑】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者不具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名也）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華陽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綱】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目】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

安慶緒殺祿山

二人譖殺建寧王

肅宗克取舊物

光弼軍令嚴整

張巡許遠合兵

張巡智勇兼濟 遠守巡戰

李泌請如前策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亂乃即位靈武其後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崩 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綱 丁酉至德三載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綱 安慶緒殺祿山 目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慶緒謀夜遣閹豎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位 按史略祿山欲以嬖妾子慶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弒之而自立

游默齋曰 祿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豈不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綱 殺建寧王倓 目 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胡致堂曰 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蹈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綱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綱 賊將尹子奇 唐書奇作琦 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目 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賊悉衆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綱 二月帝至鳳翔 目 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胡人而精兵咸戍於北邊矣邊功不息南詔喪師而元元罹鋒鏑之毒矣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是開元之時一玄宗也天寶之時又一玄宗也勵精於前怠荒於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矣胡雛以百戰驍勇乘銳猋起楊國忠激祿山反於漁陽匝甸孼動衝天羯羶古賦天寶之際漁陽兵起匝甸孼動衝天羯羶值中國玩弛之後而闘翦我王室傾覆我國家虔劉我邊陲左傳水流赤血白骨相撐太白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而大河以北無堅城文丞相詩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馬嵬之際愛妻不保五十年太平天子初明皇幸西蜀墜馬高力士叱衛士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欲何爲親犯霧露崎嶇於劍門道上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悼小說太眞外傳帝出幸謂沙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日哉明皇幸蜀郭從謹曰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

論中宗　論睿宗　論玄宗

一戈匹馬以興義者噫武曌照字以女統男當時公侯卿相無不以男而事女補闕車載拾遺斗量眯目之聖神太后擢用存撫使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虐焰燔蒼穹文公詩曰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而房州之帝子久不見天日矣上之遷房陵也與韋后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是時諸武分王而二十餘孫無寸土蘇安桓曰諸武皆得分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亦非長久之計矣張昌宗易之二小兒爲亂階魏元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取日之功鷃鵲折翼之夢則廬陵何有反正之期乎

中宗横罹酷廢可謂切骨之戒而即位之初即與婦人共政桓彦範曰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而牝雞復鳴韋后用事祿產再振帝方點宮中之雙陸信妖女之撓權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寘殺五王敬暉桓彦範張柬之等擢用方士崇礬僧道請謁公行三思結寵而五狗株連周利貞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爲三思耳目人謂之五狗斜封亂飛按樂長寧公主等依勢用事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謂之斜封官而三無坐處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觀宮女拔河拔音跋戲名觀燈市里御梨園幸隆慶池以快淫佚甚至比昵羣小以作和事天子崔琬彈宗楚客帝命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觀袁楚客責魏元忠十罪之書則帝之下愚不移爲何如哉積惡之極僅止毒身韋后弑之幸之幸矣

隆基起兵以誅韋黨而社稷宗廟賴以不墜於地相王睿宗恬淡寡慾黃屋非心因子隆基之功以御少帝殤帝之座太平公主謂殤帝曰天下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是時太平撓政而帝惟一妹太平是聽向非早傳儲位其不啓中宗之轍者幾希

玄宗隆基紹統是謂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黜酷吏周利貞等十三人行鄉飲酒禮罷員外檢校官禁女樂而黜宮嬪敍友于而敦骨肉舊唐書芟麥於苑中躬耕於興慶焚珠玉錦繡於殿前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禁錮來俊臣等子孫抑祥瑞之奏復臺諫對仗奏事之儀姚崇宋璟張嘉貞說韓休諸相皆抽肝擢膽以佐昇平而帝亦委心任之宵瘦貌以肥天下二十餘年之間政如冰霜物理論曰政如冰霜奸宄消亡過舉者少故澆風美化盈塞區宇傳亮文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而號稱至治焉然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而逸志萌寵任宦官門施棨戟而奄人用貴方士張果果自言有神仙術上迎入禁中號通玄先生聞空中神語而左道倡倚口蜜腹劍之姦李林甫羅鉗吉網之酷吉溫羅希奭嬖楊玉環貴妃小名芙蓉之面壽王妃楊太眞帝納爲貴妃李太白長恨歌曰芙蓉如面柳如眉寵阿犖山安祿山小名赤心之兒崇楊右相楊國忠太山之勢啓楊五家奢競之風

肇造區夏其功大弘濟蒼生其益多是以在朝蹌蹌在野熙熙（古賦）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剪髮黥首文身祼袒之國（王復禮論）莫不梯山航海交臂屈膝（梁元帝職貢圖序）喁喁然向風慕義願爲臣妾（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而胡越一家窮髮爲編戶矣讀世南聖德之論覩師古王會之圖想呂才慶善之樂閱貞觀政要之書善政纍纍榮一時之史籍治道之盛三代以還未有也議者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劉文靜謂世民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豈虛語哉惜其脅父臣虜避暑九成非孝也喋血禁門推刃同氣非弟也亂弟之婦與之生子（元吉妃楊氏上寵之生皇子曹王明）非配也故君子謂其三綱不正有夷狄之風蓋以此也且欲殺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義以絕太子勿爲限制以兆承乾之逆而社稷之本幾搖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防以潰奮劍於洛陽之獵逞雄心於一獸技癢於遼東之師挫威聲於小醜而神武之略以隳十漸不終之太宗非復貞觀以初之政績而君子爲之三致慨矣

唐高宗

高宗以懦弱之資賴舅氏得纘丕基首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察道裕希旨而自咎覩胡人進戲而自戒（上曰朕聞胡人善爲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胡人擊鞠謂朕篤好之也朕因焚此鞠亦自以爲戒也）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通鑑）奈何溺愛於長髮尼（太宗才人武氏爲尼帝納之）而忘父子聚麀之恥（禮記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註）後駱賓王檄曰致吾君於聚麀）娬媚（初太宗賜武氏號娬媚）入宮甫越月而大水繼作女寵之戒昭昭矣乃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以致垂簾二聖而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爍凍寵笑刀之李貓用北門之學士（太后時引元萬頃劉禕之參決表奏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反使忠良之臣吞聲赤族（殺遂良無忌等）則亦寄生焉耳雖奴儒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莫若父信哉

唐武后

中宗欲以天下與玄貞而天后廢徙於房州后以虺蜴之心豺狼之性（駱賓王伐則天文曰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一旦太阿在手運動四海呼吸霜露女可殺（初武氏生女潛扼殺之以誣王后）子可殺（酖死弘）兄可殺（殺兄惟良）皇后可斷其手足（武氏斷去王后淑妃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瓜摘黃臺（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肉視諸李（除唐屬籍）而李氏危若朝露開告密門撰羅織經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徒助惡於下而一時無辜者皆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以求賒死（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遲緩曰賒）甚者改旂幟易服色立七廟而文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忽轉而爲周自李敬業之師終蹶琅琊王之舉無功（初琅琊王越王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孰有出

請爲先生除害
此非人子所言

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姊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唐朝總論上

論高祖

顧迴瀾曰隋失其鹿羣雄蜂駭分山裂河皆爲戰場（李世民謂淵曰晉陽城外皆爲戰場）李淵以世民爲子提一旅之羸師（李翔高祖賦云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奮跡太原使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則義聲之先路火烈烈而風發發（古賦）孰能膺之乃淫污宮掖設詐罔衆（淵詐爲敕書發太原河西雁門馬邑民爲兵擊匈奴）臣附突厥以爲掩耳盜鈴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隋苛禁而舉動之不中禮者多矣君子謂唐室初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詭正並用駁而不懿也（斷云節目繁多詭正雜用與王之術駁而不懿也）

論太宗

然電擊強妖鋒無前對（傅亮作武帝九錫文）圍折摭（音隻城名）而仁杲降攻洛陽而世充縛據武牢而建德俘戰并州而武周定破山東而黑闥平伐江陵而蕭銑戮奮夷險芟荒之略（班固賓戲灑掃辟穢夷險芟荒）收白旄黃鉞之功（白旄易七德舞云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而六年之間化家爲國成功何速也開國之初定律令建學校奠先師擢直諫（孫伏伽李立素等）制租庸調法錄隋氏子孫皆足以興起人心無愧於興王之業享國長久豈無自而然哉　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謀佐父削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爲兄弟所容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玄武門之變世民殺建成及元吉）卽位所行如日方升纖翳不作諫官入閣京官宿內惟勤惟儉以總萬機山東旱則行賑恤關中饑則赦天下畿內蝗則出宮女而恤民至矣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而文教振矣錄刺史之名愼縣令之選申用人如器之諭而舉措審矣讀明堂圖禁笞囚背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出失入之規（刑法志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而刑獄平矣收瘞暴骸葬隋戰士（遣使請高麗葬隋戰士）而澤及枯骨矣霽威從魏徵諫疏比韋絃飛白答劉洎而納諫容言之美德昭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邀功也罷鄭氏充華之使速改過也毀巢縱鵲抑符瑞也剪鬚和藥念功臣也鑒秦而止營繕恐侈泰也治安而反自懼防逸豫也帝範以賜太子端義方也賜絹以愧贓吏厲廉恥也黜萬紀之利賤貨殖也封比干之墓獎忠貞也詣苑中而吞蝗重稼穡也勅詔勅未便者執奏示無我也建府立衛[illegible]

進明論房琯
房琯眞王衍之比
房琯請自將兵兩京
房琯效古法用兵何如
房琯有高志而無實才
問陳濤斜之敗先儒以爲君臣皆失何如
將軍眞壯士
張興唐之忠臣
從賊如燕巢于幕
李泌料敵何如
防軍縶其四將

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法國用以饒

【綱】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地在咸陽敗績 【目】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板蕩謂中原散亂也板蕩詩篇名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疏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

范華陽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綱】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目】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請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詣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暇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

【綱】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鎭江陵薛鏐等爲謀主教之據金陵保有江表後李成式討璘璘敗死（書法）肅宗趣取大物故永王啓保有江表之心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嫌也

【綱】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目】上問李泌今彊敵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於奔命必成擒矣上悅 【目】張

芸白山人衣紫以絕羣疑服此豈無名稱

遣使徵兵回紇肅宗急於討賊

打子聲聞于外刻乾樹雞爲子

此痛心嘗膽之時肅宗以位爲樂

寶册至自成都事寶册如定省禮

琯以天下爲己任

撤珠玉以賞戰功建甯王喜極而悲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天子以四海爲視聽

天變先爲之戒肅宗三者皆失

第五琦請作榷鹽法

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勑以泌爲侍謀軍國大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綱】遣使徵兵回紇後回紇遣葛羅支將兵入援（發明）貴華賤夷春秋之法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綱目則書徵兵回紇徵者追發召命之辭不使中國屈於夷狄此正春秋之意也

【綱】帝如彭原 【目】解舍陰陜上與張良娣博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良娣女官名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樹鷄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爲棊子擲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范華陽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已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博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綱】寶册至自成都 【目】韋見素等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胡致堂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鑑】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胸臆羣帥拱手避之

【目】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甯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欲以良娣正位中宮泌諫止之良娣由是怨泌及倓

【綱】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懲李林甫楊國忠之專權故也（發明）天子以四海爲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宰乎故特書予之

【綱】冬十月朔日食旣（書法）食旣大變也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違李泌闇已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爲之戒也

胡致堂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譴見於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欲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綱】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目】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

霓裳羽衣

舞馬啣盃

聖人以道德爲麗

聖人以仁義爲樂

凝碧池盛奏衆樂

雷海清擲樂器於地

太子大軍至京畿豪傑遙應官軍

薛景仙之功

建甯元帥才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衆心所屬在元帥

衣黃衣白

於[illegible]聲[illegible]倡優之伎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器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篇凡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終引聲益緩又教舞馬百匹啣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伎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如我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使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綱 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凝碧池在陝西西安府城內唐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欷歔傷感貌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丁南湖曰士人之忠義不足爲奇最奇者惟安金藏雷海清皆以樂工而知忠義雖刳腸粉骨有所不憚此見塗人可以爲禹矣唐史忠義列傳錄金藏而失錄海清予以爲史之闕文多憾云

綱 祿山聞鄉者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鄜坊二州名俱屬陝西延安府至于岐隴岐隴二州名俱屬陝西道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北不過雲陽今涇陽縣西不過武功縣名屬西安府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縣名屬湖廣襄陽府路抵扶風今鳳翔府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時景仙爲陳倉令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綱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目 建甯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目 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

擬唐以顏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詣以蠟丸達表靈武狥國之心益堅

人有復興之望

太宗欲復古制太宗議功以官以官賞功有二害何如疏爵土以賞功臣

外夷請助討賊

第五琦理財用兵財賦爲急

遣使奉册寶如靈武吾兒應天順人兩朝盛典出爾父子問玄宗命見素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如何

胡致堂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泌之言及此則泌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威而已乎殆可以爲相也

【綱】以顏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於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狥國之心益堅矣　【目】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眞卿爲工部尚書

【綱】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鑑】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目】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稷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四方覆燾之義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罪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疏分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綱】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發明）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夷請助討賊觀此則知天命在唐而逆賊不足平矣

【綱】上皇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綱】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租庸使

丁南湖曰玄宗昔日寵用韋堅楊愼矜等經營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入蜀之禍宜其於財利之事談虎色變矣顧乃即於蜀中聽第五琦而復興財利不猶虎噬將死而又行搏虎者哉雖然琦能不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則其救時之功不可以韋堅等例論也

【綱】上皇遣使奉册寶如靈武天子即位及上尊號皆上玉册寶傳國璽也天子以玉后太子以金　【鑑】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韋見素房琯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按史略時開元掌制誥賈曾子賈至當撰册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辭今命册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爾家父子可謂繼美矣（發明）按肅宗以七月即位于靈武至八月玄宗命韋見素等奉册詣靈武傳位首尾僅三十六日耳盍少待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胡爲欲速見小利而陷於不忠不孝之罪哉

丁南湖曰按綱目分注曰靈武使者至蜀而不言肅宗遣使奏知即位是肅宗子臣之道兩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遣使奉册寶如靈武是玄宗君父之道兩失而俯奉於其子臣也

【綱】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鑑】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繼以[illegible]伎吹吹去聲北狄馬上之聲自漢以後以爲鼓[illegible]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散上聲明皇爲平王有散樂一部定韋后之難頗有預其謀者及

李泌固辭右相之命

聯轡對榻

賓友貴於宰相

鄴侯力辭相位

李泌論輔弼而輕賓友

段秀實讓嗣業

特進常自謂大丈夫

李栖筠以忠義勵兵

張巡責令狐潮今日忠義何在

堂上設天子畫像

張巡以大義斬六將

藁人縋城

面中六矢不動

見雷將軍方知軍令

人倫天道同條共貫

張巡才識可相

受之也明矣

【綱】李泌至靈武 【目】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潁陽漢縣名今省入登封縣屬河南府）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書法）（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爲不書召泌非可召而至者也此乃綱目之特筆也）

胡致堂曰（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丱從遊遽相臣伏既非素交之道乘位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 總丱兩髦也丱音慣）

【綱】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目】上命隴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折衝官名）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稱嗣業也）嘗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綱】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綱】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目】潮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勞去聲慰勞也恤其勤苦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朝廷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朝臣誰來誰不來房琯恐或不來

太子即位於靈武朔方天下勁兵處裴杜請遵馬嵬之命

性習之相違

問肅宗即位靈武何如

王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

裴冕諸人致此告

肅宗爲諸人所移

太宗明肅欲速見小利

有李勉朝廷始尊

以太子充天下

【綱】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　【目】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師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房琯爲相

【綱】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鑑】時朔方留後（官名猶留守也）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靈武漢朔方郡今夏州是）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牋表識書也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狥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發明）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綱目直書即位于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

本紀贊曰　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監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勤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違也至於如此可不惜哉　范華陽曰　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不見利而動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胡致堂曰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告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過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鑑歟

【鑑】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參考）按唐書李勉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士有始終

丁南湖曰　李勉之正與李林甫之諛佞皆唐宗室也玄宗昔日但知有林甫而不知有勉今日始知有勉矣而尚不知所以恨林甫也予觀勉之懿行居多其尤可重者不諂李輔國不媚魚朝恩不避忌盧杞而直斥其奸此所以生爲賢相死諡貞簡歟

【目】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illegible]去）太子[illegible]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識遽也馬嵬之發留太子東

二王與輔國勸留

分綵以備資糧

裴冕衣冠名族
裴冕必無貳心

朝士皆授以官

劉正臣襲范陽
不克

正臣忠於爲國

人太子不可彿泣跋馬欲西（跋回也）建甯王倓（倓音談）與李輔國執鞚（鞚馬勒也）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俶倓皆太子之子）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偵丑正反問也）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綱】帝至扶風　【目】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老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綱】太子至平涼　【目】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甯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遂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綱】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綱】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既入長安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綱】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目】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書法）不克矣何以書予義也正臣殺賊僞帥以平盧歸國正也予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爲國矣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

郭從謹言致亂
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
宋璟數進直言
草野知有今日

威制四海

【綱】帝出奔蜀　【目】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蜀郡名）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子王孫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書法云書出奔罪無備也）

丁南湖曰（所謂幸蜀者舊史之文也曰幸則昏淫之君無以為播遷之譬矣故綱目改書之曰帝出奔蜀夫以天子之貴而為匹夫之奔則凡人主自好者視之可不寒心乎）范華陽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綱】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以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綱】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綱】上至馬嵬驛（馬嵬地名在咸陽西興平縣正西三十五里有馬嵬坡是）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殺并韓國秦國夫人）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胡致堂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為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岐於制敕則毒又偏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使諫者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陳玄禮韋諤）丁南湖曰（國忠貴妃之死皆陳玄禮之功也而杜甫北征詩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蓋甫為玄宗臣子故歸美其君若是耳及其詩又曰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　甫字子美）

【綱】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目】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illegible]

眞卿懲常山之敗
二公過銳不及
眞卿忠義奮發
眞卿功烈弗就始此

眞卿遣子爲質

子儀光弼復河北

郭李嘉山大捷

成功何必務速

哥舒翰靈寶敗績

國忠促哥舒出

安祿山克潼關

明皇以天下寄之一相

范華陽曰眞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幷力可也否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眞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忠嗣二公過銳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宜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奸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眞卿乃推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否之策而以不情輿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與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綱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綱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　目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頗名才纔也）

綱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嘉山在眞定府城西四十里）復河北十餘郡　目時子儀光弼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恆陽（恆陽今改爲曲陽縣屬眞定府）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綱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目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陝洛二州名俱屬河南道）翰奏祿山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國忠疑翰謀己言于上謂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促也）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靈寶唐縣名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關因改曰靈寶縣屬河南府高平之地曰原）翰大敗諸軍皆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執翰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

范華陽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危安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唐室卒賴忠賢

李蕚爲郡人乞師河北恃公爲長城

清河觀大賢名義

眞卿奇李蕚

李蕚爲書說眞卿

眞卿遣詣其館

問李蕚之策何如

眞卿克魏郡

眞卿以書召進明

眞卿不以爲

眞卿讓進明堂邑之力

賊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范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中原瓦解而顏杲卿首謀於常山眞卿倡義於平原其介然雖無識死守城郭李憕盧弈蔣清死其官守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於忠賢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綱】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綱】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 【目】先是淸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淸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部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淸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謂輕易也左傳輕則寡謀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淸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淸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音郭崞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地名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縣名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淸河博平博平郡名兵五千人軍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按李蕚之策善矣而唐讓執事未聞施行此明皇所以卒至播遷也

【綱】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 【目】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不克叅軍第五琦勸進

以許遠爲睢陽太守
許遠可謂無忝

杲卿罵賊而死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生柴竭塵
天不使得忠義之報
車裂航沈
杲卿非履謙比
子儀薦光弼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李光弼克常山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哭廟起兵

[綱]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正月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書法）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與鳥逐之時異矣

[綱]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許遠爲睢陽太守（書法）凡改刺史爲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陞以遷陞其餘無非貶出者若遠者可謂無忝矣

[目]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目]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杲卿使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教承業留泉明更表自以爲功別遣使獻之）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耶杲卿瞋目（張目也）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營州柳城胡）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illegible]虜稱也）羯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履謙等縛于中橋之柱而咼之（咼剔肉至其骨也）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參考）按唐書忠義傳玄宗擢杲卿爲衛尉卿節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九門與柴竭塵望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六日而陷爲賊所執罵賊鉤斷其舌曰忠節

胡致堂曰 杲卿拒賊河北皆應曾未十日反敗於虜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愼於未然之前若車裂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尹起莘曰 杲卿死節忠義顯著書之宜矣然[illegible]罵[illegible]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爲迎賊賴杲卿感悟相與起兵今顏氏死者一門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比是以杲卿書于綱目履謙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賢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綱]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九門邑名今入藁城縣屬眞定府）時常山九縣十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 [目]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張巡鄧州南陽人）[目]先是譙郡太守（譙郡今亳縣名）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唐封老子爲玄元皇帝）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今河南杞縣）令狐潮引賊精兵攻之（潮初爲雍丘令擧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辟易驚却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

爲人當知順逆

貴妃啣土請命

不識眞卿作何狀

顏眞卿乃能如是

中興顏眞卿爲之倡

光弼心乎忠義

顏杲卿起兵討賊

途中指衣何爲著此

河北諸郡響應

馬燧說賈循

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諡忠懿奕諡正烈）

袁了凡曰（盧奕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東都吏民亡散奕遣妻子間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被執數祿山罪罵賊不容口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君子曰人臣以身狥國不必以家雖遣其妻子可也）

【綱】制太子監國（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說貴妃啣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綱】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平原郡名今山東濟南府眞卿杲卿從弟）【鑑】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縣名屬山西平陽府）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

林之奇曰（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爲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蠋死節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爲齊有蓋天下人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爲倡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竊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眞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眞卿爲之倡也）

【綱】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上以翰有威名命將兵八萬以討祿山與田良安等軍于潼關）

【綱】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書法)（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爲子儀薦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雖相一統者過矣）

【綱】常山太守顏杲卿（常山今眞定府）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鑑】時祿山至藁城（縣名今屬眞定府）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至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目】會從弟眞卿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鑑】杲卿命崔安石等狥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盧龍今改爲永平府密雲今改密雲縣屬順天府漁陽今改爲順天府汲今改爲衛輝府屬河南道鄴今改爲彰德府屬河南道）【目】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

玄宗已草制而不發

遣中使以珍果賜安祿山

祿山表請獻馬

國忠數激祿山

國忠揚揚有得色

李憕盧奕死節

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朱沛國曰（僭擬無涯之念每啓於權位之極泮渙不軌之謀多出於才力之盈今祿山養壯士八百餘人家僮百餘人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人其必反之謀不待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寘身失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綱】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遣中使諭止之（上於是稍悟始有疑祿山之意）【綱】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鑑】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言自解散也） 【目】上聞祿山已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間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書法）（祿山之反固其獸心亦帝寵之太甚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以速其反其求兼羣牧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將軍五百補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遂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爲之備焉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

丁南湖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用兵之道貴乎持久而愼重也祿山之反計積於十年而玄宗之募兵迫於一旦況常清大言淺謀迎合國忠之意而僥倖斷橋之策宜乎武牢一敗而東京遂陷歟）

【綱】帝還京師時祿山子慶宗尙宗女遂誅之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綱】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關名）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懷愼之子）死之 【鑑】時祿山陷滎陽（郡名）常清所部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 【目】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憕謂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淸皆殺

北門學士

中書出納王命之司

問唐玄宗初置翰林何如私人內相

安祿山歸范陽祿山疾驅出關

南詔喪師曷捷聞

明皇之言未爲失

力士非有深謀遠慮之人也

雨多不害稼

蕃將代漢將何如

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琴棋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范華陽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旣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胡致堂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狥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爲異同也而可乎哉）

【綱】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目】方辭歸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發明）（邊將入朝還鎭乃常事耳而祿山必謹書之者誌其反逆之階也）

【綱】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鑑】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南詔西南夷國名） 【鑑】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華陽曰（管子有言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機發于朝夕蓋由置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鑑】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華陽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綱】八月關中大饑 【目】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綱】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鑑】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胡人爲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盡給符告身（按唐書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役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卽所謂官誥也）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

爲冰山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厚結哥舒翰

劉迺遺昱書

周孔不及徐庾何暇論聖賢事業

加安祿山左僕射

疑居朝廷擐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慴質涉反）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五嶽之中嶽也）

綱 癸巳十二載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其賢不肖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法書）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以都堂唱注召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審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

綱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楊國忠使人誣告與阿布思謀反故也）（發明）林甫之罪死有餘辜但誣以謀反非其實矣故不書其罪

綱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鑑 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祿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

丁南湖曰（哥舒翰救王忠嗣以報知己築應龍城以絕吐蕃亦有可取矣乃攻石堡殺人數萬於是陰禍所鍾而其身遂繫於楊國忠爲國忠所喜而節度河西繼爲國忠所忌而出兵靈寶乃致縛於麾將降於祿山迹其素履之英雄不亦可悲矣乎雖然降於祿山而不能死節顧又爲賊招降諸將是死有餘辜者也）

綱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目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載行也采事也德之見于行者有九方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庭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徐陵庾信皆陳人二人爲同僚詞並綺艷）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嗇夫漢文帝時人代上林尉對甚悉）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 鑑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綱 加安祿山左僕射 目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 目 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

不知乃有儲君 祿山有輕中國之心 盛冬常汗沾衣 必問十郎何言 安大夫須好檢校 祿山憚林甫 王銲之問任海川不對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君子均天地之施 聖王嘗損己以益人 李林甫夜坐偃月堂 林甫養天下之亂

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萬歲後代朕君汝祿山曰臣愚蠢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 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 目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因林甫須用險黠之語而慮得罪以死

胡致堂曰 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袁了凡曰 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楊國忠又先李林甫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忌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林甫若賊林甫者莫國忠若夫蠹有尾無或犯之鼷鼠之口甘故食牛至心而弗之覺也二子鼷鼠哉

綱壬辰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爲文部刑部爲憲部

綱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目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王銲陰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天子之相否海川不對銲以他事杖殺之至是事覺逮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盡鉷賓佐不敢窺其門獨採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范華陽曰 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主嘗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交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綱十一月李林甫卒 鑑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逆知其情而逢迎以合之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按林甫每夜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發明）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綱目特書其卒者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

丁南湖曰 唐史以姦臣立傳者僅十餘人姦而甚者惟一李林甫爲天生大姦果若是其不數乎按林甫唐宗室也史氏於宗室宰相特立傳爲以示親親之道惟於林甫則不以爲宗室而以爲姦臣且姦臣傳置於四夷傳之後者此亦迸諸四夷之遺意史氏之誅惡嚴矣

中國無武備
古人無事而爲有事之防
府兵太宗之善制
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顯親莫若使名副實
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古人長有其有
賜洗兒錢
祿山兼三鎮

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書法）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終志之（發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爲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今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爲弛備不亦甚乎

【綱】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目】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從山人李渾之言也

范祖禹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高宗不思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

【綱】庚寅九載二月以姚思義爲檢校進食使 【目】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義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發明）古人不求修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修靡至不能保其所有綱目特書而明皇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而自見矣欲免糲飯之乞得乎

【綱】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鑑】賜楊釗名國忠 【目】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之也（書法）賜書名何譏不踐其名也

【綱】辛卯十載春正月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鑑】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帟音亦四合象宮室曰幄平帳曰帟屋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文曰在上曰帟四旁悉周曰幄器皿充牣其中充實也牣滿也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襁褓負兒衣也裹祿山令宮人以綵輿舁之以綵帛爲兜子舁者扛舁也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華陽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乎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袁了凡曰陰陽之和不長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阿祿山可恠也祿山營州羯也開元中犯法當死特詔原之宰相張九齡識其有反相勢不可不顧也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則帝亦心知其必反矣乃降其帝之尊與連榻又進其豔妻與之陪枕席挈天下勁兵健馬悉畀之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鑑】祿山既兼領三鎮賞罰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上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

節度盡用胡人
天下之勢偏重
明皇欲求一切之
林甫得以行其計
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李安因之以取將相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高力士不知保國
以楊釗判度支事
改會昌縣曰昭應
帥羣臣觀左藏
賜釗紫衣金魚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木契銅魚
問唐玄宗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書法）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李林甫爲之也

范華陽曰明皇散於香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綱】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目】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鑑】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爲明皇忠計者宜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勸帝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辯也

【綱】賜安祿山鐵券（書法）書護寵過也　【目】以楊釗音召判度支事釗楊貴妃之從祖兄不學無行言辭敏給度支監名其官掌庫藏輸入支給之事度其出入以充國用　【目】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一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綱】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五家競尚奢侈勢傾天下

【綱】改會昌縣曰昭應　【目】或言玄元皇帝老君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綱】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滿也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綱】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鑑】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

[illegible]

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

大夫能行古人事

哥舒翰力陳忠嗣之冤

王忠嗣可謂賢將

李岫以滿盈爲懼

一夕屢徙床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往往入爲宰相開元以後何其不備耶

林甫杜邊帥入相之路

詔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謂之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上佐官名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上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爲節度使翰力陳忠嗣之冤上感悟乃貶

范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强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袁了凡曰

秦少游謂有道之將詘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充國之不擊罕开忠嗣之不攻石堡近之雖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充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爲助兵而兩將持之益堅至於逆天子之誅抵信將之說而不從所以爲賢然充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者恃魏相之內主也忠嗣强勉出兵不能抗言者憂林甫之中制也夫事豈一端哉范氏祖禹謂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是也然白起非殷鑒乎

【綱】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鑑】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爲空 【目】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林甫秉政十有九年鈞陶瓦輪也軸車軸也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爲也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綱】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目】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 【鑑】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契苾何力契音乞苾蒲結反虜姓何力其名也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宗忠王名亨郎肅宗也並領節度不出閤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

女作門楣

髮者父母所與

李邕如干將莫邪

明皇蔽於林甫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腹中止有赤心

胡人先母後父

御史風憲之長

祿山潛蓄異志

忠嗣不許祿山

目時楊貴妃有寵中外爭獻珍玩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古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嘗以妬悍不遜送歸楊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綱丁亥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目江淮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干將莫邪二劍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虞慮也）邕不能用（發明）（明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況大夫士乎）

陳紫峰曰（李北海才高氣方剛毅激烈即其讀書一覽了辯如響其學富矣四海請文擅名天下其文卓矣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其氣雄矣助宋璟斥普思拜左臺彈劾不避不箝干將莫邪其鋒不可犯邪但邕資豪放細行不謹所在晌謝吹遊自肆姚崇疾其險躁林甫資其凶忌行年七十而不得以善終誠干將莫邪之罹其傷缺者也雖孔璋進代死之奏杜甫作八哀之詩果何裨於終之敗亡哉　普思中宗時鄭普思以方技幸也八哀詩杜子美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綱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鑑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發明）（祿山胡人自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

丁南湖曰（愚夫愚婦莫不有恥彼玄宗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昏乎太無恥邪引之入宮甚自啓其姦烝之路使之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之領國之富以賞其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爲忌與妃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爲嫌）

（蓋玄宗恥心既喪無惑乎蹈禽獸之行如此也）

綱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目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節度許之

綱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目上欲使隴右

有妙貴寵符之得自歡者人亦歡之

幷立李靖李勣廟廟梁產芝英衛唐之名臣

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此皆不出於租庸調

忠嗣制四道

華山王氣所在

羅鉗吉網

綱七月册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目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太眞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目至是册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范華陽曰　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綱九月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目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廟享之日廟梁產芝（發明）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必唾去惟恐或從爲有反從求食之理亦以玄宗自爲妖怪之說故樂而語之耳

綱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　目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綱丙戌五載正月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綱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鎭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　青海在臨羌縣西有早禾海謂之青海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河所經也　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　吐谷渾西域國名瓜州西十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虜其全部而歸

丁南湖曰　忠嗣與吐蕃戰屢勝又惜民命而不取石堡又高償馬價以空虜貲又早識祿山之亂蓋深謀賢相也卒爲林甫中傷而死於放地史氏謂其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予謂人臣以致身爲義豈可計其謀身之工拙耶

綱四月李適之罷　目初李林甫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王興也大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　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而疏適之適之乃自求散地罷政事　綱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盧絢風標淸粹
交廣藉才　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　挺之今安在
安祿山焚香祝天　羣鳥北來食蟲
面試曳白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愼矜固辭不受
帝聞空中神語

靡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淸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交廣二州名邊遠須藉有才之人）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賓詹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爲員外詹事（書法）（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徑甚矣其蔽也）

綱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爲左相

綱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目　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

目　李林甫領吏部尙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曳音裔拖也）

綱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法堯舜時名年曰載）

綱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綱　時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袁了凡曰（席豫稱祿山公直而林甫裴寬皆順旨阿之予謂此皆林甫之爲而席豫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相權震天下而阿佞祿山故以風旨導黜陟使而寬和爲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也稱豫淸直亡欲當官不撓於權勢稱寬薄德爲政淸簡不屈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之不爲草書曲謹也寬之塞責小廉也皆無取焉耳）

綱　九月以楊愼矜爲御史中丞　目　初上以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愼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屈附於己復以爲中丞

綱　乙酉四載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目　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

人主必昭儉德明皇入宇文融之說
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方鎭已成之兆
閒唐兵三變府兵變而爲彍騎彍騎變而爲藩鎭其詳可得聞歟
唐兵三變
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漢文能補過
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口蜜腹劍

督都（營州唐州名今改爲昌黎縣屬直隸京師）

胡致堂曰 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淸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嚮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豢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爲利其生患之若此也

綱 壬午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鑑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聲爲風聲教謂教化）羈縻之州八百（自太宗平突厥蠻夷稍稍內屬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其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號爲羈縻凡府州八百五十六）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提萊州領之東牟守提登州領之）凡鎭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呂東萊曰 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爲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鎭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鎭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鎭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鎭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鎭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爲都督者此其爲方鎭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樞邊而爲天下之重鎭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衛將軍同乃在六尙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鎭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衛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强盛其反者以鎭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鎭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爲書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爲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爲藩鎭特未之考耳

綱 二月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目 初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因請尊號加天寶字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爲也

范華陽曰 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誣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綱 三月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鑑 初宇文融旣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愼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鉷胡公反）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史作爭權）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綱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目 時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目 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

蠹說無以逃其過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孔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

風度得如九齡不

守正不回惟九齡一人

擬唐得玄元皇帝像羣臣賀表

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綱】六月立忠王璵（玄宗第三子也）爲太子改名亨　【目】時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寖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是月立璵爲太子

孫甫曰　太子瑛之廢若由武妃林甫亦讒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帝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雖讒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綱】己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目】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

丘瓊山曰　謚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宣尼至是又加文興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無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爲謚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聖人之大德哉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彌其德彼區區紕謬之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綱】庚辰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目】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書法）書惜賢也

蘇東坡曰　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丁南湖曰　予讀唐史見張公九齡卒未嘗不爲明皇惜而亦未嘗不爲張公喜也向使公若不死豈得免於林甫祿山之害乎夫林甫之姦祿山之叛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敢言惟公力言之是爾賊之銜公者磨牙淬劍久矣幸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封縣伯謚文獻贈司空而林甫羅斵棺之慘祿山遭斫腸之痛然後知忠奸之獲報毫髮不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綱】是歲西京東都米斛值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綱】辛巳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發明）玄宗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譏之明矣

范祖禹曰　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意於[illegible]政志求神仙[illegible]方士之言自以[illegible]

杜璡出爲下邽令

立問義試經法明經以帖誦爲功

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子諒奏彈仙客

一人相反如此

同玄宗廢瑛瑤琚爲庶人賜死城東驛得失何如

大理寺有鵲來巢

同大理寺有鵲巢樹賜李林甫牛仙客爵何如宰相以刑措受賞

玄宗朝第一流人物

子儀非五人所可及

立忠王璵爲太子

[illegible]仗馬[illegible]門外號南衙立仗馬　食三品料[illegible]四百石也一作飫三品芻豆　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官名）[illegible]上書

言事明日出爲下邽令（下邽縣名今陝西渭水縣是也）自是諫爭路絕矣　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陷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綱 丁丑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目 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誦帖括曰帖誦其明經則誦帖括謂爲帖括而誦之以求僥倖）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大經十帖唐以左氏傳爲大經一帖凡三言）

綱 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目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撲之於殿庭絕而復蘇乃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書法）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諒奏彈仙客杖之可也而撲之幾絕及其蘇也復杖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明矣

范華陽曰 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祗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綱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目 先是駙馬都尉楊洄私附武惠妃（惠妃方有寵生壽王瑁）二子以母失職有怨望常伺二子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之張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瑤琚爲庶人賜死城東驛（書法）書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矣是禍也林甫成之

范華陽曰 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綱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目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殺氣太甚鳥鵲不棲今有鵲巢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范華陽曰 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綱 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發明）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

劉廬陵曰 書官爵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設具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綱 戊寅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書法）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封爵所以勸有功

仙客宰相才 九齡固執如初

才識何必辭學

玄宗增重邊賞

宰相繫國安危

九齡以文學爲上所重

擬唐張九齡進白羽扇賦表

愛君者必納諸無過之地

九齡可謂愛君

九齡古之大臣

問漢武帝之憚汲黯唐玄宗之憚張九齡其故何如

人主安得不畏

武帝明皇之所不免

唐室治亂之機分於此

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

問謂元賢相何如

用相各有所長

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按玄宗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林甫亦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隴西唐縣名今屬陝西鞏昌府食實封三百戶(發明)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盡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況未幾又使之相乎

丁南湖曰 立賢無方但論賢否何如耳仙客所以不賢九齡豈不知之顧拘拘於資格之末特以河湟使典爲言耶此所以昧於無方之旨而取嫉於玄宗林甫之讒也

綱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鑑 初上欲以林甫爲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切恐後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幷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於是耀卿九齡並罷政事按唐書九齡既戾帝旨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容然卒罷政事而相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愚按九齡忠直事無細大皆力爭之卒爲上所厭而來讒邪之口吁亦可悼哉

胡致堂曰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陳永嘉曰 忠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議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爲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尤可以爲安也而盡言極諫甚者有觸龍攖鱗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美瑞人主所罕見而奇爲者也則視以爲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雨暘之愆則從而尤之此豈政之招也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之所樂爲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不畏之邪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尤有憚於汲黯張九齡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其所畏而取疏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奸而逢其欲是以奸駮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丘文莊曰 唐室治亂之機分於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保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目 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 鑑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按唐書嘉貞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

聖人必修人事

聖人知孝子之情深
正家之道不可貳
此先王不易之道
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
程子力辯加之一字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擬唐宰相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
以人自照見吉凶
人主朝夕座右

盧奐有異政題贊廳事而去
九齡諫封牛仙客
尚書古之納言

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胡致堂曰 禍福各有定數者由人事今言夢於前食則生不食則死信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 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萬致亂祿山敗耳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 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仲楚虔王不殺靈耳漢高不殺濞讒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亦盛德事也 愚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守法行罪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況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愎違忠諫玄 宗爲盛德哉 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桓公以爲工正其後世有齊國僭 稱王是爲田齊 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果反

綱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目 韋縚請增籩豆張均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上固欲增之縚又請加母黨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有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爲成法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勅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加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發明）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子書力辯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數有常數而增之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皆其合書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綱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目 千秋節（是日明皇誕日也）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按唐書九齡上疏鑑十章以伸諷諭）（書法）帝生日曷爲不書九齡此錄爲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袁了凡曰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當明皇千秋節獨上金鑑錄備陳儆戒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視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乎譽大臣之風與九皋公異也爲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甚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皋獨以所獻精靡擢三品吁愧乃昆矣

綱 十月帝還西京 目 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廳事而去

綱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朔方漢郡名今爲寧夏衛屬陝西道）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目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也）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並隸涼州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二張復讐

二子穉年孝烈

復讐立臣子之大義

瑝琇志亦可矜

守珪奏斬祿山

穰苴誅莊賈

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王夷甫知石勒

【綱】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 【目】初汪旣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斂錢葬之

胡致堂曰復讐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瑝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袁了凡曰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之周智壽智爽報父讐殺安吉宮司審智爽先謀伏誅智壽哀哭而絕張琇張瑝報父讐殺御史楊汪九齡欲活之裴李據法置之死夫君操智壽智爽瑝琇皆奮節復讐或歲愈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烈太宗肆赦君操能原情於法之外可謂英君之卓識彼裴李豈特知法有擅殺之罪不知父以無辜受戮子能殺其讐人正足以誅有罪償父命耳有司不能雪民之冤乃禁人子之自雪其冤乎夫君父之倫一也君遭弒逆則臣民皆得討之而當報父讐者以擅殺之律竊謂律之未平也

【綱】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楊元璬女也（發明）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未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綱】丙子二十四年二月皇太子更名瑛忠王浚改曰璵

【綱】三月勑禮部侍郎掌貢舉 【目】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勑委禮部侍郎

【綱】四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平盧唐之軍名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奚之先本東胡宇文之別種號庫莫奚後爲契丹所併以奚王牀帳所居建城號中京故曰奚契丹其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之西 【目】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按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爲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狗三軍軍士服粟乃進復故地 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狗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勑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搆禍晉室 枉害忠良竟赦之 【目】

祿山本營州雜胡祿山姓康氏初名阿犖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干者窣蘇與祿山同里閈亦

疑唐以襃九齡爲中書令詰讓九齡等論錢價何如

林甫願盡力保護

此所以薦宗廟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

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

連袂欲予蔫德秀賢人之言士大夫皆服其高

[illegible]兩鑄以中之錢皆攝官刺史領之

綱甲戌二十二年五月以裴燿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目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燿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錄事參軍劉秩子玄之子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綱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當稱旨　目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

綱上芟麥於苑中　目時上苑中種麥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綱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書法）於是上頗好神仙矣

綱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目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厲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綱乙亥二十三年正月耕耤田御五鳳樓酺宴酺音蒲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又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麵　目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懷州唐之州名今爲懷慶府屬河南道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魯山唐之縣名屬河南河陽府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蔫蔫羽委反于蔫歌名也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愚按唐書卓行傳元公德秀字紫芝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以孝聞母亡廬墓側兄子襁褓喪親公無之慈其調南和時有惠政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尸虎還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李華管兄事之作二賢論而公與焉及卒華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云

丁南湖曰明皇之朝曰諫曰佞而已元公以音樂應召乃能反諫而簡直革侈而樸儉明皇良心固在安得不以賢人褒之哉且公以不由親命終身不娶其高絕之操居多故史氏特以卓行立傳云

兼斯二者稱聖人

問玄宗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得失何如

先禮義而後勇力

譏唐以韓休同平章事謝表

韓休守正不阿

不意韓休乃能如是

問蕭嵩韓休爲相人品功業何如

韓休知否

言終諫疏已至

貌瘦天下肥

用韓休爲社稷計

選人委吏部擢用

宋璟致仕歸東都

問唐以張九齡同平章事何如

異哉明皇之用人

用人未若明皇之異

宰相師表百僚人心服而政教行

九齡於是失正

問玄宗分天下爲五道以六條

司馬公曰 經天緯地之謂文撥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裔殺贓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備十哲之目爲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綱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目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 時裴光庭卒 嵩欲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 峭峻也 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 唐書宋璟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 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袁了凡曰 明皇謂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知休亦謂帝能抑情克己爲天下用賢也以林甫傳考之林甫之相實休所薦德林甫嘗薦已故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弘矣嚮濩顛倒四海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巢誰爲之雖暫肥天下旋縱虎狼使食其肉何如勿肥可矣

綱 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申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綱 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書法）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

綱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從提要爲一條 目 初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發明）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爲社稷之語然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知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爲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

胡致堂曰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於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爲之義而釋齊衰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苫次今乃遠詣京師辭而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綱 是歲分天下爲十五道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illegible]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

太宗像類忠王 此社稷之福也 治者必去華而務實 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 飲不盡巵 剛直老而彌篤 此豈不堪作三品 以詩書賜吐蕃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 玄宗誠爲重農 置太公廟選名將以備十哲 兵戈之兆自此始

綱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目 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太子瑛之禍成於此）

綱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致堂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辯白無乃蒙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遺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綱 辛未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目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旦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遂貶毛仲於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又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綱 以詩書賜吐蕃 目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曾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袁了凡曰（漢東平思王宇疏求諸子史記成帝納王鳳言而不與之唐吐蕃金城公主表請文籍四種玄宗用裴光庭言而與之按經術德義諸王宜懋明也舍之而子史將爲博士乎且東平武勇曾未閑師傅之訓其前愆未贖也而求他書過矣至於王者以同文建治使詩書之訓被乎裔夷忠信之教行於蠻貊豈非願乎明乎書詩則茂來王之義明撻伐之威明乎禮春秋則將以儀文之讓易殊俗以名分之嚴束悍心於是乎四夷可冠帶而撫也奚不可之有故均之求書也以漢則不與之爲是以唐則不與之爲非）

綱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書法）（書嘉重農也綱目籍田外書耕四未有書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明章皆巡幸乎外將有事者也若玄宗則誠所謂重農者矣）

綱 三月置太公廟 目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十哲謂左廡以張良爲首田穰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廡以孫武子爲首管仲樂毅諸葛亮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發明）（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而又致祭如先聖禮則兵戈之兆自此始矣）

帖試童帖平文

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社者國之大祀後世猶以二人爲名臣臣子尊君敬上之意

張嘉貞不市田宅

海內無事

令百官選勝行樂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光庭用循資格

問魏從亮裴光

請色人帖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書法）書限何譏並請色人仕無所裁損獨限明經進士故書譏之

【綱】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目】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書法）生日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導諛而侈費自此廣矣

范華陽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歲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諛首以逢迎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爲名臣不亦異乎尹氏謂拜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以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爲敬哉

【綱】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目】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綱】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目】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上怒融坐貶後坐流巖州道卒後之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丁南湖曰明皇天保之亂其惟宇文融爲禍本乎蓋融以興利得幸故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效尤聚斂帝見天下富完侈心太肆於是好諛好色好兵無所不至以致乘輿播遷唐祚莫競融實爲禍本也堅矜鉷忠權媢屠膂四族皆覆可舒民怨而融乃得完屍貶所亦未賢[illegible][illegible]鑑爲天道[illegible]乎云

【綱】庚寅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休日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暇也選勝選擇勝槩去處（書法）書初令何譏教逸也

【綱】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目】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illegible]限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爲一選聚集而銓注也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書法）用循資格自光庭始故謹志之

玄宗尙能致是

命張說修五禮

貞觀顯慶兩書不同

問玄宗處武藝門藝果當何如

大國當示人以信

王者威信服四夷門藝以忠獲罪

宜分番酬勳法

楊瑒請限明經進士

……何哉故特書觀決試判以譏之

臣文莊曰　君有君之職臣有臣之職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則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欲以防一人之姦適足以長百姦欲以虞一事之賣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爲治每在人以責成焉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責成於有司者玄宗乃以銓敍法任於十人專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矣竟甫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爲君任人之法也

【綱】大有年　【目】東都斗米十五錢靑齊五錢粟米三錢（發明）自太宗貞觀四年大有之後高宗則嘗書大稔矣祖孫相望未是又書大有于時玄宗留意政事修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夫以玄宗尙能致是人主觀之可不自强於善也哉

【綱】丙寅十四年正月命張說脩五禮　【綱】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參考）按太宗貞觀閒洛房玄齡等修纂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高宗顯慶閒詔長孫無忌等增爲二百三十卷故曰兩書不同

【綱】張說罷

【綱】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靺鞨北狄種名　【目】渤海王武藝聞之恐其與唐謀攻己乃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彊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復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司馬公曰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枉直而賞罰之爲政之體也若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爲欺誑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綱】戊辰十六年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目】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嘗遣中使訪之（參致）按唐書張說敦節氣重然諾喜推籍後進帝任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

【綱】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綱】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目】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綱】改彍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

【綱】己巳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目】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

賢者濟理之具

擬唐水運渾天成羣臣賀表

出玉牒宣示羣臣

宋璟必無是舉君子可以知宰相賢否

四海皆躋仁壽之域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牧馬望如雲錦

使臣負我多

王丘一無他獻

崔沔示我以儉數百言莫非規諫

三人眞良吏

寇泚不借譽於左右

吳兢諫親決試判

尚書侍郎不得預

銓用不嘗廢毀

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書法）魏明更崇華殿爲九龍不書此其書更名何嘉與賢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矣

【綱】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目】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綱】十一月封泰山　【目】時上特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鑑】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發明）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君子以其時事觀之又可以知宰相之賢否矣

胡致堂曰百姓之所謂福壽富康當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諂於天乎

【綱】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鑑】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爲內外閑廄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故特加爵

【鑑】車駕還幸孔子宅　【綱】至宋州宋州隋之州名今改爲歸德州　【鑑】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曩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目】上又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按唐書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常侍耀卿爲定州刺史

【綱】十二月帝還東都

【綱】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目】上疑吏部選舉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

楊瑒抗議括戶徵田

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侍郎今之貳

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

張說首建封禪之謀

乾曜免其責

作勸農社

擬唐賜御製十韻詩章于諸州刺史謝表

自書十韻詩賜刺史

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綱】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鑑】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議者多言煩擾上令集百僚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惟戶部侍郎楊瑒瑒且竟反獨建議以爲括客免稅括檢也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見存籍內者爲正田籍外括出者爲羨田皆民所隱匿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 【目】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綱】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 【目】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書法）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綱】廢皇后王氏

【綱】羣臣請封禪 【目】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書法）書羣臣罪請者也自是帝之驕心始放矣免其責者其源乾曜乎

【綱】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鑑】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鑑】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彍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尊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巡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左右四衛不須敘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綱】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目】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綱】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目】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

問張說建議變壯士充宿衛得失何如
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

何論事之深
此言爲天下之君子

置麗正書院

陸子之言何不達

始置長從宿衛

府兵唐之良法

以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

范華陽曰唐之諸衛府兵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爲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綱】癸亥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　【目】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臣歸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袁了凡曰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嘉貞請杖之張說以刑不上大夫宜爲士君子地也夷州刺史楊濬坐贓上命減死論杖裴耀卿以解體受笞不當及於士人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之張廷珪以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諸公之論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抑亦弘矣

【綱】五月置麗正書院　【目】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書法）書美之也

【鑑】秋八月勅令前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綱】冬始置長從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　【鑑】命尙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皆州名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

尹起莘曰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要當舉其偏而補之足矣不是之思乃輕於變法果何意哉

【鑑】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綱】甲子十二年三月以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　【目】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暹固辭

象先政尚寬簡
清源何憂不治

吳兢撰則天實錄

劉五殊不相借
燕公祈改數字
吳兢直筆

增太廟爲九室

始募兵充宿衛

兵農之分自此始

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蘇穎濱曰 開元之初天下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廷莫敢言其非者惟皇甫憬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任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保之亂實始於此矣 憬陽翟尉 瑒戶部侍郎

綱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綱 梁文獻公姚崇卒 遺令禁追薦冥福永著之以爲後法（參考） 按唐書姚崇資權譎然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於上矣

綱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即知幾以字行 鑑 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脩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 劉五即知幾也 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書法） 書錄直史也

丁南湖曰 吳兢仕中宗則有友愛相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有鞭獸之疏有大風災異之疏其危言勁氣蓋名諫臣也素任史事爲武三思張易之所抑而私撰唐書唐春秋若峻拒張說之私囑當時以董狐目之蓋良史臣也噫爲諫爲史兩職兼盡漢唐以來吾見亦罕矣

綱 壬戌十年制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書法） 書譏非古也

綱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

眞西山曰 唐世中人預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綱 始募兵充宿衛 鑑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寖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分番更替上謂宿衛下謂歸家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書法） 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鄭郭投匭獻詩

與聽蕭瑀出家無異

令州縣行鄉飲酒禮

開元舉一廢百

綱曰餼羊之微意

此誠蒼生之福

脩德脩刑

君子恥言浮于行

優人作魃狀之戲

宋蘇介然守正

姚非宋公比

姚宋安得齊名

九齡可與璟同日語

二子請出其二

令公四俊

天下之口而行其姦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乃以帷簿曖昧譏人亦寬抑矣綱亦密矣哉

【綱】戊午六年正月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　書法　書予之也

【綱】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　【目】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書法）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綱】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劉廬陵曰　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唐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一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歟

【綱】己未七年五月朔日食　【目】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此所謂脩德也【圖】圖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圖】圖五句見書　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綱】庚申八年正月宋璟蘇頲罷　【目】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　魃之形狀也魃音跋旱神也詩旱魃爲虐　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致堂曰　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惎使爲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頲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惎渠記反教也

【綱】五月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目】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員王問反姓也

與

宋璟可謂先見

高齊姚宋實疑知古知今無關政

宋璟禁立遺愛碑

文章宜從舉選

太廟壞與行會

姚崇逢君之惡太宗不於所當先二人對說甚正一舉四失皆具閱玄宗一舉而四失皆具先儒謂姚宋亦與有責請詳言之

令史官隨宰相入侍

羣諫對仗奏事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是帝心大喜寵眷日隆孰若璟之特正守法一於剛毅乎 袁了凡曰上[illegible]

許公之獻可替否宋廣平所器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然未正居相位又承房杜之後少加潤色故止以諫諍顯而不以功業聞至姚杜之有時見遺者蓋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關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全者大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或曰狄梁公陸宣公裴晉公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君臣相遇以義始終否者有臣而無君是固論於遇也

目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綱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頁法也故特書始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尙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綱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遂幸東都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四海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胡致堂曰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尹逐昌曰 春秋書世室壞譏慢也今太廟室壞宋璟蘇頲二人對說甚正崇乃以壞與行會爲言是逢君之惡也故綱目書太廟四室壞於上將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矣

綱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綱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又御史彈百官服豸冠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鬭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爲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縱爲展筩鐵柱卷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密旨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書法） 頁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尹逐昌曰 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治致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泯今宋璟輔政首復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 袁了凡曰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此武氏紀元之初政也而後此羅織匭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箝

爲姚崇之謀
姚崇薦宋璟自代
在塗不與思勗交言
宋璟所以能剛
明皇可謂知賢
爲相務在擇人
宋璟抑靈荃之賞
宋璟見始知終
宋璟可謂賢相
僕射誠爲國器
黃門過其父
二人志操不同
一人協心輔佐
姚宋賢相
開元世賢相前
稱姚宋二人相
許何如

頭請自靈以辦喪事

綱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目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翟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適崇子彝异頗受賂爲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尙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華陽曰 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綱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目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 荃七緣反 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范華陽曰 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況其勝而慮其敗則明皇以黷武至於大亂可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目 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 謂蘇瓌 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黃門過其父矣 黃門謂蘇頲 （參考） 楊慎書蘇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掖朝廷榮之頲襲封許國公性廉儉俸廩悉散諸弟親族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云 綱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贊曰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

[illegible]有胡三省曰[illegible]以姚崇宋璟並稱賢相予[illegible]

玄宗公正之主

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擬唐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謝表

此行何異登仙

玄宗知所權衡

擬唐刺史倪若水諫捕鵁鶄鸂鶒

賤人貴鳥

聖朝妖不勝德

縣令試理人策

韋濟詞理第一

擬唐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擬唐尚書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謝表

之卒特揭汴州刺史書之以見斥逐遠外之意耳

綱 丙辰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目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發明）玄宗初政清明深惡戚里挾權之弊故長孫昕有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昕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貶竄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 二月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目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僊（書法）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爲之帝可謂知所權衡矣

目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 鵁鶄音交睛似鳧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長目睛交故名鵁鶄 鸂鶒音溪勅水鳥五色小於鴨淮賦云鸂鶒尋邪而逐害其宿若有勅令故名鸂鶒 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丁南湖曰倪若水之刺汴州也修孔廟建學舍以興教化又能諫玄宗捕禽之失亦可謂賢矣顧彼好進之心歆慕景倩且曰吾恨不得爲其騶僕嗚呼此直患得之鄙夫也哉

綱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 晉惠時劉聰據平陽僭號曰漢 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袁了凡曰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爲相奏捕之夫捕之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斯假人於[illegible]而救溺子者[illegible]也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孕沴長厲而以爲保和是壽腐人以餌蝗也且夫除毒蟲攻蠹物除狸蟲去蛙黽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法乎

綱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目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敍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綱 六月太上皇崩

綱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目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

姚崇之賢猶不免
懷慎坐鎮雅俗
爲相何如管晏救時之相豈易得
伴食宰相
同心以濟太平之政
姚崇奏遣捕蝗楚莊吞蛭愈疾
玄宗置侍讀之官
遣儒士入內侍讀

司馬公曰 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綱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郢王嗣謙爲皇太子 目上長子嗣眞母曰劉華妃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綱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目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言堆疊而不能理也懷慎不能決懼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德一作得得色謂容色自矜爲得志也 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司馬公曰 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秦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陳止齋曰 昔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爲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者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长以己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謙讓然挾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己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晟者也而謂君子爲之乎

綱山東大蝗 目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腹病而蛭出久疾得愈 蛭職日反水蟲 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必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 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蘇氏曰 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抑末矣

綱九月置侍讀官侍讀之名始見於此 目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褚無量時已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發明）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充選書之于册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近世帝王莫能及

長枕大被

煮藥爇鬚

明皇不能充其類

明皇爲善出於利心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明皇有崇儉之意

明皇刻勵節儉

蕃求何異于所焚

天子耳目之官

花萼相輝

花萼勤政樓

捐網罟而人自信

以鼎銘頒告中外

【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豳王守禮從兄也）【目】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幄乙角反帷幄四合象宮室也）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范華陽曰（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如此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卒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綱】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目】上以風俗奢靡是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書法）（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目】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上使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何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之耳目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綱】作興慶宮 【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萼逆各反花附承花者也花萼相輝義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之意以名樓也）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賚落代反賜也）

丁南湖曰（明皇與諸兄弟相厚專以聲色飲博遊獵者娛樂之范公祖禹譏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有德而厚之本非友愛之誠心也既非誠心豈能久乎是故羣臣奏請以成器等各爲諸州刺史而後諸兄弟得保全矣）

【綱】八月出宮人 【目】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發明）（蘇軾有言操網罟以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

【綱】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 【目】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書法）（書譏諛也）

梨園弟子　姚崇昧其所職　相薛訥使之將兵　太史奏日食不應　復置十道按察使　問姚崇擇十使何如　姚崇折議者之言　君不勞而天下治　任相天子之事　選使相之職　以徐愉爲恭陵令　精明氣象可觀　開元之治日益進　姚崇卵翼知古

教坊（以中官爲之自是不隸太常）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隋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於宜春北院）

胡致堂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諫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綱】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後訥擊契丹敗績削其官爵）【目】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范華陽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耶當成之爲非耶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綱】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目】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書法）書譏諛也日食不應曆官之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之譏之

【綱】復置十道按察使【目】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華陽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舉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綱】以徐愉爲恭陵令【目】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愉爲恭陵令光祿卿竇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愉以報其德由是愉累遷申王府司馬

【綱】五月罷員外檢校官（發明）興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政如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酷吏皆有足取今又罷員外檢校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爲有唐盛德之主哉

【綱】魏知古罷【目】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

謝衣詔
姚崇十事要說
擬唐姚崇進十事要說表
進尚鑒戒爲萬代法
元之應答如響
姚元之請序進郎吏
玄宗識人君之體
任人爲政大體
李撝不失在官之禮
李撝欒布之儔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
玄宗欲相姚崇
姚崇稱有腹心之疾
玄宗左遷張說
置左右教坊
太常禮樂之司

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塞祿莽閻梁之亂爲萬代法帝皆納之元之乃頓首謝 【鑑】上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 【目】元之常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鑑】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 【目】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鄉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目】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欒布之儔也擢爲尙書郎（參考）漢高時欒布爲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收視越者輒捕之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爲都尉

尹遂昌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使姜皎曲爲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姦當不墮其計中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

【綱】十二月以姚崇爲紫微令中書省玄宗改爲紫微省張說爲相州刺史 【目】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範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爲刺史

【綱】劉幽求罷以盧懷愼同平章事 按天下安危責成宰相明皇初政清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所得亦直鎭俗救時之材耳使有伊傅爰立左右鮮克有終之弊豈終蹈之乎

【綱】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 【鑑】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

【綱】置左右教坊 【鑑】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官名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

宦官之盛自此始

明皇不張權籍之漸

明皇輕變太宗之制

李嶠不識逆順

講武於驪山

元振有大功于社稷

薛訥解琬二軍不動

以元之同三品

元之文武全才此張說之意

胡致堂曰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得已者旣已戒飭嘗先奏知上皇然後事則無倉卒之變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玄宗惑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驚父而不恤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爲玄宗計者翦太平羽翼而不爲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盍於傳位之時盡釋羣疑則太平亦無可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尙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督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綱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目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太后時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時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華陽曰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待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養近而易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其爲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丁南湖曰 高力士之事玄宗有類於君子之行者四諫其任林甫一也諫其聽崇二也勸其立肅宗三也諫其寵祿山四也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是以要譽固寵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禍遂傾唐室矣

綱 九月以李暢爲虔州刺史 目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卽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綱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目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綱 講武於驪山 目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 纛音毒軍中大皂旗名 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功指誅太平公主言 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書法） 譏講武且淫刑帝兩失之矣

綱 以姚元之同三品 目 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

鄴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御樓觀燈大酺

太宗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

親疏所以分

玄宗初政與中宗無異

玄宗有愛民之誠

說遺上佩刀

天子之孝在安四海

象先獨以爲不可

象先眞寒松柏

唐紀

玄宗皇帝

諱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未幾即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　帝開元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後奸臣執權嬖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豈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綱 癸丑開元元年 通鑑起壬子今從綱目起癸丑蓋以一年不可兩君也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酺音蒲布也王布德大飲酒也 目 開門燃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 合音閤醵其虐反會錢飲酒也 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勑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疏邪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發明）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何哉蓋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大權而太平黨與其間玄宗未能專意事亦姑以嬉戲爲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歎也

綱 五月罷脩大明宮 目 脩大明宮未畢勑以農務方勤罷之（書法）脩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特勑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

綱 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目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與懷貞羲至忠謀廢立 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 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于家初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天子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事

李日知不杖令史

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幽求黨於太平故流之

【綱】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目】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損之又損以至無爲

廣成之言無以過

此中大有佳處終南仕宦捷徑

蕭至忠九代卿族

非所望於蕭君

唐四君書法不同睿宗中宗未甞相違

王琚至庭中徐行

皆但置按察使而已

【綱】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目】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按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書法）（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也非黃冠師比也）

袁了凡曰（按唐書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隱終南少室二山而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與陳子昂等相友善藏用負召於則天神龍中附太平公主躁敏憸狡後敗流新州素節盡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興明堂太學后既革唐上周受命頌鼓流之辭實文士之羞行一至是哉宜承禎之笑之也）

【綱】壬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正月以蕭至忠爲刑部尚書　【目】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綱】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太上皇　【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　【綱】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庚子太子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至大刑政決於上皇（發明）（唐觀傳位於太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在肅宗則書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己出於由衷而彼二君則幾於篡矣）

胡致堂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違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綱】立妃王氏爲皇后

【綱】流劉幽求於封州　【目】上之爲太子也王琚至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

蘇頲固辭之復日知不敢發言

以宋璟姚元之為吏兵尚書 新唐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訓表

鷹搏狡兔須急救

韋安石固辭不往

張說言社稷至計

崔涖請復斜封官

睿宗清簡有餘

睿宗以六居五

【綱】許公蘇瓌卒　【目】詔起復瓌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綱】十二月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目】舊制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目】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按丘文莊曰睿宗此言可以為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睿宗皇帝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僅二年壽五十五　帝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繼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綱】辛亥景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目】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

【綱】復斜封官　【目】殿中侍御史崔涖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敘用按尹氏言帝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至於此耳

胡致堂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衆小豈所以為君猶以相蠹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主於□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綱】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之名始此　【目】時遣使按察十道又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李景伯盧

臨淄不白相王

睿宗智不燭微

立平王爲太子

不敢居平王之上

平王功德無可疑

善哉宋王之讓

世亂先有功

處變一時之權

二公立言垂教

萬世不易之大經

宋王泰伯之志

宋王無德而稱

姚宋協心革弊

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罷斜封官

姚宋諸賢設施

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基爲平王以紹京幽求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上以李日知同三品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胡致堂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滔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固豈覺懷然後畀付父子之間究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綱相王旦即位是爲睿宗少帝制初位相王 廢重茂復爲溫王

綱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目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按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愚謂宋王所言因事處變一時之權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

范華陽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爲太子若宋王知隆太子之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慙而稱者乎

丁南湖曰史稱劉幽求之謀足以濟危紓難予考其勸敬暉等誅武三思一謀也勸玄宗討韋氏二謀也勸睿宗立玄宗三謀也勸玄宗誅太平公主四謀也誠可謂大功臣矣謚曰文獻而配享睿宗宜也固以姚崇盧懷慎之賢而猶讓其功何哉

綱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目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圖議大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綱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綱罷斜封官 目用姚元之宋璟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發明）是時姚宋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其設施如此書之于册美可知也

綱冬十月以薛訥仁貴之子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自此始

和事天子　欽明八風舞　祝公五經掃地　欽融抗言不撓　臨淄不白相王　天星散落如雪

袁了凡曰中宗宴近臣使各爲技而郭山惲誦鹿鳴蟋蟀二詩雖乖箴諷之意而猶賢於祝欽明遠矣晚乃與欽明比而獻議以韋氏亞獻郊祀其不終也哉爲史名玷儒學當爲一覽之

【綱】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　【目】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綱】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夏五月宴近臣　【目】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閶闔風此八風名也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參考）按唐書欽明於五經爲該淹後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議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綱】六月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目】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馬姓秦客名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　【目】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餤麵食也音啖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中宗第四子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書法）按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甚縱韋氏唐室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范華陽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綱】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目】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狥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

詳城
重仁愿而輕元楷
置修文館學士
斜封墨勅除官
辛替否諫取三怨
君以人爲本
朝隱一無所顧
徵武攸緒入朝
寒溫外不交一言
武平一請抑外戚不許
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
李景伯諷諫官
李日知賦定昆池詩

【目】[illegible]

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參考）三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綱】四月置修文館學士以學士名官始此 【目】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爲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尙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綱】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附】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請求干謁貪受財賄雖屠沽臧獲奴曰臧婢曰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宮中降行墨書敕命無朱色印信者也斜封付中書不敢正封付與中書施行除官也時人謂之斜封官 【目】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廷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綱】徵武攸緒入朝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暨故詳書之 【目】召武攸緒于嵩山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優制不許

【綱】己酉三年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目】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校技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拔河戲名也淸明節以大麻絙兩頭係十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爲輸

元紘署判無動　賓從一不能奪　李元紘之判

蘇瓌用刑不枉

多祚不知春秋之

貶魏元忠爲務州

元忠知進而不知退

天下歌桃李子

天下歌桑條韋

后

綱十一月以賓從一爲雍州刺史　目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磑皆磨礱所以磐穀出米者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綱流鄭普思於澹州　目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澹州

綱丁未景龍元年七月太子重俊起兵皇后以太子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綱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千騎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爲萬騎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胡致堂曰衛蒯聵欲殺南子乎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爲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丁南湖曰三思崇訓殺五王亂宮禁人人得而誅之況重俊太子李多祚五王歸中功臣也其殺此二賊豈非神人至快哉厥後重俊謚節愍多祚在舊將傳史稱其巧不足而諒有餘宜矣　袁了凡曰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二人者怡已之爲小人而盡疑天下古今之無君子蓋兇惡性生塊然人形而獸心無復一毫天理之存千古極惡之無比倫者也

綱貶魏元忠爲務州尉道卒　目太子重俊起兵脅元忠子昇以自隨太子死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州尉行至涪陵而卒

胡致堂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女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遽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言其復位當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隳而終亦不免可以爲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綱戊申二年二月赦　目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命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娬媚亦曲名也太宗始召武氏爲才人旣見賜號武媚永徽後民皆歌娬媚娘曲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里有桑條韋也之歌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

元忠以義爲重
元忠懷戀悲泣
比干知吾此心
袁楚客書責魏元忠
魏元忠十失
元忠得書愧謝
元忠戒之在得
五狗
五王功高平勃

胡致堂曰元忠慷慨臨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爲輕以義爲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如邪而至於懷戀悲泣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爲三思所陷容容偷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不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綱】丙午二年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目】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廢皇后皆坐斬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綱】大置員外郎　【目】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奢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胡致堂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燄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綱】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遠州司馬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故各貶之

【綱】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綱】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武三思所殺　【目】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出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湜說三思矯制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書法）不書三思殺書爲所殺何咎暉等也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爲所殺咎在我也

唐書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爲庸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邪輕身一跌爲韋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毋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雖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玄宗先天中誅韋

攸緒不繫於其族 當是之時一人
堯舜亦脩人事
五人膽略過人
三思登樓問策
五王罷政
五王不知人 實爲崔湜所反
五王智不及此
元琰請棄官爲僧
元琰由衷之請

綱三月徵武攸緒爲太子賓客　目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胡致堂曰武攸緒之志不繫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翻然而出攸緒見其復也惡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綱夏四月以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目術士鄭普思尙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不聽

綱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目時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謟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曰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　綱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胡致堂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爲崔湜所反由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議誅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爲晚也若中宗與韋氏必欲復武氏之政則繼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爲法受惡豈不賢於爲三思所菹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綱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目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尙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綱以楊元琰爲衛尉卿　目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姚公乃如是之兩已

今日豈公涕泣時

薛季昶劉幽求謂去三思去草不去根

雙陸點籌

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絕其宗族書曰凡立武氏臨朝之時皆武氏抑唐宗者一切去周之號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史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貫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綱】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賞有差　【綱】二月復國號曰唐

【目】以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目】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

袁了凡曰漢王允誅董卓蔡邕在坐歎息允收邕併殺之邕事卓非其心座上之歎得無存亡今故之感邪允執之過矣實張柬之等遷武后姚元之獨泣涕別非特伯喈之歎矣乃僅出刺亳州蓋柬之之不為允也抑斬關之舉元之亦與勳而緊功業背潸潸之無從也豈自媚於武后哉是時群陽雖去產祿方張元之固以預覩其敗故不欲出享其成蓋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也然知而不肯徙以遜免固亦憂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雖智其猶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綱】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目】上在房陵郡名即房州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書法）書復立韋氏著唐再禍之始也

【綱】以武三思為司空　【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呂產呂祿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朝邑西魏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唐書論曰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譎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惟恐不齏粉至三思反不以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方是時三思實淫韋氏著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製帝肘邪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貴明智而後濟

【綱】上女安樂公主上次女也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記貼數也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發明）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鋤禍根遂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

胡致堂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屬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宗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爲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

【綱】周以陽嶠爲右臺侍御史　【目】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博擊之任（御史職討奸猾如鷹鸇之博擊鳥雀也）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按世之舉御史者皆若彥範也則呈身御史遠矣）

【綱】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鑑】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厄（二豎謂易之昌宗也）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　【目】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鑑】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彥範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門遣多祚湛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氏以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位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毀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即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

懷古輕騎赴賊

懷古仗忠信可通神明

爲相以用人爲先

楊再思高麗舞

蓮花似六郎

戴令言作兩足狐賦

張柬之沈厚有謀

張柬之能斷大事

柬之間不容髮

宋璟志安社稷

宋璟不見昌宗

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目】敬則爲相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綱】周以姚元崇爲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綱】七月以楊再思爲內史 【綱】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 【綱】周貶戴令言爲長社令 【目】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爲長社令

【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目】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書法)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爲唐也

丁南湖曰柬之於八十歲之十月拜相八十一歲之正月舉兵討武氏三月罷政八十二歲之六月貶司馬七月爲武三思所殺夫八十老臣朝不慮夕況其舉兵也不先不後特在神龍元年正月俄頃之間向使其機會一失豈復有餘力乎然武氏之天命必以此一日而絕柬之之功業必以此一日而成此所謂間不容髮者矣

【綱】十一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目】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日惟易之昌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崔神慶宋璟鞫之璟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後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張說許證元忠 宋璟劉知幾囑張說 名義至重 萬代瞻仰在此舉 無汙青史爲子孫累 昌宗從旁迫趣使言 伊周爲臣至忠

二小兒終爲亂增 魏公幸已得全 魏公以忠獲罪 宋璟自愧負朝廷 宋璟張說可謂賢 張說蓬生麻中 君子貴三益之友 二張憚宋璟 方今第一人 中丞奈何卿五郎

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音悅）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 目 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併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晙祖峻反）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胡致堂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其事者皆語絕聽皆知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爲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綱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陟仲反陰中害之也）太后知之故得免

令史設齋自慶

周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

郭元振撫御涼州

蘇安恒請讓位東宮

天意人事歸李家

命蘇頲按雪寃獄

佳客可與議事

張循憲薦張嘉貞

嘗無一官進賢

獎循憲得人

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貪耳今還爾舊任乃復拜天官侍

【綱】周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 【目】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綱】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五月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丁南湖曰（安恒請武后禪位二疏及魏元忠爲二張搆獄又獨疏申救其忠謇之心乃狄公流亞矣及太子重俊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以是自取殺戮蓋矜高好奇所致惜哉）

【綱】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按雪寃獄 【目】時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旣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寃者甚衆

【綱】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爲監察御史 【目】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綱】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九月朔日食旣

【綱】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目】初元忠爲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

謂之國老而不名　仁傑面引廷爭　擢柬之宰相材　狄仁傑薦張柬之　桃李悉在公門　薦賢爲國非爲私　取日虞淵滑授五龍　復唐仁傑之志行　仁傑始終爲唐　武邑人安恒上疏　蘇味道以雪爲瑞　王求禮獨不賀　李迥秀出妻　或問何遽如是　周以崔玄暐爲

【綱】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七十一歲而卒）　【目】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能及（公爲幽州都督太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　【目】及薨太后泣曰朝廷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　【目】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醞藉者有雅量之稱蘊藉之謂猶言度量寬博也）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卓犖有才辯也）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秋官今刑部是也）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考試官所取門生謂之桃李即所謂幸作狄門桃李是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按唐書贊曰仁傑引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書法）卒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爲唐也卒具官爵姓氏以殊仁傑也其臣卒具官爵姓名者狄仁傑宋璟李晟馬遂裴度具號官爵謚者郭子儀

楊誠齋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獨唐非孤立於羣離之世乎乃下薦涼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

尹遂昌曰（武氏慝人神共憤仁傑實恥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紓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書爵書謚而不係之周以著仁傑終始爲唐之意爲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

【綱】辛丑十八年（周武氏長安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目】武邑人蘇安恒（武邑漢縣名今屬眞定府）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綱】三月雨雪　【目】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

【綱】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目】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送女從嫁爲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參考）按唐書後迥秀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貓中宗以爲孝感旌大其門

【綱】十二月周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　【目】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

子昂諫武氏失言
狄公議與子昂比
狄公慈懸爲唐計
師德可謂知人
師德爲仁傑
婁公盛德
婁師德以功名
終

胡致堂曰子業論說武氏其論亦是而或者謂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而宰同而情異者此言是已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爲然慈悲□百姓遭禍未擴□爲唐計耳

綱 己亥十六年（周□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目 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 目 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擠牋西反排也）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參考）（按唐書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邊政爲將相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與狄仁傑婁師德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袁了凡曰婁師德奮自邊鄙戴紅抹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遜以受詬斷以容技忍以待濟巽以遠間不讒不隨當猜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孜其所爲大類曹參皆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婁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關於韓呂而婁有關於存唐婁實賢矣哉

馭馬須三物

綱 十一月周貶吉頊爲安固尉 目 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爲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淩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聞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吉頊願陳一言
合水土爲泥有
爭半佛半天尊

袁了凡曰杞虛訥邇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以數父死絕亡恥而言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不能爲吉頊矣抑闖天進妹事亦可原者邪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俊臣以微語使武懿宗嘗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以易節爲賀之賞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周之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鄭寄之賣友矣

綱 周以狄仁傑爲內史 目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成吾直臣之氣

元首股肱同一體

思二子則兩翼振

吉頊從容說二張

天下未忘唐德

仁傑感悟武氏

人臣建策效計狄公惟復唐室爲念

仁傑足繼祁奚

行沖請備藥物

行沖藥籠中物

味道模稜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發明）廬陵之歸自仁傑爲相之後從容進言切而不迫卒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社稷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係之周則明其本志爲唐非武氏得而臣之也繼書帝還東都正以見復唐之緒原于仁傑爲相之後也

胡致堂曰 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狄公忠精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卽行之然其心乃本欲二張以長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綱】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納言官名）【目】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叅考）按左傳襄二年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舉其子祁午以自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立其子不爲比今狄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不可繼祁奚之美哉

蔡虛齋曰 古人謂美疢不如藥石則參朮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孰爲多哉梁公之在唐固有藥石之良醫也桃李稍矣[illegible]當[illegible]收矣而行沖之數規諫尤藥籠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沖不能致梁公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沖之[illegible]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爲此所以爲[illegible][illegible]鼎立而李唐宗社旣危而復安歟

【綱】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目】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模末落反稜盧登反模稜模棱也四方木模之可左可右僉載曰味道爲相或問其燮和之道無答但以手摸床稜）

【綱】周以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目】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諸爲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自食蔬糲禁其下

網羅之險僅矣見

周張釋之徐有功優劣何如方寸地何所不容

以王及善爲內史

王及善陳治亂之鑒

眠背帖席

狄張皆心乎唐

帝還東都

仁傑諫立武氏

姑姪母子孰親

王者以四海爲家

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黍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操持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視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參考）按唐書贊者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雖于張未見其比

綱 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 目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綱 丁酉十四年（原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 周以王及善爲內史 目 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爲滑州刺史太后召見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爲根本卿不可出留爲內史（參考）按唐書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昌左相卒

綱 周來俊臣伏誅 目 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啖其肉（啖司覽反） 須臾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綱 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劉廬陵曰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詣行宮之召故不書周所以表其爲唐也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者也

綱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 春三月帝還東都 綱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祔謂合食於廟也） 姑於廟者也 目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

劉知幾陳四事
知幾著思愼賦
武攸緒棄官歸隱
武攸緒能恬淡遠禍
武攸緒其智足嘉
武攸緒高人數等
武攸緒高人一等
問司馬孚武攸緒二人孰優
欽明求美醬粱米及墨
欽明志節之士
元崇剖析如流
有功蹈道依仁
潘好禮設客問
徐公於今誰與比
聞見一人而已
徐公所行甚難

（牛頭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刺膝血爲之）爲數百段太后諱之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以明堂火劉求直言獲嘉（縣名）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內百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復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時見志焉

【綱】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開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目】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太后所賜服物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發明）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書法）諸武方爲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淡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以深予之

方正學曰（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知篡逆之非惟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矣）

【綱】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目】欽明爲突厥所執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書法）觀欽明亦可謂志節之士矣綱目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綱】周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　【目】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綱】十月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目】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目】宗城潘好禮者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

好生惡人之大德

宰相撰時政記

師德寬厚

此所以爲吾憂

唾面自乾

金藏剖心

九月梨花

杜景儉眞宰相

對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旣食撤屏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

【綱】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目】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書法）武后行事汙穢删削姚璹爲之掩故建是議然書送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爲信史乎

【綱】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鑑】師德寬厚淸愼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愀然容色變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薛文淸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師德豈無是心而忍於唾面自乾者蓋以武后亂朝羅織爲此忍辱之言以訓其弟殆有得於言遜默容之戒矣

【綱】周殺其尙方監裴匪躬　【目】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綱】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通鑑作杜景儉唐書作杜景佺　【鑑】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胡致堂曰卉木有□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失之矣□以□不□花而花爲陰□失□孰與婦人不□帝而帝爲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言而淺言之□以世俗之小名□足稱也　袁了凡曰杜景□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盛國之瑞也

【綱】十一月周明堂火　【目】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俱毀

姑姪何如父子

綱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目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胡致堂曰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諸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善思公直

綱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目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扑又來矣鬼扑言其身必見誅死爲鬼也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告密者以天子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訐之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搆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目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

此知變之善妙策乃當今之芻狗

置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喜之賜帛三百疋　目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參考）當今之芻狗言向時妙策今不可用也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林希逸曰芻草也結草爲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昭德敬則得其情

胡致堂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爲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精阻辨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綱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目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爲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爲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當絞令史以告有功

安靜不肯署表勸進　車載斗量　糊心眯目　英賢競爲之用　呼吸雷風　書狀置綿衣中　杜肅懷俠上表　習客亦須擇人

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書法）也右[illegible]天授所命也則易爲不書其[illegible]安靜

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書法曰不書其所以條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綱】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欋權俱反推傳追反齊魯謂四齒把爲欋言授官之濫如用把推齒之多）𥂕脫校書郎（𥂕音逆作椀小盂也脫者椀之形橫官不得入如椀脫望杯偪側）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糊伙孤反眯莫禮反眯物入目中也莊子簸糠眯目）【目】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胡致堂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

【綱】周以郭霸爲監察御史　【目】郭霸以諂諛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綱】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　【目】時來俊臣羅告（羅織下文七人之罪而告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化盧獻魏元忠李嗣眞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綱】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　【目】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條（條與臠同猶言一一日之食也）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來俊臣鞫周興

請入此甕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昭德諫以姪爲嗣

游藝於今年九月建議改唐爲周是反賊之首也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謀反者而下獄自殺夫以謀反爲詞則入言乎公矣期年爲限則天網至近矣而姦臣尚可不悟哉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目】滑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鑑】或告文昌右丞（文昌唐之縣名一云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之前蓋周興爲武后親倖之臣故號爲文昌右丞也）周興與邱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丘文莊曰（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昧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害過而善心生蓋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賴成之者亦告其陷已於淫刑焉）

【綱】九月周以武攸甯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目】太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綱】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目】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忤諸武意皆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袁了凡曰（李昭德爲相而笞殺王慶之撈殺侯思止勇哉此申屠嘉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蓋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爲衆所指目弗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愉乎丘濬適爲羣小甘心爲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綱】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目】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

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選舉宜得實才
取捨風化所繫

富文忠公說甚當

獬豸何嘗識字

徐杜用法平恕
遇徐杜必生

日知以爲不可

此囚終無死法

四時仕宦

三千年間纔一人

【綱】太后自名曌音照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曌即照字也

【綱】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目】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胡致堂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庭是以南宮爲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終未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與況其事始於僭竊淫亂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綱】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目】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州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 【鑑】時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來俊臣侯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司法獄官名即漢之廷尉也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綱】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 【鑑】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神都今改爲河南府以傅遊藝爲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發明）武氏爲唐妾婦遂乃革命踐尊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書明其不得爲李氏婦而中宗亦不得而母之爾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illegible]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鑒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丁南湖曰

狄使君活汝　仁傑力沮光輔

後世必謂秦無人　忠臣義士之勸

魏裴終始不渝耐久朋

魏玄同不作告密人

陳子昂論爲政之要

太平上下樂化

風雨變爲景雲

聖人法天

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尹遂昌曰（武氏亂唐人神共憤沖等身爲宗室儻皆坐視弗恤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擧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書法若此亦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丁南湖曰（直書太后殺除宗室則如宗室之有罪又似李唐之無人非直史也故綱目改書曰瑯琊王越王擧兵匡復不克死太后遂大殺室宗則諸王之節義武氏之怙惡褒貶並見矣）

綱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 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書法）（討罪大義而以僧任之非其人矣）

綱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目 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

綱 十月太后殺鄭王璥等六人 目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晉人文志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綱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書法）（周十一月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目 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

褘之不知害成之戒此則宰相之言

罷御史監軍

武后可爲法武氏智謀之高

仁傑獨留四祠

大丈夫無爲徒死蘇珦抗論不回蘇珦大雅之士

心大隱害奏之太后不悅或譖褘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怒賜死褘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褘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胡致堂曰 褘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則宰相之言也

綱 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書法) 人微者其書何予之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此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爲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深矣

綱 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 目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胡致堂曰 武后不罷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嚴賢臣勸諫終不肯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綱 戊子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帝在房州

綱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目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書法) 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耶矣於是議立明堂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綱目書曰毀乾元殿作明堂誅心也

綱 河南巡撫太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目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綱 八月琅琊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目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邱神勣等擊殺之初越王貞將起兵遣使告壽州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

帝在房州

開告密之門

撰告密羅織經

陳子昂諫開告密

前事後事之師

有山出于新豐

慶山

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袁了凡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叢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命左右批薛懷義之頰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挺挺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眞古大臣風而史顧嘗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許申屠嘉賢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邪

【綱】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鑑】太后命鑄銅爲匭（朝堂四匭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昭諫在南白曰申冤在西黑曰通玄在北）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

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如今告訐之類）有告密稱旨者則不次除官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又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織成反狀）教其徒網羅無辜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綱】九月有山出於新豐　【目】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疣贅肉外之餘肉）地氣不和而塠阜出（聚土曰塠土山曰阜）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綱】太后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　【目】仁傑爲甯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甯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爲冬官侍郎

【綱】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爲西京留守　【目】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綱】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目】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illegible]

弘道之間自東而去上也至是違覆已見雖乎其[illegible]而又之矣然位未高而寵[illegible]漫有道以[illegible]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袁了凡曰李世勣不忠不足名是一言負人付託敗人國家亡賴以[illegible]老尚不恥[illegible]子敬業舉兵討武氏[illegible]然[illegible]烈士何[illegible]近出其裔倡大義而蓋前宮勸可謂有子矣何[illegible]徐氏[illegible]宗之禍距勣死才十一年謂天之[illegible]嗟夫[illegible]天[illegible]惡逆[illegible]以令子制世之子孫爲善不幸而罹禍者樂爲祖父不善之報耶而首[illegible]全家[illegible]妻子之臣且反爲克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勸可也漫淫[illegible]及於敬業不可也

帝在均州

綱乙酉三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帝在均州（書法）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尹涂昌曰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廢廬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邪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知之也夫書法之本諸春秋固已昭白矣於書所在或恐[illegible]爲豫王故不得不爲之辨以告後之君子　邱文莊曰按唐史臣沈旣濟論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所曰公出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旣革唐爲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寃疑乎且是時武后旣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況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卽位僅一月卽立豫王爲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illegible]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旣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儲若乃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綱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誠后之罪旣得以暴著于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綱目萬世高見

綱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房州唐之州名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

綱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書法）書譏也苟欲干譽而廉恥之道自此喪矣

胡致堂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豈有乏才可必開衒鬻之門消廉恥之道乎

綱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目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令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法）書太后以醜之也

南牙宰相所往來

裴炎戒防微杜漸　李敬業起兵揚州　宰相之過　魏思溫說李敬業　金陵有王氣　天下安危在茲一舉

胡致堂曰裴炎之患也入主一言之失首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綱】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鑑】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一掬曰抔土指墳墓也土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六尺之孤何在蓋指言中宗也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不偶猶言不遇也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以討敬業（參考）按唐書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發明）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共憤天下得而討之也敬業爲是舉兵其名正矣然爲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非眞有討亂之心故書爵書起兵姑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業也

袁了凡曰駱賓王首事信草草然僞臨朝一檄顯揭逆蹟纂之日中妖狐之魄褫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悲賓王之才將馳鞅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執贄而卒迍邅以沒蓋觀諸奇介之士與及覩所上裴吏部書乃惓惓自託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蓋慈孝之義藹然斯豈慷慨樹一節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綱】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綱】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目】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一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以爲定霸之業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illegible]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胡致堂曰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

以婁師德爲河源經略副使八戰八捷思德有文武材

高宗可予惟一事

太史受說伊川萬古開羣蒙紀年繫嗣聖而黜光宅

中宗事起裴炎

裴炎諫武氏立七廟

延稹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綱〕以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 〔目〕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綱〕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帝崩太子顯位尊天后爲皇太后 〔目〕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政事咸取決於皇太后焉

賀善贊曰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綱目書濮王開府書罪書黜大指予之也自書武氏立昭儀由後其可予者惟幸涼州不果行一事耳若其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陷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爲母武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狄張之策迎還位五年崩壽五十五 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名曌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 乘唐中衰擅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搢紳其禍慘矣

〔綱〕甲申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正月立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爲豫州刺史 豫州周之州名今改爲汝寧府屬河南道

劉仁齋曰 愚按文公感興詩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人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又按尹氏曰昔范氏祖禹唐鑑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是遂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爲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益以王先生之所命爲尤信故敢僭而正之云耳

〔綱〕二月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 立永平王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 〔目〕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是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 廬陵今改爲吉安府 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 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 不得有所豫

胡致堂曰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爲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綱〕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目〕改元號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書法） 金土子也書改服色見其欲代唐之意

〔綱〕太后立武氏七廟 〔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裴行儉知人

盧駱王楊皆以文章盛名

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予奪示臣子之大節

人君當委任以責成功

鳳鳴朝陽

仁貴免冑示虜

【綱】聞喜憲公裴行儉卒 【鑑】行儉有知人之鑑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勮渠據反王勃之兄也）咸陽尉（咸陽唐縣名今屬西安府）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銓衡言其平也）僕有弱息（息生也謂其所生之子）願以爲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華陰漢縣名今屬西安府）范陽盧照鄰（范陽唐縣名今省入涿州屬順天府）義烏駱賓王（義烏唐縣名今屬浙江金華府）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令終謂得善其終也）既而勃渡海墮水（海謂南海也王勃父福時坐勃作鬬雞文故左遷交趾令勃後勃往省之道南海墮水溺死年二十九）炯終於盈州令（盈州唐縣名今西安縣屬浙江衢州府）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水謂潁水也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東）賓王反誅（唐英公李敬業起兵討誅武后使駱賓王作檄以數其罪后遣李孝逸將兵討敬業及敬業敗賓王被誅后見所作檄文深□歎賞之）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後多爲名將（書法）李勣裴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謚一予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

丁南湖曰（行儉嘗論武后之立爲禍始嘗無忌遂良之黨正人君子也是故入綱目以來大臣書卒謚自此始曰聞喜憲公裴行儉卒）

【目】上欲用郭待舉魏玄同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玄同與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以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任者自精矣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疏奏不納

【綱】七月作奉天宮（在嵩山之南） 【鑑】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麥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阿篇 鳳凰鳴矣于彼高崗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綱】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鑑】是歲突厥餘黨入寇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象州今屬廣西柳州府仁貴於咸亨中以大非川之敗除名流象州）何以紿我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

高宗舒遲鮮緩
高宗[illegible]得皆[illegible]
理國之要在文武
陸機無救河梁之敗
此已然之明效
選將以智略爲本
賞罰軍國之切務
鏡殿
仁軌驚趨于殿
四壁數天子
薛儼以書責田游巖
田游巖不能答
立重照爲皇太孫
三王不相襲禮

【綱】夏[illegible]月幸九[illegible]宮　【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胡致堂曰（高宗可謂舒遲鮮緩之君在從官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綱】九月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徙敬玄衡州刺史）　【目】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大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上善其言

【綱】庚辰永隆元年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發明）（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酖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婦人之陰險眞可畏哉）

【綱】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綱】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　【目】時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綱】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爲太子洗馬　【目】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爲洗馬無所規益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欄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綱】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　【目】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書法）（太子在而立太孫非矣他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

至德據理難詰

威福者人主之柄

解事僕射

時人稱其長者

高宗以狄仁傑爲侍御史謝表

直諫古以爲難

一栢殺二將

張釋之於地下

北斗以南一人

吾輩豈可不自愧

帝範十不遵一

盜跖分均出後爲仁義

著忠孝論

綱 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目 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爲奏辯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即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綱 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目 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狄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爲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寮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按唐書仁基歎異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胡致堂曰 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至父之妃而褻黷於大臣其與先帝輔弼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哉 袁了凡曰 寮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己父母古人處此真不盡莽狄仁傑以同僚鄭崇質母老請代之少使絕域柳宗元以友劉禹錫母在願以己柳州易禹錫播州此爲僚友之親在乃甘以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他倘足動哉徐大玄以同僚張惠母老甘分受贓過以安其母心竇緩以友楊凝母老甘讓進士於凝以爲其母榮今世士夫處僚友若薄極相値無少顧念事利害係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爲陷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皆孝友而可以激頹俗故撮而存之

綱 九月郇王素節袁州安置 目 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爲中州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安置袁州

綱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元旦百官

稱敬宗旣忠且孝

謂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謂繆無負許氏

邢文偉直士

擲倒自有伶官

東朋西朋二王當推梨讓棗

遠識非衆人所及

處俊之言至忠

北門學士

經籍聖人垂訓春秋義存褒貶太子預受其訓此春秋所禁

綱壬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　目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綱以邢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　目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擲倒[illegible]也[illegible]伶官樂官也）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爲周國公（皇后兄元爽之子也）

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綱九月大酺　目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參考）按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融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綱乙亥二年三月天后祀先蠶　目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按唐書處俊性[illegible]臨事敢言自[illegible]在帝前議論諱辭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

綱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爲太子（弘仁孝謙謹天后以其奏請數忤旨酖之也）

胡致堂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弑君而歎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固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故特以奏請悖旨嗚呼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illegible]啓釁后專忍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illegible]

綱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爲僕射親爲之煑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煑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謚貞武孫敬業嗣

尹逸昌曰責在輔之理勣有論其事業殆與衛公鄂公諸人等今綱目獨書其官遂至與蕭楊棄同科棄有廢立之君懿立中闈之罪故其書法若一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以勣之公勳勳書可少嘗哉　蘇東坡曰李勣李靖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以止韓彭衛霍之流與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不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義懵不知爲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禍戮及强孫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

綱定銓注法　綱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告身按唐選舉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具列褒貶訓戒之辭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三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暠奏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請加告身綱字曰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時李暠也　圓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曹子建七步成詩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丘文莊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不能爲也但其用駢儷語爲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氣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綱庚午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　綱三月許敬宗致仕

綱二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李勣以屢杜賞戒

李勣一言喪邦

李勣不能省己

煮粥爇鬚

大將用兵救人

李勣與楊棄同科則蘇東坡氏謂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何如

裴行儉奏定銓注法

身言書判

劉曉奏選曹宜先德行

取士以德行爲先

雷奔風動

問唐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何如

兵顧用之何如

[illegible]仁貴勇冠三
忘身憂國莫及
李勣

承慶考功何如
寵辱不驚
[illegible]畿縣最
無爲獨出人右

詔幸涼州不果
行

高宗從諫之易
盡善無得而諫

李勣可爲將而
不可爲相

李勣居伊周之
地

房杜事君以忠
李勣遺戒子孫
何[illegible]

【綱】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目】時薛仁貴乘勝將攻高麗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綱】己巳二年二月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 【目】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目】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綱】三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目】詔以十月幸涼州議者多以爲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行

范華陽曰高宗溺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寧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其從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於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綱】冬十一月李勣卒 【目】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范華陽曰甚矣李勣之姦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綱】李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撾陟瓜反言擊殺也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范華陽曰房杜事君以忠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illegible]猶豈所以爲[illegible]乎

朝士憂其復入

仁軌瀝觴告異式

仁軌矯枉過正

高宗不使齊賢捕鷂

高宗善善不用

李安期論薦賢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綱】李義府卒（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書法）（書卒幸惡人也）

【綱】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目】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讐人竊所未允異式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綱】劉道祥卒　【目】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

胡致堂曰（人主雖有嗜欲皆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捕鷂亦不能采其謀猷善善不用郭公之道爾）

【綱】丁卯二年正月耕耤田　【目】有司進耒耜加以琱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百藥之子）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　【目】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綱】戊辰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　【目】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武人何能知是

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

二仁可謂君子

壹一法不以親疏異制

壹一不赦之教

上官儀教我

武后誣奏上官儀

中外二聖

大臣不可以無學

德玄之言亦善

張公藝九世同居

忍字百餘以進

三老皆因事有補

高宗過於忍之失

萬一有譽

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綱】甲子麟德元年鄅公孝協坐贓賜死 【目】孝協爲魏州刺史坐贓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壹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第

胡致堂曰 高宗將撓尉遲寶太宗之法如撫寧崇凜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壹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他日東宮連見廢殺則壹一不赦之教也

【綱】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道祥罷梁王忠賜死 【目】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敎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道祥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發明）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

【綱】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歷（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寖疏乃增損劉焯皇極歷更撰麟德歷行之）

【綱】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目】上至濮陽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綱】壽張人（壽張東漢縣名）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

丁南湖曰 高宗受制武后其爲忍字所悞甚矣使公藝之忍適與之合但公藝家法必以嚴濟忍故能同居九世苟如高宗之忍幾何其不敗且亡耶 胡致堂曰 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武帝以父子之至情湖市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皆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以忍勸之故知其朴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譽焉耳

于志寧中立不言
文帝漢之賢主與昭不可同年語
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時人謂之勳格
高宗成武氏之威
戲爲檄周王雞文
此乃交構之漸
三箭定天山
來濟善處死

中立不言亦不悅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許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爵黔州安置殺之籍沒其家（黔州隋之州名今州省入縣屬四川重慶府）

【綱】六月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綱】庚申五年秋七月廢梁王忠爲庶人（書法）書廢何甚帝也

【綱】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目】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獵涉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書法）書未有皇后決事者武氏之威高宗成之也故書初以志之

【綱】辛酉龍朔元年徙潞王賢爲沛王　【目】賢聞王勃善屬文（勃字子安）召爲脩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檄周王雞文（檄刑狄反尺書也）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參考）勃作滕王閣序都督曰天才也張說嘗許其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綱】壬戌二年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　【目】鐵勒九姓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綱】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目】時來濟將兵拒虜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

胡致堂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遣之辭曰蟣蝨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爲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延令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九月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　【目】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仁願至京師上

人君養人在省征役

書唐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羣臣賀表貶義方爲萊州司戶

陵母殺身以成子名

義方三叱義府

劉洎子訟父冤

劉洎自比伊霍

孝尊意是而言非

杜正倫以先進自處

正倫不恥與小人同列

正倫亦義府之流

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綱】六月詔以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綱】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 【目】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參考）按唐書王義方事母孝謹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亢卒不容於時

【綱】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發明）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武后之意請隔日視事使之得以專意房帷之樂也

【綱】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 【目】時李義府許敬宗誣奏遂良與瑗潛謀不軌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奭象州後書斬韓瑗柳奭已死發驗而還二人俱籍沒其家 劉洎之子訟其父冤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爲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爲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

胡致堂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彥瑋之言雖爲先帝諱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

【綱】戊午三年十一月貶杜正倫爲橫州刺史李義府爲普州刺史 【目】李義府有寵於上貪冒無厭賣官鬻爵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上兩責之後義府除名流巂州（發明）李義府以貪冒見黜胡不書以罪貶蓋寵而用之者高宗之私也杜正倫無罪亦例書貶何哉正倫前朝舊德不恥與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混而書之夫豈過哉

【綱】鄂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諡忠武

【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書法）書卒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也

【綱】己未四年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目】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甯

韓瑗爲遂良訟冤
遂良體國忘家
遂良風霜鐵石

取決于李勣一言

問高宗立武氏時李勣乃顧命大臣果能盡託孤之責否歟

遂良昧消息盈虛之理

問高宗立武氏遂良叩頭流諫可謂忠矣然論者猶或議其有未盡焉其意何在

帝範皆空言

太宗首惡

笑中刀

李貓

李安仁獨候見

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潭州隋之州名今改爲長沙府屬湖廣道 圍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愚按李勣許敬宗皆天策府中人也蒙帝最深今不能佐高宗之興而且斬神堯之祚誠所謂一言喪邦者也矧勣受託孤之寄則其罪尤浮於敬宗矣

范華陽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爲忠托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胡致堂曰觀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若當武氏長惡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欲勿干先帝之私悲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綱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賫璽綬册皇后武氏

目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皇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致堂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行蕭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后爲法乎故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綱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丁南湖曰按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貶壁州司馬遂以王德儉之計建策立武后叩閤表請上悅留之累官參知政事爲右相厥後以弄權流死論者但恨不夷戮之耳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弘武后所生也(書法)書以何宜廢也忠則曷爲宜廢帝之立之非也立子以嫡無嫡以賢王后利忠母之易制而請之私也綱目於此書以不書廢

綱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彠后父書贈爵何譏私也

綱夏免山東丁役 綱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

[illegible]宗爲之愧

以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無忌對以他語

大臣以義正君

以裴行儉爲西州長史

李勣稱疾不入

皇后名家子

佳[illegible]佳婦

[illegible]置笏殿階

遂良固執以爲不可

何必更問外人

何公等皆不言也

范華陽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太宗之謂也）

【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目】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陽與佯通爲詐也）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范華陽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雖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禍來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巳六年八月以裴行儉爲西州長史（西州高昌地）　【目】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綱】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目】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撲殺投擲而擊殺之獠音老又音爪西南夷曰獠遂良杭州人故云撲蒲角反）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代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

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仁貴登桄大呼

聖王不恃天命
唐太宗有功在人

高宗不罪薛景宣

瓦爲必不漏

蕭鈞眞諫議

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袁了凡曰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六位或累數世而顯或達終唐之世不衰觀諸世系表可見當房杜姚宋一代賢相其後乃皆不振房杜子孫皆以謀反覆族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使餘慶之珍世僕然宦裔之子弟鑒此其惕諸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目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由是有廢立之志（書法）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

尹起莘曰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爲才人距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氏在宮中十三年侍太宗矣當高宗爲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烝父淫烝之意若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其去禽獸僅一間耳時移地改浸淫忘之一旦復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其不善之念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而終不能改也衞有鶉鵲之亂遂爲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恥子孫殲滅幾盡自古淫汙內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又於是年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則高宗上烝父妾罪曉然矣求免禍亂之作得乎

目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門之上橫木音光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按唐書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書法）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在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女謁之戒昭昭矣

綱六月恆州大水　目漂溺五千餘家

胡致堂曰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秦卜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賤事周公代兄死宜主制身修行舉不爲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知警者瘳疾雖有死勢而必冀其生也書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翦亡之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惕乎高宗之不寤也郎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未入寢殿雖父之諸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祖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謀之忽不知天意之昭也

綱十月築長安外郭　目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甯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目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文操情實難原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

目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

日引刺史十人入閤

唐臨所處本自無冤

治獄者當如是

無忌遂良同心輔政

永徽有貞觀之遺風

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遂良知進而不知退

高宗以恩始終

高宗友愛保全

唐紀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高宗皇帝（諱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無忌妹承乾廢無忌力勸太宗立之治在東宮七年初封晉王從立爲皇太子太宗崩乃登大寶在位二十四年崩壽五十六　帝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斲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爲皇后　【綱】上召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目】嘗問太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綱】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綱】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發明）（遂良受遺輔政固當正身格君豈容買地以自汚顧命大臣非有大過豈宜輕於譴逐書遂良刺同州而不言其故遂良何其知進而不知退乎）

【綱】壬子三年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目】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爲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爲太子上從之

【綱】十一月濮王泰卒（書法）（卒濮王何善帝也高宗於是可謂以恩始終矣）（發明）（濮王泰乃窺伺儲位之人前書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其卒正以著其始終無他于以見高宗友愛保全之意矣）

【綱】癸丑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目】初房遺愛（元齡之子）尙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圖辯機（僧之名）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禨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荊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謀洩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與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有文武才素爲物情所向初太宗欲立恪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滅族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

教育部審定

（博物類）

書名	著者	冊數	定價
◎動物			
新撰動物學教科書	凌昌煥 許家慶	一冊	五角
中學動物學教科書	杜就田 孫佐	一冊	六角
動物學新教科書	王季烈	一冊	八角
◎植物			
新撰植物學教科書	杜亞泉	一冊	大本八角 小本六角
新編植物學教科書	杜亞泉 杜就田	一冊	八角
中學植物學教科書	杜亞泉 杜就田	一冊	六角
中學植物學新教科書	王明懷	一冊	九角五分
◎礦物			
中學礦物界教科書	王季點	一冊	四角
新式礦物學	鍾觀誥	一冊	四角
◎生理衛生			
生理衛生新教科書	孫佐	一冊	四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手18241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精裝 二巨冊

英華大辭典

定價 十五元

書凡十餘萬言都三千數百頁附圖千幅從英人納韜而氏字典參以美國危簿司德大字典譯出每解一字條分縷析多引成句證明之尚有專門學要語亦照譯補入又附錄英文引用各國字語解減筆字解記號彙解華英地名錄等每字首用黑體成句用草體甚爲醒目嚴幾道先生評謂搜羅宏富無美不臻非虛譽也

書名	定價
商務書館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	七元五角
英漢成語辭林	一元五角
商務書館 華英字典 洋裝 本裝	二元三角半 六角
商務書館 袖珍華英字典	一元二角半
商務書館 英華新字典	一元五角
華英會話文件辭典	一元
新訂英漢辭典	四元
漢英辭典	二元
袖珍 英漢辭林	近刊
英漢大辭林	近刊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終

遂良盡忠於我

唐有夷狄之風
漢之治勝於唐
問程伊川謂漢
大綱正唐萬目
擧何如
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
問太宗爲政得
失其詳可得聞
與
太宗假仁

太宗以二勝漢
太宗才略優於
漢高
太宗所以致貞
觀之治
太宗力反其道
魏徵以諫諍爲
己任
太甲成王豈有
是
千古英雄之將

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我死勿令譖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程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曾南豐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孫滎陽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背平皆開文館樂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征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壯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韻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泰變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尙文矣而復黷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綱六月太子即位　綱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世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綱八月葬昭陵

范華陽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及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蓋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胡致堂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賢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衰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毖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諍爲己任而爲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聽讒間太甲成王豈有是耶然伊周能使太甲成王爲商周之賢王而徵不能使之爲湯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矣　陳潛室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能爲將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房杜可謂名相 玄齡無跡可尋 房杜爲唐宗臣 持衆美效之君

國忠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東夷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失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諡曰文昭（集考）按唐書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房杜贊曰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以平用玄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重則其謨畫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綸而善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按柳芳云云玄齡佐太宗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王魏謂王珪魏徵英衛謂英國公李世勣衛國公李靖也

莊曰 按玄齡從太宗起民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上文

綱 十月雅眉邛州獠反 雅眉邛三州名獠音老西南夷名 目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陝中兵以擊之

范華陽曰 甲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伐高麗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及其不服則又不能反己至於傾天下之力以逞其志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身四方猶手足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殘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豈愛身之道乎

太宗得已而不已 太宗以術黜李世勣何如 以世勣爲疊州都督

綱 己酉二十三年五月以李世勣爲疊州都督 目 初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 此漢祖狙詐之術 太宗以利啓其心

范華陽曰 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賢也則不可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豪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弗視者可得而用之哉 孫氏曰 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爲此譎計勣之識心豈不曉以利誘之乎當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袁了凡曰 太宗黜李勣授高宗而用之蓋從李靖之管也夫用之人勿疑疑之人勿用可用而疑則棄士可疑而用則棄國此託孤何事而可疑所用用所疑蓋爲將者以衛施之徽司也乃使君臨之臣殆矣太宗又嘗以李勣無忌問靖曰勣忠美臣也無忌外親下士內實嫉賢是靖能任勣不任無忌也他日無忌不負太宗勣乃負靖此事矣侯君集學兵法於靖乃不盡傳之而盡傳其書於勣蓋靖不知爲勣之老奸而竊矣

綱 衛公李靖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目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

太宗非盛德之主一事可爲百王師

殺君羨

武氏當王

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玄齡遺表諫東征

文成長太宗[illegible]之召爲才人手未嘗[illegible]靜[illegible]賢妃文[illegible]無[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末拜賢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illegible]翠微玉華營繕相繼[illegible]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胡致堂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能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莫肯言諍以長孫無忌常歡諛諂是故太宗晚節稍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房杜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

上雖善其言○不能改也於是見太宗之德衰而志倦意矣

【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目】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重之數相從屏人語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發明）前以疑似而殺李君羨然幸無疑於事此太宗之所親見也不以爲戒而反覆其迹則亦同歸於亂耳夫賊在宮中反乃求之遠外果何謂耶

丁南湖曰太宗之女寵未嘗不以忠諫而止也故廬江美人將納矣而止於王珪女戎之請樂刺王妃將后矣而止於魏徵辰嬴之諫獨欲求陰武氏此除亂保邪之策使遇王魏必能預塞之矣李淳風旣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而力沮求殺之令予謂武氏之立命以李世勣許敬宗之姦不知禍之乃在此衛士之一舌然則衛士其可誅哉

袁了凡曰唐記曰女主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觀於前此非武氏其可當也按武氏爲宮人時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武氏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撾三七首鞭之不服則以鐵撾撾其首則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以十四歲女子而逞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斷棄閫物而太宗恬不之悟顧以疑求人而殺之豈非數耶

【綱】司徒梁公房玄齡卒 【目】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閔愍音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

太宗不罪言者

尺霧寸雲

脩身治國備在其中

求古哲王以爲師

擬唐太宗賜皇太子帝範謝表

不許集文章

人主患無德政

窮髮盡爲編戶

茅覆玉華宮

徐惠妃諫征役

范華陽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懋元吉後是尊其母之爲弟嫡也）

綱 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山之尊者曰嶽五嶽謂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也）四海亘地納汙藏疾（左傳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綱 戊申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慎哉

丁南湖曰（古帝王之治莫不以女寵爲戒下及五霸亦禁妾爲妻觀太宗之作帝範百言備悉矣而女寵獨不與焉豈其好色之心自有所諱言與厥後高宗立武后幾覆唐室覆國家之禍出於人主之所諱言者大抵然也）

綱 中書令馬周卒 目 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

袁了凡曰（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顯其過則有之何暴君之過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更而傳之亦足以見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無窮竟爲而焚之謬使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混從諫之實悲夫）

綱 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 目 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不許

綱 結骨俟利發入朝 目 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眉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爲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盡爲編戶乎

綱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徐惠妃（徐惠妃者郎孝德之女也太宗之賢妃也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屬文）

[illegible]玄齡還宮
太宗可謂能念功
張昌齡獻翠微頌
王師旦黜浮薄
二人終非令器
古聖王慎終如始
太宗納諫而不治其本
無聖王盛德之效
能及此者由五事
皆不肯各得其所
五者所以成功
五者謙謙之志
李緯美髭鬚
魏徵辰嬴之喻

師勅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書法）書之也者[illegible]謂能念功矣

綱 丁未二十一年五月如翠微宮 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在陝西西安府城南 目 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馬周起布衣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是也後遂以裏行名官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胡致堂曰 太宗於皇甫德參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實以官此可以見在位日久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日新又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盛德之效也 葉廣齋曰 夫文章關世道盛衰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厚而黜浮薄翠微獻頌以投主好太宗愛其文亦採春華忘秋實耳倘寘之高第嘗不樹後進者之赤幟耶師旦知貢舉黜之與宋歐陽公可謂異代而同心矣

綱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隊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謂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綱 以李緯為洛州刺史 目 初上以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刺史 綱 骨利幹遣使入貢 骨利幹西北夷部落國居瀚海北 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曛許云反日入也 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綱 立皇子明為曹王 目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累玷也左傳辰嬴嬖也僖公十七年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懷嬴妻之二十三年子圉逃歸是為懷公故嬴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蓋懷嬴為重耳之姪婦也今巢剌王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魏徵以辰嬴為喻 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勅勒請吏爲州郡

雪恥除兇爲詩勒石靈州

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選賢才不必求備

生日不爲樂

子路有負米之恨

遂良論玄齡翼贊聖功

人臣之勤爲最

帝幸玄齡第

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胡致堂曰太宗對敵有素謀而不取何也道宗陳計正値太宗輕度延壽之時故不見答既克延壽又方驛報太子自從爲將之勢道宗故不敢復言也太宗於是志滿而氣驕所以將大衆而屈於小醜也與

綱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遣使招諭勅勒諸部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骨利幹凡十五部總號勅勒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十一姓各歸命請吏上大喜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來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遂勒石於靈州

范華陽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屬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郡縣是甚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尊也　丁南湖曰太宗此詩以雪恥除兇爲詞而名義甚正以百王千古爲念而志量甚偉是雖好大喜功其實賢帝王之氣象也若隋煬之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蓋挾勢張威而名義全欠矜己誇人而志量太窄矣

綱冬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刺史　綱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尹遂昌曰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凡所施爲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勒請吏之事頒告海內亦欲以此遣諸胸中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深可惜哉雖然太宗以生日罷宴樂而後世子孫乃以生日侈宴樂寧不有愧於祖武書之於冊其得失優劣又可觀矣

綱幸房玄齡第美其能念功也　目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陝西西安府城南郭外唐太宗嘗以賜魏王泰玄

秦王命世之才
仁貴所向無敵
朕爲將如此何如
駐蹕山
太宗如馮婦搏虎
對盧之謀何如
遼左無成功
新進無如卿
太宗喜得仁貴
魏徵在不使有是行
太宗祀魏徵
復立製碑
見危思直臣
太宗所以爲賢
遂良譖洎之事何如
遂良王魏之亞
人主以禮義養其心志

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 【目】上勅諸軍齊出奮擊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眞帥其衆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駐蹕山卽首山也在遼東都司城西南十五里唐太宗征高麗嘗駐蹕於其山之巔刻石記功因改爲駐蹕山）

范華陽曰 太宗之伐高麗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旣久猶思所以逞志莫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敢勇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太宗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遼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志能夸示臣下其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陳止齋曰 賈誼謀匈奴欲吾餌陷之不知中行說教其君正欲其絕漢物趙涉說條侯自謂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其計適符於涉唐太宗擣高麗上策而對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夫詭譎奇慮之士雖國無之用兵者使已之長而短入其危也哉

【綱】帝遣李世勣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目】上以遼東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勅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書法）書美悔過也

范華陽曰 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愼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爲賢也

【綱】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目】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

孫甫曰 劉洎之死據實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對矣及太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也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蓋遂良後諫稱立武氏議入從而譖之故洎子訴冤李義府助之遂良譖洎之言嘗出於此又貞觀實錄敬播所修號爲詳正許敬宗爲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胡致堂曰 遂良王魏之亞豈肯譖入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譖之耶然太宗殺洎甚違大臣亦不聞有諫譖者何也太宗倦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憤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猶風疾而言者觸其言焉是故雷霆震怒不復思維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綱】丙午二十年正月帝還京師 【目】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

君臣以道相與
君臣有朋友之義
遂良眞王魏之比
今日非隋之比
名振奇士
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聖人篤近舉遠
聖人之心與天同誠
問漢高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
一將之智有餘
許魏武所以自狀
魏武太宗長短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
在漢高範圍之中
科適籌三策

范華陽曰 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道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拜大突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當遂良直道敢言盡忠無讓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綱 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目 上至洛陽前刺史致仕鄭元璹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程名振善用兵召問以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十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 綱 武陽公李大亮卒 目 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參考）按唐書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開位通顯居陋猶舊

綱 故太子承乾卒（書法）書卒何予存厚也

綱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目 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胡致堂曰 聖人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於是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猾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輕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窮兵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豈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雖誠歡心則於[illegible]信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擧絕骨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綱 乙巳十九年正月帝親征高麗發洛陽封比干墓 詔贈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

鑑 二月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致堂曰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尙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騁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中耳

鑑 三月車駕至定州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延壽惠眞 二人並姓高延壽主比部惠眞主南部 帥兵五十萬救之 目 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 官名 謂延

還家有憂色受弔不受賀

劉洎諫辯詰臣下

太宗弄白答劉洎 劉洎諫言聞說言虛懷以改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明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 太宗有意防未然

人苦不自知其過

太宗舉群臣得失

岑文本不負於物

馬周直道而言

飛鳥依人

【綱】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目】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目】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虛襟謂虛其襟懷不自滿假也）猶恐群下未敢對敭（敭通作揚答受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答應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飛白字體也白通作帛疑因筆白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丁南湖曰（劉洎能諍帝之辯詰臣下可謂剛果矣帝於是重洎命輔太子監國洎對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厥後以斯言賈禍被大臣譖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剛果亡故曰古人以言為戒此之謂也）

【目】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目】上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已然曰業謂事既已為之許之也）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范華陽曰（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太宗求諫其有意於防未然乎）

【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三行守而不失　監前代以爲元龜　進善人共成政道　欲史氏不能書吾惡　斂君心而全臣識　劉洎言善理有未盡　太宗欲觀國史　朱子書譏觀史　同房玄齡等刪高祖今上實錄　何如　書六月四日事　季友鴆叔牙以存魯　宰相不與史事　太宗欲親征高麗　心腹四肢四夷身外之物　太宗論將何如　名將惟三人

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華陽曰（人君言行被于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耶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也）楊龜山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

【綱】房玄齡上高祖今上實錄　【鑑】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爲心異于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季友慶父皆魯莊公之弟也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人立閔公慶父慢未得立又使人弑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鴆叔牙事見左傳）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范華陽曰（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業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綱】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新羅東夷名其先辰韓種也在高句驪東南）遣使諭之　【綱】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勣勸上伐之　【目】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舍金湯之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范華陽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綱】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　【鑑】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丘文莊曰（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節制而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后從諫則聖

無忌固爭以爲不可

眞守文良主

此不可以不戒

生狼猶恐如羊仁恕眞守文之德

無忌私於其甥

太宗不欲增戍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

搜隱有待而發太宗輕於仆碑

三代遺直

史官備紀善惡

職當載筆

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目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太子治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愚按無忌以勢戚居輔相宜援立英果以安社稷乃擁護晉王爲私圖富貴之計胡氏所謂無忌私於其甥誠然矣然未幾困於讒罔竟被誅絕則向之所以自植者卒所以自禍歟）

胡致堂曰（太宗嘗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愼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恪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愼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信哉）

綱六月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　目素還請於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滅絕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乎臣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綱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書法）（前書承乾謀反矣復書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則帝之失可知矣）

胡致堂曰（太子奉冢嗣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則平禍亂承乾謀遂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其未之思歟）

綱七月踣魏徵碑　目初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請以君集爲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踣蒲墨反）（發明）（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仆碑略無留難者也）

贊曰（君臣之際頗不難處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丁南湖曰（凡女一醮終身不改況天子之女諾以釐斷乎凡言一出駟馬莫追況天子之言勒爲碑文乎太宗此舉禮義信三者皆亡矣其爲賢明之累可勝惜哉）

目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得觀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當主也主執紀載之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

圖功臣於凌煙閣

立晉王治爲太子

太宗可謂善處

太宗不以大器私所愛

太宗可謂能遠謀

剪鬚和藥

託孤無以踰公齧指出血

託物誨太子水所以載舟木從繩則直

【綱】圖功臣於凌煙閣　【目】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郧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功臣二十有四人）

丁南湖曰（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補天而弘化也當茲選者其惟虞之五臣周之十亂乎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謀謨以保邦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張亮躬爲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譏其務名而無實也）

【綱】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目】初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太宗第九子）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書法）

一廢一貶兩棄不立太宗可謂善處矣雖然能割恩斷愛曷若於初而謹之也

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社稷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鑑】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

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參考）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責之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擧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乃解

范華陽曰 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于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戎狄則從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以處君父于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　袁了凡曰 太宗知士及之佞矣而旋意釋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如此後朱全忠嘗與僚佐坐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數客避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宜爲車轂人皆曰宜爲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捽下撲殺之撲殺則猛矣然竊快全忠之壯決也

忠臣從義從道

【綱】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鑑】上謂侍臣曰薛延陀 突厥之部落名也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磧北後拔延陀部而有之故號 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　【目】會契苾部落執契苾何力以降薛延陀何力拔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廷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之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後乃伐高麗奮力戰又與薛仁貴征鐵勒九姓（書法）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御薛延陀有二策

何力心如鐵石

許公主妻薛延陀

袁了凡曰 太宗初許薛延陀昏已復絕之諸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之行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言非信也昔孔子嘗與蒲人盟而棄之言奚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殊方所以效臣妾也奈何垢帝女之貢以儕胡媪乎遂良善諫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衛山之降叔玉有成命矣卒停之而遂良不諫豈信可負已沒之大臣而獨重方張之敵國哉後何力還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奈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咄俺身者靈武彼畏必不來則婚不成矣帝後如其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自不能來乃爲失信在延陀非在中國也

【綱】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　【目】初高祖入關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今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欲席藁于南郊以謝罪羣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手詔三罪

【綱】癸卯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　【鑑】尚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人鑑可以知得失

太宗係三鑑

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魏徵封狀進諫
魏徵言至公
輟殿材賜徵
擬唐輟小殿材賜魏徵構堂謝表
當今國家何事最急
擬唐以魏徵爲太子太師辭表
宗廟社稷之福
禹拜昌言良爲此
北門近何營繕
褚遂良諫戍高昌
河西中國心腹
內安外甯
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綱】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鑑】初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羣臣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　【目】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范華陽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爲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成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甚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目】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綱】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狥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目】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綱】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目】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上弗聽　【鑑】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綱】十月郢公宇文士及卒　【鑑】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

議者以爲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寧

遣陳大德使高麗

高麗取之不難

大德失使之職

擬唐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譏

表李世勣比長城

魏王泰上括地志

魏王門庭如市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不聽管絃樂在其中

譏用周官不會之說

太宗不善用聖經之過

讀遂吉服不從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議者以爲確論

丁南湖曰呂才所定陰陽諸書皆方技也而書史不以列於方技傳之者何哉才以經史之正辟陰陽之邪術蓋衆賢之徒也史氏不混爲天綱淳風之黨可謂良史矣奈何後世之愚夫多有信邪術而不信才者

綱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目 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衞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書法)書起復譏也當時非有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

綱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目 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涕泣相訊徧於郊野又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書法)啓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書譏之

范華陽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宣布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賂遺詭詐爲諜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悖乎

綱 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 鑑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丘文莊曰秦築長城以備虜延袤數萬里役使百萬人唐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衞千萬人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綱 壬寅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目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書法)獻文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於是奏請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奪嫡之志此其漸矣

綱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書法)國家機密凡腹心大臣皆與知之梁書朱异掌機政唐書岑文本專知機密皆譏也

鑑 上曰朕爲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之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目 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尹遂昌曰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讐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周官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知好古而不能用古其弊必至於此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爲限制此則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也夫六典之書其可用於後世者固多太宗未能舉行一二乃獨取其不會之說以陷乃子於過惡之地此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 按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正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注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也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
擬書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大夫譜玄素深以爲恥自陳往事無所隱
唐世撫戎長策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擬唐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表

【鑑】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焉耆音煙支西域國名）南盡林邑（林邑南蠻國名）北抵大漠皆爲州縣

丁南湖曰（夷夏不容相混天地之大分也太宗郡縣四夷以縱一時之貪然戍守艱難不踰三年而卽自告悔是故君子取其悔而病其貪也）

【綱】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爲十一月朔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綱】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　【目】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後星孛于太微詔罷封禪）（書法）前書詔封禪禮譏也此書封禪使甚譏之

【綱】十二月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大夫　【目】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出自寒微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玄素深以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綱】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書法）不書請昏而書嫁病唐也唐世以是爲撫戎之長策不復知昏非類忘讐恥之爲可辱矣

【綱】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鑑】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巫覡能齋戒以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漢光武時李通鄧晨岑彭賈復吳漢等皆南陽貴人）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夭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

飛廉有比干之忠

封建天道之公羣子議之不祥聖人所以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

魏徵十漸疏 聞魏徵乃唐之直臣也嘗諫所上十思十漸其詳可得聞歟

明主可爲而不爲

萬世知君臣之義

擬書賜魏徵黃金廐馬謝表

邪不能干正

傅奕爲高識傳

擬唐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對表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大徵天下名儒爲官

學者雲集京師

撰定五經疏義

唐之學惟貞觀開元爲盛

世之法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

【綱】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目】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在貞觀初清靜寡慾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珍怪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己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進玩好之作不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顏色不接或詰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戶口如故今疲於徭役關中勞弊怨離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上深加獎嘆報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爲屏幛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書法）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目】太史公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上試之驗語之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能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不信佛戒子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以行于世

【綱】庚子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廣生員增三千二百六十員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百濟爲韓之屬國在高麗西南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新羅高昌吐蕃新羅東夷國名其先辰韓種也高昌西域國名直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本西羌之屬居析水西北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之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數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爲先然爲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敬德富不易妻
詔停襲封刺史
子文之治猶在
古今通義
千載一遇之主
因時制宜以便其民
先王經世長慮
刺史與遷徙不殊
太宗法三代之治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
封建天理之公
魏徵未嘗考古
封建非聖人
閒太宗詔宗
襲封刺史當
羣臣之議何
而先儒柳宗
范氏與夫胡
尹氏之說果
當軸
公天下自秦始
伯夷爲盜跖之事

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宋弘之言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綱〕詔停襲封刺史

〔目〕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乙滅反晉士鞅曰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後盈見逐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耶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取以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乃詔停之封建之議師古爲得諸儒之論胡氏爲當（發明）太宗間世特起眞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欲行建封而于世甯馬周等反諫罷之是猶腹心獨運而手足不隨惜哉

范華陽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致堂曰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狃數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官爲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胡雙湖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裂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蓋姦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幾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襲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況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非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淩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併而自爲兼併竟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譏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不封建之短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

勢軼常事不書
世南未深知孔子之教
擢唐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一字不可增減
讚唐賜中書令馬周飛帛書
表馬周王佐才築巖釣渭何異
有所短必有所長
霍王無所短時人美其有讓
宰相領度支
帝王創守孰難
禍亂生於所忽
此言四海之福

胡致堂曰 [illegible]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爲歸美之習來不絕亡不可得已世[illegible]

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耶

綱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目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榷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參考）按唐書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處事密後遷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沖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心力

贊曰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芥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此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茲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臣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丁南

湖曰 貞觀將相皆唐舊臣絕無蘭美惟馬周筮仕於唐遭遇太宗忠盡梁疏一言孝敬上皇二言親事宗廟其餘莫非陳善閉邪犯顏觸忌之語史氏譏其不逮傅說呂望是責備賢者耳然但論貞觀之臣則周之出處純乎無玷者

綱以霍王元軌爲徐州刺史霍州名元軌太宗之弟 目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己亥十三年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目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綱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徒各反常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綱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華陽曰 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綱永甯縣名公王珪卒 目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已上當立宗廟珪祭於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按珪少孤貧人或餽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賚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

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 目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

疏諫比弦韋
逞雄心於一獸
太宗嘗有技癢之意如高光則無是失
關雎憂在進賢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以表歲寒之心
賜房玄齡魏徵佩刀
玄齡魏徵之功何如
導之使言
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
世南五絕
世南上聖德論

陛下誠能愼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魏劉廙曰弦韋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目十一月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尙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發明）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有餘而德不足故嘗有技癢意不能自已由是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使其嘗經挫衂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

綱以武氏爲才人　目故荆州都督武士彠（音臒）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以爲才人（書法）書識亂始也

胡致堂曰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至尊有子或爲天下主所係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質淑未聞而貲質之美達於帝聽也必有爲之游揚以賛薦進者宮之中微乃源於此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六千餘人陽德不競陰慝盛長爲戒明切至於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告徵敬愼以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欲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綱戊戌十二年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目二月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設辨以喩非主）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綱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綱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强從之而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咸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者賜死）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恚於避反）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綱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目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綱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愼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京官補外任
太宗重守令之選
魏徵進十思疏
表魏徵十思
可以無爲而治
鑒形莫如止水
立木疑影

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稔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

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此一段諫營造）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

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隋煬帝徙都於洛州號東都仍號雍州爲西京）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

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陛下必欲爲長久

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一段諫聚斂）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

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

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此一段言當重守令之選）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圖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

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今主上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盈滿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

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

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徵又上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

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

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

今之無事行曩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

易乎　徵又上疏以爲文中子曰（文中子王通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

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

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況又內懷姦宄

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

太宗聞諫能自省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王珪以師道自居
道以人倫爲至
王珪成國家之美
君臣相遇自我作古
治世美事
人主遂以是爲盛典
先王惟恐不聞過
馬周論時政
爲子孫立萬代之基
人主當修於可修之時

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綱】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綱】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致堂曰 爲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卒以覬覦廢斥而死生與有責矣

【綱】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目】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主主執笄 執笄字誤當依符義作執笲笲音煩器以竹爲之盛棗栗腶脩之器 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尹起莘曰 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自漢以來制爲尚主之禮於時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爲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爲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綱】詔議封禪禮 【目】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發明）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於前漢武踵於後人主遂以是爲盛典人臣遂以是爲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

【綱】七月穀洛溢 穀洛二水名 【目】時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總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尹起莘曰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以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恆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于其始高宗又不克懲於其終唐室之亂誰實尸之乎

【目】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但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敘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

【目】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 歉食不滿也 斗

閏唐太宗定制以浮邊爲衞唐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其制之得失何如唐有府兵秦之利而無害三代而下兵制之善

珍玩不如得此一言

法官以失出爲戒

法令不可數變

非公不聞此言

漢文可謂有德

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總旗）十人爲火火有長（小旗）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十二月）折衝（諸府總號折衝府折衝者府以折兵衞也）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直令自買馬）當宿衞者番上（更番宿衞）兵部以遠近給番（隨近遠以定番上之期）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更代也）

蘇穎濱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爲邊爲節度府而苑隰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兵不至於叛者其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爭權僥倖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分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將以擇其賢不肖之才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前後皆爲不可之行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罷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庶幾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爲善也

綱 丁酉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爲諸州都督 目 詔王將之官上賜書戒勑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目 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綱 三月幸洛陽宮 目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偫音峙儲也） 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目 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范華陽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貧賤而欲大無窮也昔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以朕念不至此是以

此書足以爲範百世

失一良佐

太宗可謂明且遠爲君爲長之道

軍門不可夜開段志玄眞將軍

魏徵獻陵之對何如

中國安而四夷自服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抵璧投珠

更命統軍爲折衝果毅都尉唐太宗更定府兵

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爲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綱】秋禁上書告訐者 【目】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按范氏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綱】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 【目】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眞將軍也

【鑑】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獻陵在陝西三原縣乃唐高祖陵也）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蔡虛齋曰（昔子夏哭子喪明而喪親未有聞焉曾子非之以其薄於孝而厚於慈也長孫賢后豈不足以係帝之思然以獻陵擬之則一良佐之失孰若所天之尤不可忘乎帝也乃於上皇則不能篤終喪之制於后則眷念不已且爲之築觀以望爲使當日望獻陵而泣昭陵君子猶謂之不知類也況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孰能說之噫猶幸徵之能諷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力亦其良心之未嘗終泯也歟）

【綱】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甘棠俱西域國名） 【鑑】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綱】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鑑】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屬江東饒州屬江西）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抵擲也）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去聲庫也）卿欲以桓靈俟我耶（待我也）黜萬紀使還家

丁南湖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聖人責人之大法也萬紀悻直自負詆訐善良冤殺張蘊古矣妄劾房玄齡王珪矣乃不以仁義匡君而以貨利罔上其何以非諸人哉厥後任齊王長史乃致身首支分沒入溷圊此足爲悻直輕言之戒矣）

【綱】更命統軍爲折衝果毅都尉（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 【目】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隸屬）及東宮六率（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提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兵）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

暴帝千古罪人
太宗大有爲之主
魏徵寂無諫勸

蕭瑀社稷臣
疾風勁草
板蕩誠臣
蕭瑀違衆孤立

太宗以蕭瑀無二心
太宗可謂能知臣

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
人倫之際易以失恩

聞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

此爲國者所深戒

【綱】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目】羣臣請上準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胡致堂曰 抑攻父民之寶暴帝旨自行之道寔帝王不孝故爲千古罪人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不滿於浮戲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爲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所宜請特諫過舉之類一正前代不示萬代而乃因隋舊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諸君且嘗時諸臣其賢於魏徵者勸其君不若魏徵者於此寂無諫勸又況其餘乎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闇主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甚可歎也

【綱】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目】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詩上帝板板上帝蕩蕩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惟陛下知其忠勁是不遇聖明求免難矣通鑑按蕭瑀爲後梁明帝子梁亡事隋更事唐非能不貳心者以社稷臣許之不亦過乎況其賦性偏躁訐訕房杜諸人不遇治平之朝欲自免難矣

范華陽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綱】丙申十年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 【目】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胡致堂曰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惡逆猶不可亡滅而況英傑之資乎卒往時遭變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愼哉

【目】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頓躓困厄之意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魏徵正色曰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何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遇親王降乘降乘猶言下車也非禮魏徵亦以爲言上曰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綱】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目】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壼壼苦本反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嘗以謙儉爲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

謝唐賜太子庶子于志甯孔穎達等金帛謝未

遣使循行黜陟

魏徵以不可一日離左右

以公爲一代楷模

人君以改過爲大德人臣以匡救爲至忠太宗改過不吝魏徵能匡救其惡

德參直言受賞

論命將出師撫夷虜之寃而繫其酋長致之闕下寵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創越一家三皇五帝之所未有乎於玄宗而用蕃人爲將任以邊塲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兩京幾於亡自晉以降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𢛳其威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遺害懸二十餘世而不止甯非太宗喜功之報耶

袁了凡曰 按高祖唐創業之君太宗擬以太公是以漢高自予也徒以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漢高徒誇多其兄太宗亦知強之乃自欲掩其父也可乎

【綱】賜太子庶子于志甯孔穎達等金帛　【目】帝謂志甯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甯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按丁奉曰志甯諫太子承乾累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穎達則有翼厚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美二子之盡職而惡承乾之不道矣

【綱】甲午八年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目】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綱】以李靖爲特進　【目】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二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綱】聘鄭氏爲充華 充華婦官也九嬪之一 既而罷之　【目】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書法）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發明）自改過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以改過爲大德自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後知人臣以匡救爲至忠太宗聘鄭氏爲充華不知其已受聘也徵上表論諫帝遂大驚自責若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矣

【綱】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目】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謂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上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爲官擇人不可造次
魏徵才行之論何如
非才行兼備不可用
太　王者之言
王者數求哲人故可長久
魏徵學駁而不純
造渾天儀
縱囚來歸
信義行於君子
太宗求爲此名
堯舜三王治本於人情
太宗不私外戚
今日之舉非私親
唐未央之宴何如
胡越一家
唐丹霄殿未央宮之宴何如
太宗簡於事親

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目】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范華陽曰 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辭邪險詖遺利就事而已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欲求哲人以遺後嗣俾能長世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棄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綱】造渾天儀 【目】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作儀以推測天地也制度疏略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綱】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目】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歐陽公曰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而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又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太宗之爲此所以求爲此名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而冀免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耳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之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之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信義爲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綱】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目】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綱】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智戴蠻酋長馮盎之子名也先盎遣入侍故亦侍宴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胡謂頡利越謂智戴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尹起莘曰 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至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夫人主一日萬幾若難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乎於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未聞有孝養之事獨此一書於冊則夫武德七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於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

方正學曰 太宗既平羣雄而奄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之功見以詩示後

敬德毆道宗

擬書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謝表

叔達讓言受責當日言爲社稷計

陳叔達天下公論

魏徵不覩七德舞

溫辭色接下

君臣相親如一體

（爲王於之）次其下論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致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丁南湖曰（敬德始爲隋將太宗遣道宗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德蒙道宗汲引之恩者也況文帝之尊族而可於御前毆之哉是故帝之責之以其保富貴之語洞其怨之深而韓彭葅醢之言何其戒之烈耶敬德於是悔過韜戢晚年謝絕賓客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可以超絕百代矣）

〔綱〕冬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　〔目〕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胡致堂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亮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

〔綱〕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唐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樂曲名號神功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名七德舞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　〔目〕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欲其偃武）見九功舞（功成慶善樂）則諦觀之（諦審也徵乃詳觀欲其修文也）

〔綱〕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目〕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綱〕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官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目〕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爲公輩念關龍

[illegible]於丹霄殿何如

豈稷契事舜之意

我視之更覺嫵媚

自謂數子何如

李靖才兼文武

魏徵恥君不及堯舜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治天下如建此屋

建屋喻治道

聞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可歎

人主惟有一心

人主不可有偏好

人主兼行將相

張行成諫矜伐

功其皆般之意

難唐功成慶善樂成羣臣賦詩

慶善宮會宴

昔爲[illegible]今[illegible]上曰徵昔[illegible]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以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鑑】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品等第也藻謂藻有文而辨亦如之）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鑑】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搖動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鑑】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范華陽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奸邪之所投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鑑】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尹起莘曰（帝王之治其施爲之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觀太宗丹霄殿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綱】九月如慶善宮 【目】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慶善宮在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唐高祖以舊第置宮太宗生於此後嘗臨幸）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以兒童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任城今爲濟寧府唐太宗封從叔祖道宗）

柳宗元以封禪為非
馬周諫避暑九成宮
擬唐馬周諫避暑九成宮表
馬周所論月攘一雞周宜以此啓帝心九成之車自止
魏徵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
重魏徵不知其故
魏徵眞社稷臣
常秉此心勿轉移
會須殺此田舍翁
君明臣直
君臣猶父子
宴近臣於丹霄
太宗以治安見驕

為非也後議其禮儀亦預為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世俗之惑可勝歎哉

【綱】三月如九成宮 【目】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河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

（書法）書譏遠也不惟溫凊之多闕而厚親游已之義亦顛倒矣

楊龜山曰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反是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所以堯舜其君哉 胡致堂曰 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快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車不挽自止矣

【綱】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目】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書法）書美從諫也

丁南湖曰 漢高祖不殺韓信而呂后殺之唐太宗欲殺魏徵而長孫皇后解之以此並觀則長孫可謂大賢矣而予獨恨徵報后之薄焉太宗思后望昭陵此夫婦至情也而徵乃為獻陵之對以非之徵之負后於冥冥者多矣雖然徵不重己之私恩而務重帝之孝道則獻陵之對誠所謂恥君不如堯舜者耶

【鑑】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愚按太宗勉彊從諫未免好名之累然其矯飾已深則其敗露必甚會須殺此田舍翁帝憚徵之觸其所忌也屢矣他日停婚仆碑嘗不於此而萌蘖也耶

【綱】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目】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綱】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三品以上皆賜宴 【鑑】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 突厥大臣曰葉護統其名也 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

死刑五覆奏

太宗覩羣臣爭諫

不審康國內附

治國如治病

治安不以爲喜

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

太宗足爲後世法

文帝不及始皇

魏徵獨以爲不可

魏徵諫封禪何如

魏徵不以其事爲非

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敎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目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綱康國求內附不受康國一日薩末鞬元魏所謂悉万斤者在那密水南爲突厥所破遂附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　目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於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范華陽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綱壬辰六年正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目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扈衞也從隨行也侍從天子車駕所幸曰扈從自今伊洛以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灌木叢生也莽宿草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數州大水事遂寢

范華陽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謬訣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佐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

治道在人主力行近世帝王所不及

二喜一懼

太宗不恃兵甲此乃朕之兵甲也貞觀之治振古有光

蘊古守正不阿

太宗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三代封建而長久

太宗令羣臣議封建何如

封建天下之公太宗慨然復古聖人所以息爭

徹樂減膳

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華陽曰 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歟

【目】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目】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發明）當太宗論治之初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光矣豈無自而然哉

【綱】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 【目】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相州今改為彰德府屬河南道）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發明）前書殺盧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綱】十月詔議封建 【目】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臣議之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愚按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藥專主郡縣顏師古兼用封建要之封建郡縣並行不悖則享國久長之策其在茲乎

胡致堂曰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綱】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目】上謂待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

在厥欲懷遠者必先於近中國如本根

李靖恂恂似不能言

除鞭背刑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太宗善推其所爲

爲法殊而用心一

太宗英武仁恕王政本於仁恩

問魏徵封德彝論治得失何如

帝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身致太平

魏徵勸行仁義之效

魏徵勸偃武修文

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州縣不堪供億不如罷之上從之

【綱】以李靖爲右僕射 【目】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綱】除鞭背刑 【綱】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書法）美仁政也

胡致堂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疾苦因而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 刑法志曰古之爲國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爲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焉

【綱】大有年 【綱】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胡致堂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難化當爲鬼魅則非矣以書契已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及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又安能及兩漢邪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淳漓一變後世誠不及古者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魏徵有見於饑渴者之易爲飲食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而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綱】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

太宗以孝示天下

問處突厥降臣處之之宜顏師古李百藥魏徵溫彥博之議各異太宗卒用彥博之策何如

林邑獻火珠太宗何於能忍

張玄素諫修洛陽

玄素所言有理

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張公仁人之言

擬張玄素諫修洛陽宮表

隋文帝何如主

隋文勵精之主

君以知人爲明

臣以任職爲良

賢者得行所學

君人者如天運

非人爲乃天地之氣自隔止斷偏之殊也有何無類豈渠雜華夏之謂乎

【綱】林邑遣使入貢（林邑南蠻國名）【目】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曰（太宗不以蠻狄一言之慢而與兵革雖於能忍然林邑來獻致辭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問還其獻則是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綱】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丁南湖曰（玄素爲臺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桀紂煬帝爲比是真拳拳之忠能盡爲東宮庶子事承乾承乾遊畋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讎德日尚則諫累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戶奴伺以刺客伺之而其忠烈不肯少隆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君子可不責其備乎）

【綱】七月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目】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衞士傳餐而食（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大食令侍衞者傳餐而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唐儉輩何足惜　太宗事不師古　付託得人　上皇置酒凌煙閣　唐羣臣議處突厥之宜　此安邊之長策　西晉前事之明鑒　王者天覆地載　當用溫彥博之策處突厥何如　先王辨族類別內外孔子美齊桓之功

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自得輩）遂勒兵夜發

世勣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陰山北夷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

至大漠露布以聞（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布于漆竿名爲露布）【綱】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可汗音檯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上曰我爲大

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范華陽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綱】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目】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沙鉢羅可名其名也蘇尼失人名）

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漢南遂空上御順天

樓受俘館之太僕　【綱】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

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凌煙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閣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

起爲壽逮夜而罷　【目】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

【目】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

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

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

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心腹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　【綱】彥博曰王

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

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于幽靈諸州（幽州即薊津府今爲順天府靈州即靈武郡也）

今爲寧夏衛屬陝西道　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范華陽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懼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往欲帶河裔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曷何不貴而爲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獨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術能太宗所欲爲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患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

以馬周爲監察御史
常何薦馬周
遣使督促者數輩
常何知人
擬唐以馬周爲監察御史誥
以漢紀賜李大亮
大亮密表獻鷹之事
勵臣以義不以利
突利可汗入朝
庶幾可雪前恥
禦戎上策
作王會圖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進王會圖表
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

【綱】六月以馬周爲監察御史　【鑑】茌平人（茌任疑反茌平縣名今東昌府是也）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發明）（馬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覩條陳之畧用之惟恐弗及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目】上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爲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議論深博極政之體）（發明）自昔人君喜悅其臣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密表獻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册則見太宗之勵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鑑】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爲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大氏其先白舍利乞乞仲象者渡遼水附于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時拜爲渤海王自是去靺鞨之號而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卽古肅愼地去京兆府東北萬里据于太海）　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鑑】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

丁南湖曰（周武王雖以王會爲侈卽以旅獒爲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贊遠畧也師古之爲此圖不亦啓其君之遠畧乎向使其不遇太宗而遇煬帝則此圖與裴矩之西域圖不異矣）

【鑑】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目】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私恩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鑑】庚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南卽太和嶺也）夜襲定襄破之（定襄唐之縣名屬山西）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　【目】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唐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靖引兵

[illegible]

忠良一道魏徵過於分別稷契比干易地皆然

問魏鄭公謂願爲良臣勿爲忠臣其說何如

人主兼聽則明

人主兼聽廣納

人主任賢則萬事治

二主孰爲優劣

此誠致治之要

二人以忠直被委任

太宗治道之所以盛

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

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胡致堂曰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爲稷契皋陶不願爲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斂納不敢諫諍則曰吾效稷契皋陶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袁了凡曰 朱子與晉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惑非邪之言也魏徵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曰俾者言惟上之所使蓋責望其君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爲忠臣則自不肯爲忠良故避桀紂其君之嫌而以堯舜諛其君且欲其承迎之迹是奸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爲良哉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優於忠臣者也

【綱】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异羊吏反）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目】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華陽曰 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盻盻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爲治乎

【綱】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由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綱】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目】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發明）綱目書以房杜爲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要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盛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後之君子尚欲推求貞觀之盛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發明）書以自徙爲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可見矣

此詔大有關風教

求賢宰相之職

太宗責宰相求賢

太宗能任相以其職

宰相受詞有五說

爲政莫若至公

高熲公平識治體

引拔士類如不及

臺閣規模二人所定

房杜謀斷相資

二人同心徇國

唐世賢相推房杜

太宗不沒人善

知藥姑存其方

魏徵展盡底蘊

魏徵不存形迹

君臣同心是謂一體

君臣宜相與盡誠

魏徵願爲良臣

【綱】己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書法）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鑑】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范華陽曰 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致堂曰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姑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致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任姑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宰相於簿牘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詞爲小心以眩其衆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贊於太宗故事太宗如是而止使能如伊傅周召之事太甲高宗成王則其豐功茂績又詎可諒哉

【目】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鑑】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言不以自己之長律人欲人皆能如是也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目】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漢司馬相如作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

胡致堂曰 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鑑】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驚貌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

五花判事

中書樞要之司

桓公無異於郭公

孝孫雅士

公等勿爲此不盡言

[綱]唐都督刺史疏名屏風謝表

疏名屏風備黜陟

……上曰人言陛下欲封……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六提卿噴故中輟耳（發明）事不避斷臣之節也祖尚受命辭官交趾而復悔望以疾辭其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以不與其官

[綱]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目]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目]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目]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尙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目]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叅考）按國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袁了凡曰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見以從諫也其有旨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卞盡亦思之乎夫巢剌王妃實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目]上使祖孝孫敎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敎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爲孝孫遊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玄齡曰自古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綱]詔舉堪爲縣令者　[目]上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綱]詔自今奴告生者斬之　[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
禮樂有本有文
先王守禮樂之本
太宗果於非聖
人睹拳石而輕泰山
民以穀為命
太宗吞蝗
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
瑞在得賢
毀巢縱鵲
太宗抑絕符瑞
祖尚才兼文武
齊文宣帝何如人
太宗不如文宣
魏徵善回人主意
霽威從魏徵
鷂竟死懷中

溫公曰 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于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

【綱】畿內有蝗【目】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丁南湖曰 惟辟玉食故周禮天子飯有八品饈有百二十品皆以養生為命而諸所不食皆以傷生為戒彼蝗乃沴氣所鍾而太宗輕生以強食豈非好名之累耶雖然是歲蝗不為災出於偶然亦可為人主愛民懇懇之勸矣

【綱】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目】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適也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腰本胡鼓毛員鼓雞婁鼓皆腰鼓也兩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發明）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太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如此

【目】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綱】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綱】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目】上以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目】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目】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鷂（戈笑反）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

厲

得待臣以恥之道

養稂莠者害嘉穀

太宗勤卹民隱

太宗有志於民

祖孝孫奏雅樂
擬唐祖孝孫進雅樂表

問唐太宗與杜淹論樂何如

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曰[illegible]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綱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　目上以岐州刺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　太宗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設有譴詰寬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綱關內旱饑赦天下　目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發明）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書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幾內蝗亦然

綱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猶言中華中夏也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綱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　目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　綱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崔公平恕無枉
擬唐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謝表
爲社稷生民之計
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見形必資明鏡
知過必待忠臣
得失無惜盡言
劉林甫請四時選士
貴在得人不在多
善以此待天下賢才
劉四罵人人不恨
子翼甘於不仕
子翼知所先
乾祐諫殺仁軌
天子以四海爲家

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綱】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目】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鑑】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鑑】隋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百官志曰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徧舉　丁南湖曰　此四時選士之始也隨闕注擬人以爲便者累代皆然可謂銓曹之善政矣綱目大書曰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是歸美太宗也分注曰劉林甫奏四時選集是兼美林甫也一選舉之間而君臣之賢並著矣

【綱】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目】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書法）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爲美之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爲譏則過矣

【綱】以李乾祐爲侍御史　【目】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綱】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

德彝言眞得大體

論周秦修短問唐太宗與羣臣爲論周秦修短如何

太宗於是失言此周秦之所以異

湯武所以爲仁義

懷道獨言不可當時何不自諫

尊任可以諫未

一言勝十萬之師

詔崔仁師按獄青州

治獄當以仁恕爲本

【目】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延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侍衛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綱】以蕭瑀爲左僕射　【綱】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華陽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征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爲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綱】山東旱詔所在賑郵蠲其租賦（書法）書美郵民也太宗可謂有志於民生矣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目】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爲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丁南湖曰他官參預朝政以權宰相之權創制也殊恩也杜淹乃如晦之叔平生宦績無淸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任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目】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宿久屯也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目】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

賜絹愧長孫順德
英主鼓舞一世
分天下爲十道
京官更宿內省
弓矢喻治道
太宗切於圖治
太宗喜之未精
太宗因識弓而
知天下之理
工人借弓爲喻
太宗愧聽德之
聽
君子用人如器
古豈借才異代
何故不復論執

法爲

【綱】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冒音墨）

丁南湖曰 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宗起兵時募士數萬且嘗屈突通討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爲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其受一賕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乎厥後順德折節爲政不通餽問遂爲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袁了凡曰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贓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有盜而覺爲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移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不同也

【綱】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目】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書法）書美重本也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目】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發明）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雖欲不治得乎 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此卽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也

范華陽曰 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致堂曰 工人之意借弓爲喻以規之也猶曰君之言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聽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綱】六月封德彝卒 【目】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由漢已來未之有

奏破陳樂

太宗不敢忘本

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貞觀致治之本

可持是爲王者師

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

王安石嘗欲倣此

安石好同惡異之意

擢唐以戴胄爲大理少卿謝恭

國家布大信於天下

忍小忿而存大信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之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其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弟元吉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　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綱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 鑑 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有七德之義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綱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鑑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胡致堂曰 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持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歷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尹逢昌曰 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不能容於秉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君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鑑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 謂流配而加以役作也 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綱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巨文莊曰 按胄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而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則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獎之眞好治納諫之主也後主宜

口反黃色也纊新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傍蔽目示不外觀塞耳視不外聽也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丁南湖曰予讀唐史惜乎張蘊古之無傳而太寶箴之不錄也至少微與綱目錄之則蘊古之忠賢得白矣又惜乎箴內諸詞太宗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衆怒而後加刑伸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卽於蘊古而反之不待衆怒特以權萬紀一言遂怒殺之而屈枉之甚嗚呼蘊古之箴能庇萬人而不能庇一己可勝慨哉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九終

濯砥曰 忠化爲佞者業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尹起莘曰 氣象今可想後之欲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爲觀之

綱 立子承乾爲皇太子 承乾生八歲矣 目 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於是計口爲率

目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目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幷點 幷與併同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下詔云逋負官物 逋奔謨反亡也受賞不償曰負 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 復方六反除其賦役也 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罷點中男賜徵金甕

綱 以張玄素爲侍御史 目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綱 以張蘊古爲大理寺丞 目 蘊古上太寶箴 易聖人大寶曰位此箴爲有位之戒故曰大寶 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 拯溺謂拯救天下之沒溺也亨屯謂亨通天下之屯難也 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桀作瓊宮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其大三里高千丈七年乃成 羅八珍於前 八珍禮膳夫珍用八物者淳熬淳母炮漬之類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桀作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紂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又曰勿沒沒而闇 沒沒沉惑之謂也 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 旒垂玉也冕旒皆十二垂則過目 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 黈他

表動影隨

初政如日方升

太宗清明氣象可想

請戶給絹

魏徵固執以爲不可

魏徵不肯署敕

兵在御之得其道

魏徵諫失信

魏徵達國家大體

擬唐賜魏徵金甕謝表

賜徵金甕

擬唐以張玄素爲侍御史謝表

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

張蘊古上太寶箴

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

擬唐大理丞張蘊古上大寶箴表

太宗可謂知君道

人君清心虛己鑑明水止裕民止盜

范華陽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且我以其正彼以其譎我以其直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

先王之治反求諸己

清源正本之道

綱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范華陽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臣者流也本正則末作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制肉充腹

綱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鑒秦止營殿

目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儉約為心朝廷以儉約為先

唐太宗成貞觀之治

朱氏黼曰國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之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儉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監秦人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撙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鉅人主其不可不察哉

愛珠而不愛其身

徙宅忘妻

綱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賈工五反商賈之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裴矩諫陷人於法

裴矩能當官力

綱上患吏多受賕賕臣由反以財物枉法相謝曰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唐置弘文館以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謝表

人君當虛己以受人

前事吾屬之師

魏徵見堯舜之淺

穎達具釋其義以對

帝王神明玄默

穎達所對足箴

一言未嘗不三思

所學惟堯舜周孔之道鳥翼魚水不可無

太宗知所去取

上書粘屋壁

君源臣流

太宗以至誠治天下

[綱]詔弘文館 [目]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相從通日四部書分甲乙丙丁部）[illegible]

文學之士虞世南（按唐書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論較）也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目]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胡致堂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爲言何其見堯舜之淺耶）

[目]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胡致堂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目]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目]上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致堂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刦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至弟婦欲以爲妻此人道所不得爲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

[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綱]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人君以教化禮樂爲先務

太宗知用兵之要

取勝多在此

太宗面定勳臣爵邑

玄齡等坐安社稷

淮安王尙無所私

王者至公無私設官分職以爲民

口徵溫彥博還朝

綱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目諭之曰朕使汝曹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羣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發明）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廷非習射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

范華陽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廷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爲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治邦豈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目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返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綱定勳臣爵邑　目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淮安今爲唐縣屬河南南陽府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尙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尹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己私顧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目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肖而宜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太宗盛德之事

長孫后不對政事之問

六騎徑詣渭水

蕭瑀叩馬固諫

制服突厥在此一舉

與頡利盟於便橋

太宗智制突厥

【目】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綱】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

高祖贊曰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矣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賀善贊曰 唐取天下綱目書之蓋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州縣鄉學釋奠先聖先師詔定雅樂詔沙汰佛道晉用孫伏伽李素立蘇世長蓋皆予之至書用隋宗室鄖公義則又未嘗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 方正學曰 唐高祖因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嫌忌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嘗武力之臣操兵刃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豈深爲之慚愧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逼人之勢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然而不怪吁此其時爲何時也吁爲何事耶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登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

【綱】放宮女三千餘人 【目】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發明）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矣

【綱】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目】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綱】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目】時突利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捍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襲擊其衆勢如拉朽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故且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

以元吉比周公誅管蔡何如
聖人所以同歸於道
賢人義重於死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秦王改容禮魏徵
世民擧不棄讐
世民可謂無我

管仲不得讐桓公
太宗從諫爲首稱
太宗從諫之美
王魏不當讐太宗
斯事繫臣子之大節
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而事太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然歟否歟

爲人臣乎建成自擧兵以來無一事足道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善哉甯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不易之論也 范華陽曰 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則殺之者己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太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袁了凡曰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姑待其自及也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毋爲兵首寧殺身以寬天倫也厚乎

綱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按唐書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

目 初洗馬魏徵 洗馬東宮屬官名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皆在前導威儀也 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徵擧止自若 自如不懼 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位居正三品之上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所署主簿有二人 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 先是王文幹與建成親善文幹及其事皆爲太子官屬故高祖委罪於二人而流於嶲州今湖廣崇陽 皆以爲諫議大夫（書法）世民擧不棄讐可謂無我矣

范華陽曰 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歟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讐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讐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爲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尹起莘曰 太宗之德以從諫爲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爲諫臣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問乎曰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諫命高祖而已斯事繫臣子之大節不得不辨 邵二泉曰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恝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梟獍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況爲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不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爲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袁了凡曰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當席藁待罪惟高祖命耳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其事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鬭之際二人將何從乎荷亭辨論似爲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不

尤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與諸王而有弗正則當諫諸

勸王行周公之事
公心如山岳積金至斗不移
大王以舜為何如人
浚井塗廩之喻
公謹取龜投地
太白經天見秦分
不圖今日乃見此事
秦王功蓋宇宙
立世民為皇太子
此吾之夙心
漢以來未見其匹
太宗有子臧之節
萬古不易之論
唐太宗殺建

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王漢景帝同母弟也以擊破吳楚有功賜車服旌旗擬於天子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 目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周公誅管蔡二叔欲王殺建成元吉也以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 目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及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鶉首秦地星經云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也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射建成殺之元吉為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

（發明）建成元吉二人既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列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之族此其所以立國不永太宗功濟天下治致太平有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室何業有女氏之亂哉

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繼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春秋曹宣公庶子子臧乃負芻之兄宣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晉厲公執之以子臧賢欲立之子臧辭而奔宋蹀猶履之也謂殺人血流履涉之也 孫甫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古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率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

官民禮隔犯法一無所縱

詔祖孝孫定雅樂

太史令傅奕上疏

傅奕請除佛法三途六道

梁齊足爲明鑑

張道源是奕言

大倫莫如君父蕭瑀不生於空桑

傅奕蕭瑀論佛法何如

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南湖曰蘇章欲按故人之姦贓而爲設酒敘陳平生之好甚歡張鎮周欲治故人之犯法而召與酣宴散髮箕踞凡十日是皆非眞情待舊特以侈其富貴歸鄉之志耳況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顧乃於其犯法者罪無輕重而一無所縱乎夫二子始則過和以要譽於鄉黨終則過刻以要譽於朝廷史謂其不私故人予謂其只私一己也

【綱】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綱】夏沙汰僧道　【綱】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典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起三途謬張六道三途卽三慾也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途界也二曰愛慾門中尸道人途界也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地途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餓鬼道畜生道也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按列子云伊尹生於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爲殷湯相此乃妄誕之說引之但以證傅奕之言耳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從奕言命有司沙汰僧道

丁南湖曰傅奕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義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是以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蠹且其識聖賢之教悟死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嘗問醫況遺言戒子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獨見之士褻之若瑀爲梁武后裔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昏謬若此也

【綱】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鑑】是月丁巳太白經天按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則天下革政晉氏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見午上也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

唐之法蓋庶幾
均天下之本

胡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　范華陽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爲治者惟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高祖不明之過

【目】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使舉兵表裏相應文幹遂發兵反上遣世民討平之　范華陽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斷之乃惑於奸臣之計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高祖不明之過也　袁了凡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實自爲計耳去世民所以去建成也按太宗府寮嘗曰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則羣小得志然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矣

秦王志滅突厥

【綱】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鑑】時上以突厥屢寇關中欲遷都避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論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突厥受盟而還

【綱】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鑑】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豳州豳通作邠勤兵將戰元吉懼不敢出世民獨帥騎馳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香火之情謂引神明以懼之也

何無香火之情

頡利見世民輕出與聞香火之語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突利和親

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
張鎮周不私故人

【鑑】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壽州今屬鳳陽府舒州今爲安慶府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

秦王有定天下之功王魏之賢猶如此父子君臣變而不失其正

高祖可謂易其言

留安獨坦然無疑

田公推至誠以待人

高雅賢輩所誤

問唐晏定官制范氏胡氏交論其失何如

高祖首行是禮

天下萬事稱盡於此

尊儒重道之意明

立租庸調法

世業口分

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房杜諸人亦無所譬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吏制乃謂秦王爲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丘瓊山曰 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既而將佐以爲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讓齊之心亦焉用是爲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爲虛讓之美以感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敝而弗可救者昔人惜太宗無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爲是[illegible]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爲哉

【綱】十二月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目】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鑑】癸未（唐武德六年 是歲漢陳亡幷梁凡三國）黑闥所署饒州（饒州隋之州名今爲府屬江西道）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 【目】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鑑】甲申武德七年（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綱目以是年唐方承正統）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官名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一人以主之）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鑑】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綱】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目】詔王公子弟各就學（發明）高祖當開創之初首能行是禮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不同矣

【綱】三月初定官制

范華陽曰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久之而唐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等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是官未見其可也 胡致堂曰 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寺監之下非失之大乎若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爲六省而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矣

【綱】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鑑】丁中之民（丁者當也當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口分田人八十畝）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風土不同故其宜亦異也皮帛之細曰綾絁[illegible]布）

庸通作傭謂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

王孔子為法

世民深惜道玄

事成當以汝為太子

世民功名日盛

秦王功蓋天下

建成請兵討黑闥

令敕與詔敕並行

此兒非昔日子

遺嗣不可以帥師

唐祖欲私其子

立子以長不以功

里克善處父子之間

胡致堂曰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之為失也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為法修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覓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恥乎

綱 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目 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綱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黑闥 目 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敗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助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 目 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歔欷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孑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

（發明）昔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嗣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獻公不從而申生亦卒不免今建成已正儲極胡為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謀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勝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者也夫晉獻公欲疏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其子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欲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

范華陽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眾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 胡致堂曰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王彊力請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又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敕並行雖高祖慢令諸子之失而世

李靖投艦江中　王師宜義聲先路　爲主忠臣　蕭銑非唐叛臣　庶幾武王下車之歟　玄通劍舞自刺　唐起兵死節四人　和與戰孰利　勝而後和恩威兼著

獲舟艦李靖使盡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至者十餘萬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　目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鬭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鬭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

丁南湖曰李靖用兵臨機果料敵明唐史以忠智贊之誠爲唐初明將之魁首然擊銑之餘無片言以止唐主之殺銑是亦可責也　范華陽曰蕭銑梁之子孫因隋之亂復據其舊以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胡致堂曰蕭銑志復舊業非爲叛臣若以文告之亂招而撫之再三不下然後用兵既服其人當矜其志封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盛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常賊之心殺之而後嫌不仁甚矣

綱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目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書法）唐起兵四年書死節者已四人劉感呂子臧著紹李玄通其爲人心如此唐之成帝業也宜哉

綱壬午　唐武德五年　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　是歲蕭亡幷梁凡三國　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洺州　漢東今爲隋州屬湖廣德安府洺洲今爲河南府　唐秦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綱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幷州遣兵寇原州　原州今爲鎮原縣屬陝西平涼府　唐主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　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連破突厥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而與相

頡利

虛所實有壯節　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三番更日直宿　十八學士登瀛洲　開館延文學之士　太宗三代以後令主　如晦王佐才　玄齡取采人物　隔千里如面談　李靖擊蕭銑

【目】總管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唐盛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綱】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是日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寖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宋州今歸德府亳州封府）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十八人分爲三番番猶次也六人爲一番直宿館中）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夜半也）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圖畫已上十八人形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山名神仙居焉登瀛洲者言如昇仙也）

丘瓊山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匪無嫌也高祖乃爲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詭諫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護衞之君子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英賢乎在太宗非所以安其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illegible]所[illegible]爲太宗謀謀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目】初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西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按唐書玄齡曰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其功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即奏爲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歎曰玄齡爲（去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丁南湖曰（十八學士之選何其驟進而驟退乎蓋高祖爲三子之心交戰而無定也方欲加厚世民故許開府之官如此其盛繼欲保全成吉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亟嗚呼牽三子而讒謀血之者其高祖之比心邪）

【綱】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目】時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音葵）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銑倉猝徵兵途阻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

世民責蘇威　凌敬之策誠善策　秦王能責蘇威　蘇世長諫校獵　臣狂甚忠　此殿煬帝所為　卿諫似直而實多詐　王竇非唐族臣　太宗英武蓋世　太宗高光之儔　太宗比高光孰優　漢祖高人一等　太宗未能如漢祖之隱忍　唐初習開元通寶　開元最為折衷　千百年無窮之利

目秦王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

胡致堂曰凌敬之策誠善策也然長安并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而秦王攻圍益急世充其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之間耳又曰蘇威罪固大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之徒不有間乎秦王能責蘇威而不能戮德彝等反寵任之其失甚矣　丁南湖曰沛公見秦宮室欲留居之秦王觀隋宮殿亟毀焚之蓋沛公寡學秦王多文沛公材鈍秦王敏捷是以一則待諫而後改一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相別有如此

目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綱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脩德矯敕殺之斬竇建德　目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

胡致堂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弒恭帝其罪為重宜數罪以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今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與其許建德也無乃惡畏其能與　尹遂昌曰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儔而王竇以盜賊之雄當之宜乎折比不支殆甚於摧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羣盜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漢祖起於亭長首誅無道秦初無挾詐詭祕之術固已高人一等退據巴蜀乃能席卷三秦擊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陳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況淮陰英彭皆高祖能籠絡駕御彼劉武周王世充等非所敢擬此所以知其未易辨也

綱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鑑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丘瓊山曰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五銖之後惟此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後世三銖四銖當十當千之類皆不久惟此錢至今循用之為千百年無窮之利也

鑑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勢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攻拔相州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又取黎魏二州黎州今為濬縣屬大明府衛[illegible]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丈夫意氣相期一時共事之情

公何相報之速

敬德三奪矟

郭孝恪請襲世充

祭酒之言不可違

世民毀隋宮殿

胡氏曰（……作紂沛公誅無道秦則其文告之辭豈止如是而已乎）

目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單時戰反姓也）引槊（槊色角反與矟同）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矟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矟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矟自負聞敬德之能謀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矟

丁南湖曰（元吉與敬德比矟志在刺之蓋忌世民之得敬德也而其欲殺世民之意已見於此矣厥後玄武之變敬德救世民而殺元吉蓋元吉自取之耳君子於世民奚以過責爲耶）

綱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 目時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建德救之乃遺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追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 目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文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濟河南建德悉衆出牛口（峪名）世民帥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槊（中去聲）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主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

太原王業所基　焚書毀衣　世勣不忘本朝　敬德歸秦王　唐立老子廟　高祖啓其源　徇義之士一至此　四海咸仰皇風

【目】武周軍勢甚銳關中震駭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綱】唐以夏侯端爲秘書監　【目】初唐主遣端安撫淮左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艱苦得達宜陽（縣名）復爲舊官

【綱】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目】唐世勣謀俟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建德久之不至遂與郭世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李蓋（李蓋世勣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綱】唐世民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乘勝逐北晝夜行二百餘里追及金剛於雀鼠谷（雀鼠谷在山西汾州介休縣西南）一日八戰皆破之敬德與尋相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

尹瓊山曰（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唐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亡則大統在唐矣彼竇建德之徒乃羣盜耳人心所歸是之謂王當時人心歸唐久矣羣盜非其倫況其未久皆敗亡也哉）

【綱】唐立老子廟　【目】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書法）（書老子廟譏源也）

范華陽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目】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時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屯于北邙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也

綱鄭王世充稱帝　五月世充弒隋王侗 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illegible]等謀反正爲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目文靜自以材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　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材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籍沒其家（發明）唐定律令置學校選隋氏三室擢孫伏伽李素立之類皆足以興起人心無愧於興王之業然實藥工於朝列擢亡國之佞臣今又殺其[illegible]之士未見其可也文靜之死秦王爲之固請所言非不明白猶不能免然則唐主之濫殺爲可知矣

胡致堂曰 文靜首倡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讒死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執武士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爭爲是也歟然而李靖蕭瑀不能封批逆鱗使勳舊寬死其憂大也而文靜者功名已著退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illegible]自取禍辱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綱劉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

目唐主怒謂李綱曰元吉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唐主悅引綱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

綱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目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主罵曰卿向爲潘仁長史乃恥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拜是官

綱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此天所以錫大禹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

君素志在守死

堯君素不失臣節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

擬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謝表

王者所與天下共

素立守法

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古者樂工不與士齒

鳴玉曳組

唐定租庸調法

唐之官賞不足貴

君子難進而果

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綱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目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及江都聞變左右殺君素以降（發明）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不失官守書隋則見其不失臣節書唐殺則見唐人非理濫殺之是皆予之之意也然既予之而又不得爲死節何哉煬負天下之誅以致累及臣子是以書法如此

綱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　目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丁南湖曰唐初仕宦多隋舊臣節義蓋無足觀惟素立筮仕武德初出處無玷直諫守法而蒙清要之擢厥後撫夷治郡蹟在著勣而唐史錄爲循吏高祖納諫用賢如此可謂創業令主矣

綱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目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發明）爲政之失莫大於流品之不分況乎創業之始將以貽謀詒後烏可使樂工雜類厠跡於縉紳之列哉書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其失不可得而掩也

綱己卯年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唐武德三年　鄭王王世充開明元年　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　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　是歲隋梁楚梁亡并楚夏定揚梁師都梁銑凡九國

唐初定租庸調法　此唐賦役之法也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

綱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綱唐以宇文士及士及化及兄弟也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　目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巧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胡氏曰　德彝士及身爲大臣處福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illegible]范曄易曰自古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illegible]

…公能容賢士…破竹之勢不可失

世民論取羅睺

眞英主 見世民不覺驚服

徐世勣賜姓李氏 魏徵自請安集山東

徐世勣不背德邀功 世勣眞純臣 夫姓不可以人爲

天下事在公度內

取王世充如拾地芥

【目】唐秦王世民破秦兵[illegible]秦王仁杲出降 【目】世民至高墌[illegible]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戰唐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出降（唐斬仁杲於市）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

【目】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綱】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目】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之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

范華陽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甚矣而唐世遂以爲法賜世勣姓李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瀆亂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姓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綱】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於唐主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乃以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密遂據桃林縣（桃林隋縣名今河南靈寶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

【綱】夏主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 【目】時有大鳥五集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

李密開倉賑給

民以食爲天所天在此

至死聲色愈厲劉感首以死節特書

元規子臧不得俱書

元規不從子臧之策

倨見李密敬王

何以勸善乃釋之

【綱】八月秦王薛舉卒子仁杲立 【綱】唐立李軌爲涼王

【綱】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鑑】密既殺翟讓（先是翟讓以立密自負求賓貨於房彥藻彥藻因說密殺之）頗自驕矜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荀子云屑越言輕棄之也）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衆二萬人歸關中唐以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綱】秦圍涇州唐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 【目】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命感帥衆赴之大敗仁杲擒感復圍涇州令感諭降感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杲怒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發明）隋氏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書于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垂世勸戒也

【綱】唐行戊寅曆 【目】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綱】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主建德破化及於聊城誅之）

【綱】十月朱粲自稱楚帝（後粲降唐以爲楚王）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目】子臧與馬元規擊破粲言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爲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發明）鄧州之敗馬元規與呂子臧俱死而不得俱書者元規不從子臧之策以致於敗故也

【綱】隋以王世充爲太尉 【目】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高祖錄隋子孫漢來最爲忠厚

唐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人君言動不可不愼

擬唐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謝表

孫伏伽直言受賞

高祖可謂知務

天下之勢如人一身高祖首闢言路

高祖知先務

不圖今日復覩聖明

李密非項羽比

將軍志欲爲伊霍

此密之本志

猶不失爲忠義之士

將軍前計爲不諳

王琮忠臣

戶曹清愼無比

宜於當下惜乎計不出此既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憾惜夫

【綱】唐廢隋帝侑爲酅國公而還用其宗室 酅今山東平州 【目】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范華陽曰 侑之孫子侯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況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綱】唐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目】萬年縣 今改爲咸寧縣屬陝西西安府 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 【目】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素無行義專好奢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 按唐書言隋之晚忠臣結舌是一言喪邦者朕嘉諸弼以輔不逮而書公擢士卒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陳失得所謂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書法）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即有此書可謂知務矣

范華陽曰 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綱】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蘇威在東都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發明）世或謂密創業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猾詐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爲不久乃與東都迭爲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密前此移檄州郡數煬十罪至是乃反欲降隋何哉綱目前書攻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綱】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目】徐文遠 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 伊尹霍光 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 王莽董卓 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庶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士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

【綱】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目】初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建德攻之歲餘不下琮聞煬帝凶問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先是建德陷景城將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愼無比殺之

唐高祖不自欺

漢唐皆以兵取天下唐兵不討賊名

問唐漢皆以兵取天下綱目書之有異其故何歟

吾道不以是隆汙

漢唐立國有其本

唐王待裴寂特厚稱爲裴監而不名

蕭瑀繩違舉過蕭瑀奉敕不行

宿昔之歡何可忘

高祖不取磊落奇士

人主之職在論相

唐立建成爲皇太子

范華陽曰 唐高祖可謂自不欺矣然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襲衰世之迹也

【綱】梁王銑稱皇帝徙都江陵 【綱】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目】隋恭帝禪位于唐唐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書法）漢唐皆以兵取天下也漢高書即皇帝位此書稱皇帝何唐之兵不以討賊名也

丁南湖曰 秦隋之無道一也故漢唐取天下之正亦一也綱目書漢曰王即皇帝位書唐曰唐王淵稱皇帝是何褒貶之大殊耶漢繼[illegible][illegible]故襲其征討之大義唐繼陳隋故沿其禪授之假名蓋禪授自魏晉以來積習相染惜乎唐之君臣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爲法也

【鑑】隋越王侗（煬帝孫也）稱皇帝王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

【鑑】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室韋契丹別種丁零之苗裔據黃龍）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渾胡昆反西域國高昌西域小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控弦引弓西也）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

【綱】唐定律令置學校 【鑑】唐令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

尹遂昌曰 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科舉至唐始置學校吾道固不以是而隆汙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故特書之

【鑑】六月唐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鑑】唐王待裴寂特厚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繩違繩直其失也）人皆憚之（按唐書瑀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嘉之故賜黃金一函） 【目】瑀嘗有敕不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唐主每視事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

胡致堂曰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旦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爲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職亦在論相而止矣

【綱】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許善心獨不至

因時取與異道
未聞夏商效唐
虞之禪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唐紀 高祖襲父唐公爵因爲有天下之號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之後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虎乃帝祖也祖虎仕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仕周世封唐公淵襲爵日角龍庭性倜儻識度天下望久矣見唐室已衰起兵受恭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唐在位九年壽七十一　帝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爲之子也

綱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主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幷楚士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亡 四月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目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顧視日影惟恐不足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至是宇文化及帥音率狐行達縊殺之化及既弒帝入朝堂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諡曰煬

宋潛室曰 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躡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由武馬而因燕庶御龍舟而般遊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尚何驪一島夷怨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連營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意謂狠噬玄菟之野鴟張扶餘之境忠掃蕩平之耳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及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致於此哉

袁了凡曰 陳之亡也許善心披衰藉草東向號泣雪涕而受命及宇文化及之弒隋煬也善心以不謁賀被殺世多稱其忠夫善心安能忠陳亡不死釋褐技巧取悅新君轉益富貴晚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冀化及之復爲文帝且釁浴而用已也夫國亡君弒臣有死而已乃逶迴於衆賀之日暗啞於被執之時賊召之來則來麾之去則去推斯類也將賊而賜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向之哭北面之溺種種故態將次第見耳惜賊之果於殺也

綱 唐王淵自爲相國加九錫

目 隋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初而乃弒君父烝宣華（與陳夫人以同心結烝之）殺太子（兄勇）以肆其醜逆焉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爲眞兄弟否乎（文帝嘗曰朕旁無侍姬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自是而後因章仇太翼之妄（曰陛下本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袤禽游獸閒（古賦將苑廣袤禽游獸閒）宮樹富翦綵之春馬上奏淸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香草根車駕所臨造觀風行殿繒帛纏樹螢火遍山（帝徵求螢火數斛遊山放之光遍山谷）靡麗悄搖情放志蕩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何不少鑒耶（高熲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何可復爾）製豔篇以夸視戎夷（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制豔篇造新聲）幸啓民而呼韓稽顙（帝幸啓民帳賦詩）指揮羣醜風駭雲流威振八紘曠世所罕使其抑鋒止銳以享豐亨則悠悠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聽裴矩之佞詞（裴矩知帝好遠略撰西域圖記）圖未獲之他衆千麾萬旗被甲蒙冑耀武窮髮逞志高麗使丁壯蠹於矢刃羸弱塡於溝壑（馬文舉對帝語）而侈志不休由是民心軍心魚潰鳥散湍奔矢往而富强之業如葉上之露也龍舟恣樂屢幸江都（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逞侈心窮人欲（後李世民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作一無愁天子雖罄南山竹決東海波亦奚足以窮其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殿庭（宇文化及兵入帝曰我負百姓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司馬德戡曰普天同怨何止一人遂殺之）雖免於宇文化及之手斯時也王世充專擅於東薛仁杲竊據於西梁蕭銑角立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間哮嚙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盜稱名字於草萊山谷間者環隋區皆勍敵也曰侑（李淵立爲恭帝後禪位）曰侗（煬帝被弒留守官立之）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王世充弒侗）惜哉楊氏之業不爲不富不爲不强不爲不乂安父子甫二傳宜未至遽爲天下笑而煬帝縱樂一時乃至亡身以及天下何也豈天心厭亂富淫人以稔之魄而李氏當爲天子乃蒼蒼之默有所寄與

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相之略者獨此子耳

【綱】淵備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爲太上皇 【綱】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發明）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篡奪之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弑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興弔民伐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闡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贍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直之屬莫不奉聲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已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憤然蓋秦皇漢武之爲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繁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惛憂惡聞直言喜自蔽飾噎孝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四帝合三十八年

隋朝總論

蘭迴瀾曰嘗觀綱目書子贇納妃楊氏（堅女）所以著普六茹（虜三字姓）堅得政之始（王軌言普六茹堅有反相）贇之殂也劉（昉）鄭（譯）引以輔政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尉遲迥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嘗問庾季才曰天時人事何如）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獨孤夫人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由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熨斗奉（李穆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或以金帶遺（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天子之飾也）或以應天受命勸進（季才勸隋主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噫世不多竇氏女孰爲救舅氏之患哉（竇毅女聞周主禪隋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然即位之後勤於聽政儉約爲亦隨才任官信賞必罰義倉之制陳擯之復足以蘇枯潤涸（吳筠識文皇恩所被蘇枯潤涸）而叛降相繼（陳鄴州吐谷渾）卻而不納一節深爲得體（發明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臣不納一節深爲得體）故百姓繁庶中外貿安遂坐收版籍（平陳）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性傷於忌刻（盜邊糧一升以上斬盜一錢以上棄市）愛不全父子（聽獨孤氏之言廢太子勇曰此子不堪承嗣久矣）而牽制於婦人（獨孤氏殺宮人帝怒單騎走入山谷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至其晚年暗於付託（立廣爲太子）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之誤（太子廣逼陳夫人拒之得免帝曰獨孤氏誤我）蕭吉三千二百之卜（吉卜葬地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退曰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蓋亦有以覘其終矣　阿麼（煬帝小名）位東宮而地震之

魏徵有大志
魏德深不嚴而治
魏明府何忍棄去
徐洪客獻書于密
洪客之謀奇而正
唐初之人皆不及
天下未嘗無才
黃冠抱匡時之略
洪客可謂高士
世民說西趨長安
娘子軍
玄齡謁世民於軍門
一見如舊識
興王氣象自不同
太宗肇造唐室

貧好讀書有大志磊落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

目 初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惟貴鄉閭里不擾所求皆給民愛之如父母元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目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氏曰 洪客之謀奇而正矣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自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遊於寇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言湯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略多矣而迄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先蟄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綱 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不若先克河東（指屈突通也）然後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鼓行者兵以鼓進）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關中蠭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隰城今在山西汾州）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尹起莘曰 興王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纔半載方其拔西河斬高德儒撫存民秋毫不犯業聲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蕭造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兹大合諸軍爲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雖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考書恰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眞矣

綱 十月蕭銑起兵巴陵（巴陵縣名屬湖廣岳州府）自稱梁王（後梁宣帝曾孫）

李密妄自矜大
李密非折簡可致
徐觀蚌鷸以收功
攀鱗附翼
世民請先入咸陽
世民無湯武反身之學
文靜智謀之士
文靜以突厥兵至

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部項反蛤也鷸允律反知天將雨鳥也按戰國策蘇代謂燕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願早膺圖籙以甯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玉反附也籍秦昔反[illegible]謂以宗[illegible]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目】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泣諫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胡致堂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弒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舉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晉非成湯亦無愧於自嘉之歲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許[illegible]數書以驕密以就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即守晉陽興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illegible]擊霍邑盜自下乃遣良將精銳師南指撥士則不逾旬時[illegible]人所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夫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illegible]乘時[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功而用智術[illegible]者多矣

【綱】八月兩霽淵進軍大敗老生斬之遂克霍邑霍邑漢彘縣也

【綱】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降馮翊

【綱】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其客魏徵爲啓謝密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

此萬全之策
世民化家爲國
裴寂以宮人侍李淵
如探囊中之物
唐公以義起兵
李淵遣使如突厥
掩耳盜鈴
太宗有濟世之志而不知義
世民誅佞人
李淵定入關之計

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宮女侍李淵寢）淵從寂飲酒醉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民）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目】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鉅萬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寂懼及禍屢趣淵起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

【鑑】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殺之（發明）唐公以義起兵大非羣盜之比而綱目一槩書之何耶公儻能正名仗義則綱目亦必有以處此矣兵以義名乃止于尊隋而不免爲討罪之舉君子雖欲異之不可得已況又淫污宮掖設詐罔衆殺人以利己乎

【綱】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目】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爲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范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擧也是以書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乎則將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綱】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鑑】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外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還業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

罄竹決波

封德彝附託世基

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豁達類漢高
此人命世才
非高光之才不能定
文靜奇世民

君言正合我意

世民說李淵起兵

此天授之時

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莫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衆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　【目】用祖君彥爲記室於是趙魏江淮羣盜莫不響應

【綱】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盡有隴西之地

【目】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　【目】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

【綱】內史舍人封德彝附託虞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綱】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目】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言名曰世民）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按唐書文靜見秦王謂裴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東都今爲河南府）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煬帝南巡則千乘萬騎去從故曰虛）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陰私也）部署賓客（分其部伍職事也）淵不之知也　世民乘閒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

翟讓等起兵

李氏將興

李淵爲太原留守

虞世基不以盜聞

義臣降賊何多

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爲民 革兵也

【綱】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任宗等上表諫皆殺焉 【綱】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目】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爲羣盜聚衆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自雍丘亡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與讓等起兵攻滎陽帝徙張須陀爲守擊之密晝策用伏 分兵千餘人伏林間 殺須陀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綱】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目】詔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爲之副擊甄翟兒淵被圍子世民將精兵合擊大破之

【綱】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目】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綱】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知也 【目】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之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丁南湖曰 隋史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信哉斯言也予觀煬帝之惡聞盜賊儼如二世而世基之不以盜聞酷似趙高蓋昏狂之主今古一心而姦宄之臣前後一律此觀過之所以各於其黨歟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三年禪位於唐廢爲酅國公年十五而薨

【綱】丁丑十三年 恭帝侑義寧元年　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　魏公李密元　定陽可汗劉武周天興元　梁王梁師都永隆元　秦王薛舉秦興元　梁王蕭銑鳴鳳元　是歲幷楚凡八國 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聞小盜多附之 【綱】二月馬邑 馬邑漢縣名屬鴈門郡今山西朔州 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

煬帝與慕容超同符

學之爲王者事好學無補於事學以孝弟仁義爲本

世民說定興

蘇威獨獻尙書

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綱】十月還西京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胡氏曰 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慕容超燕王也祀南郊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

【綱】乙亥十一年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 【目】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千餘卷（發明）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後世人主好學者無幾然亦有好之而無補於事如梁繹隋煬之徒者何哉夫學之爲道雖非一端要以孝弟仁義爲本二君不孝不弟不仁不義是其大本已失矣雖朝誦夜習亦復何益乎

【綱】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目】有二孔雀 孔雀文禽也廣益諸州所產 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宴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蔡虛齋曰 以鹿爲馬秦之所以亡也指鳥爲鸞隋之所以亂也人君能淸心窮理不爲近習所蔽則視是非邪正判若黑白況物形之最著者乎

【綱】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鴈門 郡名 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十月帝還東都

【綱】丙子十二年 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 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綱】作毘陵宮 【綱】三月宴羣臣於西苑

【綱】五月除納言蘇威名 【目】帝問侍臣盜賊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皆饋珍翫威獨獻尙書或譖之曰尙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

楚公好反而不欲勝

綱目得春秋謹嚴之旨

李淵御衆寬簡

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高選亦當爲天子

劉炫獨以爲不可

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發明）楊玄感乃楊素之子素首畫謀逆則玄感是爲逆黨今又舉兵向闕胡爲亦書起兵乃綱目急於討賊之意也然玄感曷不書討曰玄感初非能討賊者使其能指楊廣弒父與君之罪正名舉義則亦必以討予之矣

【目】遂東城久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通等擊玄感來護兒聞玄感圖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權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 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 玄感復委韋福嗣以心膂不專任密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八月玄感引兵趨潼關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發明）綱目立法甚嚴煬既書弒故凡羣盜及反者皆書起兵至是止書來護兒擊玄感不以討書此書玄感敗死不書伏誅下書殺玄感黨與亦不書誅書法若此可謂得春秋謹嚴之旨矣

【綱】以唐公李淵爲弘化郡留守 弘化隋之郡名治安化縣今爲慶陽府屬陝西道

【目】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綱】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目】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 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愚按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而空梁落燕泥庭草隨意綠之句隋煬惓惓於殺二文士何其君人之度未廣哉

【目】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卒遣吏乞降帝乃班師乃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

【目】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

丈夫當立大功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高麗不能當我一郡

弔伐非爲功名

千鈞弩不爲鼷鼠發機

楊玄感起兵黎陽

李密志氣雄遠

乘牛讀漢書

李密說楊玄感

李密三計

（書殺虜平府）能傾身撫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得之致死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亡虜耶金稱聚衆河曲士達聚衆清河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發明）（主盟張金稱等皆當時羣盜而不以盜書者以煬帝負天下之大逆故書起兵以正其罪耳）

綱壬申八年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目帝徵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綱三月左侯衛大將軍段文振卒于師　目文振嘗上表遣突厥出塞（時處突厥塞內資以兵食）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高麗道病卒帝甚惜之

綱六月車駕至遼東　目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皆敗於薩水而還（薩水在遼東郡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

綱九月帝還東都　綱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

綱癸酉九年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目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

綱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楊素子黎陽漢縣名）圍東都　目玄感時以蒲山公李密爲謀主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忌之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

繒帛纏樹

裴矩大識朕意　裴矩奉國盡心

始終悔吝不及者一人　隋室舊臣一人

牛弘大雅君子

裴矩請征高麗

王薄自稱知世郎

縱向遼東浪死

衡之頸高祖是亦思武王之義 將罪之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人奏道衡謂高熲不死令決當久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袁了凡曰 道衡上高祖頌煬帝懷其思先王意在刺今失竟怒僇之妻子徙且死嗟夫世有以直言爲謗訕先朝而罪之者亦有稱當代德美明君見爲阿諂而鄙之者乃若王几既遷金隧遂繆燕翼方永龍髯莫攀睹劍舄而興思指鐘鼎而摛頌此固文人所黽勉亦孝子之所求也執意道衡一頌乃罹及孥之僇乎推是心也他日張衡入侍而血濺於屏風史亦何能諱耶然道衡飾讌以恬請退得進好盡言於亂世戀新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蹈覆轍易所謂患至掇焉未足憫也

【綱】庚午六年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目】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蕃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 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 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 詔諛迎合上意 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綱】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目】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按弘榮寵當世車服儉約事上盡禮待下以仁雖職務繁雜而書不釋手雖言不出口而質直可當大任開議明堂辨音律論新禮降殺輕重任選舉則先德行後文才信乎隋室舊臣一人而已

史臣斷曰 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綱】辛未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 【目】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詔討高麗敕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 時詔總徵天下兵俱會於涿 舳艫相次千餘里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丁南湖曰 予觀隋史之贊裴矩益知史氏之難盡信也其贊曰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又曰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予謂矩所以匪懈而在公者惟事乎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至綱目特書之曰冬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而後矩罪不容逭矣

【綱】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 【目】鄒平民 鄒平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長白山在山東濟南府長山縣 剽掠齊濟之郊

李懿曰周天元帝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啟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熲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高熲以天下爲己任

幸帳賦詩

【綱】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今大同縣是）泝金河（今山西大同府）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啟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

裴矩經略西域

裴矩撰西域圖記

【綱】冬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 【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張掖漢郡名）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書法）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矩首倡遠略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毒遂至于亡矣

袁了凡曰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亡隋蓋將爲唐驅除耶其精明多識所謂小有材足以行其惡而已獨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予甚疑焉及觀楊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蹠蹻廉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自相牴牾若此可謂疎矣

營汾陽宮

【綱】戊辰四年夏四月營汾陽宮（汾陽宮即臨汾宮在山西汾州府煬帝建宮於此避暑）【目】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綱】秋七月復築長城

西域諸國來朝

【綱】己巳五年禁民間兵器（鐵叉搭鉤穳刀之類皆禁之）【綱】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目】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道衡上高祖頌此魚藻之義

【綱】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目】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今煬帝謂道

置洛口回洛倉　隋頒大業新律　耆官不如省事　楊廓獨無所獻　留香草　隋築長城

綱楊素卒　目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臾活邪（發明）楊素身爲上公首建廢立之謀宮闈之變素實爲之綱目正其弒逆故於其死也削其官以著楊素之罪惡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亦春秋之法也

史臣斷曰　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然專以智詐自立阿諛時主營構離宮諂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禍其素之謂歟

綱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鑑置洛口倉於鞏在河南府鞏縣西上築倉城周迴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迴十里穿三百窖

綱丁卯三年四月詔頒新律牛弘所造也　目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目六月帝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幷州以通馳道過鴈門郡名太守邱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郡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至榆林郡名遂欲出塞耀兵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因召諸郡酋長咸集晟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晟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貴人諸部爭效之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綱秋七月築長城　鑑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丁南湖曰　蘇威於煬帝稔惡之日公卿戮辱之餘能以築長城爲諫信乎隋朝輔相惟此一人也蓋威方少壯宇文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逃入山中及聞隋文禪代遁歸田里此亦似有高志者惜乎事隋兩主三十餘年依阿取容勢利之情溺而少壯之志衰後又寵爵於宇文化及之手舞蹈於王充李密之庭然則隋朝輔相終無一人也已矣

[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目帝之[illegible]散樂也齊高緯時有魚龍山[illegible]高熲諫不聽退謂丞

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翦綵爲花

淸夜遊曲 帝如江都

鶴拔氅毛投地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煬帝非能惜名器 金玉瘞於沙中

煬皇帝 弒父而自立在位十三年遊幸揚州爲宇文化及所弒壽三十九

【綱】己丑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綱】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綱】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綱】勅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顯仁宮在河南洛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艘蘇刀反）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十四五

【綱】五月築西苑（【目】）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芰荷菱芡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淸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鑑】八月帝如江都（縣名）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皆以錦綵爲袍）八萬餘人舳艫相接（舳音軸艫音盧）二百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綱】丙寅二年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目】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縣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氅音敞鶴之羽毛也）時人或稱以爲瑞

【綱】夏四月還東京　【目】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目】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爲吏部尙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虞世基等參掌選事而與奪之權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胡致堂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刻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爵當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瘞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爲他人之資耳）

【綱】太子昭卒　【綱】始建進士科（書法）（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獨孤誤我
述巖出閣爲敕
述巖死有餘負
漢王諒起兵晉陽
擧兵必有其名

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恚怒也）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獨孤后也）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卽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不爲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

（綱）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閒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讐敵此其所短也（參考）（大業八年殺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者塞耳促令殺之觀此則前日之書弑信矣舊史特以帝崩爲文何歟）

胡致堂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鑒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責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爲詔受制於賊職頃之閒轉福爲禍述巖死有餘負矣）

（綱）幷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於高祖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發書無驗知有變遂起兵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敗見虜死）

胡氏曰（擧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卽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暴驚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頍長驅深入之策天下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目）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裴肅憂我家事
裴肅至誠

素心未必伊尹
僕射國之宰輔

問楊素韓擒虎
史萬歲貝將優
劣何如

大將惟殿下所
擇

王通獻策不報
王通獻太平十
二策何如

讀書談道足以
自樂

明公正身以治
天下

王通不仕
息謗止怨

讒囮佞媒
絕囮去媒

王通隱君子

哲士所量以行
藏其道

問王通詣闕獻
策何如

王通鼓瑟齊門

又二庶人（廢為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肅至帝面論而罷之

綱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目 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大理卿梁毗上疏極論其作威作福必為禍始陛下以素為阿衡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可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目 太子嘗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

綱 癸亥三年九月龍門（龍門縣名今河津縣屬山西平陽府）王通獻策不報（通字仲淹） 鑑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饘通作䊵濃曰饘稀曰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囮音訛譯也誘禽鳥之媒也即今鳥媒是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謚曰文中子（參考）

按文中子述史篇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煩乎子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極不續（書法）策未有書獻者書獻策不報交譏之也

劉屏山曰 夫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莘野太公之隱於海濱使不遇成湯文王則終樂堯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奈何王通既不知隋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枉己之不可以有為而汲汲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胡致堂曰 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問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惟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尹淡昌曰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紬辱是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 韓文齊王好竽而子鼓瑟

綱 甲子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目 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宜以報

高孝基知人

異日必爲偉器 如晦有應變才

以王伽爲雍令

王伽縱囚來歸

太平日行上道

日長之慶天之祐 改元宜取此意

板本備述以報謝

隋文欺人欺天

柳述亦不便之大者

雲起之言汝藥石

柳述畢雲起

今雖承平未亡可翹足而待玄齡與杜如晦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杜杲之孫）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綱】以王伽爲雍令 【目】齊州（齊州今濟南府屬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卻（若至期日而或前或卻卻退也）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措同）其何遠哉乃擢加爲雍令

丁南湖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信哉吾夫子之訓也隋文以篡弒得國以苛酷行事而五倫盡廢不仁甚矣如禮樂何哉故其刑罰之舛謬也盜一錢者棄市二人共盜一瓜者卽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而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豈聖主之法而永世之規耶）

【綱】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 【目】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爲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綱】十一月祀南郊 【目】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本備述以報謝云（書法）（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一衆心頌靈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綱】壬戌二年七月以韋雲起爲通事舍人 【目】柳述尙蘭陵公主怙寵使氣帝問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後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目】蜀王秀鬬晉王廣爲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爲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徵秀還京師十二月廢秀爲

戒

記前事應知我心

不令拂去塵埃楊素能移上意

聖心同於螫手

三人止解讀書李綱諫廢太子

此佳右丞隋文持法之弊

主齡密言於彥謙

廢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菹和醬以漬菜也汝昔作上

士官名時嘗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

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庶妾之子獨孤覆姓皇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加矯飾為奪嫡計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廣陰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

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

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

贊帝廢勇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而去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

惻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螫音釋蟲行毒也不宜復留意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有差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右庶子劉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至是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

可與為惡曏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

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聞之為之慘然會尚書右丞

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發明）帝惑於獨孤之說曲成其罪卒然廢之太子不能辨朝紳不敢言獨有附會誣枉者乃得志耳隋文持法之弊一至於此

胡致堂曰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信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綱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目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

胡致堂曰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者夫地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當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

鑑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法受玄孫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

趙綽三罪

趙綽不奉詔

執法一心不惜死

趙綽誠直胄原情而綽守法

秦王之過不至此

周公尙誅管蔡隋主妄引周公爲比

何稠著信蠻夷

古名將未能過

以牛弘爲吏部尙書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高孝基爽俊有餘

公有三太猛

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方解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帝以爲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

【綱】七月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目】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爲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尙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發明）俊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引周公誅管蔡之事爲比夫周公制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草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嘗不以爲法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爲口實可乎

【綱】冬欽州刺史甯長眞來朝 【目】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甯猛力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長眞至是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目】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熲及元旻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後萬歲爲楊素所忌譖於帝撲殺之天下共冤

【綱】己未十九年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尙書 【目】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淸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爲多（書法）書牛弘善其職也

【目】庚申二十年二月賀若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弼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也

【綱】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 【目】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

蘇威所以[illegible] 帝之願

上皇隋靈感志

仁壽宮成

楊素爲吾結怨

成此宮者德彝

蘇威家累金玉

蘇威大病

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天下惟有四總管

詔諸司律外決杖

帝聞爲停此法

少卿趙綽固爭 六月必有雷霆

胡至堂曰以[illegible]者爲是此[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殊常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貴[illegible]死劉昉[illegible]利亦可爲[illegible]之深[illegible]矣

【綱】散騎侍郎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目】帝好禨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讖緯語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綱】乙卯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 【綱】三月仁壽宮成（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之帝不悅）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 【目】素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爲內史舍人（發明）（此宮雖非德彝所造而所以成此宮者德彝也）

丁南湖曰（煬帝之惡皆文帝啓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麗而不能禁故煬帝顯仁汾陽諸役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姦詔而不能退故煬也裴矩高德儒輩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矣夫）

【綱】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 【目】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綱】十月以韋世康爲行軍總管 【目】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荊以秦晉蜀三王及世康爲之（謂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

【綱】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書法）（譏峻法也）

【綱】丁巳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發明）（品秩雖有尊卑要爲比肩事主杖已爲不可矧又律外決之乎）【鑑】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劫持也謂威驅勢劫也執事謂主執其事者）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丘瓊山曰（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於物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之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坐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爲盜者不爲盜則已如必爲盜則爲其大而毋爲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邪）

【目】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長生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

楊素高下在心
宰相識則不如熲
此已格外重賞
祖孝孫參定雅樂
萬寶常聞新樂
寶常焚書
文帝因饑自告
帥民就食於洛陽
何如思安時事
啓在牀下猶未開封
隋祖少彷繼絕之意
此又隋文之所未及
此等皆反覆子

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綱】十二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目】楊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惟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羣臣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綱】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綱】甲寅十四年四月行新樂　【目】牛弘等使祖孝孫參定雅樂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附帝意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綱】七月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目】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期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綱】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脩其宗祀官給器物　【目】叔寶待宴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何不以作詩工夫思量治安當時之事務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發明）命高仁英等以時修祭亦可少彷繼絕之意矣然聖人所謂繼絕世者必以興滅國爲先如齊梁陳等國固不可使之復興若封以一邑俾食數十里之賦則不必官給器物自可修其世祀爲悠久計此又隋文之所未及者雖然齊梁陳旣祀矣彼宇文氏自介公殞蹶之後竟無所聞使隋文能廣作賓王家之意封殖其後亦何不可之有夫世祀一也能念齊梁陳而不能念周是何處心不弘如此

【綱】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目】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廢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漸進也謂其疾大進危篤此輩行詐顧命

以辛公義爲幷州刺史

辛公義不還閤

小事何忍勤勞使君

文皇明察臨下

蘇威五教

韓信破趙合策

楊素稱爲名將

草滿張羅

管內無五品之家

朗茂以德化元預

藩請悉停之詔弘與蘇威等參定

【綱】以辛公義爲幷州刺史 【目】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或問之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書法）書公義何嘉良吏也

【綱】庚戌十年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 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 【鑑】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汚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參考）按隋書刑法帝意每常慘急而姦回不止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收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

【綱】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鑑】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陵侵之也駕馭之也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擾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儂音農吳語謂我曰儂 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 【目】越州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子總管來護兒子小也 請以兵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遂破智慧江南大定素乃班師 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綱】辛亥十一年二月以劉曠爲莒州刺史 【目】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綱】壬子十二年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尙書盧愷除名 【目】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

【目】侍郎朗茂嘗爲衞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

無成猶見臣節
叔愼之心未嘗無陳
叔愼有復讐之志
賀韓爭功
二將俱爲上勳
文吏焉敢與論功
嘉高熲有讓
御授平陳七策
公宜自載家傳
猶鏡被磨益明
袁憲江表稱首
今日之言非所望
貴則天下一家
老夫當委質於公
江東王氣盡於此
詔除毀兵仗
秦隋一轍
隋詔定雅樂
黃鍾象人君之德
和雅與我心會
華夏正聲
中[illegible]工

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愼伏甲斬之叔愼竟爲隋刺史薛冑所殺）（書法）陳亡也此其復書何叔愼之心未嘗無陳也陳亡而有復仇之志者叔愼一人而已

【綱】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目】進楊素爵爲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若弼曰臣在蔣山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其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指金陵擒陳叔寶弼夕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熲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爲虛行矣熲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綱】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　【目】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後以陳降將羊翔爲鄉導位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爲上儀同三司（發明）江總狎客甚非袁憲中正之比而乃與之並命則非倫矣

【綱】詔除毀兵仗　【目】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書法）秦書銷兵器譏私也於是復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

【綱】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發明）隋文不許此亦盛德之事書予之也

【綱】十二月詔定雅樂　【目】隋初使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脩樂妥自恥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上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

興亡之兆有數

太公蒙面斬妲己

許善心郎我之誠臣
平陳惟獲此人

陳叔慎起兵長沙

高祖文皇帝 諱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至堅起爲隋王明年稱帝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 世紀震四世孫曰孕孕生渠渠生鉉鉉生元壽元壽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乃帝父也堅生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自外入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不似民間人常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

綱己酉開皇九年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目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于井 景陽宮井之無水者 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論曰 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幼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愈成已委託矣至於纂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爲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辨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辨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綱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目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 張麗華陳後主所寵妃也容色端麗 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 世說武王令軍士斬紂妃妲己及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 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哲暨慧景皆爲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聞者賢之

綱以許善心爲散騎常侍 目陳許善心使隋而爲隋所留陳滅善心衰服號泣東向坐三日隋主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綱二月置鄉正里長 目從蘇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置里長從此始

綱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目楊素略地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叔慎 年十八 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遂興 遂興東漢縣名 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主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

王氣在此

古以限南北虜軍豈能飛渡

縱酒賦詩不輟

論武帝

論文帝

論宣帝

論臨海王

論後主

遣劉仁恩擊斷敗之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眞西山曰（夫人苦不自知昔者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隨斗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陳主淫昏而隋兵已起猶自謂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是皆不自顧望也可歎可歎）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寇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躬勤政事足爲賢主孝宣値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度以速之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井無水曰眢眢音淵）

陳朝總論

顧迴瀾曰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霸先斬僧辯欺弱主（敬帝）夷兇翦亂（虞寄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兇翦亂天下樂推）以竊大寶卽位之初令政無聞而汲汲祀蔣帝（蔣子文封爲帝）以德私祐故綱目書以示譏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梁武元帝覆轍耶其開國擧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政從寬簡儉素足稱（私宴用瓦器後宮無金翠之飾）亦奚足收齒乎（收采也齒錄也）陳文紹立首先伯茂之封綱目書之（爵）其重本且能權也（傳以始興王承正統以本宗之享乃封其子伯茂爲始興王以承統）文帝殂而伯宗嗣無失德也而安成王頊廢之以自立焉（宣帝）其果足爲周旦也哉（孔奐曰安成王足爲周旦）青牛卻獻焚錦雲龍庶幾儉質之主惜婁湖盟百官無故侵梁境爲可議耳（叔）寶賴叔堅之力（初叔陵欲謀殺叔寶叔堅救之）狼狽卽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見隋伐陳詔）宮人有學士之稱（袁大捨爲女學士）文士有狎客之號（江總輩）玉樹被新聲（學士與狎客共賦詩有玉樹後庭花等曲）貂蟬盈座室（珥貂蟬者五十八人）窮其奢極其侈刦奪閭閻殺戮忠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矣（見傅縡疏）麋鹿復遊於姑蘇（見章華疏）奚待黃塵之汙衣而後見乎（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皂莢相料理）天災地孽物怪人妖（隋詔）屢屢告變猶不思改絃易張而賣寺爲奴冀以自厭（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賣佛寺爲奴以厭之）迨隋氏寫詔暴惡命師東下而猶談王氣誇天塹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而縱酒賦詩未歇也虜軍飛渡計投眢井（眢音淵枯井也）亦已後矣噫霸先無大功以移梁以不仁而得之叔寶縱驕淫以致敗以不仁而失之理所固然勢所必至豈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主議拯江南

隋使投柹於江

麋鹿復遊於姑蘇

人臣諫有可否之義

章華安得繼洩治之後

一舉永清吳越

問薛道衡言陳可取者四事其詳可得聞歟

道衡言陳可取四事

安危在所寄任

席卷事在不疑

得君言令人豁然

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所儲積皆非地窖（窖音教反）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目】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甲子隋以晉王廣清河公楊素與韓擒虎賀若弼率兵五十一萬麾旗舟楫横亘數千里

丁南湖曰（隋爲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時執大義以伐之彼高熲陰謀詭計雖異而縱火一何殘民之甚耶熲爲隋文帝畫贏之謀主嘗對帝曰願一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對滅族夫以滅族爲志殘民爲智而規圖富貴其能久乎是故始爲文帝所黜而終爲煬帝所誅固其宜也）

【綱】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 【目】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此一句是左傳伍員語）陳主大怒斬之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弃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章華忠矣然彼非公卿官非諫諍危言劘上以觸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安得繼洩冶之後乎　春秋譏靈公殺其大夫御叔尊夏徵舒洩冶諫而被殺）

【綱】戊申（陳禎明二年 隋開皇八年）隋下詔伐陳（詔有曰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 【目】晉王廣等帥隋軍臨江高熲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惟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丁南湖曰（道衡言陳隋之成敗契合高熲而遭遇隋文可謂智矣然於一己之成敗不能自處而致怒於煬帝以終身於縊殺惡在其爲智也）

【目】隋楊素引舟師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

傅縡負才使氣

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

三人箕國之忠臣

武王以安樂延年

隋王此節爲得體眞帝之盛節

胡致堂曰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夏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來出而施之文移覆覈監臨胥吏相與侵漁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乃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以就倉合之處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其有瘳乎

綱八月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目縡音再或音宰 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沈客卿施文慶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綱丙午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目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爲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疏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己爲內應士彥之甥裴處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發明）三人者可謂箕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

綱隋以楊尚希爲禮部尚書 目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之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綱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目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不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訶名封爲嵬王也 （發明）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節爲得體觀其告諭吐谷渾之語可謂義理明白詞旨忠厚眞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

綱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梁亡凡二國 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綱八月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莒公 後梁祚終三主臣於西魏周隋所統數郡而已凡三十三年而亡

史臣斷曰 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詧即據有江陵遂爲後梁自詧及巋琮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內與蜀漢僅存劉祀若相似者而作史乃絕梁而進陳何哉蓋詧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元帝之從子也詧爲不道稱藩于夷招兵入寇因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俾絕宗社固天理所不容矣而況詧本爲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屬焉故綱目於詧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其爲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爲漢討賊而蕭詧之梁則有賊於梁者也是安得而妄比哉

今日效命以裨國家

聖帝莫過唐虞聖帝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

柳彧直士國之寶

文翰並宜實錄李諤變文體

月露風雲

陳起三閣

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

玉樹後庭花

陳主益以文慶爲知人

隋置義倉

薦突厥誅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目侍御史柳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上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惟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綱甲辰 陳至德二年 隋開皇四年 隋主不喜辭華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丁南湖曰 李士恢其齊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言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賣其妾婢二言魏晉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官者好自矜伐是皆崇古道挽澆俗蓋篡竊之朝未嘗無賢士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 士恢李諤字

綱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香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 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 與狎客 江總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 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 目中書舍人施文慶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益以文慶爲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八

綱乙巳 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 梁主巋殂諡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 綱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豈得輕臣而不顧

劉行本置笏于地

奏課連爲天下最

房恭懿志存體國

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爲國之本莫此爲先

隋文於此有過人

隋主不納鄖州之叛

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于地隋主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綱】隋高熲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定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綱】隋以梁彥光爲湘州刺史房恭懿爲海州刺史 【目】初彥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鎭之奏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綱】壬寅 陳太建十四年 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史臣斷曰 初文帝知長子仁弱早存古公之心頃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涕泣誰不信之然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猶在顧乃欺凌孤弱躬行篡奪其用心詐橫甚矣値時昏亂欲復侵疆委任凡才旣得壽陽復望徐兗遂至師亡國蹙蓋亦宜哉且又昵愛太子以匪人爲僚事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陳祚之亡實胚胎于此矣

【綱】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目】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在西安府城北

長城公 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爲隋所滅以仁壽四年薨壽五十二

【綱】癸卯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 隋開皇三年 三月隋詔求遺書 【目】祕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盆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綱】陳鄖州叛降隋隋主弗納（書法） 弗納叛臣盛節也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

尹起莘曰 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卒無益於勝敗之數徒負不義之名而已且吾有臣而叛降於敵吾之所深惡也人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應之可乎此隋主不納鄖州之叛綱目所以特書而予之也

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
書生不足與議此
猾胥險吏之常態
隋得天下與蕭道成同
古人忠厚之意
蘇威屏居山寺
此不欲預吾事
隋以蘇威爲納言
今所爲者如張弓
楊素非蘇威之匹
南山四皓豈易屈
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隋主以孝經賜鄭譯

綱隋立世子勇爲太子諸子皆爲王秦俊蜀王秀晉王廣諒爲漢王

綱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目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胡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姦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妒忌治家如斯而已矣 尹起莘曰周以兵定天下然封爵後于宋爵以上公古人忠厚之意蓋如此後世既篡奪其國而并其後剿絕之禍亂相踵遂以爲法應如此其亦不可以理論矣

綱隋徵蘇威爲太子少保 目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强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召見與語大悅間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綱三月隋以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丁南湖曰若弼擒虎受經略之命而共奏平陳之功隋主可謂善用矣高熲可謂善薦矣吾獨怪若弼爭功務居擒虎之右而擒虎一死有幸身名兩全若弼多言不密身誅名毀此君子之所以貴於無爭也

綱隋以蘇威爲納言 目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

綱五月隋主堅弑介公闡諡周靜帝

綱秋七月隋定服色 目始服黃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綱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目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綱十月隋初行新律 目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裴政楊素等更加脩定政練習故典

天時人事何如

騎虎之勢不得下

相與共保歲寒

建緒情類楊彪

竇女自投堂下恨我不爲男子

周武帝智勇兼備

綱庚子（陳太建十二年 周大象二年）五月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目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旣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堅自爲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 目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復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史臣斷曰（宣帝卽位之初卽肆兇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弊犬彘喪讙逾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玩沈湎旬餘不出羣臣奏事悉倚宦官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殁於牖下已爲幸矣 季父齊王憲也）

綱八月梁遣使如周 目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投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

綱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爲洛州總管 綱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韋孝寬卒 目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強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

綱辛丑（陳太建十三年 周大象三年二月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二月隋主堅稱皇帝 綱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 目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滎建緒有舊（載事也事民而稅之也）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晉恭帝禪位劉裕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情類楊彪（漢獻帝禪位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魏欲以爲太尉固辭）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强不能凌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强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雖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蘇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瀰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奢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右周五主合二十六年

願臧洪同死
元巖詣閤請見
樂運忠臣
王軌申社稷至計
千載之後知吾心
齊王忠於社稷
孝伯不能處死
聖人以天自處
爲天下實副其名

注乃更其刑經聖制用法益深誅譴羣下居喪纔踰年即恣淫戲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斷不參宰輔一也釆女實宮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官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遣窮奢麗五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牴六也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七也玄象垂戒不能脩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綱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目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忠義之節不可虧爲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耶正可以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對曰事由烏丸軌（王軌本烏丸人）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軌因武帝內侍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周主遣使殺軌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是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慚命將出賜死（參考）按北史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胡致堂曰　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丸軌之死也引義力爭而不從死之可也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刻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任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知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綱周主贇（宣帝）傳位於太子闡（靜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奢彌甚妄自尊大無所顧憚

胡致堂曰　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處然父杖已恨其死喻而五典亡矣居喪踰年卽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以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大理泯滅所爲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綱五月周諸王皆就國　綱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爲臣當如此
骨親肉疎
周主善於保勝
高祖勝而愈儉
周頒刑書要制
高祖英明之主
天開聖人以承其後
二君英威功業略相倣
人主以寬大爲先
君子大復古
治天下莫大於禮
宇文憲目光如炬
齊王憲勞於地

【綱】二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　【目】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至是聞齊主被執帥衆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後以爲岷州刺史卒

【綱】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後復省後宮妃嬪之數（發明）周主毀宮室之壯麗又省後宮妃嬪之數其善於保勝如此

溫公曰　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綱】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書法）自己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耳反復之理可畏矣哉

【綱】周頒刑書要制　【目】羣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發明）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秦以襲得國至邕雖曰聰明果斷而亦兵戈屢動殺人多矣今又制爲刑書盜匹贓隱頃地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爲英主然性好殺戮故天開聖人以承其後二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然則人主欲保有天祿者其必以嚴刑爲戒寬大爲先乎

【綱】戊戌　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目】其制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脚

胡致堂曰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意輒改之也周家紗襆此後世幘制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矣亦獨冠云乎哉

【綱】六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　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　太子即位贇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也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史臣斷曰　武帝踐祚虔謙深邃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躬覽不倦用法嚴正身衣布袍不用錦繡後宮嬪御不過十數[illegible]崇節儉[illegible]佛道而海內未寧銳精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爲强及平齊後毀宮室之壯麗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毀平易可謂善處勝矣然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賤於嚴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

【綱】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目】周主以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誣以反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贇縊殺之

【綱】閏月周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書以志堅篡位之漸

【綱】己亥　陳太建十一年周　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目】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更作之既而民輕犯

賀若弼文武奇才
賀若弼常以此為憂
王軌不存私計
隋公正是守節人
唐虞為天下擇人
周高祖不學之過

畢不少登籍於總宜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太子[illegible]年[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遂與太子[illegible]提[illegible]之[illegible]孝[illegible]如[illegible]

女太子亟微行（亟數也微行者微賤之所為）遊總家陳主怒遂免總官（發明）陳主雖能免總而不知其子之淫蕩亡亦宜哉

〔綱〕周太子贇還長安 〔目〕太子在軍多失德王軌嘗與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恆以賀若弼者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請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主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節人耳 胡氏曰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齡子又幼弱爲若授之齊王憲之爲愈乎

〔綱〕九月周主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愚按禮金革之事無避為門庭之寇所侵逼不得已也若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是則罪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蹈是焉則悖於禮而虧於孝矣）

〔綱〕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王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安德王延宗即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綱〕丁酉（陳太建九年 齊幼主恆承光元年 周建德六年 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滅齊先穆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胡致堂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乃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臣子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爲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忘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英才而無遠德悖悖無禮終殞身於奴豎文宣淫酗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故國如鄰敦終其十年齊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惶惶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悖悖尤甚誅戮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爲幸矣）

右北齊五主合二十七年

周高祖最爲賢行

周武於此闕如

周立通道觀

彈琵琶爲無愁曲

無愁天子

韋孝寬陳三策

陳焚文錦於雲龍門

楊堅眼如曙星

無園綺之實

江總文華之士

綱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炅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綱甲午（陳太建六年　齊武平五年　周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目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喪大記溢米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謂朝夕各用一溢米爲粥也）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伸罔極（書法）（書喜終喪也自漢文以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胡致堂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麻衰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上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言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綱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目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胡致堂曰（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擯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況繼以闢子之狂昏哉）

綱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書法）（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

目乙未（陳太建七年　齊武平六年　周建德四年）齊主言語澁吶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好自彈琵琶（樂器名）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爲犄角二言國家若未卽大舉宜廣事屯田預爲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其盟約而已矣周主乃使尹斐謙如齊以覘釁齊人留之

綱四月陳焚文錦於雲龍門　目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鑑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丁南湖曰（帝王之興在德不在相彼來和挾相術諂楊堅發其貪篡之志而激其篡弒之謀君子之所以惡夫術士者凡以此）

綱丙申（陳太建八年　齊隆化元年　周建德五年）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目初太子叔寶欲以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並少有異）而無園綺之實（東園公綺里季）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

蘭陵王入陣曲

邙山之捷欲自穢

正人豈復過卿

惟運所言忠直

中人之狀如齊桓

張雕欲立效以報恩

衣冠宰相

用經不如用轡

猶可作一龜茲國

【綱】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目】長恭美貌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陣曲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得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王但稱疾在家勿預時事而已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齊主酖殺之

袁了凡曰吳曰國有賢真固有学在道以明何者此言人臣居功在心学行道也齊蘭陵王長恭以累立戰功因納賄自穢然不能謝位退居卒以酖死適知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黷貨自穢何救於敗也郭汾陽嘗自全蕭相國出欲正王捨身之累耳漢高不忘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陳彭亦請田宅賤買以決無免理也

【綱】八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隋公堅之女也） 【目】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發明）周贇納楊妃特書於冊一以紀贇性實愚下之實一以紀贇后父得政之端耳

【綱】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 【目】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爲侍中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迴避貴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嘗謂珽爲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譖之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

胡致堂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始與之合少貶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忘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爲儒矣

【綱】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時齊用琳保壽陽） 【目】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淝水以灌城齊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明徹乃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康齊主聞之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

龍子固自不似凡人

指心撫几夙心公當不知

齊殺斛律光

韋孝寬爲謠言

明月照長安聲震關西

此人在安得至此

明月能爲將

在德不在瑞

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

此策誠足制勝

刺史而極富甚貴近古未有卒之血肉未寒而發冢滅族此可爲忘義命而急利祿者之至戒也

【綱】七月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齊主之弟時年十四）【目】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琅琊王名儼小字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久乃釋儼罪後竟殺之（士開有可殺之罪然儼亦專殺者也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陸令萱相表不臣之說殺之則非天討矣）

【綱】壬辰（陳太建四年 齊武平三年 周建德四年）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綱】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目】嘗謂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當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綱】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目】時珽勢傾朝野光惡之嘗歎曰盲人入（珽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以致喪明）國必破矣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諜傳之於鄴珽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明月斛律光字金之子也）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豐樂乃斛律羨光之弟也）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士讓又密啓齊主誣其將行不軌齊主因與珽謀拉殺之并殺其二子（後周主滅齊追贈斛律光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

胡致堂曰（斛律明月能爲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爲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辨則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知固不及此也其及禍宜矣）

【綱】癸巳（陳太建五年 齊武平四年 周建德二年）周太子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目】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南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與公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遂以明徹都督征討統衆伐齊齊人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議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

後明徹復見壽陽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

兩姑之間難爲婦

馮僕忠貞兩世

幼安曜卿但安坐

君子直己以行義

先嘗一舉而盡

但恐富貴來逼臣

綱 戊子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 七月周隋公楊忠卒 目 時忠子堅爲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爲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

綱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史臣斷曰 廢帝柔弱之君乏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屬於安成主未幾爲其所廢哀哉

綱 齊主湛殂 目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

高宗宣帝 名頊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初廢臨海王乃承大統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綱 己丑 陳高宗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正月陳主頊即位 頊即安成王也

綱 庚寅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爲石龍太夫人 石龍梁之郡名 目 紇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共討平之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左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 管甯字幼安魏高士袁煥字曜卿劉備舉渙茂才避地江淮後歸魏武帝 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於是陳主徵以爲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

綱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 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得幸於胡后甚用事 爲尚書令 目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袁了凡曰 凡富貴可欲爲其顯榮也而不肖者遂至不憚卑汚以求之榮未必得而辱已難堪矣如朝士之候和士開爲嘗黃龍湯至令聞者猶爲唾地不知彼又何心而瀆恣爲之然歷稽古之無恥者何多也如舐秦王痔者吮漢帝癰者侯君集爲大總管趙元楷爲之嘗病馬膿魏元忠爲御史大夫郭弘霸爲之嘗便液張易之寵於武后宋之問爲之奉溺器許懷義方烝蠱武三思爲之御馬趙履溫之爲公主挽車丁謂之爲大參拂鬚崔公受之爲相國拭帶尾垢彭遜之爲太尉濯足此數子者當年之榮安在而萬世辱名何可洗也

綱 辛卯 陳太建三年周天和六年齊武平二年 周楊素 敷之子也 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丁南湖曰 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自以智方逼取也若作善而降祥大德而受命此天人之定數豈曰逼之云乎史稱素智詐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譖廢冢嫡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族皆尚書列卿諸子皆柱國

引錐刺舌

吾欲遵泰伯之事

孔奐古之遺直

孔奐決社稷之大計

投籤階石雖眠亦令驚覺

文帝可謂知為政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縣令治民之本

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縣令吏民之表

斛律金不以為喜

我家直以勳勞

綱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目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綱丙戌（陳天康元年 齊後主緯天統二年 周天和元年）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目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孔奐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搖動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節以死繼之如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綱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　目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閨闥者也）

史臣斷曰　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投籤于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者矣

綱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目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發明）縣令吏民之表而用廝役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臨海王　名伯宗字奉業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頊所廢尊號為十九史曰廢帝

綱丁亥（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周天和二年 齊天統三年）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劉中舉　自是陳國政盡歸於頊

綱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目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

虞寄與寶應書

虞寄民望

明主虛心納諫

言行者立身之基

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予謹深識此意

哲王成己致治之要

人主以反躬修德爲先

陳命禮遣虞寄管甯無恙

之釁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

【綱】癸未三年（陳天嘉四年 周保定三年 齊河淸二年）正月陳周迪衆潰奔晉安 【目】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翦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而勿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寶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綱】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目】以于謹爲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發明）逆護總握大權周主寄命其手凡所設施擧不由己獨有禮養之事不爲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其所言不過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以此自晦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而爲之未有眞得進言之益者也

【綱】甲申四年（陳天嘉五年 周保定四年 齊河淸三年）周初令百官執笏

【綱】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欲以厭之也（厭當）（發明）天之啓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修德爲先自厭禳之說旣興而恐懼之意遂泯齊氏不道白虹貫日反乃濫殺以應之綱目斥書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專宗肆逆濫及無辜之罪爲後世戒也

【綱】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 【目】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虞寄嘗諷以逆順不聽）不至今日章昭達追擒幷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旣見勞之曰管甯無恙（管甯三國魏人華歆薦甯獨行君子今陳主以寄比之恙病也憂也）以爲衡陽王掌書記

【綱】乙酉（陳天嘉六年 周保定五年 齊後主緯天統元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位（世祖之子是爲後主）

諫主能愼刑
王晞恩之爛熟
王晞力辭要官
王晞以易顚難保爲戒
濟南王問計高元海
元海三策
萬世一策
一說殺三士
班彪王命識所歸
安成自周歸于陳
布衣假豈止一賓

史臣斷曰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殷自立敦尚節儉勞求民瘼內無私寵外收人望封先代之後敦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備每訪左右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强將習進取假之以年足使秦兗府食遺圖不遂識者惜之然違背道德之諫而行篡奪皆婁太后之訓而弑濟南王許長廣王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爲太子遂使猜疑交生而百年卒斃亂極之下雖稱孝友奚足尚哉　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婁太后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竟弑之

【綱】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書法）陳主可謂能愼刑矣故特書予之

【目】齊主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謂權要也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顚覆且吾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胡致堂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顚難保爲戒則晞之於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而遂怨其子耳不亦忮乎

【綱】辛巳陳天嘉二年　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　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綱】九月齊主演弑濟南王　【目】初齊主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時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主使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于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徐刺史沈靜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主殺之

【綱】冬十一月齊主演殂是爲肅宗弟長廣王湛立是爲世祖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後樂陵王百年爲齊主湛所殺

【綱】壬午陳天嘉三年　齊河淸元年　周保定二年　後梁世宗巋天保元年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　【目】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命虞寄虞荔之弟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後寶應敗被誅

【綱】後梁王詧殂太子巋音窺卽位　【綱】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目】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去年陳以魯山郡賂周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

丈夫寧可玉碎
不可瓦全
江左五朝皆莫及
天子之德好生
何敢自比周公
楊郎忠而獲罪
殺麒麟而策蹇驢
今當何以處我
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名教正道
名教天時人理
分爲三事
弘我周家必此子

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 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翦殺至於殲盡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矣屬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雖幸其有後世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方正學曰 圖人者還以自圖滅人者還以自滅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殲夷盡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歲而高緯爲宇文氏所滅高氏之族皆殲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足恃乎

綱 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改元武成 目 十月齊主洋嗜酒成疾殂子殷立

史臣斷曰 文宣因仍霸業大柄久歷遂移神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冒矢石屢犯艱危多至克捷至五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欲淫昏強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裸露形體塗傅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幽二弟濟淨於地牢戲歲而殺之又滅王宗室二十五家盡亦其族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世祖文帝 名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乃入承大統在位七年崩壽四十五 蒨音茜

綱 庚辰 陳世祖天嘉元年 周武成三年 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 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綱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目 初愔以演居東館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王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與廣平王湝等謀殺愔等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甚矣三月演如晉陽謂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由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胡致堂曰 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外卽人理也人理之不違卽天時也下奉天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綱 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護憚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弒之謚曰明皇帝將殂口授遺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

史臣斷曰 明帝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及陰而翦滅之可也夫何猶務姑息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除禍根又委以兵權是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亦足以爲明矣

綱 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承大統肅宗即位於晉陽 常山王文宣之弟也是爲肅宗孝昭皇帝

猛虎安可出穴

漢光武何故中興

樂遜言四事

碁刦爭行先後

韋夐賜號逍遙公

魏周十徵不屈

敎訓必先禮義

爲政務崇寬簡

大聖人求賢於輔相此特爲國之一節

平爲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瑯邪得申雪 目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前上齊主幽二王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救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綱 己卯（陳永定三年 周武成元年 齊天寶十年）春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綱 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目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死

綱 六月霖雨 目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爲奢靡工作務盡奇巧其三言銓曹補擬宜與衆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刦（碁[illegible]有刦）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鄙輕爲興動

綱 周主賜處士韋夐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 目 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天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儁少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敎訓子孫必先禮義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鑑 陳主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及殂子昌等沒乃召兄子臨川王蒨即位

丁南湖曰 霸先纔祚而即絕殞乃傳位於兄子篡賊之運至斯矣事佛之報益慘矣 胡致堂曰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右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身宦途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於輔相以助己宰相又廣求人才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其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臣斷曰 陳主本自卑微遭時屯剌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遂將練兵剿除元惡三年之間遂移梁鼎篡位之後刑政百未一舉乃躬蹈梁武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而不知恥又幸寺捨身貽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來而魄兆已見矣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歐陽頠聲著南土

今日不忍見此

問綱目於韓亡而書韓張良梁亡而書梁王琳陳亡而書陳叔愼其故何歟

太子國之根本

蘇瓊以寬平爲治

陳紀　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帝

（諱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初仕梁封陳公尋進爵爲王竟代梁在位三年壽五十九　帝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illegible][illegible]遁甲之術明達果斷爲時推服）

綱丁丑（梁太平二年　陳高祖永定元年　魏恭帝四年　齊天寶八年　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　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　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正月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宇文泰事魏爲冢宰其子覺襲位封周公尋建國爲周始見於此是爲孝閔帝）

綱周冢宰護弑中山王（諡曰魏恭帝）（書法）（覺幼護專故罪護）

綱梁復以歐陽頠（梁蕭勃起兵廣州頠乃其將也霸先擊勃獲之）爲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　目陳霸先以頠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及至皆服遂克廣州　綱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綱周冢宰護弑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覺性剛果惡護之專乃與李植等謀誅護護覺之幷殺植及其父遠）而立甯都公毓（毓閔帝弟是爲世宗明皇帝）

綱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爲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爲江陰王　目時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爲江陰王尋弑之

綱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書法）（梁亡矣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是故韓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韓[illegible][illegible]梁亡矣王琳有復讐之志則書梁王[illegible][illegible]陳亡矣叔愼有復讐之志則書陳叔愼綱目之勸義也深切矣）

綱戊寅（陳永定二年　周明帝二年　齊天寶九年）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綱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發明）（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所親見而又尋其覆轍愚謬如此抑又不足道矣）

綱齊以常山王演錄尙書事　目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儒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爲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illegible][illegible]殘[illegible]有司莫不[illegible]酷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

論簡文帝　論元帝　論梁王詧　論敬帝

貌悴荷荷臺城同杜之言驗（初處士杜□上封事曰國家三年後當有兵起□乃杜□徵文）而金甌之國家傷缺者多矣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三□主三□身同泰寺爲臣以億萬錢贖之）捨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復自失之（初帝主聞城陷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佛力果安在哉　簡文嗣之（梁主名綱）遭罹厄會侯景自爲宇宙大將軍而倔強不掉狠戾難馴梁主於此岌岌焉如在網中（綱目）王偉倡謀（偉說景弒之以絕衆心）遂爾見弒豫章之立未幾（爲繹所殺）而景已稱帝諸王是時使能剖心嘗膽泣血枕戈（繹與邵陵王綸書曰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　以蕩滌穢流則社稷之耻幸或可洗奈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搆武陵稱帝於成都（紀在蜀即位）湘東（繹）坐視於江陵未聞遣一兵馳一騎以討賊而兄弟尋戈（楊暑曰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　勞兵損義求其引弓見志狗義殺身者惟永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聾何益哉（紀殺徐怦曰以尋讒情當使諸子無恙怦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長鯨授首（指誅侯景）蜀紀敗亡孝元（元帝繹）於此正鵲起之時顧殘忍爲心以絕紀屬籍親講老子以復蹈覆車介狄（介大也詩曰舍爾介狄）　逼城（魏）山摧浪沸猶不知戒于謹之師入而釋甲稽顙（百將傳）　城破身囚南風絕唱西陵可悲（梁主見在幽逼作詩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　而文武之道於斯盡矣

蕭詧（詧音察昭明太子之子）　助魏滅宗（初詧附于西魏與魏師襲江陵梁主降詧殺之）　罪彌天地不能恢弘遠略大殲羣醜而奉魏正朔以稱帝江陵（是爲後梁）　噫老馬伏櫪志在千里（詧不用德毅之言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未嘗不嘘欷）　身爲中國主而俛首承睫於東遭城南面故綱目特書曰使稱帝不成之爲帝也　幸而方智（元帝子）　依王僧辯陳霸先以即位建康庶乎承梁正統而乃納淵明於齊復奉爲帝甚至敬帝（方智）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而又廢（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臣立君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隨廢隨立二三孰甚焉玩弄君位僅倖兒戲霸先置君何奕棋之不如也兵柄居手朶頤大位雖王琳抱忠於垂沒（王琳奔齊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王易梁祀）　蕭莊寄位於齊疆（齊以蕭莊爲梁王）　一繩之力焉足以扶大木之顛哉　蓋嘗論之梁武非穢德之主武帝子孫亦無子業寶卷之惡也而侯景一入鼎命中淪（史纂）　骨肉胥戕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崇佛數其流禍之酷不至於人道澌滅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夫乃釋氏之遺害歟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賴公決此大議心跡瑕瑜不相掩

風聲文物蔚然可觀

論武帝

賀善贊曰 秦自書統軍同進官皆書以既書弒其君修則書自官者再然綱目未絕之也再敵高歡再伐東魏一救金墉一定長安綱目皆書其力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言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名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學直以秦書之其爲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也及其再行廢弒秦之心跡瑕瑜不相掩可也

綱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 岐陽今鳳翔府屬陝西道 封世子覺爲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丁南湖曰 當時之詔文僭稱禪也而令狐德書謬錄之耳故綱目改正之而後宇文之罪白矣唐虞三代以後凡書禪者倣此 歷年圖曰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俘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幷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宇矣據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梁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羯虜沮渠幷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爲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宗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盜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暌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河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偪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君乎

右魏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西魏云

梁朝總論

顧迴瀾曰蕭衍負龍行虎步之相 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之相貴不可言問其名氏忽不見 因寶卷失政起義襄陽以宰制天下 王融敬異衍每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數其在位可錄者多斷郡縣之獻奉侈泰抑矣赦吉翂之代死 吉翂十三歲請代父死帝赦之 慈惠昭矣脩孔子廟文敎崇矣求成于魏 梁執重紹梁主遣還俾通兩家之好以求息民 恤民切矣書其視學所尙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使繇是而漸克有終武帝之爲君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矣 公羊傳 奈何至於晚年溺於異敎敦戒業治清淨 杜弼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宗廟籾爲牲犧文錦禁爲人獸而莫念築淮興費之戕民命者多也 築而壞壞而築跨三年而後成負者肩穿死者相枕 何梁主之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若此耶又至其後信中原牧守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朝廷既有一客 鄱陽王範欲討侯景朱异曰王不許朝廷有一客耶 而與國復爲連和 東魏高澄求通好朱异固執以爲可梁主許之 貞陽旦至 貞陽侯淵明也 侯景夕還壽陽之舉固吳老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 初梁淵明爲東魏所獲送與高澄澄遣使求好梁許之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曰吾固知吳老公薄心腸遂反於壽陽 正德 梁主養子 因之以稱帝而彊弩衝城長戈指闕 見杜弼移檄文 荆

孝先能復讎雪恥

王公一旦改圖

依周禮依六官

天下有如此癡人龍逢比干未是俊物

施設依倣三代

立子以嫡不以長

臨大事不得不爾

綱齊主與王僧辯書以爲[illegible]主沖[illegible]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illegible]爲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爲梁主納於彼國（迴）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卽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

綱初梁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 目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先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

綱霸先乃舉兵襲僧辯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卽皇帝位仍請稱藩于齊（發明）夫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纘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不道強脅以威王僧辯懼彊鄰之偪自當與霸先輩并謀協力昔以大義拒之境上毋使入踐國都褻瀆神器可也夫何謀之不臧既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爲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

綱丙子（梁太平元年 齊天保七年 魏恭帝三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冢宰 目初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至是行之令百官封拜皆倣周禮

綱齊大治宮室 目齊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殺戮恣意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同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綱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綱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雄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時年十五歲）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同州今屬陝西西安府）護紀綱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目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何如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賴公今日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武帝恭儉寬惠之君

尹德毅說蕭詧

恨不用德毅之言

王琳遣兵伐後梁琳有舊主之心

道克國禮賢古之

…皆幾先天下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曾遇六道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纘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措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賢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鄰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墜入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以君父之危而窺圖求傾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凶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爲俘虜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史臣斷曰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重方京師覆沒君父告急於斯時奔走赴難可也乃遷延不進及簡文嗣位國祚幸存則翼戴以隆梁祚亦可矣乃不奉正朔復興戚濟之謀觀其始終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儳倖國釁希覬身謀目出無名何以討賊纔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寇戎交逼不思保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己猶焚圖書其愚蔽亦甚矣卒之喪師覆旅身就囚戮也宜哉

【綱】魏立梁王詧爲梁王資以荆州之地屯兵守之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 【目】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阼晷刻之間可立大功願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愚按魏人此舉非存亡繼絕之義而詧也不用德毅之策以致江東塗炭又失襄陽眞匹夫匹婦之諒哉

丁南湖曰蕭詧以昭明之子據江陵爲後梁延及孫琮又更三主姚思廉作梁史削詧而進陳既不列詧於帝紀之餘亦不繫詧於昭明之後蓋以詧稱臣夷魏招兵入寇囚執乃叔叛祖辱父此見思廉斥絕亂賊之意亦可謂良史矣

敬帝名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在位二年禪位於陳尋遇弑壽一十六

【綱】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廓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三國 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于江陵賞罰制度並同王者惟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

【綱】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書法）後梁亦梁裔也曷爲書伐殺繹者魏也詧受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讎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故綱目書梁書伐所以勸義也

【綱】二月梁晉安王晉安今福州府方智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綱】魏免梁俘數千口 【目】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贖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爲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

英雄用武之國

雖擄百二勢爲入圖取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升天入地

執收穢史

講老子於龍光殿

子講料繹三策

石梵境上帖然

戎服講老子

宗黃何罪

文武之道今夜盡

梁主何意焚書

胡致堂曰（[illegible]）所當言者宜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舉欲保其故有偷爲荐顯率此[illegible]爲道雖使擄百二之勢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綱】甲戌（梁承聖三年　魏恭帝廓元年　齊天保五年）正月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目】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書法）（後世以九敘品始此）

【綱】魏太師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爲恭帝）復姓拓跋氏

【綱】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李庶　【目】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斐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坐謗史殺之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愚按魏收本傳其爲人甚輕薄撰魏史收特專其任得陽休之助則爲其父作佳傳納爾朱之金則爲榮滅罪惡或遺其家世職位或茂勳不肯收錄或妄有所詆毀私其所親而獎其所畏宜控訴者之紛紛也楊愔謂此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豈公論哉）

【綱】梁主好玄談八月於龍光殿講老子

尹氏曰（其父講佛書於同泰寺未幾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講老子於龍光殿未幾亦有江陵之禍書之於册後之溺佛老者可以觀矣）

【綱】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目】時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爲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其用下策也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馳報曰境上帖然（石梵疑是地名）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胡僧佑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二人勸梁主都荊門而不都建康故以此請誅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請質求和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降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且有今日之禍言讀書無益也）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愚按梁繹殘忍不仁所好者玄談所講老子而聚賢畜儲之雖多徒寄之陳迹耳乃從而焚之書何罪哉繹何愚哉）

殿柱繞節生花　善人國之基　使者八反乃至　偉作檄文甚佳　蕭繹皆爲己私　齊以辛術爲吏部尙書　取士必以才器　辛術最爲折衷　今日曾桓文之不如　晉文不失信於伐原　周弘正面折胡僧祐

豈能匡濟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遂稱帝于成都初臺城之圍參軍徐怦勸紀速入援紀有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怦反幷其子姦誅之亦殺司馬王僧略（僧辯之弟）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又苦求還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後武陵王爲湘東王繹所殺及其諸子）

綱 侯景伏誅　目 景都督羊偘之子鵾殺之傳首江陵暴屍于市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

綱 王偉等伏誅　目 湘東王誅偉等於市初偉於獄中上詩于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以王一目眇故也）乃怒誅之

胡致堂曰（侯景叛亂爲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王偉者幸生擒之數其惡逆肆諸市朝尙未足以雪人臣之憤洗滅亡之恥乃以吟咏篇章欲赦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嘲己之故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綱 齊以辛術爲吏部尙書　目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蔽者疏蠢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尙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晉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門閥權勢之子弟有賢能者亦取之不遺也）考之前後最爲折衷（書法）（書辛術善其職也）

綱 梁蕭脩自魏歸于江陵　目 脩之降魏也宇文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間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亂齊桓立僖公築夷儀封邢城楚丘封衛）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乃厚禮脩遣還江陵（參考）（按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綱 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卽位于江陵（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爲魏有梁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改元大赦

目 癸酉（梁承聖二年　齊天保四年　魏主欽二年）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梁主令朝臣議之侍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然非計也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長策乎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鎭邊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魏初作府兵

府兵庶幾古制

蕭繹舉兵甚正

長鯨短狐

太平玉燭

文士豈能匡濟

…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遣彭城王

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洋遂即位改元天寶封東魏主爲中山王（東魏建國二十七年至是亡）

史臣斷曰（東魏起自高歡政出於高氏雖其好文學從容沈雅何救敗亡是可慨也）

【綱】侯景自稱漢王　【目】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綱】魏初作府兵　【目】丞相泰始籍民有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有甲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書法）（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故謹書之）

丁南湖曰（宇文泰以府兵爲軍制以周禮爲官制此皆良法美意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泰既弒孝武又出廢帝是亂臣賊子何以爲立法之本乎）

【綱】辛未（梁大寶二年　魏大統十七年　齊天保二年）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鑑】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綱】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後爲湘東王繹所殺）

【綱】十月侯景弒梁主綱（王偉說景弒之以絕衆心也）

【鑑】梁王僧辯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

【綱】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　【綱】齊主洋弒中山王

世祖孝元祖（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眇性殘忍及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入寇帝出降尋被弒壽四十七）

【鑑】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　魏主欽元年　齊天保三年）梁湘東王繹與王僧辯陳霸先等討侯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發明）（蕭繹稱兵早計殲滅）（蕭繹舉兵名義甚正然自賊據京今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弒始克進攻譏其包藏禍心欲借賊手以去其逼初非爲父兄而討賊也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其祚鬻亦殄絕也宜哉）

【鑑】己丑梁僧辯等上表勸進（勸進進上尊號也）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長鯨喻侯景短狐喻岳陽王詧鎮襄陽革面言變革其面而從也）太平玉燭（泰階六星平則治四時調曰玉燭）爾乃議之

【目】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武陵漢郡名今爲常德府）頗有武畧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宣猷稱官人繹於兄弟行第七故名）文士

袁氏世濟忠貞　張嵊有死無貳　一門已在鬼錄　其餘一門忠義　實見義重於生　張嵊無負乎書　霸先起兵討侯景　一軍猶賢乎已　梁臣能盡討賊之義　祖皓起兵廣陵　猶足爲梁室忠臣　湘東王移檄討侯景

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幷殺沈浚（發明）張嵊明於處死遂使一門爲忠義之鬼其視袁君正之徒彼眞狗彘之不若也

胡致堂曰 張嵊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爲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嵊可謂無負乎書矣

【綱】十二月梁始興太守 始興郡名 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景 【目】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湘東郡名今衡州府 （書法）侯景之變梁之臣子能盡討賊之義始終無愧者霸先一人而已

丁南湖曰 霸先以篡謀爲志救梁爲辭此奸雄之恆態也綱目劉氏書法謂其能盡討賊之義終始無愧者則過許矣

太宗簡文帝 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景所弒壽四十九

【綱】庚午 梁太宗大寶元年　魏大統十六年　東魏武定八年　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是歲東魏亡齊代之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綱】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百餘人耳書起兵何予義也 【目】初廣陵人來嶷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若天未悔禍猶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爲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

【目】梁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書法）繹前書移檄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譏也臺城之陷餘一年矣高祖之喪且周朞矣然後發喪移檄遠近而終不聞出一兵殺一賊是誠何心哉

【綱】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 【目】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

梁主安臥不動
梁主神色不變
蕭公天威難犯
吾不可以再見
武帝天資近厚
鍾山引弓射鳥
武帝子孫一人
永安侯臨難無愧
梁子孫僅有確
高洋神彩英暢
高歡事主恭謹

尹起莘曰 [illegible]蓋欲使後人鑒之毋至蹈其覆轍自取滅亡者也

目 梁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陷臺城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受圍五月而陷 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主聞城已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梁主神色不變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欲害梁主 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荷荷猶云呵呵蓋怨怒聲也 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綱即位[illegible]

武三捨身於佛寺其身猶在也竟不捨於佛而捨於景謂之何哉

賀善贊曰 武帝得國之初綱目首書立贖刑條赦吉翂死蓋天資近厚故也其善政亦多有之徵士求言尊經興學禮樂制度[illegible]于冊是以自漢永平以來大有年未有書者於是復書獨其過於慈柔而廢國家之法溺於異教而薄宗廟之禮志取一城而輕殺十萬人之命故再書有罪免三書捨身再書作塔四書淮堰縱門每深病之況夫末年輕納叛人遂不克終悲哉

鑑 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遮得謂遮攔於路而得之縊殺之

綱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目 景愛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之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書法）侯景之變武帝子孫臨難無愧者永安侯一人而已

尹起莘曰 梁之子孫負國者多矣狗義而死僅有確爾故特予之

鑑 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京徐州刺史蘭欽之子澄以為膳奴京屢訴澄欲殺之因進食殺之 時變起倉卒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而臠之洋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給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胡致堂曰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黨於焉稍其父自病遂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殺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自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綱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目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

韋粲等以兵入援

柳司州爲侯景所憚

柳慶辭色不撓

賜錢帛旌過

异乃亂賊之媒

王偉請僞求和

既盟了無去志

梁人不知大義

宋人不從城下之盟

聖人愛物之心可見

蕭賁骨鯁士

殿下都無下意

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

綱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目初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粲乃至之高營切讓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後韋粲死節仲禮等降于侯景）

綱魏太師泰殺其國臣王茂

目泰殺安定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爲不明臣知而不爭爲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旌竹表識也識音志）

綱己巳（梁太清三年　魏大統十五年　東魏武定七年）正月梁中領軍朱异卒

目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胡致堂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目初梁臺城之閉也公卿困乏景衆亦饑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竟報許之詔以景爲大丞相遣人與景盟敕止援軍既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

（發明）綱目於此不曰侯景乞和而曰與之盟敕止援軍若梁人自與之盟自止援軍然者所以專罪梁人不知大義委身從賊聽其愚弄之謀其視宋人不肯俯從城下之盟者眞輿臺之不若也

胡致堂曰（古之時禽獸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魚則爲民除患亦因以制禮然其爲教戒甚備則愛物之心亦可見矣梁武信佛以不殺爲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功果何在哉）

目梁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慥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

侯景襲據壽春
蕭介料上侯景
侯景倚高歡卵翼之遇
豈知爲江淮純臣
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何事須和
王謝門高非偶
機事在速
景必無渡江之志
爲舉何名
羊侃豈計一子
梁主不納傅岐之策
子一以身許國

如弼言

【鑑】戊辰（梁太清二年 魏大統十四年 東魏武定六年）侯景爲東魏慕容紹宗所敗（紹宗擊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卽以景爲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屣不躡跟曰脫屣之者言易棄也）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丁南湖曰（蕭介能屬文能安貧能辭軍國大事之權及其託疾杜門而高帝之任侯景也自擬於樊襄城郡之忠衛魚屍諫之節信乎生爲宗室遺老無忝劉向者矣奈何帝也以侯景之叛哇而不知以介之忠讜而不聽[illegible]非梁德終天奪其魄歟）

【鑑】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鑑】東魏大將軍澄遺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必墮其計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爲反計（景嘗請娶于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反謀益甚）知臨賀王正德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牋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壽陽（壽陽今壽州）引兵臨江 【目】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采石山在直隸太平府）令邵陵王襲取壽陽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 【鑑】梁主以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郡（丹陽今爲鎮江府）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至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水名在直隸太平府北）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軍禦之遣舍人賀季勞景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耳正德守宣陽門帥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景以正德稱帝（羊侃子鷟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

宋潛溪曰（梁主納人叛臣侵人土地曲在我矣彼東魏者顧不能興師問罪反又遣使求和豈畏我耶特設間使我自相屠耳梁主不納傅岐之策而偏信朱异之言昏謬若是無怪乎臺城之陷也）丁南湖曰（侯景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景之亂帝致之論者固當罪景尤當罪帝也若正德則帝之養子顧乃引景作亂可不坐以弒逆之罪耶此少微之所未究故綱目特筆書之既曰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嗚呼正德之罪豈容道哉）

【目】江子一之敗還也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

君臣得失明驗
太平寺主
景以河南降魏
侯景叛附于梁
宇內混一之兆
塞北可清
國家如金甌
亂階在此
梁魏謀國得失之分
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
夢決國家大計
梁遣貞陽侯督諸將侵東魏
梁王登北顧亭
靖帝有孝文風烈
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杜弼作檄移梁

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

綱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　目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受景降詎是事宜朱异揣知上意勸帝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發明）綱目上書景降魏而魏不爲動此書景附梁梁遂封以王爵遣兵援之下書魏召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於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豈有能叛其故主而不能叛其新君者耶

胡致堂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悲夫

目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後慕容紹宗擊敗之獲淵明

（發明）侯景背叛其國挈地以附于梁在彼則失其境土所當致討在梁則初無言可執今反舉而往伐之斯師也其謂之何哉

綱東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　目靖帝美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乃與荀濟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遷晉陽　目初高澄以杜弼爲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按北史文襄聞弼此言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至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畧曰侯景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

王思政舉孝寬
孝寬固西男子
爲國當愛人訓
人慈父嚴師
蘇尙書平生廉
讓
儉約所以彰其
美

文武樂爲之用
侯景有飛揚之
志
高歡留紹宗遺
子
殷孝先忠亮仁
厚
侯景扣突有懼
色
問高歡遺慕容
紹宗於其子太
宗委世勣於高
宗何如
論者以此兩君
爲賢

目魏徙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illegible]代者思政舉孝寬守[illegible]

綱魏以韋孝寬爲幷州刺史守玉璧玉璧城名之

目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歡智勇皆困乃解圍去

綱魏度支尙書蘇綽卒　目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蘇尙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諡贈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北史論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爲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綱丁卯梁太淸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發明）始侯景反叛梁國滅亡之兆歟

胡致堂曰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爲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熒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徒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耶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夫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術也遇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綱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　目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爲之用　目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太原王恪之後也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殷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參考）按北史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高岳往俱輕之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

胡致堂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術以李世勣委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當其身無知人之明而使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蓋使其臣利祿之人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又安得而用之惟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故紹宗遂侯景而不盡力勣於高宗不識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侯景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綱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目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嘗輕之常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

賀琛啓陳四事　吹毛求疵　梁主孝慈恭儉　執筆觸寒　對小臣如遇大賓　梁主怒賀琛之諫　梁武專精佛戒　梁主慈愛弛刑　問夏禹泣罪梁武泣囚同歟否歟

綱冬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鑑琛啓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梁主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皴七倫反細皮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粗米也所謂脫粟飯也）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恆理衣冠正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發明）梁主怒賀琛之諫司馬公光論之當矣綱目特以詰責書之異乎與王賞諫聞善則拜者矣

丁南湖曰　宋朱子謂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在其平世必能不詭隨予觀賀琛所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被詰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指斥是詭隨之徒而非能輕爵祿者也故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勸王克宋异開城納賊厥後賊又執琛送出以爲金紫光祿大夫是琛不惟不死而又爲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仗節死義者哉

綱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鞫窮理罪人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丘瓊山曰　大禹泣罪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己之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實之於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爲智變惡爲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己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見大學衍義補

鑑丙寅（梁大同十二年　魏大統十二年　東魏武定四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同泰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値侯景亂而止　同泰寺在臺城內梁武帝造大佛閣七層爲天火所焚浮圖塔也梵語浮圖華言聚相左傳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者謂正寢宗廟社稷朝廷也下此則小矣

知王道者乃知恤農

鄴中四貴

玄圃自講老莊

江南亦將爲戎

賀拔公眞大勇

南臺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畜狗求吠將來無復犬吠

崔暹懷刺墜前

自作乃過於吾

魏作大誥

文章皆依此體

旅備儀衞又於傍海煮鹽軍國粗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奏令悉以四十尺爲疋至是東方道業大穩

復蘇息矣（發明）書大稔若可喜幸然不知一國僅稔則他國之歉爲可知一歲偶稔則他歲之歉又可知正所謂歉者不足於有餘者常生於不足者也

胡致堂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高歡用武至是十年恤農之語不聞勸農之政不施但閑糴式綱紀實倉儲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

【綱】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三月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　【目】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　【綱】四月梁尙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目】敬容復爲太子詹事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尙玄虛故中原淪於胡羯胡虜戎羯也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胡致堂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矣今儲君心知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其國將爲戎豈小故哉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綱】五月魏大都督琅邪公賀拔勝卒　【目】宇文泰嘗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眞大勇也

【綱】東魏以崔暹爲中尉宋游道爲左丞　【目】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貪汙高歡啓以宋游道爲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爲之以游道爲尙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游道奏駁尙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游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游道竟坐除名崔暹巧詐高澄納魏琅邪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諸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爲暹憟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季舒語人曰崔暹嘗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綱】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二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綱目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其酋長土門始大

【綱】六月魏作大誥　【目】晉世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高歡戰勝種柳旌武功

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無所恨

高歡如喪肝膽

承先口不言勳

景裕講論精微

景裕無際可尋

端嚴如對賓客

以澄清伊洛爲己任

李延孫魏之忠臣

高澄改停年格

尚書獨勤簿領

敬容爲俗所嗤

敬容以綱維爲己任

宇文泰欲革時政

蘇綽爲六條詔書

不聽還軍渭南（縣名）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書法）迎戰何予之也

目東魏濮陽民爲盜濟州刺史高季式討擒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亦無所恨

綱戊午（梁大同四年 東魏元象元年 魏大統四年） 八月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 目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魏將軍蔡祐師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慕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蔡祐字）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敍

目東魏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赦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言儀操不變也）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書法）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此但人之何不能死忠而免於獻則亦不足錄也已故漏目入之而不書其名其爲不能守義之戒深矣

綱盜殺魏廣州刺史李延孫 目李延孫爲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孫每以澄清伊洛爲己任（伊洛二水名言志欲滅東魏也）與章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所殺（書法）殺之者長史也其書盜何延孫自爲長帥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爲己任則魏之忠臣也殺魏忠臣是黨賊也亦賊而已矣故書盜

綱東魏改停年格 目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綱己未（梁大同五年 東魏興和元年 魏大統五年） 正月梁以何敬容爲尚書令 目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俗所嗤其爲人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

綱辛酉（梁大同七年 東魏興和三年 魏大統七年）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目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嘗置諸座右令百司習誦之

此人天賜我

山中宰相

弘景非不諳其政之義

屋漏知之在下

蕭衍專事衣冠禮樂

此等何自而來

銜接盡一時之選

鄴下爲之傾動

事君不敢懷二心

宇文深獨賀

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閒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事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綱梁處士陶弘景卒 目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胡致堂曰弘景厚自[illegible]而背朝政[illegible]不在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嘗是之時政[illegible]之[illegible]方治[illegible]則[illegible]則不[illegible]數則師旅[illegible]名[illegible]下[illegible]間[illegible]人於亂亡而不聞弘景有一言以[illegible]濟[illegible]中宰終之時亦[illegible]錄哉

綱四月梁以江子四爲右丞 目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尙書時加檢括速以啓聞

目丁巳（梁大同三年 魏大統三年 東魏天平四年）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奔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宜少待吾不忘之

目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綱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 目信求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至長安魏以爲驃騎大將軍

綱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 目歡因宇文泰先殺其將竇泰將兵盛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漢魏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可一戰擒也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乃馳去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可獲泰

問高歡宇文泰何如

權臣一轍

蘇綽有王佐之才

蘇綽應對如流

蘇綽陳爲治之要

蘇綽眞奇士

朱出墨入

賢相稱范雲

抽刀斬絲

袁了凡曰熒惑入南斗梁武跣足以禳之其應乃在魏孝武之西奔渡河又符堅母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爲冀州牧苟氏夜竊如融所左右莫知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爲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綱故亦冥闔玄象殆不可曉

【鑑】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孝文帝之子是爲孝靜帝）遷都鄴（世號東魏始此魏自孝武至是一百四十九年遂分爲東西魏）

【鑑】魏主脩至長安未幾復與泰有隙飲酒過酖而殂（綱目書曰魏大丞相泰進毒弑其君修）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王寶炬魏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

丁南湖曰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而魏東矣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而魏西矣歡有悔過事君之心三傳而後遷魏鼎爲北齊泰有廢君弑君之罪一傳而即取魏鼎爲後周夫歡之與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過六傳二十八年而幷於後周後周凡五傳二十五年而隋取之蓋皆拓跋氏之餘燼宜乎其皆易滅如是也

【鑑】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三年）正月朔魏文帝即位進丞相泰爲安定公

【綱】東魏大丞相歡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書法）（上書自爲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爲司馬昭劉裕高歡權臣一轍也）

【綱】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　【目】初泰用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治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綱】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目】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

【綱】東魏封高洋爲太原公　【目】洋歡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刃斬之曰亂者必斬

梁主有君人之度

亦桓文之舉

賀拔岳遣使詣晉陽

此兒視瞻非常

左丞吾左右手

宇文泰乃心王室

無異避湯入火

盧柔三策

梁主跣足禳災

虜亦應天象

殺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書法）執者義也方屈而義也能不奪其志宥而遣之梁主於是有君人之度焉

【綱】壬子 梁中大通四年 魏普泰二年 中興二年 孝武帝修永熙元年 魏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爲子孝武帝即位于東郭之外 帝名修孝莊之孫廣平王之子也 酖節閔於門下省

胡致堂曰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節節閔雖爲高歡所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入也而未相失然嫌才盡尸有□尊節閔何獨不知使入朝要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歡未有所求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東復其建平遣使上表□□□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使其伏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筭或於鄴謀立君既君從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綱】癸丑 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 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爲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 夏州今魏州名今爲甯夏衛屬陝西道 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鎭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目】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 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 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 魏雍州刺史賀拔岳爲陳悅所殺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 宇文泰也 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宜奉爲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綱】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 【綱】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深然之 【目】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甯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魏主入長安以泰爲尙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 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幷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擧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答後竟奔梁 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元忠長歌慷慨天下形勢可見此君天遺來
君子於正道不可離
梁立子綱為太子
徐摛宮體
徐叟漸來見逼摛老意在一郡新安大好山水侯公當以禮見
彊者得天下之心
如湯沃雪天意安得不從

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曲終謂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因言冀州高乾昆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殷冀既合則滄瀛幽定自服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綱 四月梁太子統卒（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恆西葬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邈之有寵於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諡曰昭明梁主猶銜舊事竟不立其子歡）

司馬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綱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詧（音察）為岳陽王 目 時梁主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真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守（摛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朞月風俗更改）（參考）（按南史徐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然則摛不但有文學而其節操亦卓乎不撓矣）

綱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誅爾朱氏（以兆弒敬宗也） 目 十一月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反間以鬭兆歡畏兆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佛行有五要

高歡有異望
高公雄才蓋世
借蛇龍以雲雨

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素著

元忠載箏酒迎歡
元忠下車獨酌

胡致堂曰[illegible]又念時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爲佛之道如達摩者亦不取也　達摩天竺國人

曰武帝以辨力濟人之國而誅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舉地攻戰掠獲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昔[illegible]嬰恨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illegible]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獨佛氏之說有契于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益于身者皆不可吝而爲之幸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惟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恆理也哉

綱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 魏永安三年 曄建明元年 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恆怏怏不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兆輕兵叩宮門執魏主縊殺之

綱 魏爾朱兆委高歡統并州鎮兵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蛇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書法）歡不得六鎮則爾朱未易亡也書曰兆使歡統六鎮天奪之魄矣

丁南湖曰 高歡欲統六鎮以爲傾滅爾朱之計故因兆之醉而乘機以剟之況以金賂兆左右使慕容紹宗之諫不行是誠歡之有異圖而非兆之失也綱目惡兆之弒逆而高歡謀之可遂乃特書曰兆使歡統六鎮以歸兆之失而恕歡之罪其斟酌順逆之際也審矣

綱 辛亥 梁中大通三年 魏節閔帝普泰元年 王明中興元年 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平王恭 是爲節閔皇帝 目 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剪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綱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目 時乾以封隆之等襲信都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自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趙郡李元忠以平賊功拜太守及爾朱兆弒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未卽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 周公吐哺以迎士漢高輟洗見酈生 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

天下事當與天下論

元尚書之言不可奪

事有反經合義

聖人處事之變

權者猶衡之石

權者道之中處

正家者治國之本

四方視公此舉

養虺成蛇

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

中尉清直

魏主愧高道穆

梁主捨身同泰寺

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乂擅權黷貨以召六鎭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崔光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爲魏毒也魏自亡爾

目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誣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陽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洛陽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

綱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 目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秦嬴氏妻晉太子圉是爲懷公圉逃歸後重耳奔秦又納懷嬴爲娣媵） 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胡致堂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反猶背也經即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伐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耶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稱進退前卻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惕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鑑己酉（梁中大通元年 魏永安二年） 魏北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爲魏王遣陳慶之送之還北顥遂與慶之進拔滎城（滎陽縣城也今屬開封府）即帝位於睢陽城南（睢陽今歸德州是） 五月顥取梁國滎陽虎牢魏主子攸奔河南顥入洛陽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目魏爾朱榮聞魏主北出馳傳見魏主於長子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以無船欲還北圖後舉楊侃曰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高道穆曰今若北歸使顥復得徵兵完聚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筏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榮自爲天柱大將軍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人物衣冠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綱魏以高道穆爲中尉 目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鑑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爲寺衆講涅槃經（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佛之死示寂滅而死非眞死也多心經註云梵語涅槃即此云無爲）

湛僧智讓夏侯夔

僧智忠直無私僧智可謂君子

兄弟爭相為死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

劉貴薦高歡

御惡人亦猶是

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

高歡傾貲結客

執從而歸之也梁主身非實使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illegible]

【綱】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克之 【目】僧智圍魏元慶和於廣陵夏侯夔引兵助之慶和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司馬公曰（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目】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魏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綱】戊申（梁大通二年 魏孝昌四年 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

【目】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彊（爾朱複姓其先契胡部落人代為領民酋帥居爾朱川因以為氏）劉貴等皆歸之貴慶薦高歡於榮榮厩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意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言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高歡自稱其小字）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參考）（按史畧高歡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被羽林虎賁焚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自元世坐法徙北邊遂習鮮卑之俗深沈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

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魏朝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哉）

【綱】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音昭）【目】時魏主亦厭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今山西潞州）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釗始生三歲爾朱榮聞之迎立長樂王子攸即位（獻文帝孫是為敬宗孝莊皇帝）遣騎執胡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沉之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胡寅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沉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邪魏之諸臣亦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五霸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矣雖然事於昏亂之朝懷寵利者亦可以少戒哉）胡致堂曰（魏氏之亂

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欲以規河南
辛雄論選舉
崔楷舉家之官
崔公尙不惜百口
崔楷執節不屈
崔楷知難不避
景伯不念舊惡
對榻共食
面慙心未
崔母知敎化之原

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綱】梁侵魏取壽陽　【目】梁王乘淮堰水盛遣夏侯亶等侵魏魏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

胡致堂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蓋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主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綱】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目】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

【綱】丁未（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　【目】魏以崔楷爲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書法）（自六鎭之叛陷州郡多矣未有以死節書於是書崔楷若楷者可謂知難不避者矣）

【綱】魏以房景伯爲東淸河太守　【目】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宋之縣名）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尙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其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洗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者觀之亦可省己而修德矣）

【綱】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同泰寺在應天府上元縣五里臺城內）（書法）（直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矣）

王師全制之策

賞罰幸得其心

所以不從正爲此 義僖夷然自若

辛雄言決戰有四

明主賞罰必信

魏之宰嚭

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將帥精兵數千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未至梁益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

圈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行數日爲胡騎所擒時子延伯守統萬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爲陳禍福賊衆乃降

目乙巳（梁普通六年 魏孝昌元年）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爲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爲中書舍人 圈儼紇神軌皆以詐力得幸軌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目十二月魏荊郢羣蠻叛命臨淮王彧討之 圈辛雄上疏曰古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縣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目丙午（梁普通七年 魏孝昌二年）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 圈時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爲太常卿順辭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平王殺伯州犁其子嚭奔吳爲太宰後越滅吳以嚭不忠誅之）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吏小才止堪充几案之用豈應污辱門下斁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目九月魏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後深爲榮所殺）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

聖主代天理物帝王莫急於求賢問崔亮立停年格何如

道根有勞王室

養虎得噬

康生爲力士舞

崔光比張禹胡廣思伯傾身下士衰至便驕當時以爲雅談

李崇請改鎮立州國家庶無北顧之憂李崇所亦先覺天下事何易可量

胡致堂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責其失爲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闕焉是皆小役細務猶不任非其才若夫州縣所以統治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爲斷其爲蠹害民不旣多乎 丁南湖曰取人以身未有身不正而能取人者也故任銓衡者必得正人君子則賢愚以辨貪舍以公矣崔亮何人而纔與斯任耶魏末閹宦劉騰擅權崔亮託妻劉氏爲騰一族以致名位時顯是亮所以取人者本實先撥矣故其立法也不問賢愚惟論年月於是選舉失人嬖倖用事而魏卽亡史臣斥亮爲國蠹信哉 袁了凡曰崔亮立停年格非初不簡人材也薛琡之任人材亦非幷棄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礙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爲巧宦饋貴幸者猶得敘年勞以進世謂淹滯之輩其淹滯豈盡不材也天下饒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刺史考核三年黜陟之典在其大賢大材功業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若擇人應選不知年勞久近誠善其敝將乃反爲嬖倖之藪益長人僞乎如求之當官敏事稱小有材然元乂秉政則事元乂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神軌史謂其外託方格內實浮動彼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予則竊有取焉耳

綱庚子 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 梁左將軍馮道根卒 目梁主春祠二廟旣出宮有司以道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卽幸其宅哭之慟

綱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乂劉騰恃寵擅權懌每裁抑乂騰皆怨之魏主時年十一乂騰遂誣殺懌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太后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

綱辛丑 梁普通二年魏正光二年 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 目初乂幽胡太后康生預其謀亦微懼不安及魏主朝后康生爲力士舞欲因以殺乂不果康生遂爲乂所殺

綱癸卯 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 冬魏司徒崔光卒 目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 于忠用事裴植郭祚皆以無罪致死元乂用事清河王懌濫以謀叛身誅 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綱甲辰 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 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 目初李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緣邊諸郡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今宜改鎮立州凡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並用國家庶無北顧之憂也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至是反廣陵王深上言李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爲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我……
四瀆所以節宣氣鬱

宗廟不血食

仁不仁辨在義利之間梁武取國守國之心何如武帝以不愛及其所愛

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崔亮奏爲格制

黎元之命係於長吏

行鴈貫魚

選衆失人自亮始

……漢光武爲大將……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百僚無別……殿而扶下請王並令就邸惟許朝晡入臨內外肅然

【綱】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熙平元年九月梁淮堰壞【目】先是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江河淮濟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湫與湫通水溝也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鬧湫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尹起莘曰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壽陽城而築淮堰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今又漂沒十餘萬口孟子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死況無故糜爛其民者哉

【綱】冬魏作永甯寺【目】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甯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屠塔名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綱】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二年四月梁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喧嘩以宗廟去牲薦以蔬果乃是不復血食祭有牲牢故云血食梁主竟不從梁詔文錦不得爲人獸之形爲其裁翦有乖仁恕

朱氏黼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也伏羲作網罟舜焚山澤[illegible]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生民奠居而已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illegible]不以牲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弒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百里內老少皆役寒暑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盡葬魚腹雞犬不留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爲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而已矣

【綱】十二月梁以馮道根爲豫州刺史【目】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綱】己亥梁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使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銓量也衡平也所以量度人物而爲之平也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梁主仁人之言

學問多益不可暫輟

五經治世模楷

張公可畏人

平生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桃弓黃鼠

淮南萬里繫于吾身

何面目見李公

李崇臥虎

（辭也不肯者何忍辭也梁主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言是以不恥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梁爲民屈而魏主不從梁魏之仁不仁分矣）

【綱】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書講佛書始此）　【目】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弗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宣武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敖清江曰（裴延儁可謂善於開導君心矣蓋好佛乃魏主之錮蔽使延儁厲言正色以諫曰此佛法不可崇也彼方溺意於此豈肯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讀書日久則雅鄭可分梟鸞自辨而佛氏寂滅之教將不久而廢矣嗚呼安知其入乎此而不出乎彼也哉）

【綱】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　【目】稷嘗殺東昏侯以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爲青冀刺史

【綱】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魏以高肇爲司徒（從肇以擅權伏誅）　【目】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許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綱】魏立子詡爲太子　【目】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𪏊（音鮮瓜屬）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爲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𪏊少師

【綱】癸巳（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　【目】壽陽久雨大水城不沒者三版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絢叛降于梁被執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

叡反盧作塞

不知得上佐何如人

朝夕聞過是所願

今夕止可談風月

時人咸服其無私

梁以臨川王宏爲司徒

聖主不須封禪

非盛德事不足爲法

許懋學可謂正

三關相須如左右手

攻難不如攻易

爲將當有怯時

梁主不耻先言

民上豈可不思此

擲得雉叡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見能讓不伐也[illegible]

尤以此賢之（書法）此書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讓韋叡之能讓不辛是矣並書二將所以書師克之在和也

綱魏以李崇爲楊州刺史　目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綱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目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書法）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以爲吏部尚書者勉而已

綱梁以臨川王宏爲司徒（發明）始書遣宏帥師伐魏繼書宏逃歸今書以宏爲司徒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也

綱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先是魏尙書令高肇殺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至是魏立高氏爲后彭城王勰固諫不聽高肇貴寵用事忌勰數譖於魏主殺之

綱己丑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梁主祀南郊　目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宏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胡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

綱魏復取三關三關平靖武陽黃峴也皆在信陽界南北朝分爭之要害也　目魏中山王英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爲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綱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目初魏主遣黃紹慰勞叛城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天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書法）求者何卑

梁大有年
君必惠養兆民
聖人資產惠民
問頤梁元彌權鹽之利
朝廷授此非爲飾
韋叡法不可犯
合肥韋虎
魏人已墮吾腹
韋叡鄉之鄉望
將和師必濟

二也蕭淵藻驕屐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少年三也蜀之所恃惟有劍閣今已奪其險四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綱梁大有年 目米斛三十錢

尹氏曰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熟則他歲之歉爲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

綱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四月魏罷鹽池之禁 目初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元勰邢巒奏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其心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丘瓊山曰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爲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綱梁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進擊敗之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宏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指叡也

綱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目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縣名梁曹景宗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乃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以火攻敗之英脫身走

明王重粟帛輕金玉 粟帛養民而安國

魏詔營繕國學

魏築九城于北邊

梁置五經博士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選學生往雲門山受業

果如我所量 忠孝之道如何 梁初立孔子廟

魏芝生殿

皇壽等於山嶽

崔光可謂致言

邢巒言蜀五可圖

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貢

闕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是愈重光

【綱】魏大旱 【目】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屢奉崇儉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綱】後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常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綱】魏築九城于北邊（柔然侵魏魏遣使請用夏制築九城）

【綱】乙酉（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目】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胤尚之之子）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目】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營遣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之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胡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啟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綱】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發明）（立孔子廟是書然書郎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累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拓跋氏多矣）

【綱】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目】崔光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侍躬發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爲遷給事黃門侍郎其爲孝文所知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書法）（此其書何著直臣也崔光可謂致言矣） 【目】魏王足圍彭城蜀人震恐邢巒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也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

兩人俱稱賢相
梁以謝朏爲司徒
謝朏輕舟詣闕
問謝朏何與何膺孰優
源懷通濟有無
源懷奏免于祚
飲酒非鞫獄之所
源懷案抵元尼
吉翂撾鼓代父
吉翂辭純孝之舉
王尹何量翂之薄
此舉乃因父取名

毋爲此刻論也

綱 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目 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綱 梁以謝朏爲司徒 目 梁主初徵朏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尚書令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書法）朏於宋齊梁代謝之際可謂清矣齊初辭於宋後復仕齊爲侍中焉今也逃竄年餘一旦自詣既拜司徒乃復不省職事則此出亦何爲哉雖與典膺同書不至終有間矣

綱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 目 賑貧民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按抵罪

綱 梁吉翂 音分 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目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盜所誣逮繫廷尉獄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罪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書法）續纂請贖義不可書此何以書贖刑之與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翂之孝梁王之仁皆不可以不書也故交予之

袁了凡曰 孝至舜與曾參可無遺憾矣而孟子僅以參爲可楊子以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此蓋本舜參之心而言也人子於親其心甯有既乎今世俗事親不及古人之末節而翂以自張至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賞路以邀門楔之榮亦不知其何心矣梁吉翂不難以身代父死尤不欲以父取名今之孝者乃借父以取爲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也聞吉翂之風可自愧矣

目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梁紀　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

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爲王竟代齊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　按世紀梁武帝爲漢相國何[illegible]四世孫整整生鎋鎋生副子副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衍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帝[illegible]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所居室中常若有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昏初鎮襄陽及兄懿死起兵年餘入于建康

【綱】壬午　齊中興二年　魏景明三年　梁高祖天監元年　是歲齊亡梁代　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爲王　【目】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然之　按南史沈約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時取則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綱】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王爲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目】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發明）湯放桀武王伐紂二君不失爲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數其罪而誅之若湯武之所爲然後舉齊後封以一邑使不泯其祀是亦足矣奚必假禪讓之名以爲篡取之地哉且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弒之將誰欺哉

【目】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莫言　食肉謂有祿位者不爲言之於上也　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沈冤莫達者投肺石函　按周禮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形如垂肺欲伸冤者立於肺石三日聽其辭

【綱】八月梁定正雅樂　【綱】十一月梁立子統爲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參考）按南史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著述有書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省萬機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主寬和容衆喜慍不形于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丁南湖曰蕭統五歲誦五經所著文言文選等作可謂文矣然崇信佛教立三諦法是文而惑於邪說不足以爲文也居母喪水漿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墓所爲厭禱見怒於父終身不能自明自孝而昧於處變不足以爲孝也雖然歷代太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罕矣愼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顏見遠乃至於此

二君不失爲聖人

梁置謗木肺石函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羆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慶遠對魏主曰霍光舍親立疏而立宣帝主上正可比宣帝耳）亦何顏貌以立人上哉疑忌橫生（將南則畏齊之逼將北則畏魏之北）衛戴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以絕太祖世祖世宗子孫（齊以高武子孫尚有十王遙光謂當以次施行齊主索香火流涕遂殺河東王鉉等十王太祖始祖及世宗子孫皆盡矣）誠所謂豺狼之性有甚無懷者矣（東海王懋文云豺狼之性有甚無懷）寶卷繼之兇惡熾禍（羲矣）刀敕秉軸（提刀應敕之人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六貴同朝（遙光徐孝嗣江祏等）阿父阿兄居要地（呼法珍等爲阿父靈運等爲阿兄）寶孫倀子（奄人）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麝（趙鬼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遂大起諸殿）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甚者剖腹視男女（齊主出遊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縛菰斬高宗（齊主好巫覡左右許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齊主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芳樂窮奇（又開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躬親裨販（苑中立店肆共爲裨販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兇暴淫亂頑冥不移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書反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反其所以惡之者何深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昔齊主殺衍兄懿懿曰家弟在雍爲朝廷憂之至是起兵）寶融觀變以廢涪陵（寶融即位於江陵遙廢寶卷爲涪陵王）珍國等行弑而社稷之移是誰尸之和帝寶融徒擁虛器以制於蕭衍之手沈約承運之言進（沈約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後約夢和帝以劍斷其舌）而蕭衍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顏見遠不食卒（衍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以取天下於明帝家（衍謂子恪等曰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爲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而巴陵巳爲酷鴆死矣（梁王使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於乎高帝欲爲子孫計以殲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明帝明帝欲爲子孫計以殲滅太宗之支而子孫復傾亡於蕭衍夫然後知覆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有見於此耶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六終

晉之[illegible]

天下見二義士蕭衍不殺義士齊高亦一時豆主

論高帝

論武帝

論鬱林王

論明帝

事君之道何恆也此克復康紹叔督江淮糧運未嘗乏絕

綱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 東昏漢縣名今蘭陽縣 自為大司馬承制 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皆除之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目蕭衍既廢東昏侯豫州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俱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曰今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發明）書檻而釋之則見蕭衍不殺義士之意

歷年圖曰 蕭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蕭齊總論

顧廻瀾曰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於天下 魏宋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而遽以王褚之謀 王儉褚淵 不費斗糧未絕一弦戰國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淮南王書 輕禪其君位而居之故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徙書弒不為之少諱而兒子受養 道生之子鸞帝養之 階之為禍則當得國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狠已在肘腋間矣得位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 詳史纂 欲使金土同價 齊主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其勤儉之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剛毅有斷惟總大體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 俱見史略 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 南史 遊宴雕綺未能頓遣 史纂 亦有齊之良主也但愛羽毛而疏骨肉已見於武陵王之風 曄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齊主曰肉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 初時長沙王晃及武陵王曄皆無寵故云 而猿子墮崖戚焉致感於父子之間 初子響以罪誅 不免於寡恩之議耳太孫 鬱林王昭業 嗣世祖而立矯情飾詐作諸鄙戲 綱目 根連蔓引僉任分權故甯拒至尊勑不可違舍人 齊王寵幸綦毋珍之等有司曰甯拒至尊勑不可違舍人 其羣小之得志何如也顧不能側躬發憤 綱目 剷黨裁奸而乃恣后淫汚塊然尸位 斷 蕭鸞生睥睨覬覦之心蓋自啟之耳鬱林被弒昭文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剌澤吻磨牙吞咀宗藩日月之相佯勁貪天 鸞篡有赤誌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甲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 扼新安 昭文 之腕以攘之位 是謂明帝 而再行弒逆魏主臨江詰其罪

蕭衍勸懿行伊霍故事

蕭衍起兵襄陽

馳兩空函定一州

定天下在吾州將

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

主倘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之徒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遣

歷陽若復釋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至是齊主賜懿藥而死

【綱】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目】蕭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時寶融爲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王天虎詣江陵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荊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illegible]曰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次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乃密定議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寶融教纂嚴（用寶融之教令纂集兵嚴也）以衍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纂承皇祚（太后海陵王之母也廢居宣德宮故假而稱之）　【目】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丁南湖曰（齊王寶卷淫狂不道故蕭衍之有異圖也謂其惡踰於紂獨不自愧無武王之德乎然晉宋南北以降凜非論德之世矣苟以弔伐爲事如衍者此當時人心之渴望也故綱目予之不曰反而曰起兵蓋春秋予桓文之意其能以反害者豈知救世之權宜哉）

和皇帝（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在位一年禪位于梁居姑孰尋殂壽二十六歲而齊由是亡矣）

【綱】辛巳（齊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景明二年）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書法）（相國不書自稱予寶融也寶卷昏狂宜代之者寶融而已）

【綱】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綱】三月齊相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發明）（是時寶融在江陵寶卷猶據尊位而綱目如此書之者寶卷肆虐罪當誅難以從而予之若眞變立然者所以予寶融正所以惡寶卷也其旨嚴矣）

史臣斷曰（東昏既立嬉戲無度所寵左右嬖臣至呼爲阿父阿兄而不恥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誅勠大臣殘於畜卒人人不能自保未幾遇弒豈偶然哉）

【目】齊蕭衍使王茂等襲嘉湖程茂薛元嗣議以郢城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沖孜之父）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愚按左傳父能析薪子乃不能負荷以歸瑜意謂張孜當守父成業以荷所析之薪也）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不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

【綱】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目】齊主寶融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潯陽引兵東下謂曰

[illegible]可使如兄

使樹留絹

時事不可不直書

六貴同朝

蕭衍密修武備

作事不可在人後

魏以郭祚爲吏部尚書

徘徊然後下筆

裴叔業問計於蕭衍

天下大勢可知

蕭衍有異圖

天下事一舉可定

河南公富可得

趙鬼能讀西京賦

步步生蓮花

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禾稼伐民樹者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冠洗濯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

綱齊主在東宮 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始安王遙始安三國吳爲名今廣西桂林府光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脩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參考)六貴指王遙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等六人

綱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暄是齊主舅法令書譏之 目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按齊主昭業卽位改元隆昌爲何胤等所誅實戒寶卷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綱魏以郭祚爲吏部尚書 目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綱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叔業猶豫寶卷數誅大臣其惡不待言矣叔業遣子芬之入質建康可也乃遣使奉表以壽陽淪沒地淪清彰出王謀篡之是挈地以與人則何而已矣故綱目書曰以壽陽叛降于魏

綱齊後宮火 目時齊主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漢武帝太初元年柏梁臺災遂作建章宮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嬖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綱齊殺其尚書令蕭懿懿衍之兄也 目初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人君馭臣之大柄君施恩而不失其威

陳思求而不允

否泰相遠

二曹以才名相忌

仲雄懊儂歌

所讓又別有意

讓豈關官大小

禿鶖啼來

松竹爲心

司馬公曰爵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三公三槐九卿九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八月魏主自將伐齊書伐惡齊也　目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魏曹植爲陳思王丕之弟也上疏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魏主竟不聽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目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　魏李彪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

綱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目初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之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懊儂音奧農琴歌名謂懊惱而復遂儂也遂儂悅也儂我也吳人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爲吳郡太守以防敬則謝朓敬則子婿也敬則子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敬則反敗於曲阿胡松斬之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

綱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

綱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慟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詩曰華有鶖在梁注鶖禿鶖也狀如鶴今見闡入臨脫幘無髮故笑云云以其禿而頸長也

劉保齋曰夫大臣民之表也不可以不敬也寶卷嗣服狎侮不恭蕭臣固將覩其初政而解體矣矧梓宮在殯恬無戚容夏心之斲喪其矣其禍之見及也固宜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年爲蕭衍所廢壽二十九歲

綱己卯齊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　四月魏主宏殂太子恪立是爲世祖宣武皇帝　目時魏主因禦齊師疾甚北還至穀塘原以嗣子託司徒勰勰慮權寵震主取罪必重涕泣固辭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

傅呂豈可以門地得
非常人曠世乃有
三卿孰若四科
選舉先門地而後賢才
齊主志慕節儉
盛禮莫若三元
壞鎗宜移在此器
明君量能受職
天下恭己南面
代庖宰而爲匠斲
司馬牛受桓魋之罰
北方鴈臣

王琨四女本寇所掠納其女以充後宮及更賓六葉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爲妾媵

丘濬山曰（此胡人冒中國姓之始元魏起漠北以九十九姓部落其所謂姓者皆以土俗爲多重複至是改之以從中夏遂使中國二代漢魏以來之姓氏華夷混雜不復可辨識矣）

目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李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三桓孟孫叔孫季孫）孰若四科（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司馬公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鮮矣）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目齊主志慕節儉大官（掌御飲食）元日上壽（元旦日上酒稱壽大行酒也）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鎗鼎屬三足溫酒器也壞毀之）也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爲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曲宴言私也）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小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書法）（譏矯也觀穎冑移在此器之言則矯可知矣）

綱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爲庶人尋復賜死

綱魏除逋亡緣坐法　目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丁丑（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正月魏立子恪爲太子

目初魏元丕與陸叡李冲子烈俱受不死之詔（受詔許以不死也）叡既以謀反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日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終始而彼自棄絕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魏主知所尊尙

據鞍不忘講道
口占不更一字
好賢情如饑渴
魏有太平之風
南朝所無

見聰不能不憚
薛聰天爵自高
天爵非人爵所
能榮

作牧亦易亦難

此乃有識之言
子烈有直士之
風

從來有一事可
歎

〔綱〕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發明）魏主於是乎可謂知所尊尙矣

〔綱〕魏主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違者免官及詔求遺書祕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改用長尺大斗依漢法爲之

〔綱〕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目〕魏高宗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又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之徒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按尹氏曰魏主賢明政事設施皆有可觀如班祿均田作辟雍定樂章詔賑貸出宮人罷末作等事皆南朝所無者綱目豈以夷狄之故而遂掩其美哉

丁南湖曰太平者先王之至治也魏亦有此風其盛之極衰之兆乎魏自天興以後太和以前中國晉宋齊凡三易姓其間皆庸虐之主弑奪之禍紛紛迭出而魏獨外夷顧乃一脈賢君相承累葉有太宗太武之開創有明元文成獻文之守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眞可謂超中國擬先王矣豈非盛之極衰之兆乎是故宣武立而魏運衰蓋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綱〕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 〔目〕聰爲御史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宥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魏主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綱〕魏以高陽王雍爲湘州刺史 〔目〕魏主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綱〕魏頒品令賜冠服 〔目〕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登引例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綱〕丙子（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魏改姓元氏（初爲拓拔氏）初定族姓 〔目〕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羲太原

以鸞爲驃騎大將軍謝瀹不問外事

實俗何由知書知書豈皆聖人魏主欲移風俗

吏部置酒遺弟飲此勿豫人事日月在軀何可隱

欲變易舊風禁士民胡服

任城忠於社稷

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

【綱】七月齊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弒其君昭業乃以太后令廢爲鬱林王鬱林漢郡名今廣西潯州府迎新安王昭文新安郡名今徽州府是也昭文鬱林王之弟即帝位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目】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棋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歎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

史臣斷曰鬱林地居長嫡殺聲未彰而武皇之心未變道教保護神器正位宸極旣而恣縱闈內作慝忌否生禍起宮闈身竟不保齊氏之亂始於此矣

【綱】九月魏主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同甫反失意也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

【綱】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復殺衡陽王鈞等四人 【目】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髀有赤誌以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洩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司馬公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綱】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 【目】欲引尚書虞悰參佐命悰力辭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綱】齊立子寶卷爲太子 【綱】齊主鸞弒海陵王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目】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目】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爲宜行任城王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爲此語季冲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

【綱】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書法）特書鸞也前書伐此書攻綱目謹亂賊嚴矣

魏主至洛陽罷兵
大司馬執法嚴
人主於國如一身
先王推聰明於四遠
孝文魏之賢君
不覺促席移晷
自謂相得之晚
垂拱司契天下治
君人者以天下為家
王者以四海為家

【綱】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　【目】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人人已為攘盜不殺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司馬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如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施於所遇則所遺者多矣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綱】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帝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書法）前書大舉伐齊此書至洛陽罷兵因而錄之所以著譎也古之遷都不若是之欺矣

【綱】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目】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音癸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高宗明帝名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後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

【綱】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正月魏以韓顯忠韓麒麟之子為中書侍郎　【目】顯宗上書請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故基魏明帝所造也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闉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至於景昃而食景日影也昃日西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按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合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魏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

【綱】魏主還平城　【目】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尚書丁果曰先帝以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衆情不樂魏主曰王者

【綱】魏封李安祖等四人爲侯　【目】李惠之誅也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爲魏主待舅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爲言不聽

【綱】壬申（齊永明十年 魏太和十六年）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祭　【綱】冬齊遣使如魏　【目】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慚

【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目】約擬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二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删除

【綱】癸酉（齊永明十三年 魏太和十七年）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目】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拂蠅是王謝家物（麈似鹿而大尾可爲拂而揮蠅東晉王導謝安諸人嘗捉玉柄麈尾而談）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綱】齊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綱】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爲太孫　【目】東宮文武悉起爲太孫官屬

【綱】七月魏主立其子恂爲太子　【目】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召任城王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在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發明）昔盤庚遷亳其民狃上仲康相與咨嗟胥怨乃諄諄然告之不變一法不戮一民莫不心悅誠服以從其上蓋服民以勢不若服民以理故也今魏主將欲遷都不廣謀於衆率然決意行之此魏氏遷洛之後所以人心不服不再傳而遂微者也

【綱】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西昌漢縣名今太和縣）侯鸞齊主殂鸞奉太孫昭業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王者不私人以官

王者之法有常

契知心不可常

此是身家州鄉

此由江斅謝瀹移牀遠客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問說者謂孝文之致孝於祖母先儒以爲非所當服

民請世胙冀州

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

目己巳 齊永明七年 魏太和十三年 魏主聞南安王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爲之隱事覺抵罪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去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綱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斅爲都官尚書 目長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 聞人複姓也 緒不許晃使問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斅謝瀹 江湛之孫 謝朏之弟 可自詣之僧眞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袁了凡曰 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愛遇稱旨就王球席球舉扇曰君不得爾齊紀僧眞幸於武帝承旨請江斅斅顧左右曰移吾座遠客兩公之風格嚴凝不以士大夫借天子要人可謂鯁正而一天子之能容兩要人之慕爲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綱庚午 齊永明八年 魏太和十四年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 目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悟其言爲之一進粥

方正學曰 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劉有益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己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讎祖母乎母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哉

綱辛未 齊永明九年 魏太和十五年 正月魏主始聽政（書法）太后薨也

目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州民三千人詣闕言禧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乃以禧爲司州牧

胡氏曰 當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

王儉奇蕭衍 范雲諫書具存 刈此亦殊可觀 不謂雲能爾 願知稼穡艱難 高閭言築長城五利 愛羽毛而疏骨肉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江左風流宰相 魏詔均田 同李安世均田論何如 貴重情同寒素 高祐論止盜之

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恆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丁奉曰儉目蕭衍當大貴而首先器異之窺其心術亦不外倖衍貴之日卻以末道啟者事衍耶可笑儉之早死不復竟其術之志也）

【目】魏中書監高閭表請北狄爲患宜築長城以禦之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綱】齊以長沙王晃爲中書監 【目】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捉執刀戟爲儀仗之人）四十人（初）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曄多才藝而疏婞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侍中常侍之冠以貂尾爲飾抄平聲音拌遇也拌與拚通）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

【綱】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目】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任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綱】十月魏詔均田（詔均田書之予魏也） 【目】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更宜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畜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綱】丁卯（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目】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薦舉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

【綱】魏以高祐爲西兗州刺史 【目】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

官制以小滿爲限 一門二台司 僧虔當以名義見美 僧虔必爲長者 刑罰所以止惡 仁者不得已而用 八友 子良失宰相體 人生如樹花同發 范縝著神滅論 刃沒利存 論取官

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亦存乎人方略何如耳法固無定局也然明刑弼教裕民尤弭盜之本乎

世祖武帝 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

綱 癸亥 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太和八年 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

綱 七月齊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目 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 三公主天地人之事行登三事謂進此位也 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 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 冬十月熒惑火星逆行入太微 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綱 魏始禁同姓爲婚（發明）魏居華夏至是又有是禁其視蒙古子烝父妾兄收弟婦者異矣

目 魏濟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綱 甲子 齊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 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 子良賢王素守忠慎竟以憂卒 目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按南史縝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毀之 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

傳隆手自書籍　蟬冕不宜過多　八座遂有三貂　入朝以腰扇障日　寒士不遜　留此正長病源　黃金與土同價　遂成是爲一代賢主

【目】齊檢定民籍　【目】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長令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從之

【綱】齊以何戢爲吏部尚書　【目】齊主以戢威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謂王儉也）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驍騎將軍游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綱】十二月齊以褚淵爲司徒　【目】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謂袁粲劉秉也）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

【綱】壬戌（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　【目】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導髮具以玉爲之）上曰留此正長病源之漸也卽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參考）按南史帝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胡致堂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奢儉而賤貨者莫不有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雖可使貴賤有等人不多用金玉不至賤貴爲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齊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史臣斷曰蕭道成篡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塗炭命懸旦夕當是時道成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蒼梧立宗藩以隆宋祚爲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罪冒州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體雖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旣已委質爲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弑逆齊興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青紫裙屢珍奇異物棄擲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瓛得失於羣臣亦足爲一代之賢主矣

【綱】夏六月齊立子長懋爲太子　【綱】秋齊南康公褚淵卒　【目】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

【綱】魏以李崇爲兗州刺史　【目】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書法）宋齊以來刺史專方面本兵柄大率皆任其子弟而已未有以善政稱魏之李崇高祐其庶幾焉

袁了凡曰魏李崇刺兗州設樓鼓守險要以備盜宋齊季宣令武昌亦嘗置一樓盜發伐鼓傳樓隣處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其于此隋末南子罷知吳江縣太守孫公條令每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徼盜發則鳴鼓爾頭子弟執不可曰鬬爭自此始

方之馮異非知機
晉文當三讓彌書
齊自應有侍中王琨攀車慟哭
護領掛冠政在孝經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世族國華
是吾不諫之策

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

綱 三月宋封道成十郡爲齊王

綱 四月齊王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爲司空

目 時宋主下詔禪位于齊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音非）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王儉乃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百官雨泣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爲司徒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顗上表數齊王罪過掛冠徑去齊主殺之齊主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方正學曰（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臥朏才智非王虎之之比然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耶愚詳考之朏既辭於家終遁不仕可也後復事齊爲侍中又爲郡守又事梁爲司徒豈所謂秉節不二耶但節當日所處賢於褚淵王儉遠矣）丁南湖曰（宋齊雖稱以篡弑得國而宋猶爲彼善於此者蕭宋之受禪也晉帝欣然寫禪詔謂左右曰桓玄之世晉氏本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雖不得已之言然宋亦可以釋憾矣齊之受禪也宋主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矣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此其情詞之慘齊亦何忍乎噫宋祚稍長而齊運甚蹙蓋已卜於斯矣）

綱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目 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顧舅氏遑恤國家點尙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綱 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書法）（書滅其族重罪齊也）

綱 齊立世子賾爲太子諸子皆封王

綱 庚申（宋建元元年　魏太和四年）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目 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貍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論明帝　論蒼梧王二　論順帝

門時公主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業陰宗室諸王等四屢許多謀爲建王之類其不及焚者四宜不從斬之夜尋女子曰悖虐不道明年不[illegible]熟矣後荒宴之弑之 湘東李彧 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承風 子勛起兵尋陽諸郡多應之 休仁之師方出 宋主使休仁討江州 而子勛之帝已稱雖湘東晉安並可當璧 蔡興宗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 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 [illegible] 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鄧琬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亟死耶 初宋主以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書下江州鄧琬抵書於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吾徒事耳遂起兵 臺兵既克 殺子勛 誠宜砥躬礪行 帝行範 何至其後荒暴日甚勦拉同氣翦落洪枝 如殺休祐休仁等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勦拉同氣沈約曰太宗翦落洪枝不待顧帝 而又使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 宋主殺子綏等十三人又賜子房等十八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信哉秉心之忍也又至裸婦人而爲樂 王后以扇障面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 奕飛碁而不悟 宋主與王抗對奕抗起曰皇帝飛碁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 高湘宮爲功德而竭百姓賣兒貼婦之錢 宋主作湘宮寺曰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何功德之有 令德蔑聞罪深釁積豈帝王事哉 保字螟蛉李昱紹統 初宋主以宮人賜李道兒迎還而生昱立之 蕭道成斬休範於外 休範反道成擊斬之 而秉國之鈞四貴入直 道成袁粲褚淵劉秉 雖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 戰國策 難杜關閤而乃縱肆微行開端樹隙兇驕益熾刀鋸椎鑿置左右 一日不殺慘然不樂 李將軍弑 昱嘗自稱李將軍爲楊玉夫等所殺 而安成王立非蕭公何以了此哉 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安成王準 自後王儉吐所難吐 儉謂道成曰儉蒙公殊盻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 褚淵求爲齊官 淵引何曾故事求爲齊官 別宮令出而後身願勿生天王家 宋主禪位于齊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曰欲見殺乎曰出居別宮耳宋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天王家 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甘心乎 晉恭帝禪位劉裕曰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蕭氏之取劉也亦如此天道好還可畏甚矣愚故爲之說曰宋之道成晉之劉裕也宋之汝陰晉之恭帝也得國同而失國均謂之晉宋一律可也雖然劉裕之弑帝也斥而書姓道成之弑宋主也削而書名何也蓋道成弑逆雖亦至再而劉裕則起於創綱目之所以權衡其間也噫吾慨夫道成之後而有蕭衍衍之後而篡弑者踵踵也謂非裕之作俑也哉

齊紀　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名道成字紹伯姓蕭氏相傳爲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歲 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徧體肩有赤誌如日月狀

綱己未 宋昇明三年魏太和三年 齊太祖建元元年是歲宋亡齊代 春正月宋以謝朏爲侍中 目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

論武帝

論營陽王

論文帝

論世祖

論子業

(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廢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劉宋總論

顧迴瀾曰昔劉裕乘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起自布衣生擒數天子(誅桓玄斬南燕王慕容超滅秦王姚泓)以緝晉鼎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見發明裕弑帝於秣陵)口誅筆伐(尋史品藻)則裕也弑逆之罪當爲天下首惡矣(弑亡國之君自裕始)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發明)古曰必狠敗(國語)此之謂哉　義符不綱(居喪無禮遊狎無度)身遭廢弑(徐羨之等廢而弑之)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對曰晉文景以上人)而入承大位考之綱目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脩孔子廟嘉崇文也餞義季而使識饑苦(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戒諸子弟食至日旰皆有饑色宋主曰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誡義恭而勉以寬仁(宋主書曰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故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薄(綱目)朝廷清明而天下安靜(言行錄)君子謂元嘉之治冠江左信矣然黑衣充位(慧琳參權披貂裘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五臣秉軸(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時號曰五臣)殺道濟而先以長城自壞(檀道濟見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取河南而謀於白面書生(宋主欲伐魏沈慶之曰今欲伐國而謀於白面書生事何由濟)昔人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麒麟策蹇驢者也卒之嬰兒舞槊(魏人殘酷以嬰兒貫槊爲戲)春燕巢林(魏人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黔黎蕭條(古賦)生靈磔裂(杜甫賦)吾重惜其美政之不終焉迨夫晚年溺於慈愛而不能遠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虛表取笑千載豈非但能裁弟不能裁兒之過歟(宋主始殺弟義康不能決斷廢太子劭)劉劭弑逆(弑文帝)開闢未聞(沈正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沈慶之手書密發(劭與慶之手書令其殺武陵王駿慶之與駿合謀討劭)武陵王神兵整辨(駿專委慶之處分旬日整辨人以爲神兵)而牙下正法腰領分矣(駿斬劭於牙下)孝武即位新亭(世祖駿)未幾而殺南平(鑠)殺武昌(渾)由是而義宣反於江州(宋主淫義宣諸女懷恨而反)竟陵(誕)反於廣陵(誕數宋主罪曰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三緘)休茂反於襄陽骨肉狠藉朝廷隱憂孰非宋主之不德有以致之甚者沉湎貪(刺史二千石還必令獻奉又以蒱戲取之)淫(葬殷淑儀)大興土木(宮室被錦繡)恣爲侮慢而王劉有老傖老慳之名(時呼王玄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慳)競爲狎遊而師伯有得雉得盧之擲(宋主與師伯樗蒱擲得雉師伯擲得盧)拒諫而注弩作色(沈懷文等諫獵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淫刑而行哭不免(宋主欲殺沈懷文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厥後子孫殆盡豈亦天醜其行乎(見發明)　子業繼之悖虐不道穢德聞

袁粲傳[illegible]
袁粲蹈匹夫之[illegible]
袁粲無棟樑之具
宋以楊運長爲宣城太守
成敗在德不在衆寡
劉[illegible]五勝[illegible]何如
此籠中之鳥
謝朏無言
褚淵非有奇才異節
文帝承平眞主

不[illegible]而死者[illegible]其[illegible]節[illegible]不以成敗之故而異名之也

袁子野曰 袁粲[illegible]望國奉[illegible]付託之重智不足以[illegible]存[illegible]權不足以[illegible]蕭[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九鼎[illegible]三才[illegible]換[illegible]區斗城之[illegible]出萬[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樑之具矣 方正學曰 袁粲[illegible]蕭道成而不[illegible]結[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勤[illegible]節[illegible]也

漢王陵王允[illegible]終有古[illegible]褚淵[illegible]鼠[illegible]其計之失在乎知人[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淵乃[illegible]而敗[illegible][illegible]也使天[illegible]亡宋[illegible]道成而死其族於[illegible]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己道成之勢已[illegible]而然[illegible]也沈約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心而文致[illegible]故以[illegible]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illegible]及於[illegible]此何足罪粲乎 袁了凡曰 [illegible]劉[illegible]道成[illegible]左丞褚淵率王儉欲[illegible]文[illegible]以不如[illegible]文節又請爲[illegible]立[illegible]始終[illegible]其有[illegible]節[illegible]直仕宋爲[illegible]令乃知有齊而不知有宋後齊亡而仕梁當代人物則知[illegible]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識操不正若此而名挂孝義傳不知其何以爲義也

綱宋以楊運長爲宣城太守運長出守宣城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綱宋蕭道成假黃鉞黃鉞天子所執之大斧飾之以金故名假與之所以重其威也出頓新亭 目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紜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縉紳不懷縣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也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三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縊死蕭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丁南湖曰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皆謀討道成可謂能秉義者攸之衆潰無成而死者劉謀泄不克而死可謂能徇國者是綱目之所予也

綱九月蕭道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目時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莊之子也朏音非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道成慮朏難提燭小兒難防之意道成慮其難提燭小兒竊聽故不肯言取燭遣出朏又無言王儉知其旨請間說之謂公宜絕禮羣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卽倡義加太傅假黃鉞道成陰謂所親任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褚淵表字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

歷年圖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權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雪駭龍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遽登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眞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彊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孤

伊霍事非季世所行
功成終無全地
天下事皆應關蕭公
非蕭公無以了此
春秋何不以是恕盾
沈攸之不致捐包胥之節
江山皆城隍
蕭道成殺袁粲
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
忠臣孝子
袁粲父子俱死

綱丙辰（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夏六月魏太后弒其主弘復稱制（太上皇時馮太后有所幸爲太上所誅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遂密行酖毒弒帝而臨朝稱制）

順帝（名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及蒼梧王被弒蕭道成迎而立之在位三年復爲道成所弒壽十四而宋亡）

綱丁巳（宋順帝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準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目時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嘗忌蕭道成威名欲殺之（昱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程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　骲音雹骨鏃箭不能傷人）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道成命王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使伺機便會昱乘露車晚至新安寺偸狗飲酒醉還乃使玉夫弒昱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準（安成漢縣名今河南信陽州明帝封第三子於此）以太后令追廢昱爲蒼梧王（蒼梧漢郡名今屬蒼梧縣屬廣西桂林府）安成王準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發明）楊玉夫寔奉道成指授以與賈充唱謀成濟抽刃者不同司馬昭尤不能免道成何詞乎昔趙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之故躬受大惡之名今道成於玉夫輩不惟不能討反從而爵賞之罪益明矣若以骲箭之事謂道成迫於昱死則鉏麑之賊嗾犬之難春秋何不以是而恕盾乎

史臣斷曰（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僞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罔節誅戮無常未五年間而遇弒識者謂之天厭劉氏故假異以絕其國耳）

綱十一月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目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道成一旦專權攸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攸之起兵道成世子賾行至潯陽欲留屯湓口或以城小難固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賾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攸之攻郢城不克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

綱宋中書監袁粲（字景倩）尚書令劉秉（字彥節）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目初粲與秉謀誅道成謀既定粲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秉踰城（石頭城也）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發明）沈攸之衆潰無成袁粲謀泄不克是皆不足係討賊之責然綱目書舉兵書討書謀誅書

爲我大功德
景文神色不變
景文處死不亂
景文愈於道成
明帝不知人
四貴
曾書以囹圄爲福堂
書粲得進退之權

[illegible]與奢侈從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松之壽反貽覆身之禍然則浮屠黃老之報果何益哉

【綱】宋作湘宮寺　【目】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常侍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浮圖此謂塔也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綱】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二月宋殺其江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目】宋主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賚手敕詔言我不謂卿有罪然吾何能獨死請子先之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發明）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畀以託孤之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耶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書宥書爵可哀也已蘇東坡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　【綱】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　【目】昱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等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機事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沈約曰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敗亂凶喪疑似之語失回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守嬪妗勸拉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季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劉氏之宋絕斯實錄也

蒼梧王又名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在位五年爲蕭道成所弒壽十五

【綱】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目】詔以衛軍將軍攝職粲辭（書法）此其書何嘉守禮也當時如粲者蓋鮮矣

【綱】甲寅宋主昱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目】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綱】魏顯祖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囹圄周之獄名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綱】九月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尚書令劉秉爲丹陽尹　【目】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書法）去年書粲以母喪去職矣於是復用則其不書起復何予粲也粲以母喪去職以國難入朝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甲胄生蟣蝨
沈文秀持節不屈

蕭道成尋復本任

蕭道成速發入朝

魏主有遺世之心
文帝幼有至性

【綱】己酉（宋泰始五年　魏皇興三年）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目】初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胄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魏主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　魏皇興四年）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　【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發明）宋主以疑而召道成道成以計而寢召命君臣相詐如此交譏之也

【綱】辛亥（宋泰始七年　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弘延興元年）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目】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乃手書召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缺行戚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綱】宋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　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惟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戮力謂併力也）既至拜散騎常侍

【綱】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目】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謂黃帝老子也浮屠謂釋氏也）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高祖即位（顯祖長子是為高祖孝文皇帝）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宮（崇光宮在山西大同府城內西北）國之大事咸以奏聞（按宏五歲兒也其篤性神解如此吮癰之年則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尹起莘曰古人兢兢業業一日萬機豈固厭逸樂而好勤勞哉所居天位所治天職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仰宵衣旰食猶懼弗勝[illegible]

殷孝祖帥兵赴建康 殷統軍可謂死將

宋臺軍克江州蔡興宗先見

會稽迎師安都

沈攸之圍執以爲不可 蕭道成收拳豪俊

【綱】丙午（宋[illegible]二年魏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子勛（[illegible]王也）于江州子勛遂稱帝（置百官[illegible]帥將佐上尊號[illegible]）[illegible]

徐廣梁益州皆舉兵應之　【目】宋主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子勛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從之）爲之柰

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絶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

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晉羊祜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宋主知琰附潯陽（潯陽名）非本意乃厚撫其宗以招之（發明）子勛前書舉兵者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也河東既纂大統則是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猶當[illegible]然藩州豈容[illegible]已[illegible]之意如[illegible]則宜[illegible]安境內無[illegible]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illegible]禍之意也綱目[illegible]書曰討然後宋師可[illegible]名義正矣故自此以下皆以臺軍別異而書之

【綱】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傖楚壯士人情大安）（書法）書赴建康予從正也　【綱】宋臺軍克會稽（吳喜任農夫及上虞令王晏之功也）

【目】三月殷孝祖中流矢死（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已[illegible]其爲賊所識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沈攸之代將擊潯陽軍大破之（攸之內拊將士推方興貴甚悅遂戮力破南軍）詔以

攸之督前鋒

【綱】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首建康（初子業之世在內大臣懼禍咸欲遠出袁顗求出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荊州長史辭不行謂顗曰子欲在外求全吾欲居中免禍至是衣冠流離外難百不存一衆乃服興宗之先見）

【綱】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綱】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初應子勛）並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

將甲士五萬迎安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珍奇亦以懸瓠（縣名屬汝南郡）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

救彭城　【綱】宋立子昱爲太子（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丁未（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呂梁山名在彭城徐州城南）死者以

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目】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宋主怒彊遣之使行徐州事遣蕭道

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蔡尚書今日能負荷

袁顗稱高祖儉素之德

田舍公得此已為過

鵝眼錢

宋錢鵝眼綖環錢

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齴音眼露齒貌）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謂今興宗）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袁了凡曰（蔡興宗都督荊州被顧命徵還京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而興宗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蕭鸞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履到席約躡履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廓之方雅蔡樽之英爽蔡凝之正色自子度以來百年高閥四世忠節為江左禮門休哉）

綱六月宋大脩宮室　目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土障猶枕屏也所以障風者壘土為之示儉素也籠罩燈之具以紗蒙之曰紗籠今蒙以葛布拂揮蠅之具以麻績為之）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綱甲辰（宋大明八年魏和平五年）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　目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史臣斷曰（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沈湎于酒荒淫于色貪冒于貨嘲狎公卿誅仇諫士大興宮室濫賞嬖倖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永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太宗明帝（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彧立之在位七年崩壽三十四）

綱乙巳（宋主子業嘉景元年太宗泰始元年　魏和平六年）五月魏主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楚楚悽愴苦楚之意）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位（弘高宗長子也是為顯祖獻文皇帝）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

綱春宋鑄二銖錢　目九月沈慶之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至十一月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餘皆通用

綱宋主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弒之迎湘東王彧即位

[illegible]子業罪浮桀紂天下怨如讐敢弒之者寂之而欲

謝莊欲效郢君事

一心可事百君

顧法對策

躬化易於上風

此上不容有懷字

惟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illegible]

籤爵成使爲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詔沈慶之將兵討誕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先是誕誑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衆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以劉琨之（遵考之子也）爲參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全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而殺之慶之値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初誕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慶之帥衆攻克廣陵誕走追及斬之

【目】辛丑（宋大明五年魏和平二年）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刻木爲合符曰棨吏執以傳信）執不奉旨須墨勑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鄆字君章漢光武出獵夜還鄆拒關不開）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綱】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　【目】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以張岱爲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爲別駕行事

【綱】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宋策孝秀于中堂　【目】揚州秀才（漢取士有孝廉秀才二等自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爲號）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　【目】初淑儀殷貴妃卒宋主痛悼不已命智淵議淑儀謚智淵謚曰懷宋主以爲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以蔡興宗袁粲爲吏部尙書（粲淑之兄子也）　【目】宋主好狎侮羣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

二十七年不徙官
高允不過爲郎
呼爲令公而不名
四十年未見喜慍
乃知古人爲不誣
高生一代所推
高允矯矯風節
高子獨升階長揖
管仲致慟於鮑叔
宋主欲重其選
蹈道則爲君子晚代分爲二途
九品論人才優劣
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顗獨不降意
顗之著定命論
盡有盡無江智淵

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以求官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爲人褊（心性狹也）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崔浩）嘗謂高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風調節操也）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淸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中常侍）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

綱 六月宋以謝莊顧覬之爲吏部尙書　目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尙書置二人以莊與覬之爲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廓之子也）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

綱 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旣而下遷再被彈劾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後宋主與太后憤怨因誣賜死）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凝籍世資用相陵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綱 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同之爲中書舍人　目 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參考）（魏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敞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

綱 己亥（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　目 誕知宋主意忌之因魏人入寇脩城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爲中書侍郎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

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

沈公不效何公

得一州如斗大不與典籤共臨

用賀言所活不少

源賀竭誠事國

布衣茅屋蕭然

平生不喜見要人

無令後人笑汝拙

延之清儉之德

延之知子之明

高允眞忠臣

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也乃原之

【綱】乙未（宋孝建二年 魏太安元年）春宋鎭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目】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尙之往起之沈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尙之慚而止

【綱】丙申（宋孝建三年 魏太安二年）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爲太子（書法）弘生甫三歲其母李貴人依故事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忍哉其爲君也

【綱】宋以宗愨爲豫州刺史 【目】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爲方鎭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鎭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愨爲豫州吳喜爲典籤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 【目】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戍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綱】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目】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笨音奔去聲竹輿也）逢竣鹵簿卽屛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要人謂權貴）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矣竣丁憂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竟爲宋主所殺）（發明）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綱】戊戌（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 【目】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屛人極論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

家國安危在將軍
君但當知筆札事
人以爲神兵
沈正說顧琛
貴臣不如賤士
竣尙不顧老臣
王僧達必來赴義
宋復以何尙之爲尙書令
尙之自洗黃閤

【綱】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濬皆伏誅　【目】初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駿慶之求見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鎭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狥衆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駿戒嚴誓衆至潯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唱大義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晩也正曰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東漢人）有言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誕爲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駿發潯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尙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厚撫魯秀等悉以軍事委之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子也）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爲長史駿初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駿同誕舉兵討劭劭衆大潰羣臣勸進駿遂即帝位于新亭斬劭濬及蕭斌等袁淑徐湛之等各封贈

【綱】宋復以何尙之爲尙書令　【目】初劭以尙書令何尙之爲司空子偃爲侍中及劭敗尙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自洗謂躬親灑掃也）宋主特宥之復以爲尙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發明）（尙之先以致仕起復身爲大臣旣不能死於其難乃北面逆賊孝武復以爲尙書令綱目譏其不當復用從逆之人也）

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三十五）

【綱】甲午（宋世祖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宋立子子業爲太子　【目】宋劉義宣（南郡王也）反敗歸竺超民備羽儀迎之荊州刺史朱脩之殺義宣幷誅超民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尙之言賊旣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

袁淑錄隱士眞 嘲世 隱士有迹無名

僧綽能斷大事

湛之秉燭繞壁

此何事而可罷

濬城自守非臣節

蕭斌婦人

胡安國目爲[illegible]儒

僧綽忠於謀國

祿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嘲之（發明）大夫[illegible]仕矣[illegible]復臣之交[illegible]之也

目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 目 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目 宋太子劭始與王濬與吳興巫嚴道育等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及事泄宋主赦不誅

綱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 目 初宋主欲廢太子劭先與王僧綽謀之綽曰臣謂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旣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帷蕭斌與之同袁淑切諫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罷劭竟殺淑令張超之等入拔刀徑弒帝幷殺潘淑妃及徐湛之江湛等濬時在西川府聞變內喧謀王慶曰宮內有變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往見劭劭遣即位不敢臨喪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發明）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歎其官僚郭瑜對[illegible]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日之爲[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謂之曰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弘而聞此必懼然[illegible]不至於[illegible]而見弒矣今綱目取法春秋於弒逆之事亦必直書于册云

胡致堂曰 晉之申生宋之痤[illegible]之[illegible]皆之過爲之[illegible]唐之建成[illegible]等之類皆以讒間構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跡形乎手書[illegible]其暴著矣非有讒間構忌之也[illegible]正殺召公[illegible]以大義處之已不失爲慈父[illegible]不亦善乎若親知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縱敗謀其歸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甲羽林[illegible]其有甲之卒以所親[illegible]潘淑妃不異江芊之[illegible]劭聞欲弒而文帝尚使之弒也宋文美質[illegible]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illegible]取實千載由是[illegible]之入君以猜[illegible]爲魚不知有秩之[illegible]必蒙首惡之名豈不信哉 史臣斷曰 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綱維備舉[illegible]四境[illegible]戶口蕃息致平[illegible]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閒之口而又[illegible]其力[illegible]河南戎馬飲於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綱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目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幷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九泉猶言黃泉羽化言人之死若生羽翼而亡化以登仙境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發明）僧[illegible]力[illegible]宋文[illegible]斷而宋文不能[illegible]若僧綽亦可謂忠於謀國者矣然劭廢爲逆僧綽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斷謀而忍際乾難不死於劭變之初而死於受職之後豈不深可惜哉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豈使胡馬至此
臧質以璞上露板
沈璞歸功於臧質
春燕歸巢於林木
孝孫之議有可尋
王錄事議不可奪
君子殺身成仁
王者無私故能容養

【綱】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瓜步山名在揚州儀眞縣)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欲奔竄也)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參考)按南史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及魏軍至瓜步帝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綱】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眞君十二年)正月宋主殺其弟義康(發明)書殺其弟者罪不至死故書曰宋主以甚之也

【綱】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二月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綱】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明】

【綱】魏人凡破南兗徐豫冀青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稍同)上盤舞以爲戲(貫小兒於鎗上盤旋爲戲)所過州郡赤地無餘(焚掠盡也)春燕歸巢於林木(無室可巢也)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趦趄(趦音雌趄音沮不進也)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饑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芟麥未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綱】三月魏以盧度世爲中書侍郎【目】魏中書學士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度世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綱】六月魏太子晃卒【目】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後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綱】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尚書源賀陸麗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即位改元興安(濬景穆太子之子是爲高宗文成皇帝)

【目】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府西南…之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起

【目】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固陳不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乃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臺攻城數月不下魏主自將救之衆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死者萬餘人【目】會詔使至不許退師蕭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戴守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亘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遂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維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責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顚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目】十一月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魏洛州刺史）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有仁愛聲聞以爲前導也）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上以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發明）（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衆望風退走柳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貍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目】魏軍在蕭城（在徐州蕭縣治北）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竭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自稱其小字）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餽義恭且請見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故暢云然）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還定有期君還本朝今爲相識之始

問王玄謨袁淑何如

馬鄭王賈不知崔浩

崔浩刻石列史

高允小心愼密

此人情所難

每念使人心悸

史爲將來勸戒

高允不奉東宮指導

高允恐負翟黑子

拓跋未純乎中國

丁南湖曰 甚矣知人之難也不可以其一事而忽其一生也宋文帝欲窮兵北伐而王玄謨以[illegible]以封[illegible]導其欲是亦諂諛之徒然玄謨當[illegible]失道而[illegible]不測傾心輔弼可謂忘身徇國者淑於逆劭行弑之日[illegible]投軀狗王直與春秋孔父之節異世而爭輝孰意劉宋末代有斯人耶

綱 庚寅 宋元嘉二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目 時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謂浩註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 馬融鄭玄鄭衆王肅賈逵也 不如浩之精微乞頒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從之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石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幷州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 匄音蓋乞也 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尹起莘曰 周官司寇八辟有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之辟崔浩自其父宏仕魏實爲世臣浩歷事三朝身爲上公才略獨優運籌制勝屢有成績自八議言之浩居其四而乃一朝忌諱遽夷其族凶暴之國尚可立其朝哉拓跋本夷狄進於中國而未能純乎中國故其所爲如此書殺司徒崔浩夷其族蓋甚之也 方正學曰 崔浩嘗自謂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但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遂引而去之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怪惚恍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養於其國權勢行乎羣臣之上使主忌其志同列[illegible]於小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

魏主詐　除僞注　魏主剛正不惑　備匈奴不過二科　何承天四策行　如　獅子猶象　日磾辨見知　傖荒賜隔　宋主欲經略中原　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願上封禪書

錄擊林邑別爵殺之　目魏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佛像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謂明帝遣使天竺求佛書）以亂天常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蹤跡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崔浩拉魏主寇謙之皆信重寇謙之崇道教而詆佛法適入寺見兵器室婦女則知姦蓄穢有不可勝言者此魏主之舊然誅沙門也）

尹起莘曰（自佛入中國人其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謗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言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所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丘瓊山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干禁者固當懲之其不率者亦當儆之故民有悖於教違於禮犯於法者必先原其心審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爲而又明有禁令而故犯之違之然後罪之誅之彼固甘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爲之而又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足以痛快人心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以歸俗之期而遽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況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目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爲憂咨謀羣臣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然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居新徙之家以抗羣虜三曰纂偶（纂集偶而比）車牛以載糧械羣合鈎連以衛其衆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綱宋師克林邑　目時檀和之等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獅子形似虎正黃色能食虎豹毛蓋之長也）威服百獸乃製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全無行橐）

綱七月宋以杜坦爲青州刺史　目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言今無此等好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坦杜陵人杜預之後）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傖荒言其粗服荒忽無常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每以傖荒遇之雖人才可用不得踐清塗）況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乎宋主默然

綱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　魏太平眞君十年）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名在匈奴中霍去病北伐之封此山）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宋行元嘉歷　古人簡易之法　以經義決疑獄　丈人雅譽過入　孔熙先激范曄　范曄不及夏侯色　特爲熙先所怵　義康覽書自歎自古有此　宋始備郊廟之樂　梁長風破萬里

并著遠也

綱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太平眞君六年）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目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檢中星測二至更立新法移舊四度又以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取舒緩定其小餘以正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率（率與律通管之管也）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綱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發明）魏以夷狄主中國行事一以華夏爲法蓋欲以華變夷也

綱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曄字蔚宗）謀反伏誅　目初魯國孔熙先以曄志意不滿說曄（說音稅）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曄字蔚宗少好學善爲文章曉音律删衆家著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議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晉嵇康將刑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庶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師事泄臨刑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十二月曄熙先及其兄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曄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發明）曄本無異謀特爲熙先所怵目止書者以身屢要職受知世主乃惑於邪說俯圖反逆故正其首惡之誅耳

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徙安城郡　目以沈劭爲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書法）熙先謀義康陳圖議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絕屬籍矣況終殺之乎

綱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書法）宋氏有國幾三十年於是始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

綱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眞君七年）正月宋伐林邑　目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

古弼請苑賜貧

劉樹志不在與

古弼毆劉樹

有臣如此國之寶

筆公必不與我

筆公社稷臣

義宜勤自課厲

使汝曹知節儉

善乎太祖之訓

裴子野論奢儉

【綱】壬午（宋元嘉十九年 魏太平眞君三年）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目】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崔浩亦勸爲之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綱】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 魏太平眞君五年）魏太子晃始總百揆 【目】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綱】八月魏主畋於河西 【目】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謂左右曰筆公（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綱】宋以衡陽王義季爲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 【目】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勑勉義宣至鎭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華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則天訓也 [illegible]）

已知不如不知
天下妙理至多
高允惟知農事
入門不夕不出
與語視日早晚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義康必不至此
義康不識君臣之義
伐枝傷樹
爲善者雲行雨施

十月也衆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參考）按北史帝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綱 魏除田禁 目 魏主問高允何政爲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王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元年 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 目 時義康專總朝權朝野輻輳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至是收湛下詔誅之以義康出鎭豫章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 劉湛小字班獸 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發明）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義康於義爲臣於親爲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爲不恭歟兄不亦甚乎若是則責其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恩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闔門遁迹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

司馬公曰 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綱 辛巳 宋元嘉十八年 魏太平眞君二年 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江交廣州軍事 目 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惑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裴子野曰 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後有宋罕聞直諒骨鯁之氣俗愈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

美
言政治者皆稱元嘉
義季止馬賜食之夫何敢獨受賜
耳聞不如目見
崔公智略有餘伊馛見與崔公同
弟子事之如嚴君
魏儒風始振
此乃歷術之淺事
譏漢史不覺此謬
所論者果如君言

槩二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

操尙鄕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目己卯（宋元嘉十六年 魏太延五年 是歲涼亡凡二國）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畋（田獵）有老父被（音披）苫而耕（苫詩廉反說文蓋也白茅也言無襏襫可衣所被服者苫蓋蓋音盍）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六月魏王伐涼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 目初崔浩惡李順順嘗使涼涼王時爲驕慢之語恐其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及是順謂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浩詆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將軍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犍降魏主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馛音跋） 鑑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目時魏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尹瓊山曰（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爲十有六曰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于魏）

綱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 目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

靈運詩不爲無意

靈運與子房異

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陵已而棄市（發明）靈運謝奕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似不爲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興兵逃逸其志將欲何爲哉

袁了凡曰蘇門之不答慧遠蓮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詩矣奸詭而不節豈眞吾儒之輩耶

什門比蘇武

綱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 魏延和三年 燕主弘稱藩于魏 目 燕主遣高顒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綱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 正月燕主弘稱藩于宋 數爲魏所攻故也

梁眷之忠

綱 五月魏以穆壽爲宜都 郡名 王 目 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道濟立功前朝

壞汝萬里長城

道濟足任干城之寄

綱 丙子 宋元嘉十三年 魏太延二年 是歲燕亡凡三國 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目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會宋主疾篤劉湛說司徒義康收之 三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謂如火炬 脫幘投地 髮布巾曰幘側革反 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發明）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將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故書國書殺而不去其官

丁南湖曰道濟怒宋收戮謂其立功前朝則怒之誠是矣獨不念少帝之廢弒嘗與徐羨之傅亮謝晦同謀乎彼三人既就戮矣豈獨容幸免乎當時雖以脅從爲辭然人臣無將將而且誅之況弒君之賊而可以分首從乎故濟之戮於二人之後蓋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怒宋豈非其驕矜罔上之心至死不悟耶

宋立四學

問宋立四學其有合於先王之法否

雷次宗以巾褠侍講

綱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 魏太延四年 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爲給事中不受 目 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 東宮官名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次宗 次宗嘗居廬山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 儒學爲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 巾首服也褠古侯反單衣也 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

文者儒之餘事

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不利
王仲德獨有憂色
王仲德知難不進
道濟唱籌量沙
問檀道濟量沙孫臏減竈何如
魏使歌工歷頌羣臣
魏徵世冑遺逸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創制立事各有其時
謝靈運興兵逃逸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月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喪及亂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
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
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　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逆流而上曰泝）魏主以河南四鎮（碻磝滑臺洛陽虎牢）
兵少命諸軍收衆北渡（壯兵皆棄城去）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
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狡猾也）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胡致堂曰（王仲德身爲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寬淡寡謀又非昏主固可爲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爲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綱】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青兗大擾彥之坐免官乃以檀道濟帥衆伐魏

【綱】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王馮弘大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二月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
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
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吳養心曰（昔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攖其鋒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綱】九月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　【目】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
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參考）（按北史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脩繕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時人比之晏嬰焉）

【綱】魏徵世冑遺逸　【目】魏主詔舉逸民盧玄等皆賢儁之冑冠冕州邦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浩每與玄
言輒歎曰對子真（盧玄表字）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
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綱】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涼主蒙遜卒子牧犍立

【綱】宋謝靈運有罪誅　【目】靈運好爲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叛逆之心）靈運詣闕
自陳上以爲臨川（郡屬江西今撫州府）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

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決汝二人

此乃漢世常談

蠕蠕國虎猳

博著忠三世

胸中所懷過兵甲

宋主有恢復之志

綱 己巳（宋元嘉六年 魏神䴥二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目 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惜名器裁爵賜毋以貴凌物毋以威加人戒嬉樂節供奉不崇奇服異器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衆事也 綱 三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目 魏主將伐柔然（北狄國名）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西方星名）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卽柔然國）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閒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强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猳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其不備困之可一舉而滅也 魏擊柔然主大檀走死

綱 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 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師曰此人尫（音汪瘠也）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敎也

目 庚午（宋元嘉七年 魏神䴥三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兒初生時胎髮未乾）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兵（收兵）相避須冬寒地凍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使司馬楚之等爲將帥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發兵造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受實害且楚之等

僕射平生重此子
僕射可謂知人
國寶一時之秀
耕具以示子孫
觀遺物而知至德
魏主不事土木之工
蕭何之對非雅言
財者軍國之本
性與天下共
豈能爲五斗米折腰
賦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
陶潛寄酒爲迹
羲皇上人
大節與首陽爭高
問揚雄陶潛出處何如
出處大致可觀
潛能保全名節
獨得爲晉全人

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乃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參考）[illegible]華等四人宴飲甚懽華[illegible]等出帝自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

【綱】丁卯（宋元嘉四年 魏始光四年）宋主謁京陵 【目】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南史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綱】夏主昌及魏主燾戰于統萬（鎮名其城堅可以厲刀斧）敗走上邽魏主乘勝取統萬還平城 【目】羣臣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蕭何起未央宮壯麗）請脩宮室魏主曰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木之事朕所未爲蕭何壯麗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 魏主爲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終無寬貸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綱】晉徵士陶潛卒（書晉徵士者以其不辱節於宋也） 【目】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復爲彭澤（縣屬九江）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米月俸米折曲也折腰謂拜揖）向鄉里小兒（指督郵也）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門栽五柳故號五柳先生）徵著作郎不就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考晉書南史隱逸傳[illegible]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illegible]有會欣然忘食其文章不羣跌宕爽朗獨超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illegible]沖淡有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耳室開三徑門種五柳高臥北牕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音律之[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世爲[illegible]不以貧乏爲病至於晚節二姓惟題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矣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也噫有晉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尹塗昌曰（揚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蓋孟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莽大夫揚雄死雄[illegible]欲自[illegible]蓋不可得也陶潛乃侃之孫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而其[illegible]得爲晉全人也）

袁了凡曰（梁昭明太子蕭統作陶潛傳云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家累既不[illegible]有妻子之請又言潛居無僕妾井臼自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儼等疏有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illegible]此皆[illegible]耕[illegible]於潛老[illegible]所出異母[illegible]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二十而失妾理無[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子當是幾妾也[illegible]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不以局禮小節自拘而贊賢之言往往浮實存而不論可耳）

檀道濟論謝晦何如
十策晦有其九
恨不得爲勤王之師
劉粹無私必無貳

黑衣宰相冠屐失所

宰相頓有數人

宋五臣

微子吾無間然

[綱]乙丑 宋元嘉二年 魏始光二年 夏主昌承光元年 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宋主始親萬機 [綱]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綱]丙寅 宋元嘉三年 魏始光三年 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誅之 廬陵郡名今改屬江西吉安府裕次子義眞封廬陵王羨之等並廢爲庶人尋殺之 [綱]以王弘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目]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乃自將討晦晦帥衆三萬發江陵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先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爲粹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貳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假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黨（發明）營陽君也是篡人者實弑其君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

[綱]閏月宋子劭生 [目]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非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陰故祕之至是始言劭生（書法）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

[綱]三月宋以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 [目]宋主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賂相係琳著 著音遂 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屐失所矣

[綱]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王景仁劉湛爲侍中謝弘微爲黃門侍郎 [目]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己相埒 埒音劣儔等之名 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 子者男子之美稱混特重弘微故不斥呼其名而稱子 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

錢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 蔡廓不欲居選事之任 崔浩不好老莊 何爲事此胡神 崔浩自比張良 聖王受命必有天應 辭旨深妙無比 崔浩信謙之之言 視置君如奕棊

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之小字道不拜選按黃紙錄條書與吏部尚書選名故曰然（書法）嘉廓也

沈休文曰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義今之吏部銓衡之職能使人通塞者也胡三省註銓衡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

綱二月魏築長城 目柔然寇魏遂魏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一千餘里（書法）自秦始皇築長城至此六百二十七年於是再見民力可謂困書

綱魏主嗣殂太子燾立太宗長子是爲世祖太武皇帝

綱魏立天師道場 目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眞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書法）道教之盛自此始眭之始帝也書置五經博士靡之始立也書立天師道場二祖之異尙可見矣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尹遂昌曰晉孝武立精舍拓跋燾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燾亦殞於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歟直書之意自見矣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檀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弒壽四十七

綱甲子宋太祖文帝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燾始光元年 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使邢安泰就弒之 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按南史王發江陵有黑龍躍負王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王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殺前廬陵王義眞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即位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發明）羨之等身受顧命輒於廢立初不聞有匡救之舉眞所謂視置君如奕棊者爾

胡致堂曰己之所責人之所儆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懼異圖死纔三年謂君愛子相繼戕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一體僞飲酖

此豈門戶之福
離隔門庭

勉勵爲國爲家

羨之有宰臣之望
不以憂喜見色
羨之風度詳整
徐傅不以學問爲長
道濟難御之氣
徐傅當無異同
謝晦頗識機變
朝事一委宰相
八者人君之要行

加禮於死君而無禮於騰王則爲歎而已矣

綱 辛酉（宋永初二年 魏泰常六年 是歲西涼爲北涼蒙遜所滅）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裕以毒酒一甖授前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至是裕令褚淡之兄淡之見褚后伺其隙令兵踰垣而入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書法）滅國之主書弒自裕始再宋書劉所以重罪裕也

綱 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 目 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字）乃爾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袁了凡曰 人之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謝晦佐宋受命位任益重兄瞻憂懼而死顏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父延之怒其驕狠難久王晏佐齊明廢立拜尚書令從弟思遠勸其自裁保家故富貴人所欲也而兄曾不以欲其弟父曾不以欲其子此其富貴有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帥百官詣齊宮勸進從弟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故壽考人之所欲也而弟曾不以欲其兄此其壽考有不如死亡故也人寧無黨逆奸命而冀非望之福哉

綱 壬戌（宋永初三年 魏泰常七年）春宋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目 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綱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 目 高祖疾甚召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晦亮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胡致堂曰 宋高祖御軍戰伐尚威力任權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繼母一節寡嗜慾正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人君之要行也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及高祖崩居喪無禮檀道濟廢爲營陽王尋弒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綱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 魏泰常八年）正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受 目 宋以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黃謂黃門散謂散騎）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

上人無妄言
寄奴王者不死
長星出竟天
傅亮叩扉請見
劉湛幼年有宰物之志
劉湛自比管葛
傅亮具禪詔草
徐公得無小過
身是晉室遺老
悲歎事固不可同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南北朝

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并於魏魏後分爲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爲一今依綱目與北朝並分註其年以紀其事南爲提頭而附北於其間以見天下國統之離析也

宋紀　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小字寄奴字德輿彭城人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都於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七　世紀相傳爲漢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八世生靖靖生翹翹生裕夜生神光照室盡明裕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僅識字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創傅之有驗

㊣綱庚申二年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　魏拓跋嗣泰常五年　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元年　夏赫連勃勃眞興二年　燕馮跋太平十一年　北涼沮渠蒙遜玄始八年　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　是歲晉亡宋代凡七國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大變也

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目初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　裕自謂也乃所以諷晉之宜終也　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　意欲去王而帝也　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鎭壽陽以參軍劉湛爲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退遜于琅琊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爲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　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參考）　按晉書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盡宗勳俠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耳蓋以百二之期促拔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丁南湖曰　傅亮具詔草使帝書之曰具曰使亮罪不亦著乎按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未嘗書亮也而少微書之綱目因之然後篡之罪以亮爲魁矣

㊣綱八月宋立子義符爲皇太子　按南史漢光武祉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爽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書有數十條

㊣綱宋爲晉諸陵置守衛（書法）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五終

不一傳而骨肉相殘晉書曰司馬氏骨肉相殘不二傳而羈魂沙漠懷愍不數傳而彊臣脅侍以至傾祀剪宗靡靡焉銷剛爲柔

圖屏氣跼蹐陸機論惕惕怵怵俔俔伈伈爲之後者又何憾也豈其輔魏之狡計已非祈天永命之基而開晉之

弊政又失貽厥孫謀之道其勢固應遏絕潰敗而莫可收拾也耶見歷朝捷錄

論穆帝
論哀帝
論帝奕
論簡文帝
論安帝
論恭帝

心之變（亮召峻爲大司農峻遂反）橫挑强賊召釁稔禍憂及國母（庾太后以憂崩）兵纏紫極（峻兵犯闕）雖闔門投竄山海（亮欲闔門投竄山海）而亮罪未可償也乃不能投閑置散正憲明刑復使之遙據上流（時擁强兵）致人恐元規塵之汚（王導遇西北風起塵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何以使幸災好逞者知所檢耶康帝享國不永穆帝襁褓登基殷浩負管葛之浮譽（殷浩時人擬之管葛）而居中桓溫握方（方叔）召（召穆公）之重任而居外（庾翼曰溫宜委以方召之任）迨至哀帝帝奕之時而政由溫手髯參軍（郗超）短主簿（王珣）能令喜怒而廢東海（奕）立會稽（簡文帝）易若折枝（昱號明）六十之叟舉動如此（苻堅聞溫廢立曰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聞於四海乎）不亦貽臭萬年乎（溫嘗自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簡文惠帝之流雖淸談差勝（謝安以爲惠帝之流特淸談差勝耳）無可稱者孝武（名曜字昌明）之立也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堅謀伐晉曰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霧湧川騰星流電發南寇淮淝勢若疾風之掃秋葉（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掃秋葉）京都阽危人情恇擾憂根本者有左衽之慮矣（桓沖以根本爲憂遣騎入援安却之沖歎曰吾其左衽矣）幸有安石公（謝安字安石）處分已定小兒輩遂以破賊（安得玄捷書徐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三十年阿堅敗在江湖（苻堅初有童謠曰阿堅連三十年後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向非草木人形風鶴王師（秦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則司馬昌明爲苻氏之尙書僕射未可知也（堅初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起兵入寇）奏凱方旋驕氣掬面（中斷）貪縱之輩拱把朝權（委政道子）好家居纖兒欲撞壞而不知（時道子亂政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長星見勸汝一杯酒而不悟（長星見帝惡之舉酒曰勸汝一盃酒）沉湎極長夜之飮（帝溺酒色與道子日夕酣歌）戲言召寵婦之兇（帝戲謂張貴妃曰論汝年亦當廢矣更覓少者妃乃弑帝）古有之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穢斥讒所以止亂（黃石公素書）何不少鑒哉安帝卽位東錄西錄（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互樹私門（主暗亦不能辨）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爲水仙（孫恩號其黨曰長生人後敗赴海死人謂之水仙）桓玄奸天位爲天子（桓玄溫之子殺道子元顯等篡帝位）而奄奄氣息難以枝梧（小柱爲枝邪柱爲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劉裕謂孟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劉下邳（裕爲下邳太守）張膽爭先獨力一呼以破賊黨（桓玄走出）謂遷殺天子之賊（玄謂遷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吾殺天子之賊耳斬之）而舊物反正吾方爲晉幸也奈何道和進根本之謀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而劉裕方爲國患甚於桓玄幸奸情滿於胸懷逆謀形於脣吻（二句乃曾閣所論）如鬼如蜮猛氣橫飛（載記）而考之綱目其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又以昌明之後尙有二帝（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乃弑帝於東堂）而弑君復立（弑安帝立恭帝）恭帝方二年而與乎之曆已改欲甘心禪於宋矣意喜意喜司馬氏父子兄弟[illegible]孤寡[illegible]君[illegible]以取天下可其推也

羌夷之種茹血餐腥本非人品[illegible]顧乃處以內地而郭欽之疏不行[illegible]徙戎論是種荊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綱目故曰食三朝七年八年九年正月朔皆食日天垂大異災變狎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遠猷識者已窺其僅及身而不可久矣何曾曰主上開創大業未嘗聞經國遠猷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

論惠帝

惠帝孱弱嗣位南風烈烈賈充女名南風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悍牝晨鳴弒楊太后殺太子遹以致毒流縉紳殺太宰亮太保瓘等濁汚宸極后淫虐日甚私於程據等而金墉正法趙王倫殺后金墉城帝位傾移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八王樹兵倫冏穎乂越等自相魚肉祖逖曰晉室之亂宗室爭權自相魚肉古曰惡婦破家易緯古語又曰哲婦傾城詩於斯驗之帝于此時東則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見發明乂奉帝討張方越奉帝征穎張方遷帝長安越奉帝東還而皇后羊氏太子覃之屢遭廢立亦不能庇之焉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後劉曜立羊后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以若人而繼此座初衛瓘曰此座可惜不亦慙玄冕而愧朱紱乎曹植曰上慙玄冕俯愧朱紱食麩身斃越鴆帝太帝

論懷帝

懷帝嗣位聽政考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帝聽政考經籍傅宣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而五胡劉淵石勒等乘之星羅碁布割裂土宇西北劉聰寇我洛陽因執天子漢劉聰執懷帝

論愍帝

愍帝守虛名於犇播之後于寶曰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事多草創鯨鯢未掃梓宮未迎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而長安戎馬聲嘶已繼懷帝而行酒狄庭矣劉聰使帝青衣行酒膻流穢漲神州陸沉後桓溫曰神州陸沉百年邱墟荊棘銅駝初索靖指洛陽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江河頓異周顗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七年之數已終魏明帝時張掖郡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

論元帝

吁悲夫瑯琊以牛吏之子初恭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睿受懷帝之命以屏建業適承帝亡進位晉王是謂東晉元帝幸而劉大連隗刁玄亮協等老成未謝也顧彥先榮賀彥先循等人望咸趨也王導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則所以生縛劉粲聰太子以贖天子趙固郭默侵漢河東陽言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滌碧嵩清洛之垢者晉恢復洛陽祿嵩帶洛實於帝是賴惜其化龍之後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宴安江沱後劉翰曰四海板蕩宗社爲墟諸晉宴安江沱將何以尊主庇民乎王與馬共天下王敦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以致賊臣逆子王敦反導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抗旌犯順王彬數敦曰兄抗旌犯順圖爲不軌而又忨日愒歲國語忨愉也愒遲也不聞勤王雖有運甓之士行陶侃運甓擊楫之士雅祖逖渡江擊楫誓清中原寄命之茂弘帝謂王導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枕戈之越石劉琨日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絕裾之太真溫嶠詣建業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高名之若思伯仁呂倚謂王敦曰戴淵周顗皆有高名相與戮力王室報軀帝庭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之故歟史稱元帝恭儉有餘明斷不足

論明帝

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主見賀晉[illegible]以帝親征破王敦也而得位日短誠可惜焉

論成帝

成帝之立主幼年六歲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庾亮年少當國阮孚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亂將作矣激成蘇峻狠子野

司馬楚之據長社　楚之齎藥往視　將軍深爲劉裕所忌

劉裕大功　君子惟誠之爲貴

論武帝

未盡乎

目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目 時劉裕誅翦宗室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汝穎間聚衆以謀復仇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經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袁了凡曰 劉平之客不刺劉先主劉裕之客沐謙不刺司馬楚之因以先主楚之待人不疑有以消其不肖之心邪亦以先主志復漢室楚之志復晉讐其名義之服人已遠然二客可謂義俠矣若鉏麑之不賊趙盾感於事君之敬也隗囂之客楊賢不忍殺杜林感於哭帝之喪也太子承乾之客張師政不忍殺于志寧感於諫君之忠也葛從簡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妻相敬之禮也梁王之客不殺劉益梁冀之客不殺崔琦楊球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綱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郡名

胡致堂曰 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力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既頒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矯誘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蒸夫飾僞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絡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誘詐也

歷年圖曰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元帝以宗室疏屬避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襄糧而歸之幽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絶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

兩晉總論

顧迴瀾曰司馬懿之事魏也逞其私智氣作溫涼古文言成否泰氣作溫涼闔視大言手秉魁柄加以子師昭如狼孫炎如虎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而國家大政視如私物借其要地以遂逆謀師廢其主芳昭廢其主髦而炎遂爲皇帝焉受魏禪是爲晉武帝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代豈無所以爲之者耶見于寶晉論即位之初奇巧弗愛焚雉頭裘仁儉爲心以青麻代絲紉得作法于涼之意而南除吳亂國富民殷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史斷當三國干戈爛熳之餘而蒼生脫戰爭之苦蓋亦一小康也然孫皓之座方設帝謂皓曰設此座以待卿久矣而怠荒之氣遂形戢州郡之干戈去州郡兵而武備單虛陶璜言不宜約損以示單虛恣羊車之侈樂帝宮中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而三楊用事楊駿珧濟用事親賢出海隅去齊王攸官錢入私室迹其所爲特桓靈之主耳劉毅方帝桓靈當時曠遠之士皆憂游竹林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如桎梏見源流至論嵇康阮籍[illegible]號竹[illegible]而風俗日以頹敗其最爲[illegible]

王曇首有宰相才

景仁學不爲文

識者知有當世之志

朱齡石代鎭長安

王買德算無遺策

昌明之後有二帝

千古是非如指掌

韋祖思不拜姚興

韋祖思非避世之士

祖思處遯猶有未盡

子數以專戮殺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發明）劉裕克秦誅滅之力爲多今乃自相屠戮其敗宜矣

【綱】以劉義隆爲荊州刺史 【目】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參考）按南史曇首太保弘之弟隨文帝鎭西長史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疑曇首勸之行及即位謂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

【綱】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目】裕既受命以孔靖爲尚書令殷景仁爲祕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議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綱】十月劉義眞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 【鑑】十一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裕聞之召義眞東歸以朱齡石代鎭長安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力戰連日晉兵大敗義眞僅得免歸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勃勃遂稱皇帝都統萬統萬鎭名今爲延安府屬陝西道

【綱】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琊王德文即位 【目】裕以讖云昌明昌明孝武帝字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奉德文即位字德文嘗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立德文（書法）弒帝者王韶之也書劉裕何裕使之也於是特斥書劉裕

胡致堂曰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厲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收之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嚮今而欲速遂行弒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有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爲零陵王遂禪以位裕尋弒之壽三十七

【鑑】乙未元熙元年魏泰常四年夏眞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綱】夏主勃勃殺隱士韋祖思勃勃極酷烈築士爲城錐入一寸殺作者幷築之造兵器射甲不入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羣臣迕視者鑿目笑者抉脣諫者截舌 【目】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發明）韋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於姚興已非遯世之士矣今也勃勃召之而乃恭懼過甚遂爲所殺以勃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遯者毋乃猶有

田子與鎮惡爭功劉裕疑鎮惡

猛獸不如羣狐

與田子有後言

關中素重王猛

三秦父老留劉裕

天以關中賜我

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重曁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儉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己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爲藏以孫落之才爲攫金之行一何鄙歟事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激厲專精變而爲驕窓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綱】九月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桂陽今爲郴州屬湖廣道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眞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爲司馬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爲亂也惜夫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幷易能也堅守之難信哉　胡致堂曰劉裕眞小人哉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收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讒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爲一黨棄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眞年纔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將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於外以脅服於內遂其篡位之計耳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綱】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中國衣冠之士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十陵謂漢之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也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之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丁南湖曰光武昭烈之名義惟以其帝冑耳茲觀三秦父老謂劉裕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此見裕爲帝冑前然無疑矣裕雖篡弒其名義不有可恃者乎況司馬氏輔曹操滅漢則晉實漢讐而裕之滅晉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又若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未可概以篡弒律之也或曰裕身爲晉臣惡可恕其篡弒耶予曰自晉言之則爲亂臣自漢言之則爲賢嗣若以混於羿浞莽操之徒吾竊爲裕不平也

【綱】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目】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自將大軍爲後繼

【綱】戊午十四年魏泰常三年夏昌武元年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北方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劉義眞與王脩執田

弔伐正在今日　弘農人送義租給軍　魏恨不用崔浩之言　崔浩料劉裕　劉裕才優慕容垂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　王猛猶苻堅之管仲　司馬德宗之曹操　味言共享其美　姚襄有孫策之風

欲畫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綱】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書法）晉自永和之末一晉桓溫觀書車攘至是六十年矣綱目於此特書蓋喜之也

【綱】丁巳十三年秦永和二年 魏泰常二年 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 是歲秦亡大國一小國五凡六僭國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　【目】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所拒久之乏食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書法）義租何嘉助順也

【綱】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　【目】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浩嘗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其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

【目】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撫輯易於倚仗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爲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丁南湖曰崔浩北魏人物之翹楚也觀其料劉裕論人物等語言必有中又以天文星象之術決疑定計妙入隱微然其觀人明料己昏卒乃立石刊史暴揚國惡以賈赤族之禍獨何歟夫浩素以子房自擬而保身之智不亦大相懸絕耶

【綱】七月裕至潘關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詣王鎮惡壘門降鎮惡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綱】九月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稽古錄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保其耆艾豈非忠信之福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値苻氏之衰乘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誦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承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胡致堂曰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

君臣不薄於父子

安弼所以安宗社

劉裕密招韓延之

與臧洪遊於地下

劉裕視書歎息事人當如此

琥珀枕以賜將士

穆之決斷如流

劉穆之敏贍

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問劉穆之才敏何如

王鎮惡特克關中

從輿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輿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輳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輿曰豈有此邪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輿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 弼竟作亂伏誅

【綱】西秦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 南涼禿髮烏孤起晉太元甲午傳利鹿孤傉檀共三主二十一年亡

【綱】乙卯十一年 秦弘始十七年魏神瑞二年 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 【目】時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夫平西 休之先嘗為平西將軍 之至德甯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禍亂九流 猶言九家也 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 曹操圍張超甚急洪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城遂陷洪故怨紹紹乃殺洪 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等率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 後出奔秦秦以為揚州刺史

【綱】丙辰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 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綱】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鑑】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甯州獻琥珀枕於裕 琥珀者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而成也 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劉穆之領軍國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 [illegible] 凡輪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答不相參涉悉皆贍舉 穆之喜賓客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丁南湖曰 耳目手口各一其用而統之者心也心無二用則耳必不能兼目手必不能兼口矣故離婁善視師曠善聽[illegible]言夫以五賢之才數而終身之所肆習者亦惟各精於一凡以心無二用故也史稱劉穆之目覽手書耳聽口應不相參涉悉[illegible]舉是以一心四用雖聖人亦難能矣而穆之何以能此哉大抵史氏誇實之文所謂不如無書者也

【目】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穆之謂鎮惡曰劉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進逼洛陽克之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

劉將軍終能爲公下

自許以爲雄豪

此制敵之奇

阿壽故爲不負我

非君不聞此言

臣咸悅

【綱】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

【綱】壬子八年（秦弘始十四年 魏永興四年 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 北涼玄始元年）以劉毅都督荊甯秦雍軍事 【目】毅剛愎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陰有圖裕之志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將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綱】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目】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裕以詔書罪狀毅等賜從弟藩及謝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襲荊州城毅縊死

【綱】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 【目】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今以大衆從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內城備內水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

【綱】癸丑九年（秦弘始十五年 魏永興五年 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目】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爲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至是劉敬宣呈毅所與書裕曰阿壽（敬宣小字）故爲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脫輕易貌）今還宜加重愼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及裕自江陵東還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於幔中引長民却入閑語旿自幔後出拉殺之幷殺其三弟

尹起莘曰 劉毅變易守宰長民驕侈貪縱然綱目皆不書有罪何哉劉裕謀移晉鼎驅除異己遂襲而殺之爾矧其同謀起義雖罪猶將宥之況無罪乎故皆書裕殺而不去其官

【綱】甲寅十年（秦弘始十六年 魏神瑞元年 是歲南涼亡大國二小國五凡七僭國）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目】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言無不

韓範諫阮南燕西北無復來蘇之望

劉裕符姚不如

劉裕雖與爲敵

此萬全之策

取我蘇武節來

無忌不失爲忠義士

舟移風止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帝王隨時任才

不下欲阬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軍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若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綱】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道覆說循曰劉裕雖與爲敵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

胡致堂曰徐道覆爲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一策劉裕之勢殆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強爲之謀此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己矣古人有言三[illegible]良禽惟伐木爲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桓玄期于恭[illegible]以誅君側爲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入之稱斷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爲之驅馳曾不什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綱】三月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目】初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發明）無忌雖敗於道覆然猶握節而死不失爲忠義之士書之于册猶爲榮也【目】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捲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皆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十二月裕帥衆軍齊力擊循戰於大雷地名循兵大敗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灘名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沉大將之旗曰麾幡亦旗屬謂麾竿折斷而幡沉溺于水中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卽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綱】辛亥七年秦弘始十三年魏永興三年正月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目】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

劉裕抗表伐燕

將門有將

五樓三策

未見敵而先喜
虜已入吾掌中

韓信所以破趙

焦生非特名儒
乃王佐才

羣盜請安蠹盜

聖主御民務在
安之

赦非正可以行
權

處盜之眞法

【綱】己酉五年（秦弘始十三年　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　燕王超太平元年　西秦更始元年　凡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一凡九僭國）四月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目】時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是月裕帥舟師自淮入泗燕王超會羣臣議公孫五樓謂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大峴山名）使不得入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今益州府臨朐縣朐音劬）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遂克之超大驚裕因縱兵奮擊燕兵大敗遂圍廣固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發明）裕平定南燕誠爲偉功然抗表即行與桓溫伐燕無異其無君明矣

【目】十月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

【綱】魏清河王紹弑魏主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遂殺紹嗣襲位（嗣珪之長子也是爲太宗明元皇帝）

【綱】庚戌六年（秦弘始十二年　魏永興二年　是歲南燕亡大國二小國六凡八僭國）二月魏寇盜羣起魏主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　【目】時魏主因羣盜蜂起引八公議之（先是詔長孫嵩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共聽政謂之八公）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旣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主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旣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書法）書赦其罪何著之也建武之罷書詔許相斬除罪於是書赦其罪皆處盜之眞法也

【綱】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目】時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忿廣固久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 秦以十二郡歸晉 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晉寶 黃犬之皮補狐裘 而劉裕謀殺仲文桓胤何如 燕主可與權 劉裕自爲揚州刺史 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小水不容巨魚 智識不必讀書 九州之外復有人 五經之表復有

【目】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書法）書得郡錄功也其書劉裕使何存中國也然與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晉寶矣故書求和得之

【綱】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襲位 【目】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參考）按史記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鄒忌子曰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是也言五樓乃小人恐終居貴重職位也 五樓聞而恨之後段宏奔魏慕容鍾奔秦

【綱】丁未三年秦弘始九年 魏天賜四年 燕主高雲正始元年 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一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發明）義熙之初大赦改元惟桓氏不赦獨寄沖之孫胤以其忠於帝室所以勸事君者也今又誣而殺之則非義矣

【綱】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傳昌定二主至宋元嘉八年爲魏所滅 【目】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遣使稱藩獻樂妓於秦秦遣其母妻還之（書法）若燕主則可與權矣

【綱】戊申四年秦弘始十年 魏天賜五年 南涼嘉平元年 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目】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揚州刺史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劉毅孟昶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裕從之自領州牧（發明）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已綱目書其自爲以其志有所在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己而授餘人是名非自爲實則自爲也況篡晉之禍實始於此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

【綱】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目】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爲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

【綱】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目】初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不聽襲傉檀討勃勃皆敗績 【綱】禿髮傉檀稱涼王

劉裕身範物先
綱當爲一代英雄
百姓耳目一新
其有元亨天下治之義
魏置六卿其鴞自鑑
人心好尙加此
非常之才自有制度
益智粽續命湯
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一境不容二君

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無尺寸錯繆也 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惟王謐□□寄寬之詞曰□□一代□□

胡致堂曰乘大亂之後立頁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俾裕以身率之未嘗與刁逵諸人時轉頁逵聽之焉當謹直逵而代償由是裕德逵而禮謐後殺爲公逵亡族及旬時百官皆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況大有爲者乎當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壞故易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壞當爲而不爲又從而壞之則必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如是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

綱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峥嶸州在武昌府武昌縣 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甯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綱魏主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文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速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丁南湖曰上古龍官鳥官蓋洪荒初闢萬事未定而暫爲此稱非聖人常法也至虞廷命九官成周設六典則官制官名悉有常法而漢魏因革要皆不出虞周之遺意拓跋氏之鳥官欲盡漢魏秕不知其實矯虞周也好古之心雖厳而反古之罪益滋其終國於夷習者乎

綱乙巳義熙元年燕光始五年 秦弘始七年 魏天賜二年 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鳩摩複姓羅什名也 目秦王興以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發明)姚興以夷狄竊據土宇故羅什爲所尊禮是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甚廣夫六經火於嬴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後秦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尙如此世變亦可知矣

綱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四月裕出鎭京口

綱以劉敬宣爲宣城內史 目初劉毅嘗爲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制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尙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敬宣爲江州毅使人言於裕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綱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目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益智藥名本草益智子主益氣安神循以益智爲粽遺之蓋言裕智氣窮也 裕報以續命湯續命湯成藥名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討而命爲廣州是續其命也 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伯符孫策字子魚華歆字先仕漢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乃幅巾奉迎策待以上賓之禮策死歆仕魏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下非裕莫可用

天下自有彊弱　草澤中非無英雄　所見惟劉下邳　無忌笑而不答　草間當有英雄　今日英雄有誰　吾不及東海呂母

急須一府主簿

劉裕一世之雄

一擲百萬

劉穆之總攝朝

後別議之耳

丁南湖曰龍行虎步眞天子之相也桓玄妻劉氏有智鑑能識劉裕之此相矣獨不識其夫之非此相乎識其夫之非此相而不沮其篡之謀是不聞嬰母之知幾也蓋裕之有此相乃勸其夫早除之是不聞陵母之知興也夫劉氏亦亡家殄國之罪魁烏可以二母之賢責之責伊劉氏以智鑑稱之不得無辨矣

目 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劉邁弟也）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裕爲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等相與合謀起兵無忌夜草檄文其母竊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新莽天鳳四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宰以小罪殺之呂母乃傾家貲以報讐）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和道和者東莞劉穆之也裕卽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擔與甔同容一石言其家無甔石蓄儲也）樗蒱一擲百萬（樗蒱博戲也擲直炙反投也）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舅乃劉牢之也）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綱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山在應天府城西北七里劉宋改名眞武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

目 時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並進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熛天（熛卑遙反火飛也）鼓譟之音振動京邑諸軍大潰玄帥親信數千人走趨石頭裕入建康立留臺焚桓溫神主迎晉神主納于太廟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諸大處分（處區處也分分別也）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愜苦計反快也）裕遂託以心腹動止諮焉穆之亦盡節竭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紀綱不

供奉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

綱 孫恩兵敗赴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玄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後劉裕擊破之

袁了凡曰 孫太孫恩死海濱人猶傳爲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死其黨人皆稱爲聖莊周云盜跖暴戾其徒誦道無窮斯民之云道安在耶 王敦反疾已危與帝勅中外有不呼王敦名而稱王大將軍者皆世說新語南宋人作每稱王敦必曰王大將軍何惡人而賊盡貴 於歷代如此今之淫祠有祀石勒王鎮惡者殆皆可毀也

綱 癸卯二年 燕光始三年 秦弘始五年 魏天興六年 是歲涼亡大三小四凡七僭國 九月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目 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 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

綱 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 目 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謐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 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發明） 綱目書玄自爲相國加九錫稱帝廢遷之類與歷代無異何哉玄固無成之魏晉而魏晉乃有成之玄篡竊成敗雖有不同篡竊則出一轍此書法所以不得不據其實也

丁南湖曰 自古篡賊之黨未有惡於殷仲文者予觀其惡有三焉仲文雖爲桓玄之姊丈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郎棄郡投焉一也玄甚悅而寵之遂爲作九錫之文及玄卽位御床陷乃稱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二也及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因奉一后投義軍以洗前愆三也故綱目書曰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蓋書其官以著其罪彼劉氏書法乃謂仲文叛玄自歸而綱目貴其徒義則誤矣

綱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目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書法） 書起兵討予倡義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綱 甲辰三年 燕光始四年 秦弘始六年 魏天賜元年 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謐 謐音密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

一門中有忠與孝

少康光武之儔

韓範諫戲言

桓沖有遺惠于荊土

除桓謙以結西人之心

英威振於遠近

劉牢之欲討桓玄

中不忠與孝亦復何惜遵生抱之遂不得往及玄至荊州又不詣桓玄乃收之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綱 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弒而代之

綱 庚子四年 燕長樂二年 秦弘始二年 魏天興三年 南燕建平元年 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 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 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小國四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 綱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目 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綱 燉煌李暠自稱涼公 是爲西涼傳子歆至宋永初元年爲北涼主蒙遜所滅

綱 辛丑五年 燕主慕容熙光始元年 秦弘始三年 魏天興四年 涼主呂隆神鼎元年 北涼主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書法）呂纂之世楊氏非有決死之心不爲呂超所逼亦必自殺其與毛后死難者異矣

綱 武威王利鹿孤稱西河王 是爲南涼傳弟傉檀至安帝義熙十年爲西秦所滅 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自稱涼州牧 是爲北涼傳子牧犍至宋太祖元嘉十六年爲魏所滅

綱 八月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

綱 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

目 壬寅元興元年 燕光始二年 秦弘始四年 魏天興五年 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 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荊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綱 桓玄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遂舉兵反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及譙王尚之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議據江北以討玄佐吏散走牢之懼走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

朝野東髮加幘　問何物可以益人神智　晉爲衣冠文物之主　魏錫食而改音　朝政所行惟三吳　劉牢之拜表輒行　劉裕起參軍事　獨驅數千人　天下無復事　遵企生歸經家門

【綱】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綱】己亥三年燕長樂元年　秦弘始元年　涼太初元年　北涼天璽元年　涼主呂纂咸寧元年　魏王珪分尙書諸曹分尙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　置五經博士　【目】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發明）晉爲衣冠文物之主

西晉遺生徒不能守孔氏遺書千册執政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

【綱】七月魏殺其御史中丞崔逞　【目】初魏將軍張袞薦中州士人崔逞魏主珪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而改音者也珪遂用其言然心銜之後以事責逞死幷黜袞

【綱】會稽世子元顯時爲揚州刺史　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率其黨攻陷會稽東陽等八郡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　殺內史王凝之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

【綱】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京口鎭名今鎭江府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縣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與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

【綱】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蒱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恩驅其衆復逃入海島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而聞牢之引兵濟江乃逃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尙書事

【目】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綱】仲堪恐玄跋扈時爲荊州刺史　乃與佺期結婚爲援玄引兵擊殺之玄旣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朝廷不能違殷仲堪敗走惟參軍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

此桓玄之勳
人臣當各守職分
朝廷豈藩屏所得
晉陽事不敢預聞
先王之高事
李嵩忠臣孝子
武王以甲子興

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歸衆心難固越隍未脩敵來無衛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遂

安皇帝七（諱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二年劉裕縊殺之壽三十　帝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

【綱】丁酉隆安元年（燕永康二年　秦皇初四年　魏皇始二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　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　舊大國二秦涼小國二新大國二凡七僭國）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目】時國寶與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恭遣使與殷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說仲堪曰孝伯（王恭字）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二人君側惡人也）此桓玄之勳也仲堪然之乃結郗恢與從兄覬等謀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道子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

（發明）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狀討之而桓玄亦以晉陽之事爲言然王恭則未免書舉兵反者何哉嗚呼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自誅之可也人臣烏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志跋扈不臣一旦無故稱兵脅制朝廷故假二人之罪以爲口實而以逆犯順以臣脅君其事悖矣以反書之夫復何說

【綱】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虵音姓）

【目】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遂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目】魏主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新市漢故縣名城在眞定府眞定縣西北）甲子晦魏主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于義臺（義臺在眞定府）大破之麟遂奔鄴甲申日魏克中山麟至鄴復稱趙王

【綱】戊戌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　秦皇初五年　魏天興元年　南燕主慕容德元年　舊大國三西秦涼南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

【綱】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勅殷仲堪使回軍（提要勅作黜）

【綱】十月燕主寶卒長樂王盛稱皇帝

親君一似胡廣
但問歲何如
寇蟲蠹賊
謝安鎮雅俗
桓沖夙夜王室
掛旆封泥
古人先計而後戰
魏不可擊者四

【目】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年 秦皇初二年 魏登國十年）七月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發明）古人遇星變則恐懼修德 世遇星變則祈禳 秦主生謂太白爲渴入井 晉孝武勸長星杯酒是已

【目】魏主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五月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伐魏珪縱兵擊之燕兵死者以萬數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

【綱】丙申二十一年（燕主垂十一年 慕容寶永康元年 秦皇初三年 魏皇始元年 涼龍飛元年）四月燕王垂卒太子寶即位 【綱】六月三河王呂光自稱天王國號大涼以世子紹爲太子

【綱】九月貴人張氏弒帝於淸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目】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淸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王國寶諂事道子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胡廣仕漢周流四公歷事六帝嘗遜言恭色以取容於時或勸王恭誅王國寶而王珣止之故恭以廣比珣也）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珣以陳平愼默自擬）但問歲晏何如耳（猶言只要天下太平耳）（發明）晉君以一言之戲身嬰大禍張氏亦以一言之故躬行大逆女德無厭婦亂無極聖人所以正心修身齊家而漸免於迷亂之禍耳人主觀此則視衽席如寇讎視女德如蟊賊其亦庶乎可也

沈逐良曰（簡皇以虛白之資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孝武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殞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淸洛荆吳戰旅嘯咤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料事于時上天乃眷張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胡致堂曰（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瑯琊王德文則晉祚繄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尊使大權歸己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竄徙國亦隨喪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爲乎）

【目】魏別將拓跋儀攻鄴燕慕容德使慕容青夜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欲追擊之別駕韓諱（諱竹角反）謂德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

姚萇四不如
算略中有片長
桓玄棄官歸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
事有賒而實急
四者不失吾無憂
一舉而合三義

【綱】辛卯十六年（秦太初六年　後秦建初六年　燕建興六年　魏登國六年）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擊敗之【目】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姚襄萇兄也爲龍驤將軍先襄攻秦爲苻堅所殺後萇僭位追謚爲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一作持牢謂持守牢固猶言持重）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義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

【鑑】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年　後秦建初七年　燕建興七年　魏登國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義興今適隸宜興府）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

胡致堂曰（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嬌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以譏晉政之無章矣玄貫溫之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鎭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洸湎一意不以事幾爲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丁南湖曰（晉亂之臣主威靡不振而天道則不爽國法雖不立而天網則不漏予觀古之篡弒若莽若操皆能知過而自文惟桓溫之惡特以遺臭萬年爲己任是卽當族滅矣嗣乃生極富貴死極哀榮者主失其威國失其法故也然溫能欺人而不能欺天天雖始忍於其身而實則大怒於其後故盡之注愛者惟孽子玄耳玄以怨望念竟致諸[illegible]之族滅天道詎可忽哉天網孰可逃哉）

【綱】李遼表請脩孔子廟不報【目】時淸河人李遼上表敕兗州脩孔子廟給戶洒掃仍立庠序以敎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綱】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年　後秦建初八年　燕建興八年　魏登國八年）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帥兵擊秦【目】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敕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執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綱】甲午十九年（秦王苻崇延初元年　魏登國九年　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小國二凡五僭國　燕建興九年　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目】羣臣或謂宣太后宜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助敎臧燾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鑑】燕主垂攻西燕執西燕主永斬之

【鑑】十月秦王崇爲涼主乾歸所殺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西秦王

毛后死節

以范甯爲豫章太守

成王所以尊周公

車肩稱疾不署

甯火積薪不足喩

主何罪深桀紂

王恭殷仲堪何如

【綱】己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 燕建興四年 後秦建初四年 魏登國四年 涼麟嘉元年）呂光自稱三河王（三河河南 河內河東）

【綱】八月秦主登襲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目】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然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豈容汝乎萇殺之（書法）書死之何予節也綱目書烈婦二毛氏及涼翊妻徐氏

【綱】十一月以范甯爲豫章太守 【目】時帝溺於酒色委事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目】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肩有守國寶甯之甥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時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譬火積薪不足喩也 【目】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時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胡致堂曰謝安石出幟幼君□請母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尊則可與爲善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直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繩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暴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辛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導太子之法惟聽其自然無有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而鹵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步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知也

【綱】庚寅十五年（秦太初五年 燕建興五年 後秦建初五年 魏登國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目】時瑯琊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衞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使恭鎮京口仲堪後亦都督荊益甯州軍事

王兗臨城數張猗卿何名實相違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秦王登伐後秦苻登有復讐之志

徵處士戴逵不至戴逵自求其志宜使身名並存

是爲西秦

【目】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守將王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鑑】丙戌十一年（秦王苻登太初元年　燕建興元年　後秦建初元年　西燕慕容永中興元年　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登國元年　涼王呂光大安元年舊大國四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七僭國）正月拓拔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

【綱】燕王垂稱皇帝（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鑑】西燕左將軍韓延弒其主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之帥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衆推永爲河東王於是長安空虛

【鑑】四月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國號大秦立子興爲皇太子

【鑑】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王丕於鄴殺之稱皇帝於長安

【鑑】十一月秦南安王登（登丕之子也）發喪行服稱皇帝　【綱】十二月登伐後秦（書法）書伐何義登也登祀世祖於軍中所爲必啓將王皆刻鉾鎧爲死休字庶乎其有復讐之志矣

【綱】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年　後秦建初二年　燕建興二年　魏登國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爲會稽內史

【綱】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　【目】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鑑】拓跋珪改稱魏王

【綱】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年　燕建興三年　後秦建初三年　魏登國三年　西秦王伏乞乾歸太初元年）康樂公謝玄卒

謝玄遣劉牢之救鄴

謝玄運米饋苻丕

問謝玄遣兵救秦且饋之粟何如

晉人不知大義

垂萇皆秦之能臣

名府

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不進退路窮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碻磝滑臺碻磝城名今濟州是也滑臺春秋鄭之廩延邑後魏置東郡又改為滑州丕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尹起莘曰晉遷江表僅足以延不泯之祀夫何秦人屢犯疆場大舉入寇必欲蕩平吳越而後已幸而天誘其衷淮淝奏捷是晉君無國而有國晉臣無家而有家也今苻丕乃堅之子困於寇敵為晉臣計特恨不能奮戈相待況從而援之乎夫救災恤隣自古有之然救災可也救讐則不可也鄴可也鄴寇則不可也晉人不知大義輕助讐賊綱目書此若曰既遣將救之又且饋之以粟且之一詞所以示不足於晉人之意也 丁南湖曰謝玄救秦尹氏深罪其救讐助寇愚謂玄此舉亦是也玄之所以救所以饋者正恐秦之困弊為垂所得耳秦若不為垂得則吳可圖矣是故雖曰救之實欲取之雖曰饋之實欲攘之是蓋復讐弭寇之奇術豈可以刻論非之耶 愚謂此說亦因後劉牢之入屯鄴看出此意畢竟不能得然揆之大義則尹氏說為當

綱 乙酉十年秦主苻丕太安元年 燕二年 後秦白雀二年 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 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舊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僭國 正月慕容沖稱帝於阿房是為西燕阿房城在雍州

鑑 四月劉牢之至鄴燕王垂邀擊大破之坐軍敗徵還

鑑 五月西燕王沖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丕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五將山在陝西鳳翔州岐山縣 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執之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新平漢縣名今西安府邠州

温公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歷年圖曰苻氏之疆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雍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疆其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舉河西燕巴蜀包漢沔俘索頭虜龜兹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閒寇讐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致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氐羌與鮮卑輕於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彊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鑑 太保謝安薨以琅琊王道子錄尚書事初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安有隙安請出鎮廣陵有疾求還至建昌而卒謚文靖

丁南湖曰謝安卒而晉治衰道子相而晉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按安卒武帝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琅琊王道子實當旦奭之重又按晉書史臣謂道子晉朝之宰嚭噫帝以宰嚭為旦奭雖欲無亂得乎

綱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苻堅已死乃發喪即位

綱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音丘慈國名 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鑑 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上世如弗斯驍勇善騎射諸部推為統主號乞伏可汗傳子至衛統司繁為苻堅將王縮所襲部衆叛降於縮司繁衛統亦降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司繁死國仁代之秦河二州名

我甲在心

以謝安爲太保

鼷鼠猶能反噬

垂萇一體之人

燕王垂解鄴圍

謝安請開拓中原

之副垂行至安陽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以其書遺秦王不言其故而與翟斌兵合

【綱】甲申九年（秦建元二十年　燕世祖慕容垂元年　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年　是歲凡一新大國二　凡三僭國）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遣田山如鄴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兵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于列人（列人城名在廣平府肥鄉縣東北）衆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兵討之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向暮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攻鄴丕退守中城

【綱】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諡曰宣穆）

袁了凡曰（史稱桓沖聞玄等有功自恥失言而卒此非知幼子之心者夫以謀不逮人與功非己出爲恥者此出於私己之忮心非忠臣殉國之忠慮也幼子之言偶不驗正國之福也且恥之而死假令晉亡沖喜而生乎凡人死生有時豈必以恥故也桓元子恥襄邑之敗而謀廢立彼將盛威名爲自封也若幼子者平居則避賢以遠勢不以身遠闕廷爲緩急則勤王以務本不以互守境土爲辭故忘身以殉國者沖也幸國之敗以自信其言必非沖也史之言近於誣矣）

【綱】三月以謝安爲太保　【綱】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姚弋仲之子襄之弟）自稱秦王（是爲後秦）【目】時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秦王堅乃遣叡都督諸軍以姚萇爲司馬討之泓懼將奔關東叡又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於是天水尹緯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羌胡降者十餘萬（發明）（垂萇一體之人垂既書叛萇乃書起兵何耶垂受堅知遇之厚非萇之比堅使垂討翟斌而垂反與斌合故書叛以正其罪若萇則佐叡叡不能用其諫輕敵敗死萇方恐遣使謝罪堅乃怒而殺之是驅之使亂也故書起兵以原其本無叛意爾）

【綱】秦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　八月燕兵圍秦長樂公丕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恒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晉陵晉郡名今直隸常州府）滕恬之渡河據黎陽（黎陽漢縣名今濬縣是屬）

此恩何可忘

謝安石有鎮當之量者也方秦師入寇則賭圍棋及其既勝胡為過限折屐其得失何如

謝安攝書置床

謝安折屐

義聲足以感動天地

取果來孰與自落

聞風飇有凌霄之志

天命非智力所能移

石玄固讓不受

為虎傅翼

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中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按張栻曰不肯害堅者非自失也正以報前日郊迎執手之德堅於喪敗時得不害亦足報矣何以使垂終無復燕之心哉吾故未易敢短垂也）

丁南湖曰（堅之不殺垂也王猛諫之不聽權翼諫之不聽而一以功業責之於垂垂之不殺堅也子寶諫之不聽弟德諫之不聽而一以信義報之於堅二者可謂五胡之美談也然堅之任垂不以興亡易志而垂之報堅顧以盛衰改節二人之得失判然矣）

【綱】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陳紫峰曰（謝安石於秦師之未勝若不經意者蓋其以軍事付玄與牢之輩知其必濟厥功故優游暇豫而鎮之以靜及既勝雖了無喜色而不覺折屐者蓋其喜也非為一己喜也為天下喜也為國家社稷喜也大臣以安社稷為悅安得而不喜也然其安排意多而矯情鎮物亦於此見矣）（屐音棧木屐也）

袁了凡曰（秦兵逼淮水矣謝安命駕圍棋爽無懼色及捷書驟至矣又攝書圍棋了無喜色豈輕喜之安危能恕無喜懼耶安蓋心靜之特不色露耳彼堅擁百萬貔虎咆哮而來將以氣吞江左安且冥測天時顯察人事知無足塞虞也特小國當鎮師數十御驕士兵驟其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則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以內鎮物情斯其寧也夫奕者當局昏而旁觀察安蓋身當兵局而心則旁觀國勢故其區畫精指揮當能臨大變而不懼獲成功而不居也）

【目】秦王堅收集離散北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尊公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縣名）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定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音貫）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飇之起（飇音標狂風也）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綱】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發明）（石等大破秦兵厥功茂矣今而進職宜也乃推而弗居出於由衷故特書不受以美之）

【綱】慕容垂至安陽（安陽晉縣名屬鄴郡今河南彰德府）長樂公丕（長樂晉郡名今為冀州丕秦王符堅之子封長樂公）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北狄種名）翟斌起兵叛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目】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

草木皆兵
晉兵淮淝之捷
風聲鶴唳
風鶴皆師
淝水之捷有天
幸
晉自有勝秦之
理
草木人形
風鶴王師
間六朝不能混
一其故何歟
江東十分
江東之人不知
有天下
六朝不能混一

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八公山在直隸鳳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時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故名今山有安故臺石上有人馬跡）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勍强）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憮音武失意貌）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邀之融以爲然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序因與張天錫來奔）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中竹仲反傷也飛矢曰流矢時獲堅乘輿雲母車）

（發明）晉淝水之捷亦有天幸然綱目歸功謝石等者是時謝安爲相政事和睦石等才能稱職上下輯睦固自有勝秦之理彼苻堅挾其强大屢勝而驕不知晉雖微弱無釁可乘輕舉妄動傾國南下固自有敗亡之理故雖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而綱目則書石等大破秦兵不書秦兵自敗者將使後世以人事爲重而不以天幸爲心也

李舜臣曰 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然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溫桓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勝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豫爲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欲乘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苻堅養兵於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敗相與枕藉於淝水之中晉之君臣常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也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耶奈何徘徊於袞豫之間竟不能過關隴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苻丕之饑明日牽軍於關陝以爲苻堅之助夫淮淝百萬志欲何爲幸其大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剿除之乃舉國之大讐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丁南湖曰 草木也而曷皆兵乎風鶴也而曷皆師乎天奪秦人之魄是以驚怖而眩惑如此也嘗觀湯放桀則曰天命殛之武王伐紂則曰天命誅之是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彼秦堅以百萬之師而臨晉之八萬是泰山壓卵耳苟專持人力則雖謝安數輩其如彼何哉惟夫天意助順於晉而惡盈於堅故使鬼神效職山川協靈而草木風鶴有此顯赫之應若秦兵妖孽則雞犬夜號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故曰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也

袁了凡曰 苻堅以百萬衆入寇而安石爽然無懼色堅見晉兵嚴整曰亦勁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此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決矣夫非安石所以待堅者豫耶或曰是役也使陣後無朱序之呼八公山草木不見怪則安毋乃藏諸斯善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驚鳥其懼也懸弓可以爲蛇特其疑也我壯其氣敵褫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百朱序呼草木皆兵形秦遂敗而堅遂恐耶

〔綱〕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

玄入問計於安安答已別有旨命駕出遊山墅圍棋賭墅桓沖深以根本爲憂安石有廟堂之量安石不閑將略天下事已可知

安石矯情鎮物

大破秦兵于淝水

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豈知之愚[illegible]子曰苻堅[illegible]而亡堅之斷剛愎自用違天違人以速亡者也當時謂晉不可伐雖婦人孺子皆知之而堅獨不知方欲投鞭斷流垂涎晉祚其及喪敗之辱也固宜

丁南湖曰苻融堅之季弟也詞賦如王粲刑政如王猛其伐晉一諫知天人之理識夷夏之分可謂賢矣然堅弑其殺兄融何不見幾耶昔魯宣公弑嫡者厥弟叔肸不食其祿而織屨以生春秋嘉之惜乎融也智不及此而徒取晉兵之戮歟

綱癸未八年秦建元十六年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目時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衆八萬拒之秦兵既盛至潁口即潁水之口也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墅音序田廬也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陟登也遊山登高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謝安字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胡致堂曰苻堅奇伐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況苻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方將臨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爲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王陽明曰夫臨事而懼用師之要當苻秦入寇重兵壓境此何等時也乃命爲遊墅圍棋決賭桓沖之援則拒之幼度之請則寂然任軍國重寄者果若茲乎向非朱序反間秦兵稍卻曷能奏淮淝之捷耶所幸者天未厭晉草木効順風鶴皆兵俾苻秦折北不支者豈人力也哉太史公謂霍去病不至困絕以爲有天幸余於安亦以爲然 袁了凡曰謝安石燕遊命駕而卻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冑以見而回紇推其大人羸騎以往而魚朝恩服其長者子儀之識以運其材者遠也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不疑則蛸亦游焉居已以安而後可制天下之危待物以信而後可運天下之間夫何之而尼也孰夷狄小人之有

綱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目時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今壽州克之將軍梁成等屯于洛澗水出河南府新安縣白石山東南入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序先爲襄州刺史爲秦所執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

謝安比王導
謝安文雅過王導二人功業略相當
問王導謝安人品功業孰優

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劉屏山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桓安之時歷仕三朝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苻秦之寇二人功業略相當也然導闇素寡慾而安於朞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爲何如也

綱 辛巳六年秦建元十七年 春正月立佛精舍於殿內息心所棲曰精舍精練行者之所居

目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相王雅諫不從（書法）立佛舍譏尚夷也於殿內益非所矣

烈士秉志不懼死

目 壬午七年秦建元十七年 秦東海公苻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爲父復仇耳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孟威孟威周虓表字也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皆赦不誅徙邊愚按虓之始不受秦官義也至是爲尚書郎則秦臣矣乃復異謀是二心也故與苻陽等同以反書甯非守志不終者之戒乎

安沖江表偉人
投鞭斷流
伐晉有三難
景略一時英傑

綱 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太極殿即唐西內正殿也在陝西西安府城中謀大舉入寇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爾陽平公陽平曹外郡名今大名府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時歲星在吳分一也晉國無釁君臣和睦百姓安業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肘音帚臂節也腋音掖胳也在肘後時太子獨與卒數萬守京師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且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耳時內外沮之者居多獨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大悅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汝不達變通爾

疾風掃秋葉
苻融勸勿伐晉
帝王歷數豈有常
聖王治因自然

目 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

北府兵
聞祁奚擧祁午謝安擧謝玄狄仁傑擧光嗣何如用心之公
任天下當保國甯家

郗愔忠於王室出箱書授門生

趙整作酒歌
前危後則
命羣臣作止馬詩

周孟威不屈
晉氏多忠臣
爲政務擧大綱

目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履屐行步之間皆得其道也）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爲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眞西山曰（夫採玉必於山探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讐則棄於親則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擧其子祁午狄仁傑擧其子光嗣亦知脫然俗見之外若趙充國於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忌均靖邊之烈分於人哉亦眞見是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以予論之曰奚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充國不知有己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卻秦雖曷計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一也）

綱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目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甯家緝修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綱臨海太守郗超卒（超字嘉賓） 目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愔音因字方回）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父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卽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人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愚謂賊溫篡立之謀超實導之至是亦自知其惡逆不可使聞於父乎蓋人之良心以富貴而迷將死以反本而悟也東坡氏謂方回可謂忠臣嘉賓可謂孝子夫愔之忠固矣而超也不能體父之心首倡廢君之逆果可以孝稱耶尹氏亦謂超暴身後之惡爲可憫以斯人爲可憫則凡亂臣賊子皆不復深絕矣）

綱戊寅三年（秦建元十四年）九月秦王堅宴羣臣 目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宦官也）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綱十月大宛獻馬于秦不受 目時大宛獻汗血馬于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綱己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目時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孟威周虓字秦獲其母遂降不受職常有不遜之語秦待之彌厚）丁彥遠潔己於後（彥遠丁穆字被執秦欲官之固辭不受）吉祖沖閉口而死（祖沖吉挹字）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綱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目時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人危懼安每鎮之

王謝江東之賢臣　凝禮慕導之公　坦之以國家爲憂　桓冲以揚州讓謝安　報德莫如盡言　哲王知功業不易　王猛願勿圖晉　何奪景略之速　王猛以中國生靈爲念　王猛深明華夷之分　識順逆之理　安能違衆舉親　謝安舉謝玄　玄[illegible]

蘇穎濱曰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與謝安於成帝而不知禮謝安作樂於孝武而不受教則導禮謝道之公然矣

【綱】乙亥三年秦建元十一年　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坦之字文度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卒謚曰獻（叅致）按晉書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妻桓温温之子[illegible]覺甚耶乃欲以女妻之坦之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也遂止　【綱】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目】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綱】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目】初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敎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至是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統相承言晉傳蜀漢之正統也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鮮卑謂慕容氏西羌謂姚氏也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發明）凡仕秦者書以死書而猛獨書官書爵書卒何原其心也猛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際不得已而仕秦其心蓋惓惓然以中國生靈爲念觀其臨終秦王訪以後事猛謂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也歟

丁南湖曰王猛之死其有堅之不幸而實猛之幸乎何也猛勸堅勿圖晉晉固可喜矣然堅之伐晉乃其枕戈之志事所以專猛者以猛[illegible]猛使猛不死則於淝之戰或能少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可預乎不預乎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所以幸而死也

【綱】八月立皇后王氏后濛之孫女也

【綱】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歲涼代皆亡凡一國　五月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苟萇姚萇將兵滅之涼州郡縣悉降

【綱】十月秦王堅遣庸公洛將兵十萬擊代代王什翼犍奔陰山之北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爲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

【綱】丁丑二年秦建元十三年　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目】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執手字執笏板　坦之候在西籬　何須壁後置人　郗生入幕之賓　王謝盡忠輔晉室　撩虎鬚龍　謝安德度才器　謝王故緩其事　安可以此示人　桓沖盡忠王室　周虓爲母降秦　朞功不廢絲竹　天下寶當爲天下惜　悠然有高世之志　王羲之諷謝安

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不用兵守）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不須陳兵衛也）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猶如此也溫云我自有疑心耳）遂命撤之（除去兵衛）與安笑語移日（移日猶竟日也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朝廷近侍臣曰入幕賓今郗超在帳中故笑之）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參考）（宏史略初文帝不豫命溫入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導故事溫望帝臨終禪位既據不）（劉氏曰當時謝安王坦之在朝溫婿坦之安猶其事心甚銜之）

胡致堂曰（殷浩聞溫溫之手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聞桓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狀卑陋如此雖極其才不救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張心益肆僭竊立之議而窺覦神器朝士惕息之際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數已然者不爲少屈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頭虎鬚者安之初亦以名取之也其量度才器乃爾故人在觀實而已矣）袁了凡曰（謝安遲緩而取憤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中豈有溫耶斯亦孔融衛之於曹操哉）

〔綱〕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目〕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目〕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沖領其衆俄頃薨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

袁了凡曰（王敦每曹操全以其業每歌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兇逆以氣類相慕倘如此豈惡之性生耶）

〔綱〕皇太后（孝帝褚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書法）（后無意於攝朝也故無譏焉）　〔目〕秦兵入寇梁益遂取成都時秦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虓音囂）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

〔綱〕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目〕安好聲律朞功之慘（朞功謂有晉朞大功）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目〕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冶城本吳冶鑄之地在秦天寶治北朝天宮後）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胼胝皮堅厚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問王彪之草其儀制對如王彪之才能之臣

文帝神識恬暢

王猛治秦

汝事王公如事我　高泰膽智可使

齊宣王以稷下垂聲　子伯豈陽平所宜吏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擧　高泰辭簡而理博

王猛才略出溫之右

問秦能用猛晉不能用溫何如

謝安神色不變

篡奪之漸非衆情所憤夫若鋒刃之逼而[illegible]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重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illegible]正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勢以[illegible]謀[illegible]不[illegible]郗超下[illegible]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則才矣惜其不善用也　袁了

凡曰[illegible]立[illegible]心而[illegible]各伸其[illegible]造[illegible]晉祚彪之爲[illegible]大臣不能守死[illegible]諫曰傅會爲之此[illegible]關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illegible]何[illegible]而[illegible]亦可於[illegible]上[illegible]於[illegible]大臣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跡豈同此且夫臣[illegible]下干上天地大變而溫之色[illegible]有人心彪之[illegible]更無作色彪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復答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無深譏[illegible]其溢美[illegible]乎所[illegible]

綱十二月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降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目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綱壬申二年（秦建元八年）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歲）（參考）按晉書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須當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

綱八月秦以王猛爲丞相猛爲丞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乃尸位素餐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目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淸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頌僖公能修泮宮也見詩魯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按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百數千人　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高泰字）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擧審擧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發明）堅之任猛如此方盡其才而桓溫乃以軍諮祭酒處之欲與俱南宜猛之不就也且溫既知江東無猛之比當戰攻分裂之際乃不能羅而致之棄以資敵何哉然猛才略出溫之右亦自知必不爲溫所容秦能用猛而晉不能用溫故猛功業傑出而溫終爲跋扈之臣此又繫乎君臣遇合與否爾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所弒壽三十五）

綱癸酉寧康元年（秦建元九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綱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新亭在應天府城南）是時都下人情恟恟（驚恐之貌）或云欲誅王謝（王坦之與謝安）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

梁君專美本朝
郝君知幾爲先
賞丁公而誅季
布
黄泓言燕必中
興

桓溫撫枕而歎
桓溫勳格宇宙
溫欲立功河朔
問郗超勸溫爲
伊霍之舉如何

王彪之命取霍
光傳
謝安見溫遙拜
安石何事乃爾

（發明）堅能用猛師行有紀無斬伐因戰而滅一大國易若反手又能就用猛統六州以安其衆此堅所以雄冠於五胡也

十二月秦王堅還慕容暐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 目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事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叅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以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 目燕故太史黄泓音宏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慕容垂也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晉之郡名今河南衛輝府趙狄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爲燕有前燕慕容皝自成帝咸康三年稱王及儁暐僭號至是三世合三十四年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溫之廢帝奕乃迎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崩

綱 辛未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 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瑾袁眞子也斬之

目 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烏桓東胡種也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爲國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髮爲輕便馮翊三國魏郡名北地漢郡名丁零即先零北狄種名其先在古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新安澠池俱漢縣名二縣屬河南府澠音免

綱 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目 初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傳善名也百世亦當遺臭留惡名也萬年術士杜炅音炯能知人貴賤溫問之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溫集百官於朝堂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溫帥百官迎昱卽帝位溫威勢愈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鎭姑熟姑熟古郡名今直隸太平府

尹遂昌曰溫之大惡晉室有其擧遲太子特摘其罪故立誅之而視霍光如奕棊少有斷其間者便溫是時因而改物則亦何難之有書法若此所以戒有國者不可不謹其貴而嚴權奸之漸寄於溫乎何誅 方正學曰桓溫入朝而廢海西公是

封孚問申胤燕事

王猛由宥徐成

鄧羌效戰贖罪

王猛誓兵渭源

此非吾所及也

容短收長

燕民各安其業 今日復見太原王

玄恭古之遺愛

為臣莫知忠

綱秦遣王猛督軍伐燕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按左傳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後越果滅吳歲星東方木之精帝之象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今福德在燕（福德一曰德星出有道之國德星即歲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綱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 目時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謂擊鼓之急也）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燕主暐趣（音促）評使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渭源元魏縣名今陝西臨洮府）曰王景略（王猛字）受國厚恩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共成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乘勝追擊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斷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栄封栄非無以下譽猛之謂矣）

目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太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今有王猛猶再見恪）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玄恭慕容恪字也恪見愛有古人之遺風）設太牢以祭之

綱十一月秦王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王暐與上庸王評等犇龍城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高陽縣名屬保定府）城暐詣堅堅釋之暐降 目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評之敗也黨疑梁琛知秦謀收繫之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狥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邪堅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王猛請除慕容垂收攬英雄以淸四海

問秦王不除慕容垂何如項羽苻堅有君人之度

秦遣王猛伐燕

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

孫盛作晉春秋晉春秋直書時事

孫盛不改枋頭之書

聖人晉史不苟示人

王猛問慕容垂父子

賢子心不忘本燕非令所能存

材臣進取之良資

王猛市井鬻賣之行

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淸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爲冠軍將軍

【目】梁琛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爲之備評曰秦王何如人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王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眞深以爲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陳北溪曰（王猛勸苻堅殺垂范增勸項羽殺季其忌心一而已蓋方其來能以窮辭之而不受亦可以見矣若收其奔能駕馭之則彼雖備强如屈突通之於唐皆爲吾之用矣何必僕僕行小人之計而[illegible]我而殺之乎使殺之慕容垂雖死天下其無慕容垂乎故以情論之王猛范增之欲殺慕容垂沛公者人臣之分也而項羽苻堅不殺之者尤有君人之度也）

【目】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發明）（秦久有謀燕之心所忌者垂耳今既去其所忌則何而不發乎然則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燕有才不能用棄以資敵雖欲不亡得乎）大司馬溫徙鎭廣陵（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城在眞揚州府城西南六十里）

【鑑】時征役既頻加之疾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穆帝永和五年溫與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其泣請於盛爲百口計不許諸子遂私改之（按晉書盛所著晉春秋辭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胡致堂曰（溫敗而蓄恥蓋本非善事書之以爲歎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者乎旣已形之簡牘尙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雖然盛亦未易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愼重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簡哉）丁南湖曰（予觀孫盛桓溫之事盛從溫平蜀封安懷侯從平洛封吳昌侯是溫乃盛之所恩也及盛與溫牋詞旨放蕩被檻車之辱是溫亦盛之所讐也恩讐相準則私心平而公論出盛枋頭之錄必不容矣況以溫之怒言如彼其可畏也諸子之泣請如彼其可憐也盛也不顧身老不顧家門而但顧公論毅然有董狐齊太史之風謂之晉春秋諒哉）

【綱】庚午五年（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是歲燕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正月慕容令（垂之子）自秦奔燕

【目】時王猛發長安請令參其軍事以爲鄕導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主堅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初燕人以令叛而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沙城在龍城東北六百里後令襲燕龍城不克爲下所殺）

司馬公曰（敵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王猛密言於堅何如

桓溫枋頭敗績

桓溫歸罪袁眞

燕遣郝晷梁琛如秦

梁琛奉使如秦

天子以四海爲家

堅使館琛於奕舍

兄弟本心各有所在

梁琛不拜秦太子

慕容垂奔秦

賢傑必共成大功

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

鑑己巳四年（秦建元五年燕建熙十年）四月大司馬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燕王暐求救於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崤音爻山名澠音沔水名皆在弘農）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戰于枋頭（地名）不利奔還燕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邑（漢縣名今入睢州）大破之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眞以壽春叛降于燕

綱燕遣郝晷梁琛如秦　目時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萬年縣屬京兆府）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會遇之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海謂四海之內縣謂赤縣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與讀曰豫容暇而安豫也）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郎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諭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綱十一月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鑑垂還燕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犇（古奔字）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

一舉而三善生

坦之所見賢於迷

沈勁神氣自若沈勁奇士

沈勁可謂能子

皇甫眞鑒機識變

吳越之事足以觀

胡致堂曰 讓謙德也自古聖人皆行之非以示謙美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才於國則以勵風俗也禹讓於伯益皐陶於是九官皆讓或與較之末世遂爲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勵風俗一舉而三善生豈偃然哉王懷祖不事外飾圖實於事情求名者苟稽古實之義不若讓之爲愈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迷也 袁了凡曰 按受爵不讓而詩人以爲刺讓可已耶雖然讓也者禮之實也非實而爲之也如以爲故事而爲之以爲美名而爲之則亦異乎虞廷之所爲濟濟矣愼祖之見本之個實義亦以矯世之虛僞爲此義行則殷浩輩退以爲進辭以爲受者亦可以少阻矣

【綱】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燕建熙六年 帝崩瑯琊王奕即皇帝位 【目】三月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充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及陳祐以燕兵逼洛陽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洛陽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朝廷嘉其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公曰 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 袁了凡曰 嵇康爲晉文帝所殺子紹以山濤之薦拜秘書丞而死於惠帝蕩陰之難沈充助王敦搆逆而被殺子勁以王胡之之薦自表求助陳祐守洛陽城陷而遇害二人並見忠義傳其死事一也君子謂紹忠以奉父讐勁忠以雪父恥充尤爲有子也

【綱】立皇后庾氏后冰之女也

帝奕諱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奕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于吳年五十四

【綱】丙寅太和元年秦建元二年燕建熙七年

尹起莘曰 帝廢爲海西公矣何以書帝奕不予桓溫之廢也太和承統前朝在位初無失德溫何得而廢之耶然則何以名之諸侯失地則名帝在位六年固無顯過而德亦蔑聞遂使强臣廢之易於反掌故綱目比之失地之君又以戒人君不可不自强於吾爵

【綱】丁卯二年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八年 燕太原王恪疾病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窺私視也窬門邊竇也 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 【目】命曹轂發使如燕以郭辨西戎主簿爲之副辨還爲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鑒機識變惟皇甫眞燕司空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目】戊辰三年燕建熙九年秦建元四年 二月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後秦扳陝城斬苻庾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燕范陽德以爲苻氏骨肉乖離投城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

孫綽諫遷都

信順協於天人

綽有遂初賦以見志

何不尋君遂初賦

桓溫議移鍾虡

髯參短簿

王掾當作黑頭公

是人人莫敢安舉而請託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脩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 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初封琅琊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崩

鑑 壬戌隆和元年 趙甘露四年 燕建熙三年 正月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 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 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 睿 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雖北風之思 詩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窮荒之地離墳墓棄生業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慮也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 孫綽字 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鍾虡 虡音巨與鐻通周禮梓人爲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其聲大而安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注器所縣橫曰筍直曰虡 述曰永嘉不競 競彊也懷帝永嘉五年爲劉聰所獲故云永嘉不競 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

丁南湖曰 孫綽以詞賦擅美東晉蓋一代文人也文人多恃筆舌詔諛權奸若揚雄頌王莽班固諂竇憲不亦玷於文乎桓溫之威聲震怖其遷都一策莫敢有非議者惟綽也能危言止之以絕權奸之黨以安江左之衆以綿晉氏之業吁綽其文人之翹楚歟 袁

了凡曰 王懷祖阻桓溫之移鍾虡蓋正義凜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簡文帝臨崩詔溫居攝王中郎坦之持詔命入於帝前毀之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牧荊州溫子玄時在江陵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先入忱對玄鞭門卒玄怒去忱亦不留忱又坦之子王氏三世處桓氏父子間其正色如此

綱 癸亥興寧元年 秦甘露五年 燕建熙四年 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鑑 溫以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 音荀 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超髯珣短故也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玄 奕之姪也 皆爲溫掾 掾以絹反 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綱 甲子二年 秦甘露六年 燕建興五年 涼西平郡公張天錫二年 五月以王述 述王承之子承爲中興七第一 爲尚書令 鑑 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于所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謝萬後來之秀
溫謂當隨事行藏
王猛日親用事
苻堅殺樊世
慕容恪尙在
謝安少有重名
布衣時人以公輔期
安石當如蒼生何
安石不得不與人同憂
秦舉四科

悅

【綱】戊午二年（秦永興二年　燕光壽二年）八月以謝萬監司豫州等軍事　【目】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羣辟百辟也）　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後萬率衆伐燕潰免爲庶人）

袁了凡曰　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之事規爲謝萬刺豫州羲之貽書戒曰願食不一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最下者同詳味規二謝之語羲之非無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危言格物盡卞望之傳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雅之壯烈當不足還雅志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誓死之志益堅墨池之藝徒表惜哉

【綱】九月秦大旱　【鑑】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目】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　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愚按昭烈拒關張之閒而後孔明得以行其志苻堅斬樊世之始而後王猛得以成其功否則猛雖有經濟之才曷由施哉）

【綱】庚申四年（秦甘露二年燕幽帝慕容暐建熙元年）　正月燕王儁卒太子暐立　二月以慕容恪爲太宰專錄朝政　【鑑】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

【綱】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　【目】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謝安字）　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　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安石始有仕進之志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溫大喜深禮重之

【鑑】辛酉五年（秦甘露三年燕建熙二年是歲涼奉升平之號）　五月帝崩無嗣琅琊王丕即皇帝位　【綱】九月立皇后王氏（后王濛之女也）

【綱】十月秦舉四科　【鑑】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

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

夷甫不得不任其責

桓溫修謁諸陵

苻堅得王猛

王猛謀略不世出

一見如舊友

如玄德之遇孔明

李公知君猶管鮑

王猛比孔明

孔明三代遺才

問王猛事秦何如

王猛頁見

綱丙辰十二年秦壽光二年燕元璽五年五月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目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神州陸沉謂中原沉淪也猶王道陵夷之義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戰連敗而走溫屯金墉城名謁諸陵西晉墳墓有毀壞者修復之置鎮戍以二千人戍洛陽而還襄奔平陽襄從欲圖關中秦遣兵拒擊斬襄襄弟萇以衆降秦（發明）姚襄已歸晉乃叛降于燕又況招納叛民震動京邑則襄非前日之襄矣書以桓溫爲都督則見其出於朝命而襄之罪尤著矣

丁南湖曰晉室諸陵陷於胡虜桓溫能修謁之尹氏發明嘗其少伸臣子之情而綱目有予之之意愚謂綱目雖若予其迹實則誅其心也蓋仗義執言自桓文始然桓文尊周而不取周也後世奸雄乃皆以此爲篡取之術是故王莽發策金縢曹操遷帝都許桓溫修謁諸陵其賊心一而已矣

綱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廣固城名在山東青州府益都縣西四里堯山之陽晉永嘉時前趙於此築城有大澗甚廣因之爲固故名十一月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

綱丁巳升平元年秦王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秦主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爲秦天王先是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目左僕射李威知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君知公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按堅任一歲中五遷官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殺之

呂養心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張氏斷曰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爲諸夏人桓溫入朝嘗被褐迎見溫知所敬之矣後以呂婆樓薦于秦王苻堅堅狄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盡忘其狄也盡忠奮武幾蕩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賢多稱之猛誠將才古今亦難得者也曾晉正朔勿圖其實頁見也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桓溫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失爲中興名臣焉惜乎無此也邵氏謂猛事秦非得已也噫吾未見非得已者也　袁了凡曰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臥南陽且不爲吳魏起況羌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滅漢賊以弘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猛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堅以剸六事而堅從誤以成之苻生之變又不特與聞其故而已出處大致奚夷大防君臣大分猛兩莽如此以擬孔明不亦蛣蜣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以致己諸樊世而殺之視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綱八月立皇后何氏故散騎常侍何準之女也

綱十一月秦以王猛爲尚書左丞　目猛擢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崇民大

殷何如

咄咄怪事

殷浩有德有書

答書竟達空函

今日復覩官軍

王猛有大志

捫虱談當世之務

百姓未知公心

江東無卿比

温有經濟之才

眼中不識人

王猛三秦豪傑

元才吾之周公

【綱】甲寅十年（秦皇始四年 燕元璽三年 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綱】殷浩有罪免爲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爲楊州刺史 【目】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 【目】浩少與温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温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望空書寫）作咄咄怪事（咄者嗟歎也）久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

丁南湖曰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僅一高士也及其刺揚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爲任僅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温所廢徒書空咄咄及温致書將以爲尚書令卽欣然喜迨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愼哉

【綱】二月桓温帥師伐秦 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 【目】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北海王猛（字景略）少好學倜儻（卓異不羈也）有大志隱居華陰（華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聞桓温入關被褐謁之（被衣也褐以毛毳織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三秦謂廢丘櫟陽高奴三縣是也）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縣名）咫尺而不渡灞水（水在陝西西安府城東）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目】温與秦兵戰于白鹿原（在永興縣）不利秦人淸野（初温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刈麥）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發明）温有經濟之才倘有英主驅而用之克復有不難者惜晉無駕馭之才故温有跋扈之志至其經略之功則不可掩也

朱子曰王猛來見桓温眼中不識人卻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夫三秦豪傑非猛而誰温失之矣此猛所以不就也

【綱】秦東海王苻雄卒 【目】雄秦王健之弟也及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苻雄字）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

【綱】乙卯十一年（秦王苻生壽光元年 燕元璽四年 涼去年號）六月秦王健卒太子生卽位

桓溫移軍武昌
桓溫屢求北伐
決大事正自難
高崧爲昱草書
此實爲國遠圖
執臣節無爲不義
弋仲有向華之心
殷浩北伐無功
王羲之遺浩書
所憂重於喜
罷遣太學生徒
文德帝王利器
威武文德輔助
殷浩虛名誤國
君言無不中
張陳無以過

【綱】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鑑】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王彪之謂當靜以待之令相王守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致使人悶聞卿之謀意始得了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擧衆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擧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當先奮國而後顧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綱】壬子八年（魏永興三年　秦皇始二年　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　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僭國）正月秦王健稱皇帝　【綱】三月姚弋仲卒子襄帥衆來歸詔屯譙城（弋仲病謂諸子曰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也）（發明）（弋仲羌也其卒不書死何弋仲雖夷而有向華之心奈何中國之人反助夷以侵華甚者又稱獎而正之其視弋仲豈但天淵哉）　【鑑】四月燕滅魏（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綱】九月殷浩進屯泗口　【目】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謝尚攻遇秦人救之尙等敗績浩退屯壽春）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　【目】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

【綱】罷遣太學生徒　【目】時殷浩以軍興罷遣之學校由此遂廢（發明）（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補助當闢投戈以講藝矣未聞廢學以從戎者也殷浩虛名誤國處非其任今乃以軍興之故至於罷遣太學生徒然朝論亦無有非之者可慨甚矣）　【綱】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徙都鄴（儁詐言獲傳國璽改元元璽）

【目】癸丑九年（秦始皇三年　燕元璽元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不諧又潛遣魏憬襲襄襄斬憬浩聞張遇作亂（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遇作亂以爲安等事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容有詐僞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爲前驅襄僞遁伏甲以邀截之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走譙城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書法）（襄不書反專罪浩也襄無罪而浩襲之浩之罪也綱目深[illegible]）

吾屬故晉人
尚書識機知命
三秦王改姓苻
苻健遣使來獻捷
辛謐不食辭徵
歸晉必有由夷之廉
辛謐知義
辛謐不失臣節
蔡謨免爲庶人
蔡謨前倨後恭

綱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晉遣使拜爲平西公重華自立爲王）

綱 冬十一月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 綱 秦雍流民相率西歸 由枋頭共推蒲洪爲王衆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洪苻堅之祖）

目 庚戌六年（趙主石鑒永寧元年 魏主冉閔永興元年 ○是歲大國一 涼代燕小國三 新大國二 凡五僭國） 正月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石後趙石勒自成帝咸和三年僭號至是凡六世合二十二年） 閔姓冉爲石氏所養至是復其姓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魏

綱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目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率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洪自稱大都督三秦王改姓苻氏（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爲氏焉又隴西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洪後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 綱 洪卒（爲麻秋所鴆） 世子健代領其衆十一月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脩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綱 魏主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謐不食而卒 目 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王喬赤松子）之壽矣因不食而卒（發明）智能之士未必不以隨世就功名自詭使能如辛謐之知義亦何不可之有劉石辟召既皆不就至冉閔召之遂不食而卒綱目特書故散騎常侍蓋明其不失臣節也

綱 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 目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帝（帝方八歲）臨軒遣侍中徵之謨辭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不至公卿奏謨傲違上命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詣闕稽顙待罪詔免爲庶人

尹起莘曰蔡謨在晉誠爲表表然安有天子臨軒百官布列若待神明謨乃傲然偃蹇使者十餘返而不至哉且使者往返之時而謨亦必明知臨軒久俟之意其心何以自安既而朝論不容請致廷尉方乃稽顙待罪何前倨而後恭邪況謨甫陳疾篤隨卽詣闕又何愈之速非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此皆謨忽視幼帝下視同列之故爾使其果遇英果之君朝綱振肅必不敢爾

綱 辛亥七年（趙永寧二年 魏永興二年 秦主苻健皇始元年 是歲趙亡苻大國一 涼代燕小國三 新大國一 凡五僭國） 正月苻健卽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

梟博者不必得則不爲聖人垂訓於經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桓溫威名大振 殷浩朝野推服 殷浩參綜朝權 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安 蒲洪人傑 褚裒伐趙不克而還 蔡謨知褚裒無成 非上聖英雄不能爲 今日事非時賢所及 副褚裒彭城之戰何如

也不必得則不爲 戰國策蘇代謂魏王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即此意也 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發明） 按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翬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翬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況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綱】丁未三年 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亡大一小三凡四僭國 二月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主勢悉衆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送降文於溫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詔封勢歸義侯漢亡 右漢李雄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爲成爲漢至是五世合四十四年

【綱】戊申四年 趙建武十四年 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乃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 臨賀縣名今爲廣西平樂府 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 參綜謂參錯綜核也 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綱】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卽位

【綱】己酉五年 趙太寧元年 五月趙王虎卽皇帝位旣而病卒太子世卽位彭城王遵廢世爲譙王尋殺之遵卽位以武興公閔 武興郡名今陝西漢中府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 秦雍二州名秦州今鞏昌府雍州今西安府俱屬陝西道 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枋分房反曹操於淇水江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號其處曰枋頭

【綱】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目】初裒上表請伐趙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 分劇表外也 疲民以逞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憂及朝廷後裒將王龕 音堪 等戰敗裒退屯廣陵（發明） 夫恢復之與兼幷異兼幷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晉失中原以後有能爲恢復之計者皆當予之褚裒帥師伐趙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復讎之心雖敗亦榮固非予其窮兵黷武也

丁南湖曰 褚裒昔康帝之后父也后父之濫使龍靈自求珍滅者簡册相望矣裒之畏避國權已非椒房諸戚之可企而況彭城一舉獨欲攘夷而尊夏雖其功不克然其名義[illegible]乎可尚彼晉[illegible]自安[illegible]之[illegible]

荆楚國之西門
桓温英略過人
劉惔每奇温才
桓温不可使居形勝
何充以社稷爲己任
以殷浩爲揚州刺史
古人才足幹時
殷浩就職
深源世味實重
深源以退爲進
桓温帥師伐漢
桓温拜表卽行
劉惔以爲必克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東晉紀

孝宗穆皇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九崩

【綱】乙巳永和元年 趙建武十一年　燕主慕容皝十二年　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昱清虛寡慾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郗超謝萬爲掾屬

【綱】十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目】翼病表子方之領荆州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 言未老成不能歷事 當之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昱不聽竟以温代翼

【綱】丙午二年 趙建武十二年　漢嘉甯元年 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目】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卒謚曰文穆

【綱】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以殷浩爲揚州刺史【目】時褚裒薦和與浩詔起之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胡致堂曰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鈎深燭隱而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華競君子遇會甯宜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

【綱】五月西平公張駿薨世子重華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綱】十一月桓温帥師伐漢【目】漢主李勢驕淫不理國事桓温帥師伐之拜表卽行 拜表卽行謂拜上表不及聞詔命而遂行也 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 音談 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

問殷浩擬管葛何如　時人擬之管葛　出處卜江左興亡　深源當如蒼生何　王夷甫立名非眞　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　庾翼移鎮襄陽　庾翼志在克復　爲臣者以狥國爲心　爲國者以紹復爲念

夷吾葛謂孔明　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還相謂曰深源（殷浩字）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王衍字）立名非眞（立虛名也意謂殷浩不可如王衍）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實可然乎浩猶不起　【目】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軍事（遺詔北行）卒從其請　遣庾冰出鎮武昌以爲繼翼以溫爲前鋒小督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發明）晉遷江表中原淪於左衽爲臣者不以讐寇爲志獨庾翼志在克復是以上書移鎮襄陽下詔都督征討皆示其予之之意故略其遺詔之失也明乎此則知爲臣者當以狥國爲心爲國者當以紹復爲念矣

【綱】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　漢主李勢太和元年）正月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書法）晉伐之不得志綱目所深惜也

【鑑】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年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四終

是復得一石虎
婺婦知恤宗周之隕
忠臣畢命之秋
蔓草猶宜早除
庾翼薦桓溫
庾翼慷慨喜功名
杜殷才名冠世
此輩宜束之高閣

婦夫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婺婦猶知恤宗周之隕 左傳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曰子若王室何對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注嫠寡婦也言寡婦不憂其緯之不足而憂宗室之將滅恐禍將及己也 今晉室阽危君位倖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爾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 沱江之別流 奢靡傲誕蹇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册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淸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綱 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綱 壬寅八年 趙建武八年 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琊王岳爲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琊王即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

綱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目 時徵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州 城名在九江府城西

史臣斷曰 成帝頗務簡約雄武之略雖有慚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往烈又能敬禮大臣有足稱者惜乎政出渭陽刑賞顚錯殺害近親貶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流淚則庾亮之專擅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未彰亮輕遣失宜激成反狀乃奉頭鼠竄僥倖求免遂致遺毒國母遷帝石頭儻非溫嶠陶侃諸君子戮力討賊斬峻平亂社稷已非晉有矣嗚呼危哉 渭陽謂帝母舅庾亮也 遺毒國母皇太后庾氏以憂崩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及成帝崩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而崩

綱 癸卯建元元年 趙建武九年 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宣營沔鎮襄陽招懷納附勸課農桑趙再攻之不克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目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琊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 管謂

鄙人不識時務
憑思祖問伐於我
顏含卻筮
有性命無勞筮龜
庾亮表請伐趙 蔡謨以爲不可
導善因事就功
王導歲計有餘
庾冰經綸時務
朝野翕然稱爲賢相
玄象豈吾所測
東晉王導之功居多
郗鑒薦蔡謨
良臣如猛虎

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爲思祖[illegible]字問伐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目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即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之有衆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

目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三月庾亮欲開復中原移鎮石城表請伐趙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太常蔡謨議皆以爲未可（謨曰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水禦石虎）詔諭止之

綱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以每日治效論之似無益以每歲治效計之則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重平聲）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庾亮爲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史臣斷曰（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之計傾心推奉其於中興之功一也既而西京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聰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二也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爲偏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處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衆士盡收江左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面談時事而轉憂爲喜頓開其志復神州而收淚三也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荊揚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少小哉）

綱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目時鑒疾篤上疏薦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薨即以謨代之

綱九月趙以李巨爲御史中丞 目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爲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綱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二月封慕容皝爲燕王 目初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爲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慕容[illegible]

濛性至通而有節
劉君侍我自知
問江東米價不答
王掾不癡
何得每事盡善
張駿上疏請北伐
遠近稱爲賢君
張氏四世忠晉
舉扇自蔽
元規塵汙人
作學箴以祛其蔽
仁義固不可遺

綱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尋弒之

綱乙未咸康元年（趙王石虎建武元年 成主李期玉恆元年）三月幸司徒導府 目帝既冠（音貫）猶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爲掾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音談）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目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門閥地位）辟之既見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綱九月趙王虎遷都鄴

綱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目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駿遣使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書法）（張氏四世忠晉自是而後鮮克繼者矣 張軌張寔張茂張駿凡四世）

綱丙申二年（趙建武二年）二月立皇后杜氏（帝臨軒遣使備六禮迎之羣臣畢賀后預孫女也）

綱戊戌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 什翼犍建國元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 代高祖 爲大國一漢涼小國 新小國一凡四僭國）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 目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亮嘗與鑒箋欲其舉兵廢導鑒不聽孫盛諫亮乃止）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元規庾亮字）

郗九峯曰（王導身任宰衡爲國倚重方且引其黨庾用人亦已甚矣賢知終庸成中興之治也彼庾亮者以元舅之尊與導同受顧命擁重兵于邊遙執朝權亦勢之所必至者也爲王導者審其所執者是則當虛己聽從共勵成治所執者非則面相可否大則公付廷議關白于上以折拒之使或專擅違抗然後聲義譴責何有不服顧乃內懷不平自生嫌隙舉扇蔽塵一何褊隘之甚邪宜伯仁之不能免也即此而觀則知其見疏之時史稱其能任眞推分而澹如也亦安知其非矯情也哉）

目王導以李充爲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爲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綱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 目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

石世龍豈知光武
是舉差強人意

張駿遣張濬來上表
涼州不忘舊德
壯士安肯留
張濬必達君命
以張駿爲大將軍
此非人臣所宜言

陶公似魏武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用法恆得法外意
八翼上天門

殷浩爲風流所宗
季野皮裏春秋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曰賴有此耳

胡致堂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當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爲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

【綱】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 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發明）晉氏立國江左略無振起之意獨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差強人意大書揭之蓋幸之也

【綱】五月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以北平將軍行平州刺史平州北燕之州名今直隸永平府是也

【綱】十月張駿遣張濬來上表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僞許之將使盜殺諸東峽或以告濬濬謂雄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琊今使盜殺之江中何足以示天下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騫言於雄曰張濬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觀意觀之竟不肯（書法）書遣使上表何予義也張氏嘗書遣使矣不書其人此則曷爲書張濬予濬也於是濬自蜀求通間關險阻必達君命可謂賢矣故書予之○駿不稱趙涼州牧

【綱】甲午九年趙石弘延熙元年 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先是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綱】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目】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郡屬江東今寧國府迄於白帝城在夔州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安謝鯤從子也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參考）按史略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卒謚曰桓

袁了凡曰晉史載蘇峻之亂陶侃赴難晝夜兼行則謂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非也峻平奏卞壺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則謂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非也晚年以盈滿自懼屢欲告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伺之志非也此據史所書以證史之誣其矛盾如此毋亦庾亮自羞失策又不肯誠服侃侃後嗣衰落而庾氏世業朝權疑史氏出而加誣也宋陳蕭公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諂王隱折翼化鶴針決指理之事隸與杜延業共爲之

【綱】成主雄卒太子班立其弟期謀作亂越雄之子也因班夜哭弒之而立期期後爲漢王壽所弒壽即位改國號漢

【綱】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目】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謂道德經易爲周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季野褚裒字言其外無臧否否音鄙臧善也否不善也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史臣斷曰庾亮致蘇峻之反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禍及於君則君危而國破禍及於親則發墓而焚屍是以峻平之後亮亦愧怍多矣而佯言洪竄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依戀祿自乞豫州者至是六年矣乃愧怍之意頓忘寵貴之情益熾安享六州禮辟殷浩相與肆志風流登南樓翫秋月據胡牀恣談詠可謂擅一時

以褚翜爲丹陽尹

亮求外鎭自效以庾亮爲豫州刺史以卞敦爲廣州刺史

問晉以庾亮卞敦爲刺史何如

劉胤非方伯才

陶侃將兵討郭默

遵養時晦以定大事

石勒比高光人豈不自知大丈夫行事如日月

以意論古今得失

石勒聽讀漢書

徙都而以褚翜爲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目】論平蘇峻功侃嶠以下封拜有差庾亮泥首（以物塗頭如刑人之狀而請罪也）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鎭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請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綱】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史　【目】嶠卒時年四十二諡曰忠武（按史略嶠盡心晉室敦峻之平皆嶠力）胤嶠軍司也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果侈豪縱酒不恤政事爲將軍郭默所殺）

【綱】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　【目】默殺劉胤司徒導以默驍勇難制以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鑑】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　【目】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州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在趙爲左衞將軍及約誅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鑑】壬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正月趙王勒大享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韓信彭越）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以鹿喻帝位也）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礌與磊通磊落言明白也）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曹操）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老狐能變化以媚惑於人故稱欺誑謟惑者曰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

侃未盡君臣大節　桓彝勇於義

俞縱不負桓侯　桓侯不負國

閩卞壼桓彝忠當執僞父子一門忠孝桓彝志在狥國全節與卞侯等

師克在和古之善教

司徒令取故節蘇武節似不如是

建康王者之宅帝王不以豐儉移都

輒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爲無功獨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爲惜之

【綱】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是役也勇於義者其惟桓彝乎）【目】時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禕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地名在寧國府旌德縣北今名桓公城）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城陷執彝殺之（發明）蘇峻之亂卞壼桓彝皆以死節書夫以壼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彝則始聞峻反即時起義未幾受圍危亟誓以必死此其志在狥國有隕無二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

【綱】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目】時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勢又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殷羨等皆勸侃乃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白石即白石壘也）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蹶（蹶顚仆也）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音孿碎也）割之焚其骨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於歷陽約奔後趙（發明）侃前入援書以者原其志也今此斬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

【綱】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趙亡（趙劉淵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爲漢爲趙至是四世合三十七年）

司馬公曰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蠭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驕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肆矣曜以疎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兵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傑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及乘高候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

【目】己丑四年（趙光初十二年　後趙太和二年　是歲趙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袁了凡曰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孚也幸敦以不成而死耳

【目】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

卞壼父子忠孝 父忠孝何恨 忠孝萃于一門

後事深以相委

蘇冠軍來覲至尊

今日當以滅賊爲急

庾亮四失 召亮徵蘇峻 爲大司農以速其叛 城之反先 偶書其失有四 晉書詳言之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

進討如石投卵 侃從戎服登舟 溫嶠灑泣登舟 郗鑒流涕誓衆

孫母遣僮以給軍費

侃在晉不爲無功

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青溪在應天府治東卞壼帥諸軍拒擊力疾壼時瘡猶未合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按晉書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亮奔潯陽潯陽縣名今德化縣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圖峻兵入臺城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 司徒導謂侍中褚翜翜色洽反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等登御牀衛帝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府藏一空按晉書是時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太尉峻自錄尚書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亮至潯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

尹遂昌曰蘇峻狼子野心庾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乃遽頒詔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爲不可亮乃愎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衆入衞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塗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釁稔禍誰其尸之至於國破君危社稷不守亮不能於此反身以謝天下方且奔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誠實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爲無補誤國如此尚可不加誅責乎 按晉書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塗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丁南湖曰作史之法以褒崇忠孝爲第一義故書之不厭其詳稱之不厭其過予按蘇峻之反卞壼與之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壼又苦戰而死二子眕盱亦死是其父子三人忠孝各盡史家華袞之褒夫孰有重焉者願少徵以節要爲例乃於壼亦節焉但曰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是何沒其善乎主少綱詳書之則天地之大閑立而古今之大義彰矣 袁了凡曰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讐以心爲國而無以有己者其殆是夫

綱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鑑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侃復追登還嶠遺書侃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公緩於討賊侃深感悟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嶠有衆七千灑泣登舟郗鑒在廣陵廣陵今揚州府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人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 圖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冰庾亮之弟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郗鑒遂帥衆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尹遂昌曰蘇峻反逆宮闕爲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爲督將手握彊兵固當灑泣誓衆畢力討賊猶恐不及夫何坐視朝廷傾覆略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力挽侃必翻然西歸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也

王導以寬和得衆

阮孚求爲廣州刺史

白頭公何在

庾亮宜鎮之以靜

舉朝以爲不可

徵蘇峻爲大司農

憂西陲過於歷陽

我甯山頭望廷尉

桓彝起兵赴難

鷹鸇之逐鳥雀

桓彝可謂急君

綱八月以溫嶠爲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　目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歷陽（司名屬淮南今和州）內史蘇峻前守臨淮（府在淮東）於王敦再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亮脩石頭城以備之復命嶠舒以廣聲援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綱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爲弋陽縣王　目宗初爲肅宗所親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發明）亮輔政之初主少國疑正宜鎮之以靜輒乃殺戮近親貶出舊傳其何以慰遠近之心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則亮之失刑明矣

綱丁亥二年（趙光初十年後趙九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綱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諮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峻遂不應命　目溫嶠即欲率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我豈得活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以兵會峻（發明）蘇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爲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　處仲王敦字

綱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郡名）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目初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書法）書赴難何予倡義也蘇峻之亂書赴難三若彝者可謂能急君矣

綱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後趙太和元年）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潯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闕　綱時峻率衆二萬人濟自橫江至蔣陵覆舟山（蔣陵即金陵也覆舟山在應天府宋武帝改名眞武山是也）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小丹陽路在[illegible]）宜伏兵邀之可一戰禽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

事異賞均
陶侃爲荊州刺史
荊州士女相慶
聖人惜寸陰
陶侃惜分陰
君子當正其威儀
奉饋必問其所由
木屑竹頭
砥柱中流
陶侃賢於王謝
王公非社稷之臣
卞壼不肯苟同時好
無閑泰如含瓦石

導含應事貽不[illegible]南走[illegible]北走[illegible]身見投將[illegible]再舉王敦[illegible]彰其[illegible]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上也豈欲黨之[illegible]寄大計實友何云見識[illegible]公大義滅親當相取正對魏[illegible]評爲[illegible]樹黨[illegible]於春秋之旨也

【綱】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 後趙七年） 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目】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卞壼亦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 事異賞均何以勸沮王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卒用導議

【綱】五月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目】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忠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蒱音蒲樗蒱戲也博即今之雙陸） 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籍簿籍冊也所以記其數）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釘也）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吳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爲習俗所移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綱】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衍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庾亮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而崩）

【綱】丙戌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 後趙八年） 六月以郗鑒爲徐州刺史 【目】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阮孚謂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彦輔柔而能止　汜公糟粕書生　遠近觀公此舉　王敦三計　下計乃上策　續世儀精神滿腹　京尹咽喉之地　溫嶠擊錢鳳幘　出閤復入者三　今日事明日張膽

叅考）愍懷太子廢送許昌滿奮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奮又奉璽綬故云失節之士（書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目以表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也

【目】趙王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涼州大震叅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尋遣使稱藩曜封茂爲涼王

【綱】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年　後趙六年）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七月至江甯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鑑】初敦疾甚矯詔拜王應（應敦兄含子也敦無子以應爲嗣）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

【目】敦親任溫嶠嶠乃繆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錢鳳字）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己旣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溫嶠字）行酒而敢不飮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畫計討之加導大都督督諸軍討敦。

【鑑】導聞敦病篤率子弟爲敦發喪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按史略敦復反發兵而病使郭璞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　按晉書帝自出覘敦軍敦晝夢日環其營驚寤曰黃鬚鮮卑兒來耶帝母鮮卑出也亟遣人追之不及　帝母荀氏燕人故帝類外氏而黃鬚出之爲言生也）不能自將以兄含帥衆五萬奄至江甯（縣名屬應天府）導遺含書曰兄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尋卒敦黨悉平乃發敦瘞（瘞幽埋也）出屍跽（跽於計反）而斬之（周光斬錢鳳自贖沈充爲故將吳儒所殺王彬等無所問）

袁了凡曰（王含與子應同王敦反敦敗應欲投王彬於江州含欲投王舒於荊州卒投荊州舒遣軍逆之含應赴水死劉孝標謂鄙寄責友見

之失歟

祖約退屯壽春

元帝恭儉仁斷如何

瑯邪庶乎知節

問爭天下與收天下其勢難易何如

爭天下與收天下異

高帝不得不勇爲

光武用高帝之道

對日遠近

彬切諫王敦

以庾亮爲中書監

敦表郗鑒爲尚書令

鑒對敦論西朝人士

彥輔豈勝武秋

彥輔道韻平淡

致譽假殺於賊敦之手導之罪不足言矣而顗之自取禍至此也 胡致堂曰 當茂弘危惑之時顗若對曰此豈非愚所敢任上聞我大晉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譏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議之責於是乎歸而君子不由矣 袁了凡曰 予按致堂所以數伯仁者良善然當是時導爲反者族天子方畜疑於鬼車顗無意於救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尋其跡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顗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衛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所以生而顗所以殺然負則在導矣

【綱】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綱】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仁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紹即皇帝位

賀善贊曰 瑯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文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位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者獨其無志遠略不能繼祖逖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陳止齋曰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爲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滎陽之脫濟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爲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據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寢壇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兵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帝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奇其對一日與羣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向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略欲誣不以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

【綱】癸未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 後趙五年 四月敦移屯姑孰 郡屬江東 今太平府 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目】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於湖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 敦縊殺王登 今又殺弟耶敦乃止

【綱】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爲中書監（書法） 不書后兄亮亮賢也與董卓楊駿異也

【綱】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 【目】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使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 樂廣字 考其實豈勝滿武秋 滿奮字 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一

伯仁以百口累卿
王導求救於周顗
周顗申救甚至
金印繫肘
王導以大義滅親
此舉天下以爲何如
周戴皆有高名
周戴南北之望
王彬直數王敦
伯仁由我而死負此良友
三日僕射
王導不能無罪
王導欲免郭鮮之誅
問周顗見殺而

枯魚之肆矣（按莊子嘗見轍中鮒魚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卓不能從

【綱】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周顗字）以百口累卿（一家百口託顗代救解）顗直入不顧（恐人疑有私也）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絕不與言遠嫌之過乘醉狂言抑又甚矣）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王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

【目】敦據石頭（石頭城名今建業是）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謂難掩無君之跡也）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協隗俱敗（協爲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呂猗（猗素好諂爲淵所惡）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導導不答（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僕射耶又不答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收顗（顗被收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及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不謝殊無懼色

【綱】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四月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丞死之五月敦殺甘卓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按晉書周顗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朱氏黼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欲殺趙盾趙盾出奔其弟趙穿弒靈公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盾解固有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至報恩怨假手于賊自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業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丁南湖曰（王敦殺周顗由於敦問導而導不答人謂導之罪矣予謂敦之反也導固不能無罪而顗之殺也亦以三失自取焉夫導因敦反而待罪顗將見帝導呼之以求救顗有救之之心則雖難言而亦垂頷可矣微語可矣卻直入不顧以致導疑

人相忘於道術

劉隗答王敦書

祖士雅慷慨忠義
自古難得之士
士雅未聞道
王敦以豫州爲虞

城狐社鼠

忠臣義士竭節之時

晉志欲死忠義
令百姓知吾心

【目】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賊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

【綱】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鑑】逖以戴淵雖有才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翦除也荊棘喻亂）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不得意也）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邱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爲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衆

胡致堂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士也惜其未聞道也戴淵可與共事則同心恊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則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況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何必快快發病乖喪其軀哉）陳止齋曰（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委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鑑】十一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立子皝爲世子（皝胡廣反）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

【綱】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 後趙四年）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丞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鑑】初敦欲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狐依於城鼠憑於社喻近君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三國吳郡名今烏程縣屬浙江道）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敦上疏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目】譙王丞遣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授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敦遣魏乂攻長沙（郡名）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丞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丞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

裴嶷稱廆威德
龍驤竭忠王室

遣以喬豫和苞爲諫議大夫
一觀足以平涼州
二侍中有古人風

祖逖經略中原

祖逖爲取河北計

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

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有佐命之勳

王導任眞推分
王導善處興廢

雅素佳士

鉛刀豈無一割之用

段匹磾常持晉節

匹磾死不易守

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綱 五月趙以喬豫和苞爲諫議大夫 目 時趙主曜作酆明觀及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諫有曰前營酆明觀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 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綱 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邱雍邱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 詔加號鎮西將軍 目 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境土漸蹙是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督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于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綱 十二月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丞即拯字音整 目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任其眞性推之分限不介於懷 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搆嫌隙 目 帝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將軍譙王丞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鉛似錫不可爲刀 豈無一割之用時湘土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目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後趙三年 三月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文鴦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見殺（發明）匹磾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爲羯賊所虜若無足取然磾本夷人竭誠晉[illegible]

溫嶠固讓散騎侍郎

劉琨乃心帝室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熊遠疏三失

元帝可謂能從諫

荊州不可以假賈豎可以寶悅

呼右侯而不敢名

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諡曰愍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書法）綱目書琨無一大快人意於其遇害具官者亦惟其乃心帝室而已矣（發明）匹磾鮮卑之種乃心帝室亦甚可嘉然不思戮力共功之義遂至戕害督將則其餘不足觀矣

【鑑】漢主聰卒太子粲立爲靳準所弒丞相曜僭即位石勒進爵爲趙公 粲立靳準執粲弒而代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掘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石勒引兵討準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後漢將軍喬泰斬準

尹遂昌曰 嗚呼中華之主人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劉聰以僭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乃假手於勒準屠其族戮其屍竭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略相當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綱】十一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目】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臣不以讐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惟在白望選求才幹惟事請託三失也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

【目】己卯二年 漢改號趙元初二年 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舊大國一成漢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詔琅琊恭王爲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既而罷之（書法）書皇其私親多矣詔未幾尋罷以從元帝於是可謂能從諫矣 【目】王敦忌周訪威名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 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鑑】漢主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爲祖

【鑑】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 即後趙也 加張賓大執法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綱】庚辰三年 趙光初三年 後趙二年 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目】時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嶷

揖讓救火 帝座上應列星 周嵩上疏忤旨 帝王義全而後取 王者享世長久 蒼生何由仰照 繼統與創業不同 周嵩與賀詩同旨 周嵩不爲無見 副四海依歸之望 以韓非書賜太子 申韓刻薄傷化 漢螽斯百堂災 張寔遣使上表 張寔世篤忠貞 獨顧和無言 網漏呑舟 祖生先我著鞭 温嶠表盡忠

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播蕩宗室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嵩顗之弟也上疏曰古之帝王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王遂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參考)按晉書導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是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尹遂昌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嵩所言與賀詩同旨固不爲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僭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卽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綱 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目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温嶠等爲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姊爲紹妃使亮侍講中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袁了凡曰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庾元規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綱 漢螽斯則百堂災 目 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書法)著劉聰滅也

綱 張寔遣使上表 目 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相國保聞愍帝崩謀稱尊號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書法)寔自嗣位一書得璽獻之一書遣兵入援一書遣韓璞將兵伐漢於是書遣使上表皆予其忠也寔可謂世篤忠貞矣

綱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目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呑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綱 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琨與祖逖齊名嘗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謂先取功名也 目 初琨世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欲襲匹磾密遣吏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磾磾收琨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

子產遣神兵相助

實循爲世儒宗

此石馬之數

一馬化龍

𩔗廆遣使勸進 同盟表戴晉室

吾當立功河朔

霸王非義不濟

廆能尊主知義

戴邈勸立太學

篤道崇儒以厲風化

辛賓死節

【綱】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目】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外郎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綱】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已睿乃即位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胡致堂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湧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譙周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攀而竊於之勢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辜耶必也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濯依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矣故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因冒姓之讖也牛繼馬後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鴆其將牛金　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登大位焉

【綱】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目】時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盟者以牲血塗口旁曰歃餘者瘞之　翼戴晉室琨遣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亦遣使勸進（發明）琨中國也廆夷狄也合而書之者嘉廆能尊主知義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

【綱】十一月立太學　【目】初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綱】十二月漢主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　【目】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是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垂泣者至是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平聲衣又使之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諡曰孝愍

【綱】戊寅大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五年三月王即皇帝位　【目】時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

帝王之師以義行

吉朗死節

天下長久用此道創業立本異於先代學者以莊老爲宗劉傅俗吏聞西晉民風國勢何如

張寔遣韓璞將兵伐漢

張肅請爲先鋒入援

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肉袒謂袒裼而露肉也） 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王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允自殺聰斬綝於市

綱 十二月丞相睿出師露次（野宿曰露次） 移檄北征 目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發明）當長安危蹙之際琅邪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其不守始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大書於册若足示勤王之舉然亦卒不聞有征討之實是則張大虛聲而已綱目於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干寶曰 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即位於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望空懼名也猶言虛名也

歷年圖曰 武帝既還魏祚席卷全吳纖悉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爲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嚮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閫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蘊醢生民積骸成邱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胡謂劉淵羯謂石勒氐謂苻堅羌謂姚弋仲鮮卑謂慕容廆此謂五胡也

右西晉共四主凡五十二年

東晉紀（都江東建業故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於建康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六而崩 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口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盼煒如也）

綱 丁丑建武元年（漢麟嘉二年 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 舊大國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僭國） 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目 時黃門郎史淑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璞等卒不能進而還（書法）書伐漢何予寔也

[illegible]不至

石勒喜得二子

張軌有匡輔晉室之功

陶侃運甓

陶侃致力中原截髮延賓

張寔獻璽

張寔遣兵入援

嘉言自至何必賞

張寔父子能事君

晉充義士

義士貞女

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將佐等謝罪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責勒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

【綱】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發明）晉世割據諸人皆書卒獨於西涼張氏及前燕慕容氏父子獨書其爵及以卒書者何予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

【綱】乙亥三年 漢建元元年 詔進拓拔猗盧爵為代王 后為元魏猗盧請幷州從事莫含於劉琨含不欲行劉琨曰以幷州單弱吾自能存於胡羯間者代王之力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含遂行

【綱】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時丞相睿加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而敦潛畜異志矣 【目】時侃破杜弢 音明 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 左手足不如右強左遷者貶下也 廣州刺史 時王機寇據廣州侃遣督護討走之廣州遂平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 甓瓴甋也 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參考）晉史載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為酒食逵薦侃遂知名

【綱】十月張寔得璽獻之 初帝失璽於漸陰涼州軍士得之乃獻於寔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乃歸之長安

【綱】丙子四年 漢麟嘉元年 二日張寔遣兵入援 【目】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 賊曹佐 職主盜賊事 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張寔都督陝西諸軍事（書法）前書張軌遣督護入衛又書遣兵詣長安於是復書寔遣兵入援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尹遂昌曰是時晉室危如累卵四方未聞有勤王之師張寔遠在河西乃能遣兵入援近地諸鎮得無愧乎美在遠者刺責在近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目】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綱】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目】時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

制己亥格以賞功

陳頵數爲正論

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聞雞起舞

祖逖請命將出師

睿無北伐之志

渡江擊楫

祖逖誓清中原

石勒奉表於王浚

石公可信

帝王自有歷數

共受其責非但稷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頵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皆以己亥格例決斷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郡

【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比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惟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綱】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目】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今河南府）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蹋也）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魚肉可食猶言自相吞噬也）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在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輩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鎧甲仗器也）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綱】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　【目】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窮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遣使報聘

【綱】甲戌二年（漢嘉平四年）正月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　【目】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薊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

【綱】張軌遣兵詣長安　【目】時涼州主簿馮紡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書法）書遣兵何予義也前書遣北宮純入衛此書遣兵詣長安若軌者可謂知爲人臣矣

【綱】夏漢太保劉殷卒　【目】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綱】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劉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九月疋等奉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

【綱】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瓘之孫字叔寶）　【目】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參考）按晉書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王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翁冰清女婿玉潤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書法）卒書官賢也

丁南湖曰少微通鑑顧榮衛玠並書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而不書顧榮何耶蓋顧榮之反覆不臣也始事吳繼事晉既事趙王倫又事齊王冏又事長沙王乂事成都王穎而改更君父有如傳舍後雖輔佐元帝功不補罪矣玠少年遠識勸兄[illegible]致身求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敦之交況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者粹乎聖賢之遺旨此榮玠之淑慝舊史之所未辨也史綱一筆一削以正之嚴矣哉

【綱】南安赤亭羌（南安郡名今陝西鞏昌府是也赤亭今渭州武昌縣是也羌西方之夷也）姚弋仲（後秦姚萇父也）東徙榆眉戎夏襁負從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爲帝在位四年爲漢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

【綱】癸酉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正月漢王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麴允爲左僕射索綝爲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

【綱】琅琊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頵爲譙郡太守　【目】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周馥字）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

江東百六掾

賈疋謀復晉室

將軍用兵如神成敗之數似呼吸吹寒嘘溫

江左管夷吾

新亭流涕

舉目有江河之異

陳頵遺王導書

制達先由近始

管仲有一匡之志

王導無中原之志

阿公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之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凶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邱濬曰嗚呼堂堂中國帝王爲天地人物之主乃爲胡虜所執官以光祿大夫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爲中國之羞忠甚矣書之于冊垂戒萬世

綱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琊王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掾屬一百六人刁協卞壼陳頵頵俱倫反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

鑑八月漢主聰遣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鎭長安安定太守賈疋詡之孫也疋古文雅字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晉室乃共帥衆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于黃丘曜衆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震迎秦王業入於雍城雍城鎭名今鳳翔府屬陝西

綱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　目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幷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嘘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軍其受之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鑑周顗奔琅琊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管仲字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謂王者所居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馳騁互相賞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任事者爲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白望猶虛名也

胡致堂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淸溝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也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羶是其時之非邪抑其人之非耶蓋志在於事之先事成於志之後仲有一匡之志故能攘夷狄尊周室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綱壬申六年琅琊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綱漢封帝爲會稽郡公

賓自比子房

羽檄徵兵入援

太傅越討勒次于項
越以行臺自隨

王衍少無宦情

襄陽神色儼然
朱晉見此盛人

石勒殺王衍

一代人物安在

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狥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愚按賓之自比子房志則大矣而肯盡時之將以石勒爲高乎且子房輔漢以滅秦實則爲胡以覆晉勒之罪賓比首誅矣）

綱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七月漢王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綱 京師饑饉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羽檄尺書也有急則插羽其上）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惟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爲流民王如所敗如遂大掠）

綱 漢石勒擊幷王如兵遂寇襄陽 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行臺自隨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門於是宮省無復守衛）（書法 晉率兵何罪空國也空國討賊而久次于外越之無討志甚矣於是徵兵入援未有至者越乃悉率見兵空國而行名爲討勒實以自衛卒之倉猝寇至輿衛訣入卒於步行不前城陷被執越之誅國可勝誅哉）

綱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太傅越卒于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倚上東門長嘯王衍聞其有異後爲寇已而從漢至是衍竟爲其所害）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言自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語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尚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排推也謂推倒其牆以壓殺之也）剖越柩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參考）（按晉書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尹起莘曰（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羯奴所殺如殺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 然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斲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綱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始安三國吳郡名劉淵封從子曜今爲桂林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卒

以王衍爲司徒
王衍三窟
標實窟虛
張軌遣都護入衛
此屬必及於難
我祖其殆聖乎
何曾日食萬錢
武帝不爲遠慮
何曾非忠臣
問晉王戒何曾何如
設君子營

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世殺弟者固當道將非兗州刺史也

綱以王衍爲司徒　目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胡致堂曰王衍當東海幽廢之時宜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猶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歎石勒爲勸進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衍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丁南湖曰人之禍福動乎四體而言語之徵應尤有捷於影響者王衍清談若義理有所不安隨亦更改是亦自知其言之得失者也獨不知所謂三窟乃三人之禍兆乎禽獸之居惟狡兎有三窟蓋兎性最狡故竄避最深而卒不能逃者多矣衍爲晉宰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以弟澄督荊州敦刺青州而幷以己之在朝爲三窟此其兄弟相率而爲狡兎耳夫既爲兎寧免獵殺之禍哉厥後衍遭石勒之殺澄遭路戎之殺敦之反叛則發塚剖尸而殺詩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正此三人之謂而言語之徵應果如影響矣

綱慕容廆音會自稱鮮卑大單于　廆自武帝時已爲寇既而降以爲鮮卑都督廆生跳及是慕容部愈盛遂稱大單于

綱戊辰二年漢永鳳二年　二月太尉越殺清河王覃（書法）覃故太子也不書故太子見其立廢非帝意也　綱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　目詔封張軌爲西平公西平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

綱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以其子聰爲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音襄大將軍

綱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綏等十餘人　目帝但歎息流涕而已綏何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適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南湖曰舜時四凶有號饕餮者蓋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是民物之虎狼國家之蟊賊也予觀王戎計利索女債鑽李核其饕之首乎何曾日食萬錢使厥子日食二萬其餮之魁乎噫饕餮一也在舜則誅之於四裔在晉則爵之於三公此所以治益治亂益亂歟　袁了凡曰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子劭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又倍於乃父矣何曾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隋韋賓窮治饌羞每食廚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則何其侈愈甚矣宋仁宗御蛤蜊之獻不欲一箸而費二十八千以天子而惜費若是如曾輩之暴殄天物不滅亡何待哉

綱石勒寇鉅鹿常山　目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幷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

手書丁寧款密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今日復見武帝之世
二帝萬世聖人
聖人公天下之道

太傅越出鎮許昌

瑯琊王保江東

榮循此土之望
主容收用江東人望

晉不以王法貸人

綱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目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督察郡縣也部從事刺史屬官凡有興發必校部從事分行所屬他書惟弘則以手書付之無擾而易集故云賢也

目 十一月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侍中華混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熾入宮卽帝位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發明）堯舜知朱均不肖以天下授之舜禹此二帝所以爲萬世之聖人也晉武雖知惠帝愚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亂交作四海分崩至於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有國者豈可不謹賢愚不可不察此聖人公天下之道也

史臣斷曰 惠帝昏愚不辯菽麥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讒諛得志交相屠戮皇后太子四廢五復莫能詰問東奔西竄受制於人身遭遞爲主上不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弗知其端議者謂足以報晉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慘誅哉

孝懷皇帝 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熾素好學故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殺之壽三十

綱 丁卯永嘉元年 漢元熙四年 三月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

綱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書法）不書詔越書越出鎮何越事也出入自己無君甚矣

綱 秋七月以瑯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 目 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 名論名譽議論也 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 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 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 音閫 爲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目 苟晞擊破汲桑石勒 勒遂降漢 威名甚盛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袁了凡曰 苟晞殺從弟史稱其仗法余以晞蓋借一弟以立之名殺弟者晞志也不然晞已知弟之非材而法之不可以私貸胡爲乎遂從而從其請乎使法以殺之孰與夫坑法以拒於初之爲得也且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

賈渾夫婦死節

猛虎自效於卞莊

荊州無東門

陶侃忠能必無是

陶侃遺子詣弘

匹夫尚不負心

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然其桀驁好鬬之習猶前日也旬奴之性旣華之俗用夷狄之猛驁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還者又爲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聽可鑒也已

綱幽幷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　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劉淵聞穎去歎曰不用吾言遂自犇潰然吾與之有言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道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鑑李雄巴西氏也特第三子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雄卒子班立其弟期弑班自立漢王李壽弑期自立改國號曰漢李孝宗永和二年晉桓溫滅之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　目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又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曜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曜而哭曜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曜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目乙丑二年漢元熙二年　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顒更相攻擊鎭南將軍劉弘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搆於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也按史記陳軫告秦惠王曰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得雙虎莊子然之果有雙虎之功今劉弘謂羣王興兵猶猛虎交鬭也　謂宜速詔超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弘　綱陳敏據江東劉弘弘都督荊州軍事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目時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尙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許昌侃禦之以連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目丙寅光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成晏平元年　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劫帝遷都長安　太宰顒起兵討之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成都王穎犇長安九月長史劉輿殺穎按史略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有三人而已穎熾晏是也熾立是爲懷帝

黃氏曰　趙王倫旣殺賈后因以篡帝晉之大臣無以制之趙王倫旣伏誅乃復以齊王冏爲大司馬不知冏旣得志是又一倫也齊王冏旣橫恣乃復以長沙王乂討冏不知乂旣得志是又一冏也長沙王乂旣死復以成都王穎爲皇大弟不知穎旣得志抑又有甚於乂也晉朝措置乖繆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旣誅諸呂而復卻齊王禍根一斬而絕者豈不萬萬相遠哉論至於此則知平勃眞社稷臣故社稷之危不旋踵而安乎朝無社稷之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矣

佳馬何爲

登輦以身衞帝

稱侍中血

嵇紹正色死節

問王偉元於延祖二子出處何如

左賢王英武超世

劉淵請帥五部以赴國難

【綱】顒表穎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

【綱】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 【目】微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穎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 縣屬彰德 帝頰中三矢 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衞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 上官複姓巳名也 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發明）蕩陰敗績嵇紹猶能正色死節越[illegible]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哉

史臣斷曰 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出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則異而並見稱當時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闇惟畏實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權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可讎乎安旣享其祿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中散嵇康也偉元王裒字延祖嵇紹字

【綱】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琊王睿走歸國 睿繇兄子也 【目】睿沈敏有度量與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淸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逃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綱】劉淵自稱大單于 【目】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 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皆右賢王以次當爲單于也 劉淵 字元海 爲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歛手受役奄 忽也 過百年左賢王 劉淵 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 喻亂之如鼎沸湯也 復呼韓邪 漢單于名 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 攸匈奴名也覆姓呼延氏本曰呼衍後入中國語轉衍爲延耳 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爲殿下還帥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熙 按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武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豎乎左賢王豹之子淵習稱大號縱盜中原懸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丁南湖曰 邵康節詠西晉詩云無木可梟元海頭蓋以元海倡五胡之禍故深恨之也予謂康節欲梟元海則豈不欲梟王渾王濟耶蓋元海之素有反志也齊王攸言之矣孔恂楊珧言之矣而渾濟乃與之結恩相友嘗進言於武帝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於是元海之在中國肆然無慮而其惡養成矣論者能以五胡之禍罪元海而不以元海之惡罪渾濟豈非史家一缺典哉 丘瓊山曰 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爲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

臣子之義得
首鼠兩端
明其孰是孰非
華亭鶴唳
二陸世之奇才
吾義不負二陸
君臣之義重
劉沈有死節之誼

郎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等起兵討冏殺之（發明）齊王驕奢無權自取亡滅顒不守藩國稱兵欒禍乂爲人所使殺戮輔臣直書于冊舉皆罪也

胡致堂曰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爲之副選建賢才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穎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倘淆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恤遽受九錫以官榮文武爲此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王穎委權而去以黨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諫者遠直諫者誅遂使獻王絕國不祀真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目】癸亥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謀欲攻乂（長沙王乂）顒廢帝顒以張方爲都督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王粹等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適所以速禍也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襲敗之入城大掠死者萬計（發明）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觀晉紀通鑑惟書顒穎舉兵綱目直以反書者顒初用李含計欲俟冏殺乂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顒有無君之心而穎亦與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闕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

【綱】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目】穎都督陸機戰敗機初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華亭縣名唳鳴也）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殺之（機雲皆陸抗子也）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腿兩旁曰內外踝）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詞亦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參考）按晉書曰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上蔡之人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

【目】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　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　是歲僭國二）先時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顒至是沈及顒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薺甘菜也）顒怒斬之（發明）書詔沈討顒則奉命討罪者義甚正書其官者美其有死節之義也

【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穎以人臣廢之罪惡甚矣）

貂蟬盈坐
狗尾續貂

識者知兵之未戢
兩雄不俱立

待後貴當相酬
望之頹然不可侵

易之善戒

五難四不可

行其難而不爲難
泰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

張翰蓴鱸之思

人生貴適志

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寺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爲飾附蟬爲文貂取其內勁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故以爲冠飾時人爲之諺曰貂音凋鼠屬不足狗尾續續讀也言小人多而不稱其冠也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孫秀亦伏誅乘輿反正

袁了凡曰元康元年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二年弒皇太后于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遹爲庶人永康元年害遹于永昌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旋害之永甯元年趙王倫篡帝位夫賈氏弒姑殺子且淫乎未有已極爲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之矯詔何居若梟之不君置而代之苟志安宗社奚篡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綱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顒爲太尉各還鎮目時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歆說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冏歆與乂舉爲王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卽時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劉殷爲軍諮祭酒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

綱壬戌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目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

綱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目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去年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城大司馬無忘潁上去年齊王冏討趙王倫於潁上屢爲倫將張泓所破大將軍無忘黃橋去年成都王穎討趙王倫爲倫將孫會等所敗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冏躭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寵嬖用事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泰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冏不能用惠辭疾去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與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菰彫胡也江南人呼爲茭草蓴水葵也生水中葉似月葵採莖可噉以五味和煮爲羹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聶而切爲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按晉書翰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

以裴頠爲尚書僕射
十表難免
韋忠辭張華之辟
張茂先華而不實
此豈大丈夫所爲
索靖知亂
銅駝在荊棘中
閻韋忠索靖二子終身所執何如

當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而世道從可知矣

袁了凡曰晉世賄賂滋章致慨魯褒錢神之歎余觀山濤爲吏部尚書鬲令袁毅尤爲貪濁賂遺濤以絲百斤也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爲司隸所糾今觀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乎

目裴頠賈后親屬賈后母廣成君郭頠從母也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

綱時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張華字華而不實裴逸民裴頠字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綱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皇鑄銅橐駝在長安宮城西掖門外至魏明帝時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晉咸康初石虎又徙於鄴有漢所鑄銅駝二置在宮門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俗語云金馬門外聚羣賢銅駝陌上集少年盡言人物之盛也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愚按張華強記默識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辨龍肉知雉化叩吳郡之石鼓識豐城之寶劍時人比之子產宜也然華而不實有如韋忠之誚卒不保其身也惜哉

丁南湖曰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以華頠諂附賊后而託疾以辭免索靖知晉室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二人者可謂見幾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所以爲君子也何彼二人之不聽乎若彼果有異見則與梅福異代齊名矣又與張翰同時並駕矣乃晚節末路沉酣利祿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顒之反而各死於賊手其識異乎君子之見幾歟

綱庚申永康元年賈后毒殺故太子遹太子非后所生既廢幽之又以藥酒毒殺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初孫秀嘗爲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敗秀因誣崇等奉允爲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族誅籍沒崇家　目初潘岳母嘗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有文才但性輕躁趨勢利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族誅

胡致堂曰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天下數賈后廢殺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責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擾擾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袁了凡曰晉張華爲司空中台星折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北周晉公護專政庾季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譽沈吟久之曰吾志本如此但辭未獲免耳按天文志三台星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晉亂之初護則讒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識人事耶至於抵愛子之請拒直士之言旋就刑誅殉以家族宇文護無責矣華之識達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綱辛酉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目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將

沈毅有文武才

江統徙戎論

有道之君牧夷狄

武帝權宜之計關中帝王所居

問郭欽江統徙戎論何如

魯褒錢神論孔方

曰（朱子云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貪鄙之士恥言之然余以爲晉王戎鑽李核而敗楷石崇爐代薪而濟宗豈洪手不持珠玉而迄金雅操柯之手不離珠玉而大耆兒箭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爲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綱】己未九年正月將軍孟觀擊齊萬年獲之 【目】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數十皆破之

【綱】太子洗馬（東宮官名）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贄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言至也）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彊暴爲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丘瓊山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塲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晉之事可鑒也已）丁南湖曰（郭欽徙戎論不得行於獨斷平吳之武帝矣江統徙戎論豈得行於聞蟆問糜之惠帝乎於是五胡察知之者皆自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矣中原雲擾之亂奚待漢甥而後作哉）

【鑑】帝爲人戇騃（愚痴也）嘗在華林園（在河南府魏明帝所建）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取內方外圓之義）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宮中小門）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愚按晉書高平王作釋時論董養作無化論杜

牙籌會計
賈李鑽核
聖人貴名數
將無同
三語掾
王衍善清談
衍澄好品題人物
甯馨兒
談論以約言析理
論人先稱所長
名教內自有樂地
何宴亂述老莊天地萬物以無爲本
賢者恃以成德
裴頠著崇有論
萬物之生以有爲分
制事必由於心
制器必須於匠
濟有者皆有
言談林藪
問何晏之虛無裴頠之崇有一皆得失何如
此則聖人之正道
何晏實首弊階

天下每自執牙籌（以象牙爲籌算也）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鑽其核（鑽祖官反用錐錐穿之）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躬行禮義人倫名實之教）老莊明自然（清淨無爲）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之類其意言同也）戎咨歎良久遂辟之（辟薦舉也）時人謂之三語掾（三語指將無同三字因得爲掾也）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甯馨音寗亨猶言恁地也甯馨猶言如此也言何等老婦生如此馨香好兒也）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約言以分別義理如破木然）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醉而裸體不以爲非）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去聲連居也釀醞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宴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去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狥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吾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參考）按晉書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詞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周弼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胡致堂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故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中未嘗有擾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鄭九峰曰王戎任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頹風實首弊階一旦貴登宰輔宜其不變初心以正天下之俗可也顧乃貪吝自私躬自會計鑽核一事曠古未聞而戎忍爲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鄙忌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媢嫉以忌而違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賞則刻印刓忍弗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算舟車稅間架而爭及於入市之淺者有矣一吝忌之私天下且當其病而況濟之以迂曠浮誕之行其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乎 袁了凡

輔政中宮之亂實始于斯 賀善贊曰 晉武創業以文書[illegible]宗室[illegible]鑑書以傅[illegible]爲[illegible]官書用故[illegible]臣子孫書[illegible]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illegible] 子納妃賈氏[illegible]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微尊寵劉淵而其亂華之[illegible]情 而備書之[illegible]其以位爲樂無深長思雖能開[illegible]帝業身殁而天下大亂宜矣

綱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

綱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長不好學名譽減損後爲賈謐所譖廢爲庶人

綱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略每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尉楊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爲庶人[illegible]其姑太后也故綱目不書賈氏後弑太后于金墉城 徵汝南王亮及衛瓘秉政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政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秦秀劉輿與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族兄模子四友李目 賈后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瓘等復殺瑋秀[illegible]張華以朝政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illegible]逼上之嫌且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乃以華爲侍中 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裴頠頠音委與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發明)張華博物洽聞[illegible]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數年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哉

胡致堂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權又錄尚書其勢東安王繇甚須一詔即遣遣[illegible]瓘之[illegible]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從晝計謀內交賈氏反爲所制仁而不武無[illegible]爲[illegible]其亮之謂乎 袁了凡曰張茂先娶逸民立闇主與后之朝國勢微弱諸王方剛而周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爲者惟方賊太后時兩人宜以死生諍既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諍復不能去則刃在其頸尚何道哉

綱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目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目初秦雍氐羌齊萬年反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至是陷之 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處攻之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illegible]罪也

綱九月以王戎爲司徒 目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寀僚寀官也同官爲僚同地爲寀 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徧

（眉批）
見楊駿錄朝政
二十四友
張華儒雅有籌略
華頠同心輔政
張華不能明去就之義
司馬亮仁而不武
傅咸風格峻整
周處死節
周處忠直勇果
周府君有文武才
效節致命之日

奪我鳳凰池

不可令照見人主

劉寔著崇讓論

卻行求前

矯時救弊宜以漸

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

下固而上安

聖王執要於己

創業在立教定制

武帝明達好謀

武帝未嘗失色於人

武帝明達善謀

甚悶（悶與憫通）悵有人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耶

【鑑】初帝以才人（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制於三夫人外置有才人秩比列侯之次）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以律反）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目】帝爲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之傅寔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通進也謝章謂謝除官之章表也）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趣音湊）而欲人見讓猶卻步而求前也

【目】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臣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持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以獨濟然爲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必明雖愚必智乃足尚也帝不能用

【綱】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

【綱】庚戌永熙元年四月帝崩詔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帝宇量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衷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發明）（書以楊駿爲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楊后未嘗與受顧託之意然則晉氏之亂蓋兆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

史臣贊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后輒爲詔以楊駿

宰相不得久在外

周漢親疏爲用

齊王名過其實

立中正定九品何如
問劉毅論中正之設於損政之詳有八其詳可得聞歟
劉毅疏中正損政有八

九品八損

魏舒先行後言

此事日日未果

【目】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惟宜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名虎)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同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時攸爲都督青州軍事)違舊章矣祭酒曹志奏議謂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沒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迭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纔得沒身而周漢親疏爲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志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綱】大司馬齊王攸卒　【目】帝哀慟不已馮紞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日薨殁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書發)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子親且賢徒爲尚書所譖必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闇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於孱弱之論乎

【目】甲辰五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銓次者其才德而等第之)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綱】丙午七年正月司徒魏舒罷　【目】舒稱疾遜位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衞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己酉十年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　【目】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任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

竹山臣圖爲陸之 王愷石崇鬭富 戲如意碎珊瑚 先王之治天下有制 崇儉當詰其奢 張華名重一時 馮紞語及鍾會 善御如六轡緩急之宜 是非久自見 賈充晉之趙穿 吳士當爲第一 陸喜言吳士有五 觀瑩處身四五之間

【綱】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粭米糖卽飴也如意之爲用執之所以供指麾今三清殿道君所執其遺像也）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士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丁南湖曰（貴且乘者致寇至臣而玉食者凶于家何王愷石崇之不釋而享乎者之富耶夫但享之則僭踰之罪已著矣況從而誇之以誘天下耶曾觀愷以世家貴戚濟濟剝民崇任荊州刺史劫掠遠使商客又二人皆肆行貪毒諂結權奸以鼓賊而罔利此衆怨之所歸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嗣而崇滅族也）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目】尚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華以齊王攸對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震帝欲徵用紞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曰卿是何言耶紞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窮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因屏左右而言之遂不徵華

【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　【目】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及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見襄六年莒嬴姓鄫姒姓立異姓以爲後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更曰武（發明）（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至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諡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爲惡也秦秀猶是爲晉掩護不欲斥晉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奸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惡也）

袁了凡曰（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遽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竟出其子於孕妻之腹已以奸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而滅其家天道哉）

【綱】散騎常侍薛瑩卒　【目】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詔罷州郡兵
刺史如漢氏故事
山濤諫撤武備
刺史復兼兵民之政
山濤名言
晉主賂誅之不善
晉主還吳伎入宮
晉主乘羊車時人謂之三楊
帝王與天同運帝王爲社稷生靈計
郭欽論徙戎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長策
桓靈不聞此言

袁了凡曰羊祜杜預同謀集合決策平吳實相徙先而詒身不然甲國不能奮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克成功乃知決勝於帳折衝俎豆固自有人者彼宴安愧盛者豈足賞也

【綱】詔罷州郡兵 【目】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戢者藏也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甯永甯晉惠帝年號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參考）按晉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用

宋潛溪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混人役爲之後遂歸馬放牛韜弓釁鼓然兵猶藏於農也奈何晉平吳之後遂去州郡武備及永甯以後盜賊羣起州縣無備不能禽制盡貽謀之不善也陳止齋曰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雖合而其隙易開也將以固其離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手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以可乘之間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偃然自以爲無虞不聽山濤之言而去州郡之兵肅代姑息文臣之臨亦無永圖數爲偃武之說以中諸宗偷安之欲燕薊卒士日彫日耗一旦盜起永甯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詐遂以不久唐之故壞復淪盜淵嗚呼爲天下慮而事後謀卒見從太平之名者爲之天下之不爲晉唐者亦幸矣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發明）帝王兢兢業業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爲社稷生靈計耳晉武而知此將蚤夜不遑曷有遊宴掖庭之失哉

丁南湖曰亡國之妖物取國者之所忌也故漢高鄙秦宮之室寵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曹卓淫烝漢之妃嬪公主遂須臾而滅晉武帝平吳一統其業亦似漢高矣而納吳宮人其罪乃似董卓乎況羊車之制自此創作則荒淫之行莫此爲甚是以繼其淫者九也而創崩延其國者一傳而亂壞乎謂晉之大兵猶蕩以滅吳而吳之妖女冥冥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綱】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鮮卑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因遷保此山遂以爲號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獷猶獷也猶若犬之獷獷不可附也歷古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處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綱】壬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三楊等弄權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一流張悌可謂烈丈夫

保天下國家當正其心

討逆眞英才

師友忠賢

吳文帝明而有勇

此羊太傅之功

張華以爲必克

遣使除吳苛政

孫皓詰賈充

渾濬爭功

范通規諷王濬何如

藺生所以

秦秀訟王濬之屈

杜預安不忘危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謀既得所欲乃恭己前之爲反曾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恥其視張悌相去豈直蛣蜣轉之與蘇合哉 又曰思保天下國家者當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蔽欺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覦之苟爲不然蠱惑憤憒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歷年圖曰 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蹈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渾馬權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眞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愎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目】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羊祜）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孫策）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

【綱】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書法）（書除苛政予晉以弔民之師也）

【綱】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皓宴臣令沉醉或糾其失者鑿其目剝其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綱】封拜平吳功臣 【目】時王濬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師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褊小也）博士秦秀等上書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愚按鞌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濬爭功於平吳其不讓甚矣攷之晉書唐彬與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嗚呼渾濬視彬有餘愧矣）

【綱】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或云札甲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餽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恐爲患不求益也）

張悌死節　伐吳所向皆克　鐵鎖橫江

北軍飛渡江　兵威譬如破竹

曠世一事

爲兒童時爲丞相識拔　恐負名賢知顧

風利不得泊　王濬入石頭城　張悌審於處死　賢者之知難遇　張悌非吳臣第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近陝西故曰西晉）

世祖武皇帝（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壽五十五　按司馬篡逆之時實非正統必并蜀吳後混一宇內迺以帝制紀之前此惟書晉主謹按綱目凡例斷以太康元年爲始云）

綱庚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目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戍傷遇反守邊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磧要害處（磧七迹反水渚有石）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錐朱推反鋒芒銳者）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房越反編竹爲之箄筏也）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著陟略反置也）又作大炬（火把曰炬束葦爲之）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融氣上出液流膏也）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荊門夷道諸城（今荊州府荊門州）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歸州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猶著力也）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又與王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振整也旅衆也出曰治兵卑者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沈瑩諸葛靚帥衆逆戰大敗靚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諸葛瑾嘗識拔張悌）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後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太平州繁昌縣東北）渾遣人要濬暫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于石頭（譟羣呼也石頭城名在金陵西北）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發明）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爲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靚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　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文其

是書原編五册。今經訂正。改爲四册。以應初等小學校四年之用。第一册。習二十以內數。第二册。習百以內數。漸次授布算之式。第三册。習千以內之加減乘除。並授度量等計算之法。第四册。習萬以上之加減乘除。及諸等數小數。全書從識數起。至簡易之小數止。兒童卒業後。可進高等小學。再習較深之算術。其貧無力者。有此程度。出而謀生。於尋常日用之算法。已粗足應用矣。且是書綱領備具。條理細密。步步引人入勝。其首册教授數目。多憑實物指點。多列圖畫。足以引起兒童旨趣。兼通應用。則尤本書之特長也。　教授法專供教員之用。每課有教授要旨。表明本課所教之大綱。有教授事項。曰預備。曰提示。曰練習。有應特別指授者。則加注意一條以表之。教員上課時。手此一編。可不致漫無秩序。　掛圖十六幅。將書中所畫實物及加法表。減法表。乘法表。亞拉伯字碼表。一律放大。用彩色繪畫。甚適於教授時指示之用。

訂正

最新初等小學筆算教科書 四册　前二册每册一角五分　後二册每册二角

最新初等小學筆算教授法 四册　一二册每册二角五分　三四册每册三角五分

筆算教科書第一二册掛圖十六幅　二元五角

徐雋編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此舉之利十有八九

外寄必有內憂羊祜山濤皆晉良臣也祜欲伐吳濤欲釋吳其策果孰優與

羊祜山濤皆晉良臣 山濤準文子之見 惟聖人能內外無患

晉詔議省員吏 省官不如省事

劇易不可一概施之 清心必自寡慾始

吳議將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神武國富兵强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計也乎 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山濤引此言能平吳則外安寧矣內必安肆而有可憂者何不釋吳勿伐以爲外懼豈非計之策乎 十一月遣王伷伷直又反王渾杜預王濬唐彬等分道伐吳東西凡二十餘萬

夏寅曰 孟子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山濤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內外無患也自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平遂肆淫侈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諸武驕騃宰執庸邪衛瓘有此座可惜之言何曾有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之慮則帝之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者皆不足以維持久長又不繫吳之存亡也使晉武果有帝王之度弘濟天下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哉 胡致堂曰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爲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己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表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爲晉遠慮者若治可也但吳蘊養殘虐蔑棄一方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必至於席卷蕩平而後已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袁了凡曰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嘗自敘於晉文王曰後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且顧之坐曰名不虛附當許之矣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監軍欲用楊宗及彬文帝以彬多材欲而宗好酒晉武竟用彬異時率將伐吳彬策其將降備之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濟然於功名之際多材欲者如是乎

綱晉詔議省員吏 目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當今之急在幷官省役務農而已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

湛甘泉曰 荀勗之省官省事其說是矣而清心之說曷其然耶必如董江都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則官與事不期省而省也若蕭曹清靜豈古人言清心乎清心必自寡慾始

袁王綱鑑合編卷十三終

傳玄疏請待旦
臺閣生風

劉淵恥隨陸絳灌

劉淵文武長才
孔楊預測劉淵

涼州之患方更深
齊王請除劉淵

先王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
齊王攸先見甚明

三者一乖則難圖

丁南湖曰羊祜不欲賈充之出鎮蓋以晉廷百心腹也與綠抗而後疇蓋以古術用兵也是皆佑晉諭之嘗矣又有詩其平吳而詐之之書泯則豈有爲人臣者而料其君之荒淫而不能其惟平此謐吾不信也然自祜之太過人者對之嘗傳曰祜時有美相者言祜之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吾想祜意若曰嘗可折也墓可鑿也帝王之徵應不可萌信而使人臣之心也嗚呼祜之此日其可謂大賢矣 袁了凡曰羊祜雖勳老將稱其篤惜其無子與之操不著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末謂身全道污功隆義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折齊爽之肆不灼於利害之數設身給事於晉室公而無忠司馬氏齊王經安原魏中立無害保秦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又不顧成少年侍臣而與荀勗賈司馬昭從事意以能容異我者司馬氏也何嘗自魏司徒求爲晉宰相殆將其故智耶抑以佐命勳事晉武封侯帝固可與忠告者而甘與王沈裴秀處容奸蓄禍於國何賴此反至賈充出鎮關中之任憚賴純劉之萬方傳道濟益祜乃密奏留之夫祜知吳平之後方勢聖慮豈知吳平而晉亂乃在充之一留乎故君子謂祜懷密若石隱淸纔者遇道將致身之義節未明於是順去留邪正分多有可議也

㊞晉淸泉侯傅玄卒 淸泉縣名 ㊞玄性峭急爲司隸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諡曰剛

㊞己亥 晉武帝咸寧五年 吳天紀三年 正月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淵豹之子也 淵字元海初漢高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 隨何陸賈 無武絳灌 周勃灌嬰 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善射膂力過人爲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 時樹機能陷晉涼州 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齊王攸亦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 并州今爲太原府屬山西道 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亂華之萌五胡 (發明)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於要荒之外其有慕義者王者亦以禮門外處之所以謹華夏之辨嚴內外之防自曹操分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而稍稍漸驚晉氏繼之莫知所革在廷之臣方且交譽劉淵之才惟齊王攸之言先見甚明然亦未爲得正策一淵死一淵復生將何如毋亦遣之出塞竟爲繳寇之防可也觀綱目所書五胡之亂自此兆矣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二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

成吾志者子也
平吳後當勞聖慮
付授願審擇其人

杜預三益

杜武庫

杜預巧飾經傳
陳逵質略敦實

欲言而止者三
衛瓘陽醉撫牀
此座可惜

於此不復有言

晉王獻雉頭裘

羊祜舉杜預自代

峴山墮淚碑

公德冠四海

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意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蘇穎濱曰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勤情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論禍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使使諮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惟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乎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綱 秋晉大水螟 目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愚按預之在晉左傳癖可以觀學論考課可以觀能興水利可以觀才建河橋造欹器可以觀巧問張政可以觀智平江南可以觀勇不跨馬不穿札制勝莫及可以觀略安不忘危勤講武嚴戍守可以觀慮謂之杜武庫固宜但附會太子之短喪温公謂其巧飾經傳不若陳文達之書質略而敦實則其獲罪名教豈淺淺哉 陳逵謂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謂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陰終三年晉主從之

綱 冬晉以衛瓘爲尚書令 目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 陵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乃魏文帝所造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 瓘陽 與佯同 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 帝所坐牀 此座可惜晉主意悟 悟其爲太子不肖也 因謬曰公眞大醉耶瓘以此不復有言 帝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懼召外人具草直對令太子自寫帝悅賈充密遣人語妃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後遂使楚王瑋矯詔誅瓘子孫等九人同被害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則止君子見幾而作甚哉衛瓘之懵於此也瓘以晉惠不堪爲帝嗣乃撫床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則立之則廢之計遂而身安矣然而一言階禍既爲帝所疑又爲賈妃所怨而竊郎黜爲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賢或隱遁或佯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竟滅其族此蓋躭榮貿禍之至戒矣

綱 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 以雉頭毛織爲裘 晉主焚之於殿前 太極殿也 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鑑 晉鉅平侯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 峴山在襄陽城南十里 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參考） 按晉書羊祜每登峴山嘗置酒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沒襄人懷其德立祠刻碑其

西陵爲國之藩

陸抗請守西陵

西陵國之西門

三害不除何樂之有

周處砥節礪行

范粲足不履地

羊祜上疏請伐吳

功業必因人而成

賈荀馮尤以爲不可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更事者限於後時

杜張贊成其計

一門二后

謀議皆焚其草

進達不知所由

羊祜面陳伐吳之計

綱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目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與奔同）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鄙嘗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屬音竹囑託也）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于世）

目 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者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綱 晉邵陵公曹芳卒（芳廢二十一年而卒） 目 初司馬氏廢其君芳范文粲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

綱 丙申（晉咸甯二年吳天璽元年） 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目 祜請伐吳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綱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駿驕恣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特女更益豪耶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綱 丁酉（晉咸甯三年吳天紀元年） 晉詔諸臣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目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遜避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例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綱 戊戌（晉咸甯四年吳天紀二年）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吳人更立令主（更平聲） 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

伺國盛衰長江一葦可航

晉以鄧艾孫朗爲郎中

得無如馮唐之言

卿言起我意

家人僮僕中物

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山公啓事

晉以嵇康爲秘書丞

天地四時有消息

東關責在元帥

三徵七辟不就

門人爲廢蓼莪

舜禹不敢廢至公

二子宜不仕晉室

嵇紹不免君子之譏

（發明）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先自弒逆之賊乃以違拒責庾純宜其取高貴鄉公之問也

【目】吳主遊華里中書令賀邵諫曰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卒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何定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吳王深恨之

【綱】癸巳 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 晉以鄧艾孫朗爲郎中 【目】初議郎段灼疏艾之冤晉主善其言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 漢文帝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馮唐曰陛下雖有頗牧而不能用也 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爲郎中

【目】吳人多言祥瑞吳主問韋昭昭曰此家人僮篋中物耳

【綱】甲午 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綱】濤典選 吏部月主選舉 十餘年甄 甄分別也又察也 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啓奏之事

【綱】晉以嵇紹爲秘書丞 紹嵇康之子 【目】初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初東關之敗文帝 司馬昭 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出蓼莪詩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廢不讀也 遂不仕而終

司馬公曰 昔堯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蕩陰之戰嵇紹死之事在惠帝永興元年 袁了凡曰 余觀王偉元蓋以方孔門高柴焉柴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而裒攀栢悲號蓼莪輟誦以其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然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而裒當京洛盜起守戀墳隴爲賊所害者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竇而不可乎以其爲東西南北之人也蓋其母畏雷之祟丙尺甸墳壠而弗去乎 又曰 朱子云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自不掩事仇之過也予謂朱子之論紹當矣謂偉元過於厚似亦未當魏猶在而儀豈晉臣耶卽臣晉而以非辜殺裒毋爲伍員可矣抗而立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何如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正也仕者權也予謂此定論也

青蓋入洛陽
羊祜懷信吳人譎計者飲以醇酒
對境使命常通
豈有酖人羊叔子
人臣無私交
將師保境土之正法
羊陸方華元子反
元凱以其功
叔子以其仁
居士未知仁之為道
王衍拂衣去
夷甫盛名處大位
羊公無德
高貴鄉公何在

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闡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張主言心侈大也）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晉書安平朱彥輪青蓋車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當入洛陽（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降者手執於後不能執璧故銜之後八年果降晉）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併之計

丁南湖曰（抗之誅夷步闡族及嬰孩議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未幾乃子晏景等果遭成都王穎之難而亦族無遺嗚呼為將者其可不知畏哉其可不以仁恕為心慘刻為戒哉）

綱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境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成藥謂已合成熟藥也）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羊祜字）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捍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好交通憂苞者異矣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輒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為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乃八大將軍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德懷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借使羊祜嘗日以此得吳之城壁一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奪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也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原祜之心誠非為私說以大晉而臣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陸有過遣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按春秋宋華元告楚司馬子反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噫甚矣憊晉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歸而歸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　宋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　杜預字元凱）宋潛溪曰（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祜與抗分在二國相得於二人何如哉縱使祜無移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襲則得矣若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

綱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勖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王衍字）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綱 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目 賈充與朝士宴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初魏主高貴鄉公帥宿衛出討司馬昭中護軍賈充自外入令成濟弑之故庾純云然）充慚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純無罪詔純仍前職

陸抗撫枕忘食

事君犯而勿欺陸抗陳時宜十七條

黃旗紫蓋見東南

遇敵便當倒戈

五可五不可

讜言惟忠不聞

晉以王濬爲益州刺史

羊祜陰謀伐吳

木柹蔽江

鐵鎖橫斷江路

問蘇穎濱氏論羊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如

羊祜不若范文子

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峽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 吳建衡三年）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華里在建業西）【目】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凍寒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綱】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薨諡曰思（書法）（書卒存厚也於是漢亡八年矣）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目】晉主初欲爲太子娶衞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又荀勗等皆稱賈女美晉主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書法）（書賈氏所以志亡晉之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綱】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目】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晉主曰忠讜之言惟患不聞徽職妄奏可免其官（書法）（特書以罪免所以示面諛者之戒也）

【綱】晉以王濬爲益州刺史【目】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艦戰舟也四方設板以禦矢其狀如牢）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柹音肺削木札也）吳建平太守（建平縣名今爲歸州屬湖北荊州府）吳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蘇穎濱曰（羊祜爲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尙在相持而不敢肆其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志也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爲司空

【綱】八月吳主徵西陵都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召自懼有讒據城降晉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吳陸抗討之

太保不在能言之流
太保以德掩言
羊祜得江漢之心
羊祜輕裘緩帶
晉錄用漢臣子孫
諸葛瞻臨難死義
程瓊雅有德業
廣休得謂不黨
此晉所以善夫人
晉於是能勸善
陸凱竭心公家
社稷良輔
陸抗論時政
六國所以幷於秦

者蔭免事竟不行

【目】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目】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袁了凡曰（王祥魏之太傅爵爲侯當晉之篡乃覥面以販其主嶄角以奉其讐不忠如此孰謂其孝哉及臨終遺命訓子孫以信德孝悌讓五者爲立身之本而不言忠豈諱其所闕與馮道更事四姓及契丹終身富貴因自號長樂老人著書敍其累代階勳官爵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不知道以何物爲孝忠也其亡恥殆尤甚矣）

【綱】己丑（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鑑】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謹防不虞）侍衛不過十數人

【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目】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敍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殞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纂沒入奚官宜爲庶人（息子姓也著纂疑是二息名時已沒官爲奴故也）又以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字）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書法）（故漢名臣何葛傅之儔也錄其子孫晉於是能勸善矣故書予之）

袁了凡曰（國亡矣而自以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裒也以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隗濬也甚哉諸葛京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獨改面而事讎人吁不忝前烈乎）

【綱】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　【目】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功直徙其家建安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今巴東郡）【鑑】抗以吳王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幷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

晉武不世賢君裴傅不能將順其美
武昌王者之都
足明民心與天意
天悅民附而國安
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
李憙邦之司直
政之大本在刑賞
赦山濤而褒李憙
晉武刑賞而失
晉徵李密不至
李密顧影無儔
李密上疏陳情
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晉武知所取舍
杜預論考課
疑耳目而信簡書
魏氏京房遺意

凡曰 代之後道衰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者一晉武而已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於是時士卒遭父母喪非在疆埸皆得歸葬皆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綱】十二月吳還都建業【鑑】初吳主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瘠确 克角反 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王乃還都建業 按綱目凱又曰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綱】丁亥 晉泰始三年 吳寶鼎二年 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目】有司奏東宮施政二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申拜禮

【綱】晉殺故立進令劉友 立進縣名 【目】時司隸校尉李憙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公曰 政之大本在於刑賞晉武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憙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憙不足褒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綱】晉徵犍為李密不至【目】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表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按李密陳情表有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袁了凡曰 始予讀陳情表妄意李密能孝祖母又故嘗事蜀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備為獨嫌其少事偽朝之語為遜言之過耳及讀晉李友傳適知密不久即事晉嘗以才能怨不得內轉後拜漢中太守賜餞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武帝忿之免官卒于家然則密之執忿躁競適如此

【綱】九月晉禁星氣讖緯之學（書法）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矣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鑑】戊子 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二年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 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歲第優劣六優者超擢六劣

名義是以締民心

青麻代青絲

問史稱晉武帝仁儉何如

晉初置諫官傅玄論士風天下無復清議

羊祜傅玄論終喪何如

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禮經百世不易漢文師心不學

紫陽太祖猥奉迎而相之挾漢制以立朝廷借其名義是以繫民心又加之英略時適藉於人謀賢[illegible]計究於是中原無清議[illegible]服惜其猜中多詐特[illegible]賢能此海內所以不遽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纘業內外渠不寢前功而[illegible]奸臣專擅[illegible]子[illegible]托非人貴戚[illegible]友輕佻驕自內興遂賢術不振以至易姓悲哉

右魏自曹丕至是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綱 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 紖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爲之 詔以青麻代之

丁南湖曰 不忍之謂仁不奪之謂儉忍莫甚於篡弒奪莫甚於篡取其國夫篡弒而篡取此魏晉盜賊之心法也則仁儉二者絕滅於此兩代久矣晉主乃欲矯魏之奢刻而沽名於仁儉其眞不識仁儉字耶夫仁儉實德不可以文具爲也而願以一青麻牛紖爲之是猶以寸燭希太陽以杯水擬滄海多見其不知德矣

綱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敎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擧淸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誅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

丁南湖曰 尹起莘云綱目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劉陶及是八十餘年諫官無書焉於是書傅玄皇甫陶嘉得人也嘗考傅玄建白多端既論士風又有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經濟之才至使貴近懾伏臺閣生風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詔答違篇亦有轉圜從諫之義大抵一代肇興之主不無可觀者也

綱 丙戌 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 八月晉主謁崇陵 晉主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天子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 苴麻之有子者也 以爲沈痛 與沈同 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 言我本是儒生家 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 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 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蔬素終三年（書法） 朝陵非古書此嘉孝思也

司馬公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袁了

今日知君見顧之重

恨知郤正之晚

諸葛亮不能輔之久全何乃似郤正語

中撫軍有超世之才

司馬孚魏之純臣

何曾輩拱手事賊久從而加以王爵恬不知恥故書法如此所以著魏朝臣子黨賊之罪爾

袁了凡曰 司馬昭進爵晉王王祥抗不下拜周郭威擁兵犯漢馮道安受威拜由荀顗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尤難然究竟道一王祥也祥又一顗也彼餘人但知貪富貴劫威趨勢以奔走蒲伏爲恭耳祥與道老奸恃其夙望不相加禮亦逆知魏天子立國且以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謟以徵重於新朝可謂奸人之雄矣異時爲晉太保周太師前日恃不拜之節安在哉

綱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 目 禪舉家遷洛陽秘書郎郤正從行正相道宜適舉動無闕禪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封禪爲安樂公他日與宴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綱 吳王休殂其姪皓即皇帝位

綱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爲副相國冬十月立爲晉世子 目 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師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淸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爲世子（書法）操書以其子丕爲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爲副相國書辭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

綱 乙酉 魏咸熙二年 吳甘露二年 晉世祖司馬炎泰始元年 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爲相國晉王 冬吳王徙都武昌

綱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王爲陳留王 目 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郡洛陽故城西北角 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參考）孚性忠愼執政常自退損廢立未嘗預謀晉主雖祿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孚與兄明等號爲八達薨年九十三

方正學曰 司馬氏篡逆盡舉國中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慇歎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貴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孳孳懷其善君豈有所求而然哉但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illegible] 歷年圖曰 漢室不綱羣雄糜[illegible]

張悌論司馬氏
吳人笑張悌之言
兵有先聲而後實
鄧艾欲因平蜀以乘吳
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鍾會密圖鄧艾
魏以檻車徵鄧艾
姜維欲會盡殺北來諸將
衛瓘拜謝杜預
衛瓘勇于受責
辛憲英料鍾會
軍旅之間惟仁恕
鍾鄧不世
王公相去一階
君子愛人以禮
王祥獨長揖

【鑑】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其根本固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宜留隴右及蜀兵煑鹽興冶并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

【鑑】甲申（魏咸熙元年　吳元興元年　凡二國）正月魏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己因殺會盡坑魏兵立故漢帝會衆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先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　【目】初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衛瓘字）其不免乎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君子取瓘勇於受責）　【目】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夫持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遣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祀鍾鄧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

【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發明）（此何不書昭自進爵為王昭躬行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人得而誅之魏朝[illegible]臣如王祥）

鄧艾由間道入蜀
鑿山通道
攀木緣崖
諸葛瞻父子死節
父子姿質過人家法有自
孔明有子有孫
父子君臣同死社稷
拔刀斫石
北地王諶有烈丈夫風
徐子章羽見惡於春秋
劉禪愧父愧子
顛沛不忘[illegible]

綱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袁了凡曰 阮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牋深可羞作蔡人之升堂則盍[illegible]書門矧挾而登諸者步兵失矣然其言僅[illegible]比[illegible]只伊周呂尚之事末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之勳光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因不必勸勸於小讓期其意指所至亦不可以不察

綱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目 時姜維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推通回反 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謂若貫魚之連接而進也 先登至江油 今龍州有江油縣 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徐氏曰 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姿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當無愧乎

綱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目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 調度賦調用度也 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 昭烈廟在四川成都府城南二里 先殺妻子然後自殺艾至成都帝面縛 縛手於背而面向前 率羣臣詣軍門降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

胡致堂曰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爲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尹起莘曰 姜維身居將相專師[illegible]境黃皓竊寵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傅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底滅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輩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諸葛書爵諶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而予爲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勁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禮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奮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爲虜宜矣

右後漢昭烈及後帝禪共四十三年

右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朝臣多以為不可
鍾會勸伐蜀滅虢取虞之勢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姜維請防未然黃皓疑備寇之譏
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道家為而不恃
劉寔笑而不答
傅僉死節
吳人為義不力
虢亡虞舉

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愼世事者不少也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晉書濤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及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栢）守廉官之節（濤居棨貴貞愼儉約雖爵僅秩散之親故）阮籍辭曹爽之詔（曹爽召籍籍辭不往）卻晉武之婚（文帝初欲為武帝求昏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嵇康悟養生之道（康嘗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為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絕選部之舉（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此皆名教之所係不可概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纂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焉謬矣哉

【綱】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力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絆姜維於沓中（絆縶維之也沓中部今成都河關縣西）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縣名屬成都府）關口及陰平（縣名今文州是）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唐荊川曰（蜀漢立國雖有劍閣天險而陰平小徑乃空虛無人之地也姜維守劍閣鍾會攻之不能克使當時預聽維之計分護陰平則魏欲攀木緣崖其可得乎惜乎後帝信皓邪謀誤軍國大計俾鄧艾由陰平行七百餘里而入成都不可守矣卒之面縛輿櫬社稷為墟）悲夫

【綱】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習隆等請近墓立廟賜祭斷私祠以崇正禮從之）（書法）（書立廟錄功臣也）

【綱】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在利州綿谷縣東北二縣以大劍山至此有隘東之路故曰劍門鑿石架空為飛閣道以通行旅故曰劍閣）

【目】時魏欲大舉兵入寇遣鄧艾鍾會統十餘萬衆趣（音娶）使鍾會過幽州刺史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魏軍發洛陽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格鬭而死會遂長驅而前（長驅謂無繫之者猶言直造也）維聞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化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綱】十月吳人來援 【目】漢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丁奉向壽春丁封孫異向沔中救漢（發明）（書入寇者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劍閣之急吳人苟能難分災當遣將鼓行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輩向壽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吳人為義不力亦自及虢亡虞舉可勝惜哉）

郤正淡然自守

吳使薛珝來聘　薛珝論漢政得失

不戢必自焚

敕皓詣維陳謝　譙周廖化皆隱憂　乾時之戰雖敗猶榮

王務學業不相妨

竹林七賢

圍棋決賭

乘車荷鍤　士大夫皆以爲賢

嵇康不禮鍾會　聞所聞見所見

嵇康非薄湯武

嵇康才多識寡

問竹林七賢人品優劣如何

【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　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　【目】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惟建不與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二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綱】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洮陽縣名今廣西桂林府）不克（初維將出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魏鄧艾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詞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發明）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輩皆爲之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讎賊固非貪忿私慾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爲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目】吳主休喜讀書欲與韋昭等講論張布以昭等切直恐入侍言己過固諫止之休曰孤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隱耳如今之事孤已備知之不須昭等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竟止

【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譙郡人）　【目】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騎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毀瘁也瘠瘦也瘦而至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負也鍤側治反鍬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箕踞傲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鍛小冶推之而已不鍛故曰小冶晉書註嵇康善鍛鍊）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　【目】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教昭遂殺之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丁南湖曰史譏七賢之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地

丁奉計略過人

丁奉能斷大事詔守漢樂二城

作潛龍詩以自諷

今日之事無所問

司馬枕股而哭

今舅不如泰

玄伯何以處我

泰言惟有進于此

王經謝母死節

司馬昭誅成濟

王經全節

君臣之義根於人心

【綱】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illegible]官侯自殺） 冬十月迎立瑯琊王休（休[illegible]子也） 休以綝[illegible]

侯 【綱】十二月吳孫綝伏誅（休欲誅綝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以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

【綱】詔漢中兵屯漢壽（縣名） 守漢樂二城（姜維建議以爲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守漢樂二城使敵人攻關不克欲引退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詔從之）（書法）維之失計漢所以亡也故特書之

【綱】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 正月黃龍二見魏甯陵井中 【目】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音現） 羣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爲尚書令諸葛瞻爲僕射（瞻亮之子也）

【綱】庚辰三年（魏曹奐景元元年 吳永安三年） 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衞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顗或之子） 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常偪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玄伯陳泰字） 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王經（時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故收） 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猶言並死言以此而與其主俱死也） 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炎昭之子） 迎常道鄉公璜（更名奐） 於鄴以爲明帝嗣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常道鄉邑名在順天府東安縣常道鄉公璜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年十五即位）（發明）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倡逆者賈充而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弑桃園之難而春秋正名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因太傅之請葬以王禮揚言成濟之逆夷其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歎哉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丘瓊山曰 魏主髦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之以欺世道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爲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尊卑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册以示爲人臣者不爲權奸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爲之哉

食蠧取蜜

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

豈可以社稷輸人

譙周仇敵國

思善則生治　周文以少取多

當此可爲文王　湯武不再戰而克

古之用兵全國爲上

修備設慮之時

鍾會比子房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四月吳主亮始親政（亮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屎召藏吏問曰黃門曾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黃門不服亮令破鼠屎中燥亮笑曰若屎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綱】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目】初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遂不就徵（召爲司空）會吳起兵（愚按司馬昭篡勢已成有能奮忤倡義皆君子之所予誕非純於起義但以有死難之語近於以身殉國綱目書討亦予之也）

【目】秋九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駱谷關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丁南湖曰（伍子胥楚人也子胥以楚王殺父之仇而投吳以伐楚君子且非之彼姜維魏人也無讐於魏魏且賜官中郎矣而背母以奔漢遂爲漢之大臣智者爲維計之必若關羽之報曹而歸劉可也又必若王猛之仕秦而保秦可也顧乃汲汲於伐魏之舉夫豈仁人義士之用心哉況伐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爲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亡惡乎其爲相漢亡而不肯死惡乎其爲忠母召而不肯歸惡乎其爲孝蓋維斗膽則妄作故其百行瓦裂至於如此）

【綱】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孫休永安元年）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目】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悉宜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因釁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綱】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昭自加之復自辭之詐已甚矣）

會有自矜之色 傅嘏戒鍾會 爲蛇畫足

陳征西沈勇能斷

鄧艾言兵備有五

是我所以貴德淵 德淵岱之益友

王祥而孝

海沂之康賴王祥 則資之功

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矜之色尚書傅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狹勳業難爲也可不愼哉

綱八月姜維伐魏魏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 按戰國策陳軫爲齊說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今君相楚攻魏得八城又欲攻齊猶爲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 維大怒遂圍狄道魏以鄧艾陳泰幷力拒維泰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宋潛溪曰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雖曰連年動衆師出無成然其心在于清漢賊復漢業非有貪戀之私也昔春秋有乾時之戰雖敗猶榮愚於姜維亦有取焉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至於降虜也

綱丙子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吳太平元年 春正月以姜維爲大將軍

綱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袞龍衣也冕冠有旒也 舄履也舄有三赤爲上

目秋七月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羌穀趣 音促 祁山熟麥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綱吳大司馬呂岱卒 目始岱親近徐原賜以巾構 巾首服也構古侯反單衣也 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 貴重之也徐原字德淵 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綱魏以盧毓爲司空 目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遇恭謹 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而遂止及母終祥哀毀瘁杖而後起 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後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費禕裁制姜維
功業以俟能者
姜維得行其志
論諸葛恪少有盛名
陸遜孫峻諸葛恪
問鄧艾張緝諸葛恪何如
荀粲怪問傅嘏
問傅嘏料夏侯玄何晏鄧颺李豐何如
三人皆將敗家
儉欽討司馬師
此亞夫之長策

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光武時岑彭攻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來歙攻蜀將王元於下辯蜀使人刺之）禕不從故及（發明）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為如此不過徼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其以盜書之夫豈過哉

【綱】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屬陝西臨洮府）【目】維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綱】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目】恪圍魏新城不克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衆怒搆謀吳主亮置酒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嘗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初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謂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鄧艾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沒人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虐遇而歸其亡可待也）

【綱】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張緝后父）遂廢其后張氏【目】初夏侯玄及何晏鄧颺（音揚）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夏侯玄字）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何晏字）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鄧颺字）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喜人與己同惡人與己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卒如其言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文帝長孫）立之（書法）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髦立之之者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目】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問計於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卒從王基之策進據南頓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發明）司馬師既廢其主罪名暴白儉欽討之雖敗而死然名義則正也故書其官書起兵討師許以予之耳

二事只算世[illegible]

孫權有勾踐之奇才

帝王與天同位百代不易之道

明鑑所以照形

問魏傅嘏論伐吳之策以七者爲軍事之急其詳可悉陳與

傅嘏道七事

七者軍事之急務

此我不聽公休之過非陳雍州之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

問司馬師於東關之敗則諉罪王儀徐惑之敗則引咎自責若是不同其故如何

[illegible]供況且以實不知所害者皆爲降人所害二事同體[illegible]鑒也　後侍中孫峻構恪於吳主伏兵殺之禕後爲魏降將郭循所殺

綱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　吳孫亮元年）吳主權卒（年七十一）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

陳壽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才英人之傑也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寧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綱 吳徙其齊王奮于豫章　目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于豫章瑯琊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大小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奮懼遂行

綱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初吳主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恪修之）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目 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及胡遵毌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不）等分道擊吳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器山積震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人君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方正學曰（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於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徐塘之敗史氏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將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必不然矣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諱之以微見頌揚之美不可輕於信也）

綱 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　吳建興二年）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目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將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

徐公志高行潔
徐公爲通爲介
徐公不改其常
徐公雅尚自若
前日通即今日介
徐公有常
太子國之根本
舉大事應本人情
公治性度猶如故
每事必十思
呂岱失言
樂春藻而忘秋實

言晉世浮競長自何晏予讀傅嘏云正始中何晏選擧內外衆職各得其材則晏之用世材也安在浮競耶然非傅公公忠不能當晉世爲此言也

綱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書法）書以何從自上出也不受則懿亦可謂稍知節矣

鑑秋姜維伐魏攻雍州鄧艾禦之維軍敗還

綱魏光祿大夫徐邈卒　目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崔季珪（崔琰字）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即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庚午十二年（魏嘉平二年　吳赤烏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孝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亦無及矣不聽遂賜霸據等死立潘氏爲皇后）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　吳太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目初淩與其甥令狐愚並典重兵陰謀以魏主闇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淩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不從會愚病卒至是機泄懿將大軍掩討淩勢窮飲藥死悉夷三族愚父令狐邵嘗歎愚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名稱謂其父曰人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何如邵謂其妻曰公治（令狐愚字）性度猶如故後果滅族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恪字元遜）總統國事　目時權頗悟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呂岱嫌其剛狠自用將行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曰　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

委質事人何容易

吾不忘卿前語 此非始慮所及

輕塵棲弱草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名士品目

故能成天下之務

善易者不言易 管輅要言不煩

此老生之常談 即平叔鄧玄茂當時名望也 管輅傳假何以知其必敗也請詳言之

鬼躁鬼幽

何晏清談 六經聖人糟粕

問漢晉魏管輅二人略有得於易否歟

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　先是爽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王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强迎以歸將復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仁子自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玄字）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也）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而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與談同）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爲狂　綱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初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按何晏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

行步顧影

丁南湖曰　漢之嚴遵魏之管輅豈可以術士目之耶孔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二人其庶得矣遵之卜筮惟以忠孝教人而輅之勸何鄧也有曰位峻者顛輕豪者亡有曰謙則裒多益寡恭則非禮不履此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遵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之賂輅自知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就當道之羅此以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爲遵爲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爲京房爲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術不可不愼也　袁了凡曰　何晏母尹氏操納爲小妻晏七歲奇慧操欲以爲子晏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即遣還晏以家知有何氏故操不得而子以國知有曹氏故懿不得而臣晏忠孝人也世載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而魏略譏其粉白不去手豈信史乎亦猶梁冀誣李固曰大行在殯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曰誣何所不至也世

辛巳英侍鑑志 卷之二十五 第四冊

附 後漢注、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為政赦不妄下
吳作太初宮
大禹以卑宮為美
三公論道之官
費禕功名略與琬比
智囊往
駑馬戀棧豆
辛敞謀計憲英
爽才非太傅偶
職守人之大義

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鑑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

綱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二月吳作太初宮　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脩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書法）

書作宮何美也因武昌林瓦恐妨農桑可謂有卹民之心矣

綱　戊辰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受　目　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綱　費禕出屯漢中　目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綱　己巳十二年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目　初爽遷太后擅朝政驕奢無度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等皆從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棧馬槽也豆所以飼馬）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與何晏等陰謀反逆收爽等皆下獄夷三族

袁了凡曰（司馬懿先以瘋痺譎曹操再三而不中又試於曹爽而輒墮其伏中然則非懿之智得也蓋爽輩之愚失也使燭其老奸險詐豫為之備豈遂中其機鋒如探籠取鳥也）

目　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烏得不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

來敏求其圍棊
對戲了無倦色
費禕識悟過人
費禕舉目不忘
人才相遠如此 費禕非吾所及
董允秉心公亮 董允獻替盡忠
董允以嚴見憚 賢者之所難 費禕有懿德 當行人所不能行
世祖聞善卽行
赦非明世所宜有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爲丞相

目三月魏曹爽寇漢中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山名）閏月帝遣費禕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其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擐音患）嚴駕已訖（嚴莊也莊治行李也具車馬曰駕）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魏兵距興勢不得進司馬懿與夏侯玄（玄與爽入漢中）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于爽遂引軍還（爽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袁了凡曰（費禕救魏寇與來敏共奕無倦謝安禦苻堅與謝玄圍棊別墅二事正相類禕與安皆輔弱主制危國而當橫敵苟見其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鎭物情外倡士氣此其略也）

綱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目蔣琬以病固讓州職于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斆之（斆音效）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其衆綱八月皇太后吳氏崩綱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義爲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僻佞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胡致堂曰（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易制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王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旣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懿德矣）

目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爲强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爲帝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九月赦目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

魏明帝不固維城之基

楊戲不應蔣琬

吾誠不及前人

蔣琬心無適莫

蔣琬徙屯涪

鄧艾屯田揚豫

以此乘吳無不克

嘗甯卒于魏
望之若不可及
因事導人於善
嘗甯天下善士

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

言小可以譬大

孫盛曰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綱】夏以蔣琬爲大司馬 【目】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心暗也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綱】辛酉四年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 蔣琬徙屯涪 【目】時琬與費禕等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刺史若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率軍爲維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帝從之

【綱】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閒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閒上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十二人之中以二人分番休息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乘伐也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綱】管甯卒于魏 【目】甯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書法）甯布衣也何以書卒錄賢也然則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故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卒魏而不書鄒孟軻管甯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于魏而不書魏管甯

【綱】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 十一月帝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疏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閒廁其閒閒古莧反隔也廁初吏反雜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

此皆家戶所有

權略應時而發

郤正深然孟光

君意得無有所道

顧雍可謂長者

諸將皆不敢有所言

聖人能無過行

管子未嘗不歎

諸君於管子何如

【綱】立貴人張氏爲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立子璿爲皇太子　【目】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于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擧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志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策試取而答之即所謂射策也）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綱】吳中書郎呂壹伏誅【目】吳主權使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因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謝厷謂壹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又疑左將軍朱據自取部曲三萬緡考問主者死于杖下典軍吏劉助言壹奸詐權大感悟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去音酖姑萌反）

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倘獲原宥豈大臣忠君疾惡之義哉）

【目】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擧措何能悉中（猶言皆當也）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嫌疑也難猶不肯也謂諸君皆避嫌疑而難于諫言也）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謂凡事有是有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惡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于齊桓良優未知諸君于管子如何耳

【綱】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主叡寢疾司馬懿入見魏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是日立齊王芳爲皇太子叡尋卒　魏主芳嗣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按陳壽志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之子則宗室入繼何不播告於大廷乎嗚呼曹丕之謀取如彼其艱難而忽傳之螟蛉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觀此可以自沮矣）

不若任人果孰爲當與考課存乎其人
唐虞不須稷契之佐
此最考課之急務
仲尼不能盡一才
爲治莫先於用人
知人聖賢所難
問京房劉邵考課法何如
立法寬而責成遠
京房劉邵不得其本
周文拔漁父爲太師
先性行而後言才
才所以爲善大才成大善
唯明智能審量彼我
軍事大要有五

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當用其言使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議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司馬公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炳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罰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鹽米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目 初魏衛臻典選舉蔣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韓信周文拔漁父爲大師呂望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于成康言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同武王伐紂戰于牧野時喻斷蛇于文景言漢文帝景帝守文之主不比高帝斬蛇之時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中去聲當也器謂名器時人服其言

綱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郡名討公孫淵

目 魏主叡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六月懿軍至遼東淵窘急糧盡使侍中衞演乞尅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遼東平

止謗莫如自修
忠臣不必親
此自臣職分
司馬公朝廷之望
漢武有求於露
高堂隆口占上疏 異鳥育燕巢 皇天唯德是輔
陳戒發於懇誠 高堂隆盡過其通
畫地作餅
名可以得常士 常士畏教慕善 問劉劭立考課法 崔林恕以爲

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綱】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魏以陳矯爲司徒 【目】初矯爲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劉當闕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漢置當闕之職欲曉郎中門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曹璠行罰於當闕之人而不依詔令故廉昭奏其罪）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廉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司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綱】皇后張氏崩葬敬哀皇后于南陵

【綱】魏鑄銅人（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在長安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起土山于芳林園 【目】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毋求于露而空設之靡費功大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綱】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目】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跱丈里反立也兵宜如棊之布立）使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曰（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綱】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目】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

鵲巢淩霄閣

釋之大失其義
廷尉天子之吏
釋之不忠之甚

此石將來之符
瑞

唐虞大禹所以
垂皇風
慈父懇切之訓

臣等所以不及
隆

輒事削草

羣奏議乃見陳
羣諫書

陳羣長者

魏舉才德兼備
之士

汝曹顧名思義
王昶戒子

君子戒於闕黨

毀譽愛惡之原

【目】魏作淩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閣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

【鑑】魏張掖郡名涌石負圖 【目】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臶臶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書法）涌負石圖而又曰大討曹天之棄曹氏也决矣而詔頒天下以爲嘉瑞亦愚矣哉

【綱】丙辰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 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目】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誠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 植之子也 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綱】魏司空陳羣卒 【目】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書皆歎息焉

袁宏曰 或云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爲大臣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若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鑑】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

後帝何嘗得此

聖人以爲難
水鑑無私

擬漢以蔣琬爲尚書令語
蔣琬出類拔萃

蔣琬錄尚書事

王者蓋爲百姓

不法服不見楊阜

古人以水喻民

賈誼深切於曩時

[illegible]非異於伊呂也

初長水校尉長水校尉官名掌宿衛之兵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怏怏心懷怨恨不平之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汶山郡名今四川成都府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綱】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也由是衆望漸服

【綱】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

【綱】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綱】魏作洛陽宮　【目】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叡爲之少省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叡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後王桀作璇室象廊紂作瓊室鹿臺以喪其國晉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叡嘗著絳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　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荀子哀公篇荀子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無所不至矣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乎見家語顏回對魯定公之言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木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

天下奇才

備風濤而遂廢舟楫

賢愚僉忘其身

楊儀可謂能權

用心平而勸戒明

孔明識治良才

孔明管蕭亞匹

武侯識其大者

此心萬世不泯

孔明節制之兵志士以遠大自期

孔明王者之佐

孔明伊尹之儔

孔明伊尹遇異心同

問孔明自比管樂或以王者之佐伊尹之儔擬之果信然歟

孔明下以爲…

走生仲達（司馬懿字）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方作八陣圖（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每有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形主客有先後之數此乃武侯八陣圖在興元府西縣定軍山下聚石爲之也）至是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儀爲人幹敏亮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二人不協費禕使吳吳主權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後必爲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遂廢舟楫非長久也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後儀亦有罪廢徙漢嘉自殺）諸軍還成都諡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書法）（書軍還可矣旨曰楊儀者寔儀也於是新喪元帥全軍而歸可謂能權矣）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在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論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又曰連年舉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張南軒曰（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措屈伸雖乎者幸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凜瞻者起敬）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凜而懿患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懼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其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事煩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高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存而蜀亡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與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者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猶奴尤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傾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朱黼斷曰（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任三國國人不以爲貳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綱目斷曰（孔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卒終夫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盡瘁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言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誠不負其言矣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袁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隴畝抒志乃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徹遂自涯其所至也鼎足形勢了然于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略補相曰手

亮屯五丈原

諸葛亮屯田渭濱

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司馬懿之言譎

三代之兵若時雨

孔明庶幾三代之兵

司馬懿受巾幗之辱

司馬懿不問戎事

孔明食少事煩

諸葛薦蔣琬

諸葛走仲達

孔明八陣圖

後用之 武侯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軸四寸半分廣一寸五分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腳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靬音哥反弓衣也

綱 甲寅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 丞相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進軍於渭水之南 渭水渭河之水也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治南流至此 司馬懿引兵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武功縣名今陝西西安府 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 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城中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堵牆也言安民如堵不驚動也 軍無私焉 按程子曰孔明營五丈原仲達言無能為此假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畏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營若雖欺人不可盡信

胡致堂曰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欲為退計矣將統大軍入他人境久耕而魏師不敢攻雖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誣矣 宋潛溪曰 凡兵之為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生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正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戰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果無事何為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 袁了凡曰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士有任而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亦不能獨成厥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謬矣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終守哉惜天不祐漢而中營星殞矣炎運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綱 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目 時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 挑誘也 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巾幗婦人喪冠也所以覆髮巾也遺之以此者鄙其無丈夫之志幗古獲反 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言罰杖罪二十以上者亮必親臨也 所噉食不至數升 噉杜覽反食也 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 有大星赤而芒角亮營中 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 費禕字 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

司馬懿用兵如神陳壽以將略非亮所長

亮之將略大過人司馬懿非亮之敵

中軍護廢徙梓潼

孔明出敎勅

正方腹中鱗甲不可復有蘇張之事

劉曄爲大鴻臚

書生焉知兵事

大魚可制而後牽

巧詐不如拙誠

木牛流馬

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弩而卒（伏弩伏藏弓弩也）

（發明）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勍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不攻自破矣

朱黼斷曰 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明矣 丁南湖曰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巾幗之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怯懦之眞情耶何去非以爲亮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被譏可也被辱可也而不悻悻然爲憤忿之師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綱 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名）

目 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字）前爲吾說（前往日也）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綱 壬子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九月魏以劉曄爲大鴻臚

目 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斷曰 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獨任大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綱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邸音底店也閣舍也官客往來舍宿之所）息民休士三年而

劉廙先刑後禮論
尊仁義以彰德音
人君不親小事不下廟堂天下治
賢人折衝萬里
立聽訟觀
置律博士
刑法國家所貴重
魏主能愼刑
四聰八達三豫
有天下貴樸忠之士
公琰託志忠雅
公贊與吾共贊王
承明不爲此
畏蜀如虎

利亦已深矣（其亦[illegible]之算而懲禍亂之敗乎）

[綱]九月吳遷都建業（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郡吳改爲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目]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 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言當以禮爲先也）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天下幸甚

[綱]十月魏立聽訟觀（魏王叡改平望觀爲聽訟觀每斷大獄常觀臨聽之）置律博士（自李悝著法經以來律令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時詔但用鄭氏章句）[目]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音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書法）魏主於是能愼刑矣

[綱]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目]誕與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王叡善其言仍免誕颺等官

[綱]丞相亮以將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蔣琬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擊之（武陵太守衛旍奏濬姨兄琬爲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白旍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表示濬而免旍官 旍音旌承明濬字）

[綱]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目]初亮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懿斂軍依險兵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

孔明聲大義於天下　王業不偏安　高帝明並日月　鞠躬盡力　勤者聖人之盛德　勤者君子之賢行　不但三國稱雄　張郃料孔明　東宮號多士　上綜作賓友目　羊衜私駮多士　遣陳震使吳盟　北伐無東顧憂

境則改書入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自明矣　宋濂斷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於楙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楙不即棄城而走或塞險出奇以撓其銳或堅壁清野以拒其師則延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滅也哉故亮以爲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鑑】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遣人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魴爲陸遜所敗而還丞相亮聞曹休敗欲出擊魏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逆能覩也逆猶預料先見也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入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于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子衛有惜分陰之志爲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僞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歿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

【鑑】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關在陝西鳳翔府郿大散關陳倉道名在陝西漢中府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于方城方城漢縣名今爲裕縣屬河南南陽府使擊亮魏主叡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聲待也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乘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目】己酉七年魏太和七年吳黃龍元年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謝景范慎羊衜古道字等爲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辨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衜私駮之曰元遜諸葛恪字才而疏子嘿顧譚字精而狠叔發謝景字辯而浮孝敬范慎字深而狹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

【綱】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王權盟　【目】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犄謂亢其下猶戾鹿之足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爲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
亮以此爲危計
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
亮出軍祁山
馬謖違亮節度
馬謖街亭之敗
諸葛亮器異馬謖
馬謖言過其實
孫武制勝於天下
孔明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爲後圖
孔明事幼主無貳心
天下無孔明對
孔明節制之師
此可謂明道正義者言
一時遇合眞君臣
先主超世之見

[illegible]戊申六年[illegible]黃武[illegible]年[illegible]

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襃中出（襃中縣名今陝西漢中府）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秦嶺谷名子午子北方午南方言通南北道相當故名子午谷）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斜谷即襃谷在陝西）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身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岷州長道縣南十里）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猝音卒急遽也）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天水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南安縣名今四川保甯府安定郡名今陝西平涼府）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主遣張郃（音閤）督兵五萬西拒亮

【目】亮以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在興元府）謖違亮節度（節制法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姓成字子玉）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又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病不在兵少今欲減兵省將明法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初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與軍事

（發明）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賊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胡致堂曰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哉或謂孔明疑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旣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禽叡而滅魏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此可謂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黑謖雖死而無怨焉則人之所難也

劉仁齋曰　愚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例書入寇壽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朱子綱目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孔明興師則皆書伐魏而魏兵犯

恢弘志士之氣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

先漢所以興隆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枉屈三顧

九月渡瀘

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各務其所尚

姚掾可謂博雅

諸葛亮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天地間

孔明一代之英諸葛亮有文王小心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秋時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菲微薄也）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宮禁及官府中一體而行無彼此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升陟臧善及降罰否惡之人不可或異或同而變王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爲宮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不見功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名又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今嶲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以言其艱也）深入不毛（不毛謂不生草木之地蓋指南中都郡而言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獎進也）北定中原（關中之地土沃物豐故曰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長安）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去聲）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圖亮屯於沔北陽平（關名）石馬（城名）辟廣漢太守姚伷（音宙）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發明）亮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淸固當乘時進取今也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蘇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綱魏議復肉刑不果（太傅鍾繇之議）（書法）（書不果行幸之也）

圖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

文帝下筆成章

秦皇漢武之儔二者不可不深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呂岱殺降以要功

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

亮率軍出圖中原

太子叡即位

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厲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充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目】初魏太子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臣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蒞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阿附邪說如雷聲之同也）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仇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綱】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寧字幼安）

【目】寧在遼東二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蘇東坡曰（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荀文若孔文舉遠矣）袁了凡曰（管寧去中國居遼後公孫淵歷適立庶寧恐亂之萌也復將家屬還郡適曹丕以獨行君子徵之拜爲大中大夫又拜光祿勳皆因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列于士大夫也其去而復歸也狐死有首丘之仁也其辭而終隱也濡漸于逵之義也寧自爲去就豈關魏哉君子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辱二子者也）

【綱】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

【目】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眞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遣燮弟子輔往說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

【綱】丁未五年（魏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五月魏大營宮室

【目】時司徒王朗如鄴見百姓貧困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勾踐欲廣禦兒之疆（今吳南亭是吳都有禦兒水在古越地）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身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能露臺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園也）天淵（池也）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闕名）修城池餘悉罷專以勸耕農習戎備爲事則民克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鑑】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

顧公服其心

吳以顧雍爲丞相

顧公言必有中孫權畏憚顧雍在坐使人不樂封侯還家人不知

顧雍心無適莫

七縱七禽

南人不復反

孔明三不易之說何如

受遺輔政第一舉此威爲之兆矣

長江限南北

平原不忍殺鹿

可更惡良規諫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綱】六月吳以顧雍爲丞相　【目】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武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綱】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　【目】亮至南中（南中郡西南夷之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言夷漢人常畏服孟獲也）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易勝耳亮笑縱使更（音庚）戰七縱七禽（禽與擒同言七次縱放之七禽之）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目】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爲此不軌者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禽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淸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綱】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沛郡有譙縣魏爲譙郡後周改亳州今因之渦水名在沛國譙縣）　【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洶湧也波濤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綱】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五月魏主丕卒（魏主書卒何尊漢也至漢亡而後始書吳王殂）　【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

之觀

鄧芝修好於吳 爲吳非但爲蜀 諸葛亮一時之 英傑 三長共爲脣齒

吳之誠欵乃當 爾

植木衣葦

聖人嘉善矜愚 聖人忘過記功 漢高棄瑕錄用 之時月旦評 未易行 張惠恕才多智 少

丞相亮將征 用兵攻心爲上

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不甚嘉納之

【目】蜀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相依倚如脣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通和 立張氏爲皇后（飛之女也）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爲安樂公以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綱】甲辰建興元年（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幷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

【綱】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今爲許州屬河南開封府）爲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今揚州是）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丕回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曁豔郎徐彪有罪自殺 【目】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曁豔爲選部（選去聲文武各有銓選猶今之吏部兵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爲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潁月旦之評（汝南郡許劭與從兄靖好覈論人物有月旦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盧俊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綱】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丞相亮率衆討雍太（益州雍闓殺太守使郎入吳獲善誘諸郡牂牁越巂皆叛）參軍馬謖（謖馬良弟也）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

古今之盛軌
兼君臣帥友之
契
三代以還未見
其比
蓬草長松
此言皆可師法
孔明領益州牧
棄敝蹻而獲珠
玉
人心苦不能盡
徐元直處茲不
惑
四子終始好合
孔明自較簿書
陳丙達位分之
體
開楊顒之諫而
亮生謝死哀何
如
可爲謂萬世相
天下之法
亮以一身任天
下之重
楊顒未知孔明
此詩字字有意
杜子美庶知孔
明之心

前嗤曹瞞泣留連妾婢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蓬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詔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旣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矣弘益多矣

袁了凡曰　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庸凡之遺命潸泣之擴對豈猶有不盡諒者耶蓋先主知禪之智當復而不復知有其子孔明知君之弱當輔而不復知有其弱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壽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嗚呼近何足以知之

綱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　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爲武鄉侯武鄉縣名　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

目　下教敎令也令下曰敎　曰夫參署者長貳官共署事者也　集衆思以廣忠益也集合衆人之心思以廣進其忠言之利益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猶忌也嫌疑也難猶不肯也違如終日不違之違辨問之意覆者反覆啓告也如言覆奏是也言參署之官若忌小嫌疑而不肯相辨問覆告則事曠廢闕壞而自損矣　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蹻草屨也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徐庶字元直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董和字幼宰　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姓崔名州平　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亮主簿胡濟也　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綱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吳草廬曰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故其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何其知言之忠而不樂於見取知上下之體而不免於自勞至於敵國之窺而慶幸其不及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蓋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繁多得失差殊利害不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不得自暇自逸如此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亮之志也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方正學曰　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慮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淵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孔明之爲相歡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袁了凡曰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禕繼之常以朝聽視事其間接納賓客盡人之歡夫以材則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草創而文偉襲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偉之逸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野治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皆應繩墨則勤之故也禕卒以飲酒沉醉遇害于降人蓋闕防險而忽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也

吳遂復通

勝負在將不在衆寡

三者兵家所忌

君論此事何其審

建本者尚德化

劉備有雄才

諸葛善治國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問賈詡論吳蜀之勢何如

君才十倍曹丕

孔明受顧命

推賢德可以服人

先主有高祖之風

先主君臣之至公

之吳遂復通

【經】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按綱目考異曰當依提要紫陽書院本大書三年分註帝禪建興元年今綱目盡傳寫抄錄之誤耳）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目】時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音伐）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

【目】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蘇穎濱曰（是時丕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

【經】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流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縣名）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亦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輔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數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illegible]病亡子孫攜

吾已曉破之之術

書生能忍辱負重

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

吞吳爲孔明遺恨

必能制主上東行

孔明追思孝直

孫權上事今至

讚權不負孤

何古人之可何

魏明殷鑒善防患

[illegible]

【綱】壬寅二年 魏黃初二年 吳文帝黃武元年 春二月帝進兵猇亭 在夷道部今陝西宜都縣地猇許交反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目】初帝自巫峽建平 巫峽即巫山十二峯在夔州巫山縣西建平縣名今歸州是也 連營至夷陵界 夷陵今改爲夷陵州屬湖廣荊州府 立數十屯與吳相拒至六月陸遜度 音獨 帝兵疲意沮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四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在四川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大懿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遜初爲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彊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故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丁南湖曰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爲吳所擒若不爲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尊崎嶇山谷間持數逾年卒爲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其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諒哉

【目】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 法正字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程敦篁曰 孔明嘗自歎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綱】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矣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綱】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 【目】帝既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耶 陳平韓信 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此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爲鎮南將軍

【綱】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目】詔曰婦人爲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封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發明） 前車覆後車戒漢室敗於宦戚故曹氏始爲立法宦者不得過諸令前已書之矣今立法后家不得輔政繼書於此若魏亦可謂明於殷鑒善防患者矣然業不以漢事得國而不能爲漢事之防未幾 【目】[illegible]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孫權屈服於魏之實

徐盛之言不亦夸乎

吳所以能保江東

魏書陵屋愧于禁

孫權遣使如魏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

吳王志存經略

吳如大夫者幾人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

孫權見義不明

孫登四友

盡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發明）孫氏圖取關羽舍順從逆是以書權降操書領荊州牧又書遣使降魏此則孫權屈服於魏之實雖能自帝其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

胡致堂曰 三國分據吳志在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亦夸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也非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猶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屈己受盟徐盛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嚬笑以爲憂喜豐讌衛燕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目】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曹操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忿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

溫公曰 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彼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則不君矣

【綱】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經理謀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尋求一章摘取一句言小節也）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林之奇曰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書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滅秦誅楚所行暗合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戴諸史策者莫不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

趙雪航曰 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擴破勍敵成鼎峙之業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使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爲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甘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爲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眞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微得好時文爲其覆了是以綱目於魏書魏主不於吳書吳王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是乃誅奸諛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所以繼獲麟而作也

【綱】孫權立子登爲太子　【目】時孫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帝自將伐孫權

昭烈戒張飛

關張萬人敵關張有國士之風

孫權稱臣于魏

典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於洛陽同意上皆總漢基情深待存漢之義者也

【綱】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吳氏將軍懿之妹劉璋兄瑁之妻也）

丁南湖曰（祫祭高皇帝以下尊祖也立夫人吳氏爲皇后瀆祖也夫祭高祖則當論高皇之裔矣雖十疎遠者名分固在彼吳氏爲劉璋兄瑁之妻先主豈得而配之也禮娶妻不娶同姓況同族乎考之陳志先主亦以同族爲疑法正乃以晉文子圉之事而成其惡是瀆亂祖族甚矣其於祫祭可逸哉）

【綱】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目】帝恥關羽之歿自將伐孫權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日鞭撾（撾張瓜反）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閬州今四川保寧是也江州今四川巴縣是也）臨發其帳下范疆張達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書法）（自初吳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

陳壽斷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將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關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目】孫權遣諸葛瑾使蜀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相守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之字）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也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縣名）進軍秭歸（縣名）權以陸遜爲大都督以拒之

【目】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遣于禁等還魏劉曄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矣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

漢中王即帝位
費詩諫稱尊號
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問諸儒正閏之辨何如
漢儒以秦爲閏位
閏位在木火之間
司馬氏不以正統與昭烈
司馬氏未知去取之意
諸葛公豈無據云爾
堂堂帝室之胄
昭烈名正言順
昭烈紹漢遺統
天下萬世正論
與光武即位于鄗

萃聚人心之始
昭烈得萃渙之義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後漢紀 劉玄德自蜀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故又稱蜀漢 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簒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三

【綱】辛丑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目】初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簒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至是即帝位於武擔 山名在成都府治北 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書法）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適書曰蜀章武元年而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司馬公曰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爲正統其餘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胡致堂曰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爲帝室之胄豈懸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則爲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氏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奸雄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盜賊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杞莘曰 曹操乘時擅命脇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嘆憤苟有一人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胄英明蓋世者乎不既簒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來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苻堅答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爲中國所非然則昭烈之爲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締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最其大者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也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綱】孫權徙治武昌 【目】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綱】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按續漢書云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發明）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也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纘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

而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頹乾綱解紐投袂涿郡以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分荊州以栖足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百敗而其志不折左龍孔明也右鳳龐士元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曹東之吳孫割鼎屹峙以延正統竊怪夫孫權不能仗義孫劉爭荊州襲殺關羽而使猇亭之役先主伐吳折辱於陸遜之師也白帝託孤帝入白帝城託孤於亮後主續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幗之遺方鬬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告殞先正云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誠齊文瞻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豈其然乎姜維繼丞相之任時勢詾詾九窺中原壯懷未就憫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譙周作愚以爲伯約姜維字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奧主下有奸奄黃皓鄧艾懸崖之寇至江油而禪已面縛詣敵營矣赤精衰歇杜甫太廟賦都隨鼎去李庾東都賦不思蜀土甘樂他邦悲夫悲夫高祖以亭長肇漢光武以白水中興昭烈以孤窮分鼎而子孫居九州之地身無所安處曹冏論所以然者皆以母后呂后竇后梁后宦十常侍十九侯張讓黃皓也戚王莽五侯竇憲梁冀等强臣董卓曹操之故有天下者其思履霜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衣袽之戒易曰繻有衣袽以救炎炎之勢於熒熒之始云六韜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丹其轂連組磊落一門貴盛漢室外戚之驕未有若是者帝不顯其罪而戮之而使功出五侯 單超左琯具瑗等 是猶解
酲 酒病曰酲 當以酒也由是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范曄論宦
官 而權歸奄豎于斯時也天垂異地吐妖 襄楷上書 國家有三空之厄 陳蕃曰今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焉
騁心輿馬之觀再行老子之祀 人主崇道教之始 仇讐善類屏隔讜言終身昏惑未有勝政 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噫桓之爲桓
可勝歎哉諸君子生于是時不能閉門掃軌含華隱曜 晉陽儀七命論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槃 以高栖其志 魏王粲七釋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 而欲仗一
管之微力障頹波橫流之衝一戰不勝公議敗績 源流至論云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 竟致大奸伺隙而侮人興激而爲黨錮
之禍人之云亡其如邦國之殄瘁何靈帝既立曹節王甫輩扇佞謀奸搖弄國柄陳 蕃 竇 武 於此不思深算妙
慮以除穢鋤豪而語以泄敗 史記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一跌不收 宦官殺陳竇 俾羣奄愈以無忌勢如沸灼政如綱罟此何等時也
黨賢不察互相標榜乃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而禁錮重申爰及五屬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地板
蕩四海離情而帝方錮獄賣官後宮列肆父母刀餘奴隸朝士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以雌雞化爲雄青蛇見
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而帝略無警悟自此黃巾滿四方 張角等起謂之黃巾賊 青草延千里 三國志傳小兒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分龍不生
而漢之亡決矣靈帝崩而皇子辨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掃除積穢猶鼓
洪爐燎毛髮耳乃紛紛召外兵以爲掩目捕雀之計卒之頭顱墮地 宦官殺進 天子流離 宦官劫帝出至河上 羞朝廷而爲天下
笑咨將誰委董卓入朝敢行廢立劫遷帝室宮廟煙灰於是關東諸侯共以誅卓爲名雖能市曜臍燈而終致
九州幅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雄視於荊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紹稱強乎河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
遠據乎巴益曹操遷駕於許都羣兇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獲焉 策魏武九錫文曰羣凶云云 甚至老瞞得志而挾天
子令諸侯弒母后 弒皇后伏氏 僭殊禮 加九錫 以陵轢君父是去一卓而得一卓也劉輕曹重 賦云后戚立權內宮分弄西星耀斗百柄摧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
當塗兇悖 晦庵詩曰東京失其制刑臣弄天綱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兇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 征鞞震于閩宇流血染於泉壤我瞻四方曷其有極幸

論章帝 論和帝 論安帝 論順帝 論沖帝

（[illegible]永平太和湯湯萬禮穆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饗禮三老（以李躬為三老）五更（以桓榮為五更）而冠帶雜遝於橋門郁郁然

綱紀五帝儀範三王（呂溫人文化成論）東京風物於斯為美而詔羣司極言以示百官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終綱目之所無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漢書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首稱）大有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其自起撾郎歟弘人之雅度而求書天竺釀後世之浮屠君子不能無憾焉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革慘酷之寬刑也公上林池籞之賦愛民也立白虎觀以議五經同異之辨尚文也而又孝降太后友愛諸王（不遣就國）勸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美文景增光前烈史稱長者誰曰不宜然太子以無故廢（初宋貴人生太子慶竇皇后無子養梁貴人子肇為子譖陷宋氏乃廢慶立肇）梁竦以無罪死（肇立梁氏私相慶后惡之譖竇作飛書陷竦）而竇氏驕淫滋甚噬國家欲棄憲無異孤雛腐鼠顧不忍以時敕剪而使縱其貫天達地之惡（鄭弘曰竇憲奸惡貫天達地）其為白璧之瑕也不既多乎（廢太子殺梁竦二事所謂白璧之瑕也）和帝幼沖權在竇氏帝獨潛起宸斷殲厥大憝（誅憲）納諫崇儒勤無大過以陳寵為廷尉而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愛民切矣勿受遠國之珍羞而不以滋味為德矣（嶺南獻龍眼荔枝唐羌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能詔大官勿受獻）迹其所施蓋亦慈儉之君也所可慨者誅憲之舉謀於鄭衆而勾盾令封侯（勾盾令鄭衆封鄛鄉侯）以梯十常侍亡漢之階似乎拒虎而進（狼）耳殤帝崩在襁褓鄧后以清河王子祜（是為安帝）入承大統時帝年已十三而猶把握朝權不忍釋手故論者以災變迭形皆為女主當陽之故然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冰雹日食之變曾不少減（安帝即位以來書災變者七十日食十有三地震二十有二）可以惕然省矣而乃惜輔遠弼隆恩乳母（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幸腐身熏子執柄持權（江京李閏皆封列侯）淫戚驕親（耿寶宋楊四子等）穹官隆秩黑白混淆天下喧嘩（楊震諫諍）帝之多不德如此欲以弭災靖亂尚可得耶安帝既崩閻后圖擅大權貪立孩孺（立北鄉侯）天牖其衷北鄉尋殞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陰王是為順帝誅閻顯遷太后而權在十九侯（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又尊寵乳母復尋覆轍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李固對策）公卿類多拱默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虞詡上疏）此其時政為何如然葬楊震（初楊震被譖自鴆死陽亭）赦虞詡朝太后卻貢珠起太學擢周舉以孱弱如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其亦傭中之佼佼者歟（光武曰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冲帝二

幸哉引裾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矣子有補于名教光武希世之奇功光武有帝王之略東漢之風庶幾三代肆武永平之遺烈雖禹之事吾知之

詠光武

詠明帝

不容人内郎隨引其裾諫不乃徙其半以實之（發明）臣[illegible]按[illegible]與[illegible]之際其名可以食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illegible]懷有[illegible]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illegible]其實其今朱子畫以綱帝[illegible]主大書于册至於[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不復[illegible]其有[illegible]於名教豈不大哉

歷年圖曰[illegible]之木[illegible]心[illegible]漢[illegible]以[illegible]劉[illegible]一呼而遠近[illegible]應光武以仁厚之[illegible]濟其[illegible]之志昆陽之役[illegible]烏合之衆[illegible]滔天之[illegible]内[illegible]而[illegible]漢[illegible]陽之師[illegible]而亦[illegible]東手百萬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而[illegible]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illegible]以爲大傳戒[illegible]眞安[illegible]中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攻取[illegible]雖[illegible]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illegible]及天下已定不失[illegible]物乃偃武修文崇德[illegible]功[illegible]治[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數[illegible]行[illegible]風[illegible]以明草[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於是東漢之[illegible]信[illegible]於三代矣及[illegible]以降政令[illegible]外戚[illegible]近習[illegible]然[illegible]不[illegible]忠烈之臣亡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illegible]予于[illegible]而綱紀大壞[illegible]賊[illegible]忠[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外[illegible]結何[illegible]殺[illegible]紹不[illegible]其[illegible]遂[illegible][illegible]行誅[illegible]外召[illegible]以[illegible]廷於是[illegible]而虎[illegible]入宅矣[illegible]哉

丘瓊山曰[illegible]代之名以文飾其[illegible]勤[illegible]辭[illegible]至於再三登壇祓祭曲[illegible]儀文[illegible]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所以[illegible]所以事舜如此父子之所以[illegible]漢[illegible]乎漢帝之所以[illegible]與其位者亦[illegible]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實[illegible]之而謂之[illegible]詐歟耶

東漢總論

顧迥瀾曰王莽卽眞窮凶極逆卯金鼎絕人民改代天下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以劉秀當爲天子而興兵白水（山陽王書曰高祖起事長陸下起白水）以捕不道于時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秀乃除莽苛政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麏至莫不研精殫慮被甲躍馬以共噓死灰於復燃（七制論噓高皇之死灰復然之）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異而盆子（赤眉）歸降犂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斬董憲龐萌）遣耿弇而張步躬款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述）隕首天戈所指乾淸坤夷日月所照皆爲臣妾且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徵任永馮信之輩）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太學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東都之業炳炳麟麟（[illegible]）繼盛於西（京）其茹長者家兒之譖而勤臣爵絕（馬援曰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從事殊難得調乎是梁松竇固譖援以收印綬宋物訟擾僵死軍事名滅爵絕）讀河圖會昌之讖而侈志東封（封泰山）溺貴人麗華之寵而嫡子遷位（帝易太子）不能不爲累德之累焉耳明帝卽位以萬乘至重壯者盧輕（詩曰夫萬乘至重而壯者盧輕寒暑賴有德左右卜子）而克遵舊制稚情古典嚴絕外家不私[illegible]髮聽鍾離意疏而止北宮納東平王（蒼）諫而罷校獵禁章疏浮詞而不爲諂子曉可謂從諫不咈改過不吝者矣是時太和協暢萬幾穆清（[illegible]）

光武明章遺化
魏武猶畏明義自抑
後漢名節成於風俗
文王之道德精微
有三者可以語文王
曹操知人善察

看三國識破一事
遺令之意何如
此乃操之微意
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陳羣九品官人之法何如
魏置州郡中正
賈逵眞刺史

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搆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程明道曰　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於道矣　胡致堂曰　隗囂[illegible]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illegible]漢之賊矣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鑑〕庚子二十五年（魏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正月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操太子丕以王后令即帝位（操立夫人自號王后）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謂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之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生平奸至此盡矣故臨事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多千百年無人識得）袁了凡曰（文苑載漢高勅太子云吾生當秦禁學亦不喜讀書謂無所益踐祚以來逸書方出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高帝大英雄人披胸教子豈復有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植守鄴戒之曰吾廿二時為頓丘令思此時所為無悔於今汝今亦年廿三矣可不勉與矚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愧悔乃復誕其子眞可笑也）又曰（陳孔璋為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然別傳載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盡不虛操死葬鄴為疑塚若山於魏郡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七十二處矣夫操自相人多矣能僭弗懲乎）

〔鑑〕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九品有正有從）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刺史（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眞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綱〕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追尊父操曰武皇帝）〔目〕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濟謂丕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illegible]

關羽萬人敵

呂蒙失同仇之義

問朱子謂人但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其故可得聞歟

孫權論周瑜得失一見便及帝王大畧

問孫權論羣臣長短何如

一短二長

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孫權稱臣於操欲踞吾著爐火上

曹操自比周文

教化國家急務風俗天下大事

風化未有若東漢之盛

胡致堂曰傳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棄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爲犄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婚反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使時有法孝直龐士元者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兵爲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翦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豈 丁南湖曰 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併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幾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朱子先存此見故綱目於呂蒙襲取江陵不曰蒙使潘璋殺關羽而乃書曰權遣斬之所以歸罪於權者其無爲漢之心有助曹之惡耳 唐荊川曰 漢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投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轉戰顛沛西東奔寔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偶其雄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 袁了凡曰 關羽義勇忠烈稟乾坤之正氣千古眞正英雄也然性矜伎上人亦其所偏聞馬超武勇則書問超材誰比亮答以未及美髯公絕類逸羣乃悅及先主用黃忠爲後將軍拜羽爲前將軍則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以費詩再三勸諭乃感悟夫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而羽必欲材名勳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功乎

【補】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魯肅字）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俱欲迎之子敬獨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呂蒙字）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

【補】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發明）曹操欺孤弱寡獨奴所恥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有江東不能爲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爵領州豈予之乎蓋亦交譏之耳

司馬公曰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

陣勇冠三軍嘗於漢中定軍山臨陣斬夏侯淵先主用爲後將軍

關羽威震華夏
于禁不及龐德

魯肅勸權撫輯關羽

孫權求昏關羽
呂蒙勸襲關羽

陸遜意思深長
陸遜不堪負重

陸遜稱羽功美

白衣搖櫓

呂蒙軍法嚴整
孫權取荊州二

【綱】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關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樊城名在湖廣襄陽府北）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蹤之也）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目】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輯和也輯斂也）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勇有兼併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疾篤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陳其可擒之要權遂發兵令蒙襲羽又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衆請密之董昭不肯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羽聞則圍速解矣羽聞之猶豫不能去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䑺（音溝鹿船名）中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襲之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嫌羽輕己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麾下（大將軍之旗下曰麾下）同郡人取民間一笠以覆鎧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羽聞南郡破即還保麥城（麥城在湖廣當陽縣東）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俱被害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權至江陵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權曰遣萬人討之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唇吻而寔無

幸君知我喜不主國不可以不懼

法正勸劉備取漢中

漢中益州咽喉

諸葛亮盡時人之器用

嚴畯能以寔讓

陸遜稱式佳吏式意欲養民此誠長者之事

紀晃起兵討曹金禕與紀晃起兵

子龍一身都是膽

言曰幸君知我喜不旣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且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綱】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率諸將進兵漢中張郃等相拒備不利令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目】初權以嚴畯代肅督兵領陸口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蒙代焉衆喜畯能以實讓

【綱】權遣陸遜討丹陽（郡名）山越平之 【目】山越旣平遜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 【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發明）（操以奸賊之資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未減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耆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僞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敗必錄雖死爲榮也嗚呼討賊若此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綱】己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蹂踐踏也）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日至營營視昨戰處曰子龍（趙雲字）一身都是膽也操引兵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illegible]）

賀齊迎權入船
願以此爲終身戒
刻心非但書紳
封閻圃爲列侯
塞本源而末流自止
解衣手指瘡痕
崔琰露版答魏王
春秋立子以長
曹丕問賈詡自固之術
賈詡默然不對
賈詡思袁劉父

不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等守漢中

袁了凡曰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吾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爲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數爲謀臣盡兼蕭張而驚軼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講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譽於漢初突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敍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　【目】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教令也爲教猶言作書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署題書也函匣也所以盛書者言題署於教函之外邊云曰賊至乃發啓發函封也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陳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十一月張魯出降操以爲鎭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爲列侯

習鑿齒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

【綱】丙申二十一年五月魏公操進爵爲魏王從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胡氏曰操節次自遷參日以逼設使未死則奉帝爲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綱】丁酉二十二年正月魏王操擊孫權三月權降　【目】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飮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卿爲孤兄弟戰於熊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月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綱】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　【目】初操以曹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愛之欲以爲嗣以函密訪於外尙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丕爲五官中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可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

操春華忘秋實

二荀之進善去惡

二荀論人久益信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孫劉分荊州

此機不可失也

聖人不能違時

劉備有度而遲

劉備人傑

諸葛明於治國

關中分冠三軍

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綱】魏荀攸卒 【目】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荀彧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荀攸字）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丁南湖曰（綱目前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此書魏荀攸卒夫彧攸皆魏之謀臣也而書法何其異乎前書官而不書魏者以其官於漢而貶之也此書魏而不書官者以其心於魏而斥之也詞雖異而意則同也）

【綱】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衞莫非曹氏之人者伏后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足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后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死愚按操之戕害國母其凶暴虐甚不在莽卓下而華歆之黨逆至於壞戶發壁非萬世名教之罪人哉）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操之女也）

【目】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往夏口（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荊江之中）備遏之不得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使關羽爭之權使魯肅屯益陽（縣名屬湖廣長沙府）以拒羽會聞操攻張魯取漢中（今漢中府屬陝西道）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瑾亮之兄也）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綱】魏公操自擊張魯拔之操入南鄭（南鄭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此曹操引光武語也）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懼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讀曰否）曄曰今已小定

荆楚羣士從之如雲
放虎於山林
擢用西土賢士
郡縣望風景附
有志之士競勸
劉巴請鑄直百錢
諸葛亮不禁法正
孝直爲之輔翼
翩翔不可復制
諸葛亮以嚴治蜀
恩榮並濟
諸葛亮爲治之要
蔣琬非百里才

【鑑】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梟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景讀影言服從之易如影之隨形也）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鑑】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目】法正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鑑】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不修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蔡虛齋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匿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戮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況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戮治蜀者相道也）

【鑑】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成都府長猶令也）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治理效也）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

時人皆服其清
操欲復肉刑
名輕而實重
我州無降將軍
張飛遂釋嚴顏
孔明遷劉璋
劉備自領益州
牧
孔明之所以失
忠義激天下之
心
昭烈以信義聞
天下
問劉備取劉璋
先儒蘇氏葉氏
之說果孰當歟
取璋正所以爲
義
孔明必求有成
孔明爲此更有
班駁

【綱】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書法）[illegible]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綱】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綱】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目】曹操郎中令袁渙得賞賜之物皆散之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目】操欲復肉刑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皆非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竟不行

【綱】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皆縣名）飛定巴西德陽（皆縣名）龐統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爲計亦來請降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縣名屬荊州府）盡歸其財物備自領益州牧

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用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葉平巖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以爲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爲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以孱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爲義也 丁南湖曰劉璋孤弱以備爲泰山之倚故張松謂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是以璋之事備也盡其兵以助之盡其財以贍之盡其力以迎之盡其情以歡之是璋能厚備而備不可負璋也夫何締交之後不數月間乃卽反兵而圖之逼降而取之夫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故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矣此不可爲也又曰只是爲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爲事欲苟成功欲苟就孔明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蘇子曰仁義詐力雜用孔明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遷劉璋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斯三子皆確論也近代葉趙二氏乃謂劉焉據有益州爲漢之奸賊至以二袁董卓比之而曲辨取璋者之爲義嗚呼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取益而焉獨不可以據益乎二氏之辨誠曲矣

彧之殺身尤可取
司馬公之語棄不錄
問荀彧死漢室何如
荀彧有殺身成仁之美
荀文若道似伯夷
劉穆之宋齊丘之比宋景文援得情狀之實
荀彧功不在管仲之後
曹操五霸罪人
荀彧仁居管仲之先
龐統陳取成都三計
二子喜必來
綱目不得爲備諱
昭烈經權俱失
生子當如孫仲謀

而死 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參考）按後漢書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發明）荀彧之死何以書爾曰是時漢命出于操手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刻凡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篡弒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哉且彧與操周旋殆二十年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既不足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則在於從操之初晚節末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爲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荀彧自殺爲文今既削而不書又併司馬公光襃稱之語棄之而不錄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失身於操者生死皆辱也

楊龜山曰 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彧間關河冀探其所歸卒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氣焰乎其拒董昭之議豈誠有忠貞之節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難矣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又曰東坡謂荀文若荀彧字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汙君不立於惡人之朝曾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曰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攷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胡致堂曰 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迫逼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擒呂布破袁紹下荊州定關中皆鬬士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荀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威抑戎狄尊周室仗正義以立霸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曹陵逼君父弒天下主母知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漢眞亂臣賊子之魁桀矣 溫公曰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丁南湖曰 彧之勸操也取兗則比高光迎帝則比楚漢及官渡不令還許則亦比漢楚而大順大畧等語皆伏漢軌言于篡取之詭策杜牧譏其教盜穴墻發櫃者誠是也溫公乃以彧爲仁以杜爲謬而其言曰凡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所言耶愚謂其文則史春秋之定法而溫公所自作之通鑑亦一一皆史矣顧獨於彧而不信史則其通鑑亦不可信乎 袁了凡曰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殺之爲周況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乎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爲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禍彧祖父皆仕漢淑爽台司身爲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綱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縣名） 目 時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白帝城名在夔州府）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進據涪城（書法）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備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綱目於是不得爲備諱矣

朱熹曰 或云昭烈之有權而不知有正孔氏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爲有知權耶既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方正學曰 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亦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譎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聖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鑑 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在巢縣） 號步騎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

益州取益州取
益州大業可成

逆取順守古人
所貴

嚴顏拊心與漢
坐山放虎自衞

厚樹恩德以收
衆心

將軍爲天下之
鎭

軍事有專無請

程昱善處人父
子之間

修德政以比隆
盛世

明君求賢如飢
渴

明君以義斷恩

董昭勸加九錫

君子愛人以德

荀彧死漢室

璋然之遣正迎備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也備至涪（涪音浮縣名即今綿州）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目】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强敵將軍爲天下之鎭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卽往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綱】孫權徙治建業 【目】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今直隸應天府）徙居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秣陵今應天府上元江甯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名曰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爲嫌改金陵曰秣陵以抑之我明 皇祖定鼎于此卽今南京）

【綱】七月權長史張紘卒 【目】時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爲之流涕

【綱】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目】初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甯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濡須水名今在廬州府巢縣）彧以疾留壽春飲

袁王綱鑑合編 卷十二 漢獻帝

非復吳下阿蒙別三日刮目相待

大哉學之爲益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士元非百里才當展驥足

韓遂請與操相見話移時不及軍事曹公多智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松勸璋結劉備

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阿發辭語）蒙曰士別三日卽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從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就玩於辭藻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綱】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目】初備以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名今屬衡州）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漢制治中從事刺史行郡別乘一車故曰別駕）始當展其驥足耳（如馬須大路乃能展其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與談同）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丁南湖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雖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不爲讎國不以敵國爲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事乃忠言妙算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

按統爲德公之從子爲孔明司馬徽之姻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匹云

【綱】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書法）（丞相副前乎此未有也操之專錮於是爲甚焉）

【目】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操留子丕守鄴（鄴今臨漳縣屬河南彰德府）自將擊超大破之遂超奔涼州（初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乃與尅日會戰大破之）操追至安定（郡名）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吾若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綱】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得志（邑邑本作悒悒不安貌）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爲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魯郎五斗米賊以鬼神惑衆據漢中）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曹操遣繇討張魯）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

待天下清乃出
問曹操自陳生
功及讓還三縣
何如

此言皆肝鬲之
要
曹操讓還三縣

曹公此令有是
有非

劉備求督荊州

嫌操得雲雨
權謀士所見略
同
孔明意亦慮此
曹寓有似養虎
魯肅臨事不苟
公瑾王佐之資

飲醇醪不覺自
醉

魯肅勸權以荊
州借備

讀書大有所益
孫權勸呂蒙讀
學

冬十二月操詔還三縣[illegible]爲也【目】丁令曰孤始[illegible]譙[illegible]東[illegible]精舍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遂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兗州破黃巾沮袁術摧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或見孤強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耿耿小貌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心脾之間曰肝鬲猶言胸鬲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讓還三縣（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三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胡致堂曰（曹公此令有是有非墓道之題乃其本意厥後熠熠上燎以晞益擴張功名顯著旁無制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予奪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三萬戶謂可弭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霸擅征役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綱】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木蟲似蛇四足能害人）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如熊虎之猛）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屬無角）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目】周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地名）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輔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

丁南湖曰（東坡赤壁賦特稱孟德困於周郎孟德蓋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也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天壽之所謂奇才者乎若假之年則孫曹之雄雄未可必也然曹有幸而孫不幸故瑜年三十六遂卒焉嘗考瑜與孫策分娶二喬國色而瑜乃先卒矣瑜又精於音樂每與三爵之後輒乎歌曲則其天也殆聲色之所致耶）

【目】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音勞美酒也）不覺自醉

【綱】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共拒曹操權從之

【目】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塗道路也）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涉獵謂泛覽流觀譬如獵之得獸不精專也）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今德化縣）與

劉備有蓋世之才孫權勇而有謀
問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何如
赤壁之戰爲張本
問孫劉赤壁之戰何如
孫劉不知出此
荊州爲餌漁天下
一荊州而鬭三雄
荊州當吳蜀之衝
孫劉縱敵以爭荊州
周呂之徒眷眷於此
問赤壁之戰用火攻也東南之風本可必也使當西北則將何如當時謀士何萬全之勝算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蔣幹終無所言
周瑜雅量高致
天下之才德各殊
不可以一節取
崇處中庸爲可繼

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畫而不可以力競武乃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李舜臣曰 擧江東之方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者移漢鼎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倘非江東諸將忠藎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擧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老瞞操小字阿瞞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東南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鼓役之用命一二驍將間道啣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躡以大兵蹑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擒惜乎孫劉不知出此也然曹操既遁荊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境不啻便足於是關羽周瑜雖虎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則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當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爲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周呂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索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

丁南湖曰 周瑜黃蓋之戰赤壁也利於發火而火之發也利于東南風耳風之起滅旋頃刻變態況大江之內颶風不測向使其轉而西北則瑜蓋之謀適以自焚耳異哉此戰也斯時也而劉遇斯風也乃知操之逆天而天之禍操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故雖水之風滹沱之水皆韓高光之大順而此風揚航竟使老瞞喪長驅之膽而昭烈存如綫之漢嗚呼豈非天乎

袁了凡曰 曹操赤壁之挫不勝敗衂矣後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疫遭雜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挫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强辭於事主之前偷鑽者掩耳而笑

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四郡俱屬湖廣道

綱 己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時劉琦卒故權表備領也 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綱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蔣幹字 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 蘇秦張儀皆遊說士 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愚按蘇子瞻有言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怒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綱 庚寅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 目 初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 當時士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

今日

魯肅勸權召周瑜

周瑜決計拒曹

天以君授孤拔刀斫案

天以二人贊孤

此自足用

黃蓋計燒操船

孫劉大破曹兵于赤壁

赤壁成功若是之捷

觀柴桑之說可見

草廬所以語先主

識時務亦識天象

魏武長於料事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且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存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等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贊助方略劉備在樊口望瑜船往見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兵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赤壁（赤壁山名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林與赤壁相對）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戰船也上下重板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著音逐）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遂引兵北還（發明）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于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亦可見矣

周致堂曰 玄德寄寓荊州又値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食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賚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蘇東坡曰 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琮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后遂忘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

徐庶辭備詣操

張飛據水斷橋

此帝王之資

魯肅說備共治曹操

劉孫合兵拒曹

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豫州英雄蓋世

非豫州莫能當曹操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飛字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目曹操進軍江陵收用韓嵩和洽等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綱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孫權爲討虜將軍）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樊口在江夏鄂縣）

丁南湖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之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之勸備取荊益結孫權其爲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駸駸日就矣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目時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江東劉豫州（劉備嘗爲豫州刺史）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橫故齊王榮弟不肯降漢）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江夏春秋時謂之夏汭吳更名武昌）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

壞扶正統之志如日星
與聘華訪渭一
鑑曹操自爲丞相
琰玠並典選舉
舉用皆清平之士
士以廉節自勵
天下人人自治
司馬懿非朗所
及
顏回復生
琨玉秋霜比質
孔融名重海內
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
此人中龍
琦與諸葛亮謀
自安之術
升樓去梯
重耳居外而安
劉備不忍去荊
州
濟大事必以人
爲本
玄德情感三軍
玄德終濟大業

【綱】戊子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目】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操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莫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發明）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人得與己同列之意自隱然在其中矣

袁了凡曰 懿之不樂爲操用其薄操耶及躬秉魏政復蹈操逆轍萬世稱篡賊者必曰操懿亡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初操聞懿有狼顧相故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而後而身不動因謂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丕素善懿每全護之夫以操之猜也中夜聞逆旅器聲而闔其家殲焉何有於懿而留之蠹忠吳蜀爲梗而甚愛懿之才欲藉以僥其成功抑亦謂丕之足以制也豈知二方未靖而丕先殞歿耶凡此皆天意雖瞞之多智不得而與也

【綱】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目】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郗慮承操旨奏融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操遂收融幷其妻子殺之 後漢書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忤而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全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周靜軒曰 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忌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虛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蘇東坡曰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

【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甯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及曹操擊表會表卒琮嗣未幾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之時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爲也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 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目】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南陽當陽縣今屬荊門州備棄妻子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孔明自比管樂
識時務者在俊傑
孔明臥龍
此人不可屈致
劉備三顧孔明
荊州用武之國
天所以資將軍
益州天府之地
劉備孔明猶魚水
司馬徽有知人之鑑
德操水鑑
劉備業定於隆中
三國人才之盛
巍然三代之佐
問孔明方子房何如
劉備歛於曹操
天下第一流
吳魏諸臣無能對
一世人龍
抱膝長吟
功名事業彪炳顯著
孔明不肯苟仕
孔明聲大義于天下

【綱】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目】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楚邑今荊州是乃南陽南郡之南地家於南陽鄧縣號曰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亮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同伸）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下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今蘇州）西通巴蜀（二郡名）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州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名統德公從子）爲鳳雛德操（徽字也）爲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書法）（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尙友顧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歛於曹操世多未喩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歛於操殆謂是耶）**尹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天下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哉）**袁了凡曰**（諺云虬髯慶霄不繫豢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冷倫之籥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備之雄略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其臥南陽時迺心帝室之胄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也嗟庶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禰衡皆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實于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刦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縱則

舉大事當立大義卒珩志以厲事君
以荀悅爲侍中荀悅作申鑒荀悅說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可詳其實歟
賞罰之精華君子化其情
垂拱揖讓而海內平
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仲長統昌言
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劉備說劉表襲許
事會豈有終極

【綱】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目】初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知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十二年操擊烏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丁南湖曰（袁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累葉宰輔善爲善之報也然積久必衰誕生術紹乘董卓之亂各竊茅土紹乃剛狠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奚而不滅乎）

【綱】十月以荀悅（悅之爽兄子也）爲侍中　【目】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賞妄行則善不勸矣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參考）（按後漢書帝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綱】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爲尚書郎（統乃荀彧所舉）　【目】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爭戰者競起焉用智者皆窮用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銜馬口中勒以行馬者紲系也以繫馬者）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已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遂至熬天下之膏脂斲生民之骨髓士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

脾裏肉生

兄弟左右手

曹操責孫權任子

豈與南面稱孤同

與春秋異事同意

人當先自治其本

譚尚相攻

韓盧東郭遺田父之獻

天下之難未息

操領冀州牧

足下意以為何如

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目】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縣名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南陽府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彼股骨也股外曰髀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鑑】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目】譚別駕王修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

【綱】曹操責孫權任子猶言質子也權不受命【目】時操下書責權任子為質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尹遂昌曰曹操挾天子鞭撻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矣綱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實公平莒及鄭莒人不肯異事而同意是皆以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而已

【目】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曰青州指袁譚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按戰國策韓國有良犬名曰韓盧東郭之外有狡兎名曰逡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為劉表彊以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許譚平平和也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

可與共成大業

一方安危之機

是天下之大機用奇之時不可失

袁紹殺田豐

曹袁所以興亡

周瑜薦魯肅引肅合榻對飲

【目】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而射（音石）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衡平也與權通喻人爭高曰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袁了凡曰（孫策將死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君便自取之漢先主臨死謂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自取之其指同乎曰劉禪闇弱知子莫如父昭烈君臣誼均父子志誅漢賊彼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敵幾舜禪讓理有變通策之量弟明若救火保安江東自謂不如而試子布豈忠言乎）

【目】陽安（縣名）都尉李通急斂戶調（急斂綿絹）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安

【目】袁紹軍陽武曹操分營堅壁以衆少糧盡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在故市烏巢）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騎渡江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目】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曰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蘇老泉曰（曹操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惜惟田豐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乎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目】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能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

劉備人傑
羽表三約
秉燭待旦
關羽殺顏良
沮授臨濟興嘆
關羽報效曹公
羽奔劉備於袁軍
彼各爲其主

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雲長謂張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爲漢壽亭侯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爲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待至天明備犇青州歸袁紹紹去鄴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書法)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曷爲不書故書殺書故是以誅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與承何操之入承爲之也

【目】操還軍官渡城名紹議攻許進軍黎陽黎陽今濬縣是屬直隸大名府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白馬今滑縣是屬直隸大名府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陳輜重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按雲長之報曹世多疑其非以爲逃死青州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殺良而紹殺備是假手於袁以戕其主也余以爲不然方雲長之依曹也惓惓於三約之從其與玄德不啻弟昆骨肉以操之梟雄豈不逆料此乎豈不能知其手足而俾其問聞知乎雲長何由知玄德之在袁而紹之將即劉之將耶故其斬良也將以報曹也其報曹也將以歸劉也尙論者曷亦度其勢而諒其心哉

【綱】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丁南湖曰操之擒羽也禮之雖厚亦不過拜爲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於昭烈而竭力以事之耶及羽殺顏良以報曹則無德不報乃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之無一言諫救耶豈羽之忠原之道惟以自善而不以責君耶蓋操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也璋之大德備非遽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全生而歸漢備不取璋則安得立國以嗣漢苟有爲漢之心則於昭烈君臣之事恕焉可也 李光縉曰主存則歸此侯心也主亡則轉非侯心也侯第爲權宜之言以復曹孟德之請耳使先主不在袁紹軍侯豈終歸曹哉侯之報曹非報曹也報其爲漢而生已也侯豈不知曹之生已非欲爲哉但當是時先主東奔西走未有所定其所與共與復者惟侯侯亡則先主之勢孤而漢事去矣侯故以爲有德於漢欲而報之也人謂侯報曹爲厚曹吾以爲薄曹惟其薄之故但報之投桃而報李非報之厚者厚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矣侯之君先主是也雖然後猶有華容之釋何此釋曹也非報曹也吳強而漢弱吳非無事之

之職 簡盧商盡使人
韓嵩知君臣之撓
華子魚自有名字
中州常懷瞻仰
華歆讓光之譚
孫討逆用兵如神
華歆葛巾迎策
魏功曹在公盡規
劉備起兵討曹操
英雄惟使君與操
方食失匕箸
曹公自來未可知
董承親受密詔
范史立義頗精

表乃囚之（發明）綱目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觀望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

目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拘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華歆字）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元年孫策擊朗降之）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譚（譚與談同）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爲上賓

孫盛曰 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讐位奪節隳咎孰大焉（夷謂伯夷皓謂四皓無此雅韜光晦之遺風謂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讐於陵肆之徒）

目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即漢沛縣屬徐州）郡縣多叛操屬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書法）討賊義重綱自重以予人也必若劉備然後可以書討矣

尹氏曰 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所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重世教也大矣

袁了凡曰 劉備首事難顯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視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誠敬而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有劉備斯所以爲袁術耶

綱庚辰五年春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目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

知己勿憂不如意

華子魚牧御方規何如

捨我當復從誰

子魚良德

義者無敵

廟勝之策不在强弱

還許分兵守官渡

詡言從操有三

鹽國之大寶

强本弱敵之利

劉表遣韓嵩詣許

此萬全之策

韓嵩守節

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會劉繇卒揚州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子魚華歆字也衆欲奉歆爲主歆謝之）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太史慈字）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併之志

綱己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綱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貧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備邀之復走壽春憤慨嘔血死）（書法）（史稱操遣備以爲豫州牧綱目則書詔也蓋操表備爲左將軍綱目止書以史稱操遣備邀袁術綱目則書詔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全備也故曰綱目於劉備多恕辭）

目袁紹簡精兵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顏等攻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東華縣）

目賈詡（音許）勸張繡降曹操張繡以爲袁彊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公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衆降操

目曹操使衛覬鎮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爲部曲兵家遂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　目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至亦不援操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爲天子之命臣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强之至許詔拜嵩爲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遲難勢不俱棲

此吾樊噲

楊公四世清德

楊公海內所瞻

陳公有智而遲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君子勇貴以義

天下固可圖

瑜肅渡江從策

寧識神亭時

肉不飽則食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目】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

【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 【目】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目】楊彪與紹爲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楊震畏四知楊秉三不惑楊賜議論切眞楊彪名蓋天下）海內所瞻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彪獄乃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目】初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宮請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蘇老泉曰（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久生也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塹拔將斬旗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爲人用或貪此而輕彼或攻彼而捨此暴橫驕陵衆共惡之而卒爲曹操所擒是其勇也豈不如虎狼哉雖能傷人而不知有檻穽之可慮卒肉食於人耳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也）

【綱】以劉備爲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綱】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爲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慈於甬里擒之解縛提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興平二年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爲繇將遇策於神亭二人鬭會兵赴而解散）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郭嘉諫操殺劉備
詔以劉備力豫州牧
袁渙顏色不變
昭烈有存漢之心
綱目有予昭烈之意
劉表緩於勤王
高祖智勝項羽
曹操十勝
曹操用人惟才
問荀彧郭嘉論紹有十敗操有十勝其詳可得聞歟
荀彧薦鍾繇屬以西事可無憂
在德不在强
用德同天下之欲
金尚能不爲術所污
拔戟斫几

目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豪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方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縣名屬直隸徐州 收散兵以圖呂布 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彼固君子邪且不可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他日之事劉將軍尤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乃止（發明）綱言歸許與見其歸天子也綱言詔則出于朝廷而非操所能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

綱劉表立學校（發明）時權臣擅命宗國傾危表兵强地廣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略而所爲乃爾皆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耳

目丁丑三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强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紹雖强無能爲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

綱袁術稱帝於壽春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以其字公路術亦邑中道不知乃曹魏之象當塗而高象魏闕也言當代漢者也 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術欲以尚爲太尉尚逃去術殺之污

目術謂張承曰孤以地廣民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强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也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發明）袁術僭逆金尚能不爲所污故書殺書官所以言其死節也

丁甯湖曰 信符讖者雖賢如光武亦玷盛德況其他乎袁術初爲南陽太守天性驕肆以符讖自矜遂懷不軌乃至竊號帝位既乃淫侈滋甚尋取敗亡此即足爲符讖之戒亦爲袁安後裔可惜也 袁了凡曰 五世相尊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可存乎必欲張子房之忠也五世相漢因其衰亂其利而竊何神器紹術之所以爲僭也

綱始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 袁術字也備遣使告呂布求迎婦登父陳珪說絕其婚

[illegible]

讀昭語最意約
操與彧昭厚薄
之分
曹操非眞有翊
扶帝室之心
漢帝亦寄生之
君
虞翻諫孫策出
獵
白龍困於豫且
請以大將軍讓
紹
公達非常人
使孤成大業者
必此人也
眞吾主也
以孔融爲將作
大匠
孔融尊事鄭玄
鄭公鄉
此民望之不可
失
棗祗請建置屯
田
募民屯田許下
起祗成峻

秋方許昌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胡致堂曰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扶之謀也或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探操之心且日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畫而意約矣此操與彧昭厚薄之分歟 尹遂昌曰 自董卓亂天子奔走闕操有勤王之事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國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眞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陽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修復經理今乃棄其故居移駕至許何譏故綱目書操遷帝于許則其詞急而有專意也況謂之遷帝則所遷者止于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帝至是亦寄生之君耳

【目】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策自爲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姓名也且七余反○李太白詩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上帝 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參考） 按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萬乘而從布衣飲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綱】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 【目】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綱】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尙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 【目】初操求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 攸字 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 按圖窮以得人爲大本二子歸操漢業殆岌岌乎

【綱】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目】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 玄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執子弟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淸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靑州刺史袁譚攻融乃犇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綱】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郞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愚按許峻建許下之屯不過爲曹瞞資籌耳尹氏謂綱目書以與之失其旨矣

臧洪瞋目數紹

仁義豈有常

一日殺二烈士
臧洪守志不屈

臧洪懷哭秦之節

不忘故主之義
忠臣義士之勸

楊韓奉駕至雒陽
荀彧勸曹操迎駕

義士有存本之思

問大順大略大德何如

董承潛召曹操

曹操遷帝於許
操引董昭問計

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發明）臧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而已觀其瞋目數紹之謂深中其罪而紹不自知反何哉

後漢書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觀其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偪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恚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伍員父兄爲楚平王所殺員奔吳使楚入郢鞭平王屍申包胥如秦乞師日夜哭不絕不飮食七日秦伯爲之賦無衣包胥以秦師救楚吳乃歸昭王復國　愚按洪之激烈戀戀故主之思其忠憤亦足悲矣竟阻於勢而不獲還詎可槩以存荊之說責之哉

綱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發明）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

綱 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

綱 七月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尙書事 目 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荊楚木也棘小棗叢生者依墻壁間曹操在許今許州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帝爲義帝縞素縞繒之精白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回軫東京蓁蕪蓁勑臻反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 目 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値董承患暹矜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發明）操以董承潛召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在其掌握故以自爲書之惡要君也

綱 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目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

兗州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高光終濟大業 河濟天下要地 取江東 孫策略據江東 待昭以師友之禮 功名獨不在我 子源天下義士 子源終不背本 陳琳以書喻洪

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況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關中之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 李傕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傕三族郭汜爲其將所殺）

綱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目 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策舅吳景）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兵布令威震江東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振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出即釋褠着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義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爲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歎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綱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目 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人事共尊王室豈期郡將遘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孔璋（陳琳字）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增兵

曹兗州乃心王室
徵朱儁爲太僕
朱儁忠智俱失
據邑無復有人
公孫瓚攻殺劉虞
程煜說斬允
孝子不可爲心
田單之功可立
爲天下恕人子之情
曹公亦宜遣允
劉備兼領徐州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
公路豈憂國忘家
今日事百姓與能
周瑜從孫策
孫策有復讎之志

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遂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綱】徵朱儁爲太僕　【目】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太僕（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傕汜刦制朝廷於是諸守相推儁爲主使能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俛首就召何耶是時朝命出於傕汜則儁之不就召其風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與）

【綱】癸酉四年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綱】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操父嵩避難瑯琊被陶謙別將掩襲於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師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進攻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綱】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虞恐瓚爲亂率兵討之衆潰被執會有詔增虞封邑瓚誣虞謀僭號脅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建安四年瓚爲袁紹所滅）

【綱】甲戌興平元年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

【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目】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三城（鄄城范東阿）不動程煜過范（漢縣名）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徐衆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此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爲是）

【綱】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綱】陶謙卒劉備領徐州　【目】初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糜武悲反竺音竹）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術字）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謂今日之事百姓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書法）（備領徐州非有詔命也曷爲不稱自據綱目於備多恕辭正也）

【綱】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舒漢縣名今舒城縣）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使推結分好（謂推結交好愛好也分好並去聲）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縣名今屬直隸揚州府）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爲懷義校尉（漢武帝置懷義校尉一人秩比六百石專主分郡賊盜巡行所部之處）

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　孫端有功不伐　孫瑞有保身之智　王允王佐才　王允有功於漢　曹操據兗州　曹操遣使上書　霸王之業可成

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卓部將李傕郭汜等遣使求赦不得乃舉兵入長安屯南宮掖門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孫端不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伐故得免於難

司馬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端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尹起莘曰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王允得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于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又曰傕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領其衆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未必召禍如是然綱目書無告允之意何也王允身爲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弑逆之黨一旦剿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罹不測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 蔡虛齋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識美音於焦尾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悟殺心於聽琴隣以酒食召邕邕以彈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知追問其故邕以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謂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書石經於成均邕訂五經書之刻於太學門外著十志邕作漢記十志有律曆等志識三互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疏七事一事論明堂月令二事論災異之類廬墓而馴免擾連理生侍母病不解襟帶不寢床者七旬母卒廬于墓側有兎馴擾其室傍文木生連理枝則遠近稱其孝同居三世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產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亡命於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辭曹節欲害之竄跡避奈何董卓一辟刼之以威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遂懼偃蹇者不旋踵矣即翻然而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卒之座上之歎獄中之死弗獲免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雖追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袁了凡曰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擬卓於申伯山甫亦猶新大夫楊雄擬莽伊周與傷哉夫感其愛則懷畏其威則諂也幸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諂乎

綱 青州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爲東郡太守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兗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綱 十月曹操遣使上書 目 操辟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儲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請張揚河內太守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爲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

濟龍以不見成德
問管甯華歆人品何如
王烈在原甯之右不使王彥方知
布以勸爲善盜牛守劍
荀彧王佐才
荀彧吾子房
王允誅董卓
百姓歌舞於道
伯喈曠世逸才一代大典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甯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 惡若甯之養晦葆貞上安其實下化其德良不可得已原之剛直而緘口摺尤不免如甯之所藏但有嗇有守亦其大

也若…之歎憾悖逆獲罪者數斯爲下矣

丁南湖曰 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甯歆之見金矣甯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捉之而擲情於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卽此而遂定甯浮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卽揮金之志充之也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戶藏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卽擲金之念溺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爲友而晚節末路則薰蕕判別矣 薰香草蕕惡草

目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甯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字知也烈知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綱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縣名破之遂掠潁川 目初荀淑有孫曰彧者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歸曹操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丁南湖曰 觀人者先聽其言聽其言則知其志矣言而合則從言而不合則去此君臣朋友交際之定法也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言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以子房待彧是纂漢之機一言而已露矣彧知其不合卽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然其殺耶朱子曰彧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劃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噫善論彧者其以斯爲斷案哉

目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姓士名孫端密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爾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聲持戟刺卓趣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暴卓尸於市卓素肥吏爲大炷置之臍中光達曙者數日 百姓歌舞於道乃詔允錄尚書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聞而驚嘆允叱邕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邕字曠世逸

[illegible]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譏諷武帝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

冀州天下之重 將軍有讓賢之名

古人貴度德而讓 韓馥以冀州讓袁紹

劉備有大志 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 二人恩若兄弟

玄德行義之修 二人卓然有立

朱儁徵兵討卓

管甯邴原王烈 避亂遼東 揮鋤不顧 管甯優劣 專講經典不及世事 還山專講詩書 邴原清議格物

仁容衆孰與袁氏各興義人孰與袁氏富貴異於他族觀曰皆不如也諮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公孫瓚併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勢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書法）辛評等說馥讓紹意也紹於是不得爲義舉矣何誅

綱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名勝漢景帝第八子也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後爲昭烈皇帝備少與河東郡名屬山西今河中府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目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暴則疏惟有德者和而不流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人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與

目劉表時爲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目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發明）朱儁討卓未幾反爲所敗略無尺寸之功然綱目亦有深嘉樂予之意者蓋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

綱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郡名管甯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初甯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甯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目邴原與甯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甯既見反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甯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度已下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

深得春秋禮經之旨

孫堅舉兵討卓行酒談笑整部曲

八郡可傳檄而定

公路無能爲

一戰而天下定

天下不可無君

以劉虞爲太傅

劉虞務存寬政

議將奉虞爲帝不受

劉虞欲奔匈奴以自絕

劉虞知義守節

此舉差強人意

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書法）書據罪專也

綱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目表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劉表時爲荊州刺史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袁術字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時江南宗賊甚盛術使越誘其帥至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鎭撫郡縣江南悉定

綱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南　目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夜遁還酸棗操還屯河內

綱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綱夏四月以劉虞爲太傅　目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綱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　目時韓馥袁紹等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按後漢書論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季漢之名宗子也（發明）既不受爵而又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綱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目孫堅進屯陽人陽人古邑名即陽人聚故城在河南梁縣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袁隗之死舉家畢戮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在城南甄宮井中引軍還魯陽（發明）自諸君倡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illegible]

關東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君略不世出

君殆天之所起政在德不在衆山東不足加大兵

鼓烈風以掃枯葉

楊公言得無可思

梁衍獻策說嵩

皇甫嵩舍格天之大業

刼遷車駕入長安

王允內謀王室王允有大臣之度

孟子救一時之禍

正名分爲萬世法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 獻生不辰身禍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綱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弒弘農王　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目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曹操屯酸棗 縣名今改爲河南延津縣 袁術屯魯陽 縣名今改爲河南魯山縣 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目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與將帥閑習軍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幷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

目卓素怨皇甫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說嵩曰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發明） 皇甫嵩身爲上將手握强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東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下大業而就匹夫之小諒卒狠狽虎口爲智士笑者也

目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刼遷天子車駕入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尹起莘曰 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燒宮廟發諸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孟子言民爲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爲萬世法必以君宗廟爲重而民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

綱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　目堅至魯陽與袁術兵合術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後其子權即位是爲吳王 堅與官屬會飲

[illegible]寶武何進鈞鑑

董卓申理黨人 擢用天下名士 三月周歷三臺 得徵書奚而不答

中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伍瓊請拜袁紹 袁氏樹恩四世

趙雪航曰 [illegible]之亡由此故也[illegible]末世[illegible]者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去[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故[illegible]何[illegible]止[illegible]

死[illegible]於[illegible]之而[illegible]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illegible]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illegible]之矣[illegible]之人君自[illegible]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解散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命也 丁南湖曰[illegible]列史之[illegible]待綱目而後正且如竇武何進[illegible]元[illegible]宰[illegible]同[illegible]同謀誅宦官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信乎其取禍之同矣然而[illegible]有大不同爲竇武之所[illegible]陳蕃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illegible]官曹節等[illegible]武之[illegible]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是乎始定矣

目帝獨乘一馬從從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有廢立之意遂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是爲獻帝弒太后何氏

目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蔡邕等爽邕畏卓皆至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爽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 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趙雪航曰爽邕雖貴顯一時一隨損名節一喪辱身命皆不全其令名也賢哉申屠蟠前知黨錮之禍後識董卓之敗而獨恪守清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污與姜肱諸君子同軌豈不謂之明哲知幾者乎 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幸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袁了凡曰豢熊擾龍養虎奪猛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逸才荀爽當代耆儒皆濡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旣陷其變矣雖諡申顯導謀切[illegible]旣無遠之高徒深過而之慍哉人不爲也

綱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綱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目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滿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卽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民夷懷其恩信
講武平樂觀
講武如是何如羣臣初無是言
皇甫嵩擊破王國
避銳待衰
天贊之時不可失
掩目捕雀
董卓請誅宦官
止沸莫如去薪
袁紹誅宦官
飲烏喙而攻疾

以本秩居位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目】十月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書法）（書講武譏也寇在遠而講武於京師非禦備也）

【綱】己巳六年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目】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欲擊之董卓曰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吾前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卓大慙恨與嵩有隙 四月帝崩

班固贊曰（靈帝負乘委轡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衛）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學主作列肆起西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又甚於桓也）

【綱】皇太子辨卽皇帝位（年十四） 何太后臨朝 【目】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弟並領勁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爲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求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摠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及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進不聽 【綱】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召卽時就道幷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袁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發明）（進之此舉乃飲烏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嘗不如不飲之爲愈也綱目書進召

蓋長史賢人

兵有形同勢異

以崔烈爲司徒

冀州名士

傅燮正色拒趙忠

楊會吾之程嬰

陳寔表正鄉閭

不爲陳君所短

陳先生進退可度

州任之重自此始

止正和詰勳求救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勳爲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爲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羌服勳義勇送還漢陽

【綱】宋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目】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

【綱】乙丑二年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傅母宮中阿保也蓋當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得之）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靳居近反固惜之也）可至千萬（按烈本冀州名士因入錢爲司徒而聲譽頓衰後拜太尉）

丁南湖曰（崔烈入錢爲司徒厥子鈞時爲虎賁中郎將對父曰人嫌其銅臭夫烈之汚行固有辱於[illegible]教矣而鈞也訐父之過而面斥之夫豈知凱風之不怨哉大抵桓靈之俗以口舌相矜衒以譏訕相攻擊故家庭之間子亦不諱其父如此此天下所以大亂也）

【綱】丙寅三年二月以宦者趙忠爲將軍　【目】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傅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出爲漢陽太守

【目】丁卯四年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欲狥國難其子幹年十三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燮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與戰死之

【綱】前太丘長（太丘縣名今開封府）陳寔卒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後漢書曰（漢自中世以後閹豎擅權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彌惛而其風愈濟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淸於下也）袁了凡曰（陳寔爲郡功曹時侯覽託其吏於太守高倫寔爲補用之及名士不弔張讓之父寔獨弔之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者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悟小人之心雖汚其身亦爲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遂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求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目】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淸重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

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安天下者必是人

治世能臣

邪正猶冰炭

燮功亦竟不封

賈父來晚

蓋勳不見正和

綱發兵遣盧植皇甫嵩朱儁討黃巾儁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少機警有權數太尉喬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操後爲魏太祖

丁奉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許劭與兄靖覈論鄉黨人物皆求其善而非其惡也予考劭與靖兄弟不協劭爲郡功曹非擯靖不得齒敘而靖以馬磨自給是其傷敗天倫甚矣何以求人之善非人之惡哉況聖如孔子七十而後從心賢如蘧瑗五十而後知非惡可以月旦之間決人之臧否也是時黨禍之慘方以覈論爲罪而二狂之不悛如此幸哉其漏網耶 方正學曰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畏其刼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去之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於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哉 袁了凡曰漢許劭能滅袁紹之輿服隋李德林能去崔諶之車徒劭德林皆孤槩獨行之士豈其力有所勝適能禁人踰制使人意消神沮於辭色之外固知毛玠典選而貴臣守度長吏柴車軍吏徒行楊綰入相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毀第宅京兆尹減騶從舉非異事彼一介士而其所樹立所鼓動不已遠哉

目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杜郵賜劍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 綱以賈琮爲交趾刺史 目交趾多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獨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 綱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者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目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

[illegible]

呂强辭封
宦臣以此爲卓
呂强有清忠奉
公之節

作畢圭靈昆苑
先王營三驅之
禮

任芝樂松論開
何知

道大如天
大人欲速其功
聖人與我同志
春秋貴息兵
奸宄囊橐
弁髦土梗

放鴟鳥而囚鸞
鳳
驄馬御史

皇甫嵩解黨禁

敎讀霍光傳

……（發明）……時守正而敝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況爲璽乎

綱封中常侍呂强爲都鄉侯不受 目因上疏陳事言宦官不當妄受茅土又言蔡邕盡忠讒譖刺貴臣議何宦官而加之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發明）强有清忠奉公之節且僞言封爵宦寺之非特書不受以著其美也

綱庚申三年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欲立之會其兄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得中官固請乃止

綱作畢圭靈昆苑畢圭靈昆二苑名 司徒楊賜賜秉之子 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胡致堂曰天下之理至于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僭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藏不售與滯同則置官蓄貨而自爲市有父之讐忍恥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讐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舉足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爲後人欺世取寵之資不容不辯也

綱壬戌五年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目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目桓典榮之元孫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祖叢反（書法）始書桓典喜舉職也

綱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漢縣名 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敎授衆共神之徒衆數十萬凡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 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追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郡名 太守皇甫嵩嵩規之兄子也 以爲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强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

綱三月殺中常侍呂强張讓等譖呂强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强自殺（發明）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又皆揭宦者書之至呂强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强哉蓋涇渭並流而淸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

置鴻都門學　士君士皆恥與列　論道經邪之事業可知　雌雞化爲雄　蜺墮雞化　大臣君之四體　蔡邕直諫下獄　天子宜弘大務　初開西邸賣官　西園立庫　虞舜比德唐堯　歸眞楊震子孫　死後復致大鳥　寡欲帝王之大德　擲球拊髀發憤　此曹子安得容

而不如樂妻之於姑也世以徐庶純孝者庶無專城其於去也曷於豈矣

【綱】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名也靈帝於門內置學以教養諸生【目】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書法）書譏也置學美事也此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

【綱】以張顥爲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書法）張珍中常侍衞弟也張顥中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邪之事業可知矣

【綱】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爲雄（書法）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牝雞而晨靈不靈生矣雌化爲雄異也女化爲男甚哉

【綱】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目】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蜺適作霓虹也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指乳母趙嬈及霍玉程璜等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帝起而更衣曹節於後竊視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呂強救之徙朔方

【綱】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以王甫譖而殺之【綱】是月晦日食【目】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士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綱】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貨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嘗問侍中楊奇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悲鳴葬畢乃去

胡致堂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殖貲侯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政不立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害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幣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雖據而文陵莫齊其爲來世人主之鑒豈不厚乎

【綱】己未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目】初王甫曹節父子兄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朝廷所在貪酷段

[illegible]而天下大治　寶鸞申理黨人　宣陵孝子　趙苞棄母全城義不得顧私恩　趙苞急於王事　徐庶於此得之

[illegible]曰[illegible]

綱 丙辰五年 永昌（永昌郡名）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更考黨人禁錮及五屬（五屬[illegible]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內之親也）

目 丁巳六年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宣陵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按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illegible]衆山陵假名稱孝行有姦軌之人遁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詔爲舍人者改爲丞尉）

丁南湖曰 天子之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稱子輿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爲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帝亦不聽但改舍人爲丞尉然則他姓之詞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綱 十月鮮卑寇遼西（郡名）太守趙苞破之 目 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嘔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

程明道曰 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方正學曰 趙苞守官之臣而不知有君也君之有重於親者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惟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illegible]此以爲存亡乎抑十州而已乎如十城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苞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實爲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進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乎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亡郡其爲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急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袁了凡曰 或問趙苞曰慘矣殺其母援刃於賊耳然則何施而可存其母曰是無策矣必不得已城歸之君身歸之母可也則棄其守土可乎曰母子天性也舜蓋敝屣棄天下而身竊父矣柳不曰在君爲君乎曰爲君者事有大於殺其母也蟠于國原帝計也以大漢棄一苞直毛髮耳於母則係命也曰苞母也贊嚮由伏劍之命矣曰雖母命之寧能棄人子之心乎或曰身可降矣城不可失必有所託而後可不然棄守而不濟戰也詎知賊挾質而求不得所欲皆還其母矣乎吾爲苞計其不戰而死可也不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至心之無所[illegible]盜不戰而勢乎昔盜欲犯羊子妻者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仰天自刎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其不殺姑以樂妻之自殺也況苞母苞不戰而死尤何殺之實之爲益惜苞之爲母

超然免於評論

郭泰明哲保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

泰蟠不可及

胡廣中庸

大臣爲國柱石 大臣以安國家 定社稷爲己任

擣椒自隨

蔡邕刻石 立石經于太學 門外

蔡邕諫行三互

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礪超然免於評論 愚按東漢之世光武之崇儒也與逸民猶春夏之候也明章繼作則烈而爲秋矣桓靈不君奄宦煽虐黨錮諸賢頓頓摧折至於隕首喪氣漢亦亡矣其大冬乎當生意索然者乎嗟嗟千載之人嗚咽而不平也良可悼哉良可悼哉

司馬公曰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致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鑑 壬子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 歷事六帝辟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 達故事明解朝章 解胡買反曉也 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胡廣字 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默齋曰 大臣爲國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己任盡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廣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眷倚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宦豎之間無所正救甚者定策大議亦曲從梁冀將焉用彼相哉 趙雪航曰 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廣有何德而以天下中庸稱之廣事安順沖質桓靈未聞出一讜正之言獻一匡時之策惟取媚戚宦陷害正人臟撫方直之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廣承旨奏黜之使無憤恚而死梁冀唐衡共誣李固杜喬下獄固與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之衰從茲始矣嗚呼斯言可傷也哉廣得書但悲慙而已既而五侯專橫李雲上書切諫帝怒詔獄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同死此廣親目所覩也靈帝信王甫曹節之誣目李膺范滂諸名士爲鉤黨廣爲三公曾無片言之諍非但爲漢庭之罪人亦雲衆之罪人也既不能匡扶漢祚又不能引身而退竊祿固位與時浮沈八十二歲乃死諺所謂愚福而蠢壽也老而不死鄉原德之賊廣之謂乎

綱 皇太后竇氏崩 曹節王甫等欲不令太后配食時太尉李咸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因極諫帝乃從之 擣椒爲末而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椒味辛有毒

綱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 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斬之

鑑 乙卯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 字伯喈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鐫五經於石碑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丁南湖曰 書非儒不傳儒非書不學儒興則書亦興儒廢則書亦廢故秦政坑儒焚書蓋儒與書必相廢也夫書莫大於五經吾幸五經之入漢也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石渠閣明帝置五經師章帝講五經於白虎觀之四帝者崇用儒生而經學大顯矣至於靈帝則黨禍以興名儒以滅章句以疎而科第之士賂買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故爲此石刻以參檢之嗚呼聖經所以正君善俗者也賂之者但以營貨刻之者但以防奸而漢氏尊經之道斬矣可爲四帝一長歎哉可爲斯文一太息哉

目 蔡邕上疏曰幽冀闕職經時 二州久闕不補 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 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 十一州有

孔褒一門爭死
夏馥隱名避禍翦鬚變形
奈何載禍相餉
一掌堙江河
嗟孔褒一門爭死何如
陳寔獨弔
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直須見得分明
袁閎土室
太學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
絕迹梁碭之間

嘆息而去 [illegible]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 目 儉與魯國 今曲阜縣是 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上奏當獄列反正讞罪也 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 後爲衛尉[illegible] 卒年八十四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 林慮山在河內彰德府林縣 中隱姓名爲治家傭人無知者 馥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載縑帛追餉之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 黨禁未解而卒

後漢書曰 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丁南湖曰 黨人所以爲賢以其義氣之相許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獨不然哉儉之亡命困迫若能如魏朗尹勳之自殺是亦爲勇若能如夏馥何顒之深遁是亦爲智夫何偸生望門投止其所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徧天下矣儉雖百死不足以贖責之重也顧乃於黨禁之既解也有還鄉之榮有少府衛尉之榮有閭門懸車之安有八十四歲之壽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人皆爲我害而我獨利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之所以不皆賢也 方崑山曰 甚矣習俗之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應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爲尙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歸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目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黃勉齋曰 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此亦曷當無善類哉若德是眞丈夫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袁了凡曰 陳仲弓之弔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子以見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若孔子於陽貨也仲弓之弔則往見之矣果其齊昔而知死者則哭其死知生者則弔其生斯亦何過惟夙昔無知而一旦爲無從之涕則佞以不誠之哀納以無因之交不踰情損節乎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女死而喬不往會喪則何如曰禮寡者不弔何會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情而問之其可也

目 袁閎以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愚按袁氏家門富盛子弟驕奢閎獨恬迹潛身不染黨錮之禍其見幾之智諒哉但母歿不爲制服設位冠至誦經不移宜時人有狂生之誚也

綱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折節謂屈折肢節以服事也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 蟠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 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 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 碭音唐 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也傭

李膺詣詔獄

景毅慨然自表免歸

綱目不滿諸賢之意

抱詔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

范滂詣獄何敢以罪累君

李杜齊名

范滂遺教囑子

郭泰知漢室之亡

郭泰不爲危言激論

處濁世而怨禍不及

問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何如

伯玉恥獨爲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

板榜也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謂相鉤援以爲黨也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上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後漢書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周德恭曰膺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彼小人欲空人之國非誣以朋黨則不足以盡賢人之類漢室至是固已亡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要當深考而默識之則得其旨矣

丘瓊山曰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一時之人才所謂賢人君子者駢首就戮豈斯人之不幸哉世道之不幸也夫上天生才以遺人君與之共持世道人君不知所重不惟不能用其人而反有以害其人人才不知自重不惟不能遏其亂而反有以致其亂皆非上天之意也然則爲黨人計當如何曰未用則明道悖義以待時勢之可爲而不是已非人以招亂既用則積誠深計以冀機括之可移而不淺謀輕舉以速亂則得之矣

綱汝南督郵督郵官名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征羌縣名屬汝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罪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李膺杜密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滅瘁病也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月篇註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囚執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將止于誰之屋也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王茗溪曰孝桓昏暗不辨信任寺人之譖誣枉諸賢爲黨人逮捕下獄向非竇武霍諝申救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正猶出深淵而登平陸盍盤桓林泉之下優游卒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即位蕃即起爲太尉李膺等仍列於朝未幾陳竇二公爲王甫曹節所殺時勢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之臨猶悅俊顧及廚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媢嫉者睨此清高之名士也及甫節奏諸公爲鉤黨下諸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矣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剛可凌行危言非訐朝政欲救積衰之弊致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淺自求其禍以覆宗也悲夫

目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謂窮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皆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猶言明府寧宜執之猶言豈肯執之

張奐北州人豪
陳竇八失
問陳蕃竇武協力誅治宦官而自罹其禍胡氏謂有八失可得聞歟
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
劉寵斷斷守善
段紀明君子不與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三君一世所宗
顧廚俊及

[illegible]功一[illegible]失一也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

識古之至學曰校尉河南尹未有罪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誅可除自餘姑安之術不是服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疏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遣捕武曹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而留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陰聞既實爲敵乃使人竊其章已出宿衛七失也兵權在手業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闡難將官屬諸生拔刀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武無足稱矣

方正學曰 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權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皇后而身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蒙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戮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致亂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陳書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豫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戰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袁了凡曰 張然明深病爲節所賣固辭侯封及二年青蛇雷雹之異奐上書請改葬武蕃徙還家屬君子曰然明北州豪傑志靖邊兒召自邊垣入司兵柄雖孤立無借勢之援後進非同謀之素然耳目之下亦當知世有竇游平陳仲舉矣乃受撒宦豎手刃元臣豈識見之不審與然則雖發憤讓封莫救已成之過與哀改葬徙復酷死之冤謂之何哉

綱 己酉二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目 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太傅）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綱 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

司馬公曰（先王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然則段紀明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綱 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目 初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小人在官用事故曰汙穢）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相表稱也）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音育）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追宗者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毋音無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毋弟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胡邑故以之爲氏）班秦周蕃嚮（蕃音反）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刊章如今

走卒戲語
桓之所以爲桓
封竇武爲聞喜侯
侍講未嘗轉盼
善蕃所以愧武
封陳蕃侯不受
陳竇秉政
同心戮力以奬王室
天下想望太平
望之困一石顯
巴肅自載詣縣
張奐封侯不受
蕃武志在爲國二人忠有餘而

(綱)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曰此走卒戲言耳不聽

(綱)十一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賀善贊曰 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爲梁冀二年以後所書多爲宦閹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游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寶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瀆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爲桓也

胡致堂曰 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怨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妻宣而侵賓入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子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四十四 是時宦官之禍甚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目)戊申建寧元年以竇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

(綱)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牘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奢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書法）定策功何識私也竇武忠賢也曷爲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矣故下書封陳蕃不受而善蕃所以愧武也

(綱)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延引也言舒頸而顒望也 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相與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焉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宦官石顯譖望之望之飲鴆自殺 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決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 詔板木簡爲之其長尺一 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自殺遂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巴肅始同謀誅宦官事泄宦官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欲與肅俱逃肅不從遂被誅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發明）蕃武之志在於爲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

善善同其濁
顧埋首陽山側
范滂不愧夷齊
往候霍諝而不謝
叔向不見祁奚
平原獨無所上
平原何得獨無
平原無黨
楊喬不娶帝女
問楊喬徐孺子
人品優劣何如

滂從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謂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使不得復用也）

趙雪航曰　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譏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肆蠹政以傾覆國家相與肆爲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吾有是邪從而改之吾無是邪因此而預爲之戒其於君身國政未必無補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爲誹謗寘之於法而又禁錮其終身眞氏謂禁錮終身自太古無爲之世所未有也嗚呼人君爲天地民物之主乃使人鬱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況所禁錮者又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哉

【綱】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叔向名肸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也　向音享）不見祁奚（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今汝甯府）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參考）左傳襄二十一年晉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幷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爲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爲國非私叔向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不爲己也

袁了凡曰　范滂不附霍諝以附叔向之於祁奚甚善然或者疑其矯不知是時正以朋黨見嘖中人之口若轉相稱謝是中之也故有午喬以殊其跡此固未易與沾沾者論也

【綱】初詔書下舉鉤黨（舉劾也鉤黨相鉤引其黨與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從事中都官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

丁南湖曰　君子於黨錮諸賢褒之則以其公忠貶之則以其矯激史公謙全平原之黨而活千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覽之囑書而幾濟棄市之慘其矯激可憐哉　袁了凡曰　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之吏人莫敢近惟黃瑜送至崤澠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誹謗茶苦其甘如飴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詔獄魏劭毀變冠服詐爲家僮瞻護之弼受誣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論左校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遺忠義夫獻玉亦何疑焉兩孝廉皆義士而論能以道輔其志者經也劭能以術濟其身者權也

【目】寶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方正學曰　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彼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汚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力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吾嘗貴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尊嘉遺乎一人而已矣觀喬亦壯其志嘐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其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眞可惜也

諸君分受其咎
一簣力障波流
朋黨之名始于此
皇甫規恥不與黨人
威明西川豪傑
時人謂之李杜
杜密多所陳託
閉門掃軌
季陵清高士
劉勝自同寒蟬
問杜密劉勝人品何如
賈彪說解黨禍
竇武申理黨人
膺等志經王室
稷卨伊呂之佐
范滂獄辭

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謂所言太切直也）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書法）（黨錮書君子予之者聖其公言之者著其情也皆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繫免而皆具其官所以著其帝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發明）（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橫流之衝雖欲明日猶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

丘瓊山曰（後世朋黨之名始見于此按東萊呂氏有言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其禍最大且如房甫賓客不過鄉舍中譏誚戲笑之譏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哉嗚呼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賢一世之善類於是乎殄瘁國家之元氣於是乎消蝕遂使後世權姦欲盡除善類以傾人天下國家者往往假此以爲名是其爲禍非獨在于一時而且及于萬世矣吁後之士大夫尙鑒諸此而以口舌爲戒哉）

【綱】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漢明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塞以防南匈奴自後因之故設此官秩比六百石）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丁南湖曰（皇甫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眞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羌屢忠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己識辟且讓也史稱其方略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寔有以夫）

【目】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去官還家每見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告歸鄉里閉門掃軌（軌車轍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寒蟬寂寞無聲喻勝寂默不肯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謂善美之名聞播揚也）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袁了凡曰（劉季陵閉門掃軌杜周甫干謁陳託操尙執當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造膝之言詭辭而出推賢黜惡佐攻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綱】以竇武爲城門校尉　【目】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綱】時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稷名棄姓姬氏卨音屑姓子氏皆舜臣伊尹名摯太公封于呂）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

天下規矩
南北部黨人之議
學諸生謠
元禮天下模楷
仲舉不畏彊禦
公孝屣履到門
賈彪閉門不納
賈彪爲新息長
驅車北行
此賈父所生
張成風角
海內人譽
憂國忠公之臣
陳蕃不肯平署
陳寔先請就獄
皐陶古之直臣
范滂不祭皐陶

陵衣帶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量也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音只爲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言資但主畫諾而已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說文曰嘯吹聲也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彊禦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不躡跟也

綱 岑晊勸成瑨捕誅張汎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宮中官用勢從權瑨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後爲宦官所訟瑨竟死獄中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晊竟獲免 目 彪嘗爲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條官舍也欲引南謂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丁南湖曰 行仁之道自近及遠賈偉節先不忍於一邑之胎產故不忍於天下之名賢由是獨詆竇武霍諝訟黨人之寃其善行仁者乎此太學三萬餘人所以推之爲首而與郭泰齊名也 袁了凡曰 漢書吏傳王吉爲沛相有生子不養者即斬其父母合七條埋之當與偉傳賈彪爲新息長亦按殺母之殺子者以殺子與殺人並罪其法乎且殺人父母以生其子其情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父母殺之其長民者教之無素養之不豫可知已孰無舐犢之愛乎夫制之常奉偉節卿有責也議之不忒偉節忽略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父母罪矣否則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曰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罪也爲民父母者之罪也

綱 河內張成善風角善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收繫也掠答擊也 不肯平署平署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北寺獄屬黃門署 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

化人在德不在刑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破柱取朔
李膺獨持風裁登龍門
以劉寬爲尙書令
蒲鞭示辱
聖人建天地之中禮者與福祥之本
此誠國家大福
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
威明避第仕途吾當爲朝廷愛才

欲懲惡難以聞遠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綱】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夾壁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屛氣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風者蜚廉風飛之謂栽能裁別也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綱】徵東海相劉寬字文饒爲尙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參考）按後漢書言寬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丁南湖曰寬嚴相濟治家治民之常道也而豈可一於寬乎劉文饒婢汚朝衣而反問其爛手奴沽大醉客罵畜產而反疑其自殺詳見後漢書使遇豪奴悍婢將何以制之耶且吏民有過蒲鞭示辱似矣黠吏奸民而縱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惡耶若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循良德政善體漢氏之意脈者也

【綱】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目】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綱】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　【目】規欲求退數上病猶言稱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告幷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皇甫規字也欲避第仕途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綱】夏四月河水清　【目】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

隨甑不顧

郭林宗何如人
林宗隱不違親

徐穉以書戒郭泰

拜賢言以爲師表

二子以豪傑自置

陳元不罰而化
鷹鸇不若鸞鳳
枳棘非鸞鳳所集

泰師非泰友

三公皆人望
楊秉三不惑

楊秉有大臣節
發屋伐樹

嗚呼林宗爲成就人才而不惜其反敗風俗也

【綱】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泰以爲有分決）因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其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林宗泰字也）滂曰隱不違親（介子推之類晉文公嘗從亡者不及子推推與母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援而止之而止正不絕俗之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後漢書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晚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目】黃允與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黃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罪惡而去允由是廢）【綱】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蒲亭在陳留考城縣漢因秦人率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去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考城縣今改睢州縣）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鷹鸇之志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枳似橘橘踰淮北而爲枳棘小棗叢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資助道路之財費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刺以竹簡刺名於上若今之拜帖）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乙巳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綱】夏五月太尉秉卒　【目】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望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書法）（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

【目】王暢嘗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

吾政何能及公言
劉寵一錢
皇甫規威信降羌
陳蕃諫校獵
陳蕃言三空
徐穉生芻墓前而去
南州高士問國家事不答
孺子知季禕之賢
孺子愚不可及
符融一見嗟異
未有如郭林宗
華夏鮮見其儔
膺泰同舟而濟
李郭仙舟
劉東萊李膺徐穉郭泰何如
林宗獎訓士類
避雨危坐
殺雞食母
草蔬與客同飯
茅容孟敏何如人

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爲去聲人謂每一人也

目 冬諸羌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綱 癸卯六年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目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耀旗揚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綱 甲辰七年二月邟鄉侯黄瓊卒 目 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 芻草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取此義也 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穉字 使陳留茅容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問國家事不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饑寒不可得而衣食之而爲季禕 茅容字 飲食此爲已知季禕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 介者因也言因人以相見也 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僊焉

丁南湖曰 東漢之黨錮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怪穉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僇耶或穉泰之失諫則於知己而廢切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一榻之誇高也

綱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 夷平也踞坐蹲也 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 庋板爲閣以藏物謂以所餘半雞置之於庋 自以草蔬 草粗也 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

袁了凡曰 茅容殺雞養母而具客以蔬也有道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賢[illegible]

書之昔予之也

斥此豈可爲之時諸

目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殺白馬令李雲弘農（郡名）掾杜衆（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有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俱死獄中　露布謂不封之也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也）

後漢書曰（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據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爲　韓非有說難篇）

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宦者爲將軍自桓帝始且以見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綱十月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鑑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目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謂桓帝封蠡吾侯時與鄧萬世有舊契也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博局戲也）有虧尊嚴惟陛下遠讒佞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丁南湖曰（左傳載孔子云辭之不可以已蓋謂人臣諫君貴乎善爲說辭也范氏引此贊爰延不亦當乎延能答帝何如主之問又能諫帝寵鄧萬世之失信乎其善爲辭矣）

綱庚子三年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目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姊文姬（同郡趙伯英妻）謀豫匿燮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爲酒家傭力也）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參考）（按後漢書燮從成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祠焉燮後拜議郎爲人亦忠正）

袁了凡曰（李固遭梁冀之陷也王成爲匿其子燮後陳竇之戮也舊友朱震匿其子逸武門生胡騰護其孫輔三公俱得以全其嗣程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夫棄賤而背死此市儈也何足道哉二子於艱以全人之孤不渝賢乎程嬰杵臼無專美矣）

綱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屬紹興府）有五六老叟自若邪（溪名）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

袁王綱鑑合編　卷十一

崔琦作外戚箴

齧臂出血爲盟

五侯

討賊之義白於天下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望風解綬

去草嘉穀以茂

徵五處士不至

徐穉非其力不食

陳蕃下榻

姜肱同被

而崩

【鑑】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七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崔琦作外戚箴以風（音諷）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等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爲盟使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尹起莘曰（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廷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害其身汙瀦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綱】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追廢梁后爲貴人

【鑑】以大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　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冀州滂登車攬轡（攬持也轡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鑑】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若今之小車）玄纁備禮聘之皆不至徐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以禮請署功曹（時蕃爲太守）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端方性急也）不接賓客唯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焉閎（袁安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爲業著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能事之謹帝又

太學生請代稜作

獨薦貞高絶俗宋李中興良佐

國家之柱臣

張奐以酒酹地

張奐正身潔己

韓韶開倉賑饑

潁川四長

劉陶鑄錢議

坐帷中講誦自若

圖化貨殖築路前稱亢然不顧身害國王綱之不振慨天綱之久失誠逞心惜憂意上……而

代稜校作 漢以墨上書特隸也註足也 帝乃赦之陶又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是愚臣所以杏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絶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 愚按朱公叔學貫文武自樹忠清積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俗著絶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諫除奄宦也至於憤懣發疽而卒蔡邕以爲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肆安在其爲貞孤也哉迄世議亦未嘗聞其所以自解耶

圖乙未永壽元年秋張奐擊南匈奴左薁鞬等 左薁鞬匈奴王號薁於六反 破降之羌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潁川韓韶爲嬴長 嬴長泰山郡縣令長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丁南湖曰 韓仲黃之爲嬴長散羣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截考荀季和初對策而斥梁冀卽棄官而贍親友鍾季明讓二兄而不肯仕應九辟而不樂就陳仲弓以公平率閭里以清靜治郡邑釋楊吏之私讎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此四人同傳其取類亦當哉

綱丁酉三年蝗 圖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綱戊戌延熹元年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圖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 屠各匈奴別種名 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綱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圖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

崔寔政論
濟時拯世之術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
聖人執權定制
孝宣明於君臣之道
孝宣優於孝文
達權救敝之理
聖人與世推移
爲國之法似理身
與平粱肉
粱肉治疾
文帝以嚴致平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崔寔矯一時之枉
斯不易之常道
以朱穆爲冀州刺史
劉陶訟朱穆何如

綱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目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衣裳綻裂）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密靜也）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率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莊子言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必先濟又豈可治以結繩之政）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若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豈干羽之舞所能解以時勢異也）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理治紛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興起太平）之粱（美穀）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養音漾）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恩寵假貸於人）馭委其轡（委棄也）馬駘其銜（駘達來反銜脫曰駘家語云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銜音咸馬口中鐵）四牡橫犇（牡馬也四牡天子所乘之駕也犇奔同亂行也）皇路傾險（皇大也路輅也）方將拑勒鞬鞠以救之（拑音虔以木銜馬口也勒謂馬轡也鞬音堅束也鞠音舟車轅也）豈暇鳴和鑾（鑾設於鑣和設於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趾足也）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仲長複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縣人）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具首尾曰通）置之坐側

司馬公曰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綱癸巳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字公叔）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目時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穆爲刺史（劾奏諸部貪汙者）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按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illegible]

李固不違大臣之義

吾儒進退之真規

孤鳳鳴于衆鳥之中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慈明無雙

高陽里

今日得御李君

好學慕古有退讓風

問荀氏八龍何如

共輿同舟

陵敕羽林奪劍

申公憲以報私恩

計時曠日經[illegible]竟無所賴以[illegible]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　尹遂昌曰[illegible]天下隱忍而死故[illegible]皆不書[illegible]其不違大臣之義也[illegible]　趙雪航曰[illegible]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實吾儒進退之真規也是時李杜皆弱[illegible]擅權寺人[illegible]為惡漢室紀綱已壞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徒以孑然忠直之身與群邪凶惡為敵正如孤鳳鳴于衆鳥之中豈能勝惡聲之圖哉

己丑三年朗陵侯相　朗陵漢國名今改屬河南確山縣　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　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潁陰令范康命其里曰高陽里　取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愷故更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目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公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舉陳寔倫從之後為太丘長修德清靜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祖太尉脩以膺妹妻之（參考）寔嘗詣淑長子濟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驂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侍左右淑孫彧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譙之子紀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丁南湖曰　龍之為德非聖人不能當之易之取象惟乾爻得以稱龍龍豈凡人比哉荀淑八子時人稱之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吾考靖有至行不仕號玄行先生特一隱逸之賢耳爽晚年赴董卓之召未十旬而取卿相其餘六人史不立傳想無足錄胡為乎皆稱龍哉蓋好名者交相題榜務在矜衒而兼人之禍此其作俑也

庚寅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目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冀不納

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目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書法）舂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陵劾之蓋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朱穆戒梁冀

李固計不出此

李杜忠有餘而識不足

李杜不明春秋之義

以杜喬爲太尉

杜喬朝野倚望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

梁冀殺李固杜喬

二公淸忠勁節

李固之失與楊

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生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淸河王蒜冀曰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卽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

【目】大將軍椽朱穆穆爲梁冀所薦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胡致堂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卽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中庭推舉尙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爲自建明德策立淸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旣躬爲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尹遂昌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袁了凡曰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易龍戰于野之文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北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雩祭高加肱爲相驚問龍見所在二豎皆竊位將相而粗鄙不學乃爾又唐侍郎蕭炅讀伏臘爲伏獵炅者李林甫所引林甫寫弄璋爲弄麞讀杕杜爲杖杜何狹佞鄙夫氣類相合耶若金合周之雀兒參政元赤蓋之呼陳嵩爲陳山可則荒夷鹵莽又奚怪也

孝桓皇帝諱志字曰意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歲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夫

【鑑】丁亥建和元年六月以光祿勳杜喬字叔榮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曲屈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綱】八月立皇后梁氏

【目】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吳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使自引決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臨哭不去喬故掾楊匡星行至洛守護尸喪上書并乞二人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遂與亮班皆隱匿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參考）按張氏言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其視胡廣趙戒輩不翅如糞土也

問皇甫規舟檝之喻何如
君舟民水乘舟操檝鑿址益高

大寶乃私門之物

天下咸望治平此等遂作飛章

跋扈將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輒白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綱 八月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綱 以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

綱 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目 皇甫規以梁冀幷不疑專政諷其增脩謙節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如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賀善贊曰 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卻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逵中常侍書擢周舉皆可紀者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孝冲皇帝 諱炳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

目 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淸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周勃霍光）之立文宣戒鄧閻（鄧隲立殤帝閻顯立北鄉侯）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出南宮卽皇帝位蒜罷歸國（發明）冀貪立幼穉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之物爾其狠愎自用直情徑行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

綱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逐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目 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而崩壽九歲

綱 丙戌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目 帝少而穎慧常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尙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飮水語未絕

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張綱單車詣壘門
張綱恩信降賊
問虞詡守朝歌張綱守廣陵得失何如
蘇章不私故人
我獨有二天
章意欲借以警衆
聖人無意
吳祐衣遺孫性
以親故受汙穢之名
增孝廉為四科

【綱】杜喬至兗州表泰山太守（泰山郡名今省入新泰縣屬山東濟南府）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年餘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壘壁之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仁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

丁南湖曰（鄧隲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詡也設賞多方萬賊盡殺及詡死自悔有寃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為之服喪或問二人得失何如予曰詡以偽綱以德偽則勞以詡故多殺而有寃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袁了凡曰（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余觀梁冀惡張綱則以為廣陵守鄧隲惡虞詡則以為朝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𫌟起事功彪名於罔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所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濫勢役智以陷害人亦惑矣然則顏眞卿張鎰之死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杞雖奸能自為天乎）

【綱】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維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郡名屬河東今恩州）太守章行部（巡按部邑曰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倚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也）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衆故辭之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喻之使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甚矣後世小人之薄於故舊者鮮不以章藉口君子無作俑哉）

【目】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參考）（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者息吏民不欺）

【綱】癸未二年增孝廉為四科【目】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以為四科帝從之（書法）（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弟從政為四孝弟居四科之一則孝廉皆虛名也書甚譏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監護太子之家也）中常侍高梵從

進君適所以自伐

善意與宣子殊

良賀獨無所薦

周舉清高忠正 周舉可重

李固招弭羣盜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綱戊寅三年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目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隷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趙宣子即趙盾爲晉正卿韓厥景公時薦之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目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景監秦孝公時宦者）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綱辛巳六年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也）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目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後漢書曰 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商挾回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匡朝郎患未聞上述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袁了凡曰 梁商爲相每遇歲饑輙載穀城門以賑貧餒又內侍曹節用事則遣子冀與爲友夫寒浞之相羿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伯夏其近是乎或曰輿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曷斬焉不知子路一郈宰耳以私漿飯飡民之作溝者孔子使子貢止之不欲其與魯君爭此民也況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賑以天子之廩也彼田成氏以大釜鍾私出貸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率趨田氏者不聞不生也謂非盜賊其君以孤惑其民哉

目荊州盜起以李固爲刺史固到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後爲梁冀所忮徙固爲泰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綱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分部行案）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取舉喬受命之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阿衡伊尹任也謂保其國如阿平其政如衡）而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袁了凡曰 張文紀埋輪劾奸單直論賊當道之豺狼活沸釜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致猶水有隄防
整理本朝以安心腹
憂在心腹
以李固爲第一
張衡作渾天儀
張衡著靈憲
張衡請進讖圖
畫工好作鬼魅
聽中官養子襲爵
一舉而六失併
智者見變思形
聖王不臣異俗
問郭正稱法眞何如

言之木朝號令豈可蹉跌（足失持親）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變天下固可憂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郎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

【目】太史令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渾天儀郎璿璣玉衡之遺法按張衡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爲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

【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目】參在上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隸乘風（猶言乘勢也）按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

【目】甲戌三年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言律歷卦候九宮（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起於坎宮始終於離宮也）風角（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是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誠以事實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書法）（譏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書曰初病漢也）

胡致堂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嗣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商皇后父）【目】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乃奏記（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曰數年以來災怪屢現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以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按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道哉

【綱】丙子永和元年冬武陵蠻反 【目】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孝廉限年察舉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孝廉聞一知十
陳蕃李膺拜郎中
察選多得其人
蹇蹇有王臣之節左雄蓋世名臣
閒左雄限年之法何如
三公上應台階
郎顗條便宜七事
郎顗條陳災異便宜七事何如
王者之法猶江河
李固對策
尚書猶北斗
尚書出納王命

[illegible]

有竄

綱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記曲禮四十曰彊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年登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廣陵郡名今揚州府）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書法）譏也譏之何與廉察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試箋奏非初意矣

袁宏斷曰 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爲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蓋世名臣也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矣獨於舉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彊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亦失其義與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需雄以難對之間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綱 癸酉二年正月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目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台階即泰階也凡六星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宜爲備禦羌寇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目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目 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貴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者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

朝堂莫能抗奪

李固爲世大儒

沈景匡正河間王

學舍鞠爲園蔬 翟酺請修學校

探籌定后

陽以博施爲德

甯民之道在於用賢

漢世良吏於茲爲盛

丁南湖曰（梁冀之威權擧朝震慴矣而楊厚固辭其贈遺黃瓊力沮其封爵卽此德行誠爲不負所學矣）

【鑑】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笈極曄反負笈謂負書箱也）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丁南湖曰史謂李固究覽墳籍爲世大儒然則固之爲儒也止於究覽而已乎夫所謂大儒者莫大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爲儒固則未之知也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世微服過宋以避惡人僭乎固也自初擧災異一策以至議立清河王蒜前後書數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梁冀弑君諸惡滔天固旣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以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漢斃而後已則所謂殺身成仁力行孔訓者也

【綱】辛未六年春三月以沈景爲河間相 【目】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峙立也）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綱】秋九月起太學 【鑑】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廟殿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丞一人六百石）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綱】壬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特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子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爲皇后（乘氏縣名梁商封地） 【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執金吾

【綱】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目】尚書令左雄上疏曰甯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一切苟且也猶言權時也）莫慮長久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

隄防銜轡 從史魚以死諫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左雄有蹇蹇之節 待樊英以師傅之禮 樊英進退無所據 隱非君子之所欲 王者務實不務名 亦清修之吉士 李固遺黃瓊書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聖賢居身之所珍 設壇席猶待神明 願先生宏此遠謨 先生一雪此言

目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民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衛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理喪於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進伯玉而退子瑕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帝乃赦出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容容隨衆上下也林希逸曰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己故謂之兩容 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綱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鑑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壺山在河南南陽府鄧州縣其山圓大如壺形故名前後辟召禮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帝設壇賜几杖延問得失英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與貲通不訾言無訾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廉謹潔己安分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上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 丁南湖曰順帝徵賢而始於樊英其猶燕昭致賢而始於郭隗乎故范史論曰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韓龐彥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皆徵英之所致惜帝之不能盡也

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鑑時又徵廣漢楊厚廣漢郡名今屬四川成都府江夏黃瓊江夏郡名今湖廣武昌府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堅硬也皦明白也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穢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楊震清白忠正三公無出震右惟恐嘉穀害稼莠

楊震處義不精

來歷廷詰薛皓

來歷守闕不去

十九侯

大鳥集震

中牢祠楊震

羣臣皆事後恩

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發明）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然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乃以諫諍忤嬖倖而死是時安帝保愛嬖倖如護心膂震雖欲效節不可得已知有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嘉穀之害稂莠也哀哉

胡氏曰 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忤一乳嫗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尚也已

綱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目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僕來歷 歙曾孫也 要結劉瑋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 屬通諫謂近日相要結而同入諫也 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區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

綱乙丑四年三月帝崩于葉年三十一還宮發喪太后 即安帝閻后 臨朝欲久專國政貪位年幼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 濟北惠王名壽章帝第五子中貴人所生 子北鄉侯懿為嗣 北鄉郡名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綱冬十月北鄉侯薨

綱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 濟陰漢國名今省入曹州屬山東兗州府 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閻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 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 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丁南湖曰 北鄉侯即位而天下屬於太后濟陰侯即位而天下屬於宦官漢欲不亡其得乎哉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目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 其鳥五色兩翼長二丈二尺衆人共撫抱不驚駭 集震喪前葬畢始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發明）羣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其後樊敗而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恩也

後漢書曰 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告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永初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羌既轉盛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台謂三台三公象也衡平也哲智也索盡也謂鄧后專制國柄也

胡致堂曰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護而乳母恣横譖太子竄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 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叔度汪汪千頃波
潛德幽光不可泯
士君子見之靡不服
及門孔氏殆庶乎
問黃憲比顏子何如
叔度當居顏氏之科
叔度可至顏子
以班勇將兵屯柳中
張璫陳三策
以楊震爲太尉
李常侍國家所重
宜有尚書勑
修德立行所以爲國
何爲守東岡之陂
修道者度時而動
楊震不能見幾而作

賢黃生則鄙吝之萌[illegible]復存乎心矣太原山西郭泰字林宗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奉高袁閬字也譬諸氿濫氿音軌字從九無點或作汍誤也濫通作濫氿泉穴出也濫泉正出也皆水之小而清者雖清而易挹挹音邑酌也叔度汪汪水深廣貌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淆五交反混也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發明）一憲布衣也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歆仰之心者豈非潛德幽光不可得而泯沒故耶

范蔚宗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玼疵同德大無能名也曾范注謚穆侯隤然柔順貌淵深不可知也朱晦庵曰黃憲之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丁南湖曰范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子是尚未的許孔氏何等人也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然則叔度有德而但未學乎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是亦惟以其德也於是綱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褒德之意至矣

【綱】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爲野王縣名君王聖乳母也自宣帝始推恩阿保賜物而已未有封也至是而封君矣漢治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綱】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縣名　【目】時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脅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也棄交河外城以二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交河收鄯善等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柳中

【綱】以楊震爲太尉　【目】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勑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綱】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目】初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目】甲子三年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

薛包有至行
廬外旦入灑埽
加禮如毛義
楊震請斥王聖
政以得賢爲本
春秋所以進人於善
以北陵墨度臣子
帝王篤化美俗
江都誤爲一拜
明王正乾剛之位
王龔愛士
揖語移日不能去
子國有顏子
牛醫兒
其人惟尋而明

【綱】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目】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埽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弟子破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毛義

【綱】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目】京閏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樹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王聖）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綱】以劉愷爲太尉　【目】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綱】十一月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纔五載而又禁之矣）　【目】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甯告之科（謝病亦告也甯謂處家持喪服）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安帝追尊父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陵曰甘陵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揆度臣子之分則海內各得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寑忠奏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弳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綱】壬戌延光元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子伯榮謁甘陵　【目】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昔韓嫣（漢武帝幸臣也嫣音偃）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易王名非景帝之子）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嫣嘗與上同臥起易王入朝詔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馳視獸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臣願明王嚴天王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綱】汝南黃憲卒（汝南郡名今河南汝甯府）　【目】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郡錄事曰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今河南鈞州）荀淑遇憲於逆旅（客次曰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敬貌）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師範儀表）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顏回喻黃憲也）甯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叔度黃憲字也）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悵然失意）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見弱示強

封遵棄尚

班勇有父風

杜根爲宜城酒家保

何至自苦如此

鄧康遣歸就國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豫廣帝意

仁君廣山藪之大

聖朝無諱之美

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也速進則彼所不測（度也）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見音現示也）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羌衆攻圍用計掩擊大破之（發彊弩貫衣服殺伏兵）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按詡在武都相榮營壘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故視事三年家給人足）

【目】戊午五年鄧遵任尚同破羌遵以太后從弟詔封遵爲武陽侯尚與爭功徵尚棄市（書法）（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未濱任尚同發業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賢后而后族之橫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

【目】庚申永甯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共殺漢吏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勇班超子也）召問之勇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綱】夏四月以子保爲皇太子　以楊震爲司徒

【綱】辛酉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帝少號聰明年十歲好學史籀書和帝數稱之故鄧后立焉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后崩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以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　【目】初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愚按鄧氏漢賢后也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雖十載水旱夷侵盜起俾寓內復甯歲仍豐穰亦其勤政之效矣然帝年垂三十久戀大權略無還政意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顛覆數進諫卽斥逐就國杜根幾於殞軀翊世爲是抵罪迨建光之世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嗚呼寵利難居盈滿可畏鄧后之賢胡不慮及此耶）

【綱】詔舉有道之士　【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書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謇難於行也諤直言貌）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盤根錯節別利器
此吾立功之秋
儒者當謀謨廟堂
兵不厭權
願寬假轡策
虞詡捕盜
采線縫裾
三科皆王法所當行
虞詡一舉數利
關雎憂在進賢
萬騎逐千虜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虞詡有將帥之略

鷙以前議惡虞詡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 慰問虞詡 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遇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以譬遇事之難若非奇才則不能治也 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目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 謂當知權變不宜拘泥 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 閡音愛止也與礙同 目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 募以財召也 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 貰赦之也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 以賊誘賊乃用兵以衛也 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 傭雇也 以采線縫其裾 後襟曰裾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 擒同 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愚謂有罪不貰者法之正也三科設募者權也正法可行於治平之日不可泥於盤根錯節之秋惟遇變而通以權則不膠於常而能制乎變詡不厭權三科之募而卒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雖然豈惟是哉縫裾者權也增竈者亦權也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安得如詡之知權者而與之言兵哉

胡致堂曰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爲難鄧隲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袁了凡曰 虞詡祖父經爲吏平允嘗曰吾決獄六十年矣庶幾于東海公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而詡後歷官尙書經之言驗矣及詡臨終追悔令朝歌時殺賊過多其中何能無枉自此廿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夫用兵倉卒鋒刃橫加非得已也特經性仁恕類多平反詡性剛直易流酷烈且詡爲司隸三公嘗共劾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至其苛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獲戾于天有由矣惡莫慘乎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人哉故觀經詡一念仁刻少異而天道報施已不爽微矣吁可畏哉

綱乙卯元初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書法）帝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妬后卒以亂朝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綱冬遣中郎任尙屯三輔 目虞詡說任尙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 共出錢買馬也 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 謂隨其後也 掩截其道自窮尙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綱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目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 武都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岐州 羌衆數千遮詡 遮截詡於道路 於陳倉崤谷 陳倉縣是崤谷今陝州陝縣東二崤是 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宣揚也請朝廷求益兵 須 待也 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音抄奪取也

三公略恩其憂

錄囚澍雨大降

徵鄧騭爲大將軍

關西孔子

衆人謂之晚暮

君不知故人

暮夜無知 （參）

震畏四知

清白吏子孫

自古以爲名言

問楊震起應鄧騭之辟如何

楊震有不欺暗室之節

楊震燭理幾於未明

衣補猶有所完

大將軍策不可者三

棄涼州三不可

問虞詡論涼州不可輕棄者有三其說何如

以虞詡爲朝歌長

至於死免豈不冤哉（發明）苟不得以行其志亦不得遂引身而去可也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豈欲盡辭其責可乎

【綱】戊申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 【目】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未還宮澍雨大降

【綱】十一月徵鄧騭爲大將軍 【目】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楊震字） 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五句漢書） 騭聞而辟之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欲令震自爲子孫開置產業） 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參考）（按史略震教授生徒堂下得三鱣都講以爲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 鱣音善魚似蛇黃身黑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學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暮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綱】庚戌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目】初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虞詡（音許） 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爲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掾以安慰之

【綱】以虞詡爲朝歌長（朝歌河內邑也） 討縣擒羣盜平之 【目】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

詔檢敕鄧氏賓客
鄧氏以賢德自居
詔舉隱逸選博士
人君不可以不學
議會論難衎衎
介胄之士悉通孝經
擬漢舉隱逸選博士詔
樊準論儒風疏
鄧隲不受封侯
災異策免三公
仲長統昌言
三公之職備員

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乃常隆鄧弗得志接乎桓靈而漢業遂衰矣

綱 詔檢敕鄧氏賓客 目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發明）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檢敕其家爲甚嚴書之予鄧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爲愈也

綱 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 目 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又多徵名儒每讌會讌會合語也讌伊甸反則論難衎衎衎衎和樂貌衎空旱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期門宮名職掌執兵送從者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謂不施講坐也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謇九輦反難也習諓諓之辭諓音賤言也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丁南湖曰人君臨御之始況值式微之運所貴乎匡君者于其短不于其長于其急不于其緩東漢永初間鄧太后耽情經典誦讀不休安帝年纔十三好書篤學是學校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且國家多難則此宜姑緩者也樊準自少脩儒術乃以此自鳴而投太后之所嗜殊不急時事之所急深職之所短者重外戚寵閹宦輕三公以致社稷危如累卵此臣子所痛心而急於救拯者也時維仲長統以此獨奮昌言彼準何無一言助統而爲是迂儒不急之論哉雖然若在治朝則準言誠是也

孝安皇帝 諱祜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殤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崩 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綱 丁未永初元年夏四月封鄧隲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隲辭不受（書法）書不受嘉其讓也（發考）後漢書曰隲悝兄弟志遠時懷忠孝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綱 五月以魯恭爲司空 恭奏用刑宜順時令

綱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策王言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立貴妃拜免三公宰相臨軒發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受之 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 仲長統昌言曰 仲長複姓統名也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也 慍怒 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

歲時但供紙墨
終世不過中郎將
封鄭衆爲鄛鄉侯
以渙子石爲郎中
忠良所以爲治
問胡氏論和帝過於章帝何如
和帝慈儉之君
和帝收攬權綱
東漢基禍之主

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封鄭衆爲鄛鄉侯（書法）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基於此矣

【綱】癸卯十五年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目】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諫止敕太官勿復受獻

【綱】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

【綱】維陽令王渙卒 【目】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爲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爲郎中

胡致堂曰孝和幼沖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諫言四夷柔服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贊顯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時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爲斯可恨矣 賀善贊曰和帝在位綱目書竇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邊事而已然其間書陳寵爲廷尉書舉蟬除租稅書追陵循行麋賞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蚤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爲謀不遠權姦雖除而閹豎用事遂爲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衆爲鄛鄉侯重惜之也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太子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綱】丙午延光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目】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拜也與三公絕席

【綱】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隲南陽新野人訓之子也

【綱】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 清河孝王名慶章帝第三子也 子祜爲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發明）春秋傳云尤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年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況下於此者乎

胡致堂曰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擧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棄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常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主

君子當質而野
以鄭衆爲大長秋
宜用權自此始
以陳寵爲廷尉
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和帝恩義兩得
梁氏不可不復
劉愷讓爵弟憲
有司不原樂善之心
帝幸東觀
特賜丕衣冠
規矩權衡
徵班超還京師
水清無大魚
班君所言平平
投筆封侯
萬里侯相
後世必有興者

綱 甲午六年以陳寵爲廷尉 目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弊之風於此少衰（書法）于定國後廷尉不見于綱目矣於是復書寵仁恕也

綱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矣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胡致堂曰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謀闇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違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復襲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綱 戊戌十年以劉愷爲郎 目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綱 辛丑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 東觀漢聚書之所 目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書法）書幸東觀美崇儒也

綱 壬寅十四年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綱 徵班超還京師 目 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爲超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在陝西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 乃徵超還任尚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蕩佚大槩寬大舒緩之意佚音逸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參攷）超家貧爲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丁南湖曰 觀班氏兄弟之死可見世人之難料也固之玩意兩都優游筆硯而乃大僇於獄中超之立功萬里艱危鋒鏑而乃令終於牖下雖所遭之幸不幸其知幾與否乎

綱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目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

安隗素行高

竇憲殺樂恢

袁安喑嗚涕泣

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彊

稱帝繼孝昭之烈

拒虎進狼

班固著漢書班昭踵成漢史

問班固司馬遷史漢得失何如

班固信能成名

班固不敘殺身成仁之美

人物志分九等

班固短於識而長於文

〔綱〕竇憲殺尙書僕射樂恢 〔目〕憲旣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耿夔任尙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賂戈季反贈也） 袁安任隗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劾憲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喑極無聲） 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 〔目〕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去事已往之事） 來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綱〕大將軍竇憲伏誅 〔目〕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胡致堂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鉤盾令也旣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閹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晉治亂者爲歎息於斯焉 趙雪航曰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爲主於內親黨根據于外也和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郭璜等下獄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瀆權亂常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肅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惜可議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歟

〔綱〕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者）（參考）按後漢書班固採撰前記纘集所聞以爲漢書起漢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紀表志傳凡百篇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胡致堂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若外戚之敗之覆則又舉覆皆前日事固乃爲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辭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綱〕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大長秋宮闈職也） 〔目〕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書法）（鄭衆與大謀漢室之禍兆矣）

章帝東漢賢君
章帝慈祥長者之過
章帝有好大喜功之失
君德以剛爲主
宦戚迭爲消長
安隗正色自若
萬民天之所生
愛民必有天報
中牟三異
燕然刻石勒功
先王戒履霜之漸
孝文之德深遠
慕盜救焚
以竇憲爲大將軍
饑而食之以毒
不欲令損文母之號
漢出師所未嘗至

正其罪竇后讒廢太子不免附其說此皆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傅育覬紆鄧鴻貪功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害於人之說不能自守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爲主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曰 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豈眞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於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恆過乎嚴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罪梁林楊光恃勢貪惡而不知者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不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后所譖以憂卒養帝爲己子卽位年十歲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 是時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目 己丑永元元年竇憲將行 與耿秉擊匈奴 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伐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 太后不聽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界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爲蝗不入境化及禽獸豎子有仁心是也

綱 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 稽落山在燕然山南匈奴中之山也 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 燕然山在匈奴速耶烏地中稽落山之北 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 勒功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紀漢威德而還（發明）北匈奴自肅宗以來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乘暑輿師攻無罪之虜出塞三千餘里揭地書之正以著其窮追遠討之罪

胡致堂曰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民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則豈可必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歟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之鑒矣 鄒九峯曰 戚里之家宜乎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履霜之漸也孝文之世相不歸于戚屬誅不貸於薄昭其慮亦深遠矣孝和幼沖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憲之掌握是以生事四夷糜費國用勒召燕然之耀功烈和帝寵幸而倚爲柱石殊不知功愈大而禍愈深矣逆狀既章乃假手宦豎誅之是猶慕盜救焚火未息而盜先入也厥後宦者廢立外戚篡弒相繼迭興而漢祚以亡擅權之禍豈可畏哉

綱 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 目 竇氏兄弟驕縱尙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長保其福祐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鑑 辛卯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夔任尙圍于金微山大破之 金微山在鞮鞬國中 出塞五千餘里而還

作大章一篇足
此制多不合經
瑞應依德而生
由安懼不敢答
大典出此二人
強幹弱枝
崔駰書戒
陰衛尉克己復禮
保族全身四人
竇憲請繫匈奴贖罪
竇憲以擊虜自贖
章帝長者
章帝仁厚之主
二事白璧微瑕

褒作大章大章堯樂名一篇足矣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胡致堂曰曹襃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不大遠庶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幾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遽知其經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斷斷乎克當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綱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改元書改元譏信讖也 目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綱曹襃奏所撰制度 目襃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發明）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禮儀定於曹襃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曰按綱目於去年五月書詔侍中曹襃定漢禮今年八月書曹襃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乎故書曰襃之撰而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曰制度者以其雜於讖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衆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此其草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綱戊子二年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目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宜割情歸藩以塞衆望

目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綱太子肇即位年十歲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目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目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 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時北匈奴饑亂 太后從之（發明）竇憲戕殺列侯於屯衛之中乃聽其以擊虜自贖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罪人逃死之地哉

班固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懿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侯氣調時豫憲乎人富

范燁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賀善贊曰章帝之崩綱目書詔十六爲愛民惜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慶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呂東萊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爲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慈祥長者短處亦相承竇憲奪公主田園不能

一世共躋仁壽之域　三代之誥何過此　白衣尚書　祠孔子於闕里　聖主莫不尊師貴道　問綱目書巡四君得失何如　章帝文治彬彬　善政可紀之實　肅宗繼美文景　肅宗光增前烈　在位以貞白稱　一夜十往　猶子視之有異　曹褒定漢禮　儒生難與圖始　會禮之家名爲聚訟

戴永嘉曰 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愊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其治哉善哉章帝之爲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劉方(注)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天子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誥何以過此

綱帝東巡 目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酺爲東郡太守帝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國名）幸鄭均舍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目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禧郎中

綱四月還宮假于祖禰（書法）綱目書巡四君然始皇武帝誇功德求神仙隋煬帝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惟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

綱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發明）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閒籞與民禁治獄暴酷除妖惡禁錮廩贍貧民賜胎養穀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綱五月司空倫罷 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貞潔精白）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書曰第五倫峭覈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爲私乎）

綱以袁安爲司空

綱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目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拘刻也攣攣也謂刻攣於章句而泥於文辭也）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謂會聚議禮之[illegible]）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孔僖以書自訟
直說書傳實事
奉檄喜動顏色
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爲親屈
物盡可復得
詔賜義均米各千斛
詔戒俗吏矯飾
悃愊無華
同聲謂之不煩

駁議黃髮無愆（言賢者老者言詠於黃髮之人則行事無尸過沿意則謂卿等皆老之人而無過者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丘瓊山曰（按均輸之法謂郡國所賦并償運之費官發取之而爲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盡貧民無產者爲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王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爲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丁南湖曰（文季謂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死是誠死忠者乎再考文季年十三繫封冠救誅母顏乃遷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托義貫日月是故其子穎以儒著孫穆以貞顯論者謂爲善之報云）

【綱】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目】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敎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鑑】廬江（縣名屬直隸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之謂伺候謁見也）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國命用之）以義守安陽令（安陽縣名屬南陽彰德府）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張奉見毛義喜動顏色遂輕賤義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有詔名之者曰徵郡國舉擢者曰辟）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目】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尙書拜議郞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參攷）（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郞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也）（書法）（嘉賞善也）

蔡虛齋曰（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爲祿使者也喜乎爲親則獲升斗以致養於子心獨無歉乎然義今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徇不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孝子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愚按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與毛義同意）

【綱】乙酉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　【鑑】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無華謂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京師肅清

李邑毀班超

曾參有三至之讒

班超去妻

班超卽遣李邑

國以簡賢爲務

賢以孝行爲首

才行少能相兼

士宜以才行爲先

貢舉皆得其人

天子樞要在尙書

擬漢以朱暉爲尙書僕射詔

南陽朱季

朱暉諫行均輸

天子不言有無

國家樂聞駁議

綱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目 時紆爲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對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跼曲也蹐累足也） 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貰市夜反赦也）

丁南湖曰（治刑之道强弱是非聽其自爭而後察焉豈可以某强某弱某是某非而先執己見哉周紆之令雒陽也下車先問大姓主名要聞貴戚若馬竇輩予謂紆先執己見以張勢而强弱是非之欠悉也夫竇氏之恣横固矣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故其子孫非竇之比何乃以竇並呼耶彼吏所云閭里强豪或其公論或其私隙正宜徐究之矣而乃槩以菜傭目之得無弱者蒙非强者漏綱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紆之狂猛何以容於其世也）

目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信之）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制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鑑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尙書尙書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辨給之對深思絳侯（周勃） 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綱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爲尙書僕射 鑑 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 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尙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 目 帝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

章帝會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何如

學者得成其業宜如石渠故事

白虎講五經同異

以直言士補外官

直士當出入禁闥失本

廉范五袴

廉范良吏

裴潛張疑其庶幾

骨肉不以遠近為親疏

欲署不忍下筆

解醒當以酒臣之所至願

久念使人驚怖棄憲如孤雛腐鼠

人主之深戒

綱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盧曰章謂離章盧曰句言其事於分章斷句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目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思望也）（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棄其末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譏之耳

綱辛巳六年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目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故反）昔無襦今五袴（書法）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奐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疑其庶幾焉若夫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綱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譖陷也）　目秋八月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蒼帝叔父也留京師）帝友愛諸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八年東平王蒼卒）

綱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子弟皆驕奢不謹以致之）　目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綱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也）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愈猶勝也言與高等也）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太后抑封外戚
至孝安親爲上
含飴弄孫
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
萬世母后龜鑑
義方家教之善
忠賢萃于一門
馬廖勸成德政
改政移風有其本
戲言有切事實
馬耿同功異賞
馬廖等以特進就第

【綱】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 【目】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按太后傳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

趙雪航曰（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五侯其不大有懸絕乎其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於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爲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常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于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猗歟休哉）

【鑑】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公子光好劍客專諸輩皆善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瘢註曰瘡刃所傷也瘢瘡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戰國策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註曰髻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綱】戊寅三年馬防（馬太后之弟）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發明[illegible]借耿恭將兵擊羌幸而成功然防當召還恭[illegible]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僥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爲防所陷矣）

【綱】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后勳之女勳乃竇融之孫也）

【綱】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爲皇太子

【綱】五月封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 【目】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方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楊終請罷邊兵

不以介鱗易衣裳

提漢令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時令理寃獄

陳寵請改苛俗

爲政猶張琴瑟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第五倫請尚寬厚

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議論每依寬厚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　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綱】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目】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遣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綱】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殊異也絕也言其身首異處也）須秋案驗有司明愼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　【目】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峭七肖反）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覈而言寬厚或者以言不顧行斥之然而矯枉者脩身之功陳善者正君之道矯枉於己而陳善於君倫亦君子矣乎）

丁南湖曰（予觀陳寵改苛一疏未嘗不歎其家法之綿延也寵曾祖名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至寵事肅宗亦爲尚書特疏此疏及事和帝爲廷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寵之子忠復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范史贊曰寵子子孫宜公宜卿蓋謂仁者有後也）

【綱】秋七月詔以上林池御賦與貧民（書法）（志仁民也）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預告

文辭淵藪

辭源

常識指針

一字爲一義。詮釋其義者。謂之字書。合數字爲一義。疏證其義者。則爲辭書。如一字爲數名。此當入於字書者也。而尺一之爲詔版。一人之爲元首。僅據數名之義求之。則不能得其解矣。人事繁賾。辭亦孳乳而愈多。雖聞見極博。安能綜古今中外。一一而舉數之。辭書之不可無。固非徒便於淺學之士也。吾國詞章家。往往編纂類書。以供獺祭。其書頗與辭書相近。然徵引舊聞。不求甚解。審音辨類。檢查尤難。本館於戊申年編輯辭書。特請專家。分科擔任。凡文學 哲學 宗教 教育 歷史 地理 法政 兵學 理財 天文 地文 物理 化學 算學 動物 植物 礦物 生理 衛生 醫學 農業 工業 商業 美術等科之術語。以及通俗流行與外國輸入之習語。萃爲一編。顏曰辭源。刻已脫稿。惟校印製圖。甚費時間。俟出版時。再行布告。

編輯者姓名

方毅 王蘊章 杜亞泉 杜就田 沈秉鈞 沈頤 主任陸爾奎 馬雲鵰 秦瑞玠 孫毓修 莊俞 張元濟 陶保霖 高鳳謙 傅運森 楊敦頤 壽孝天 蔣維喬 蔡文森 戴克敦 駱紹先 謝恩瀛 顧實

耿恭拜井
揚水示虜
曾子抗質於柯盟
相如申威於河表
郎官上應列宿
獨反支不受章奏制
以第五倫爲司空
西邊自是無事
班超奇功
臨雍拜老
建武永平之政何如
弘人之度未優
終綱目所無者二事
二者有天下之通患
明帝盡用其所長
天道偏覆包含爲德
永平有總核操切之弊

綱 乙亥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鹿作谷蠡音離匈奴之官有左右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傍（疏勒一國城名後以名在沙車東北）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笮側駕反）恭身自率士輓籠（輓無遠反籠力董反輓與挽同推引也籠竹器也）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後漢書曰（余初讀蘇武傳感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睹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乃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徒決一旦之負據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其爵寄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爲之歎息）

綱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也主爲梁松所尚明帝時松以罪誅主爲子德求爲郎官也館陶縣名今屬山東東昌府）爲子求郎（爲其子求爲郎官）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官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所謂郎官上應列宿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闕門凡吏民章奏及四方貢獻皆由之潛夫論用月朔日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炟即位年十八

綱 十一月以第五倫爲司空（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士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綱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發明）（王者不勤遠略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于事耳世祖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蓋三十年矣竇固者始遣使班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或者猶以班超爲奇功豈不過哉）

班固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備章朝物省薄費節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之先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賀善贊曰（永平實敎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羣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乎其一念之微近於漢假綱目亦無書平陳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戴氏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苛急漢元帝優柔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識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賢下士可以爲賢君矣惜也蓋用其所長不少際晦好以耳目擿發爲明傷於辨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偏覆包含爲德者也觀顯宗之爲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深沈含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未嘗不爲顯宗恨也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瑾瑜美玉也）

卷終

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

廉范守雲中兩炬三頭爇火

廉范行所難及有三

廉范其恩不可及

大夫將何辭以對

北海智慮畏慎

白狼等國入貢三章歌頌漢德

天生神物以應王者

漢家箭神

漢兵神眞可畏

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目】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蓐食謂早起就牀蓐中食也一曰只是軍行時斬臥草蓐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音鄰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踐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史臣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官業之常耳其平生義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與父客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與故親舊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illegible]顯宗之怒而叩辨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恩不可及矣但依[illegible]發露得無愧哉

【綱】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上嘗詣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

【綱】北海國名王睦卒【目】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illegible]時進趣音促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綱】益州刺史朱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汶山今成都路茂州是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白狼槃木皆西南夷國名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菆將侯反唐菆白狼王姓名也作詩三章歌頌漢德酺使譯而獻之

【綱】夏五月百官上壽【目】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宜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重斯惟高祖光武聖德所致不敢有辭敬奉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書法）講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

【綱】竇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戊己校尉漢元帝置謂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而為名【目】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於金蒲城在車師耿恭以毒藥傅音附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illegible]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而去

寒朗上疏訟寃

天旱即大雨

了心見性

陸續對食悲泣

幸魯詣孔子宅

職治職教不可舉一廢一

聖人豈較此一字

萬世仁義禮樂之宗

班超立功西域

入虎穴得虎子

班超何故不遣

以班超爲軍司

綱庚午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鑑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縣名英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上疏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徘徊也 由是多所降宥

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洗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哉

目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門下掾陸續等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鑑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預作陵墓曰壽陵制令勿起山陵但使小隆起可流泄水潦而已

綱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目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書法）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

尹起莘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至聖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也至綱目修之始以詣孔子宅爲文嗚呼吾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謂孔子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其故居宮室不可以臨幸之禮加之也

鑑癸酉十六年遣耿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班超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十分豐足 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爲軍司馬復使于窴音田 其王廣德降於是諸國

顯宗有讜言之美

鄭衆不拜單于以鄭衆爲軍司馬

大有年綱目兼史法紀實

先儒發明譏筆之意

立學於南宮四姓小侯

明帝尙儒學匈奴遣子入學

疑漢以丁鴻爲侍中詰丁鴻讓位吳札得申其志

問漢丁鴻鄧彪劉愷之讓孰優

誦采菽以增歎息

處家何事最樂爲善最樂

送列侯印十九枚

【綱】以鄭衆爲軍司馬 【目】何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越騎校尉屬漢之官名）鄭衆使北何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其後帝聞之復召衆爲軍司馬（書法）（軍司馬何以書予節也）

丁南湖曰（以宋均爲尙書令而衛頁之績揚于內廷以鄭衆爲軍司馬而剛直之節顯于外庭綱目兩特書之明帝初政之得人見矣）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發明）（春秋符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程子胡氏謂之記異綱目書此豈記異乎蓋春秋記異不記祥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應故獲有年之應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譏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綱】何奴遣子入學 【鑑】帝崇尙儒術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何奴亦遣子入學（書法）（文治於是極盛矣終綱目一書而已）

【綱】以丁鴻爲侍中 【目】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壙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行權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袁了凡曰（按鴻素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掌就國挾欁於東海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復善可謂不激不隨中行獨復者也）

蘇穎濱曰（東漢之袁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適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愷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爲賢於劉鄧也）

【鑑】戊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蒼光武第二子）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戴氏曰（夫爲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爲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爲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除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爲後日之憂乎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

【鑑】己巳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錢牛羊被野

詔禁章奏浮辭不爲諂子嗤

擬漢以宋均爲尚書令詁以宋均爲尚書令宋均去獸

文吏無益百姓廉吏淸在一己楚王奉縑帛以贖罪還贖以助桑門盛饌遣使之天竺求佛

業舟泛滄海指心見性佛教入中國之始三代聖王所必誅中國千萬年無窮之害

〔綱〕癸亥六年二月王雒山（在廬江郡）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目〕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此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書法）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特筆也終綱目書得鼎二元帝元鼎四年及是年自是無書得鼎者矣

〔綱〕甲子七年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謚光烈皇后

〔綱〕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 〔目〕初均爲九江太守（九江漢郡名今江西九江府）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督郵官名掌勾稽文薄舉彈善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勅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綱〕乙丑八年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 〔目〕楚王英（楚王英光武第六子許美人之所生明帝之弟也）奉黃縑帛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也唐曰通事男一名淸信士） 〔綱〕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竺音竹天竺卽身毒西域之國名在大夏東南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卽桑門也如今僧精於其道者號沙門。） 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好去聲）

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諱之如以業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修其道以爲大慈悲故毒如虵虎微如蚊䖟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虵虎蚊䖟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丘瓊山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眞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叢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綱〕是月晦日食旣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發明）詔以極言復示百官顯宗有聽言之美矣

聖人猶曰序其數問漢圖功臣於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果宜歟否歟有數化之意寓其間

應時澍雨

明帝改過不吝

劉平以善政徵惟班詔書而去

鍾離意獨敢諫爭

賜郭賀三公之服勅行部去襜帷見容服以章有德

明帝從諫弗咈顯宗有光前古

長者意不可逆鄭衆不染於辭

書可以爲漢藩

人自王公何[illegible]之有宋儒[illegible]乃曰自數化之意寓其間乎詔明帝[illegible]之小[illegible]而例論功之大義是乎其爲數化也

【綱】大起北宮旣而罷之　【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甯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澍音住甘雨也）（書法）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綱】鍾離意薦垄椒長（垄椒春縣名今直隸徐州長卽令也）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垄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綱】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發謂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謂見被提擲牽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郎官名掌宿衛姓藥名崧）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出記曲禮穆穆幽深之貌皇皇壯盛顯明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參考）按後漢書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崧官至南陽太守）

【綱】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黼音甫黻音弗）勅行部去襜帷（襜帷以蔽前後今勅令巡行所部郡縣時可除去之）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目】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書法）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諫而止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還亦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意也若顯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綱】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目】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綱】壬戌五年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目】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疏乞就藩國帝乃許之（書法）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爲漢藩矣

冠帶圜橋門三雍復先代之典

尊桓榮以師禮

匈奴遣子入學

尊師人主之高致

桓榮不知修治大義

光武留意文治

東都文物彬彬可觀

慈愛始終無間

德冠後宮

馬后大練

此繒特宜染色

擬漢圖畫功臣於雲臺詔

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

問漢圖二十八將於羣人品功業優劣何如

上應二十八宿

光武監前車之失

三十輻各以力旋

太平非一士之略

同心協力以濟王業

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

【綱】上自爲太子受尙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漢書曰　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建武五年乃修起大學中元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自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業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明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竪至於薪刈其下云　胡致堂曰　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　尹遂昌曰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纘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予册足爲美稱

【綱】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建武中選入太子宮時十三年爲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異時后前母姊女賈氏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

【目】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飾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綱】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煖而芳辟除惡氣故名焉

巨瓊山曰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之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illegible]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傳馬成之功豈能先於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於賈復況耿弇次下[illegible]陸寇恂次于杜茂岑彭次于傅俊馮異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其尤可據者史明書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乃後所益也今范史以一人爲一列王常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朱祐之言眞可信也今依其次正之則其功勞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馬武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職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況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告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　胡致堂曰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亦任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嘗不推引其後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丁南胡曰　援之不與雲臺者明帝以其后之父而避嫌耳或馬后之辭遜不欲長其父以傢其族耶然進賢之禮親親爲常而創業中興論功爲尙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后邑姜亦與焉而其后之父卽太公也武王之寵太公蓋惟以其功耳所謂聖

[illegible]之所憂凡六 四光武有三大政皆關於風俗倫紀者其詳可得聞歟 世祖三大政 世祖垂三百年之基 世祖其失有二 二者盛德之累後世人主所難能 光武盡子孫之孝 九件深爲仁明之累 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 問高祖光武創業規模作統何如 光武大體相類 問兩漢風聲氣習何如 兩漢風聲氣習大不同 兩漢鮮有及光武料事如神 問高祖光武優劣何如 風俗氣習懸絕 聖人制禮明幽明之故 仁智合而義禮盡 東平王請修禮樂 臨雍大射 初行養老禮 三老五更 諸生執經問難

德亦厚矣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件封子李郭氏移太子[illegible]信讖緯行封禪[illegible]呂太后罷案美遂多然此八九件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帽樂人矣

呂東萊曰 光武[illegible]皆是創業垂統以爲一代之規模者以大要論之高祖豁大體其間雖日居鑣有過激處光武雖日兼其詳悉無於大體却[illegible] [illegible]曰 遠所以兩漢風聲氣習實從而推須然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行有司會之事此最是失政處終於大體也 先儒謂高帝恢廓大略天資絕高光武不能及以愚觀見或恐未然高帝才略固優項王蓋世英雄終爲所獲彭英布皆一時英傑之[illegible]雖圍之中其謀略之深兩漢鮮有及也光武初起於舂陵以烏合數千賦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發之首乎赤眉銅馬[illegible] 秦豐劉永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隴蜀至若度隗囂防之勢不勞一矢而誅隗囂料鄧禹救失浮之敗蓋延龐萌之變計吳漢列營之[illegible]事如神明見萬里之外非天資高邁才明勇略能如是乎若謂冠儒服不事詩書失於誠信誅戮功臣與夫投戈講藝息馬論道[illegible]功臣其風聲氣習相去懸絕也讀史者於此詳之則知其優劣 誅隗囂殺守謝因反擊鄧禹禹以問帝帝使人慎所變爲讒言黃防者[illegible]防不能久和勢必相作對報禹曰斬隗囂者必黃防也已而果然 [illegible]鄧奉彭寵張豐[illegible]反帝但遣將率吳漢[illegible]詔報曰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其後彭寵張豐果自敗亡 度蓋延蘇茂龐萌[illegible]救之帝勅曰可直往傳郯則蘭陵必自解延不從拔圍入城明日蘇茂大兵出合圍延攻郯不克賈覽降蘭陵計吳漢攻公孫述[illegible]江北爲營使耿弇劉尚屯於江南帝降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尚破公卯敗矣漢乃與尚合軍獲勝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帝雖遵武永平之政爲東都之稱首然偏察寬宋雷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仁人之度未遑乎

綱 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西都光武葬處也 目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率以爲常 按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

胡致堂曰 送死之禮卽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尊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安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 廟復寢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瀆禮也

綱 東平王蒼 東平憲王名蒼光武第八子陰皇后所生明帝之弟東平漢之國名今山東兗州府 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綱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綱 東海王彊卒（書法）廢太子書卒幸彊之能崇讓也

綱 己未二年春二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綱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鄧展曰漢以三公爲三老大夫爲五更蔡邕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敞刊誤云之事之字當作人字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衆選以爲更當作叟老人之稱未詳孰是 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難去聲謂舉所疑難而問之也 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凡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書法）自光

忽見事而貴異聞
先王以仁義正道為本
子貢以下不得聞
卜數隻偶
桓譚非聖
聖武天挺之君
世祖以此論學

樂此不為疲

光武總攬權綱
光武恢復前烈
光武身致太平

薦賢助國宰相職

光武沈幾先物

一札十行
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鍾離規諷懇懃
中興之美未盡
蘇軾論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果然歟否歟

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謂靈臺所宜處之地)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譚言讖文不合經典)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丞(參考)(按後漢書桓譚傳言當時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發明)帝之中興漢業以間關百戰得之非以圖讖在己拱手而得之也彼符堅醜類猶能禁絕讖緯帝乃宣布崇尚之昏謂聖武天挺之君乃不如夷狄敗亡之酋也

范華陽曰 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祖以此論學悲哉 史臣曰 初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當時只有所謂讖如起明堂靈臺辟雍之類皆以讖為據桓譚一言譏及深欲將下斬之幸而得解猶出之于外賈逵之徒希世取寵遂至用讖言經光武一代令主乃為此舉其為盛德累也大矣 丁南湖曰 祥瑞與圖讖一也皆聖賢之所斥而昏庸之所惑也光武抑祥瑞布圖讖是謂僞明於他而獨暗於此矣 瞿昆湖曰 光武明主也信讖而始布讖而終信讖則奸諛之寵華進布讖則忠鯁之桓譚斥嗚呼三代以後安得有盡善之君耶

【綱】丁巳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三 帝每旦視朝日夕(日西向斜也)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夜半也)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甯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疲病也) 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綱】太子莊即皇帝位 【綱】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目】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班固贊曰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既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循吏傳曰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書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懇懃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蘇東坡曰 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蕭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浮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脇其君宦官既誅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移如江河之下趨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 賀善贊曰 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皆立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始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即起大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三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illegible] 胡致堂曰 世祖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illegible]

王者父天母地三代聖人所不爲
賈復未嘗言功賈君之功我自知
以第伍倫爲會稽太守一見決聖主
感會昌符復議封禪亦九會命岱宗
光武不爲有定見
天下國家之盛舉
論登封莫善於許懋
問胡氏說漢世祖封禪七失何如
世祖封禪七失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
光武學問不足信聖言不如圖讖
世祖抑記靈物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問光武宣布圖讖於天下何如

十家無記錄今光武言何事污者猶言何必污泥也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戴氏曰 光武此言其自知甚明自處甚謙然未嘗以封禪爲非是也他日感會昌之符欣然從之固亦不待勸請矣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巡狩而告祭柴望對越上天可也燔燎於山下則固已畢祭矣登封於山上金泥玉檢之藏果何爲哉是亦不過祕祝之意耳果何與於事天哉徒勞民費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補於民此三代聖人所決不爲者後之儒者事至治之君其毋曰封禪云

【綱】膠東侯賈復卒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綱】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爲會稽太守 會稽郡名 【目】京兆掾第伍倫 第伍複姓倫名也 領長安市 長安縣司市也 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及守會稽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綱】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綱】上讀河圖會昌符曰 符者讖記之書也會昌其書之名也 赤劉之九 九世數也光武高帝九世孫故云 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檢（書法） 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亦不得爲有定見矣

胡致堂曰 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啗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陲無虞中土富饒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剗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其後兩歲卽已歡洽此四失也勅成都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於寢園此六失也卽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蔽病如此惜乎光武智勇出倫而學問不足也○許懋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恆山者許懋諫而止之

陳延平曰 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歎天林放之譏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丁南湖曰 人臣之勸君封禪者其逢迎之意皆欲徼福無窮君臣共享也張純勸光武二月而封禪三月而純死踰年而帝崩君臣何所享耶逢迎何所益耶

【綱】京師醴泉涌出 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 又有赤草生於水涯 赤草朱草也 郡國頻上甘露郡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綱】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目】帝以赤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伎數之人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光武不事邊功
務廣德者强
非時不如息民
諸將莫敢言兵
事者
鳴劍抵掌
志馳伊吾之比
二子逞於一
劍
光武持黃石之
說自戒
帝爲子能爲父
東海去就有禮
馬將軍神人
擬漢以張佚爲
太子太傅桓榮
爲少傅賜輜車
乘馬詔
爲天下宜用天
下賢才
博士不難正朕
桓榮稽古之力
世祖大興文治
于天下
世祖卻封禪之
請
何事汚七十二
代之編錄

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空盡無物曰赤言在地之物皆盡也若遣將臨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後漢書曰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顚沛平城之[illegible]忍傷黥王之陳乎〇禮使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辭幣以禮也平城高祖至平城伐匈奴被圍七日黥王高祖親擊淮南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劍嗟夫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爲之哉故不得不持黃石之說以自戒而固御之也

綱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書法）廢興之際難矣彊能爲子帝能爲父故特美之　目徙魯王興爲北海王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於乘輿陳延平曰愛其有福而以僭禮賞之過矣

綱夏六月沛廢后郭氏薨（書法）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可謂能處廢故書薨交予之

綱八月遣諸王就國　目初馬援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壽光侯之難更始子壽光侯鯉結客殺故式侯恭　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綱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目初上求太子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張佚正救我猶且不難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輜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車大夫以上四馬所以通四方也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宋潛溪曰世祖中興息馬論道夫與文治於天下首擧儒碩而置榮於三孤之位榮也固宜自崇師道而模範乎天下使及門者有以厲其廉潔之操干祿者有以杜其苟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之緒以答明主崇文之休夫何蒙賜賚卽以自矜器識之小亦可陋矣

袁了凡曰桓榮爲少傅則陳其印綬自誇稽古之力及拜太常榮友桓元卿歎曰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以稽古也而誇其所賜學也而歎其爲利榮之師友聞趨向可知矣

綱甲寅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正義曰仲祈記十二家其六

刻鵠畫虎萬里還書誡兄子

馬援薏苡之謗梁松讒馬援明珠文犀朱勃詣闕上書

此舉屢失事

馬援中興名臣

光武馬援不保終始

聞馬援遺書誡兄子何如

宋均矯制諭羣蠻

太宗識終始之義霸陵完受其福

臧宮馬武請伐匈奴

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因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帝因援書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太守）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松由是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山在長州沅陵縣東）不利卒軍中會松代監軍因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 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薏苡藥名味甘微寒去風濕瘴癘氣）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即通天犀形如水牛豬頭二角一在頂一在鼻）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槀葬城西（槀葬猶言草葬）（參考）按後漢書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侍闕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胡致堂曰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告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譏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尹起莘曰 君臣之交難矣哉馬援當雲擾之初一見世祖恢廓大度即委質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爲中興名臣及其晚節乃不能自保況援此行止于未能成功而已非有敗軍殺將之罪何爲怒之若此綱目書援卒于軍則見其沒於王事之實書詔收印綬則見其無罪可書之實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援猶不保終始況他人乎 後漢書曰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立節定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戒人謂誡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之言也 郭大有曰 馬援遺書誡兄子以子貢方人者爲戒以古人可法者爲勉固亦善矣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其子效之至於杜季良則非其爲天下輕薄子而又比之爲害類是已先譏議乎人矣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豈有是理哉以致梁松怨恨光武收其印綬不保令終皆援自取方諸孔明柳玭王昶不及遠矣

綱 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 目 謁者宋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羣蠻降之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書法）矯制雖有功必書矯綱目之修君臣之義而已矣

綱 庚戌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壽陵即原陵帝生前預作墓陵故曰壽陵） 目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陶人謂陶瓦爲人之形也）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帝也）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文帝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陂池當讀如陂陀猶言靡迤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耳裁僅合也）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邱小山也隴大坂也謂異時易姓受命之後庶使陵墓與邱隴之體形無別也）

胡致堂曰 光武幸南陽宗親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愼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鑑 辛亥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宋祐賢將匈奴欵塞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矍鑠是翁

常恐不得死國事

介介獨惡是

用舍進退當於義

馬援幾爲馮婦

君子貴於時行時止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父友何得失序

刻鵠畫虎

【綱】戊申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謂叩塞門來服從也）願永爲藩蔽捍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綱】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武陵今常德府是臨沅今沅江縣是沅音元）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矍鑠輕健貌）遂遣援行將四萬餘人征五溪（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也）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迫逼索盡也謂歲月之老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可畏也明年果爲梁松所搆陷）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謂難得其調和也）介介獨惡是耳

胡致堂曰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遂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漢平交趾勳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位素餐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膂方既愆則可以乞身於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屍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爲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綱】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朗陵縣名今河南汝甯府）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己酉二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目】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常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鶩音木鵠鴻[illegible]背似也鶩野鴨也蓋鵠與鶩皆是飛鳥其形彷彿相似故以效伯高不得者比之）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

光武不受西域車師國遣子入侍

反風滅火虎北渡河是事偶然此長者之言

昆之對樸而文

閉關謝西域

東西南北自在

先武不勤遠略光武務內不務外之意漢業鼎安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何如

西域思漢威德

朱祐不存首級之功

【綱】乙巳二十一年莎車王賢（莎音梭莎車本城名後因名國）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車師等十八國（[illegible]）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午二十二年以劉昆為光祿勳 【目】初劉昆為江陵令（江陵縣名屬湖廣荊州府）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弘農今陝州屬河南府）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回視曰顧竹簡曰策同顧史官令寫入史策）

胡致堂曰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雖必也以為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是以為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樸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乎

丁南湖曰 劉桓公反火卻虎之政誠為循吏之魁矣史氏不以為循吏而列之儒林何也桓公自少習禮學易知音樂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行射禮莽乃繫之於獄莽敗得免及自江陵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有功信乎一名儒也

【綱】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 【目】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敦煌漢郡名今改為沙州屬陝西）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音邱慈西域小國在大宛國西天竺國東）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發明）前書請都護不許今書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略務內不務外之意曉然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漢書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四國（兼并也從親也謂與西域諸國兼并而合從也）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河西九曲本西戎之地河千里而一曲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氐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樓蘭王所居地）遠則葱嶺（葱嶺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葱嶺）身熱頭痛（西域有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嶺過之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也）縣度之阨（烏孫國西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阨塞也礙也）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質如字）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書禹貢西戎即敘）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太宗乃文帝也）義兼之矣

【綱】丁未二十三年十月鬲侯朱祐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書法）建武功臣多矣書卒者十二人皆顯功者也祐無顯功則何以書祐為將多受降不存首級之功蓋賢將也

儒者莫之及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天子不與白衣同

董宣彊項京師莫不震慄

董宣不畏強禦問董宣執法史氏列之酷吏果然歟否歟

安敢遠期十歲

吳漢願愼無赦

吳公差彊人意吳公隱若敵國

以郭況爲大鴻臚

郭況金穴

馬援願死於邊

烈士當如是

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綱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鑑 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格殺謂不用器械而自手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擊也）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楹屋柱也）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自謂無罪）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彊項言不低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書法）賜錢不書書董宣何交美之也曷爲美之宣不畏彊禦帝不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

丁南湖曰　按綱目書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則宣之不畏強禦帝之不私其親交美之矣又讀宣本傳大姓公孫丹殺人而宣誅之其獄雖濫亦頗據法及宣之死布被覆尸惟存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帝傷其廉潔嚮范史特著爲酷吏之首未必無枉也　袁了

凡曰　西漢郅都田延年皆以形似名挂班史酷吏傳百世之下權德輿始議其非劉攽爲列其誤公議哉然董宣强項也而亦首之東漢蓋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非固未易察哉

綱 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目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綱 甲辰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廣平漢縣名今改爲府屬直隸京師）吳漢卒　目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至是卒漢性彊力（彊大而有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綱 以郭況爲大鴻臚　目 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按況郭后之弟帝寵幸之故厚其賞也）　鑑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光武留意柔克之政無過不及以歸於中

廢彊立陽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重宗統一民心父子兄弟至性無間

間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得失何如聖人處之未至于絕

立子以長以德

知其有用猶稱所長

陰與世稱且忠

桓榮不以辭長時人

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illegible]之勞行[illegible]曲之[illegible]生而[illegible]臣之理[illegible]矣光武[illegible]衣[illegible]之[illegible]臣不賊莽又[illegible]盜四起[illegible]思勞轉東征西討至于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何能致此然性[illegible]急政尙追促朱浮以此諫于前[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于後又使司隷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嘗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消其過無過不及以歸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王郎僭號芳步躔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爲人所貪也幾希

綱 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擊交趾大破之

綱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從張純朱浮之議也

胡氏曰 王莽篡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真[illegible]朝尊[illegible]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時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親蔑有異等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綱 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目 時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 遲回不決意 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公羊傳云隱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書法） 太子彊備藩服何以直書廢郭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廢所以深其情也

范曄曰 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前後乎 袁宏論曰 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父子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胡致堂曰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于絕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只是爲寵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皆其然乎且陰郭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則彊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

目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

目 上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 厭服也 不以辭長

東漢檢覈州郡墾田　河南南陽不可問　近臣近親不可準　吏服如東海公對　張堪善政麥穗兩岐　遣使解散羣盜　郅惲諫廢郭皇后　郅惲善恕己量主　以柔道治天下　君道則天而不過剛

【綱】帝以天下墾田（墾開也）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查實也）刺史太守多爲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弱謂貧民下戶）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奏刺曰牘）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謂此二郡多有近臣近親不可得理問也）帝詰吏由（詰問吏之因由也）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言托辭也）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方比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謂首陳其非而服其罪）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阿枉謂阿諛枉曲也）

【綱】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穗苗美者[illegible]旁出者謂一莖而兩穗也）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綱】庚子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擿發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廩食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目】辛丑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懟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諱麗華）爲皇后（按史略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至是竟得之至是立爲后）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書法 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綱目聯書之所以志禍也）

【綱】帝幸章陵（章陵縣名光武建武元年以舂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傜役）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酣胡甘反酒醉也）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款曲周旋貌）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按纂[illegible]曰平[illegible]之後不言軍旅用武之柔道梁統論刑事寢不報用刑之柔道赦出董宣賜錢三億受言之柔道引見馬援岸幘迎笑接下之柔道然韓歆直諫而死鄭興嚴急之諫其於柔道誠有未盡也）

胡致堂曰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齊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齊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illegible]

[illegible]漢以竇融爲大官[illegible]守[illegible]君子不顧其才能

梁統請更定律

事有詞同義異
美惡不嫌同詞

韓歆以直諫死
指天畫地

直言國家之福
光武仁明之累
光武盡子孫之孝

〔目〕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綱〕以竇融爲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內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況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後漢書曰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〇恂恂似有言融之心實欲去權寵以帝不納故當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也

〔綱〕戊戌十四年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目〕梁統上疏言刑輕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宄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發明）事有詞同而義異者書梅福上書不報譏杜絕言路也書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美其守舊章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丁南湖曰 周興以火甕教俊臣而卽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貶寇準而卽自犯竄崖之險大抵酷吏奸臣之不能自保識者笑之光武恢廓大度必不以重刑爲治矣而梁統曷爲有此疏耶於是帝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竦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嗚呼統之此疏其卽輿之甕而謂之崖矣

〔綱〕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韓歆歸田里歆自殺 〔目〕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書不以非命降其葬禮（發明）綱目書免書官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歆不得其死爲可知夫以上公之尊無罪見責而以直諫死則仕於下僚出於草茅者不可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爲光武惜也

溫公曰 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胡致堂曰 韓歆爲大臣面折廷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和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illegible]臣有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撥亂爲治以致隆平功旣高而德亦厚矣詳[illegible]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作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丁南湖曰 君有大過國有大患則人臣直諫而死固其所也若歆所謂歲將饑凶不過爲民財國用之一慮耳光武愛民節用足以備之而歆何必指天畫地過於剛切耶是歆不善諫也免歸田里遣使詔責是猶父母撻之不敢疾怨可矣況帝之寬仁必無重法又何乃與其子皆自殺耶是歆不善死也

光武深合古典
功臣增邑更封
隴蜀平後不言兵
此非爾所及
不令以吏職爲過
鄧禹可爲後世法
閉門養威重
吏事責三公
功臣不復任用
漢朝有事而無政
光武保全功臣
問光武保全功臣不任政事何如
鄧寇耿賈公輔之器
權柄必有所歸
人主聰明必有所寄
光武造端不審

圈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帝從之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史略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illegible]襃

（發明）王者有天下之號非人臣所得稱也光武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深合古典惜乎不能終守此爵

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 縣名今密州是 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 固始屬光州 賈復爲膠東侯 膠東國也 食六縣餘皆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圈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鄧禹賈復知帝偃戈修文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春朝曰朝秋朝曰請[illegible]請名而已　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 太尉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水土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坊事 故功臣並不用

胡致堂曰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事以攻城略地善戰鬬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之[illegible]則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illegible]六卿之半聞三公乘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爲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illegible]百官有司奉職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illegible]尚書乎

圈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朱沛國曰 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爲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蓋文致武之世所任爲執政者皆高祖之故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也[illegible]諸將平時喜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illegible]而鄧寇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illegible]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遂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哉

丁南湖曰 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予謂古之功臣鮮克有終者蓋惟以寵用之隆薄爲報功之差殊卒皆耽權怙寵以陷溺於大僇故凡功成之後莫若厚祿歸閒以養其福別議賢能以養其力此光武之所以善於保全而漢書諸君莫能及也若夫宋之藩侯解兵權則庶乎知此矣

西土莫不歸心

賓客日滿其門丞掾任何足相煩

此乃太守事

忠臣不私

履正奉公

光武知用兵之要足見不貪功之意

以竇融爲冀州牧

清潔爲衆所笑孔奮單車就道

詔勿受郡國異味

不貴名馬寶劍

光武競競是謹光武無自滿之意

火明燎遠

讓賜鄧惲布

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我死猶後於王皓矣）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靑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合浦郡名今廉州府）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目 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武都羌種名）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桀黠也）此乃太守事耳

綱 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武威郡名今改爲涼州衞屬陝西道行都指揮使司）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綱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發明）（過敵不進則法有逗遛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臨機應變可也光武嘗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illegible]且詳書以美之也）

綱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目 又以姑臧（縣名）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所笑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惟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綱 匈奴侵寇[illegible]

綱 丁酉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綱 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價値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馬在轅中曰駕天子車駕出從黃門鼓吹挎鼓車駕鼓之車也）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發明）（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晏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隴蜀既平四海當一以圖[illegible]之勞不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乃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是謹無自滿之意爲如何哉）

綱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雒陽十二門按十二支每一方三門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郅姓惲其名也）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中東門卯方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名屬瑯琊郡尉主盜賊）

理國以得賢爲本

段襄骨鯁可任投筆抽力

貴戚斂手避二鮑

當備天下賢俊

成敗在此一舉

八戰八克

身名俱全

丈夫斷之於心

譙玄保志全高子瑛錢贖父死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湍悼詔以馬成代之

【鑑】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郞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丁南湖口 光武之待宗戚其恩法兩全矣乎以恩綏外戚則孟子達族矣鬷年之搆敵也而既來乞降卽賜均輸之養以法肅內治則趙王叔父矣幼時之怙德也而稍有失禮卽聽鮑永之劾

【鑑】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陽武反繞出其後述大驚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夜刺殺彭 按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鑑】郭伋爲幷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按史略郭伋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目】丙申十二年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北使副將劉尚屯江南述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封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欲潛師就尚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諾於是引兵與尚合軍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引還廣都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臧宮與述將延岑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不得食甚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擊之述被刺洞胸而死 洞胸穿胸也 延岑以城降

【目】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 劫者威脅也 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遂

恩心實不安

夸侈益爲觀聽所譏

一處可以制四方

潁川可爲至戒殺使降城

得計亡膽

荊門一由征南公爲重

虎牙何敢然

[綱]隗囂疾且餓恚憤而卒也[illegible]少子純立來歙等討降之隔在遠安[illegible]純降王元奔蜀[illegible]志乎

蘇穎濱曰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一時卓犖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光武入洛諸侯兵附叢立十五六七囂方擁兵自固據六郡之計識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寧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聖公更始名玄字聖公

[目]八月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侈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綱]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書法）書卒于軍豪死事也

[目]帝自將征隗囂將高峻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卽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綱]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 [目]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與彭會荊門荊門漢縣名今改爲荊門州屬湖廣荊州府 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猶言篙師也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指吳漢 習用步騎步軍馬軍 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岑彭先爲征南大將軍言事權當歸重於彭也 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書法）特筆也浮橋不破則江關不可入蜀未易攻也攻取之際事有關於成敗者綱目必特筆書之

[目]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卽死歙馳召蓋延延悲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誡歙自書表曰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

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人苦不知足平隴望蜀從九卿復出以憂國

復借寇君一年

二祖同一轍

世祖不自暇逸光武光濟中興

威信著於衛地

無令鬚汚血

取士皆用儒術雅歌投壺問家事終無所言

清名聞於海內

率五部兵從帝征隗囂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綱】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目】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子橫郭憲字也先是郭憲嘗諫）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隴西郡有上邽縣邽音圭）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自更始據蜀而稱帝國號成）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人光武自謂）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時寇恂為執金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可也猶言可乎）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詿音卦）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執銳謂利兵也）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長社縣名也屬潁川郡其社中有樹暴長因名焉）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書法）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月復如賓武世祖書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二祖同一轍也

尹遂昌曰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隴坻還宮一聞潁川盜起即自將討之特書六日則帝之不自暇逸為何如哉光濟中興宜矣

【綱】東郡濟陰（東郡今東昌府是濟陰今曹州濟陰縣是）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目】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啣鬚於口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綱】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鑑】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謂歌詩雅投壺為樂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書法）卒于軍何嘉死事也

丁南湖曰祭征虜將業與建武諸公相匹者多矣但其卒後范升上疏稱之曰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illegible]

諸臣宗勸

鄭興不爲讖於書有所未學

知道者以義處會

光武儒流之傑

鄭興遽出孫言

光武信讖自欺

讖華哀章之類

三代之符卜諸人心

召父杜母

來歙取略陽

拔刀斷靷

聚米爲山谷

虜在吾目中

來歙班坐絕席

師脅桓以爽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目 帝好圖讖（圖畫也讖符命之書也）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胡致堂曰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尙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於陽位歸本反始所必當爲者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illegible][illegible]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戴氏曰 讖記之說果孰爲之初乎左氏傳春秋雖取神怪卜筮論說禍福皆有據依有童謠而無讖語至司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陳涉起事託鬼以威衆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衆矣王莽因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紛紛廣之遺會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罔乃即位之初首從彊華彼其崎嶇南陽新野間聞劉秀當爲天子舊矣一旦以赤伏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命眞不可誣邪王莽假符命以欺衆光武信讖記以自欺是孰爲愚智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光武之爲民望也向使無赤符之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不過哀章之類耳舍人事而恃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固嘗受命其符安在夫亦卜諸人心而已矣雖然神器至重一旦而得之誠非偶然者萬一有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察見興亡形諸讖記以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矣彼進用人材與建禮樂何與讖記而拳拳若此是殆蔽溺過甚不自知義理所在乎

綱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目 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召信臣元帝時人爲南陽守視民如子好與民興利吏民號曰召父）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按光武之篇書太守十一人杜詩張堪第五倫其尤也）

董中峯曰 父母愛子爲之興利去害而已召杜之守南陽勸農治水諸利畢興勞民傷財諸害悉革民以父母稱之不亦當哉且各盡心朝廷讜言獻納爲民則循吏也爲君則直臣也但召在元成之亂朝杜在光武之盛世其宦業有難易耳

目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囂悉以精銳圍略陽歙固守不拔夏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斷音短截也靷音引所以引車一云駕車靷在胸曰靷）帝不從西至漆（漆古漆縣今改新平縣屬豳州）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衆十餘萬降囂將妻子奔西城（西城西邑名屬隴西郡）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謂班坐在衆人之上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融時

有不能不爲之說 朱浮諫數易守宰 復田租舊制 漢復田租舊制詔 竇融遣弟上書 狂夫猶知去就 爲忠甚易 罷郡國材官 用心不啻霄壤 上封不得言聖 君象臣象 鄭興諫嚴急 聖人貫三才而備萬善 光武超出百王之表 光武可爲後世法 陳元諫令司隸察三公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聞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竇融遣弟上書 書曰璽書盛稱蜀漢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帝復賜融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委成功造難就負虛交負猶恃也言倚恃虛交指與子陽交修而易彊禦易輕之也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囂不納遂降蜀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也

辛卯七年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法）高祖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世祖之中興也書罷郡國材官還復民伍與秦罷兵器隋毀兵使者其用心之公私不啻霄壤矣

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書法）各者無一人不責之以言也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先去聲謂不俟朔日而會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亢高也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書洪範六三德高明柔克修日高明者高亢明爽過於中也克治也高明者以柔治剛也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胡致堂曰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厭聞熟見而羞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者超出百王之表可爲後世法矣 尹遂昌曰人君莫懼於聽言而詔者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册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袁了凡曰人主之祿位隆極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名與壽而已故雖剛主明君超覽絕識視天下無以攖其喜者而主檢之修心金丹之毒性滑藥而莫之寤也不欲封禪禁上書人頌言聖過湯沐里而不敢與父老逮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丁南湖曰商中宗因桑穀而聽言於巫咸高宗因飛雉而聽言於祖己並能恐懼修德變災爲祥矣光武之遇日食也一聽朱浮守宰之疏再聽鄭興嚴急之諫其克配二宗而才略及之者乎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

□光謂□□高天下後世莫得測蓋子陵名高一世助成東下風俗之美子陵所以爲君子

置此兩子於度外祚器不可力爭

下詔慰安馮異春育海涵之量視西漢高出雲霄

豆粥麥飯之報厚意久不報財鉤檻車之感馮異不忘巾車之恩

來歙發憤責囂西州士大夫信重

張官置吏以爲民併漢少縣國減吏員詔光武獨見遠覽光武深知人主繼天之職人君意在斯民人君見教之速

後漢書曰 其天定時與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出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逢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綱 庚寅六年吳漢拔朐（縣名）斬董憲（海西王）龐萌（叛將）江淮山東悉平 目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兩子指隗囂公孫述）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騰傳也）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倉卒猶急遽）人皆欲爲君事耳（言倉卒人皆欲爲君所爲之事也）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目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雪航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弗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士民不啻去焚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擁重兵居形勝之地光武未嘗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眞乃天地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其保全功臣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目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披開也荊棘蓁梗之譬也）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桓公春秋齊襄公被弒齊人召小白於莒魯亦送子糾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臣無忘檻車（管仲囚於檻車檻車載囚車也車上橫板四圍如檻形載囚其中）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鄉名馮異在此爲漢兵所獲光武釋而用之）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綱 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喻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旣遣□春去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覆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歸） 綱 隗囂發兵反

目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並之於是並省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王莽大寵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卽位旣六年矣天下旣平是又常人欲修文物紛飾治具之時乃獨見遠覽并省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翕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除其水牧羊而除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苟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卽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教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爲之說也歟）

入見伏而不謁
范升劾奏周黨
周黨自陳願守所志

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耕釣於富春山

布被瓦器
友人拒不肯見

披羊裘釣澤中
子陵不可相助爲理
我竟不能下汝
客星犯御座

光武嚴陵君臣之際
光武遂子陵之高
驅馭人才
三君英雄豪傑之主
屈於所當屈則昌
二人非光之比
嚴光譏侯霸之語
光非碌碌隱者
興治致化之方

【綱】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　【目】時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縣名今屬直隸淮安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偃蹇驕貌傲悍使吁反猛也）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言其武勇不能爲君盡死節）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目】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畫像其人物顏色以訪求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漢富春縣之西有富春山）以壽終於家　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不能登途也）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家（書法）（書不至何旌守節也）

本傳曰　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爲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

袁了凡曰　客星之出無恒時居無定在以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名之凡史載客星所經分野雖大小遲速不同皆未有以爲吉占者惟漢桓帝與鄧方世通夕飲博則客星遂犯帝座此爲孽主壬夫之應也若光武英主子陵逸士一旦高會乃召遊象豈天道哉按漢書子陵徵在建武五年並未載客星事至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焰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在輿鬼東北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則客星之果爲妖異明矣里巷不識客星徒高子陵之不臣於帝遂傅會是應以相鹽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志故知亦偶失之筆而未及削也後司馬修資治通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矣

胡致堂曰　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乎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剛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光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彊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尹遂昌曰　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見之乃與周黨王良並召辯范升之毀黨與友人之誚良則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光之愈不屈也嘗即光傳考之見於讖切侯霸之語則光固非碌碌隱者必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問必有興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夫以年尊德劭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屈爲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特其識量素高此意渾然不露圭角是以天下後世莫得而測識爾

張南軒曰　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方正學曰　子陵不事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爲者哉使有意於爲名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與莫之流釣祿位之術吾知子陵不爲是也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當不

光武初起太學煥然文物可觀帝可謂知所先後
光武得致治之本
儒士半天下清議扶持王室
朱子推原古制崇師重道特揭一字
侯霸辟閔仲叔見公喜懼皆去仲叔投劾而去
隗囂自比西伯
一丸泥東封函谷關
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天之所福非人力
布衣不負然諾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

封步為安丘侯（安丘縣屬青州）弇復引兵至城陽（今濮州雷澤縣是也）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丁酉湖曰（耿伯昭平郡四十六其功信奇矣而屠城三百其殺害甚矣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前以此促之發然歎文業以功名自奮此理之不可究者也然亦論其用兵次以殺止殺之故其然豈其然乎）

【綱】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釋曰書初起太學帝還視之還書作旋）（書法）初（按此何書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觀此則之可謂知所先後矣）

朱沛國曰（帝大破甲寇騎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世學校參設儒士半天下當以清議扶持王室姦臣大盜凌視力鼎而不敢動者蓋權輿於此歟）尹氏曰（書王幸王親視學則書幸之親書古也自漢以來開謂之幸矣朱子於書初幸太學帝還親之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揭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目】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謂苦僮之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投劾投上也案罪曰劾上投自劾有過也其劾狀中有上文恨曰已下數語）

【綱】隗囂遣子入侍（長子名恂）【目】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已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其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囂不納

【綱】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目】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夷民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張玄說竇融

竇融決策東向

舉足便有輕重

任囂教尉佗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璽書至河西皆驚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不以賊虜遺君父

假耿弇比韓信何如西界功足相方其功尤難於信有志者事竟成

以爲從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丁南湖曰班叔皮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卽以歸漢勸囂又避囂而就融復以歸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范史贊曰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惟斯人得之矣

【目】竇融目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使辨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隴謂隗囂蜀謂公孫述以和合爲從以威勢相脇爲橫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名也姓趙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等各起兵中國擾亂吾欲興兵自備會病甚且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卽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自立爲南粵武王也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凡裂土以分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分也有分土者謂立分疆也無分民者謂遞往來不常厥居也自適己事而已謂宜自謀順適己身之事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目】張步聞耿弇至使其將軍歷下歷下地名又分兵屯祝阿祝阿漢縣名今改爲禹城縣屬山東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劇漢縣名今壽光縣屬山東弇至臨淄城出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大破之是時帝在魯今兗州曲阜縣古魯國也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時張步都劇故呼劇虜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釃酒謂以筐籭酒也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暮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旁引其騎者鳥翼之爲也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按洋水在青州樂安國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一云言不相入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平壽漢縣名今改維縣屬山東萊州府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弇軍門降弇入據其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郡里

以郭伋爲漁陽太守
龐萌可託孤寄命
龐萌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
班彪王命論
神器有命
么麼不及數子
知廢知興
帝王之分決
高帝大略成帝業
英雄誠知覺悟
班彪避地河西

【目】吳漢耿弇等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復進討張步

【目】帝以郭伋爲漁陽太守伋乘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跡戶口增倍

丁酉朔日（郭細侯初事世祖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良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著殊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冢賜帛以塋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目】平狄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目】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王氏也謂以勢假借於諸舅）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風諷也）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謂韓信黥布）強如梁籍（謂項梁項籍）成如王莽（謂王莽篡位其勢已成也）然卒潤鑊（鑊音郭反鼎大而無足者曰鑊）伏質（伏質如字音伏於躓上而斬之）亨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么麼皆微小之稱）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秦末陳嬰爲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爲王母謂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日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乃止）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英雄誠知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幸也覦音俞欲也謂幸得其所欲也）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河西漢之縣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是也）竇融

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
智士計功割地之秋
君子樂成人之美
才明勇略非人敵
闊達多大節
高帝無可無不可
光武動如節度
孔子以五字成文
聖人無所偏倚
馬援不識高帝
高祖天資絕高
要自儒學中來
湯武之聖亦可至
王霸閉營固守
射中霸前酒樽
王霸安坐不動
不戰而屈人兵
封子密為不義

援述并扶風茂陵人少相善（猶相好也）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謂陳列棨戟於諸陛之下以為羨衛）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刺客謂陰謀以殺人者易指光武岸幘迎笑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顧反也乃也說客謂掉舌以說人者）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僭偽自稱）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符合也）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指光武而言）

【目】十二月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如令子陽至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故蜀兵不復北出

（發明）君子樂成人之美故不以其終之惡而併沒其始之善綱目書囂遣兵助異與述遣使囂斬其使等語皆所以示予之之意也使囂終始如此亦何不可之有哉

【鑑】己丑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謂囂見援問光武之事也）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倜儻不泥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驅動則用法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不悅也）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反更勝高祖乎）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兼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盡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者也後世有狀人之倜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爾○又曰無可無不可隨時變易之理聖人之能事也高祖雖曰長於從諫善於趨時何足以語此焉援以是狀高帝非唯不識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也）

張南軒曰（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如高祖至於光武之善守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絕高所不能學耳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論學講行義故天下已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臣思慮甚密動如節度要亦自儒學中來耳至於尊禮遺逸褒崇氣節又未易及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可至此亦可歎也）

【目】蘇茂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為捕虜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茂建復挑戰霸堅臥不出方享士而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今開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鑑】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漢名奴為蒼頭者服[illegible]以別於良人也）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illegible]異且行且[illegible]

仲況竟不伐其功

耿弇請兵

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西州方略未知所任

隗囂以漢爲名

射石有玉璽

將軍舉宗爲國

以侯霸爲尙書令

侯霸獨能保全其郡

侯霸條奏前世善政

收錄遺文以侯霸爲尙書令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公孫子脩飾邊幅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子陽井底蛙

不如專意東方

【目】[illegible]稱太守[illegible]豐反與彭寵連兵時關中衆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市兵上林苑中以擊豪傑不從令者威行關中

【綱】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況以陰降 【目】初仲況居陰縣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龔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目】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綱】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目】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綱】戊子四年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蔡遵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況弇之吏遣弇弟國入侍）

【綱】八月以侯霸爲尙書令 【目】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臨淮壽春皆縣名今俱屬鳳翔府）拜尙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丁南湖曰（侯霸篤志好學守正奉公保江淮於王莽之末則世亂而其節能守條善政於光武之前則世治而其道能行范史論云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正斷人之謂也蓋光武臨極首寵卓茂故一時賢儁應侯登庸有如此）

【綱】十一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目】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閈侯旰反閭也）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禽鳥之牝牡曰雌雄喻勝負未決也）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之吐哺起以待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邊幅邊畔也脩飾者若布帛之脩整邊幅也）如偶人形（刻木塗泥以象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也莊子云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光武都洛邑在天水之東）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廡堂下周屋也髮有巾帛曰幘）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謂囂與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

鄧禹失在不知人
鄧禹不知命馮異不守所見
立四廟於雒陽
馮異大破赤眉於殽底
奮翼澠池東隅桑榆
待劉盆子以不死
誠懽誠喜無所恨
錚錚佼佼
光武得駕御之道
伏隆授命不顧
恨不且許求還

目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又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曰鄧禹以恂邑付之悄悄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饑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成功不爲無罪也

鑑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作洛成周洛陽光武以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改爲雒字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南頓令欽是爲四親也

鑑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昃日過中也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殽底殽何交反通作崤山名也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底下也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回谿在澠池之北俗名回坑異與鄧禹共攻赤眉大戰於回谿敗績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隅陬也東隅日出處也收之桑榆桑榆木名謂晚也或作日入處也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赤眉餘衆東向宜陽漢縣名今屬河南府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危也歸慈母安也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錚金聲也謂鐵之微有剛利者傭中佼佼者也佼音姣好也傭中佼佼言凡傭之人稍爲勝者賜樊崇等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唐仲友曰光武降赤眉最好先以大度鄧禹次以馮異安集然後示以大軍既降先折以威又賜其膳亦得駕馭之道所以十萬人皆識服而無後患也 丁南湖曰創業中興之主以忠厚待敵人者其惟光武乎赦淮陽赦盆子而仁乎其所親宥銅馬怨赤眉而仁乎其所疏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之謂也

綱二月劉永永據東方稱帝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目上遣伏隆使張步步欲留降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隆後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隆湛之子也

陳延平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祈以慰其父耳

寇恂屈賈復

一人兼兩人饌

兩虎安得私鬪恂復共車同出賈寇擬廉藺優劣何如廉頗所以爲賢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此家心如金石王常眞忠臣

馮異代鄧禹

征伐要在平定安集

王者志在安民光武用是道

【目】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綱】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綱】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召陵今改郾城縣屬開封府新息縣今改爲息縣屬汝寧府） 【目】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胡致堂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劍之逮至帝前怨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敕不戢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 【目】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帝自將追至小長安奉兵大破肉袒因朱祐降乃斬之

【綱】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熱於炭故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不軌謂陰謀反逆不道也）營堡（堡障小城也）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又詔徵鄧禹還曰愼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箠馬策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丁南湖曰（論將者不貴其才而貴其氣之足以御才不貴其智而貴其度之足以養智予觀鄧禹初從光武才智所向靡不奏功乃休兵北道以觀赤眉之斃此亦計之得也光武欲急其功遂迫進討及致赤眉復入函無以抗故不勝忿悁而敗兵屢北豈非氣度之不能持守哉此何去非之論所以深致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君也）

悉封功臣爲列侯

陰識辭加爵邑

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起高廟於洛陽

人道易守

擬漢以宋弘爲大司空諸

宋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

鼓琴愛其繁聲

鼓琴失其常度

宋弘離席免冠

薦譚以忠直導主

威容德器莫及

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始更敗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綱】丙戌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目】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綱】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 鄧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因巡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目】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既而永以立功爲帝所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目】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讓責也） 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綱】湖陽公主新寡（湖陽公主光武之姊孫晨之妻也晨初喪故曰新寡也） 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貧者食糟糠言嘗與共貧賤也）不下堂（不忍出之使下堂也）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後漢書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丁南湖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禮也按春秋魯僖公愛其女季姬使自擇配經文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蓋譏僖不父姬不子鄫不夫也湖陽公主新寡光武但當誨之以孀節責之以夫喪逭其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即與共論朝臣使自擇配及其意在宋弘則待弘進見而令主坐屏風後是明示以相窺相從之意若以春秋之義律之則光武不君而湖陽不婦矣宋弘念糟糠而卻帝姊其眞義夫也哉）

【綱】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參考）（史略漁陽太守彭寵懷不平浮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者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以至河東見郡豕皆白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

[illegible]九成之奏[illegible]爲不亦

舉大事者不忌小怨

禹駐節勞來 鄧禹名震關西

傾身爲布衣交 隗囂名震西州 大才當晚成 良工不示人以樸

老當益壯

殖財貴能賑施

竇融據河西

[illegible]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贊鼙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鼓柷敔笙鏞相與應和則韶亦安能成終九成之奏哉 丁南湖曰 (卓茂爲令之政信乎循吏矣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以置於列傳蓋以漢室全才待之不以一縣令小之也及觀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謬乃亦以馬與之茂之處物凡類此則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矣故范史但許其近於仁而於恕可謂善於權衡者矣○按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袁了凡曰 (亭長受饋卓茂不以律繩而以禮條訓其民而靖之此所謂先有司赦小過者亦宰事也循吏之自處宜恪矣平居而暗昧受諸人則當事之際必有梗而不行者夫懸魚捽鹿非高風乎或曰彼爲亭長官爲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廉乎)

【目】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卽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補】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謂軍旅之行有紀律)皆望風相攜負以迎(攜在手負在背也)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在扶風郡)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綱】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張卬等使謝祿縊殺玄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霸陵)

【補】初成紀(縣名)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於天水(天水今改爲秦州)復招聚其衆與脩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彪穉之子也)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朴作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興生財利曰殖)貴其能賑施也(賑音軫贍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目】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

伏符即位何如

擬漢以鄧禹爲大司徒封鄷侯詰以王梁爲大司空一境賴以全伏湛以循良見用

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于清濁之間

卓茂仁政

擬漢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詰名冠天下受重賞光武獨取忠厚之臣淮諸良吏臣公

湖曰）蕭王之卽位其大義有四焉應天命順人心承正統復祖業也彼以赤伏符者小疵耳史氏書其以符卽位則以小疵掩大義無以爲後王卽位之訓矣故綱目掀揭大義書之曰蕭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而其符則以分註纍貫之

鑑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盆子故式侯萌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披髮徒跣散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步行曰徒赤足曰跣赭音者赤也面赤而汗流

鑑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鄷侯禹時二十四又按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漢爲之　鑑初更始以伏湛勝九世孫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爲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官名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丁南湖曰伏湛分俸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典舊制諫止漁陽之兵敗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教化之首信乎爲名儒爲良相矣然其先事賊莽爲繡衣執法豈非白璧之微瑕也

鑑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鑑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密縣屬鈞州今屬開封府視民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託辭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言雖遺棄於道人不拾之謂其風俗淳也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音貫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爲諒者耶

温公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祿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祿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擄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傑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灋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

果然失吾名將
追及相見甚讙

攀龍附鳳以成
其志

彊華奉赤伏符
來請
雲集龍鬭
四七之際火爲
王

創業與中興不
同
正位號以繫人
心
光武盛德之累
問漢光武以赤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東漢紀（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誅莽滅郎乃有天下在位三十三年而崩壽六十一○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攻龍伐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治於斯爲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綱】乙酉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更始初羣賊並起各以軍容強盛爲號故鐵脛大搶五幡并尤來四者皆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眞定府）追至平平連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讙

【綱】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目】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縣名）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捐棄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縣名）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彊華姓名光武同舍生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讖託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漢德尙火赤火色也伏藏也）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謂羣雄角力也易坤卦云龍戰于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卽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卽位於鄗南（鄗音郊邑屬定州光武後改爲高邑）（書法）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

尹起莘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胡致堂曰（光武起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卽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違衆情缺望纔減其一而王梁竟坐罪歷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丁南

去虎口得歸縶
毋
以義征伐天下
天下至重可自
取
吳漢上兵簿於
莫府
輕騎按行部陳
推赤心置人腹
中
寇恂文武備足
牧民禦衆之才

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綱蕭王擊銅馬賊名於鄡鄡堅堯反縣名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夜遁王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爲銅馬帝

綱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狥燕趙乃拜鄧禹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漢郡名今懷慶府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禹既西王引兵而北恂調餱糧調謂計發之也餱糧乾糧也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丁南湖曰寇子翼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一也守河內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期而定潁川四也爲武家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懇恩而借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祿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史於斯九善之中獨以屈賈復一事贊爲萬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鄧彤一言與邦　邳彤漢之元臣　以祭遵爲刺姦將軍　祭遵必不私諸卿　披輿地圖　愚明君猶嬰慈母　古之興者在德　興士大夫共此功名　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明識大度　觀乃祖能自得師　大樹將軍　耿弇以誹謗兵

……西還長安……日東民歌謳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郞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乃復響應

丁南湖曰光武者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委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匡言安得有漢乎此彤之雖傑孟堅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爲漢之元臣也

圖漢中王嘉既克延岑乃薦校尉賈復及陳俊大司馬秀以復爲將軍俊爲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敎令所行也秀悅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圖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漢縣名屬鉅鹿郡　披輿地圖披開也地圖象車輿載物故云輿地　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圖寇恂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彭寵軍合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謂漁陽上谷也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郞秀收郞文書得吏民與郞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子謂吏民與王郞交通謀叛反側不安之人也

尹致堂曰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擧也光武討王郞時勝負誠未可必諸侯旣或與之關通則不顧蕭王之捷者且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喩者也

圖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屛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丁南湖曰謙退不伐德之至也夏禹以此而爲大聖顏淵以此而爲大賢吾不知馮異何如人也而乃有此德乎天啓漢之中興篤生賢傑且異好讀書得之學問惜乎大功甫就而奪卒于軍不復坐享茅土之報也噫

圖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今徐州縣古之蕭叔國也　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

王郎詐稱子輿

摧枯折腐

公等不識去就

邯鄲不足慮

北道主人

蕪蔞亭豆粥

冰堅可渡

河冰亦合

高光得天何如

睢水大風

滹沱冰合

問漢高以大風脫睢水之圍光武以冰合濟滹沱之役果天耶抑人耶然其所以得天下者果在是耶抑否耶

南宮麥飯

邯鄲卜者王郎（姓名也又名昌）緣是詐稱眞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綱】甲申（二年）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綱】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　【目】時耿況遣子弇詣長安弇年二十一至宋子（縣名）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兵發騎以轔（音吝車踐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狄都也在中山郡）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控引也引滿弓弩也）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謂至彼則路窮如入囊中也）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愚謂弇能鑑眞主於擾攘之秋秀能擇善策於危難之際君臣胥得之矣）

【綱】大司馬秀至薊（薊漢州名屬順天府）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音促）駕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蕪蔞故城在晉州饒陽縣北亭亦在焉）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曲陽在鉅鹿郡）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滹沱河自代郡鹵城縣東去參合縣又東經眞定南關又東過霸州文安入海）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流水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陳止齋曰　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墳於餓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于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與何其疎而策其可乘之幾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爲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嗚呼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竊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困其志挫其驕矜抑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天下之慮其亦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綱】至南宮（信都郡南宮縣）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今冀州是）

喜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識者皆屬心

劉秀徇河北

獨有文叔可用

劉秀除莽苛政

帝王者爲氣象

鄧禹杖策追秀

明公威德加四海

明公有盛德大功

延攬英雄天下不足定

任使諸將皆當其才

問漢二十八將以鄧禹爲首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高出諸將之上

鄧禹非諸臣所能及

伊周令君不過如此

東京元功

饑渴易爲充飽

法度不與他將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幘側革反巾也）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丁南湖曰 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三代聖人法也而何以感民之心如此耶感民心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蓋自戰國秦項陷民水火而漢措之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威儀而想恩澤夫孰計威儀之得失哉若當時示民三代之法則是上所書無徵不信矣此歷代制作所以各從其時而不拘拘泥古也

【綱】更始欲令大將狥河北（今直隷眞定府）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文叔劉秀字）乃以秀行大司馬持節北渡河鎭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平音病平其不平也遣縱放也囚徒械繫服役者）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發明）帝王之興其施爲氣象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興世祖狥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其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然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豈偶然之故哉

【鑑】南陽鄧禹杖策（杖持也策馬箠也一云謀畫也）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專封拜言我封侯拜將得擅專此權也）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尺寸者蓋禹謙言己才之短也）垂功名於竹帛爾（古無紙有事或書於竹簡或書於縑帛故曰竹帛）秀因留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公稱劉秀也慮謀思也）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也）與定計議（與音預）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胡致堂曰 蕭王之至鄴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將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沃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眞無愧矣 丁南湖曰 鄧禹謁劉秀綱目不爲之大書但書於分註以見禹無苟進之志至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乃大書之以見王有簡用之明是君臣相遇也可謂善始矣其相保也豈不善終乎

【鑑】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未嘗自伐昆陽功

飲食言笑如常

拜秀為破虜大將軍

敕岑彭以顯義

劉向盡忠帝室劉歆易名應讖歆乃向之罪人

莽臣開關迎漢兵

后有存漢之節莽隨斗柄而坐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 縯時為大司徒 秀不與父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後漢書曰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上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興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憤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敕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齊武王即劉縯也信成於敵新市宰潘臨云請公一言而降 丁南湖曰 商紂殺文王之長子而文王不敢以為怨怨焉則文王亦被殺矣安得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忿忿焉則光武亦被殺矣安得而有東漢夫二君之處患難性反之不同而天降大任其所以忍性者如此

綱 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此劉秀乃劉歆改名曰 目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 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書法）涉以秀名應讖共謀劫莽事泄自殺不以謀劫書不予以討賊之義也

尹起莘曰 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甚至易名應讖僥倖非望卒之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末學者概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而語哉

鑑 成紀人隗囂與周宗等起兵以應漢移檄郡國勒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 隴西武都漢二郡名今鞏昌府階州是也俱屬陝西道

鑑 茂陵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牧

鑑 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夜庭承明 承明漢殿名在未央宮北 孝平皇后 秀之女也易號黃皇室主 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綱目書曰孝平皇后自焚崩后有存漢之節莽不得而易之也 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莽之漸臺 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 晡時 晡莽謨反說文日申時是也 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 宛南陽縣名 縣於市 縣音懸 百姓共提擊之 提音底擲也 或切食其舌 按綱目書衆共誅莽者明莽之極惡人人皆得而討衆所共誅之者也

班固曰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為聖主之驅除云爾 尹氏曰 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禮施於國宋鮑之所以弒其君厚施於民田氏之所以併其國自古姦偽之徒往往若此方莽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義虛譽隆治元后為其所惑為之宗主浸淫至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殄元惡雖漢祚復還而其禍亦慘矣

立劉氏以從人望
劉將軍何敢如是
劉秀爲圖畫成敗
舉大事當表義士
劉秀小怯大勇
雷風屋瓦皆飛
豪傑翕然響應
王莽發策金縢
言語舉止非庸人
圖大事者伯升兄弟

[目] [illegible]元年正月漢兵圍宛者陽眞侯（永州府寧遠縣） [illegible]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儒弱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

[目] 三月偏將軍劉秀等狥昆陽定陵郾皆下之（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俱屬河南開封府） 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壘尉軍門都尉也先新莽時連帥韓博上言蓬萊東南五國昭如海瀕有奇士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陽諸將見兵盛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 [目] 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鑑]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滍音祗滍水出南陽魯陽縣） 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盡獲其軍實輜重（軍實謂車馬器械芻糧之類輜重註見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鑑]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

[目] 劉秀復狥潁川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在潁川郡） 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縣名屬潁川父音甫）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對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鑑]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幷執縯殺之秀

書於詩人思召公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誅丹所以誅莽　縯秀起兵興復帝室　慷慨有大節　劉秀隆準日角　比於高祖兄仲　兄弟可謀大事　劉秀起兵舂陵　李通遣軼迎秀　劉秀絳衣大冠　謹厚者亦復爲之　兄弟倡義名始正　顧見下江賢將　謳吟思漢非一日　民所思者天所與　來議者皆王公之才　此天所以祐吾屬

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爲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除萬人之害俾功烈著於時而不滅丹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戰敗被赤眉誅之（發明）丹將也赤眉賊也綱目乃以誅書之何誅丹所以誅莽也

綱漢宗室劉縯音演及弟秀起兵舂陵鄉名 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目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 漢書云長沙定王名發景帝第十子也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是也 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 隆高也準謂鼻頭也日角謂天庭中骨起狀如日也 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 縯好俠養士每見其弟事田業輒非而笑之 比於高祖兄仲 仲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今僕之力孰與仲多 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 劉縯字 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舂陵 今道州 舉兵於是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 將服也武官冠之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謹厚者謂劉秀也 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發明）伯升兄弟倡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兵與復帝室然後人神之憤可伸賊莽不足平矣

丁南湖曰光武之取天下始以權術自保終以眞情自奮何去非立論有云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而光武乃獨事田業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焉夫光武之意欲圖莽者豈一日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此誠確論矣

目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收兵保棘陽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與漢軍合於是銳氣益壯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 名玄舂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

免升奏記王邑　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　以唐尊爲太傅　封尊爲平化侯　天欲令就臣位　公孫祿徵來與議　卒如田況之言　馮衍說廉丹何如

【綱】己卯年一　春莽立須卜當爲單于大發兵擊匈奴　【目】大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方春歲首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高價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綱】庚辰地皇元年以唐尊爲太傅　【目】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褎與袖同乘牝馬柴車藉稾以瓦器飲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音者幡汙染其衣赭幡覡劇者以赭著其衣謂以赤土染衣也　莽聞悅之封尊爲平化侯

【綱】收郅惲繫獄　【目】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綱】辛巳年二　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書法）書莽殺其子字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太子臨謀殺莽自殺所以著篡逆之應爲後世戒也

【綱】秋南郡秦豐起兵　【目】豐聚衆萬人莽召問羣臣擒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言人之無能爲猶死尸之僅能行耳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媮音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綱】壬午年三　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識與誌同記也別異也　由是號曰赤眉　【目】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寗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初田況上言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積聚併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莽不可

【綱】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號平林兵應之

【綱】赤眉破廉丹誅之　【目】初莽以詔書讓丹丹恐召其椽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

揚雄三世不徙官以文章成名後世揚雄作大玄法言桓譚以爲絕倫劉棻學作奇字揚雄投閣卒章盛稱莽功德劇秦美新之文

士君子明於去就之義夷齊獨恥其所爲與諸賢並驅爭先士君子當安命義士君子不以苟活爲心

大后令官屬黑貂

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撤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與音預干也與何治猶言干何事也）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饋餽同具食也）（發明）莽已更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爲內主成莽之簒然實非本心特爲始焉惑於莽之欺而已及夫事勢已成固已末知之何況太后之心未嘗一日忘漢此綱目所以止書太皇太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於漢云爾

綱 丁丑 天鳳四年 臨淮琅琊及荊州綠林兵起 鑑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荊州新市人（新市漢縣名故城在安陸州荊山縣屬湖廣道）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綠林山在荊州府當陽縣）

綱 戊申 六年 莽大夫揚雄死 目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參考）史略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孝成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從上還奏甘泉賦上祭汾陰還上河東賦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草太玄或嘲雄玄尚白乃作解嘲更有法言訓纂廣離騷等篇諸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書法）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所以深病雄也（發明）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恥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簒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顧謂雄家素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遁迹巳圖飢餓而沒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袁了凡曰 揚雄誅毋之誅其崇修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罔莽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薛乎夫此二子也一唾溺不妄委之土而況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盡與莽處者夙矣莽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毋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又曰 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揚雄以法言太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揚雄也揚雄孔門之王莽也

龔勝不受印綬

問東漢清名之士何如

薛方守箕山之節 欽詡以廉直爲名

三子悉令解官 陳咸用漢家祖臘 先人豈知王氏臘

王貢優於龔鮑 龔勝守死善道 薛方貞而不諒 郭蔣絕紀唐 龔勝能全大節

王莽興造慕古

丁南湖曰[illegible]莽欲立威匈奴遣將[illegible]出則興莽之主中國而征匈奴矣[illegible]莽[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得而討之也[illegible]分道大寇殺守尉略吏民州郡起兵其欲匈奴討賊之意亟矣若嚴尤臣莽而獻策以助桀是亦逆賊之黨耳而又奚足責哉〇匈奴單于言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大入寇

綱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目時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逡于旬反郇音旬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郇相爲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由二逸士之名也高士傳曰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箕山之下後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牛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聞其言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牛口遂牽牛上流飲之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莽說其言不彊致之郭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爲尙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共王氏之子曰修好遊祀之以爲祖神漢以火德王火盛於午衰於戌故以午祖戌臘臘者歲終之大祭謂以田獵所得禽獸祭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書法）終莽之篇惟龔勝書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發明）龔勝雖爲莽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者不仕篡逆能全大節歸潔其身也

袁了凡曰　陳咸於莽篡之後猶用漢家祖臘陶潛於宋篡之後投劾歸耕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皆義全本朝身全異代可謂忠智矣　班固贊曰　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汚絕紀唐矣〇王吉與禹貢也〇絕殊也史曰絕於紀唐遠矣　丁南湖曰　西漢亡時節義配夷齊者龔勝一人耳或議勝曰何不如梅福逢萌先幾而去余謂此三子亦可謂三仁也不可以輕議也然勝之所以高於福萌者正以其不去耳夫隱者以廢倫爲不仁死者以正寢爲得禮福萌之客死皆非正寢而福之棄其妻子倫理盡滅賢哉勝乎其一死而四德備乎死以終漢義也死以避莽知也死於正寢而喪事之預備禮也死於適子之手而倫屬之相依仁也

目壬申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莽知民愁苦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綱癸酉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目莽隳壞孝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名

天地之性人爲貴

井田致治之本帝王以天下爲公

仲舒漸復古制井田萬世良法亦仁政所當先

漢矯枉過正

嚴尤三策

三家未得上策周得中策

天下稱明稱武問嚴尤三策五難何如

爲疎闊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闌牛馬闌圈）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音螭山神也魅音媚老物精也）

胡致堂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饑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與於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賣買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爲而指以爲非也

綱 庚午二年 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而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折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因母后之權顓擅威福詐謀已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綱 辛未三年 春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築長城延袤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師老械弊此一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音升）牛又自齎食加二十斛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不得疾行虜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綱 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

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

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

猶可不慙於先帝

依周書作大誥

翟義聲大義於天下

翟義有功於漢褒從義之士爲臣子勸

綱目急於討賊

哀章作銅匱以獻

以璽投地

季路冉求克當

劉快起兵討莽

小漢家制度

[illegible]之罪當死節之誼爲後世勸也

【綱】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羣臣復白劉崇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綱】丁卯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目】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部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衆至十餘萬人莽復拜王級爲將軍西擊朋等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尹起莘曰王莽簒逆羣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曰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豈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莽賊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爲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爲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爲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目】戊辰初始元年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卽眞之事矣

【綱】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以獻莽大意謂天帝與高祖傳禪於莽也莽至高廟拜受遂卽眞天子位使王舜請璽太后不肯授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方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脅之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族滅也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書法）書自稱皇帝者何著曰哀章作銅匱耳而莽遂自稱其非天命明矣（發明）書莽爲大司馬居攝踐祚稱假皇帝號令奏事毋言攝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也及至改號卽眞乃始惓惓於一璽蓋已晚矣

【綱】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莽廢孺子爲安定公孝平皇后爲安定太后

胡致堂曰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中傅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爲乎愚故顯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綱】夏四月徐鄉漢之縣名屬東萊郡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鑑】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陿音狹隘狹也小漢家制度欲更

論五侯　論哀帝　論平帝　劉崇起兵討莽

之(蕭望) 但得其免冠謝而已易欺難悟威權不肅是孝元之柔柔而過者也孝元之過過於柔者也是以災異滿天下以成極亂之世而孝宣之業衰矣成帝繼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爲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譚商立根逢時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侈乘輿王鳳尤爲顓恣君若贅旒不一舉手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梅福言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 以彰新德而校獵長楊鬭雞走馬(帝爲微行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俾宿衞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谷永疏) 寵幸禍水(帝說趙飛燕召入宮女弟復召入淖方成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皇后廢黜治道頗錯莫此爲甚言之可爲於邑(班彪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 而帝不悟何與哀帝躬行儉約減省致用罷斥王氏朝廷拭目宜不下堂而天下治也(劉歆言舜左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 然所用者多丁傅之黨(傅晏丁明當哀帝之時擅權用事) 而寵信讒諂憎嫉忠直(殺鄭崇王嘉等) 上崇傅后下嬖董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衞將軍)所爲如此而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 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其可謂乎哀帝既崩太后寵王莽迎立平帝而政自莽出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自以北伐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而包藏不軌斯時也龔(遂)邴(漢)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窺莽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奈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桀不顧吠堯而稱功誦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奸噫莽之謙恭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而爲之搏其翼焉則飛入城擇人而食必致之理也由是毒天子抱嬰兒居攝踐祚求玉璽於漢家之老婦而火德灰矣向微劉崇(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翟義(義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孰爲聲逆罪於天下哉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幷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諱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爲安定公)

附王莽(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漢兵誅之○莽匿情求名繼四父而輔政遂移漢祚罪盈怨積天下叛之○舊以王莽紀年今黜而正之)

綱 丙寅居攝元年三月莽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年二歲莽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

綱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

[illegible]以求神仙之一遇[illegible]中則建珠厓[illegible]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大將軍五出師而何奴服驃騎將軍三出師而昆和降兵連而不解（食貨志云使[illegible]北邊兵連而不解）饋運而不休天下皆鍛甲砥劍矯箭控弦（嚴安論征伐書）以從役而驅我元元時聞鳩笛遠聽塞笳（藝文類聚）以空幕南之王庭自以爲威震百蠻武暢四海奚卒之瘠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誠齋文論武帝）犀皮玳瑁不足珍枸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鹽鐵論云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利析於秋毫（算舟車遣皮幣鑄白金告緡錢征鹽鐵置均輸）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塡無限之谿壑而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以牢籠天下芻狗萬民而漢非文景之漢矣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澤竭政塞將誰之尤且又以堯母名門（鉤弋夫人生弗陵名曰堯母門）而俾趙虜亂父子（江充治巫蠱）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而悲愴於思子宮之作（上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向非輪臺悔過付託得人（以霍光輔少子）其不爲亡秦之續者能幾何哉

論昭帝

大將軍光受託孤之命輔少主問民疾苦賑貸貧民又罷田租罷榷酤可謂知時務之要而帝年十四即能辯光之無罪俾魑魅聲於霹靂雨雪消於見晛（大學衍義云爲人上者心正意誠公聽並觀則魑魅聲於震霆雨雪消於日晛有善爲讒者皆不能爲之也）此非其明乎（張無垢曰昭帝辯霍光此非其明乎）使天假之以年而又得伊周之佐周成王不是過矣（李德裕論帝）

論宣帝

帝崩光以太后命迎立昌邑王及其即位遊戲無度自絕於天在位二十七日而使者旁午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乃以太后命廢之而迎立武帝曾孫（宣帝）應石立柳生之瑞帝起閭閻稔知民瘼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愼刺史守相之官嚴二千石之選求直言除租賦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威信北夷單于慕義（匈奴遣子入侍單于來朝）帝思股肱之美繪形麒麟以著中興輔佐之猷（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議者謂功光宗祖業垂後嗣豈不信然然析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蓋寬饒封事）治甘雜霸而開三大釁（用恭顯貴許史殺趙蓋韓楊）以爲基禍之主比之殷宗周宣似爲少愧而鳳凰之集凡六見豈帝之好名而爲是粉飾太平之事與

論元帝

孝元初立首業貧民賑困乏罷宮館減厩馬徵用儒生委之以政雖文景初政未有過是者然百度廢弛賞罰倒置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劉向上書）恭顯搆扇千岐萬轍（宦竊文集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蔽主耳目使不聽明雖殺其賢傅

以安之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之耕籍田以倡天下蠲稅租以惠兆民止輦以受諫疏除肉刑以全民命躬示敦朴而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治霸陵不以金銀銅錫爲飾煙火萬里方內享安甯之慶（帝曰方內安寧靡有兵革）禁網疏闊司刑無鬼哭之庭（西都賦云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矣）孰非寬仁恭儉之所致哉其備夷也每飯念李齊拊髀思頗牧（上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豈憂匈奴哉）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廢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又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而一轍蓋天資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於册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張南軒曰以文帝天資之美使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美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而微疵曲過亦在不免廢淮南王而致斗粟尺布之謠信新垣平而有王杯改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平言長安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祠之）短喪廢禮溺於小仁不能不爲全美之累焉景帝承富庶之後坐享宴安第任智囊之鼂錯而七國稱戈（錯勸帝削七國七國同反）用蒼鷹之郅都（郅都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而公侯側目皇后（薄氏）以無罪廢而夫婦愛虧太子以無罪廢而父子恩絕周亞夫以無罪死而君臣道乖故先儒以刻薄任數詐力御下病之而災異疊仍皆以忌刻少恩所致信非誣也然克遵前業節儉爲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而於刑獄之際尤爲用情（綱目詔獄疑者讞減箬法定箸令詔治獄者務先寬書法云帝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是亦慘刻中之仁恩也國家無事黎民醕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猗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庭而得一代大儒（董仲舒）爲之首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而憲章六學協歷改正（以夏時爲歲首士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爲有得）緝禮裁樂化俗移風（梁劉孝儀語）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使其味仲舒勉强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慾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諸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遊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交戰沓形射南山而鄠杜之令寒心（帝射獵南山主鄠杜令欲執之）止逆旅而栢谷之翁奮臂（又嘗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欲攻之）帝之佚志已肇於此自後所用者皆啓釁投好之人公孫弘以曲學用李少君以却老用欒大以神仙用文成以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十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使西域）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手由是祀五畤太

論高帝

論惠帝

論呂后

論文帝

大人其人品[illegible]秀可得而詳評孰清名業稱予時孔光不忠不孝制足適履役首便冠高祖成功之速文景幾致刑措孝昭天資之明孝宣功烈優然

武二大將付於莽手孝平元年光爲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庶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illegible]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稱光謹[illegible]

長讓上隱下遠以爲美德以愚庸見正者側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幾小失大奚足以爲賢乎 歷年圖曰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窮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興利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輔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illegible]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孽作盈朝篡夷至於孝平以幼沖當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惡積而天下叛之矣

西漢總論

顧迴瀾曰昔者嬴秦無道禁網牛毛山東之豪投袂而起以逐秦鹿於中原赤帝子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史[illegible]酈[illegible]說公孫述曰漢高祖無前云云）提三尺以犯危難（帝曰朕披堅執銳以犯危難）約法三章之政行而萬民悅新城三老之說用而四海從猛士如林（陸機論）謀臣如雨（李陵書）而帝知人善任英雄陳力以故禽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四百五十二年之業不五載而馬上定之素靈方斷赤火隨炎（漢以火德王）而天意所屬竟歸眞主（王𣪠作鴻門驪人心去暴秦天意歸眞主）然後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戮丁公之恩以厲不忠先雍齒之封以息偶語求郡國之賢以取眞才親孔子之祠以培道脈鐵馬金戈之天下雖不足以上咸五下登三而威加海內以享皇帝之貴其規模已宏遠矣然分羹（帝謂羽曰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擁篲（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非孝也追羽固陵非信也欲易太子非慈也僞遊雲夢非誠也封三庶孽非制也（鼂錯曰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葅醢功臣（韓信布越等）非仁也輕士慢罵非禮也結親匈奴非正也被圍白登非智也蓋智術雖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故四皓共亡匿兩生不肯行亦以帝非純治之主也惠帝以仁柔之資童年嗣統一以清淨爲治尊禮宰相優厚親王民有孝弟力田者舉之法有妨吏民者省之挾書律除之可謂有君人之德而人彘之慘虧損至德惜夫孝惠無子呂牝鳴晨往往以他人子擅主大器劉氏不絕如帶（袁盎曰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而分王諸呂女弟爲侯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所未聞者向非齊襄外舉（齊王襄發兵封諸呂）朱虛人衛（封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平勃交驩北軍左袒則非其種者孰鋤而去之乎代王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大臣迎而立之恭修玄默尊務以德化民却千里馬惜露臺費求直言極諫之臣除誹謗妖言之法南越不臣賜皐辭以伏之吳王不朝賜几杖

二子爲得之

加安漢爲宰衡

諸建稱訟文王卻虞芮何以加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王莽請策金縢

孟通浚井得白石

符命之起自此始

林侯官曰王莽漢節既萌漢朝公卿爲之大馬曾不少愧而報禮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浼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爲得之

【綱】甲子四年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莽女也 【綱】加安漢公莽爲宰衡周公爲周太宰伊尹爲阿衡莽合采此號以尊之後又[illegible]爵位[illegible]侯

王上

【目】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新息召陵二縣名俱屬汝南及黃郵聚新野田黃郵聚落名新野南陽者野縣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莽稽首辭讓不受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音向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欲質成於西伯入其境見其俗禮讓乃以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丁南湖曰嬴政兼三皇五帝而稱皇帝皇帝之澤遂於是乎熄莽兼伊尹周公而稱宰衡宰衡之道遂於是乎斬

【目】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綱】乙丑五年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按王氏曰禮緯云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舊說解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謂彤旅之弓矢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搏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

【綱】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 【目】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按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漢書云元鼎中立太乙及帝祠壇於甘泉是爲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故曰金縢匱也[illegible]之義置于前殿勑諸公莫敢言丙午帝崩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怨積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尹起莘曰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爲文至朱夫子綱目書之曰安漢公莽弒帝始正名定罪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子爲萬世戒耳

【綱】是月前輝光謝囂囂許驕反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奏武功長武功長漢之買爵官名也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於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彭宣見險而止

塞外蠻夷獻白雉安漢公

功德比周公

周召兩不相損

梅福知亂而去

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見二子之勇退庶幾保全臣節二子有見幾之智

襲邴異乎孔光

逢萌掛冠

宣遂就國【目】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綱】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歲【綱】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發明）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己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漢其所由來者漸矣

孝平皇帝諱衎元帝庶孫中山王箕之子哀帝無嗣召入爲太子在位五年王莽弒之壽十四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綱】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風讀作諷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周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林侯官曰陳勝將起以丹書帛置之魚腹使吳廣效狐鳴於叢祠王莽將篡風益州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以獻白雉然勝之謀僞是以誑戍卒而漢朝公卿乃爲莽之所誑其不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爲僞耶

【綱】壬戌二年春越巂郡今四川行都司上黃龍遊江中【目】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祀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綱】大夫龔勝邴漢罷歸【目】龔勝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其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吳市門在紹興府郡梅市也（書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

尹遂昌曰莽賊竊柄篡勢已成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顚持危旣無所用其力獨能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綱目不曰罷大夫龔勝邴漢而曰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乃其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之黨所爲矣

【綱】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綱】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音似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聖主不勤遠略

二人奪命者新命

彊主威以則武宣

孔光舉王莽

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閎出遂上書曰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袁了凡曰王莽後篡漢王氏之不篡莽者王閎一人而已漢書不明莽忌王閎之由然其必不爲莽請璽許待命可知也故莽篡而閎獨懼莽誅而閎爾全閎智矣哉然閎爲蕭咸之婿咸知董賢之敗而不與通婚則教閎使自別于莽者未必非咸力也

綱庚申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彊盛猶大木遠條枝葉尙茂而蠹生心腹根幹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綱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書法）罷三公官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私也欲尊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狥私情亂舊章謂之何哉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尹起莘曰董賢爲大司馬孔光彭宣不恥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辭惡自見矣

綱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欲以武帝宣帝爲法則也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拜詔斥凡二十八其十七皆爲傅太后其不爲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爲董賢其不爲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暱轉是以雖欲內強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蘇潁濱曰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溺於太后浸侮王音寵董賢名號始失天下心[illegible]董賢位至三公[illegible]帝[illegible]王氏前心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亡之者多矣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綱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皇太后聞帝崩即日引見賢問以喪事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乃遣使召莽莽以太后詔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莽疑其詐死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賢父恭與家屬徙合浦蘇潁濱曰王氏代漢之基實成於此

綱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時欲舉可以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爲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後莽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發明）不直曰以莽爲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者明莽之得權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璽於地果何及乎

王嘉封還詔書
王者代天爵人
吏問賢不肖主名
宣閉門不納諸生舉幡太學
以孔光爲丞相見車卻入
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光何忽遺及此
孔光不希旨苟合
蕭咸謙薄之意

更大平之詔上乃得何武鮑宣而初鮑宣爲司隸

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目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問其人名賢與不肖爲誰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書法）嘉不食死其書殺何甚漢也

綱目斷曰王嘉爲相甫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惟嘉爲相不遐心膂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綱八月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目丞相光行園陵行巡視也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守詣也上竟抵宣罪

綱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欲尊寵賢下車拜謁時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衛將軍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胡致堂曰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送迎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爲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悅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强老而變節耶丁南湖曰不主應直與侍人癰環者孔子也孔子以此爲家法而其孫爲之家法而其後裔敎尤何怪乎哀之幸董賢乎嗚呼後裔不肖猶有孔光之媚董賢矣況漢之不幸高帝有籍孺孔光自絕於祖敎不足責矣高帝首開乎亂風良可惜哉

目時平阿侯譚子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册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之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悟還報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

費十而愛一

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心說而天意得

鮑宣爲司隸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

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其書而許之

綱　己未元壽元年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罷晏就第　目　初傅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王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寵貴人以身當熊然賜錢五萬而已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故雖多內讒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幄去錦繡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奢侈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惟陛下愼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宜頗賢寵全安其命上不悅杜鄴以方正對策曰日食明陽爲陰所臨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

尹遂昌曰方書以傅晏丁明爲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又適當正旦則其同拜不合天心從可知矣

綱　以鮑宣爲司隸　目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衆庶欣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于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

諫大夫鮑宣上書

官爵天下之官爵

治天下當用天下之心爲心

鮑宣無愧其職

揚雄諫絕單于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

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事之本不可不察

一虜不可得見

漢兵若雷風

上世遺策

辟而國戚嘗害不受乎於是乎高帝之天下未喪於莽而先喪於賢矣賢父恭爲少府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爲賢起大第北闕下

綱 八月諫大夫鮑宣上書 目 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致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時封董賢高安侯孫寵萬陽侯息夫躬宜陵侯）（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

綱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帑音奴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彊然而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一誘致單于單于疑之而還）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地名）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即廬朐山也在匈奴中）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彊其兩反強勉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

袁王綱鑑合編 卷九 漢哀帝

馮參以嚴見憚
馮參不改其操
大聲加鐘鳴殿中
洪範所謂鼓妖
朱博宜將不宜相
不起所以爲子孫
聖主之功在得人
敎化行而治功立
方今急務
王嘉請久任
臣心如水

歎倍敬重焉傅僖仔懃由是有隙因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及弟參皆自殺參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絀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

目丙辰二年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後博竟有罪自殺）

綱冬十月以平當爲丞相

綱丁巳三年三月丞相當卒　目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何不彊起受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綱四月以王嘉爲丞相　目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正卿也）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敎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言以官爲姓氏如下倉氏庫氏之類）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丁南湖曰（王嘉初拜相用人欲久任而相道得於始既乃諫沮董賢之寵幸雖殺不避而相道全於終班史稱曰王嘉之爭允矣其爲諍臣也）

目戊午四年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免爲庶人崇死獄中（按史記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而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既爲之

耿育訟陳湯之冤

聖王制禮取法天地尊卑正天地之位尊本祖而重正統

問師丹爲共皇更定立廟之議何如

師丹經行無比

師丹世儒宗德

馮倢伃當熊猛獸得人而止

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綱】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史略武從母在都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罷就國後五歲復爲御史大夫月餘徙前將軍）

【綱】詔還陳湯長安 【目】因前王商劾湯免爲庶人徙燉煌至是議郎耿育上書訟冤曰湯爲聖漢揚威雪恥卒以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傅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綱】乙卯建平元年以傅喜爲大司馬 【綱】九月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目】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大司空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王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劾丹博士申咸等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奏封事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上貶咸等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丹經行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詔賜丹爵關內侯

【綱】十月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目】中山王箕子幼有告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誣馮太后呪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

富貧什百相遠師丹請限田

問董仲舒師丹限田之議何如

傅喜好學有志行

傅喜忠誠憂國

忠臣社稷之衛百萬衆不如一賢

善爲川者決之

綱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目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丁南湖曰師丹事哀帝諫溫于傳兩后稱尊號是使名分立於朝也限田一論是使德澤下於民也班史贊師丹之議信乎其善議矣

綱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目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衆庶歸望於喜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綱九月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　目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人君之表也間者尤不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竊以日食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惟陛下執乾剛之德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涌並爲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父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

目騎都尉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

同姓臣也二人優劣何如
劉向優於屈原
更生可謂遇主
更生不知義命之歸
楚昭宋景不肯爲成帝可謂不知命
成帝有穆穆天子之容
綱目未見者八事
朝廷翕然望至治
詔劉秀典領五經
劉歆卒父前業七畧九流九家皆起于王道微六經支流餘裔折中皆股肱之材
問漢詔劉秀典領五經謂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是非何如

達曰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痛切至誠爲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

胡致堂曰 世之論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于原也向歷事三帝前遭恭顯後值王鳳正言讜論殆不及書然非徒有爭周身無聞耶原獨介特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

楊龜山曰 初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劉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其後興塞之業並立于朝爲宰小儒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意安在哉故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于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躓而不振悲夫

【目】甲寅二年春熒惑南方火星守心賁麗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責讓丞相翟方進令自殺祕之禮賜厚於他相(參考)史略方進失父孤學給事大守府爲小吏數爲掾吏所詈辱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旣歸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舉明經遷議郎(書法)方進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曷爲書卒以大臣應大變非古也既又諱爲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諱也目著其跡綱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

温公曰 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綱】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葬延陵

班彪贊曰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天子穆穆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賀善贊曰 成帝之世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日食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熸宜矣 熸音僭火滅也

【綱】以孔光爲丞相 【綱】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綱】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綱】五月立皇后傅氏

【綱】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 【目】王莽薦劉歆爲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蠭出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綱目劉秀後附于莽莽專權劉秀典文章卒封爲嘉新公

胡致堂曰 法家慘刻名家苛撓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于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爲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王莽飾名

劉向請興禮樂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禮樂養人爲本

教化所恃以爲治

何武奏請立辟雍

劉向未循其本

仁者行禮而安樂

古者建學之名

三代教化之實

痛切幾於至誠

劉向三十年不遷

【綱】壬子四年大司農谷永免　【目】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袁了凡曰 杜欽谷永俱爲王鳳死客其阿私罔上納誕貢欺不謀而同然欽獨能以穰侯武安戒王氏而永直阿以申伯永因緣王氏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欽要爲有人心永則尤爲諂首其亦靦然而人面也哉　又曰 杜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爲佐命元勳豈甄豐劉秀後乎而欽兒子杜業款款正言詆王氏權黨專政之咎及斥張禹爲奸人之雄蓋子眞更生之貳而班史贊乃有欽而繼業此爲反道詭理乖是非之評使後人何觀焉

【綱】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目】冬十月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 阿父猶言諸父也謂王鳳王商王音王根也 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爲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綱】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鑑】犍爲郡 犍爲漢郡名今改爲敘州府屬四川道 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 雍與雝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今或曰不能且夫禮樂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法） 書未作而罷何惜之也

胡致堂曰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禮聽樂履皆迷其當然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趣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　丁南湖曰 聖人以禮樂設教豈貴夫天下後世人人皆仁而有禮樂之本哉特以聲容之具和節人情而圖欲養成其仁耳故仁也者質也具也者文也文質不可以偏廢也若曰不以其具則將并其本而喪之矣故餼羊繁纓皆具也而孔子愛之惜之特欲賴此具以存此本也

【綱】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胡致堂曰 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

【鑑】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史略 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

天子去就昭然
天文難以相曉
子貢之屬不得
聞此經義意
朱雲折檻
此臣素著狂直
輯檻旌直臣
日者人君之表
數言老姦備見
張禹所守何經
劉向精忠懇切

其奏益減奢泰以瞻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淸閒之燕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綱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旣而釋之

目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句上至禹第私家也辟左右親以示禹以人所上書與張禹觀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書法）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此其書得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也非所罪而罪也

胡致堂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蝕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蝕之告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咎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所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奸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蝃蝀王氏禹有力焉尙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又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蓋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真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爲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爲少章旣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盡論進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尹遂昌曰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氏之黨少有立異隨即擯斥忠直之氣鬱抑於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綱目特書言事得罪旣而釋之所以著其欲而罪者出於本心釋之者出於遲回不得已之意也嗚呼自是而言臣下無復有言者矣

袁了凡曰唐楊夔原晉之亂以爲不自敦峻而稔於王導庾亮豈非以翼虛鴛僞崇厲佻薄躡敗跡以創立朝綱蠹時風以基構王業者導與亮之爲耶權德輿論兩漢之亡以爲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胡廣豈非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陷時者以滋厲階附兒戾以結禍胎者則禹與廣之爲耶

羣人絕而不語

劉向溺于習見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

從諫若轉圜

高祖無敵于天下

漢家得賢于此為盛

士者國之重器

桓公欲以致大

爵祿天下之砥石

高祖厲世摩鈍

見形察景

霍光不能為子孫慮

何武去後見思

王者躬行道德

三者除而內亂

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楊龜山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格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綱】十一月故南昌尉南昌縣今屬江西南昌府梅福上書不報【目】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公遂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勞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尹遂昌曰一尉上書亦出於憤懣憂國之故爾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目】戊申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名去後常見思

丁南湖曰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是德義在朝也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德澤在民也漢末人材斯謂頹波之砥柱矣而遂死於莽手惜哉

【綱】己酉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目】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此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

王者以民爲基明王愛養基本

展意無所依違

微子所以告去淫亂之原在酒今上復聞讜言

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溫室省中何樹

明於天地之性不惑神怪

【目】者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目】谷永奏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斂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饉薦臻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大異庶幾可消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帝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目】上嘗與張放等宴樂禁中時乘輿幄坐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目】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以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舉薦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何樹光嘿不應其不泄如此（史略宣初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空知方進名深交結焉後方進意代爲相學宣過惡薦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進給事中視尙書事宣復舉薦任政數年後坐淳于長罷就第）

袁了凡曰（孔光削疏藁自以爲不彰主過吾以光不忠不直巧佞成性所言豈切主過正欲自蓋其讒諂耳觀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傅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奏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乎宜其不容盡見於天下後世也）

【綱】丁未三年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目】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詔復諸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

武周承順天地武周享魚鳥之瑞

王莽折節爲恭儉

匿情求名

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王教由內及外

劉向序次列女傳

釋之言爲無窮計

臣子忠孝之至

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祕獄於是幸慶忌師丹谷永俱上書救援乃減死論爲鬼薪（論音倫二法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也）

綱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目 時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佚與逸同樂也）王曼子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爲新都侯（新都縣名今屬四川成都府）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發明）（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綜漢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特揭太后弟子書之所以譏其非所當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吳養心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綱 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 目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德）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目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邱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基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綱 丙午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爲大司馬（王氏惟音爲修整故東王有忠直節）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雉者先聞雷聲

譏文帝誅薄昭故事

皆無罪可書

周之得無近似樊姬班倢伃

禍水滅火

天之所興必以符瑞

嘗自稱富平侯家人……侍中張放也……（書法）……只爲不可勝書也

綱 壬寅二年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目 博士行大禮射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宿留其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書法）飛者何非拘執者矣綱目明徵故特書飛雉雉集宮殿空宮之兆也

綱 癸卯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目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語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皆籍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呂氏曰 成帝自纘致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爲欲專委元舅也嘗詔收丞相商印綬矣爲其違忤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爲論大將軍罪輿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僭過乘輿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衰

綱 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目 初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上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有宣帝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許后廢考問班倢伃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目 乙巳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倢伃父臨爲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

薛宣不問吏事子惠
吏以法令爲師
薛宣不奪令長名
王音好士養賢
劉向上封事極諫
王鳳薦王音
漢以王駿爲京兆尹譜一
趙張三王
漢以薛宣爲御史大夫

胡致堂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書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綱以薛宣爲左馮翊　目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以不告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言得吏民罪名卽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綱戊戌二年四月以王音爲御史大夫　目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子弟爭爲奢侈音通敏人事傾財施予賓客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爲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拔近宗室親疏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惟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綱己亥三年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史略平阿侯譚年次當繼鳳輔政鳳病薦音自代譚領城門兵谷永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敦闇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泰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顯侯與博覽者參之譚得書遂辭不受職由是與音不平

綱庚子四年以王駿爲京兆尹　目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吉之子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辛丑鴻嘉元年以薛宣爲御史大夫　目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御史大夫任大職重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擧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惟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illegible]

王商眞漢相

詔收丞相商印綬

天子不得已之意

罽賓遣使來獻

聖主盛內不求外

小事何須關大將軍

王章剛直敢言

王商國家柱石臣

王章薦馮野王

綱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目 丞相王商多質 少文飾 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謁商仰視之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眞漢相矣 綱 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目 瑯琊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鳳因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尹氏曰 王鳳專權因寵商雖秉者忠直然亦外戚故鳳巫側目已久況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 袁了凡曰 先是太后嘗欲以王商女備後宮商意雖之以女病對不入後以閨門事見者商知爲鳳所中遂因李婕好家納女爲援會日食張匡言商怙大臣節狡險私勿治鳳固爭收之而商以憂死晉賈充諂佞任愷疾之因氐羌叛請充出鎭關中充以荀勗謀納女爲太子妃得不西行均此術女以自寵於上而充得售商竟不振以死以是知小人之術惟小人精爲之君子而出於小人鮮有能獲而徒以殞其平生爲可哀矣

綱 以張禹爲丞相 上爲太子受論語於禹 綱 罽賓遣使來獻 罽賓西域國治循鮮城 罽居例反 目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懕 音怯 快其求者爲壤比也 爲其境壤相比也 今縣 音玄 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且其地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 音古 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綱 丁酉陽朔元年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目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言未曉論王鳳知之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還忠賢以代之上令章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數聞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尙書劾奏章致之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稱病告歸就醫鳳風御史劾奏野王私自便歸家奉詔不敬杜欽謂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其官

不出五日有吉語聞　莫府事決於湯　湯之功過不相掩　予奪一出於權臣

邊境安危之原

悉封諸舅爲列侯　同日封五侯

湖三老訟王尊

一尊乍賢乍佞

謁者陳農求遺書

劉向進洪範五行傳　天子知向忠精

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莫與幕同）（書法）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勸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爲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爲可識矣

綱甲午河平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目匈奴遣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綱悉封諸舅爲列侯（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書法）書悉封諸舅而封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書悉封諸功臣爲列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爲列侯漢之衰可知已

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　目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爲卿賊亂既除卻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綱乙未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目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書法）書求遺書可美也

丁南湖曰書者致治之成法存焉庸暗之君患在不知書耳成帝遣使求書酷好古文顧乃淫色溺飲委政王氏其於書中治法不啻若冰炭然蓋由目在簡編心在酒色竟使牙籤萬帙徒爲祕閣宴閒之清玩可慨也夫

綱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丘瓊山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行於劉向此書故紀之歐陽修曰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喻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殆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丁南湖曰成帝篤嚮詩書此人臣納約之一牖也劉向因之而作五行傳以濟其忠杜欽谷永等亦因之而假經術以濟其佞嗚呼君心一也君子養之則智小人養之則愚經術一也用[illegible]

白虎殿對策谷永陰欲自託大臣有申伯之忠

杜欽亦倣此意擢永為光祿大夫

數子以通經學古為賢

書生多欲少剛

君子聞鼓鼙則思將帥

忽鼓鼙而忘帷蓋

綱 壬辰四年正月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劉友益曰 此望之更生等所以屢請而後罪者也於是見之書書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目 四月雨雪復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西安府未央宮內）對策 目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光）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舍之）聽晻昧之瞽說（晻音暗不明也瞽非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宜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書法）四月雨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斥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

袁了凡曰 谷永知后以先帝外家久以色遷而后父許嘉用事與王氏爭衡故特諂對首言內寵太甚專上妨嗣及日食地震又言後宮親屬宜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其多巧詐善窺伺如此王鳳柄重外庭之告而後宮無嗣又太后憂念諷言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異不可歸咎請舅宜急納宜子婦人以廣繼嗣斯數言也於上無咈而效款於王氏者已至矣既擢為光祿大夫則奏書謝鳳願為死士門下及見鳳老又傾心王譚以預營終身鳳死而以位授王音躲所圖矣則又諂譚與之不平又說音舉不避仇以章至公蓋欲音之拂漸而用已也至黑龍之異則專歸其咎於同姓蓋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為分咎者矣永通天官京氏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傾當移王氏故黨附之謀前後無遺策而要失其本心亦已甚矣 戴永嘉曰 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為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群臣屬目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謀國如此假託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以濟諛佞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緣寵祿以荷富貴孔光張禹懦弱之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之不幸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怵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熏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者幾何人哉寡與復擇臣下伺心天子孤立於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為大哀也哉

綱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目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振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死罪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

聖人言行之要

王氏五侯

黃霧四塞

天戒昭然可知

杜欽請建九女之制

小弁可爲寒心

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史略丹祖父恭女弟生帝宣帝父悼皇考宣帝即位恭子高爲車騎將軍元帝時高子丹爲附馬都尉上以丹皇考外屬詔丹護太子家）

【綱】以元舅平陽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法）（書元舅何譏私也）

尹起莘曰（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帝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綱】己丑建始元年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法）（書免歸道死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耳）

【綱】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世（五舅之名皆王太后兄弟）爵關內侯

【綱】四月黃霧四塞（黃色也）【目】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尹起莘曰（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繆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綱】庚寅二年立皇后許氏（車騎將軍嘉之女也）【目】杜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綱】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目】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此王商非鳳弟乃後爲丞相者）

【綱】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目】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綱】匡衡坐取封邑四百頃盜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己也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免爲庶人以王商爲丞相

丁酉朔日（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阿諛爲容躬行有玷 [illegible] 以外

[illegible]甘[illegible]功罪何加

先王之所慎惟其輕重而爲之制宜也

春秋譏遂事之法

問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皆矯制以成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劉向以爲可封其議孰是

贊令有古風烈

君德莫大乎明斷

文景亦不是過

擿鼓中嚴鼓之節

器人手絲竹鼓鞞

婚姻正而天命全

關雎王教之端

聖人統天地之心

【目】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宗正掌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名籍。丞一人，比千石）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音糜），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侯（義成漢縣，今[illegible]邱縣，屬鳳陽府），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斯得之矣。

胡致堂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皆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綱】夏五月，帝崩，葬渭陵（在咸陽縣東北）。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

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識之，以見人君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

史臣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業之初，首以公田賑貸貧民，賦貸種食，未幾省樂官，罷苑馬，賑困乏，又罷宮館，減馬獸肉食，數月之間，善政迭書，舉是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主德不明，惡小在位，知蕭望之賢，善善而不用，知恭顯之奸，惡惡而不能去，事無巨細，悉委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決於此矣。

【綱】六月，太子驁即位。【目】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隤，徒回反，下墜也。擿音剔，投也。臨近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擿鼓也），中嚴鼓之節（數鼓嚴急，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取人器能也）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成帝時爲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以蒲青爲席，用蔽地）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匡衡上書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

不以矯制累延壽書矯示民有君

侯應十策

馮逡宜待帷幄

馮野王確然無欲張譚廉潔節儉

治行常第一號曰召父

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綱目斷曰 書與甘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郅支也殺漢使者其罪大矣是故特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已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爲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綱 戊子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目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 王嬙王穰之女 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以爲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哉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亡匈奴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邊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諭之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

綱 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目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因言顯顓權上怒罷逡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郭大有曰 羣臣舉馮野王爲御史大夫帝因石顯之言遂廢其與文帝避嫌不用竇廣國意相似愚謂野王果賢雖親必用不賢雖疏必舍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外戚也二君皆能用之後世不以私親爲嫌而以用賢爲美吁元帝儒弱固爲可哀石顯誠姦誠爲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漢祚不振基於此矣

綱 以召信臣爲少府 目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京房學易不知大易
京房學易不明其道
占候者之不貴

印何纍纍綬若若
若顯結納貢禹
貢禹明經著節
設詐取信人主

陳湯矯制發兵

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
天下大義當混一

下獄

尹遂昌曰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矣 胡致堂曰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本元帝識得爲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儒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識其進退之義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丁南湖曰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之至戒也京生客言易數乃以危直之言考課之法致恨於權宦而有魏郡考功之行此正宜知退知喪矣顧又依憑妻黨附託藩王求進於退之日求得於喪之時故其師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但元帝知其言之是又從而殺之則生之死不以罪矣故綱目責帝而書之曰殺魏郡太守京房

綱 下御史中丞陳咸髡爲城旦 目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爲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若若長也 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咸稱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

綱 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目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與甘延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從之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斬其首 凡常也 薄迫也

尹氏曰 延壽爲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目 丙戌四年正月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

問匡衡上治性正家之疏何如 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 匡衡疏六戒

正基兆而防未然 聖王必慎后妃之際

貴正體而明嫌疑 聖人慎防其端

得道亡身分六十四卦以直日用事以功舉賢萬化成 京房考功課吏法何如

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以京房爲魏郡太守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

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綱】甲申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目】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溫風雨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蓋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宜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

[illegible]

朝廷天下之楨幹

明主不嚴而成化

治天下者審所上

教化之流

風俗之樞機

教者權時之宜

馮奉世奏誅羌賊

漢賜馮奉世爵關內侯詔

當時儒學之盛

元帝之闇可知

追賊以賊爲導

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與衛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做傚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憫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爲光祿大夫史略史高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爲副多所貢薦長安令楊興說高曰以將軍之莅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乎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誠召幕府與參議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薦之於上以爲給事中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目秋七月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羌虜近在竟境字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願帥六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綱庚辰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目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綱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大中大夫猛自殺 目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綱目斷曰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廢而黜時自宜奉身退避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哉

袁了凡曰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佞君子害德宗之猜忮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爲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耶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綱壬午五年十二月以匡衡爲太子太傅 目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

和氣致祥

正臣進者治之表

廣開衆正之路太平之基

楊興爲國養恩明主不失師傅之恩

諸葛豐剛直著名

諸葛豐上書告堪猛罪

豐前譽而後毀

問元帝免諸葛豐左遷堪猛何辭

京兆可立得

下筆言語妙天下

勝五鹿充宗遠甚

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

且與合意即得入

君子以正攻邪

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綱目斷曰 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書之病帝也 溫公曰 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綱 待詔賈捐之棄市 目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 君蘭楊興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以君蘭言之於上也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君房捐之字也 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 五鹿復姓充宗其名也 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 謂賢士路開無隔塞之患也 捐之復短顯興曰顯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溫公曰 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禹入聖域而不優

專用恤關東爲憂

廣德諫射獵

廣德諫從橋
主聖臣直
聖主不乘危
曉人不當如是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朔北也暨及也）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愚謂武帝窮兵黷武郡縣遠夷而海內虛耗珠厓置郡未足爲漢社稷輕重也故賈捐之議棄而專恤關東時丞相于定國議亦與此合議者謂棄珠厓郡嘗聞揚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吁捐之之論亦可謂知本矣）

【綱】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 【目】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

【綱】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目】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綱】秋上酎祭宗廟（上時掌反酎直佑反三重醇酒也漢制正月元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 【目】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袁了凡曰（元帝將舍乘輿御樓船此經往祀敬聖乎流譁操容與乎從橋矣廣德身爲三公銜欲諫從容片言決何必免冠而上邀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事情人情耶是時恭顯與史高比而殺望之誣譖張猛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閒而置若罔聞耶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亦祇其餘智矣） 丁南湖曰（舍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帝之朝恭顯擅權許史怙寵大望之之枉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君德昏弱宗社幾危事之至大者也廣德爲御史大夫禍在蕭牆乃于此至大者循默保位而于彼至小者謂欲自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稱廣德爲儒其特腐儒也哉）

【綱】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書法）（以災害也于是始書罷）

【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尹） 【目】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九官謂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夔爲典樂龍爲納言是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

在易屯膏小貞之義
用人當公天下之選
安隴所處之嚴
庶幾憂國救篤
賜爵而朝朔望
望之去就不明
望之有愧二疏
太傅安肯就吏
朱雲勸望之自裁
果然殺吾賢傅
李元易歎難窮

召致廷尉爲送獄可其奏 以此下望之堪更生三人於獄 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令出視事 親視政事 恭顯史高說上竟罷之 不用望之等

尹氏曰 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爲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之語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爲哉 張南軒曰 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内有恭顯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兼收謹其爲勿使有差率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疏矣其綱經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露而無餘策慨不蒙信任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以鄭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汚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豈安在隴當梁冀强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能去之以安隴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隴秉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蓋不知學之弊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救篤者矣 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爲奸邪及許史子弟罪過事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望之始接待之後知其傾邪絕之朋恨更求入許史毀堪與更生華龍行汚穢欲入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

綱夏四月立子驁爲皇太子 綱賜蕭望之爵關内侯給事中朝朔望

尹淳昌曰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已頭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書削其官也

綱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目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 罪猶過也謂其坐以薄罪召之望之必來而無足憂 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 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綱目斷曰 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望之顧命大臣既廢爲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爲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爲中書令是誠何心也綱目特書之所以病帝也 溫公曰 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發奮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何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以貢禹爲諫大夫

貢禹勸節儉

天生聖人爲萬民

聞貢禹勸元帝以節儉何如

文景初政未有是

人君不可不知本

大爲不能言

聞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國祚卒至不振者何與

四人同心謀議

中書政本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漢紀

孝元皇帝

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綱】癸酉初元元年正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后王禁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綱】以貢禹爲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目】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十一而稅 謂君之取賦于下什中惟取其一也 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 水衡都尉主衡都水及上林苑 省肉食獸（發明）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爲基禍之主何哉優游不斷戚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溫公曰 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通鑑筆義曰 嗚夫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閹宦百度廢弛賢不肖雜亂賞罰倒置終身泯然至於不振可哀也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　丁南湖曰 恭儉帝王之盛德漢惟孝文庶幾焉元帝之庸闇惡得爲恭儉耶吾見其恭於弘石而宦官恣恭於許史而外戚昌一不恭於蕭望之之直諫則賢傅殺矣儉於祭禮之微而祖宗薄儉於馬穀之減而軍政廢一不儉於長楊宮之遊幸則大變作矣噫此所以爲漢元之恭儉而非三代帝王之恭儉歟

【綱】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 官掌公族 劉更生 後改名向 獄 下三人於獄治罪 皆免爲庶人 【目】時史高以外屬 外屬謂史高乃宣帝母黨 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 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 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 閹宦乃宮中使令之人也 無外黨遂委以政望之等患外戚許史 許延壽史高等 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禮曰刑人不在君側 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 召望之等送獄 時上初即位不省

皇孫驁生

中興侔德殷周

閒孝宣之世詔選茂異或有以儒術進者或有以文章顯者或有以治民聞者或有以將相得名者其人可詳言興

宣帝刑名繩下

宣帝開三大釁

宣帝功罪相半

問東萊言宣帝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為基禍之主請言其詳

聖人慮事至精

目 皇孫驁生（驁音傲） 目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適音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書法）皇孫生不書書驁生何驁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驁生始矣故謹書之

綱 壬寅黃龍元年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奭即位

班固贊曰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史臣斷曰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漢武之次）

呂東萊曰 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生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晁錯復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亦幾于亡生乎晁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甘蹈晁錯之覆轍而不顧焉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豈非精之效耶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蓋諸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知速鈍之不知利矣然其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遲鈍迂闊曾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雖遲而鈍亦與人同也惟是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于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貽千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賀善贊曰 宣帝號尚嚴而寵中書寬恤之政豈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凰求碧雞而趙蓋韓楊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文帝舉古名臣

論主制御蠻夷之道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中興輔佐孰優

論漢宣帝圖功臣于麒麟閣其間人品優劣可得詳其詳與隱然虎豹在山之勢

鳳凰集新蔡

帝亦以此自欺 張敞所論鶡雀

論漢諸儒講五經異同 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何如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立五經博士

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事下而乘事之矣有[illegible]而四言之[illegible]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illegible]約和親[illegible]邊境[illegible]高后時寬而不遂而單于[illegible]至于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illegible]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巳然之明效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illegible]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目】畫功臣於麒麟閣（書法）何以書錄功臣也 【目】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麒麟閣在西安府咸漢未央宮內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博陸今改平陸縣屬山西平陽府 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吳養心曰 宣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實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寬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實之於羣臣之後帝意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論正遠人觀瞻之所繫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顯瞻傑閣歷數元勳而嗟嘆畏之之人乃眇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儼然其右者其功德顯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帝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哉

【目】鳳凰集新蔡 古呂邑之國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故曰新蔡今改屬汝甯府

胡氏曰 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爲太平決矣鳳凰何爲敢來儀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嘩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所論鶡雀觀之亦可見矣

【目】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爲丞相

【綱】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諸儒施讎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論春秋同異者異論經旨合否也石渠閣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礱石爲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目】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平謂無所可否 上親稱制臨決焉 稱制制詔也曰是已自臨觀其議論而斷決可否 乃立梁丘易 梁丘賀姓名賀字長翁琅邪郡人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而得賀 大小夏侯尚書 夏侯勝姓大夏侯名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於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從歐陽高授書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也 穀梁春秋博士 穀梁赤姓名淑字元始魯人何休曰孔子至聖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傳穀梁梁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魯榮廣大善穀梁以授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秋爲郎 （書法）書蓋統一也

丁南湖曰 五經之道以尊王賤霸爲主帝王所知乎學者求知乎此而已宣帝學申韓不任周孔而雜霸爲用於五經之道殆先戾之矣乃徒講論於口舌章句間果何如哉

王霸無異道

孝宣非所以訓示子孫

王霸雜美玉礫

宣帝之法不可議

問漢宣帝唐宣宗中興何如

高祖立國規模

王道知精金美玉

問漢高雜霸何如

文帝資美而術高

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王者之政本乎天理

匈奴款塞請朝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無外待匈奴不臣之禮

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司馬公曰 王霸無異道昔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胡致堂曰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若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等乎以是考之彼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礫砆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謂宣帝言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

鄭永嘉曰 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兼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且彼天下爲有家法又爲有天下法宣帝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爲漢之家法執轍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謹精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以繼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強明聰察爲治其蔽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寡滋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朝之歲豈所謂天道者耶

張南軒曰 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亦未免有假之意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文帝雖天資爲近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眞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擧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千萬邦而垂俗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詆儒者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也

袁了凡曰 宣帝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欽輔以推讓之誼由御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季敦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謂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兩事皆擇人敎子弟使夫恬讓敦厚簡潔效者皆因其所闕而儀以其賢使之濡漬默化不言而喻可爲百世法矣

【綱】己巳二年營平侯趙充國卒　【目】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薨諡曰壯

【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五原郡楡林塞也在勝州楡林縣西四十里今大同路豐州 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紊亂失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綱】庚午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孝宣善政之累 周官議賢議能 四臣皆賢臣 廷尉負責之尤 楊惲種豆一歌與蘇軾詩諸作何異漢宣帝不恕惲宋神宗特恕軾何歟

張敞復為冀州刺史 五日京兆

天子欲用我 聞趙廣漢張敞皆以私怨殺人見皆然廣漢卽就誅敞乃就徵其故何耶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漢家自有制度 俗儒不達時宜

以雜霸也

司馬公曰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雲以韓馮翊之愬蕭望之為臣之自失矣所以使延壽之冤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寤而徒誅其事不亦甚哉 **胡致堂曰**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而後臺潔剛直之士皆無顧惜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寃者于定國也謂其必有死罪而不可殺況死非其罪乎定國當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罪漢宣既殺延壽之獄亦必經廷尉之斷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 **丁南湖曰** 楊惲種豆一歌之意少蘇軾諸作刺君之意多矣何漢宣帝之不恕惲宋神宗之待軾不能詩但假詩以抒怨望軾工于詩寄作詩以抒忠蓋二君之見英察相懸而二臣之詩忠怨遇相判也 **袁了凡曰** 楊惲貽會宗書君父至尊豈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夫序流景且將斬絕雖亦死生常理然豈宜出臣子之口帝積前疑又本此亡上語凡呪故以致之死遇刻矣然語言犯上惲亦自取之也若種豆之詩蓋自況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旦夕更復何意議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為謂其旨有風刺

此雖漢廷深文不及此也無乃啓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

綱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復以為冀州刺史冀州今改屬眞定府 **目**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奏不下敞使掾絮舜絮舜姓名賊捕掾也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收舜繫獄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後敞為舜家告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枹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頻也數起者言盜之多也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勳使使者卽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

丁南湖曰 舜為天子而瞽瞍不得免殺人之罪彼趙廣漢以私怨殺榮畜固其誅矣張敞以私怨殺絮舜獨可赦乎宣帝于漢則誅之于敞則徵之何也或謂冀州多盜帝不得不用敞然而今可用敞則向亦可用漢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卽此二人之賞罰夫豈綜核之當耶

綱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目**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胡涓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

人主嗜好不可
徧鳳鳥皆集京師
眞宰相之所宜
爲古人先教化
耿壽昌奏行歲
糴
初置常平倉
孫會宗與惲書
南山種豆歌
縣官不足爲盡力
蓋韓皆盡力吏

戴永嘉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臣下畏服已而夾考其行事有名無實尤甚卒不免爲臣下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不可偏也繫于心術之微所謂何意皆以相欺然者多矣宣帝雖好祥瑞當宣布嘗坐鳳凰不下京師左馮翊日鳳凰皆集京師矣神爵五鳳之年甘露紛紜何多也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之時連陰風雨災變擾擾不已符瑞何從來其書屢書鳳皇神爵黃龍甘露曰祥瑞云者大抵皆嘗當頓也　方正學曰漢宣帝稱善治者爲相功名損于治郡時官者曾其之謂豈有才知黃霸而不能用于後觀其爲教所爲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相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核數以用而持法太嚴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教化飭法令于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皆以爲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觀其教上計吏以興教化之一端耳眞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而嘗以爲迂闊者數求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遂盡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暴聞教化之說多矣敵之言正與帝意合故令信敎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欲有爲其可得哉

綱丁卯四年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目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穰人掌切豐也）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弘農漢郡名今改爲陝州屬河南府上黨秦郡名今爲潞州屬山西道）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昌爵關內侯（書法）（志恤民也）

丁南湖曰（積穀救民之制莫善于常平而壽昌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臣可謂兩得矣綱目深嘉之故書曰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蓋先言其良法美意而後以初置二字見其亙古獨得也）

綱夏四月朔日食

綱殺故平通侯楊惲　目初惲既失爵位（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爲妖惡言詔免爲庶人）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漢郡名今改爲[illegible]屬陝西平涼府）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以晻昧（晻與暗同）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當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炰步交反炙也勞來到反）酒後耳熱（猶言酒力發暢也）仰天拊缶（缶方久反瓦器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烏烏秦聲關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高山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種豆一頃（喻百官也豆者眞實之物當在倉廩）落而爲萁（萁音基豆莖也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隷（蓋寬饒）韓馮翊（韓延壽）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

循子雖見其一
編

郎官莫不自厲

驗中稱其公平

三人居位皆稱
職

丙吉知人

一體相待而成

丙魏有聲

功名損于治郡

霸教舍鶡雀

黃霸薦高可太
尉

治民吏以霸爲
首

胡致堂曰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臣之自[illegible]一[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延[illegible]則有司承[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法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而大治其[illegible]令行禁止而[illegible]詩[illegible]其[illegible]於二十四[illegible]而民不忍欺[illegible]是三者不足以[illegible]取官[illegible]刀[illegible]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illegible]矣 袁了凡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望之[illegible]之不能平也[illegible]此何之矣然延壽[illegible]東[illegible]治[illegible]兵[illegible]不能自[illegible]耶[illegible]郡[illegible]令有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延壽也夫[illegible]山[illegible]校[illegible]門而反[illegible]者其春秋[illegible]大夫耶[illegible]願心王曰曰[illegible]許大年[illegible]尚[illegible]耳帝意乃[illegible]延壽之不免情[illegible]之之不爲王曰也[illegible]然案問放散官[illegible]事未[illegible]也[illegible]則上[illegible]公[illegible]矣乃許[illegible]之[illegible]私以相[illegible]使後爲御史者何以[illegible]職耶夫以[illegible]陵之訟延壽且[illegible]過此非[illegible]過時耶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害賢而延壽亦自擅也

綱 乙丑二年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爲庶人惲音[illegible]

目 惲廉潔無私爲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山郎郎官名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名云耳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諸吏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爲光祿勳惲輕財好義廉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詔免爲庶人

綱 丙寅三年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目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書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班孟堅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袁了凡曰[illegible]召其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今攷萬年始以事[illegible]得入其爲御史大夫劾以候丙吉病獨留叩人後至昏夜乃歸吉以故薦之稍之故也其將復以教子邪咸年十八以父任爲郎郎統而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以事已故戒之然咸後爲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專權咸獨與朱雲訟言顯短致罹中傷咸可謂鯁直矣後王莽篡咸令三子皆去位歸家猶用漢祖臘則能以忠而訓子事先矣視乃父之諂何如也史謂萬年[illegible]信巧宦之能竊名哉

綱 二月以黃霸爲丞相

目 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入丞相府[illegible]作鶡雀大而赤色出羌中今俗謂鶡雞是也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爲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黃霸以政治受褒擢漢以黃霸爲太子太傅誥

屠伯

此蝗豈鳳凰食

東海賢知其母

君子大其不伐喪

四夷貴中國之仁義

韓延壽反案蕭望之延壽以奢僭見誅

徵霸爲太子太傅 漢書宣帝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丘瓊山曰 鳳凰之名載于詩書論語禮記世之人卒莫有眞識其形狀何如者自宣帝卽位至此凡五見矣于是乎以之紀元爲嗚呼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何宣帝之之獨多哉其所謂鳳者豈眞鳳乎抑鵲鳥之類乎

綱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

綱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目 延年陰鷙酷烈 鷙擊也凡鳥之勇猛者曰鷙酷烈謂刑罰酷烈也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號曰屠伯 言殺人如屠兒之殺獸也伯猶言長 延年素輕黃霸爲人友比郡爲守見其以鳳凰被褒賞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義出行蝗 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行下孟反巡行捕蝗也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 報囚當罪人也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丁南湖曰 嚴延年捷於政事班固傳云雖子貢冉有之通藝不能絕也予攷延年殘酷於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當生者詭殺之蓋誅戮無辜則不仁積惡殺身則不智方命虐民則不忠違逆母志則不孝諸惡具備顧以聖門大賢方之不亦謬哉若延年奚霍光之廢立而東萊許爲夷齊之後一人此雖姑取節焉然獎酷吏而屈大聖畢竟非確說也

綱 甲子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目 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 士匄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 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綱 殺左馮翊韓延壽 目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廩犧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 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究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

尙方事 尙方凡掌天子之物者皆曰尙秦置六尙之官 [illegible]

丙吉問牛喘
丙吉知大體
宰相所以治陰陽
漢益小吏俸詔
宣帝可謂知本
漢以韓延壽爲左馮翊諸
閉閤思過
訟者以田相移
恩信徧二十四縣
吏民不忍欺紿
漢賜黃霸爵關內侯詔

【綱】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　【目】吉尙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illegible]吉曰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illegible]人以爲知大體

司馬公曰（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坐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淫漸潤則百姓治安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者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將祀盡釋此不憂而憂於牛喘以求陰陽之和不亦疎乎）宋潛溪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私鬪此燮理先務也而遡不介懷牛耕而喘或勞而傷未必燮理所致而引爲己任則重輕實俱失之矣尙爲知大體哉）

【綱】秋八月詔益小吏俸　【目】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書法）（勸廉也帝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

【綱】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　【目】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敎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跡而大治延壽爲吏尙禮義好古敎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公嘗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敎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敕厲（敕戒勉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推尊也）吏民不忍欺紿（紿音殆謂欺也）

薛文淸曰（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敎化以導之耳敎化修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今觀韓延壽之治潁川敎以禮讓而百姓遵敎及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賢士虛謀議納諫諍修治學宮表孝弟有行公之敦敎化何如也其入爲左馮翊也卽其閉閤引咎卒感昆弟畏德化甚於刑罰庶幾哉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爲一郡三代於是可槩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於此有徵哉）

【綱】癸亥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數月

充國不盡國之利害 充國老成厚重

留一年以報厚德

鄭昌上書訟寬饒 寬饒有憂國之心 兩言蔽宣帝之爲人

都護之置自吉始

[置]尹起莘曰 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見西羌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充國之爲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綱]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目]初寬饒爲衞司馬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飮食病者撫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淸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書法） 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 刑餘爲周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吾是而甚之寬饒謂 自殺爲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

胡致堂曰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巨瓊山曰 陳霆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爲可惜寬饒直譏宣帝刑法中書之失使用其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治效當何如也嗚呼人臣爲國除弊政鋤隱禍而世主不以爲功反以爲罪者多矣豈但一以常少而亂日常多歟 袁了凡曰 寬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在其位此蓋謂天命難諶天位難安以凜凜悚人主意耳豈求禪也如谷永疏云天立王者以制海內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次公同而又專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以永爲忠則議者且以永意在問鼎乎

[綱]日逐王 即如休屠王渾邪王之稱 素與握衍朐鞮 朐音劬鞮下奚反朐奴單于號 單于有隙率其衆降漢騎都尉鄭吉發渠犂龜茲 音丘慈西域國 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綱]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相字弱翁

巨瓊山曰 相假許史以爲重進之不以其道也其始不正後雖有他美莫能贖焉 陳止齋曰 漢之宣帝人皆知其爲英主也然其明過於察斷過於嚴勤過於親魏相輔之總領衆職使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稱位之人眞無負於宣帝之爲者相知以心孰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能無恨於霸翁霍光親擁天子覆擁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宥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卒使功臣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廣漢良吏也不幸麗乎罪尙宜以八議之法貸之相獨戮以快已之私憾至於民泣而請代者舉京兆弗恤也何刻哉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刻佐之[illegible]傳[illegible]之言[illegible]之治[illegible]相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帝王貴謀而賤戰
留屯田便宜十二事
兵以計爲本
不戰自破之策
魏相任計可用
留充國屯田湟中
以張敞爲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自輔
堯桀之分在義利
道民不可不愼
充國振旅還師
宜歸功于二將軍
大事當爲後法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眞萬全之師
庶幾乎三代之將

弃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排折羌虜饒以待其弊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得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揚武六言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阻遠逆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重之勢十言亡驚動羌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繇役以戒不虞）上復賜報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且必瓦解此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湟中

綱以張敞爲京兆尹　目初敞爲山陰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轉相斬捕國中遂平後尹京兆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目辛酉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降幷斬首級溺河湟（河湟二州名皆西羌地）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書法）（書振旅而還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羌助之充國招降以威信先零既降充國徐以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奏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羌竟斬楊玉以降眞所謂萬全之師也）

張南軒曰（充國爲將庶幾乎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諷旨漢大將密拔出倫輩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矣）唐仲友曰（充國盡兵利害得之於屯田不盡國之利害失之於

躋一世仁壽之域

問王褒王吉皆漢諫大夫優劣何如

趙充國請自擊先零
可將無踰老臣
將軍度羌虜何如
百聞不如一見

先計而後戰

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一難兩害

充國請罷兵屯田

明主可爲忠言

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書法）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宣帝也

尹起莘曰 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賢之意衰薄可知書遣諫大夫求碧雞之神巳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爲中興之累多矣 丁南湖曰 王褒王吉皆諫大夫也褒有聖主賢臣之頌吉有政事之疏皆克舉言責矣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吉也能去而褒也不能去故綱目書曰帝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雞之神郎繼之曰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觀此並書之意則二人之優劣若判蒼素矣

目先零楊王先零西羌種名與諸羌劫略小種背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度徒洛反計料也綱目遙作縣字願至金城圖上方略金城郡名今臨洮府蘭縣圖上方略謂圖畫其地形幷爲攻討方略而奏上之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伺候盜賊也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罕作罕开音牽皆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郡名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是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充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請赦罕开討先零擇良吏拊循和輯罕开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上欲誅罕开充國上書曰今先零爲寇罕开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愚以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寇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縣名東至浩亹亹音門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爲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畮古畝字謂人出營田者也益積蓄省大費帝報

聖主得賢臣頌 賢者國家之器用

巧治鑄干將 動用人馬相得

聖主所以易海內

君人勤求賢而逸得人

賢者遇明君

有聖君而後有賢臣

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得明主以顯其德

聞王褒張敞王吉各上疏得失何如

張敞勸游心帝王之術

王吉疏論本務欲治之主不世出

宣德流化自近始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目】初上以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巧冶鑄干將（劍名）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功用相得也王良執靶（靶轡也王良晉之善御者）韓哀附輿（哀亦古之善御者附以輔其車輿）周流八極（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音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音列寒也）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古吟字喻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蟋蟀似蝗而小九月在堂故曰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蜉蝣音浮由狀似蛣蜣其出以時故曰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美行之驗也）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錢名鏗至殷商時已七百餘歲）呴噓呼吸如喬松哉（喬謂王喬松謂赤松子皆古仙人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袁了凡曰（王褒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末乃嗤彭祖而陋喬松嬈態人主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責其言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責者與而晚乃爲上使祀金馬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目】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遊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由是悉罷上方待詔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惟敞能繼其跡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目】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期會猶期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

漢以黃霸守京兆尹譜
黃霸力行敎化務在成就安全
許丞重聽何傷
治道去其泰甚
治爲天下第一

玄成陽狂不應召
聖王貴以禮讓爲國
自安衡門之下

宣帝修武帝故事
求金馬碧雞之神

學問者也爾不聞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虧汚辱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成有一德循惓惓爲不然則顚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乎識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歲讓當召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不然則幼沖有過當撻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親親之道固然也而伊尹之進固莘野之耕夫也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業以養正而山靜泉清之會也況於廣受之歸而知讒諂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有爲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敎世子之法而能早爲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于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事亦不賁乎繼世之後矣奈之何其去也吾曰帝王之子孫尊異於人而幼沖之年已可驟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胄也而顚覆而有過何以卒爲守成之令主也吁疏廣之叔姪縱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之事業望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爲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〇爲人臣數句出禮記文王世子篇〇周公令其子伯禽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綱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目霸守潁川力行敎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官名主糾察郡吏郵郡錄事也）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故舊也）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甚害事者）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潁川（史記補遺黃霸治潁川以禮義條敎喻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

綱己未四年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書法）（賜金與復家何以書嘉念功也）

綱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　目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史略玄成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過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令故改元神爵神爵大如鷃爵色有五采）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祭處曰畤漢武帝立泰乙五帝祠壇於甘泉宮是爲泰畤也）幸河東（郡名今改山西平陽府蒲州）祠后土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益州漢郡名今雲南府是）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其神祠在益州金馬坊）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往求之（書法）（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帝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聞置神祠帝之惑也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爲之持節求之以是爲不職故病之也）

尹起莘曰祠祀神仙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爲踵而行之然郊泰畤祀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去年所求失尤甚矣

問張安世辭祿果得大臣之體歟

舉賢豈有私謝 功高明主所知

二疏賜金遺歸

宦成名立 不去懼有後悔

賢哉二大夫

問二疏不以財累子孫其故何歟

聖主惠養老臣

疏廣加人數等 問二疏請老果見歟 疏廣微意可見 疏廣非望之所能及

二子見幾而作

■張安世以爲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丁南湖曰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棄少游不以賢臣許之但以具臣爲貶愚謂人臣之道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安世克知乎此可謂漢之賢臣矣少游之刻論何[illegible]

■夏六月立子欽爲淮陽王（書法）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爲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遺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千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祖道行祭爲道路祈也黃帝子名纍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供謂供具張設也 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 誖與悖同亂也 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書法）■此不書兄子受何不以廣擅受也請■老常也在西漢爲高節故並書之書賜金遺歸榮之也

胡致堂曰 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求免于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有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同學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年二十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爲一至于是則其憒懦有素疏廣觀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敎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恐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憒古對反心亂也

尹遂昌曰 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爾至疏廣疏受方傅儲君乃亦勇于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獨昔能知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賜金遺歸特書予而養予之也

薛方山曰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于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所謂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專任之重而有關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所謂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吾知君臣之義者必有所輕重于其間矣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徒爲遂懼一朝移病而去其自爲謀則得矣知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illegible]爲師傅則亦[illegible]

還府輒白異聞 災變輒奏丙魏同心輔政 望之經明持重望之材任將相 試望之於三輔 丙吉深厚不伐 丙吉不言舊恩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 問漢宣在位十二年始賞保護之功與孝文即位歷三時始修代來之功可如

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椽吏（勅命也案省吏曰椽吏）按事郡國（分巡按諸郡）及休告（古者名吏休假曰告謂請休耳）從家還至府輒白（奏事）四方異聞（所聞怪異之事）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綱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 目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視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謂作左馮翊郡太守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世諭意曰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是爲三輔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欲用吏治民以考功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王荊石曰 三輔之試世咸謂宣帝喜望之欲向用之以爲相竊意殊不然孝宣之試望之即孝武之策董相蓋望之以經術進而帝綜核名實迺申韓刑名之學視之若冰炭不相入雖業慕其名而亦信任之不篤姑于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于江都望之再試竟未聞倚以爲相不然蕭顯許史寵帝何所試卻信任之而不疑哉

袁了凡曰 汲長孺蕭長倩皆戇戇氣節古社稷臣也而其材氣亦畧相似黯不拜因丞相長揖衛將軍望之亦不謁大將軍光不受兩吏夾持黯不願守淮陽而願爲中郎望之亦不願守平原而請守諫官又皆直言規主無所回避然黯尤能以道義發意氣故毀公孫弘之懷詐正直也賁張湯之深文忠厚也出列卿至郡守四十年家無餘財絳潔也而望之有傾丙吉之心欲趙韓之殺延壽一劾其散廩犧官錢百萬一劾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雖議起摘軼亦其素行之不足亮矣夫黯學黃老望之脩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抑豈黯之天資固自卓然耶

綱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書法）于是帝在位十三年矣而賀猶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

綱 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者賜物有差 目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宣帝孝武曾孫也）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掖門宮中之小門庭在掖內故曰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有阿依保護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謂丙吉知此情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始有形象而徵也怪異也奇也）安世輒止之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常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許舜皆爲列侯（宣帝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任文學經術恩義卓異厥功茂焉）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胡致堂曰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睚眦必報者壯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苟以爲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大晚乎霍光既薨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況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常自忘其顧視所以遠嫌也然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脩代來功亦可以無愧矣淺夫薄子于人主曾無犬馬之勞羈紲之奉尚欲因緣扳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勞鮮不嘵嘵自明惟恐蘇之弗及也此遭遇曾朱家淪不[illegible]

譏奉世矯制破莎車

奉世不爲無功然字終不可得而免

問長孺矯制開倉粟奉世矯詔破莎車得失何如

詔鄭吉還屯渠犂

魏相諫伐匈奴兵義者王

此兵何名

孔子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宰相之能事賢者以爲難

魏相深見遠識

戢兵保民之美

魏相好觀漢故事

目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莎車王弟（莎車本西域之國名後因名國其國去陽關千七百里與漢隔絕界）呼屠徵自立爲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書法）矯制（雖討叛必書矯示民有君也）

尹起莘曰 莎車書叛不爲無罪奉世破之不爲無功然矯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重輕而殺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丁南湖曰 汲長孺矯制開倉粟而綱目恕其矯重民命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

綱 丁巳二年二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目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綱 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綱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目 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音現顯示之也）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書願益田卒上從魏相議乃詔鄭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胡致堂曰 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速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陳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寇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露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懇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爲何如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尹遂昌曰 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興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則戢兵保民之美可勝旣哉未幾匈奴衰弱終于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于勝敗之數乎

綱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數條謂下句數畢也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焉）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

百姓追思廣漢
弱翁不少容忍
魏相德不稱位
鳳凰來至京師 宋畸可謂特立之士
以望之爲平原太守
憂末而忘本
望之非擇事爲忠
周召出爲二伯
邑子終日不敢見
披籍取人
翁歸不以行能驕人

坐要斬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書法） 書殺何蓋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

胡致堂曰 賢才之士千夫一人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于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者平恕心爲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職業其然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袁了凡曰 季宣殺蓋韓楊後世並咎其濫刑獨東坡作二疏贊以稱蓋韓楊爲三良臣而不及趙蓋以廣漢之死有自取之道也按廣漢初附霍光及光死窺上微旨輒發吏士索霍禹家私屠酤事致上召問因陰犯請大臣及已容私黏復曲庇之反誣蘇賢殺榮畜而水已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又問太史知天象當戮大臣其欲脇按丞相陰罪殺之是何用心之險而冀倖免乎雖與蓋韓楊同屍于市其枉直固有分矣

綱 貶少府宋畸爲泗水太傅 目 畸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書法） 貶何以書予畸也先是鳳凰集二未有議之者于是畸獨非之可謂特立之士矣

綱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小也故稱少府

陳止齋曰 人臣之事君一有所疏外則其分也日隔而君之見知也不深懼其嫌隙之易開而忌其復進也交譖而不釋君子安得而不畏之也識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共任于宣帝之口弘石之與蕭望之之不相能非一夕也重之孝宣以法律右弘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其立于朝也危矣平原之遷其所以推意本朝而蔵于其心者非擇事以爲忠也懼有以中之也三代而上皐陶矢謨于內禹稷躬耕于外周召師保亦出爲二伯居者無間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仲舒左遷膠西而猶不免于禍姦鋒之中人固如此也君子安得而不懼哉

綱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三輔之郡今鳳翔府屬陝西 目 翁歸初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 託寄囑也子男子之稱邑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爲翁歸託也 語終日竟不敢見 定國與翁歸終日言竟不敢使此人見翁歸也見音現 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 汝不能任其事 又不可干以私 言尹翁歸又不可以私意託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之語也 以治郡高第遂入爲右扶風 入內地作扶風郡太守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爲右職 漢法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

袁了凡曰 史稱尹翁歸溫良謙退是其和可挹也倘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冠爲弟請者矣史書河東之節亞翁歸也迺知鍾廷尉不于廷尉耶 同時何並遷潁川太守潁川鍾元領廷尉事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崖不在太守竟殺之

公正不可交以私
徑漢以朱邑爲大司農詔
龔遂拜渤海太守
禁子弄兵潢池
治亂民猶治亂繩
龔遂治渤海
單車至府
賣劍買牛
問龔遂治渤海而盜賊悉平果何術耶
議者終不以爲是小宗合大宗之統
大統無嫌貳之失
蓋寬饒見事風生

身[illegible]及[illegible]度[illegible]則以其宗[illegible]家無[illegible]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illegible]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illegible]外之交束脩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咎朕甚憫之其賜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綱】以龔遂爲水衡都尉（漢官名主都水及上林苑）【目】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瀕（瀕與濱同邊也）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音黃）池中耳（潢池者潢汙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于潢池中乎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克而殺之）將安之也（撫而處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鉏鉤鎌也）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 龔遂始事昌邑王危言極諫有忠謇之奇節繼爲渤郡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似此者落落僅見信矣夫才難也 袁了凡曰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民者愼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蠻夷區也而文翁化之刀布之俗翕而絃歌矣渤海盡盜賊藪也而龔遂治之兵弩之習轉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格況中區乎養之贍雖盜賊還良況齊民乎又曰弛逐捕慰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良民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人存問而愛利之則桐鄉之民皆子孫

【綱】丙寅元康元年五月追尊悼皇爲皇考立寢廟

范鎮曰 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程子曰 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于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綱】殺京兆尹趙廣漢 【目】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强壯蠭氣（蠭讀如鋒言鋒銳之氣難犯也）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速不可當也）無所迴避（言不畏避也）竟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姓名也）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守去聲詣也）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之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

明主躬覽明聽開帝置廷尉平而鄭昌勸定律令得失何如

徐生上疏抑制霍氏

人爲徐生上疏

曲突徙薪

芒刺在背

霍氏之禍始於驂乘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

問楚滅子文漢滅霍光何如

楚莊赦蕘尹克黄

光之忠勳不可不祀

朱邑廉平不苛

朱邑治行第一

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目）乙卯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

（綱）初霍氏奢侈茂陵（茂陵漢縣名今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告霍氏反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人謂當時有人也爲去聲助也徐生即徐福）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突徒沒反竈䆫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更平聲改）遠徙其薪不者（不同否猶言否則也）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列也救火而被燒焚者坐于上列）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鄉音向下同）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亡與無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燋傷火也）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燋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爲郎（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綱）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驂乘驂駕三馬也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則曰居右今曰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芒草端也刺七賜反如棘刺其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肆體謂身體舒泰也）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顚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䦛椒作亂于楚莊王滅其族而赦蕘尹克黄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綱）九月以朱邑爲大司農（九卿之一主治藏者也）

（目）邑少爲桐鄉（桐鄉鄉名在古舒州今安慶府）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以愛人利物爲事也）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北海郡名今登州府）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

問董仲舒言德治董化路溫舒言尚德緩刑何武帝見喜而不見用歟

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十失一存

獄者天下之大命

太平之風可興

置廷尉平

齋居決事

鄭昌請制定律令

其迹以致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

【綱】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 【目】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收其印綬諸領羽林 羽林漢之軍衛名掌隨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蓋武帝取天之羽林星有衆星曰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 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 許史子弟謂許延壽史高之子弟也 (書法)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此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

【綱】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見知故縱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之罪 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 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 比必利反例也況譬擬也已行故事曰比 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 姦詐之吏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買交易也 所欲活則傅生議 傅讀作附 所欲陷則予死比 與死例相比況也 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十失謂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八忠良切言皆鬱于胸九喜虛譽十蒙實禍 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 敺與驅同 以刻爲明 言上而朝廷下而郡縣上而官長下而僚屬皆相敺迫以苛刻從事 深者獲公名 言深文者得奉公之名稱 平者多後患 言持法平者後反多患害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 言指畫地爲獄尸雖知非眞獄人且擬議而不願入也 刻木爲吏期不對 言雖刻木偶爲吏雖議非眞吏且期望而不對也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丁南湖曰 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大義而爲名孝廉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爲名獄吏其尙德緩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旣聽于上而身名亦顯厥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綱】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吏與郡鞫獄 鞫音菊推窮也 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 平言稱平其不平也 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 讞魚列反議罪也用季秋議罪順時殺之氣也 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帝知獄事乃死生所係不敢輕也齋居則心清而慮專燭理明而情僞易見 獄刑號爲平矣涿郡 涿郡今改涿州直隸順天府是也 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問漢宣帝綜核名實王成何以得僞增蒙賞歟

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執一實以御百虛

丞相致仕自賢始

韋賢遜人遠

宣帝保全大臣之意

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非所以廣德於天下此非臣等所能及

堯舜之用心

成僞自增加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胡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聾瞽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結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于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真是也使之謗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溪曰 利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王瓊山曰 唐虞之世事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是帝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爲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當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賜爵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耶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刑賞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綱 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 目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綱 五月丞相韋賢致仕 目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書法）書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首致仕可謂遜人遠矣

綱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發明 韋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大有逕庭至于丙魏輔政並書于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綱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 目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言示天下以淺陋也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袁了凡曰 二疏未老去位世以爲爲太子儒故也不知其止許舜監護太子家已有宿嫌于許氏矣想當傅太子時其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許氏者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壽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能爲門下何有廣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他日太子懦愞其能顧師傅舊恩乎蕭太傅事可睹已與其留無益于太子而多一殺師傅之名孰與去乎蓋有以見躑躅之孚于嬴家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已晚也

目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

魏相曰去副封
以魏相爲給事中
魏相有許史之累
魏相識遇獲禽
此識宰相事
魏相進不以正
宣帝厲精爲治
親問刺史守相
太守吏民之本
漢世良吏爲盛
循吏只是數人
宣帝總核名實
問高惠文景之循吏與宣帝之循吏與孰爲盛
興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王成治有異效

副封所言不善屛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后之父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其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自相給事中而漢事皆得以燕見言之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矣）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顧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識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識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庶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狥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袁了凡曰（魏相爲御史尋顯矣勢無不可專言事況所論奏如抑損霍氏權知去副封以防壅蔽皆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必因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爲相其疏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博訪固帝王事然何必擧擧外家耶相蓋以託重于戚則其說易行惟功于崇則其諫必協而不虞后黨專政之可憂豈獨一霍氏哉）

鑑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古艱字）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孫（謂賞賜遠及其孫耳非謂侍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漢之官名秦以御史監郡漢初省之文帝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省察御史謂之刺史唐改太守今因之守相謂郡守及諸侯王相也）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攷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選用褒賞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又曰緣帝長于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愁歎由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宋濂曰（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得不載也何以知之觀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是之謂良也乃特見于賈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尙爾所遺者不旣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于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爲循吏而首任之者乃在僞增戶口之王成則不盛于高惠文景從可知矣）

鑑 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之）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占去聲隱度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賜爵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秩中二千石（中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石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簿也）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

取青紫如拾芥

定國決獄審慎

天下無冤民民自以不冤間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何如于公雪孝婦之冤

定國善繼父志

聖主褒德顯功

安世國家重臣

魏相奏封事

春秋譏世卿

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綱〕壬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爲廷尉 〔目〕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 史略定國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史臣斷曰 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爲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之謂賢臣于君平反庶獄雪東海孝婦之冤而定國善繼乎父志是之謂孝子

〔綱〕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爲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目〕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家業世世相傳爲疇

胡致堂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啓之與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目〕魏相上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綱〕鳳凰集魯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爲之赦而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綱〕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綱〕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 樂平漢縣名今改屬山西太原府平定州 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 密奏章囊封板故曰封事 言春秋譏世卿 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其名稱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爲其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 惡宋三世爲大夫 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云三世謂慈父主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疾惡之 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霍光沈靜詳審皆發生不仁

趙廣漢爲缿筩以受投書

鉤距以得事情

發姦擿伏如神

漢治京兆者莫能及

夏侯勝誤相字于前

堯言布于天下先生無懲前事

胡致堂曰 蹶弒天下之母而光不敢發則定策嫁子弒矣欲免于誅得乎後史稱光沈靜詳審乃至于此害其主不仁可不戒哉 尹遂昌曰 霍顯謀[illegible]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 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當能即時討賊暴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斥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眞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罪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

目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 今音零丁令北狄種名 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桓其先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爲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爲輕便 烏孫擊其西所殺甚衆其後漢又擊之匈奴愈弱而邊境少事矣

綱是歲潁川 潁川今河南許州是 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 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官名又正也謂使之正一郡也 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筩 缿音侯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筩音同筒竹也如今官受密事兩也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 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爲鉤距 鉤致也毛氏曰鉤距如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 擿他歷反發謂動發之也姦宄也擿挑也伏隱也謂爲姦而隱匿者必爲之擿發也 京兆政淸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赦目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 縣音懸 （書法）書大將軍女何著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弒益著矣故權在于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致堂曰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爲妻道不得而臣道不當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告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警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 目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 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于君前今誤道相字于宣帝之前見其直率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 嘗朝見而出外以主上之語道與人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參致）史略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

黃霸獨用寬和

庭中稱平

春秋以功覆過

非田子賓大事不成子賓實勇士

使我至今病悸

夏侯勝諫不宜立廟樂

詔書不可用

黃霸獄受尙書

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正長官也）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謂稱美其持法輕重適中也）

[綱]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目]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如（乞與也）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目]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三者皆舞名）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尙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丁南湖曰（稗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各被乎不識字之譏則何貴于讀書耶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尙書而尙書之中具載乎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爲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須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爲章句腐儒之勸耶）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目]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書法）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旣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袁田　黃了凡輯　　琅琊王世貞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　帝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民安吏稱中興侔德殷宗然雜名法下德教不純漢室之元氣衰矣

大將軍光請歸政

【綱】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光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書法）書請何光爲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爲　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

胡致堂曰　宦豈權利之能蠹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光少節謹嚴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非昭立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沖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業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己然後奏御凡有不便於己思告于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況脊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怒觀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于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藩升則宣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湛族滅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　霍光立昌邑既不審擇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以側目視光者久矣不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驂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主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議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于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于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玄用者多矣使董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滅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于天非廢立也借持天子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于禍乎

鳳凰集膠東

【綱】夏四月鳳凰集膠東　名【目】赦勿收田租賦

書法　光皆嗣遍鳳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爲之赦亦謬矣

漢初公議凜凜

【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目】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法）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帝矣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綱】名黃霸爲廷尉正　【目】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　痛切也繩治之使直也如繩約趺宕也　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丙吉閉門不納
丙吉奏記霍光
病已行安而節和
嚴延年劾奏霍光
朝廷肅然敬憚
所立名正言順
霍光有託孤之節
武帝知人之明不可及
凜凜然如秋霜烈日
夷齊之後一人
人主師當爲宰相
詔求微時故劍
霍光不封許廣漢

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雲氣也）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卽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尹起莘曰 昌邑之立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羣臣奏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卽位而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定而又廢之餘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爲專輒不臣矣至宣帝則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託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丘瓊山曰 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嗚呼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丁南湖曰 觀丙吉之功而人臣之事幼君者可以勸觀漢宣之立而人主之愛幼子者可以懲何也漢宣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吉猶周宣與彘亂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富貴永世而令名無窮焉視彼曹馬之徒欺滅幼君而旋卽自滅者其得失相去何如耶此忠義之利可以爲人臣之勸也武帝之天下乃嫡長戾太子之天下帝也惡嫡長愛庶幼以致戾之死於無辜未幾而宣帝以戾之家孫奄有天下以伸乃祖之寃此好還之天道爲君父者可以懲矣

綱 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

目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爲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如此說也）

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目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知指謂知求故劍意）白立許伃倢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刑之人也）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胡致堂曰 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憸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所以覆宗也

袁王綱鑑合編卷七終

以此益重經術士
延年按劍責霍光
將軍能安劉氏
汗出洽背
師何以無諫書
三百五篇諫
遷夏侯勝少府
霍光可以當大事
當大事屹如山嶽
問周勃霍光優劣何如
霍光忠厚之心
不學無術
問霍光擁昭立宣得失何如
不能知人之過
丙吉護養宣帝

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召御史丞相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音偉）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組則古反）送至昌邑邸羣臣坐不舉奏者誅二百餘人惟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趙雪航曰（光事武帝輔漢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羣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以田延年一言卽斂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卽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卽位之初卽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干預朝政豈不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俾其昆弟子孫皆奉朝請根據朝廷卒纔三載家族夷滅而使祖禰祀絕豈不可傷也哉）尹起莘曰（以光之忠亦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爲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丘瓊山曰（孔子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霍光此舉忠則忠矣順則未順焉以一時利害論之雖若忠於漢室以萬世綱常論之實得罪於名教原其所失不在於廢之之時而在於立之之始王之爲王亦既有年矣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也其爲人臧否光略不聞之乎在廷羣臣亦無一人知之乎立人以爲君將以奉天而子民夫豈細故何不於未迎之先詢問訪察既明且審然後遣使迎之而輕易若是耶既輕易立之又輕易廢之略不聞有委曲規諫之意眇視其君有如牧豎遂使萬世之下奸雄亂賊藉此爲亂階霍光不得辭其責矣然則伊尹放太甲非歟曰孟子有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可若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目】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太子納史良娣生子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曰史）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云病已欲速瘳也後改名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

王吉諫昌邑王
心堯舜而體喬松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
龔遂忠厚剛毅
中詩一篇何等
長安東郭門
城門與郭門等
成王名各因時以成名
昭帝可謂善繼
問霍光廢昌邑王得失何如
將軍爲國柱石
於古嘗有此不
漢之伊尹
夏侯勝直諫

【綱】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書法）自五年丞相訢卒相位虛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目】丁未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無嗣光卽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袁王髆之子髆音博乃孝武帝第五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松喬之高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遊戲無度涕泣鄰行鄰音膝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文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于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卽大發晝夜馳赴從者馬死相望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無有所發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王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書法）承王后詔何不以專立君累光也

班固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卽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問民疾苦又書罷榷酤官又書減戶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袁了凡曰文人之詞固有嫺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潁濱謂漢昭之享國不永霍子孟之過也謂成王之壽考則歸美於周公無逸之訓蓋本秦醫和以晉平公之疾責趙孟爲良臣將死而推類及此今考漢書孝昭后卽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有進者帝崩年二十后才十四五則帝一生於後宮之事蓋稀闊矣故昭帝之無嗣光之罪也其不永年非光之過也

【綱】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目】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

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尹起莘曰燕王旦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元年書燕王謀反教帝治旦武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爲霍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也而武帝知子之明光爲不可及矣

【綱】冬以韓延壽爲諫大夫 【目】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史記義爲中郎之議道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故相有此對

【綱】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目】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書法)二賢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目】癸卯二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 光生宣帝之瑞也病已宣帝名

【綱】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目】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抵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婿也與廷尉王平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覆治劾少府廷尉縱反者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于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皆此類也 侯史複姓詆本作抵當也

【綱】甲辰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綱】樓蘭數 樓蘭西域國名 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諭以王負漢罪 以其爲匈奴反間也 更立其弟尉屠耆爲王 耆音祈 更名其國爲鄯善封傅介子爲義陽侯 義陽縣名今河南信陽州是也 (書法)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爲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

司馬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者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武帝知子之明
韓義出身彊諫
韓義蹈比干之節
顯賞以明人臣之義
張安世志行純篤
杜延年忠節
二子能蓋前人之愆
石立柳生
延年論議持平
封介子爲義陽侯
遣使誘殺樓蘭
介子奇功

蘇武全節可知

霍光知時務之要

稍復文景之業

大將軍安在

尊昭十四辨上官桀之詐

小事不足追

大將軍忠臣

君德莫大於至明

周成王有懿德

成康不足侔

(顯賞以勸其臣哉不亟除御史大夫稍當處之九卿然祗加典屬國之命謂光等習聞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議請亦不虛得矣)尹起莘曰(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賞之辭何也蓋亦臣子當爲之事故爾)

綱 秋七月罷榷酤官 目 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 辛丑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書法)(書遣歸何譏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

綱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目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肄音異)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郎侍御親軍官皆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爲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天子警蹕之制也)擅調益莫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大克即日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言光自擅調遷益幕府校尉官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告假歸曰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講議其事後倣此)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至此方奏)帝不肯下(不行其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雕畫之室)不入(室中有周公負成王畫圖止其室中者有所倚也)上問大將軍(光也)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句)光入免冠頓首謝(句)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官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追(不足追究)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音燭付托)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目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

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主[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死而武帝寵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請[illegible]
者孝實矣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庶國之事非倫類乎彼[illegible]也稱兵[illegible]下[illegible]父[illegible]究[illegible]正使[illegible]

當以此下令叱吏收縛自是以成雋而歸刑不當誅引聖經爲證使世人知惡 衰丁凡曰 雋不疑[illegible]責[illegible]車男子[illegible]程子胡氏論之當矣此特
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識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僞太子乃甯借使廷尉驗治果眞太子在將何如昭

帝無乃畀太子稱兵反叛之罪申先帝哀憐望思之情
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食以終其天年可也

雋不疑引春秋斷獄亭何如　不疑處義未精　霍光不學莫辨　霍光格言

綱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目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敎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敎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于是鹽鐵之議起焉（書法）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

論杜延年勸霍光儉約何如　安邊足用之本

丁南湖曰 武帝奢侈而漢祚幾亡矣杜周殘酷而家澤將斬矣延年乃欲爲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而首啓霍光之聽納是故漢祚尚永而杜氏益昌皆此數語之力也人但知延年之孝足以蓋前人之愆而孰知其忠足以救武帝之禍哉 文曰 桑弘羊卜式皆不可以進退得喪之道責之也然式官既尊矣乃卽謗興利欲烹弘羊是亦知退知變故寵漸衰而亦以壽終弘羊以鹽鐵等議逢迎武帝迨昭帝詔問賢良民所疾苦而猶主鹽鐵之議以懵於退喪之道是以明年遂與謀反而身誅族滅班固作贊以二人並稱非矣

蘇武還自匈奴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武　蘇武義士　雁足帛書　竹帛丹青何以過　庶幾曹柯之盟　令子卿知吾心　鬚髮盡白　蘇武志士仁人

綱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目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說武曰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于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一死常惠私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于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庶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齊桓公會柯而盟將功以贖罪也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旣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 典屬國官名典主外國來降者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胡致堂曰 卜式爲宰相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卽拜刺史武帝故吏光所見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衛律李陵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豈直卜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

以辟疆長樂爲光祿大夫

當時善政有補於民

丁外人說立上官氏

不疑引經斷獄

大臣當用有經術

不疑名重朝廷

處事應機不異古人

少不受封及病因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封侍中

綱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綱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

綱 以劉辟彊劉長樂爲光祿大夫 目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

綱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

綱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發明）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漢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賑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

綱 戊戌四年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赦 目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嘗代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尙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長公主爲蓋侯妻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臣之稱從言私人子客者人之嘉稱也姓丁名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長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倢伃遂立爲后

綱 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綱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衞太子伏誅 目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衞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亡去何不卽就死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義者繇是不疑名聲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程子曰衞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胡氏曰 蒯聵衞靈公世子也出奔於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絀矣疑然輒

漢武帝表章六經

文章有三代之風

武帝雄才大略

詩書所稱何如

世宗統一聖眞

孝武能遵先王之道

武帝顧託得人

武帝有四事

四者相須而維持

問漢文帝與武帝之才同歟否歟

天下想聞其風采

璽不可得

明日增郎秩二等

爲吏嚴而不殘

日磾不受封侯

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其……光于此歟 尹起莘曰 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又可以……世……也

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敍傳曰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眞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司馬公曰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張南軒曰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恭儉其得民也深淪浹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異失豈眞能尙儒者然猶表章六經傳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嘗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蹤云已晚詳味其辭蓋眞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萌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遂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新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機所繫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方衰而意念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羅昆湖曰 班固有云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使其不改文景之節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謂才出於理者可以成天下之務才出於氣者可以逞一身之欲文帝之才出於理者也武帝之才出於氣者也文帝以德化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求之三代亦未多得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若此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若可以有爲也不數年後興土木與甲兵求神仙建封禪縱遊觀征四夷盡其才以供一己之欲極其欲以害天下之民漢之不爲亡秦者文帝之德澤在人習是故文帝之才惟恐其不足武帝之才惟恐其有餘史臣不知其才之爲害而猶引詩書以贊之不亦悞乎

綱 皇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尙書事 目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綱 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書法）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以童穉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綱 乙未始元元年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書法）書赦弗治何譏失刑也

綱 以雋不疑爲京兆尹 目 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綱 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 秺音妒今濟陰成武縣有秺亭 目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爲秺侯日磾以帝

處雖事非聖人不能

武帝此舉未盡善

聖人防患之道不若此

君未諭前畫意

君行周公之事

進止不失尺寸

金日磾篤慎

憂誠不在馬

法令先帝所造

東方朔奉觴上壽

萬世不易之常理

何藥於有子等

胡致堂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謀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臨丞

嗚乎孰惜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尹遂昌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陳氏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魏明帝執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

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之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胸中放不下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彼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委然無事彌留之際一二三公拜受詔狀下略無一言他日羣臣俯首聽命於顧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論者以處之有道也

綱甲午二年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謂去年使黃門圖畫周公輔成王事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磾音支丁奚反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光出入禁闥天子所居門閤有禁非侍衛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黃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郎與僕射皆官名謂郎僕射皆私竊識視光之止進處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于五柞宮

王鳳洲曰漢武遺揚未命託後膈於霍光金日磾光華英戚胄而秺侯狄奴也然能恭敬以事其上明哲以保其身博陸仰之懸矣以巳事校之光縱子奢侈而日磾誅子有法光陰妻之謀立女爲后而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誅馬何羅之功光受益封而日磾固不受夫訓子

防其漸有功而不伐光豈何可望日磾乎

目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爲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姊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書法）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爲其位故受遺之詔不及丞相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可尙者矣故書美之

丘瓊山曰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也人君在位時所以輔德佐治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寄命託孤此萬世不易之常理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君威靈已出之時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而

失狼走羊

為五伯所弗為

田千秋封富民侯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天下未嘗無士

武帝初意甚美

醉而醒夢而覺

武帝勇於改過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霍光可任大事

畫周公圖賜霍光

外人言云何

是非兒曹所知

古人防患自有道

（故賦之外每口轉增三十錢）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以羊比漢也）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軍士亡耗死略又自離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擅賦非常賦也）力本農（謂力本勤農業）脩馬復令（復音福脩馬復令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方略術也狀計也）（狀也狀以紐事情）與計對（與上計之吏皆來赴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畮三甽（畮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甽音畎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每凡鉏草輒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風旱（能讀曰耐以其根深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書法）（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是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悔既往之悔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

司馬公曰 天下言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成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尹起莘曰 武帝繼統之初甚稱其美末一二載遂失初意於是耆欲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滯吝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篤治亦何不可之有

（綱）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 （目）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音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黃門署任親近以供天子有亡故宦官名）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負之猶言背之也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立言周公位冢宰以成王年幼故代王當國背負斧扆以朝諸侯今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意以光比周公也）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為母殺非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有道矣自帝有是舉拓拔氏至以為家法人蓋）

以田千秋爲大鴻臚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

爲歸來望思之臺

田千秋一言悟主

田千秋敦厚有智

鴻臚言是天下豈有仙人

莫甚難於改過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不得專美於前

田千秋以一言致相

武帝輪臺之悔

已者耳

袁了凡曰 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而巫蠱之禍所自始終景帝爲太子而文帝亦爲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苑至成帝建始二年始罷則漢固已爲故事矣豈高帝世偉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後世遂相沿爲制耶夫愛子者爲選師傅而教之乃狗私溺愛使自爲引援其竟也不有巫蠱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懼乎故微事之成則唐之弘文足以遊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技巢遂爲禍源

綱 辛卯三年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目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庶幾太子之魂歸來也 天下聞而悲之（書法）江充譖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爲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姦幸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歟 止書族滅

劉屏山曰 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寃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爲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識見此意耶

綱 壬辰四年三月帝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書法）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胡致堂曰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蚤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旣往之欲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無映方來使人反覆味之歎羨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尙論之當哉

綱 四月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目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一言謂上方士言神仙甚衆臣請罷之是也 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蘇文譖太子　太子有喜色

江充治巫

石德畫策

太子矯制殺江充

田仁部開城門

壺關三老上書

太子承萬世之業

子盜父兵以救難

爲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十失

武帝使之之過

臣子當知命義

黃門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恚於避反）罵更相告訐以爲呪詛上無道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祟音碎說文神禍也）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幷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斬之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開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壺關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取義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書法）（書殺使者白皇太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

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胡致堂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明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旣斬充而亟走甘泉爲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而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旣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尹起莘曰（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陷誣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之過也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詣上自明遂白后將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爲太子者亦何顏自容於世況又母后由己而死豈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爲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意亦有不得）

人臣當如是

武始侯無咎無譽

公孫賀捕朱安世

太子守文之主

闕告趙太子陰事（事謂陰謀之事也）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充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發明）江充以告訐（見用其爲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督察貴近制其乘勢妄作白無可疑者太子處之謹戒社稷宗祧所繫非貴近比況其家臣有過乃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書用充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肯誰咎哉）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目】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袁了凡曰（趙王淖姬故江都易王寵姬也趙與江都親兄弟而趙爲弟乃不嫌長嬴事乎漢氏無家範矣昔晉文公問立守於寺人勃鞮柳子厚以爲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淖宦豎曾不以己甥惹其多欲之毀譽於長孫無忌矣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已乃己有天下而反嗤長陵之寄獻以斯知克己難也）

【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目】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目】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目】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戾郎計反宣帝時追謚曰戾謚法不悔前過曰戾）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寵寖衰（皇后謂衛皇后太子謂太子據）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謂太子據也反音幡謂錄囚覆奏事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

上下以文辭避法焉

立君為人羣而爭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後世其興

初榷酒酤

皇子弗陵生堯母門

人君舉措不可不慎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謂以文辭為虛文云無盜賊

胡致堂曰 所謂立君者為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奪非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驅迫之則叛與之爭則奮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聽民叛己從以嚴刑如雉草者以鏃鑱相爭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武不道在衰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目】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 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是 聞郡人雋不疑賢 雋字 兗州 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瀕 瀕音濱 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 青州九州之一周禮云正東曰青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今附為府屬山東道

丁南湖曰 史稱雋不疑為郡文學進退以禮其風采當時之名賢乎考其賢行有四戒勝之之則慮一也臨用數以出囚二也辨衛太子之偽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固辭不肯四也班史特與疏廣等諸賢同傳可謂良史矣

【目】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 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也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發明）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殫之盜亦反其本乎

丁南湖曰 陰德積於吾心吾所獨知而人所不聞者也或以詐示於人或以要福於后皆非矣王賀逐捕羣盜果能[illegible]陰德莫大焉而乃泛於縱捨自謂其德誇示於人以覆后世之興不亦謬哉人見其[illegible]女為后[illegible]民之福不知[illegible]大逆無道族誅後賀竟為不祀之鬼後[illegible]悲夫

【綱】癸未三年初榷酒酤 榷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廣雅謂之彴今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榷因名焉酤工護反

丁南湖曰 平準之法出而武帝尚如天下之大商榷酤之令下而武帝遂如酒肆之賈賈

【綱】丁亥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 【目】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 倢伃婦官也倢音接妾言接幸於上伃音予美稱也或從女也河間漢郡名今直隸河間府也 居鉤弋宮 攜伸伃手可反風如鉤故以名宮在城外 任身十四月生 任平聲孕也詩大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 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為太子也

司馬公曰 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矣故謹誌之 【目】充初為趙敬肅王客 趙敬肅王名彭祖景帝第八子母賈夫人之所生也 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

李廣有賢之風

李陵有國士之風

古名將不過

武帝御將有四失

君臣之負略相直

道家忌三世爲將

是非頗謬於聖人

司馬遷有良史之材

小雅巷伯之倫

馬遷言陵忠勇

作沈命法

綱壬午二年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鞮汗國中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遂遮道（遮道猶言遮闌於路也）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司馬遷（太史令古之曆正也周禮爲春官宗伯之屬漢改曰司天監今爲之）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媒糵教麴糵也喻釀成其罪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久反）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功足以暴露於天下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言彼之所以不爲死節而降匈奴者宜欲立功以報漢而贖其罪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下遷腐刑（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司馬遷傳曰初遷父談爲太史公卒遷爲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迄于麟趾變春秋編年爲本紀爲表爲書爲世家爲列傳自黃帝始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其書遂傳）

胡致堂曰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將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爲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陵僨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導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業施伋爾其子孫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丁南湖曰李陵之降虜而馬遷反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矣孟堅傳贊亦因而無譏蓋亦竊于遷者也自絕天之斷陵有曰墜君命棄家國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塞戰勳於前墮家聲於后不可以言智阻道於舒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所則善論陵矣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綱目斷曰李廣利駑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欲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綱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羣盜起不

公孫賀不受相

公孫賀素有自禁之節

春秋大復仇之義

蘇武使匈奴衛律說蘇武

蘇武嚙雪牧羝

羝乳乃得歸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　目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袁了凡曰石慶爲丞相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視萬石君時不啻倍矣夫慶位公輔不深惟國家之重廣道天下賢材以自輔乃多假用子孫徒以私恩庇之耳及慶死後多以罪去而慶在時用仁勒河東太守縱恣尤甚郡懷之子也其如萬石君家法何然則孝謹之亦自愛好術史特其子孫非也　胡致堂曰宰相人臣所難爲者也武帝多殺宰相使人不敢自輔佐爲榮蓋亦少恩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尊之節也且妻與衛后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咒詛上有漸之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貽也獨武帝好殺之過戒使賀爲相盡忠竭職無罪而被禍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綱己卯三年睢陽侯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罔之密也

綱庚辰四年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齊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故襄公以此伐之事祖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日之恥也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行胡浪反謂輩行也因盡歸路充國等遣使來獻

綱辛巳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誘以富貴欲降之衛律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豈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窖江孝反藏也大窖謂藏粟之地而空也絕不飲食飲於禁反食音嗣天雨雪武臥嚙雪嚙魚結反與旃毛并咽之咽音燕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北海即上海也匈奴中地使牧羝羝丁奚反牡羊也曰羝乳乃得歸王氏曰乳去聲育也羝不當乳而云乳者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請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即此意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愚按蘇子卿堂堂大節嚙雪吞旃闢關海上凡十九年始歸漢班史獨載其娶胡婦一事豈子卿不能動心忍性身可殞而情不可已歟曰不然子卿之節凜烈霜雪愧死陵律不肯詭志降虜偷活草野間此戴主之忠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闢身存亡未可知顧乃隱忍配偶以爲宗續計此奉先之孝也忠孝兩全可少訾哉卒之子元挺罪其子遂國贖歸爲郎官之於朝豈非貞忠孝之報而天之不絕其後也歟

置十三部刺史

下詔求異材

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聖門四代禮樂百世不易之法獨此最爲有得

拜廣利爲貳師將軍

不負高帝之約武帝有見於封國

王溫舒罪至五族

舉其能免乎

鑑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制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幷兗徐青楊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綱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鑑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徒計反蹋也乘之即奔立則踶人或可日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被俗譏論也或可以興立功名不可以嘗累而舍之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跅弛之士跅士各反跅者跅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綱丁丑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字足之定官守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史記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以十年爲太初元年

尹遂昌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爲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始以正月爲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爲有得也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丘瓊山曰書造歷始此按古歷有六家黃帝顓帝夏商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歷漢初因之至武帝始用公孫卿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爲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自是以後歷法數改矣

鑑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貳師城在大宛國其地多善馬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後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爲海西侯海西漢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直隸眞定府按史記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尹起莘曰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爲不類矣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前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爲馬故爾率禽獸而食人肉其蕪可勝道哉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目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爲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爲用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非無得脫者至是坐爲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

卜式請烹弘羊

弘羊所以欺武帝

此言眞萬世藥石

司馬公之言爲萬世法

天旱意乾封

芝不爲瑞

作明堂於汶上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人臣何與招士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尹逢昌曰 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資以益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卒乎司馬光對神宗之言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弘羊所以欺武帝也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嗚呼此言眞萬世之藥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爲萬世法 王瓊山曰 嗚呼堂堂大朝奄有萬國民之所需孰非君之所有乃與商賈競刀錐之利乎其辱國體不假言矣

【綱】壬申二年夏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目】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發明）武帝爲求仙而繕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立太壇越祠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于册所以著武帝之失

【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尹起莘曰 獸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誇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

【綱】上以天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書法）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爲瑞明矣

【綱】秋作明堂於汶上 【目】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濟南公玉帶 公玉複姓帶名也 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 爲溝通水以圜遶宮垣 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 汶上縣名今屬兗州府 （書法）於汶上何譏也禮在國陽于汶上非地矣

【綱】以杜周爲廷尉 【目】周外寬內深刺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綱】癸酉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 車師西域國名卽姑師國也 【目】擧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酒泉漢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肅州衛是也亭障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以爲障蔽以扞寇謂之候城卽亭障也玉門關名

【綱】乙巳五年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目】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幷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尙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倣此意

陳止齋曰 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爲天子切齒衛將軍以秉權蘼騖柔之禍其鑒未遠也況青擁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楚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側視貌敬而心難之者使其招士薦賢以取士大夫之

天子自將待邊

問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儒雅何如

漢世得人之盛問張騫蘇武奉使何如

[illegible]時版築飯牛之朋

呼萬歲者三

白雲出封中

東方朔諫求仙

桑弘羊作平準法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臺單于臺在山西大同府城西北匈奴嘗頓單于所築至朔方臨北河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北闕未央宮之前殿也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綱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爵遯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儀文後世莫及也歟丁南湖曰孔子贊唐虞人才曰于斯爲盛盛也者多也美也若漢之得人徒多耳未盡美也惡乎其爲盛乎彼版築而傅說飯牛而百里奚其與卜式等迹同而實異夫豈可謂之朋也又以公孫弘而先於董仲舒以張騫而先於蘇武以霍光金日磾而殿于諸人之後凡此類誠不足爲信史矣

綱東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綱正月上行幸緱氏緱氏漢縣名在河南府偃師縣令縣之禮祭中嶽太室中嶽嵩高山在潁川陽城縣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八神卽封禪書所說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罘六月主祠之萊七日主祠成山八四時主祠琅琊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宿謂就是地留宿有所須待也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益雜封之白雲出其中以爲方士更言蓬萊蓬萊山名在東海中乃神仙遊息之所四面環以弱水惟飛仙能到也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目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丞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故命曰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輸者旣便而官有利置平準于京師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都受天下委輸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謂輸送委積者貴卽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民

僊者非有求人
積以歲月乃可致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借式以諷天下
以此兩端中上意
是商賈之道
帝王之盛節
天子建中和之極
漢武登單于臺

文學則好名而動爲耳故史家之次序如此

【綱】庚午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爲南海珠厓等九郡 南海郡今廣州是也珠厓地在大海中厓岸之邊出珠因以名郡 遂平南夷以其地爲牂牁郡 今四川烏蒙軍民府

【綱】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邑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綱】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目】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 苦音古言戲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曰苦窳窳音庾苦如字讀亦通 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書法）前書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輸財也今書賜卜式爵關內侯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卜式爲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疎矣

胡致堂曰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三公者式無文學至爲公卿而恥于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與誅匈奴且自言不願爲官天子賢之拜爲郎擢爲齊相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遷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王公其取償于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病請黜桑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爲則天下之公議也又況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爵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綱】帝自制封禪儀 【目】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 泰山在山東兗州博城西北 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 梁父泰山下小山名也因以名縣屬泰山郡父音甫 昭姓考瑞 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考瑞謂考核其瑞信即書所謂輯五瑞也 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言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書法）書自制儀何譏也然則曷書制封禪得無譏乎封禪非古也書議封禪譏也未若書自制之爲甚譏也

丁南湖曰 相如文學矣而封禪因之始兒寬儒雅矣而封禪因之成漢之文學儒雅如斯而已乎況子思之中和孟子之金聲玉振而寬也摭之以文其佞嗚呼冤哉之藉口聖賢者豈惟是哉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目】上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 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歷五原 五原即九原郡故地在山西大同府城西北 北登單于

府中皆稱廉平　亞夫弗任趙禹　兒寬務在得人心　牛車擔負輸租　兒寬最課　遣使諭南越入朝　去妻子如脫屣　賜卜式爵關內侯　父子請往死南越　獻金助祭　九卿更進用事　石慶醇謹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

爲酒極有滋味

【綱】以兒寬爲左內史　【目】初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 儒兒林傳作倪 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 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 繈舉兩反索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 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

【綱】遣使諭南越入朝（書法） 書諭入朝譏也非慕德而來臣矣

【綱】以方士公孫卿爲郎　【目】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髯下迎黃帝帝騎龍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

【綱】己巳五年冬賜卜式爵關內侯　【目】初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遣路博德等擊之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綱】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目】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乃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發明） 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耶是時多方取財利其汲〻獵而奪之耳不然何以不書其罪哉

【綱】以石慶爲丞相　【鑑】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史記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其醇謹大畧可見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後爲太子太傅鼎五年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謹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

戴永嘉曰 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然丞相于百官無所不統九卿爲天子近臣當與議于內而不當專行于外國有大事九卿入而言諸天子天子退而謀諸宰相然後事權歸一天子仰成百官承命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

【綱】二月起柏梁臺（臺在長安城北門內三輔云以香柏爲梁香聞十里初太后延神君祠之上林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臺舍之）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清露）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綱】夏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目】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目】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烏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烏孫于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綠睛赤眉狀類獼猴者是其種）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爲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置酒泉武陵郡 【目】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有山高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一日可致千里）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書法）（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于是八年矣書譏遠略也）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目】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尹起莘曰（自賈商車造皮幣皆緡錢置均輸紛紛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爲色以罔之爾）

【綱】戊辰四年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發明）（以方士而尚主則非其類矣凡外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 【目】方士欒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安期羨門二仙名）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衛長公主（尚奉也奉事公主也不敢斥言娶也）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游俠傳作搤掔封禪書扼腕自言）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史記上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黃金不就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金印又刻玉印使使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五利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頗能使之治裝入海以求其師云）

陳永嘉曰 天下之士巧于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于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鬬棊中公孫卿以仙跡中朱崖之建玳瑁中之也牂牁越巂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蒲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慾之爲累哉 朱崖今廣東瓊州府以其地產玳瑁故置郡牂牁郡今四川烏蒙軍民府是越巂郡今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是枸似穀樹葉如桑葉用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珠大宛出善馬日行二千里號天馬蒲萄出于大宛張騫所得有黃白黑三種西域釀

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其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乎立法如此其不如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者幾希使賢人君子結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穢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為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為吏摩足

張湯佯驚固宜有

張湯七葉顯榮

安世保輔漢室

達賢者有後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司馬公曰或稱張湯雖為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誣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于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攸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于後獵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胡致堂曰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不然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遂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焉非朱所能泯黃帝之德遂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于天曰吾宜貴宜壽宜有子孫也至于憸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遲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

袁了凡曰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之傳贊明言其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於酷吏傳贊又斷斷詆訶此兩人不少置而明著其以子孫貴盛故別傳非諱之也蓋傳酷吏本以示戒若輕殺人阿意者無殄世之報則疑于于公高門嚴嫗除墓之說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于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于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又曰湯坐事死其母葬之不成禮帝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嚴延年報獄滿當母策其必被僇後歲餘果敗人莫不賢智其母此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也然湯母識慧何不于湯存而一言戒之及死而慧然出怨誹非坐罪其子也而要是剛悍婦人耳湯之惡母與有助焉若嚴母則信無忝賢智矣然不疑母喜其子多所平反否則怒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若母乎當與雋母同等芳彤史待其子不知也

義縱以鷹擊爲治

益展一月足吾事

帛書飯牛

此牛腹中有奇

綱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願出入禁

目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問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宜乎以望之爲平原太守得失何如

汲黯以愛君爲心

漢朝無人

顏異以反脣見誅

知人必自聽言始

輔法而行維專以鷹擊爲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上書連坐案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欲更加一月以完是論囚之事其慘刻不道如此上以爲能擢爲中尉

目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書法）少翁藥大罪不容于誅也轉目深抑左道書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綱癸亥五年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今黯言郎令謂令日後卽召君來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胡致堂曰 漢武卽位之七年汲黯以爲東海太守其爲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爲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誅明諫正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就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呂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登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錢文子曰 黯非重內輕外以愛君爲心也大事記曰黯去則漢朝無人諫矣 袁了凡曰 說者以武帝之言遂謂黯爲淮陽也此豈喻黯之衷哉黯先位九卿欲復得其處在帝左右庶幾爲天子擊去奸讒若張湯輩耳其告李息之言蓋身既逐而託其友以忠告于君猶史魚身既死而囑其子以屍諫于君者一也然帝抵息罪非以息嘗受黯言湯邪夫受而不言者罪言之者不加召又何也

綱甲子六年殺大農令顏異 目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郄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致堂曰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謗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厲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于口或筆之于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

李廣數奇
封狼居胥山
門下惟任安不背
願方略何如
去病無以家爲
兩人志操如此
幕南無王庭
愚儒無知
愚忠詐忠
嘗見乳虎

【目】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廣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羞之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首七萬級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背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爲人仁愛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書法）衞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爲大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爲之無義甚矣

【綱】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　【目】匈奴用趙信計遣使于漢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障間能使虜無入乎山不得已應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讋無敢忤湯者（書法）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

蘇東坡曰　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士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所謂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遷怒致之于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綱】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目】先是甯成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虎無値甯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尙

才猶有用之器

臣心猶以爲非

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三人言利析秋毫

衣食生民之命

太史公識得此意

如此而匈奴可滅

卜式長者

[illegible]等歌始爲[illegible]不用[illegible]耳

【目】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信愛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論之曰人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

【綱】壬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空苦貢反缺也）而富商大賈冶鐵煮鹽財或累萬金（累古累字）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謂三人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其秋毫也）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發明）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矣必廣爲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陳季雅曰自古爲國將厚斂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斂業多怨讟將興物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于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與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斂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剝來未理會財貨只于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爲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相條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至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于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于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綱】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目】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不願也使者問曰有冤欲言乎式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爲齊太傅

宋潛溪曰啓驕侈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斃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爲輸財之舉其非從諛之臣而助桀爲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繼邊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官尊身顯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丁南湖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財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隱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特擢寵榮矣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入而爲之乎此潛溪陳公之文誠善論式矣但式以家財盡讓其弟弟貧而復分給之則孝友之行君子不可以不錄也

汲黯諫斬長安令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置五屬國

問武帝迎渾邪王光武閉玉門關得失何如

光武長策

武帝謹用日磾

魏營故智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王者作樂以化兆民

【目】秋匈奴渾邪王降（渾邪匈奴之藩爲王之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從民貰馬（貰音世賒貸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疲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邊近也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此五郡也）因其故俗爲五屬國（因其故俗爲屬國猶未與中國雜處也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耳）

林之奇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爲然也如東夷薉王等降而燕齊之間爲之騷動匈奴渾邪王降而府庫爲之一空夫王者之于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爲中國夷狄自爲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爲長策乎）

【目】休屠王太子日磾（休許糾反屠音儲匈奴所封王地后降漢武帝開置縣屬武威郡磾丁奚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袁了凡曰（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不以卑賤而隔也因而得其大者帝可謂察也已矣）

【綱】辛酉三年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發明）（此魏營移民移粟之故智也）

【綱】作昆明池（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綱】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燉煌郡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于郡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洼注）次以爲歌（次謂述也次以爲太乙之歌曰太乙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按史記注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跇音逝謂之超踰也跇于佳反）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本紀云帝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元年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太乙三年二月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漢武凡四作歌也）

丁南湖曰（嘗考樂府之制蓋自成周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舞祀天地百神迨漢高帝自制大風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高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于樂府而孝惠二年則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說者以樂府

武帝置武功爵

爵者國之公器

始以天瑞紀元

元狩得一角獸

汲黯難惑以非

發蒙振落

汲黯疑淮南之謀

張騫使西域

去病有天幸

歸于天下幾不爲國患亦崇其身家之禍哉

【綱】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目】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於是大司農大司農秦官名主司錢穀金帛諸貨調度皆給焉秩比西百石 貫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士五曰官首六曰秉鐸七曰千夫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政戾庶長十一曰軍衛經用竭經常也謂常用之錢竭盡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于是見用兵煩費之患爲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綱】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目】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書法）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所以譏其失也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綱】初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召中郎伍被預議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取之易也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衡山漢國名今直隸廬州府六安州

【綱】立皇子據爲皇太子

【綱】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卭竹杖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復事西南夷（書法）前書罷西夷矣于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

丁南湖曰班史贊漢李使則張騫誘武予竊怪其詭隨之謬也騫之用計祇欲逢君之欲而內則疲弊中國外則騷擾諸夷武帝羣臣此其罪魁矣而豈得與蘇武之忠節並耶

【綱】庚申二年春正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綱】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目】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由此去病日益親貴比大將軍矣（書法）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譏深入也

君子正言格論
社稷臣獨許汲黯
勸學興禮爲天下先
擬漢令禮官勸學興禮詔
彬彬多文學之士
伍被上書自明
問漢孝文賜吳王不朝孝武賜衡山王不朝得失何如
不以吳王累文帝
衛青不誅蘇建
見爲臣不敢專權
問田穰苴斬莊賈衛青不誅蘇建何如
霍去病封侯

也上嘗坐武帳中（帳織爲武士之象也一云置兵闌五兵于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東萊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于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于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于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然小人事君未言而唯唯既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驩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爲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于臨大節冡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詔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歟使其天假之年晉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綱】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目】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民以樂（風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也）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其文學習禮儀者爲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目】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伍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二縣安恥之爲謀反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賜恐爲所幷亦爲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爲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書法）（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于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然則吳王詐病又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戲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

【目】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幷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驃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百數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爲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郭大有曰（蘇建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詣行在所蓋以刑辟不專于己乾剛獨斷于君不惟守臣分亦且尊朝廷方之田穰苴之斬莊賈不同也苴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概論哉）

袁了凡曰（衛青爲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保全其功名非偶也觀蘇建勸其招士起擧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illegible]不敢專[illegible]此蓋欲使威福之柄一歸人主恂恂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柔和自

丞相封侯自弘始

開東閣以延賢人

禁民挾弓弩

聖王合射以明教

公孫弘請徙汲黯為右內史

武帝一事而兩失

武帝不善變

變法所以難

汲黯不拜衛青

大將軍有揖客

田甲有列士之風

議論依名節

東漢以節義為重

西漢實有名亡

不冠不見汲黯

……及治獄皆竊竟根本陰數助伍被巧排大臣事多……

【綱】丁巳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平津縣名在南郡高城縣弘所封平津在倉州鹽山縣南

【目】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于掾吏官屬 嘗奏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曰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誠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威賊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 弘詘服焉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 外寬內深言其中心刻剝意多忌害人也 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陽與佯通詐也 後竟報其過汲黯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汲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陳潛室曰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儲若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弘制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開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然弘起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固未免開利祿之門而使儒者競章句之末習弘無軍功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世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袁了凡曰 古帝王命相崇德尚賢惟獨論功于鞍馬哉如必軍功始侯列侯始相則制禮樂致太平者豈得侯東曹位冢宰也自文景守漢法相沿登相者率材官蹶張販繒戲車之屬武帝稍變而用公孫弘以儒者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陳氏以為變之未善也然文景以前相皆以武功登用周亞夫申屠嘉乃踔然剛勁有大臣節武帝始以文學發立而戛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忮克之齊人也然則相非其人亦何擇于文武之際哉

【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擊之殺獲甚衆拜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 亢音伉 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呂東萊曰 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何如耳高祖之初丁公不忠于項羽則戮之以狗衆韓信自稱其壯士則貸之以激世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歎其守禮義之國而不忍居之以兵所以培養氣節自守不為一時氣焰之所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貫高之不肯脫冠不受卒徒箠笞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長孺不屈節于單于如蘇子卿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儀謙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皆竦則其他可知也惟漢世之君隱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所長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詐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要之東漢尚節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也 袁了凡曰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黯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內忌黯此為青有容賢之實弘徒有好賢之文也

【綱】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廁音側謂床邊側耳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

世以經學爲業

漢以孔臧爲太常

十策弘不得一

公孫弘亦有長處

三事得大臣之體

公孫弘布被

飾詐釣名

張湯舞智御人

造請不避寒暑

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

仁暴可見

王令自殺傴之横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謝天下綱目書齊相正名也

綱以孔臧爲太常　目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乙卯三年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　目時通西南夷東至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弘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卒族解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綱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袁了凡曰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俸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弘爲相故人高賀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弘內服貂裘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以祿給故人者亦未必盡雖出于忮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爲三公俸祿甚厚然爲布被此詐也則固深抉其微矣又曰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爲員木警枕而溫公亦警枕然公勤也操猾也君子何嫌跡同于小人哉

綱以張湯爲廷尉　目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倪寬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獄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正也責之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更之爲言何爲紛亂更改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文深謂文法深刻也苛謂政令纖細也黯伉厲守高不能屈伉健也厲猛也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跡不敢亂行言畏懼之甚也側目而視矣（書法）文帝之世書廷尉二于公張釋之皆言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焉二君之仁暴于此可見矣

袁了凡曰公孫弘性克而數獨稱奇張湯兩人同奸于孝武之世而史氏備列兩人性行亦略相似按弘不肯廷諍以順上旨而湯亦專阿主意以[illegible]以調護故人賓客家產不過五百金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亦交通賓客[illegible]而湯于故人子弟調護尤厚坐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亦交通賓客遺

郭解任俠行權　四豪爲稱首　明王齊之以禮法　郭解有絕異之姿　三游德之賊　聖王經國序民風俗定而大化成

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遊俠傳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差等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記曲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趙有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齊有孟嘗（孟嘗田文也）楚有春申（春申黃歇也）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虞卿趙孝成王相魏齊虞卿之交也時爲范雎所殺卿爲周庇事在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搤音厄腕烏貫反王氏曰搤與扼通腕與掔同遊俠傳搤掔封禪書扼腕自言四豪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也）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王氏曰代國相也豨許豈反）從車千乘而吳濞（高帝兄喜之子名濞封吳王）淮南（淮南高帝孫封淮南王安也）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王氏曰孝文皇后從兄子竇嬰封魏其侯也）武安（孝景皇后同母弟田蚡封武安侯）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劇孟姓名洛陽人亦以俠顯）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王氏曰衞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晉孟黶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弒閔公仇牧聞之趨至手劍而叱之萬復擊仇牧折其齒）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夫解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仲豫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圜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其姊淫亂也）請治之於是拜偃爲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書法）（齊王實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畏爲書誅封其

土崩瓦解

三者涉之所以爲資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

公等何相見之晚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子弟

問主父偃之請封國邑晁錯之誤削諸侯得失何如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關東大俠在徙中

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而又徇南夷朝夜郎（謂夜郎國來朝）降羌僰（羌與僰並西南夷皆來降服羌三苗姜姓之別種）略薉州（凡言略地者謂行而取之也薉州地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扶元反燒也）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五鼎謂牛羊豕魚麋也）死即五鼎烹耳

丁南湖曰（縱橫者禍敗之門驕橫者衰亡之蘖主父嚴徐三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甚超顯乃得令終而主父獨擅權寵肆爲驕橫是以鼎烹自期而竟遭族滅此可爲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綱】甲寅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綱】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目】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軹音只軹河內邑郭解字翁伯解音蟹俠任俠也蓋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謂以權力俠輔人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睚者相嗔怒而見齒也眦者舉目相忤也）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

可[illegible]反不足其
封何誤

漢爵衞青關
內侯誤

衞青將帥材

天下服上知人

定不舉孝廉法

漢賢受上賞

四科終漢世不
變

漢不專倚科目

太子以兵始終

漢之飛將軍

以主父偃嚴安
徐樂爲郎中

主父偃諫伐匈
奴

非小費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illegible]皆倍于曩時也帝不能清靜無爲以待其自充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illegible]無惑乎其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費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illegible]置均輸告緡算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募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告緡令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于庶人盡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畜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輕之入上不勝用矣

綱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衞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各萬騎擊胡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惟青得首虜七百人賜爵關內侯 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其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謂之關內侯也 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有將帥材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丁南湖曰 論史者謂武帝一喜衞霍禍及淮鄙固矣然青凡七出擊匈奴致使幕南無王庭是其大功也于是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而能不以富貴自倨好仁喜士奉法遵職不敢以進退人才爲己任是其美德也孰意僮奴之虜而有若人者耶

綱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目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業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勝任當免奏可

呂東萊曰 漢之取士雖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塗出然愚以爲賢人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皆備有異能之士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四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者非其有卓然不羣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書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漢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綱皇太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衞氏爲皇后赦(書法)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于是衞青擊匈奴而夫人衞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

綱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 目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綱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 目臨菑人主父偃 主父複姓父音甫 嚴安無終人徐樂 無終燕邑在薊州豐潤縣北七里 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 擯必刃反 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

智者術之原

四者治之本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問漢以董仲舒爲江都公孫弘爲博士何如

轅固序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開端使人主自擇

汲黯廷詰弘詐

公孫弘以順爲正

公孫弘出乎兩者之間

弘正縱橫捭闔之術

問利始于此

無所事事者收其效

[illegible]

澤不涸（涸竭各反水竭曰涸）此和之至也（綱目揆云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謂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去獻之詔立馬于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書法）（徵吏民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弘對第一遂以爲博士則書爲不書譏之也其略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不足以知之弘且僞名有儆于習先聖之術者綱目別嫌明微削之者絕之于先聖之門也）

袁了凡曰（弘初徵爲博士使匈奴還不合帝意免歸元光五年復以賢良對策第一時年六十七矣蓋弘之再上也旣有所創且年益邁則智益深此時爲善順上旨之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旣拜博士復上疏言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帝以策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而弘對且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期年而變臣弘尙竊遲之蓋弘以遲暮遭逢稚知帝喜功好銳故盛誇致理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綱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言弘雖事固而不以正目視之所謂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也）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丁南湖曰（轅固在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而辨湯武無殺君之心及竇太后好老子言固對曰此家人言耳而致太后之怒夫固者蓋一端人也于是孝景以爲廉直拜淸河太傅至武帝以賢良召之乃卽寵弘之曲學而黜固之老成亦異于用人之孝景矣）袁了凡曰（轅固始以治詩被徵爲竇太后弗悅嘗使入圈擊彘已大絀辱矣曾莫之懲乎至是復徵年九十餘矣天子就而有問之時也詎爲乎不憚駢儷偏旅然來哉宜諸儒之嫉毀也然性廉直不苟合公孫弘亦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刑居然有矣）

綱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諍同）上以其行愼厚說（音悅）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對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呂東萊曰（武帝深知黯之忠雅以爲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爲正何必求伸己之論哉蓋專爲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專爲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眞西山曰（申不害將說韓王而未知王之欲乃微謂趙卓韓晁各進諫于王申子微視王之所悅以言于王王大悅之弘使黯先發而推其後此正戰國縱橫家流捭闔之術弘之學不正如此眞奸人也）

綱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起商賈車船之稅也）（發明）（商車前未有算也問利蓋始于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掊斂作俑曉然見矣）

陳季雅曰（漢武帝尙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每言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更爲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收其效耶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無聞焉[illegible]七十歲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衛巷有馬而閭閻有粱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

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誠小人也哉

【綱】發卒治鴈門險阻（書法）（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反不能出此下筆故書譏之）

【綱】皇后陳氏廢 【目】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大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見主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宣室未央殿前正室齋則居之）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善業已設飲後令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綱】以張湯爲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禹持文法深刻）拘守職之吏（謂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作見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爲故縱則以其罪罪之）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綱】以公孫弘爲博士 【目】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食音嗣謂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同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臨菑人（菑川漢縣名今屬山東濟南府）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逡七旬反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樂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漢書註山無草木曰童）

東方朔辟戟

董偃有斬罪三

宣室先帝之正處

張湯作見知法

用法益刻自此始

以公孫弘爲博士

堯舜不貴爵賞而民勸善

八者治之本

人主和德於上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覆者用兵奇道
者得其罪不勝
武帝復仇之義
武帝本自無仇
可復

竇嬰上書救灌夫

韓安國兩是之

漢以私意殺嬰

河間王獻雅樂

被服造次如儒者

河間王大雅卓爾不羣

帝王之治復還

制越一奇

相如諭告巴蜀

覆者庸不勝過覆者雖不敗　尹起莘曰　何取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況前年來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圖繼書之特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于輕敵呂后有娛之可指而夷狄嘗請含歡初不足與較是非者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不過因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爲詐誘之謀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甚累誰之咎歟

綱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　目初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潁川言灌夫宗室豪橫于潁川郡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東朝太后之朝也廷辨辨其是非于朝廷也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發明）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若夫書月書日漢史謂其著日月者見其垂至恐遇赦贖之于以見漢以私意殺嬰綱目筆之以不沒其實爾

目辛丑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三宮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春正月還而卒諡曰獻（書法）卒何以書賢之也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也　司馬公曰　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嘵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邪　班孟堅曰　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綱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目唐蒙上上掌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來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國在長寄舊屬漢犍爲郡○史記註夜郎者初有女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音臧歌　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置犍爲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聽其言拜中郎將通西夷置郡縣按卓王孫之女卓文君私奔相如及相如建節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自以得交納長歸晚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蘇東坡曰　司馬長卿以汚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于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老之邪乃負令其車服萬鞬之美吏卒皆負弩先驅豈詩人敦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又曰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

春秋之書謹嚴意深得春秋之旨

聖人以天下爲度

和親爲五世利

高帝所以休天下之心

問漢欲擊匈奴韓安國王恢之計何如

王恢馬邑之詐

興利之臣自此始

武帝雄略不世出

貴之簡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己嚴而爲子儀之寬持有常道程李是也嚴材氣節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不可以爲訓

【綱】戊申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目】方士李少君少去聲見音現上善爲巧發奇中奇中爾雅言多中上意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謂使鬼神來致之而丹砂可化爲黃金丹砂藥名亦曰硃砂生辰州等處主養精神安魂魄六洞眞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爲黃金也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音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矣史記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自謂七十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常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

尹遂昌曰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竈之事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祠雍雖其作僞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爲己私而設爾

丁南湖曰按論秦皇漢帝英才遠略豈不能辨方士之詐蓋驕以享國既盛欲樂已極故以神仙爲奇方士爲玩若唐武宗所謂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而秦皇計傳萬世其欲無厭而武帝之多欲一一如汲黯之見故神仙諸術遣投其欲而方士之詐易售有繇也德裕斯言淺乎知二帝者矣

【綱】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目】時馬邑在鴈門郡今朔川城是也豪聶壹豪帥也史記作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功一作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而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猶痛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等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爲間間諜也誘單于入塞因邀擊之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武州塞屬鴈門在平城縣西得鴈門尉告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書法)書誘何譏之也匈奴未聞犯塞而輒興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爲可譏也曷爲獨首恢恢首事也

食貨志云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卽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抗敝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胡致堂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寇所覺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書

天子有征無戰

兵禍自此始

汲黯以嚴見憚

汲黯矯制開倉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甚矣汲黯之戇

汲黯何如人

汲黯社稷臣

賢主則能窒欲

人君莫大乎修身

修身莫先乎寡欲

唐虞之治不越此

好名爲治之累

問武帝有志慕古而治效遠不逮高文何如

問武帝之待汲黯唐太宗之待世南何如

初令郡國舉孝廉

廣不識以將兵名當時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粤人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是時漢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爲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衞）（發明）（帝自二年以後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乃興師動衆從事荒服兵禍蓋自此始）

【綱】以汲黯爲主爵都尉　【鑑】時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粤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于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霸假之之徒也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爲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慕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折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爲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所可爲而行之爾天下之患莫大乎力不足而彊爲之武帝有志于慕古而治效遠不逮于高文患故以好名爲人主累也）

蘇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其言可謂樂賢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于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綱】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目】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衞（刁斗夜擊持行者）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相如諫出獵　知者違危於無形　言小可以喻大　始置五經博士　武帝有功于儒教　吾亦欲除吏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　天下事制之在始　以中國而勞夷狄

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不足以此而危險無所隄防之乘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墜墮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發明）（武帝雖非求久經事實驗已見于此夫人君繼體承統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爲匹夫之舉而使栢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爲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失人君之體具見于此況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

【綱】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書法）（善置博士何嘉尊經也）

丘瓊山曰（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五經爲世大禁漢興稍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于儒教豈小許哉）

【綱】丙午六年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　【目】蚡驕奢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二千石太守祿秩也）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官屬也工作器械之所）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武庫在未央宮蕭何所造以藏兵器）是後乃稍退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專權恣肆使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自此以後寵引人物羅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寵主父偃嚴助幸則寵朱買臣楊得意幸則寵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閹豎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綱】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綱】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爲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目】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等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昔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

爲謳者衛子夫

中山王聞樂聲而泣

太尉不足與計

漢待文學以不次之位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相如以詞賦得幸

直諫有所補益

自謂避世金馬門

東方朔諫除苑

悅謳者衛子夫（子夫婦人名）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青之父鄭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爲侯家騎奴召爲建章監侍中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史記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季正妻莘氏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目 癸卯二年中山王勝來朝　目 議者多冤晁錯之死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 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目 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大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綱 上自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漢書云自眩鬻者自媒賣也）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越人吾丘壽王（吾丘復姓也名壽王字子贛）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不根猶不經枚皐傳作不通經術）持論好詼諧（詼譏戲諧和韻之言）上以俳優畜之（俳戲也優倡也）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嘗紿上前侏儒以爲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聞召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斬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舉此可知其詼諧大槩）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按東方生字曼倩好傳受經術傳觀外家語嘗自謂避世金馬門者太史公爲其滑稽與優孟等同傳亦淺乎知公矣攷之傳記西王母獻桃鄰兒三偷等說則公亦似方外者流也但卽其從容談笑于殿陛間犯[illegible]主而不怒歸賞而不愧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騶從出豫知遠方歸義請斬佞幸董偃而較其罪南山屬上林苑則諫其三不可誅不避親則奉觴上壽至老其死猶勸帝遠巧佞退讒言史謂其直諫有所補益豈枚皐輩所能及哉）

丁南湖曰所謂義理之文者前乎六經四書後乎濂洛關閩之書述是也彼莊助等數子者詞賦焉耳詼諧焉耳而豈得有斯文耶

目 是歲上始爲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

[illegible]而況漢一代乎

趙綰薦申公

爲治不在多言爲治顧力行何如

未知力行者何事申生不遠穆生

萬石君孝謹無比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然見如不能言

與葉公好龍何異好儒之實安在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綱]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大中大夫 [目]上雅尙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推轉）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安車駟馬（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書法）迎者何備禮也（丘瓊山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胡致堂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曆服色豈力行之急務歟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丁南湖曰（論申公者但當取其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惟公爲首而公之弟子若趙綰王臧固不足算其最著者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韋賢等而三百篇之教闡揚于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蘇東坡曰（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恐虛論也哉）

[綱]壬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目]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武帝名爲好儒所用特綰臧輩耳仲舒之儒適棄之侯國殆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纔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于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綱]三月以許昌爲丞相

[綱]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目]陳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爲曹參曾孫平陽侯曹壽所尙故稱平陽公主）

統紀一而法度明

仲舒爲江都相

武帝傑然有立

一代大儒爲首舉

漢世所未發明

仲舒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

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

仲舒潛心大業師友淵源所漸

仲舒以禮匡王

粵有三仁何如柳下惠有憂色此言何爲至我

仁人正誼明道

粵未嘗有一仁

仲舒兩事驕王

董子度越諸子

董子有儒者氣象

古人告君正始

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書法）文帝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是特書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嘉統一也 尹起莘曰 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爲之首舉於是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譬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無歙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一人終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貪慾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蓋不易得也 班孟堅曰 劉向稱董仲舒爲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亦以歆之言爲然獨何與 袁了凡曰 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勿進丞相衛綰復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然而不及黃老意竇太后之故人猶有所諱與抑綰所學正在此也甚因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而公孫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知所嚮粹然一歸于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幾秦皇于漢武夫始皇既一天下而焚詩書禁偶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六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奢欲繁刑斂土木征伐信神荒遊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者其殆以是夫

目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漢國名今直隸揚州府易王名非景帝子也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泄庸文種范蠡粵之三賢大夫也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按董子書接云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于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於美玉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程子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陳氏曰 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 丁奉曰 程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德焉戰國以來百家唱嘶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于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醇四也兩相驕王皆能正身率下有得于格心之學五也爲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驁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illegible]

天者羣物之祖聖人法天立道
人君不可不知春秋
命非聖人不行
脩此三者大本舉
天地之性人爲貴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聖人以晻致明
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
積善猶長日加益
道者萬世亡敝
道之大原出於天
三聖相授守一道
繼治世者其道同
受大者不得取小
舍公儀休無可爲
春秋大一統

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目】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與暗同）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用猶言取而用之一說致專也）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之翼者（傅讀曰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力謂農民之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茹葵而美慍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帛而好怒而去其婦）春秋大一統者（公羊傳隱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承奉之以爲始故言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王者以敎化爲大務

敎化行而習俗美

漢魚不如結網願治不如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

二條最有功于學者

秦漢以下未有識者

仲舒識得本原

此等說話皆好

養士莫大乎太學

太學賢士之所關

大學敎化之原

守令民之師帥

[illegible]以[illegible]官得賢哉

敎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敎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眞西山曰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于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朱晦庵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爲人之欲則未爲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目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敎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敎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建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詔　仲舒天人三策　天人相與之際　天心仁愛人君　道者所繇適治之路　聖王禮樂教化之功　周道燦然復興　王者求端于天　天道任德不任刑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遠近莫敢不一于正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綱】辛丑建元元年　丘瓊山曰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皇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似涉二統合秦罷侯置守而天下奉行不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文景惑方士而始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有號也年之有號始于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則世代防僭亂者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也

【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今河間府景州衡縣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音旋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實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誣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其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居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袁王綱鑑合編卷六終

鞅鞅非少主臣

周霍不學不知道通道者與天地相似

詔戒二千石脩職事

文帝清淨恭儉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

文帝寬厚長者文景大致懸絕獨節儉克遵前業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目】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 胾音恣 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尚席官名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設胾無箸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也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 尚方少府之屬官 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胡五峯曰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陳止齋曰 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蓋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閫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顧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委於庸儒無爲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應邪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臣始衰 袁了凡曰 孝景以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以衛綰醇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昔曾子稱託孤寄命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簡然不撓之節而後可託孤寄命此非條侯其人乎彼周勃非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戇公孫弘非不廉謹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玉鉉輔德金鋸係奸頑豈委瑣[illegible]擬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鼎而寶康瓠爲可慨焉耳

【綱】己亥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 【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庚子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綱】帝崩 在位一十七年凡三改元有中元後元等稱 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綱】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二月葬陽陵

班固贊曰 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罔密謂禁防如罔之密文峻謂文法深故也

漢書曰 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衆庶街巷有馬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物盛而衰固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言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都鄙廩庾四縣爲都五都爲鄙五百家也家藏曰廩露積曰庾吏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胡致堂曰 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而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絀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爲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蘇穎濱曰

爲加一餐
更減笞法定箠令
景帝仁厚之心
治獄務先寬
帝於刑獄可謂用情
衛綰長者
不疑償金
無兄盜嫂不疑終不自明

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綱】丁酉中六年夏四月更減笞法定箠令【鑑】上既箠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也）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書法）（更減何易輕刑也重予之也）

邱瓊山曰（自廢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生也景帝定爲令凡箠所用之質所裂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具著以示天下後世其仁厚之心一何至哉以此爲防後世猶有巧爲之具倍爲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酷刻薄有甚於肉刑者是獨何心哉）

【綱】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目】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按此廣不徒勇者）

【目】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書法）（前書詔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笞法定箠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按綱目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晁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留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矣施恩顛倒豈非盛德之累乎）

【綱】八月以衛綰爲丞相直不疑爲御史大夫（衛綰大陵人）【目】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史記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不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賞賜甚多）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不疑南陽人史記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修吳楚時功封爲塞侯不疑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爲事跡也不好立名）

蘇東坡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竊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

莫曉者吾是

田叔悉燒梁獄辭
田叔空手來見

擢田叔爲魯相

田叔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
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

亞夫諫侯王信

亞夫諫侯降王

丞相議不可用

嗚乎有大臣之風

詔漢讞疑獄詔

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納宮金城之罔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書法）袁盎何幸常也然則曷爲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子之議臣則曷爲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不病帝何武太后所愛至爲啼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固不得以失刑病之也

胡五峯曰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與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尹遂昌曰 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爲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與

【綱】甲午中三年秋九月丞相亞夫免 【目】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方正學曰 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夫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意慾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風其說故怒而未發官卑猾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忠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端不遜以取窘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

【綱】以劉舍爲丞相 【綱】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者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不厭者不服也讞平議之也 【目】夏四月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

是而所宜言實嬰力爭不能得

郅都宜諫

蒼鷹

春秋大居正

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嫖音瓢長公主之名也景帝之姊）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與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大行官名）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姬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綱】壬辰八年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綱】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綱】以郅都爲中尉　【目】始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甯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書法）（中尉至景帝始書則郅都嘗成其人而帝之深刻有以召之矣）

袁了凡曰（郅都非酷吏也自其爲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爲賈姬輕廁蔑爲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伉厲守高足稱爲矣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而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蓋矢心砥節慷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乂安禁網闊漏矣於茲有郅都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恂恂侯於濡厚以弛姦宿慝爲務諸人稱之過矣郅都也嚴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健爲快積彼能事然非其實矣）

【綱】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目】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轉學云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案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

者…之術…而幸於天之…

然…主之兵不可以籍人專反主之人不可籍之以兵不亦悖於情害於理之言乎以二豎之逆舉使…二子者…知其…能保矣

[傳]吳攻梁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淮泗口在今淮安府北） 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饟古餉字） 吳糧絕卒饑數挑戰（古者[illegible]戰必先使勇力之士以致敵謂之挑戰也） 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陬音鄒）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

楚王戊自殺

陳止齋曰 昔條侯之爲將也不改介冑 容屈膝於其君而文帝謙辭遜謝亦不惡萬乘之居尊而嫌於一揖之淺文帝之待亞夫豈知有七國之變哉未嘗暇用晁錯削地之書一下而諸侯連兵西向以搖京師遣亞夫討之亞夫守壘伺變不肯奉尺一之詔以救天子之母弟於垂亡之急卒以破吳景帝亦不之罪嗚呼知前日細柳式車之禮所以蓄今日昌邑之守也

[綱]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目]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爲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抵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綱]戊子四年十月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廬江王賜爲衡山王 [目]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綱]庚寅六年秋七月廢皇后薄氏（書法）（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

[綱]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目]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俗所生女名） 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

晁錯未嘗知治體 盎仁心爲質

鄧公上書言軍事

晁錯爲宗社大計 景帝失天討之柄

趙涉遮說亞夫將軍從天而下 聞趙涉遮說亞夫用其計以破吳楚使當時吳從田生桓兵之計則涉之說可行與否與

鄧都尉之所憂 趙涉之說獨行

聞晁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趙雪航曰 吳王謀逆其怨在於博局殺世子之時所以積金穀脩兵革招納亡命自文帝時已蓄叛心矣故二十餘年不行朝享之禮其心志之叛豈特爲錯哉景帝不思釁者博局之告輕信袁盎詭譎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兵可無血刃而俱罷錯既僇矣赦亦頒矣地已復矣七國之兵奚爲不罷乎此足以見盎之欺詐特假公義以報私恨也雖然錯請削奪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有告也至若孝文時淮南謫死於蜀是其驕恣謀叛所自取抑亦孝文失友于之道及聞尺布斗粟之謠深自追悔盎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淮南謀反丞相御史奏其過此國法也有何罪焉盎亦欲斬之亦足以知其無他傾異惟欲長逢君惡而以詭計陷人也景帝不悟其欺給以爲太常宗廟使使諭吳罷兵反爲吳傷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盎陰險刻薄無錙銖寬厚之德以上二事觀之盎之無德可見矣

鑑 謁者僕射鄧公鄧公姓鄧名先上書言軍事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切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尹起莘曰 吳爲逆已久特因晁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爲之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爲興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爲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爲宗社大計非爲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爲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爲忠或以爲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爲的 李德裕曰 文帝感賈生堂陛之言養臣下有節若袁盎者雖與推爲仁者也盎惟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者害錯之罪虛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盎後亦爲梁王所殺 劉友益曰 盎以私怨而族錯固錯自取之也不移時而盎亦假手于梁王報施不爽理固宜然特惜僕射鄧公已發盎奸帝因縱之而不能誅其失天討有罪之柄亦多矣

鑑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剽音票亦輕也輕去聲不特重也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乘傳注見高帝五年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殽澠二山名今陝縣是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藍田京兆藍田縣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武關武庫俱註前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按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吳王以太子之諫不許桓將軍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王亦不用

陳止齋曰 昔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三十六將之兵塤然而東趙涉以爲不可也莫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擊而馳之則諸侯驚駘失色以爲從天而墜矣曉夫孰知吳有田祿伯桓將軍者已慮及此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武關而桓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待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所不料者正桓氏田生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以其堂堂之軍卷甲而趨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於武關亦接刃於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衝當吳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蓋吾觀條侯之功盡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斂[illegible]之說不活於梁而終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嫁禍於亞夫也

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

方正學曰 君子於去就之際貴見幾外露少露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受穆生之禮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嗚之不設何遽至鉗哉然禍幾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必至於怠慢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穆生真知幾哉聞耳身可不預爲之計乎

國 楚王戊來朝 楚王戊高帝弟交王之孫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 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 東海漢郡名今直隸淮安府淮州是 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 趙王名遂高帝孫幽王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常山今直隸眞定府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 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昌平侯立十一年反都高密今萊州高密縣膠西漢國名今山東青州府高密縣是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 吳王濞子濞音備 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 菑川王名賢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 膠東 膠東王雄渠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 濟南 濟南王辟光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扐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 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晁錯 狀形容也其書形狀晁錯之罪 欲合兵誅之 陳止齋曰錯之謀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是則曰亟削則反可以不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實之數年刑者雖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假欲急其意而擲躑蹈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食走者鬪負食者豈其錯之謂乎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 目 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飮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綱 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 言不用奏章願至主上前口對說也 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 適讀曰謫 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東市刑人之所也 母及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陳潛室曰 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爲之慮也其他若楚趙常山膠西之徒初曷嘗有反謀哉向使錯之謀至於削吳則所反獨一吳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而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爲左右手幾危社稷然則楊子謂以錯爲愚誠可謂愚矣 楊龜山曰 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錯操是說素未嘗知治體也故當七國連起無所禮重欲以術服其心而過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但錯之死盎實趣之蓋晁錯盎勢不兩立故七國之反

竇嬰不阿
竇嬰不知量

飲博爭道

文帝德至厚

賈誼竊見其微文帝之所以備吳

問申公穆生白生優劣何如

醴酒不設穆生去

謂吾三人爲道存

巵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楊龜山曰 景帝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爭之可謂不阿矣惡養天倫此叔段所以覆讓於莊公也漢景於是不能辭不仁不義之責矣 丁南湖曰 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旨可謂鯁直矣及作相能引士類尊儒術節義足稱夫何晚節失志與灌夫交托且田蚡以外戚淫奢而乃屈其門下志纂污辱況灌夫勇悍徒以一朝之忿亡其身而嬰銳於申救以與俱滅此楊龜山所以譏其不知量也

綱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晁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目 初孝文時吳太子 吳太子謂吳王濞之太子也 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 爭道謂爭行棊之路 皇太子引博局 博局猶今言棊盤 提殺之 提音氐提擲也 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爲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 捕亡人謂避禍而逃亡者討捕之也 公禁弗予 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註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封三庶孽 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 與隙同 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難詰也謂相問難也 獨竇嬰爭之

林之奇曰 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爲太子也以再從父弟之親來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賈誼竊見其微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輿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爲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轉刺薄之君也安得不爲刻薄之事乎 蘇穎濱曰 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未必反遷延數歲之後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目 初楚元王 楚元王名交漢高帝同父少弟也 好書與魯申公 申公魯人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培申公之名也 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 浮丘伯齊人浮丘複姓也伯名也呂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郢俱卒學也 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醴甘酒一宿所熟者 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 後戊坐削地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illegible] 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

復收民田半租

道以中庸爲體法以常經爲極

張歐長者

竇嬰引卮酒進諫

孝景皇帝 諱啟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帝遵業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固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讀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元年冬十月詔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目】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 天子七廟以次桃遷惟太祖百世不遷太宗特惡不桃 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 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是帝復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爲常制

丘瓊山曰 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賜民田租之半後十三年又盡除之至是景帝始復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蓋夫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爲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貉無以奉乎上而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斂者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爲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爲體法以經常爲極

【綱】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者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綱】以張歐爲廷尉 【目】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 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爲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太欺（參考） 按史記歐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武帝時拜爲御史大夫 御者尋其隨釋之也

【綱】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 【目】時內史晁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壖垣也嘉聞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壖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嘔血而死

（參考） 按太史公曰申屠嘉於景帝時及今上爲丞相者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云 【綱】以陶青爲丞相晁錯爲御史大夫

袁了凡曰 鄧通戲殿上申屠嘉以外朝宰相檄召而欲斬不矯哉有古大臣烈興然亦文帝能虛以成斯美也及相景帝晁錯私穿廟垣嘉請誅錯而帝護之嗟夫爲天子而庇一匹夫乃自以爲衊致至猾一大臣懷朝廷之法棄宗廟之故而勿問何也此何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壖垣爲宮乃召詣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以天子子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又何哉

【綱】丁亥三年梁王武來朝 【目】梁孝王 梁孝王名武乃漢文帝第二子竇皇后之所生也文帝二年立爲代王十二年徙封梁王諡曰孝 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是時來朝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

文帝以小仁害大義

三代以來賢主文帝變古二事二者皆大節不書非

天下先

金錢愧心文帝専務以德化民

三者可盡而不可盡 文帝可爲而能不爲 文帝之所留 文帝恭儉之主 漢是退一著術數 兩事不可同日語 便是湯文以上人

郭大有曰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文帝勞軍細柳而先驅至不得入亞夫當稱將軍可也夫何尚以介冑自居長揖不拜是謹於守法而漫於慢君矣使所遇而非帝欲不爲禍難哉 袁了凡曰 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亞夫能自謙以伸人臣之節此古今之所難也至景帝而兩人皆無辜以死其死之罪其弗弘矣司馬遷謂其人之年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告其不遜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爲景之過也

綱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胡致堂曰 文帝減節喪紀頗爲世譏責以小仁害大義固不罪矣然遺詔所論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與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斷三年之制是不啻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何如 賀善贊曰 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肉刑也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目以爲不書姑赦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過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奚當罪罪其嗣君與臣子耳

綱 葬霸陵 目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中人處富者貧者之中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 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䌷也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衣之長不被土也 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 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呂東萊曰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而不可盡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爲而能不爲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芳子曰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最好黃老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徹文帝尤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授藩鎮節鉞是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此俱是退一著術數 楊龜山曰 文帝賜吳王几杖是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漢文帝資稟純粹若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敘傳曰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淸登我漢道 丁南湖曰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爲帝之天資學力皆過之蓋人知成王之幼沖而不知高帝崩時代王纔七歲是又幼沖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道焉則武之純王高之雜霸其染於父者不同一則藩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之盛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禮下者亦史雍史佚之賢此其學於傳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衛樂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纔及兩代此其積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法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親比諸周勃之於文帝實啻千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善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爲奇

袁了凡曰 張武受賂文帝賜金錢以愧之此以賞爲罰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帝故存之其曰愧之術也唐太宗於長孫順德亦以此順德椒房親有巨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率其誠心而實行之則二人之罪自有可原夫使貪使詐[illegible]

朝廷之禮不可不肅

申屠召鄧通

此吾弄臣

懍然有大臣風節

文帝能容臣子守法

漢室所以興隆

文帝柔道致治安

文帝勞軍細柳

軍中不聞天子詔

按轡徐行

介胄之士不拜

天子改容式車

眞將軍

霸棘將而首虜矣

之世賢者常不幸不肖者常幸吁豈惟疎逖之士然哉

【目】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節以旄爲之上下相重如竹節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爲信也）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謂狎褻無禮大臣）君釋之通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參考）按史記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初權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文帝說焉尊幸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權船行權船也黃頭郎者黃帽也裻音篤衣之中也漢書云曰鄧猶登也悅之）

胡致堂曰（嘉張蒼諸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蒼嘉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著聞也挫抑鄧通之事懍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爲帝者師其見董賢極恭卑謟睢盱之態將以持祿容身拙哉鄙夫其可以爲嘉之御乎）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夫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斬太子君之貳藩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廣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變其守人主徇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袁了凡曰（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途廣卓然文帝其知人哉夫其拜而[illegible]盎也以度其坐而挫鄧通也以勸後之相未有能繼之者班史贊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班蓋以術爲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若一人者之多智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爲學術可乎）

【綱】癸未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上郡秦郡名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雲中戰國趙之郡名今山西大同府）以周亞夫次細柳（細柳營在雍州咸陽縣西南）劉禮次霸上（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徐厲次棘門（棘門在長安北秦宮門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轂弩持滿（轂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按者按止其轡緩使馬不得馳驅也）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介甲也胄兜鍪也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也蓌音挫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憑式以禮待人）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言出塞遠去也）乃拜周亞夫爲中尉（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書法（六將軍備胡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得晁錯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唐宣策士而得劉蕡皆書親策何歟

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

文帝得玉杯改元

候日再中

汾陰有金寶氣

春秋正始之意

文帝不遠而復人主好尙謹其微

水旱責

結轍論志

以申屠嘉爲丞相

文帝不相廣國

文帝不以至公處己

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書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綱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廟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目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刺采取之也）議巡狩封禪事（書法）（親者何不宜親者也）

綱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　目先是方士（方士方外之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丘瓊山曰（人君即位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無二首故國無二王國無二王故年無二元自三代以來未之改也文帝信平候日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爲元年是惡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哉）尹遂昌曰（文帝盛德之主淸靜玄默無所偏好今觀月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又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不遠而復不然豈不爲盛德之累耶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其所爲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爲未盡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人主好尙盍亦謹其微哉）丁南湖曰（以玉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惟帝之謂乎）

綱戊寅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音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醪來高反醇濁酒也靡音糜謂敗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綱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綱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甯息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綱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之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爲相

楊龜山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疏不可用吾何容於心哉）袁了凡曰（文帝知竇廣國賢以后親棄不用而相申屠嘉元帝時在朝多賢馮野王行能第一以妹爲昭儀不用而任[illegible]不[illegible]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右賢左戚論賢則非必戚論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illegible]之剛正固可謂賢矣而以外戚罷惟因[illegible]王鳳[illegible]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拊髀思頗牧 王者推轂遣將

文帝弗能用頗牧

魏尚復爲雲中守

擬漢廣增壇場珪幣詔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祠官無有所祈

黃龍見成紀 文帝開端之失

以鼂錯爲中大夫 得鼂錯爲失人 錯亦有愧於其名

作渭陽五帝廟 罰文帝策士而

……今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拊搏也髀股骨）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言天子親爲屈手推其車轂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義與閫同俗言門限也以內謂郭門內也）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差上首虜六級而坐以罪）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文法之吏正治其事亦猶繩也）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丁南湖曰（馮唐無他顯績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揚雄以爲孝文親詘帝尊以伸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謂唐欲理尚故以此激帝也向非帝之寬容豈不怒唐爲尚作說客耶）

綱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珪幣謂祭神之玉帛）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國中山川遙望而祭之也）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猶尚也左猶下也言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祠官謂掌行祀事者釐音僖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袁了凡曰（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爲賢其去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甘心爲玉杯而改元何哉然亡[illegible]垣平以詐誅至於遺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固已深達生死晝夜之理矣以武帝之英明聽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生以固其位焉耳貪生則惡死亦何所不至故末年以巫蠱事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彼蓋以去如脫屣曾無纖芥爲故也）

綱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魯人公孫臣以爲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於是帝召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

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爲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況異時紛紛禱祀實昉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祀則始於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

綱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發明）

綱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策士從此始）目 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書法）（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耳以是爲失人故譏之）

尹遂昌曰（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于其名多矣）

綱 作渭陽五帝廟 目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書法）（自帝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illegible]祠詩[illegible]）

緹縈上書

詔除肉刑

文書盈於几閣

四者歷一不可 成康復起不能易

文帝躬脩玄默 文帝有刑措之風

擬漢除田租稅詔

問漢文之世□入少而勞費多乃於十年之間兩賜民田租之半至十三年又盡除之然而國用恒足何與文帝節儉起于身

問漢文帝注深意邊事說者□其有仁者之□其許可得聞□文帝深注意□事文帝二者之□

[綱]五月除肉刑 [目]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吏繫長安（意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使急無可使）其少女緹縈上書（緹縈少女名也）（緹音啼）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也（屬續）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除者有以易之也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也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言乃在六刑措之後）

陳季雅曰 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爲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以致人輕易法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勝姦矣 丘瓊山曰 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陳潛室曰 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歷一不可專自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措地不存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丁南湖曰 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於淮南與薄昭者何哉 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而可矜家法莫嚴於禦亂故至親大逆而罔赦

[綱]上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音結面相斥罪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罔與網同言禁防之網之疏闊也）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措置也古者民不犯法措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人之遺風）

[綱]六月除田之租稅 [目]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書法）除者何永除也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

胡致堂曰 漢興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寔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爲邊患深入寇盜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是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綱]乙亥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至彭陽（漢縣名今屬平涼府）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要劫也固要必不得自征也）於是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

朱沛國曰 文帝於備邊一事未嘗少忽雖恬靜玄默而躬騎射之習雖慈祥澹泊而甘遊田之娛雖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興馳逐雖勤儉民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調習雖愛惜財用而繕修城堡未嘗靳費衛軍罷矣而廣武之兵猶聚也苑囿弛矣而上林之射不息也高祖一言李齊之賢每飯不忘焉其一論頗牧之善拊髀而嘆鼂錯奏邊事賈書褒美凡二十三年之間其處略匈奴貴粟農衆外所深注意者邊事而已然其卑辭屈己歲致金繒與犬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遽服而瘡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雖外爲和親之禮而實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志嘗□必決□自比戈雖□至之□不聽豈非二者之□哉

欲全親戚而利其才

募民徙塞下

鼂錯所上三書皆言邊事其說亦可施于後世否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務農在於貴粟

鼂錯請入粟拜爵

德澤加於萬民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擬漢具親耕桑禮儀詔

福繇德興

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刦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得稟給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綱】癸酉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與導同）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丁南湖曰（古之鬻爵者自秦政始綱目首書其令民納粟拜爵以爲戒而此則書漢鬻爵之始也於是武帝書詔民得買爵贖罪者令株逆徙入財補郎令死罪入贖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官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梁武帝書立贖刑條錯之言其作俑也哉）

【綱】甲戌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目】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書重本也）【綱】夏除秘祝【目】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問文帝誅薄昭李德裕司馬光之論如何

匿知著面黑子

終無山東之憂

鼂錯上言兵事

用兵合刃之急有三

四者兵之至要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兩軍相爲表裏

智囊

鼂錯四上邊事

鼂錯有用文章

賈誼知錯所教非王道

張叔房盜竊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保母生則上違高祖之成憲罔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其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也

綱　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陽武爲梁王　目　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曰陛下所以爲藩扞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言淮陽狹小也）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夫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鑑　匈奴數爲邊患（鼂音朝）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撓火高反撓也字從手）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鉛爲矢故可射疏及遠然戟有鉤叉不可射疏疎與同）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今寧涇慶三州本義渠地也）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然）

趙雪航曰鼂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民之術誠緻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豈不爲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當時賈誼竊知太子天資刻薄必得正人君子輔道乃可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爲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卽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僇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爲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先賢有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世人臣以峭直刻深爲能者可

吾心且不欺

賈生不能用於漢文

賈生才有餘而識不足

賈生醇疵可見

賈誼治安策董仲舒天人策優劣何如學問自涵養中來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假賊兵爲虎翼

文帝誅薄昭

法者天下公器

二公之論未盡於義

此則謂能權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

仁厚中有神武

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illegible]心曰　傅至死悲古人事一[illegible]

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惟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

及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蘇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過湘賦見史記賈生傳趯音剔跳躍也賈誼卒時年三十三

楊龜山曰 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故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張南軒曰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丁南湖曰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君不獲行其術也雖欲終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茲三者人皆以爲誼惜而余獨爲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書則自疑之曰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蓋取其[illegible]向使誼不遇文帝之賢而遇伾文之黨以煽之則彼之挾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銳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變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王[illegible]賈傅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焉則紛紛多事能不如荊公乎其欲制諸侯重兵威在當時則適與晁錯同錯之說天子者蓋即其體髀斧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而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爲錯耶嗚呼如劉與王則名不全如晁則身不全故爲誼幸也或曰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子何以料其未形之過曰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觀其氣象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豈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綱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封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陽周侯良爲東城侯

目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 古罪字 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綱 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目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引分爲引刃自殺也 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發明） 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

溫公曰 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子曰 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旣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爲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矣使漢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有若必要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則謂能權善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illegible]豈有屈乎法[illegible]於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按周禮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

陳潛室曰 漢文殺薄昭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　按論衡曰法乃天下之名器也法可宥爲天子不得以私誅法可誅爲天子不得以私宥故殺人者死又帝之法乃受之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議

人主莫如先審取舍

湯武之定取舍審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人主之尊如堂

廉遠地則堂高

投鼠忌器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

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

賈誼通達國體

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以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陛階也級層也上登也）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廉隅也堂階下之地也九層階則堂隅之去地下遠矣蘇文曰奧寨遠則堂陛峻漢儒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峻不可言上廉）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喩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緤通作絏謂以長繩連繫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者編謂列以名籍也）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皆禮器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員內方以盛黍稷並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帷幔也薄簾也卿大夫以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修理也）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讀曰疲軟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憙許記反音喜好爲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

四維

人性不甚相遠　三代有道之長

左右前後皆正人　二代所以長久　輔翼太子有此具

禮禁於將然之前　易見難知

……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商君公孫鞅也）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反）家貧子壯則出贅（謂之贅壻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贅）借父耰鉏（以物借於父）慮有德色（耰音憂摩田器也慮心思也謂其心自矜而有德色見彼之賢者以勸借父也）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取求也誶者辞讓責也）抱哺其子（哺音步飲也）與公併倨（併部迥反與公對敵）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反音翻反脣謂口也相稽謂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剟竹劣反削也搴居輦反取也兩廟謂高惠二帝之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筦子曰（筦與管同管仲所著書名筦子）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而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爲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六親謂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也）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舟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乃始也下同）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齊戒潔也）見之南郊（言以太子見于天也見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太師太傅太保是謂三公也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少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劓魚器反劓謂割鼻也）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艾讀曰刈菅音奸草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

抱火積薪之喻

芒刃斧斤

如腰如股

天子天下之首

三表五餌

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勢音[illegible]）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勻均敵也立國大而[illegible]其勢必與[illegible]相疑）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各誅）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盛大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其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髖音寬髀音陛股骨也其骨大故須用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當也）臣以爲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凡車輪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幼君也）植遺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illegible]也衣裘在位[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臣觀之）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瘇止勇反足腫病也）一脛之大幾如腰（脛形定反）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爲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中行說降匈奴當爲漢患）舉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搏博各反菟土故反）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倡優女樂）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皁黑色綈厚繒也）而富人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緣去聲純也）庶人孽妾以緣

安知獄吏之貴

賈誼諫令民鑄錢

富貴人主之操柄

鄧通鑄錢

吳鄧錢布天下

尺布斗粟之歌

賈誼上治安策

……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

公主爲證 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 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綰貫也璽卽高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垣下爲軍壘 帝亦已勃獄辭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書法） 書下獄[illegible] 辭也書張具宗下獄則赦者明讞辭也其罪不達同辭

趙子航曰 漢高帝每以智詐擒戮諸侯而畜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日其守計亦可詐之見也若果守尉奏記炎禽亦致被甲執兵以[illegible]乎及入上書告其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向使呂后若存勃亦幾矣幸賴薄太后之賢孝文仁而得復爵今其身家幸而免乎

丙申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目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 莢錢重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 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 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二銖爲半兩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音盈餘也 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 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 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 音無 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 嚴道縣名屬蜀郡 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史記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爲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及文帝崩景帝立帝怒通沒入家產竟寄死人家

目丁卯六年淮南厲王長 長高帝第四子 謀反廢處蜀郡憤恚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丁南湖曰 此田野小民之語豈當時智者之議哉蓋以厲王之不食者謂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爲詞而曰布曰粟焉夫厲王謀反是弟不容兄也文帝赦而徙之是天討也而豈兄不容弟乎觀其封厲王之四子爲侯此或王以蔡叔封蔡仲之遺法孰得以斷其爲帝累耶

目是時匈奴彊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 [illegible]言諸侯強大反側難制也 可爲流涕者二 一言朝廷而奉單于輕重倒置二言兵不練邊患不圖大患也 可爲長太息者六 一言服用奢侈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定取舍六優禮大臣 至

爲廷尉請
開人主妄殺之端
天子必付之有司
留邸一月見罷
河東吾股肱郡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
前席賈生
文帝不及賈生以賈誼爲梁太傅
賈誼慨然以身任天下
文帝老賈誼之才

曰廷尉當是也 當去聲處當其罪也

楊龜山曰 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綱其後人有盜高廟 高廟高帝廟也在陝西西安府 坐前玉環得 得爲句爲吏捕而獲之也 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 禮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爲棄市也 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共與恭通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抔手掬之也高帝墓曰長陵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譬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綱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倉爲丞相 倉好書博覽尤邃律曆

綱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鑑上召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 因酒縱性曰使酒醉酒也難近者謂不可與人相親近也 至 句爲 留邸一月見罷 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 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綱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目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害之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上亦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 音僖 坐宣室 釐祭祀福胙也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 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太傅

楊龜山曰 賈誼以少年英鋭之資抱負其器輙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疏遠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間之所由起也

陳止齋曰 人皆告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眞棄生也其疏之也蓋將老其才使爲後圖也長沙之讁鵩鳥之賦誼有以大過人者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孰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之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者卒莫之救然則世之人主於其所疏外之臣苟有所可用宜亟進之毋使至於賈生之不及以自取萬世棄賢之名也哉

袁了凡曰 賈誼鵩賦單閼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按劉向對成帝曰鄧通以佞幸見愛嘗從游獵帝又數微行幸通家誼欲誅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誼遷爲長沙太傅則誼之不安於朝乃爲鄧通非絳灌也太史公稱通無他能獨謹身以媚於上荀悅謂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言鵩鳴梟好音安有芝茇連枝梟鸞接翼者而去賈誼不遠習識先朝事其對主言豈虛哉

文帝絀劉章之功

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

釋之十年不得調

卑之毋甚高論

吏不當若是邪

問勃張相如何如人

嗇夫利口

舉措不可不審

釋之塞使能之路

帝由是奇釋之

嘉釋之守法

天子所與天下共

廷尉天下之平

嘉漢以爲釋之

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大臣嘗許其盡趙地王之）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胡致堂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此譏惜哉）

【綱】以張釋之爲廷尉 【目】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欲令且卑下其言毋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時事說毋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圈養獸闌也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嗇夫掌辭訟於虎圈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喋音牒喋喋多言貌謂利口之人多言而少實也）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熊勿軒曰（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嗇夫諳曉故事數奏詳明有吏之美才也安可斥爲利口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言何有於從愚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嗚呼疑宄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者謂知而棄孚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疎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丁南湖曰（[illegible]億山之論則釋之於此有二失焉蓋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溺職不任識非謫言君子也豈可以絳侯張相如方之乎上林尉眞無[illegible]而嗇夫善於口對然上所問及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目】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綱】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入則言蹕所以正行人清道也）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其不平曰平宣帝置廷尉平）壹傾（壹傾爲側傾則不平也）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

農者天下之大本
漢開籍田詔
文帝爲慮深遠三代未易多見
漢除誹謗妖言之罪
文帝開廣言路
忠臣爲上深計
文帝享國長世
文帝率臣勸農
漢勸農減田租詔
有王者得食

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目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立趙幽王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張南軒曰文帝前既[illegible]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每若此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目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發明）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胡致堂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劘切君身深求未然之事陳危亡之兆自小人觀之曰是排揚訐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旣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災爲非災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噫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目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書法）書賜半租嘉重農也（發明）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務民務本爲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　目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目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爲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爲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令其邪辟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

天下精白以承休德
思見德化之成
雖免伐狐
執事之大者
敬天聽言求賢之意足爲千古之光賈山借秦不爲過
止輦受書
百世帝王之師
聖王不乘危
盎盎卻坐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積貯天下之大命

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而爲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尹焞昌曰（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事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書之於册足爲千古之美）張南軒曰（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侈靡貪很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敬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但其未復開宴游一路則非所謂陳善閉邪矣此所以不得爲醇儒歟）

【目】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

丘瓊山曰（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爲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爲百世帝王之師矣）

【綱】帝從霸陵（霸陵在雍州萬年東北漢文置墓陵於此）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垂將傾也）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目】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布鋪也言鋪設其坐席也）盎引卻慎夫人坐（卻退也）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綱】春正月親耕籍田 【目】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己之

[illegible]不世爲
[illegible]賢不遺世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教
誼爲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吳公薦賈誼
賈生請立漢制
文帝謙讓未遑
詔列侯之國詔
詳漢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詔
賈山借秦爲喻勸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皆賈山之[illegible]

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賈還報帝大悅 佗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纛願長爲藩臣奉貢職矣（書法）凡書稱名嘉不帝也

張南軒曰 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遣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惶恐報書不敢慢恣輒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爲誇辭以陸賈之使亦豪傑也見晉雖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謙則佗敢以越吏爲歉哉然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尹遂昌曰 帝不用兵誅討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覩今讀佗之詔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略無一毫矜夸之意眞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崛強得乎 按李氏曰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

【綱】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大中大夫 【目】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爲平 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超遷謂不次而遷官也大中大夫漢之官名正四品也秩比五百石 賈生請改正朔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 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癸未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獻

太史公曰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綱】詔列侯之國 【目】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綱】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 【綱】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目】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illegible]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

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

宰相上佐天子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勃自知能不如平

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不言乃宰相之體

南越王稱臣奉貢

得一亡十

故至寶曰〔高王入關大赦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區每加厚待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目】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綱】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治粟內史即司農掌錢穀之官也〕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自此只置一相〕

丁南湖曰〔宰相以用人為先故陳平所言要在使卿大夫各得任職耳既各任職則百姓以親四夷諸侯以撫萬物以遂四時以順而陰陽以理矣惜乎平之此語得之聽聞而非得之學識是以孝文序賢得徒令相道之不明也〕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目】初趙佗因路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棄世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甚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佗高祖時已立故稱長老夫臣〕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問高祖既約三章之法文帝又有除收孥之令歟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殷周治安用此道

問漢文帝踐祚之初讓再三及有司請蚤建太子又問不許讓僞何如

兩人爲退讓君子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擬漢春和賑貸詔

春和議振貸

下詔卻千里馬詔令四方毋來獻

善政班班可紀

封宋昌爲壯武侯

【綱】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目】詔曰法者法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綱】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目】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尚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呂東萊曰　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綱】三月立竇氏爲皇后　【目】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綱】詔定振（振賑同）窮養老之令　【目】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危亡（阽音坫近邊欲墮意）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言不時於此歲首時遣使者存問年長老人）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綱】四月令四方毋來獻　【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編以羽毛列係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屬車在後（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皂蓋赤裏朱輪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illegible]相連[illegible]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吉行謂巡狩也師行謂兵師征伐之行也）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安之謂何往也）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綱目斷曰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維新之日綱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脫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斑斑可見治之興固其宜也

【綱】封宋昌爲壯武侯　【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代邸之功）封宋昌爲壯武侯（史記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illegible]

周勃請間

王者無私

問代王固讓帝位誠僞何如

一舉而三失

綱目責漢朝之意

丞相何如人

丞相社稷臣

袁盎短周勃

功賞不及二人

二人有功無過

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言封子弟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 所謂磐石之宗也 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固也國之安彊如磐據之大石不可拔 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胡致堂曰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敘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款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渙上璽符夫渭橋非邸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尹遂昌曰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爲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爲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眞若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孝文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 壬戌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書法）三人之功一也論功列敘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按史記朱虛侯章只賜邑二千戶金千斤（發明）諸呂之誅雖首發齊王發矣致討灌嬰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卽事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爲有功卽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灌嬰留屯滎陽

灌嬰與齊連和

酈寄說呂祿

軍中皆左袒

商寄之罪均

酈寄賣友

酈寄義存君親

問先儒議太尉左袒之間得失何如

太尉當議以大義

此屬奉為身謀

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故去其太后之稱而書曰呂身為世戒也曰世後女后之滲者曰呂武史綱於武氏則書名而此正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此武氏革唐命為周其罪猶為甚也　丁甯瀾曰　呂后明於遠耶按后之罪有五滅劉宗一也王諸呂二也私食其三也戮妃嬪四也醢將相五也小司馬贊之曰禍盈斯驗蒼犬為崇信矣夫

綱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目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擊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然猶豫未決（史記呂祿信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目　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賈壽使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窋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可得襄平侯紀通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受勃（史記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兵歸

（書法）書使何未有君命而專其使非誅戮也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叢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

楊龜山曰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共誅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亦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遺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寄不紿功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言友與否非所論也

蘇東坡曰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擬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賊狎且相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為洗賣友之譏則之於義陋矣

胡致堂曰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爾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無藉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伊川先生曰此屬奉為身謀非眞為國家也至哉言乎

袁了凡曰　勃令軍中左袒非有所觀望於其間此勃之術也呂東萊曰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所以發其忠憤而為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中亦皆膽落神褫無能為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目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惠帝崩後呂太后取後宮美人子立之謂之）皆非眞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

朱虛侯請以軍法行酒

朱虛侯耕田歌

陸賈爲陳平畫策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

社稷在兩君掌握

兩人深相結

[illegible]

陸生一時之計

陳平漢初罪魁

問陸賈勸平勃交驩得失何如

[illegible]之立[illegible]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曰 不書弒而書殺何不成之爲君也并非正統 也蓋書立爲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綱 庚申 高后七年 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 目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豆苗欲稀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楊龜山曰 余觀劉章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丁南湖曰 齊悼惠王者高帝之第二子而劉章者則王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呂祿之女而章不以己情撓其義烈壯哉高帝之慈孫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夭薨也惜哉

目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胡致堂曰 陸生爲平畫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爲社稷計相與相讓進賢退不肖將與賊詰暴而禁奸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和交結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國則是也而輕信盲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后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可矣非所以爲訓也 趙雪航曰 史贊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僞遊雲夢之類皆市井獲利之徒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己燕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酈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誠傳乎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眞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爲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丁南湖曰 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往往而是矣賈之勸平勃者誠國家之利而豈但一時計哉致堂乃曰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是爲後世將相爭功者藉口也

綱 辛酉 高后八年 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目 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 祓音弗上巳祓除也

瞿鏡塘曰 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愛子使惠帝因是不得正命而終是時高祖諸子尚存乃舍之而求他人之子立之以亂漢統揆之春秋莒人滅鄫之例呂氏之罪大矣況又瀆男女人倫之正而封其嬖臣違非劉不王之誓而王

太后欲王諸呂

王陵守白馬之盟

王陵面折廷爭

太后以陵爲太傅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平勃功僅贖罪

人臣立朝狥義

濟大事當以仁傑爲法

問王陵折呂后仁傑對武后何如

封劉章爲朱虛侯入宿衛

高皇后名雉臨朝稱制八年幾危漢祚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今呂氏臨朝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爲以分注書之夫呂氏詐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正統且婦居尊位非常之變特變例書之以爲後世鑒耳

綱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少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目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啑血盟句絕啑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毛注諸君不在邪今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側迸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乎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諸呂而不諫直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其時未有實爲社稷者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袁了凡曰程子謂王陵之爭不聽陳平知諫無益故不諫此未深攷也按漢書劉澤傳齊人田生爲澤畫策說呂后所幸張卿風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因說澤於諸劉最長請立爲瑯琊王是后本欲私外家特重發之而劉澤欲王田生利賂張卿恬誘平勃等又咸欲固位相與參合先后意未發而逢迎之特重難王陵耳其令后廷問陵識發非劉氏弗王一語卽轉問平勃二人同聲傅會遂逆折陵氣而鬨之口皆平筭也則王諸呂平寔成之望其諫耶不特此也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平納辟彊計請拜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夫王猶虛名而將之爲實特重耳平猶希太后風旨亟爲之請又何有於王則當廷問王諸呂時又何以冀平之諫也程子以諫望平過矣　胡致堂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敬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長星辰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邪慝感動天地陰盛陽衰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張南軒曰人臣之立朝狥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狥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爲主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出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趙雪航曰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牝雞晨鳴爲萬世戒惠帝慈祥仁厚之主彼其虧損聖德使納甥女爲后亂夫婦之大倫召帝觀人彘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竊僭天位擅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寵幸審食其而弗恥穢德眞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垂統之君使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爲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致起覬覦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失此不爲使流弊於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實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　張耳之子張敖尚魯元公主生女呂后以爲惠帝后

綱乙卯高后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綱目斷曰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中以誅諸呂不難也

立原廟

人主無過舉

廣宗廟大孝之本

置諫鼓

人君以改過爲美

留侯託於神仙之意

孝惠寬仁之主

孝惠天資仁厚

太后使呂產將南北軍

諸呂居中用事

諸呂權由此起

南北軍所繫甚重

遊也

【綱】立原廟　【目】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月出夜也備法駕而行名曰遊衣冠）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原再也先既已有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有司官也）（書法）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溫公曰 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誹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堯作誹木橋梁邊板以書政治之愆失周建諫鼓以通下情）

胡氏曰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綱】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綱】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置二相始此　陳季曰此便是用高帝臨崩之言也）【綱】夏留侯張良卒

（發明）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儒詳論其詭誕故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眞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其託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袁了凡曰 張良辟穀曹參湎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慮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也避世故引而立於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仙爲高尙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留侯焉

【綱】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 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賀善贊曰 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異入書何也意者呂氏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京城之軍則謂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目】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子辟彊爲侍中（時年十五）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尹起莘曰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彊乳臭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俾諸呂擅權卯金易歸則平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綱】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目】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后也）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太子他人之子故即位不書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

蕭何推賢曹參曹參遵何約束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清淨甯一　曹參可謂能克己　蕭曹一代宗臣　季布廷折樊噲　除挾書律　高祖之習不減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幷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窋音竹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較明也畫一如寫一字也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方者　楊龜山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馳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方正學曰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酗醟而不問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耶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察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甯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　袁了凡曰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爲君則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曹參爲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吁漢之不爲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恬嬴氏之斂以脊呂姁之亂而曾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綱己酉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漢書云呂太后臨朝稱制時匈奴以書遺太后其略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歎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傷金創也夷亦傷也而噲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欺誑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除挾書律（書法）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爲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

[illegible]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去秦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其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

周昌相衛趙王

人彘

孝惠未知大義

知臣莫如主

爲家不治垣屋後世賢師吾儉

曹參趣入相以齊獄市爲寄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是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惠帝恭己而天下晏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琅琊王世貞鳳洲編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　【目】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 永巷別宮名後改爲掖庭 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之 酖音鴆鳥也鴆鳥大如鶚食蝮蛇以其羽掠酒中飲之則立死故曰酖毒 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煇許云反以藥薰之令其聾也 飲瘖藥 瘖於今反不能言也 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人彘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綱目斷曰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如意之死書惠帝卽位之初觀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也　溫公曰 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從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目】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綱】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丁南湖曰 蕭何得失議者不一楊龜山取其革秦苛法而病其暗於功成身退之義劉元城取其治未央宮以堅高帝都長安之心而呂東萊病其創業之不儉張南軒取其守關中薦韓信二節而病其立法多襲秦故陳潛室取其收秦圖籍且勸高帝屈於項羽王於漢中患謂周召以後相道斷滅若何之得多失少其誠賢相矣乎故綱目書曰相國酇侯蕭何卒蓋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特從此始此其褒美之意可以折衷衆論矣　袁了凡曰 太史公贊蕭何之勳爛焉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爲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眞可謂兩失之也

【目】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

王綱鑑合編卷五終

謀處皆緣不學

閩先儒言班彪王命論稱高帝寬明仁恕知人善任之說然歟否歟

受業韓信于行陣拔陳平于亡命樊噲[illegible]力羣僚畢學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 謀臣守關計取項羽恐賴張良從謀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敢從謀誅使者十輩言匈平城遂屈意敬和親約謀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謀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謀爲齊使賴張良躡足止謀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謀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謀不知尊太公賴家令言謀欲易太子賴張良招四皓定謀因蕭何賴王衛尉諫改謀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謀 **趙雪航曰** 高祖即位封功臣異姓爲王者八人爲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久也不八九年七王皆絕惟存吳芮而已至武帝時纔三十餘年列侯止四人餘皆殞身滅國前日封爵盟誓之辭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驕逸多抵法禁以致滅亡至若武帝之時列侯坐酎金輕惡奪其爵者一百六人皆非大故也至其意有所不樂又致其罪而奪之者尤多矣嗚呼丹書鐵券河山帶礪之盟乃一時駕馭之言義非三代明王託心任賢之道也　爲王者八人韓信楚王張耳趙王韓王信太原王臧荼燕王黥布淮南王彭越梁王吳芮長沙王盧綰燕王 **又曰** 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厚知人善任使之說以愚觀見虛辭也帝以其嫂憂羹之恨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以爲言至七年乃封其任爲羹頡侯明者厥嫂昔日吾羹之皆寬厚者乃如是乎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縱兵擊之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壯出弱之詐被圍于白登七日其明安在乎韓彭開國元勳初未嘗有叛意輕信誣告之言僞遊擒縛而夷殺之夷其三族醢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于經理邊事以韓王信居大原而信反寵幸陳豨使監趙代兵而豨反以盧綰爲故舊俾王燕而綰反其知人善任使俱安在乎彪溢臣一時粧飾此言後人不究其實以虛傳虛謬爲褒美所謂矮人看場隨人說其妍媸也歟 **丁南湖曰** 班彪論高帝之興一曰帝堯之苗裔是不知朱均之不肖而爲堯舜之子何貴乎苗裔也二曰體貌多奇異是不知桀紂之無道而有娀美女容何貴乎體貌也三曰神武有徵應是不知爲善則災異不必懼爲惡則祥瑞不必矜又何貴乎徵應也若夫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則帝于斯二者所失少而所得多此其所以興也班趙二子豈皆確論乎

絳侯受詔牀下 噲帝之故人

陳平雖獨任 安劉必勃

陳平以功名終 問漢高之興綱目特筆有四其詳可得聞與

高祖好謀能聽

高帝規模宏遠

斷蛇著符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高祖之興有五 從諫如順流

高祖大略所以成帝業

詣長安 【目】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甯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噲至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袁了凡曰 帝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二人乃囚而致之上豈將乞噲須臾亡死當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致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逭其誅則爲德于呂氏豈有涯哉此平之謀也故當是時帝巋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于他族矣況萬歲後哉

【綱】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至是疾甚不肯迎醫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少去聲戇音壯愚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時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故不發喪使非酈商與食其言之而中止焉則大臣內畔諸侯外叛漢家艱難之天下豈不危如累卵之勢哉）

唐仲友曰 看帝屬呂后合知諸呂終爲平勃所制 楊龜山曰 高祖謂平雖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于國平喜爲相天下無問言卒以功名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信乎 賀善贊曰 綱目于高帝有四特筆其未即位也如秦書伐如項籍書討其用兵也書致勃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其視唐之書擊西河書突厥兵至書稱皇帝者豈可同日語哉

【目】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大謂第其輕重）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定謂始訂定之也）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剖析符作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爲室置匱其中）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綱】五月葬長陵（漢以來天子葬地皆曰陵各立石以表之故漢祖墓曰長陵去長安城三十五里）【綱】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綱】令郡國立高廟

班固贊曰 漢高本係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敍傳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權脉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

以禁以數從青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 丁南湖曰 四皓出處一者不一元龍謂其遁迹[illegible]出處進退暗合聖道愈于巢由伊呂王荊公謂其遁世而出處有害請其遁世以時定儲 權與道消息知乘其神孫明復以儒稱之以爲賓比之謂其以立嫡之道傳于萬世王元之以聖稱之謂其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衆說而折衷之朱子有曰四皓恐不是儒者是智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如願爲太子死亦脇之之意此類自所以不與之大者而但分注于帝室宮之下也 袁了凡曰 嘗讀四老人者不出于蕭張諸計之目韓彭立功之秋後爲子房一呼而即至異哉前後之不侔也余以子房所呼者老人之實者也漢祖徒見以爲眞而誤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同有飾音耳不然向不爲其父用今肯從其子遊乎向以帝慢侮而輕今從太子見能必其不輕且驚乎向之高蹈遠引其不役志于物何如今一旦以金璧肯辭而來乎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四人者必不苟出謂漢廷之四人果爲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四皓恐不是儒者

眞宰相事

相國爲民請苑欲令百姓聞吾過

法令終漢莫能損益

蕭何一代宗臣

蕭何拙于謀身昧功成身退之義

漢世貽謀不善

綱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下廷尉（秦獄官名）械繫之王衛尉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王姓史失其名）有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楊龜山曰 高帝牧民于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當國秉鈞盍革秦苛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于功臣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自免至于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工于謀天下而拙于謀身耶蓋不學無術昧于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墜亦屢矣惜夫 尹氏曰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卑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謹其體貌之禮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囹圄故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子弟從軍買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爭之理使不如此也 趙雪航曰 蕭何爲漢受命元勳守關中之時帝已疑之弄一也帝與項王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詣軍不免族矣及帝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矣自擊英布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汙幾不免族矣帝利出關則關中動息必窺之何亦挾術相窺君臣之交全無忠信之道及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槀以爲禽獸食帝大怒于廷尉械繫之向非王衛尉之計亦未知其存亡也嗚呼何爲相國輔翼元后師表羣臣豈可械繫于囹圄辱于廷尉之手乎雖數日赦出又何面目立于公卿大夫之上哉蕭何既不免械繫之辱又不能引生而退可謂貪權固位嗜利無恥甚矣方于子房豈不大有遐庭乎 張宛丘曰 高帝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之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召平之說帝輒大悅夫二生之說漢夫畏祿之常情也而其術足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爲不忍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旦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知吾之不憚陵辱之如此務以拜去其驕恣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丘瓊山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撫以異于士庶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之以爲常噫士亦不幸而仕于三代之後哉 袁了凡曰 高祖自將擊布時何多買田宅以自污而上聞及還軍民數千遮道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上悉以書與何曰君自謝民夫爲相而強而賤利此可罪也而勿問非幸其失民心不義遇乎及請苑陳地以業民此亦入關時令民得田于故秦苑囿之前令也而帝輒怒繫何豈非欲過常在相令勿見德于天下耶昔田單解裘以濟涉淵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攘善于何乎爲齊王亦可也

綱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爲燕王（建噲之子）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

用四百年精神命脈在此 善述如一元之氣 聖人綏來動和之數 時雍迓衡可復見 叔孫通諫易太子

太子天下本 此難以口舌爭 上不能致者四人 如何皓四人 何自從吾兒遊 四皓羽翼太子

留侯招四人之力 子房善納說 司馬光致疑子房 春秋深許首止之盟 於入主機括中撥轉來 伊川獨喜子房此著 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 老泉譏帝之心 四皓安劉是滅劉

此嗣是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儒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僅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精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之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丘瓊山曰 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慘刻之餘雖戰鬪之際以高帝不好儒學之主猶知所尊敬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聳動之也蓋以天德民彝本然之理在乎其心者自然感發而不自知耳

綱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獻公太子名申生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置試之犬犬食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 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 扶蘇始皇長子也不蚤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詐爲遺詔賜扶蘇死 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嫡 音嫡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猶未決呂后使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東綺夏甪非姓也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出處未詳 甪音祿 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客建城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甚偉猶言極美也 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延頸引也言許頸願望 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

胡致堂曰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爲若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 春秋僖公五年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首止地名 陳潛室曰 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綱目斷曰 漢高祖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慮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曉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也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氏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 蘇東坡曰 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比而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或曰呂氏彊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其子以與趙王惠帝既死而呂氏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遂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

使羊將狼

布有功於漢

擊筑自歌

以沛爲湯沐邑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吾道之重自此始

孔子萬代之宗主聖道扶持之功

故驪山之徒也（布初坐法論決而徙後驪山）自致萬乘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目】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言於呂后使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侯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果如薛公之言擊荊擊楚引兵而出（按陳龍川謂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蓋天命人心已有所歸乃用下背上中逆犯順雖欲騁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

袁了凡曰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陳諡引制諫之備矣戰國魏惠王使太子將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高欲使太子擊黥布而四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此卽徐子之言與徙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亦策士之流高可肩魯仲連耳謂其有王佐才未也 尹遂昌曰 布叛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祖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陳豨亦書擊何耶損國任一國之將乃以幸臣居之小人竊竊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矣哉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蘄縣之西也）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書法）凡書誘譏也此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

尹起莘曰 前此皆以殺書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以誅

【目】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擊筑（筑以竹曲爲五絃之樂也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與共守之也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爲伯心之存非也自韓信死彭越死黥布反間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遂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於是起舞因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湯沐邑（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書法）特書何譏也以爲君天下而私一邑也

袁了凡曰 高帝破布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作歌思猛士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梟將不反矣布反也帝且躬萬乘蹙天下勁兵僅乃殪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伯心之存乎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伯之心老而不衰曾不如迺孫之知悔也

【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詩傳云牛曰大牢羊曰少牢）（書法）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

尹遂昌曰 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陵墳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

陸賈時稱詩書

高帝安事詩書湯武逆取順守

陸賈新語

陸賈其功尤偉

樊噲排闥直入

豎子何能爲三人同功一體

問薛公料黥布有上計中計下計不同其詳可得聞歟

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賈歸報拜大中大夫（又貫三品曰大中大夫）

【綱】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于上前稱道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高祖自謂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高祖業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書當世之辨士也新語十二篇一曰道基二曰術事三曰輔政四曰無爲五曰辨惑六曰愼微七曰資質八曰至德九曰懷慮十曰本行十一曰明誠十二曰思務）

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敎皆賈啓之也況和平勃誅呂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辨士目之吾竊爲賈不平矣

袁了凡曰按新語十二篇其論性有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斯數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明畫相不遠也

【綱】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枕與之同枕也）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音敗力極羸困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與幸臣五大人知之高遂詐爲詔賜長子扶蘇死）帝笑而起

丁南湖曰高帝所枕宦者其必佞幸乎按班史佞幸傳贊云柔曼之傾人非獨女德蓋亦有佞幸焉孰意高帝而病亦坐此也于是子孫效尤孝惠則幸閎籍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北宮伯子孝武則幸韓嫣李延年孝元則幸弘恭石顯孝成則幸張放淳于長孝哀則幸董賢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並以婉媚擅寵漢道漸替豈非高帝貽謀之不善耶

【綱】淮南王黥布見殺韓信醢彭越（醢謂菹其骨肉也）大恐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爲汝陰侯（汝陰漢縣名今直隸鳳陽府夏侯嬰封于此）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于越也吳齊縣名今屬直隸蘇州府）身歸長沙（長沙秦郡名今改爲府屬湖廣道）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治下蔡（下蔡縣名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北于盛古地名今屬浙江紹興府治）

王者皆待賢而成名

欒布哭彭

【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 【目】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必須親身敦勸爲其駕車而遣也）（書法）（書求遺賢美急賢也自是而舉賢良直言皆自帝起之矣）

【目】初上擊陳豨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之上使使掩王（掩襲也王謂彭越也）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傳驛遞也謂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青衣西逢呂后長安來彭越爲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越三族梟越首（梟刑名乃倒懸首也黃帝斬蚩尤懸首軍門此梟首之始也今謂之簽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綱目斷曰（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爲罪之欑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其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趙雪航曰（彭越佐高祖燒盡楚之聚積又撓米十餘萬斛以給漢項王因此食盡而散亡受封於梁豈不欲傳于百世乎若越果反猶且議功不忍況其未嘗有反心也徒以人之誣枉而爲法外慘刻之酷刑豈仁人之道哉昔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野御者曰此公家畜也今疲而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歸食之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外來戒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賣之豈仁心哉夫古賢于牛馬之畜尚念其曩昔之力而不忍出之況立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虐如是耶故王莽誅篡漢嫌頸非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有餘死于漢節者二三人而已豈非高帝少恩多虐而致哉文公于綱目書其王爵而書殺之以明越無罪乃以愧漢云爾）陳潛室曰（或問司馬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敘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援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于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于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撓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嘗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于漢）袁了凡曰（欒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撼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鑊湯鼎猶慰懃正言明梁王之無罪天子卒赦而官之謂其言順也韓信排蒯通之說彭越拒扈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而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主臣也而帝亦爲所動耳畢時帝崩傳絳灌輩在耳后獨忌之祕喪四日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酈將軍計且喋血京師有日矣況信越布在而呂氏能一朝容之哉）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目】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爲南越王使陸賈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粵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魋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

四千戶慰趙子弟

高帝鼓舞一世

韓信首建大策漢得天下皆其功

高祖有負于信庶幾為漢元勳功過當相準記功討罪盡其道

漢之家法不正

信有定天下之功

齧狗吠堯

皆稱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上問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袁了凡曰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帝曰是力不足也守尉亡罪察矣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陳勝一舉事而郡邑瓦解高祖起豐沛熟知此矣故不委罪守尉夫與人空城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又曰按豨少好賓客以代相過趙客從者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案之而豨客諸為不法事多連豨豨恐始反其初為代相固天子親幸臣素無反志也信豈對人輒臣無故而發醉當滅族之謀哉且挈手中庭之語誰為竊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甚之耳彼帝廢彭越后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僇然則楚舍人弟之告信反亦安知非梁舍人之告有為之嗾也者盧綰曰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呂東萊曰踞洗以挫黥布而隨以王者之供帳幔屬以挫趙將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陳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目】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豨軍遂敗十二年追斬之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公著嘗獲罪于韓信信欲殺之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紿信入賀紿欺言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三族（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不書反何諱之也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帝未還都而殺之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司馬溫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于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于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則庶幾乎為漢元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畔音叛徼求也讀邀作酹胡致堂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縱可以贖自王之辜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嘗逆謀既露從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于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趙雪航曰信果有反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后既專殺韓信又聽其言醢彭越牝雞晨鳴以致禍亂此卽後日僭竊天位之端也漢之家法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漢室初興德信未孚于天下既以詐偽而執開國勳臣又以詐計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故叛者迭起夫何怪焉故綱目不去其爵而書殺非予其討有罪乃所以惡呂后專殺耳此文公之微意春秋之大法也尹氏曰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恥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

【鑑】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漢人之失鹿蓋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

[illegible]能出其右

春秋之義大居正田叔知所處漢知孟舒于田叔

高帝以周昌爲趙相周昌諫廢太子臣期期知其不可

高帝用趙堯之策高帝金注如意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仰頭而亢絕亢作肮咽也）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書法）帝之至趙赦執禮義素著是矣高有反謀爲赦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徒隱忍不從以爲其賢也自取之而已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享大逆私行不顧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溫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敖失國者高之罪也）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蹈義赴死知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張王雖以身死之何益于趙此與婦女寺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贖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耶）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于高祖孝景于太宗孝宣于世宗遂爲故常矣）

（綱）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目）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音隱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其口吃故重言）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史記高祖謂周昌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昌不得已遂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

楊龜山曰（以高帝之明惓惓于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于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按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惜以黃金注者殙殙或作惛音惛說文殙矜也矜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言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惛矣）蘇東坡曰（高祖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綱）初上以陽夏侯陳豨（音喜）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侯挈其手辟（辟屏去也）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二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謁告白于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上嫚罵曰豎子（嫚侮也豎子童子未冠之稱蓋漢高帝忽輕之言其性屑若操僕者豎）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既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陳豨反趙代

責劉敬結和親約

一言成千載之患

建信侯之術巳疎

高帝可已而不已

强本弱末之術

貫高白王不反

立義不侵爲然諾

【綱】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目】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殺讀曰弑冒頓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天子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于諸侯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如匈奴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名爲長公主（非公主而名以曰公主也）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丁奉曰長公主卽魯元高后止此一女最所鍾愛者也帝聽劉敬之言欲長主妻單于而高后不從而以家人子易之然后之結憾于帝自此發端而戚姬趙王之死其所由來者漸矣）

楊龜山曰（劉敬之說何其謬也其子婿之子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子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人主厭兵故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于婿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袁了凡曰（婁敬之策溫公謂冒頓獵其父如獸何有于婿翁予以爲豈惟婿翁耳且不有其婿也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冒頓閼氏左右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惜一女子乎竟所愛閼氏與之昔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者卽請鄰國不與也彼冒頓直謂其妻一女子苟可射利何便不難以奉鄰國之請而敬欲以一女子交歡締愛弭其生心倖中國一日無事不已愚乎）丘瓊山曰（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泰伯之後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爲之涕泣堂堂中朝與異類通婚姻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爲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以所愛遺所惡哉蓋劉敬本魏絳之說後世遂祖之以爲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質爲腥臊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尙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者乃忍爲之哉蓋其惑劉愛爲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目】劉敬言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姓）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目】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別白也）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搒笞刺剟（搒亦笞也剟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侵猶言輕也）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字）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顧謂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

陳平六出奇計
蕭何治未央宮
王者以仁義爲麗
蕭何分家國爲二
蕭何治未央之意深
高帝在術中

【綱】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曲逆縣名後漢章帝改曰蒲陰今定州北平縣東南有蒲陰故城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輒益封邑焉

劉屏山曰平以過人之智而爲漢廷謀臣之冠觀其捐金以間亞父躡足以封齊王勸遊雲夢而韓信擒間閼氏而平城解六出奇計無不巧中其智謀非不高也然知捐金可以間亞父而不知是自啓其讒臣之疑知僞遊可以擒韓信而不知召異時猜者之尤忌陰謀秘計雖足以濟一時之權而高帝之心術轉而爲權詐者多矣然則智可以盡用之乎 丁南湖曰陳平自云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觀其六出奇計類秘世莫得聞識謂之陰謀而實陰禍所伏然高祖功臣惟平富貴悠久而且得令終其國亦三傳而後絕豈非幸哉

【目】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卽張耳之子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懦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污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乃壁人於廁中欲殺帝上心動不宿而去

【綱】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綱】初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前殿北門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廻七十里臺閣四十三所宮門闔凡九十五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許容反擾也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音悅遂自櫟陽徙都之（書法）治未央宮曷爲不書過度不以未央爲賢相之累也

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瓊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于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朱沛國曰何爲家而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令其爲國而獨以侈示之是分家國爲二不以待其子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世也栢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其無以加乎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晝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illegible]關中也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定根本以堅帝意此劉元城陳潛室之論深有取于何也 袁了凡曰何治未央極壯麗以固安帝意于秦甚矣夫國于四塞之地兵衞與衞民鑰轍禮不拔之基屹焉雖然術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卽欲休舍何以此窺之故人主毋見其欲懼爲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出處可卜事業

今日知皇帝之貴

叔孫生器小

竊禮之糠粃所不能致者二人

仲尼開迹諸侯

帝自將擊韓王

陳平秘計

全當端其一心

張儀惠鄭袖之故智

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于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于後世噫可恨也夫 史臣曰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蓋自上古聖人之世言之也漢帝去秦苛儀而羣臣飲酒爭功方當急為弭亂之計願欲待百年而後議禮乎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知權而不知經論者專罪叔孫而不罪兩生亦非聖人折衷之道也 袁了凡曰 論人于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illegible]之三老而三傑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世教有發闡之兩生而四皓不與焉然而三老逸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媮儒之世士皆遊名出者既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著之使夫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真不能已于撫卷之長歎也

【目】辛丑十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 法酒猶言禮酒法者進止有禮也 諸侍坐者無敢讙譁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 太常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初秦有天下悉采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 因襲秦時故事

溫公曰 禮之為用大矣用之于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識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哉故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于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目】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信聞冒頓 冒頓單于名 居代谷 代谷二郡名 欲擊之使人覘 覘窺也 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 婁敬往還 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為妄言沮軍事械繫敬廣武 縣名故城在代州鴈門縣 帝先至平城 朔州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 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平城東北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 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閼氏 閼氏音煙支匈奴皇后號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于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師古曰應說出桓譚之論非傳記所載譚以意測耳 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婁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遂斬前使十輩封敬為建信侯

張南軒曰 高皇平生好謀能聽鮮有謀者至此亦輕信十輩之言蓋由急于功利遂欲邀功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以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微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可乘矣 論衡曰 厚遺閼氏此張儀惠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有使平早計而帝不窘于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袁了凡曰 白登解圍之策世莫得而言之蓋必其勢危迫其跡鄙猥有難使人聞者一時君臣深諱之故史傳云秘計平計于是不可言[illegible]矣又主父偃傳高帝略地于邊欲擊匈奴御史成諫不可帝不納以至于困成可謂蚤識哉世徒多陳平秘計不知使帝聽婁敬言則平計何等又使早聽成之諫則敬亦亡所見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平以戶牖更曲逆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戚也窺諸夫曲突徙薪之果不為人恩澤也惜哉

問諸定元功位次陳平何以不與

擁篲迎門

令叔孫通起朝儀

拔劍擊柱

禮樂因時世人情爲節文

魯兩生不肯行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

鄙儒不知時變

綿蕞野外習之

叔孫通量君爲禮

兩生拒之失旨

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

丁南湖曰 按陳注初起沛令欲以沛畏之條主吏蕭何曹參令樊噲召劉季則爲沛公則蕭曹之同爲功首只緣論此一節而攻略韓信之優劣不必計也予則謂不知此矣高帝而不論此此功臣之所以多不保歟 陳潛室曰 或問陳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陳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昔愈卜何數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于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陳平皆後來所以不在此數又陳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皆在先

【綱】帝歸櫟陽 蘇林曰櫟音藥徐廣曰櫟陽漢萬年縣也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卽京兆櫟陽縣東北

【綱】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稱皇不預朝政故不稱帝 【目】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 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于門爲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書法）帝既卽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不及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卽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無臣故也

袁了凡曰 高祖王漢五年始滅楚卽帝位冊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而太公猶仍舊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諡曰昭靈后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偸于不逮事之母雖于忘本奈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稗高祖之闕實弘多焉

【綱】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目】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 綿蕞表位標準也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于地爲纂位尊卑之次 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楊龜山曰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于戰爭之餘朝廷之閒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兩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陳潛室曰 魯兩生沐浴洙泗敎化其于禮樂之道出處之節講之甚明故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故稍有節操之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漢高帝非興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遜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閒可卜其事業也 丘瓊山曰 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

贊道貴清靜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謝氏鐸曰參之相漢訪諸蓋公宗黃老之說一以清靜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變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于無所事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傯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無能修什一于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責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醫秦遂至醞釀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霸而已嗚呼參但知清靜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害而終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盛則參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與

沙中偶語

【鑑】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二人相對而言謂之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此屬謂諸將也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四川成都府漢州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張良因事納忠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方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子房救雲夢之失

唐仲友曰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其為救雲夢之失

袁了凡曰諸將沙中偶語決非語反也良意迺徙為雍齒遊說使帝棄怨錄功也特畏帝恨深恩有以動之故不覺其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則非雍齒而誰然以封賞未遍捏諸將有反謀帝自是有疑功臣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梁王相繼以告反僇亦良一言之故哉

詔定元功位

【鑑】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平陽府名屬山西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跳音調謂輕身走去也

蕭何萬世之功

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進賢受上賞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安平齊縣名漢因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屬山東道　按元功十八侯位次蕭何酇侯曹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平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illegible]

剖符封功臣
酇侯食邑獨多
功狗功人
發縱指示
張良願封于留
非魏無知安得進
陳平不背本
帝大封同姓
帝王公天下之心
高帝不能稽古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衆建諸侯以爲藩屏

也

目始剖符（符割而分之授其半將以合也）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酇侯（酇今光化縣是屬荊州非沛國酇縣也）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漢書無兔字）而發縱指示者人也（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丘瓊山曰（古者爵有公侯子男之五等然旣列之以爵則必分之土以使之蒞其士主其祀以君其民自秦漢以來始有封以郡邑之名而淮朝請于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之封爵止于侯而無有所謂公伯子男者書于此以志其始）

綱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下邳郡名今淮安府）與上會留（留地名良初遇漢高帝于此）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按良少時于下邳地上遇老人墮履地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于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後十三年經穀城果得黃石爲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陽武縣故城在汴州東北）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綱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鎭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　帝微時其嫂憂羹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言之後迺封其子爲憂羹侯明著其嫂鄙悍也

胡致堂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旣定四海正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倚可考大本一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于後帝之智旣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陳潛室曰（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蓋由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于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獲大）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所謂以人爲形勝者也秦不師古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若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丁南湖曰（聖人立法惟以合天理順人情耳法外之弊聖人所不計也封建之法廢于嬴秦而行于漢祖是亦復古之一機也夫何仲友特以七國之禍而病之噫卒使後世而非聖法者皆仲友輩爲之也）

綱以曹參爲齊相國　目參之（至也）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

高祖僞遊雲夢此特一力士之事

封建之意已壞於此

田肯請封親王

高屋建瓴水

多多益善

高帝善將將

天授非人力

高帝恐人勝己

聖人爲天地民物之主

漢之所以誰[illegible]

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平聞古者天子巡狩天子巡諸侯所守曰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雲夢澤名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南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下者名雲夢信必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書法）書執以歸韓無罪也

陳季雅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强大以爲三代封建之法不可復殊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于古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僞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狩之意呂后召梁王至長安以鴆殺之遂使後有詣京師而泣者則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 陳龍川曰高祖得天下大率詭詐之計盡出于陳平施于項羽紛爭時猶可也其可施于君臣之閒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爲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綱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時山東人呼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音蹇覆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東有瑯琊漢之縣名今山東青州府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鬲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卽燕趙故曰限北有渤海之利海旁出爲渤因名渤海郡有魚鹽之利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二十萬人足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王曰善

唐仲友曰看田肯說親王子弟王齊便合知齊後于漢有制呂氏之功

綱 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漢書作益辦多多轉添之辭益愈加也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陶天台曰君之于臣猶天之于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鯤鵬三千鷃搏九萬皆其間一物耳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岌岌乎惟恐人之勝己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爲言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爲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賞不當與臣下[illegible]臣之事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illegible]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吁信斯言也不惟啓自己亦族[illegible]

尹氏曰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耳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illegible]後以詐[illegible]而[illegible]言皆不[illegible]

洛邑天下之中

扼吭拊背

洛陽非用武之國金城千里

高帝敏於用言光武能繼祖武

張良謝病辟穀三寸舌爲帝王師

張良從赤松子遊

子房之智可知人臣之所難處子房明哲保身智謀節義過人進退有儒者之風程子可謂知子房高祖不足以盡子房之術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 謂殽山之遮蔽如披渭河之環遶如帶也 四塞以爲固 謂山河四關蔽塞以爲堅固也 猝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扼音厄搤持也吭音亢咽喉也以喻關中拊擊也以背脊喻天下 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 殽函字與崤通殽山一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山形如函路在谷口故名函谷 右隴西沃野千里 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漑之利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 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

胡雙湖曰 高帝起兵八年歲無甯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不隴歸鑾六日潁川盜起遂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方天台曰 漢高帝以雄武之資用當時之傑旣夷翦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諸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浩無人之庭而論國之大事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非譏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高帝之才非能遠過于人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耳 輓輅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輓之一人推之也 丘瓊山曰 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于豐鎬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秦獨爲衡蓋卒能以少制衆并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便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之中後世言形勢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都于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嗚呼地以人而重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又烏足恃哉

綱 張良謝病辟穀 目 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 音導 引不食穀 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莊子刻意篇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佗傳曰乃古仙人引導之事今之修煉者亦如此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也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赤松子古仙人號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爲惠帝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溫公曰 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楊龜山曰 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于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于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成爲項羽所殺則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已塞然後自託于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爲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于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袁了凡曰 宋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然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援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綱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目 時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

田橫[illegible]歸漢
田橫之客皆義士
田橫可以無死
臣各爲其主
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
兩賢豈相戹
人臣無效丁公
進取與守成不同
高帝慮事深遠

【綱】項羽既滅田橫懼誅（齊王儋死橫自立爲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海島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北）帝使人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傳者若今之驛也）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皆自刎下從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胡致堂曰（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爲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乎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趙雪航曰（嗚呼忠義之士歷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捐生就義無一人異其心者也橫之德行無所稽今觀賓客蹈其忠義如此橫亦必有過於人矣橫立爲王至高帝即位未及十年是時戰爭靡息奔走莫定衆客未有爵位之封富貴之顯榮也而皆以死義報其主非橫之德義所洽曷克臻此）丁南湖曰（田橫之自殺蓋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蓋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議其不事高祖是欲其君爲膂懷臣爲濡道何以勸後世之節義耶）

【綱】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狥　【目】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髡音坤此制去髮也鉗音虔以鐵束頸也）自賣於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滕公夏侯嬰也）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職謂臣職當然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丁公薛人也名固）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戹音阨　戹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兩賢帝字相應故知是季與丁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狥軍中曰丁公爲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袁了凡曰（獲獸於原惟恐其創之少也已得則惟恐其創之多高祖始鬭項羽諸臣惟恐其忠項而不利己也及羽得而丁固以不忠於項誅亦惟恐其創多之說也乃舍項伯而不以殉衆奚居曰丁戰將也生高祖於刃下伯讜將也生太公於俎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謀國緩刑是一德也然則伯無罪與曰背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耳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覩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貰項伯亦以明孝）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目】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

馳壁奪軍此信所以不終臣節

漢王將將之能

漢得天下爲正

春秋眞可以爲萬世法

高光廣大氣象

漢王三不如三者皆人傑

范增曾無一言及此

【綱】漢王還至定陶（秦縣名今屬山東兗州府）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書法）韓信軍[illegible]矣於是復奪馳入壁奪其軍則帝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

尹氏曰漢王方擒項羽即奪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擁爲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略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誅之是則漢王之過也

【綱】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甯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丁南湖曰觀人者因小可以知其大事一可以推其餘彼淮陰侯之立志也不忍孤漂母一飯之惠甯忍負漢家千乘之封不忍殺辱嬰之惡少豈忍叛大恩之明主嗚呼淮陰其可哀乎

【綱】二月王即皇帝位　【綱】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爲皇帝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書法）即皇帝位正也

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丘瓊山曰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而爲之子是則莫尊於天而子天一等者則天子也秦不師古自稱皇帝其後因以王封臣子高帝伐嬴除項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襲秦故號也吁始皇作之高帝述之遂爲萬世不可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孔子作春秋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眞可以爲萬世法也

【綱】夏五月兵罷歸家　【目】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書法）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復還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

【綱】帝置酒洛陽南宮（南宮在洛陽縣東）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帝時有廣武侯臣起疑即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書法）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

楊龜山曰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爲我擒初以爲信然及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項羽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欲以力制天下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殺沛公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況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丁南湖曰凡言不如某者在君子則爲讓在小人則爲忌高帝之不如三傑蓋慼其大功而讓爲者也惜乎讓非眞讓特假此以取天下耳天下既得而忌心烈如火矣於是良也去何也獄而信也族然則三不如者其三大讐矣乎

起飲帳中美人名虞姬駿馬名騅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自殺 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直當也古字例以直爲値潰圍南出馳走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今無爲州是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音歎言也欺令向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東城縣名故城在亳州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在和州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艤船待項羽處烏江亭長艤船待艤音蟻附也整船向岸曰艤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漢以魯公禮葬項王封項伯等爲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蓋漢能屈己以用羣策而諸人之力皆爲羣策所制楚則不用羣策因自矜其力此亦人事自爲之天豈故爲之哉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克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制民之死命者雖誅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嬴秦之[illegible]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專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縣民之頸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噍類無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其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劉屏山曰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船待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甚[illegible]羽疑其欺己[illegible]謂丈夫窮途寧戰死不忍爲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兄之言爲解耳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羽至東城方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兵披靡使羽盡用其衆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未得脫也及田父所紿陷於大澤中羽知人心不與己又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趙雪航曰史稱項王雙目重瞳力能舉鼎勢可拔山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其英雄驍勇亘古以來未有聞也觀其鴻門之宴范增累欲殺沛公略不介意雖曰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睢水之戰獲太公呂后于軍中三年而歸無殺之心及廣武舉置太公於俎上欲烹之賴漢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之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豈能是乎至若滅秦拒漢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惟至垓下兵少食盡以至于敗及其潰圍南走至烏江乃自刎而死非天亡之孰能致其死哉愚恐亭長亦必羽黨者也向使項王聽其言包羞忍恥過於江東收撫英傑任用賢才養其驍勇之氣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何如耳不能忍屈於一時徒以八尺之身付於王翳諸人之手此是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亡也 尹淡昌曰詳書信越吳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實弒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illegible]

項羽不渡烏江

[illegible]城猶聞弦誦之聲

魯守禮義之國近古以來未嘗有

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有天下者忘天下高祖取天下于民心

本賴三人之力

漢非純于討賊

韓信不忍倍漢

養虎遺患不以背約累漢王

張良才識高遠張良亦不義

此舉爲請太公漢王不急於救父

漢王違信背

信越期會不至

四面皆楚歌

乎不再來信猶豫（[illegible]）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爲巫 【目】

秋漢立黥布爲淮南王（淮南漢之國名在今[illegible]州府許城縣東南）

【綱】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 【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目】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王氏曰於滎陽下引河爲鴻溝又云分水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今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東卽楚漢分界處）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書法)（書楚與漢約何不言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爲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誤漢王則其不義甚矣）趙雪航曰（睢水之敗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而遇楚兵爲所獲項王置軍爲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書之楚請太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爲界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纔得父妻輒聽良平之言背違約信此市井駔獪欺詐之爲固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大抵漢祖君臣取天下皆用詭詐之術誠非湯武弔伐仁義之道也）丘瓊山曰（古人謂斷其一臂而與之天下有不爲者況背舍其天性之親而爭所未必得之天下哉雖爲天下者不顧私親然於妻子有可生之路尚無可舍之理況爲三綱之首而可舍乎就使萬無可生之理尚當於死中求其所以生者況有可生之理而爲之子者乃不汲汲趣救設或計不行而被害縱得天下爲萬乘君何顏立天地間哉）綱目曰（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爲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著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卽背盟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綱】己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目】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固陵縣名卽光州固始縣是）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穀城漢之縣名屬山東兗州府是）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十一月劉賈引兵過淮北屠亳州城父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圍羽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音該垓下聚邑名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在亳州眞源縣東）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皆漢故多楚歌）乃夜

韓信囊沙

躡足附耳

大丈夫即爲眞王

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

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濰音維莒州莒縣山濰水所出）韓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且音睢大音泰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

陳止齋曰帝以五諸侯之兵頓於滎陽成皐閒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併齊哉假如帝之能併則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於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棄齊於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

綱 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書法）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光武之篇書潁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

目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傷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目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音吁台音貽盱台秦縣名今直隸鳳陽府泗州）往說齊王信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解衣衣我（下衣字去聲著也）推食食我（下食字音似）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縣音懸繫也）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參讀作三）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爲頸刎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顧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且勇略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言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

論衡曰[illegible]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酈生二也致信得罪於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利口之覆人有如此 丁南湖曰酈生之說下齊也高帝之命也非酈生之擅也[illegible]可使不畏高帝之命乎不畏帝之命而必齊之擊以致酈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為帝之所與而淮陰夷族不待雲夢之擒而先兆擊齊之日矣

目戊辰西楚四年漢四年 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不出因使人辱之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如古之致師鄭氏曰致師者致其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 咎怒渡兵汜水汜舊讀作凡顏師古音祀汜水今在成臯城東 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 項羽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目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高俎輒杭之類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或云俎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之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烹而翁若猶汝也而猶汝也後皆倣此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趙雪航曰古先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孝也者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二帝三王未有不由是以治天下而天下國家未有不由此道而後治也嘗觀楚漢爭雄項王尊太公于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城臯置太公于俎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權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羽果欲殺之則棄天下而全親之生可也幸而得脫則臥薪嘗膽養其全鋒而再圖報事亦可也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靖勸高祖假兵于突厥范氏以脇父臣虜深譏之是脇父臣虜且不可而況于烹父分羹乎或曰漢祖斯言直平教之也夫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漢祖良心其斲喪甚矣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 丁南湖曰實於軍中殺於俎上而太公不死會於鴻門敗於睢上而高祖無恙是豈僥倖然耶漢氏四百年之景運濟於太公父子大抵天之所與必非人之所害也 袁了凡曰項伯勸羽毋殺太公其為項乎其為劉乎此為為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議將殺之呂端曰繼遷悖逆之人當顧其母況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即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不如善養禮之以招徠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䘏稱善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目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因數羽十罪十罪曰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捫音門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虜中吾指漢王病創甚創讀作瘡傷也彊起行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臯

丁南湖曰漢王數羽十罪何其先後之顛倒耶以愚論之當以殺義帝為罪一庶乎天下之公論矣而乃以王我於漢為罪一得非一己之私忿乎是蓋漢王不事詩書惟先一己若出於子房之幃幄則其罪之先後有倫矣

目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易與謂韓信為人易與我也 寄食於漂母無

臥內奪其印符

二人勇略冠世韓信豈節制之兵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王者以民爲天酈生請據敖倉此天所以資漢示諸侯形制之勢

外黃舍人兒說項羽

聞楚信謀取關中酈生謀取敖倉果孰當急耶

酈食其下齊天下之事歸於漢

爲將不如一豎儒之功

韓信襲破齊軍齊王烹酈生

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楊龜山曰（韓信張耳二人皆勇略冠世其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節制之兵者信蓋未之逮也）

綱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鞏縣名洛卽今河南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距蜚狐之口（今蔚州蜚狐縣）守白馬之津（白馬津卽黎陽津在審縣西）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陳氏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敖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而復失也古之人莫不以此爲恃而項氏不知安得而不敗哉）

目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外黃縣名其縣令之舍人兒也）說羽曰彭越彊刦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

綱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目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中不知處所故漢王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辯士蒯徹說信曰（蒯古怪反徹避武帝名史改徹作通）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音式伏首馮軾作禮也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今密州[illegible]）

太牢具進

天下事大定

亞夫智不及外黃舍人兒此漢所以得天下高帝取天下之至術視羽若掌上之土氣

紀信誑楚

誑不可以爲功

漢王堅壁不戰

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閒言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劉長孺曰以酒上事長四萬斤金如糞土委之一夫而不疑其志氣蓋吞羽百倍

丁南湖曰陳平家世本貧性行本貪而爲監軍受諸將金矣毒父持將金反閒以逞貨利之謀耶者以項羽之猜忌之則必防其貪故其隱而平無所措手矣惟高帝與之不問其出入使平得以肆其欲而行其術此帝之所以大度而成功也

圖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用牲饗賓曰牢詩傳牛曰太牢畢進謂饗鼎俎來也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音庚以惡草草麤也具進使歸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胡致堂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攷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特獨失道如漢王進車武而敷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之場事鴻門之會增每失之願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閒是一老嫗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乎觀其所謂吾屬今爲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而民大且知之安用立懷王孫心爲且羽所過殘滅爲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欲與亞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耆所以成擒者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 楊誠齋曰或曰漢高帝能得關中不能固守卸乃兩手提以予項羽而不與之爭使羽據之而不去則天下皆楚而不漢矣若然則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是不然以關中而與項羽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爲人也貪鰲驕殘忍少恩當是時擁兵而西噬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脫縱然既得關中則其器度必盈其府藏必富盈則心必驕而不能居富則民必怨而不能久夫使其心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滅項羽之至術也苟憚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下心未必厭而漢之得關中也不固不縱之使盡其民則民之怨不深而衆之附漢也不堅示之不取以驕其必取殺之至善以形容其仁與之於始而卒收之於終蘇其遷己於巴蜀而卒挫之於垓下高祖之視羽若掌上之土氣而羽不悟也高祖子房其謀之大乎

圖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人臣稱聖壽曰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之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不論慶賀率以爲常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項羽燒殺紀信

胡雙湖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爲之謀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高死於一生之閒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氣少恩哉或曰誑不可以爲功也曰彘肩過宋非歟 袁了凡曰爲漢王降者乘黃屋車傅左纛矣眞漢王降則白馬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識項兵之愚也

圖漢王出滎陽至成皐成皐縣名屬河南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爲漢將游兵游兵即左傳謂之諜也擊楚羽自東擊彭越漢王復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圍成皐漢王逃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小修武在河南修武縣今懷州獲嘉晨自稱漢使馳入

論黥布韓信二人優劣何如

韓信與三傑同別

食其請立六國後

張良發八難 刻印銷印

豎儒幾敗公事

立策決勝之術有三

設虛名而受實禍

說同而得失異

卞莊刺虎之說

問昔人請立策之術有三有同事而異形有同事而異勢有同事而異情者可詳其實歟

是以明聖人之無我

陳平得金反間

者無相戲之禮也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動況以不誠而能動乎帝惟心志不誠而樂於戲嫚故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禮或附耳或攝足皆以徂詐是尚甚者飲酒爭功拔劍擊柱略無忌憚末年又欲易太子爲戲謾由不事詩書而罔聞聖人正心修身齊家治平之大道也 陳止齋曰 世多言韓信黥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恨一遂所望則大喜而信以寄食之貧將下之卒連故治粟之不遇一閒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覬雍容暇豫以楚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閒嗚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列者布豈信之匹噲儔伍耶 丁南湖曰 小人之情易喜易怒漢祖之待黥布其識此情矣始而挫辱之者激其怒而使之自盡也所以除其敵也纔而厚待之者誘其喜而使之自奮也所以取其力也二者皆謀天下之大道豈讒獄之所謂相殺耶

【綱】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目】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死命乎武王入殷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彊言楚惟無彊則已六國復撓而從之若彊六國必復屈撓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國爲臣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幾近也公漢王自謂也令趣銷印令本無趣音促

荀悅曰 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慧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兩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逐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趨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變其國都士卒懷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僞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卞莊晉卞邑大夫莊子也陳軫傳秦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救之便抑不救之便陳軫對曰卞莊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利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 蘇東坡曰 刻印銷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尹遂昌曰 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 陳止齋曰 陳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靡之陳涉以弱秦酈生亦以其謀用之漢高以撓楚吁書生之[illegible]如此哉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疎矣況夫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爲陳劉之變也哉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嘗功於人是更生一敵矣此書生之論誤天下者不爲也

【綱】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鯁音梗食骨留喉中也鯁骨之臣有言難受如骨之哽喉也亞父鍾離昧昧音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彼楚必[illegible]漢王乃出

善用兵者以長而擊短兵固有先擊而後實

隨何以九江王歸漢

漢王踞洗召布降布大喜過望

高帝能鼓舞一世

戰不可敗（非常之也謂決意必死）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泜水出常山在趙州贊皇）禽趙王歇（歇界泜音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目】初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爲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託國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何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踞牀謂伸其腳坐于牀踞音據）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御飲食自御用飲食也漢王以布先封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布又大喜過望（過望謂過於己所望也）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書法）（書以布歸漢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之而有天下之勢成矣）

趙雪航曰（按呂東萊云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顚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竊謂不然奉豪人以至誠而治天下故億兆咸仰其極夫布固王也本不當踞洗挫之若曰嶽之則王

立宗廟社稷何如

漢王深得萃渙之義

得爲相用人之道

木罌渡軍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立漢赤幟

閒韓信以木罌渡軍而定魏以背水孤軍而擊趙果信用兵之奇邪趙魏之先

軍未嘗乏絕（史記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尹起莘曰（王者萃合天下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張南軒曰（漢高所以得天下只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道也）

綱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臭乳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它徒何反）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蒲坂入秦爲蒲坂漢河東邑）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臨晉秦之縣名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夏陽亦秦之縣名今改爲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耕反謂以木押縛罌缶以渡罌缶謂瓶之腹大口小者）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

袁了凡曰（韓信伐魏知魏不將周叔而任柏直也而後進假魏用叔則如何曰凡兩將材武敵則視其將將者昔燕以樂毅攻齊單不畏燕王畏樂毅卒能使燕逐毅而用騎劫燕以敗趙以李牧當王翦翦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殺牧而用顏聚趙以亡夫豈將制敵豈一端而已信豈不能策魏之不能盡用叔也何必叔不用而倖成功也）

綱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綱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共七國）冬十月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餘爲成安君卽今北直隸大名府）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刑井陘漢之縣名今屬眞定府）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廣武戰國趙之縣名今山西大名府代州）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麾大將之旗也所以指麾軍士者）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閒視（閒視謂閒諜窺視而得知）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昌志反）從閒道望趙軍（從閒道望謂令從閒道向前望見陳者軍營卽往）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裨音皮將之偏副者小飯曰餐謂立駐傳飧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佯音陽）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鼓行出井陘口（鼓行謂擊鼓而行也）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走音奏疾趨也綿蔓水一名回星自井州流[illegible]）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

漢敗天下大權
順逆之辭與日
月爭光
漢王入彭城置
酒高會
漢軍敗於睢水
漢王率諸侯伐
楚

問漢祖有彭城
之敗白登之圍
然卒以之取天
下何如

兩人可急使
韓信可屬大事
隨何使九江

漢軍築甬道
漢王首建國本
蕭何守關中
漢立宗廟社稷
閒漢王還櫟陽
立太子如滎陽

【目】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睢音雖睢水在彭城靈璧縣東入泗）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爲質

胡致堂曰（睢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馭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使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其乎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多有可疑者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曰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軍諸將據險邀擊可也而乃耽寵樂宴安而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父執囊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天意大風晝晦楚軍擾亂焉得有四百年之漢也豈不殆哉）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滎陽則欲漢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復議徑騎句注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頌之者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綱目曰（漢王誠有爲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明於罪人斯得然後已今始入彭城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爲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目】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三堯反布英布也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捐委也言以地與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目】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隨何晉大夫隨武子之後也仕漢高帝爲謁者蓋當時之辯士也）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爲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爲弱五十六爲老也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也）悉詣滎陽（滎陽古號國名漢置爲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京索二地名也京即京城索水在河南滎陽）漢王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是爲甬道甬音踊）以取敖倉粟（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敖山在鄭州滎陽西秦置大倉於此故名敖倉）

【綱】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發明）（太子國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傯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目】秋八月漢王如滎陽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表以聞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

陳平美如冠玉盜嫂受金

漢王爲義帝發喪　董公遮說漢王仁義不以勇力聞高祖爲義帝發喪以告諸侯曹操挾天子之令以臨諸侯同異何如

漢之師爲有名　問新城三老與壺關三老其說何如　新城仁義之說上下定分如天地　天下曉然知帝王之統紀　隨何酈生亦陳[illegible]

之卽拜平爲都尉使爲驂乘典護軍（都尉秦之武官名參乘隨後車也典主也護監也謂參軍）諸將盡讙（讙音懽又音喧譁人讙言而譁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目】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陳平兄名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其婦嫉平不事生業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此嫂疑是後娶者）今大王令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眞云卽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事耳盜婦受金何足疑乎

胡致堂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爲護軍諸將盡讙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爲之辨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泮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纖微忠取舍害不以小寘大平獲釋黜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爲用而願效死也）

【綱】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昔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三秩三老又百官表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爲縣三老）董公遮說王（橫道自言曰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放逐也殺讀曰弒下之殺上也）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三河謂河內河南河東是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按眞西山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詞令氣象）

（書法）秦既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興兵雖曰不爲無辭然其爲說亦微矣故綱目上書曰還定三秦而已及是三軍縞素聲項羽弒君之罪而肆伐焉則義師也故以討書之而項羽自是斥名

尹起莘曰（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爲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爲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朱沛國曰（自昔帝王之興稟天命之圮絕而求與之保合懼人心之昭溺而思與之拯援無所自用其力不得已焉而見之兵革之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紀不明則上下內外素舛失敘固將淪人禽獸夷狄而自不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祖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爲洛陽縞素之事特以智力與項籍相角使幸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人民亦獨以智力相倚耳智不足以相勝則凡力於我者孰不交臂以相戕禍亂之來曷有窮也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縞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知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雖斷而復續天命人心欲棄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夫）

胡致堂曰（董公獻言然後項氏弒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致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illegible]）

許蕭齋曰（董公請爲義帝發喪能使沛公號天下大義吾有[illegible]）

追信乃爲漢王

拜以老妾故持二心

漢王長者陵母伏劍

臣子之道兩得周王陵趙包徐庶何如

子房眞得緩兵之上策

五星聚東井

君臣天地之大義

懷王天下之賢主

太史公嘗爲之立本紀

昔陳孺子之爲宰宰天下亦如是肉

[illegible]書之[illegible]乃謂漢王曰何欲封信死[illegible]示不用之[illegible]激之使亡[illegible]此追來信[illegible]之[illegible] 漢王斬韓[illegible]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待布固不當[illegible]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心[illegible]此[illegible]比也

王陵以兵屬漢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 毋音無 遂伏劍而死

丁南湖曰 王元之作陵母碑謂其賢愈於文母孟母此過譽也乃其銘曰母之容鬟乃老姥兮母之器量蓋明主兮抗對項兵督無怖兮伏劍而死其如飴兮婦人之服衣兮裳兮有忠有烈男子之心兮男子之冠冠兮[illegible]兮帷帷倦婦人之態兮嗚呼讀此銘者可以愧爲僥倖而勸忠勸矣 郭大有曰 嗚呼母誠爲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曾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以全母生覩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還避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讐已報當就其死以謝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爲功名而踞視於死獨何忍也 袁了凡曰 曹操劫徐庶母以比先主聖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人子母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爲天下豈少陵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若陵母之決計則以陵不能爲徐庶[illegible]故使者往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人封質而母乎雍容命使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難其母也不一使於楚是示不屈之志而以於其母也陵之罪於是乎獨大矣或曰假陵歸楚可爲楚用與曰弗然也徐庶知操爲漢賊久矣其歸劉也以存母也操固不得而用之如陵者若庶可也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須溪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眞得緩兵之上策矣 五星聚東井 王氏曰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也

丙申 西楚二年 漢二年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敎擊殺之江中

尹起莘曰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也籍世爲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爲君大業已定籍何得而弒之乎況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制天下幸狗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弒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籍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洪容齋曰 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纔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遣沛公入關羽不能違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遂其亡則次以高祖可也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 丁南湖曰 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武帝時壺關三老奏辯太子冤而父子之情賴以齊孰謂無補於世道哉

初武陽人 陽武秦之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 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孺子陳平字平也宰烹牲也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陳平自言使我得爲宰相於天下之事亦如分此社肉之均也 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 咎魏王名也臨濟本狄縣也漢改臨濟今屬[illegible]州 爲太僕說魏王不聽 太僕牧馬官名乃周禮司馬之屬掌廄牧輿馬之政 事項羽拜爲都尉後復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

國士無雙

登壇拜將

一軍皆驚

印刓敝不忍予婦人之仁

言三秦可傳檄而定

信自以爲得信晚

蕭何獨受知人之名

高帝知三人志大

高帝知大計

問韓信登壇之對諸葛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其學何如

登壇之對最爲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漢中府名今屬陝西）無所事信（無所事信謂無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鬱鬱不得志也）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何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爲人喑啞叱咤（喑於金反啞烏故反懷怒氣也叱昌栗反咤竹駕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千人不敢當皆失聲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姁同悅言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刓五官反角之刓訛缺也言封爵之印即刓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人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彭城秦之郡名今改爲徐州屬南直隸）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文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則敵無有不散敗也）且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言不待用兵惟傳尺書而天下可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侯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故道秦縣名襲掩其不備曰襲雍古之州名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是也）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塞古之國名在長安之東今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是翟音狄亦古之國名今陝西延安府是）

劉屏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蘇老泉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祖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還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眞西山曰（世謂知人無如蕭相國之知韓信不審果何術也今觀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與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關其語亦必反覆酬叩而洞見其所蘊然後奇之也或謂世故有竊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也何於天下是非得失之故彊弱勝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久矣一旦韓信之言適契其意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然卒之無言不酬者唯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illegible]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拘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也韓言才士耳[illegible]

高祖雖勇能怯
亭長即蕭何之
謀
何高祖就漢中
項羽就王江東
得失何如
張良燒絕棧道
漢遣張良歸韓

留侯善藏其用
眞意自在韓不
在漢
張良有儒者氣
象

張良復歸漢
眞心一於爲韓
子房始終爲韓
吾必有以重報
滕公釋韓信
蕭何奇韓信

卒以巴蜀之衆還取三秦以底漢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檥船待之以爲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此郎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綱 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中縣名即褒城也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士諫反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橋而度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朱晦庵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誰曾用得張良良用沛公耳良之用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 丁南湖曰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任良輔之幷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旣閉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焉此程子之語鮮能道及者也 袁了凡曰燒絕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蓋蜀道險士著鮮遷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土之思漢未可得而有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特陽閉之而備諸侯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是年八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即續也謂良欲爲韓錮漢王於巴蜀不知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賜張良金玉良悉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當秦坤蜀艮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綱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目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書法）前歸沛公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於爲韓已矣

尹氏曰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爲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

目 初淮陰人淮陰秦縣名今直隸淮安府是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史記信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聊妙反以水打絮爲漂飯扶晚反飼之也令其自食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食讀飼吾哀王孫而進食王孫如言公子也蓋尊稱之耳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胯苦化反足下也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俛音免蒲蓬逋反亦作匍手行也伏蒲墨反亦作匐伏地也以手足並行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歸漢爲連敖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也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治粟都尉秦之官名職掌倉廩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南鄭漢縣名今陝西漢中府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

韓生言羽都關中 關中四塞之地 衣繡夜行 楚人沐猴而冠 項羽所以用之之道何如 重金塹湯 陽尊懷王爲義帝 羽王分天下王諸將 立沛公爲漢王 養民以致賢人 漢以蕭何爲丞相 用賢所以養民 蕭何獨見之言

作史者以此告羽豈不聾乎

【綱】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阻山帶河謂山關險阻如被河渭之圍繞如帶四塞謂東函谷南武關西烏關北黃河是爲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必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聲漢書作衣錦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獮猴也雖著人衣冠必不類人喻楚人性躁暴也羽聞之烹韓生

司馬公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恃也項羽放弑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疏斥忠直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塹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陳止齋曰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爲漢擒議者多告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畫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於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夫憤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返旆未卷而劉季已刦而奪之矣羽不能止而徒王鄭昌於韓以爲西蔽終亦以餌漢而已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綱】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目】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致猶復也蓋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也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陽外也命猶令也蓋羽外尊懷王爲義帝而內實不用其號令

袁了凡曰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揮置諸將若素君臣然雖羽之傑悍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具焉及羽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略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綱】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目】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講和也解折伏也已然曰業言雖有疑心而事已和解矣又惡負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南鄭漢中郡郡邑今興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目】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詘通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伸字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

胡致堂曰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illegible]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羽終爲高祖所斃者羽能勇而

項莊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噲帶劍擁盾入軍門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豎子不足與謀

鴻[illegible]此詩書

同沛公見羽鴻門與項羽不濟烏江得失何如

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盾兵器所以捍身）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瞋音嗔怒目張也）目眦盡裂（眦音際眼眶也裂破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卮酒器容四升大卮容一斗）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啗食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細人指曹無傷）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遂間行趨灞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次也謂范增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爲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豎子（斥項羽）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莘曰 沛公入關其寬容寬大之氣象見於耳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屠燒破關掘塚居殺大掠其暴怨忿蕩之勢如雷霆鬼神之不可測嚮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眞鴟梟之比群鸞鶴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陳止齋曰 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詐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巧於誅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逞怨焉以還徵范增者激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爲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袁了凡曰 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勢不給識然行亡國者有左尹爲之與蓋也且羽雖叱咤風雲而其性戇直而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諭而不忍可以情動沛公於羽故亡隙而焉有功羽既嚮殺冠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況還霸上封府庫而待其爲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昰耶公與留侯蓋熟計此故以子身冒不洞而坦兮若夷常自爲去留羽豈能制其命哉 丁南湖曰 羽之不營其愛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而哀范增焉以成敗論人者病增之欲害沛公增不識又不去殊不思沛公者之其父敢也奚悼乎其欲害之也且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隨告而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諫豈不欲誅哉奈羽之驕悍不聽耳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直以信讒事二君非義也是以終身爲楚而卒死於論此眞可哀矣或曰伯之爲漢如彼其著迹也以羽之精疑而獨不覺乎同伯之說譎而羽之粗暴遂墮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良以計授之審矣豈羽之識也又羽之嚴刻必不厚其季父而後顧以家庭之親得爲內潰之本及羽敗壞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偷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嗚呼增不亡則曰伯不死羽不生意放奏而出之以戒夫氣如伯者亦以勸夫忠如增者 趙氏曰 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始皇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沉死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暨始皇幷六國又不下五十萬使聖賢封域盡爲丘墟聖賢子孫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建阿房東塡大海北築長城焚書坑殺儒生巡遊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酷不道極矣先正有言若始皇不死于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爲報成陽六國之讎以伸億兆之憤當時天下之人未必不嘗快也

約法三章

吏民安堵如故

漢世不刊之典沛公師爲有名庶幾不嗜殺人之意深得弔民之理三代得天下不過如是

沛公以兵守關

志不在小

項伯見張良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三章三條也 殺人者死 死治以死罪 傷人及盜 傷人謂爭鬭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爲盜者也 抵罪 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得罪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安堵謂將士皆安然如牆堵之不遷動也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書法）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兩漢之興宜哉

陳潛室曰 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民私約如此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溥哉 尹起莘曰 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爲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誅無道秦矣至此還軍灞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然者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綱 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澠池縣 東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胡致堂曰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刦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而爲之以威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殷之餘衆蓋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遷成周遷頑民遷用畢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摩至於三紀然後不變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歷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

綱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綱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 內音納 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 戲許宜反戲水名在新豐東 饗士卒欲擊沛公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 伯其字也 素善張良 按史記伯殺人良嘗活之 夜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告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爲壽 卮飲酒禮器也上酒爲稱壽 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 倍與背同言不敢背負其德也 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自來羽處請罪而謝 伯去具以告羽因言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

沛公以德行仁庶幾王者之師

蕭何收秦圖籍

蕭何習國家之精要

蕭何器不在人下

蕭何器度越人基業當與商周比隆

樊噲諫還霸上

忠言逆耳利於行

沛公還軍霸上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 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綱】乙未 楚義帝心元 西楚霸王項籍元 漢王劉邦元年 韓王成三年 是歲秦巳亡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組天下之繫也繫頸者以示降服欲自殺也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軹音只軹道在雍州萬年縣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巳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丘瓊山曰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爲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矣

【目】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 走音奏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 圖籍律令圖書載民之戶口蕭何入秦丞相府先收藏之 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陳潛室曰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巳留於國家之精要此其器巳不在人下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濟必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晉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朱沛國曰 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付之烈焰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學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甯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厄於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目】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 縞繒之精白者素謂無采飾也資藉也欲令沛公反秦奢麗服儉素以爲藉也 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郭大有曰 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霸上使帝不爲聲色貨利宮室玩好移其心志漢業帝王之基造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敗度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見豈不出于下哉

【綱】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目】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師範講習科必用

教育部新定師範學校章程特設小學教員講習科分一年二年兩類畢業後得充當小學教員江蘇等省現已遵章開辦本館出版各書最爲適用今列目如左

◎二年畢業用書

書名	價目
修身講義	二角
倫理學大意講義	二角
教育學講義	三角
教育史講義	四角
倫理學講義	四角
心理學講義	三角
教授法講義	四角
管理法講義	近刊
國文典講義	六角
中國歷史講義	八角
東西洋歷史講義	四角半
中國地理講義	五角
外國地理講義	四角
數學講義	六角
博物學初步講義	五角
理化學初步講義	四角半
生理學講義	三角
植物學講義	三角
動物學講義	三角
礦物學講義	三角
物理學講義	四角半
化學講義	五角
體操講義	八角

◎一年畢業用書

書名	價目
倫理學教科書	三角
教育學	二角
教育史	二角半
論理學	一角半
心理學	二角半
各科教授法	二角
學校管理法	二角
學校衛生學	三角
中國文典	二角半
算術	三角
植物學	三角
動物學	二角半
初等礦物界	三角
生理衛生學	一角半
初等物理學	二角
化學	三角
體操講義	八角

☞現充小學教員者得此自修足以增廣學識☜

袁王綱鑑合編卷四終

志之主下有指鹿爲馬之奸逆謀起於望夷而爲王弗許爲侯弗許與妻子爲黔首又弗可得（[illegible]二世二世曰[illegible]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遂自殺）而胡亡而秦亡矣沛公以長者之師掉臂入關而嬰來稽首項羽嘯兵西噪殺嬰已降（殺秦降王子嬰）而世業殞殰如摧枯折腐噬容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嗤音尸）夫周自威烈而後以殘頽之末祚寄命於咆哮之虎豚（咆哮音袍休豚音會）尚綿綿延延三十承孫八百祚年（李夷賦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承孫八百祚年）而六國以萬乘之強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天下之強竟賈亡於謫戍之卒此其故何耶蓋六國不知所以自強秦惟以其強者而虐用之其勢固宜必至於此也

論魏王

論始皇

論二世

（邵令先釋讖命云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儀秦聾掉電光之舌馳波濤之辯（漢文云騁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以簧鼓天下今日說合從則欲悉慮以擯抵秦明日說連衡則欲拱袂而臣六國紛紛籍籍各是其謀以爭相雄長斯時也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魏有信陵（無忌）楚有春申（黃歇）皆飛仁揚義（曹植七啓云田文無忌之儔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秣馬洗兵養猛將禮謀臣擄與國以日夜計弱秦宜可以得志也然楚懷客死徒自切齒腐心而三城既得之後（齊韓魏伐秦敗其軍秦割河東三城以和）終不思以隻矢貫函谷之西每每割地賂秦如抱薪救火而甘牛後之羞無胡越之智（蘇秦曰胡與越人同舟而濟風波至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如同舟而濟秦兵至不能救助如一也智不如胡越人矣）在六國亦惟知有秦焉耳噫向使六國之君申盟締好如率然（常山蛇也）在山睢渠（也）鶺鴒在原而首動尾應（小學史斷）一唱五從以擯劇贅亂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惜夫魏王獻地秦滅東周而姬氏八百六十七年之祀遂爾終斬當時無有仗義以責及秦者而韓魏二君捐廉棄恥反哫訾栗斯喔咿嚅唲（哫訾以言求媚也喔咿嚅唲強笑貌楚詞卜居篇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以事之（韓首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而無魯仲連之見追至郊見上帝（秦）而秦亦侈然以帝自居矣噫孰知異人（孝文王子後名楚）逃歸（因呂不韋歸自趙華陽夫人以爲子）不韋隱計（不韋美姬有娠獻於異人而生政是爲始皇）而栢翳之祀已先亡於宮闈之中乎呂政以眇眇之身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自此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胄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先滅韓（內史勝伐韓）次滅趙（王遷）魏（王假）次之楚（王負芻）次之燕（王喜）又次之齊（王建）而齊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亦付于松耶栢耶之歌（王建滅齊遷王於松栢之間民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破從擅衡（揚雄曰破從擅衡并吞六國）吞嚼八區（邵令先曰嬴秦傳虐吞嚼八區）而天下盡爲秦矣四海既一自號始皇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揚雄劇秦論）夷封建於郡縣遮北胡於遠方灰詩書於烈焰合兵器於金人埋儒生於塵土自以爲二世三世可以萬萬世也然阿房築怨長城築愁眷然軒然以鑴磨鍛鍊其民天下皆重足側目口噤心悸（音計）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而莫敢譏何震潰之勢已基於立國之初祖龍既死胡亥繼尊座未及煖而廣勝（吳廣陳勝）之徒斬木揭竿呼號而起竄屋而食橫行天下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而先人蒙雪霜冒矢石寸攘尺取之地復散而爲六國（項梁田儋韓廣魏咎趙歇等）且以爲鼠竊狗偸而不足憂也及天地如崩瓦（李華祖龍行云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始卒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楚沛席捲長驅直擣關外當是之時上有高枕肆

孝公有席卷天下之心

子孫帝王萬世業

攻守勢異 賈誼晁錯明申韓

古者有畏民之君

天下眞可畏者安在

論威烈王

論安王
論烈王 擾居縛切音矍
論顯王

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蕢山在藍田縣東南二十五里）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藍田秦縣名周禮玉之次美者曰藍此縣山出玉故以名）

丁南湖曰（張良謀嶢關之戰其誘秦將韓之次係乎賦有上旋則傳漢之徂壁是也使其徂得遂則必不從漢而卻從赤松以報其不幸二姓之心矣夫惟失之傳漢而後求得之嶢關也故沛公欲擊矣良猶恐秦兵尚強而爲疑兵以益其勢秦將欲和沛公欲許矣良猶恐士卒不從而欲因其怠意以奮擊蓋其意謂亡二姓已讎矣何可寬謀輕進久錯而終其敗功乎此所以謂之次策而出於其不得已者也）賈誼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罷散之罷音疲招八州之招音翹）胡致堂曰（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散其數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與）陳止齋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乎方張之敵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彊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眞可畏者果安在哉）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爲王四十六日降于漢

周秦總論

周自西轍轉東而王迹掃地陵夷至於威烈之際泯泯棼棼幺𡯆（微小之稱）日甚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柳宗元封建論云周之敗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以爲守鼎之主而已三晉強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國固王法所不貰者（貰音赦）周天子不能討已失大司馬九伐之法矣（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而反寵秩之是何異於開門而揖盜乎故紫陽作綱目托始於此以見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其後安王立而田和卻求爲諸侯尤而效之周亦何辭烈王之時諸侯並大狠鷙虎攫百派分波爭凋其源未聞有西歸以受好音者（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而齊威一舉朝禮天下賢之其空谷之足音[illegible]之日月與顯王賜秦以黼黻之服養成桀驁之勢然而諸侯弗齒也孝公發憤脩政而商鞅以刑名佐之田開阡陌而使富勇戰怯鬬而使強力甲諸國虎視殽函而秦始稱王矣（孝公子惠王）山之西山之東談士雲起詐如星

章邯與羽約盟洹水

謂鹿爲馬

二世爲高所愚所害不同如此

張良說沛公擊秦

者言不可復爲軍旅事也 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上立以爲雍王置楚軍中使欣將其軍爲前行 謂行而前也

朱沛國曰 甄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鄲之役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猶以勢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世不加詰譴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扞格之苦則陳餘一書固未足以惑章邯之心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衆也今舉一國之衆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亡也宜哉

綱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 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北地有大鹿毛無斑其形似馬高所獻蓋此也諸儒多言鹿馬易辨亦未攷耳

胡致堂曰 奸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獎惑其耳目懲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爲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爲欺以讒言爲信而人莫敢譏與瞽其君之耳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顚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慘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爲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忠爲欺以讒爲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覺爲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憒憒于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眞西山曰 按此高將爲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勢至此雖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

丁南湖曰 鹿馬之辨不可以欺孩提而高之欺孩孩之受欺曷至如是之甚耶秦自商鞅立法視戚師傅刑之黥之而不惜故向也君之視臣如草芥今也臣之視君如孩提向也始皇以極猛而肆欺於上今也二世以極懦而受欺於下蓋天理反覆相尋也

綱 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章邯軍敗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于望夷宮 秦離宮之以望北夷 立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夷其三族（發明） 二世之死與隋煬之死何異而高之逆與宇文化之逆何殊一書帝一書君廣者以二世不過爲高所愚若煬之不道則不可勝言矣故所書不同如此

胡致堂曰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至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袁了凡曰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托於他書者西漢京房傳房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促之夫高之威行秦廷至指鹿爲馬東流爲瞶羣臣不敢出一聲使正先不非刺高詎令其威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賴平言猶傳矣

綱 子嬰遣將拒嶢關 嶢五么反雍州藍田縣東南有藍田關卽秦之嶢關也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啗徒濫反謂以利誘之如以食餧之令其啗食耳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氣勢收功

眞吾所願從遊

儒林見酈生 酈生長揖不拜

輟洗延酈生

陳留天下之衝

沛公何倨酈生 沛公馭英雄之衝

請事留司馬門三日

尹遂昌曰不直書曰[illegible]曰懷王因高陵君顯之說即以爲[illegible]正其專恣無君之罪也羽始見于綱目而罪已如此他日雖欲自立于天下尚可得乎

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懦怯無謀可知矣項羽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疲以承其弊此所謂坐觀鷸蚌之勢以致漁人之功同一意也宋義之論施于兩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是時趙國新造強秦兵力逾其十倍危殆之勢在於呼吸之間所[illegible]救之猶[illegible]救焚拯溺豈可遷延長顧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宋襄相齊飲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累言激然[illegible]乃即帳中斬之士卒之心未必不合辭稱快也愚觀宋義以一言幸中項梁之敗而得卿子冠軍之名及其提兵救趙略無奮勇之施徒以浮誇之言而遲進兵之計向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久有長平之難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先儒言其矯殺卿子冠軍以告羽豈不謬乎

【綱】二月沛公北擊昌邑（昌邑在曹州城武縣是）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沛公拜越爲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

【綱】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目】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圉縣有高陽鄉）高陽人酈食其爲里監門（酈音歷食音異其音基 里監門爲里中之門監）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言冠之冠音貫戴也）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溺小便也）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高陽傳舍（從道不道之貌傳者轉相傳之義舍亭也猶今館驛）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踞几而坐）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居御反 洗先典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陳留古兗州郡 今開封府是）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令平聲彼自歸伏曰下言我請得爲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廣野在河內山陽縣）爲說客使諸侯

陳龍川曰 沛公高陽之行懷王一將軍耳監門戍卒與前泗上亭長齊也沛公乃倨洗而見之沛公何倨酈生耶吁此沛公馭英雄之術也凡人之情嫌怨生於故常狎侮起于疇昔彼奸雄桀猾之徒皆昔日之故舊彼其悠然而歸於我者不有所玩瀆則必有所嘗試於是無一術駕馭籠絡之俾之動蕩奔走而不自知一沛公其如秦項何先之以倨洗之辱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綱】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取之（潁川郡漢獻徙都之改許昌後周改許州）因張良遂略定韓地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南陽郡屬荊州在鄧州東北百二十里）南陽守齮降（齮音蟻郡守之名失其姓）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亡毋通）得鹵掠（鹵音魯掠音略）秦民皆喜

【綱】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棘原地名在鉅鹿郡南）項羽軍漳南（漳南漳水之南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秦兵數却（數音朔）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爲

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夷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之也一說三族父母妻族也二世乃以趙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書法）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然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不以其罪爾

丁南湖曰論者皆謂秦殺李斯不以其罪矣予則不以爲然也斯之被族因趙高之譖害然斯之平日不務明政以匡其主乃阿順苟合縱賊狧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以致諸侯之畔而晚節欲以諫諍納忠則亦末矣斯誠可殺也但夷三族則太甚焉

鑑項梁與章邯戰於濮陽破之引兵至定陶縣名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大破秦軍於雍丘秦縣名梁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爲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鑑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卿子冠軍卿子爾之子也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言功冠諸軍之上也史記宋義諫項梁弗聽乃使之使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君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後趙求救時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與計事而大悅之

綱楚遣沛公伐秦　目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尙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尹遂昌曰三代而下惟漢唐爲盛而得天下亦略相似然唐祖自卽位以前皆書其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卽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爲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禮也

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也

綱甲午三年楚二齊二趙二燕二魏二韓二年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遣其子襄相齊飲酒高會士卒凍饑項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狥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卽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沈字作沈非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按羽矯殺宋義正其二罪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書法）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貢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讎衡也

嬰母猶嬰勿王暴得大名不祥

范增好奇計楚三戶亡秦

立懷王以從民望

張良勸立韓後

聞范增勸梁立楚後張良勸梁立韓後何如

此眞君侯之事

斯至上謁者三趙高紿李斯

目廣陵人召平爲楚狥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將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進擊秦嘉景駒殺之

目居鄛今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梁曰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曰楚雖三戶三戶漳水津也亡秦必楚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邯降秦遂亡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古蜂字言起兵者衆如蠭之飛起也起之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乃立楚懷王孫心心名也楚懷王槐之孫爲楚懷王以從民望項梁自號武信君張良亦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漢元年羽殺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丁南湖曰范增勸梁立楚後爲梁而不爲楚詭計也張良勸梁立韓後爲韓而不爲梁忠謀也觀詭與忠二人之優劣即此一端已辯矣

目二世數誚讓李斯數音朔誚讓責也居三公位三公論道之官古無其職至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之漢以丞相太尉御史爲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之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王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盛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目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於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李斯之子名由爲三川郡守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不戢將自變二世乃下斯獄論屡

學萬人敵

項籍才器過人

廝養請歸趙王

張耳陳餘何如人

兩君羈旅難獨立

立趙後可就功

番君

沛公得張良爲廐將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沛公天授

沛公以得良爲重

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也扛舉 才器過人會稽守會稽秦郡名今浙江紹興府 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將狗下縣裨將副將也史記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鑑田儋者故齊王族也自立爲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

鑑韓廣自立爲燕王

圍趙王武臣爲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爲燕殺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張耳陳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臣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設殺武臣二賢責燕問罪滅燕必矣燕將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鑑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

綱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後歇爲趙王 圍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

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 圍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夏紀封皋陶之後於英六疑英布是其苗裔正義曰英蓋蓼字光州固始縣春秋蓼國人故六城在安豐西南 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按英布出處自此

綱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廐將官名 鑑陳人秦嘉起兵於郯郯音談東海郯縣古郯國也今海寧州是 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景駒姓景名也 駒在留留地名漢置留城縣今廢爲鎮屬徐州彭城縣在沛縣東張良封留即此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文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立爲師言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書法）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著良心也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與之也書法如此綱目一人而已

尹遂昌曰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爲可覘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爲重也

拔劍斬蛇

神母告符
神武徵應
篝魚狐鳴
受命以人不以
符

劉季書帛射城
父老立季爲沛
公
旗幟皆赤

東南有天子氣[綱]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illegible]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illegible]芒碭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今歸德府碭山縣也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史記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其事乃追及問之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貴遂不知老父處

丁南湖曰王元之論云嬴秦罪惡貫盈六合熬熬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於是觀[illegible]巡狩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訴之於天天厭秦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緣是警省天引告[illegible]善撫[illegible]誅斯高之暴政修[illegible]廣之壁興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何由興哉

[綱]季初爲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所猶今之館驛也泗水亭在沛縣百里爲縣送徒驪山時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供役作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亡逃也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被音帔帶酒夜徑澤中徑小道也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嫗音嘔老婦也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略註秦居西於行屬金金色白故云白帝子劉堯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

史臣斷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夜哭之言涉於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蛇所殺是白帝子彪曰神武有徵應皆信赤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不過陰托詭辭即陳勝吳廣篝魚狐鳴之故智也若以斯言爲誠然是白帝子果指秦而言以爲秦國之命脈化爲蛇耶則土地山川安能縮束變爲動物以爲秦帝之精神化爲蛇耶則耳目手足安能脫換爲蟲類縱能變矣今日斬之今日國統命絕何爲二世傳之子嬰且二世弒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則其說無稽足證矣是故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按勝廣欲以鬼惑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又令廣於戍人所止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鑑]時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漢書曹參爲沛獄掾蕭何爲主吏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史記劉季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諸侯並起屠沛盡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令開門迎季欲以爲沛令季曰天下方擾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願更相推擇可者父老皆曰平生聞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莫如季最吉乃立季爲沛公

[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鑑]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項籍字羽避讐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

壯士死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

耳餘勸立六國後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秦民湯武

載舟覆舟

鼠竊狗偷

尊楚所以惡秦

隆準龍顏

大丈夫當如此

高祖所以成大業

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甯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二人以為天下倡）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都尉秦官職掌征伐事陳縣名今陳州屬河南開封府）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與衆黨與衆多也）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涉少嘗傭耕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陳潛室曰（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晁死縉紳先生乃抱祭器歸之耳餘諸君反皆說以興王之業蕭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而至敗蓋天下苦秦之暴故家遺俗豪傑之士囊氣蓄蕃乃至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微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憤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丘瓊山曰（嗚呼此天下叛秦之始秦之禍生靈極矣於是乎天下之民不勝憤怨起而為難在楚有吳廣景駒在趙有武臣趙歇在齊有田儋田市在魏有魏咎魏豹韓廣起於燕成立於韓梁藉起於吳是時稱王以復六國之後者非止一勝獨首勝者勝其倡也吁水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乎曰蚩蚩蠢蠢所以服役乎我者一旦起而為仇敵夫豈無故而然哉）

【目】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郎叔孫通也）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綱】楚陳王以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徇趙使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發明）（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

【綱】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沛邑名今徐州沛縣）【目】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準音准鼻也顏額顙也謂之龍顏見其非凡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常繇咸陽（繇音姚徭役也）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有單父人呂公（單父音善甫縣名今屬濟寧單州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公謂言願以息女為劉季執奉箕帚之妾也）卒與劉季乃呂后也（史記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萬錢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見其狀貌甚敬重之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高祖因狎侮諸客遂上坐酒闌呂公因留之以女許焉）

陳龍川曰（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以狀貌求也說者謂呂公之相高祖以其隆準美鬚之狀得之噫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呂公必於是焉觀之）

塞人終不以彼易此

騁六驥過決隙

賢主之所能行

安枕之樂何在

復作阿房宮

勝廣起兵於蘄

[illegible]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來以誅[illegible]常法人臣懷禍偷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illegible]李斯之立胡亥不復[illegible]扶蘇者知威令之[illegible]棄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爲也哉顧公曰今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喪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從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塞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丘瓊山曰 秦之得天下不取之於周而取之於六國況其所以滅者蓋因其亂虐之餘刑罰不得事之後其得國也蓋亦異乎晉隋矣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虐用其民傳之於國位不復比數爲其者計其再昧不問之事謂六國未亡而秦已先亡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歟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於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書一書曰其後也書周文伐秦書秦兵圍沛公吳廣進與秦戰之類亦無異於六國未亡之前嗚呼朱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蓋名予之而實不予也何則天生斯民無主乃亂民奉其主將以撫養也始皇雖有人君之名而無人君之實僭天子之位號以肆其毒於民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故于其終推廣文公之意以正書爲然猶不廢大書其年號者以著其有帝之名而無實也用以示戒於萬世云 蘇潁濱曰 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蒙氏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信無罪而不能失偷合取容若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歟然始皇病於琅琊使毅還禱山川至於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嫡之謀當不能發嗚呼天之亡人國人固無所復施其巧耶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壽二十四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爲趙高所殺立子嬰爲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漢

【綱】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決音缺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從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立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矺陟格反謂裂其肢體而殺之也杜即扶風杜縣公子將閭呼天自殺公子高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賜錢以葬

真西山曰 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己之志得行趙高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其間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翦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志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水投石卒之刑戮甚而怨叛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無寧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丘瓊山曰 嗚呼凡人之所以經營者爲子若孫計也始皇滅六國其爲天下後世計慮者無所不用其極爲然而身死未幾長子即爲趙高所殺既而胡亥又用高計殺公子十二人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原其所自固秦累世殺人之報苟非始皇留趙高以輔胡亥且亦未必如此之驟且慘也

【綱】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材士謂有材力之士也五萬人屯衛咸陽（書法）譏不變也

【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 【目】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煩在閭左者盡發之也漁陽秦州漁陽郡今蘇州是九百人屯大澤鄉大澤鄉在沛郡蘄縣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

隕石于東郡

趙高矯詔立胡亥

此非人臣所當議

此天下重任

守義不辱先人

蒙恬明爲人臣之義

無一善足裕後見

使凡講法孔子者皆與議爲嗚呼秦之無道一至是哉 又曰長子國之儲貳也徒以一言之不合卽決使遠去秦之亡基乎此矣或謂扶蘇以諫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亡天道之報昭昭矣雖然秦之所以逆天而禍民者極其慘烈使扶蘇監不外出亦終必亡而已矣但未必如此之亟也 丁南湖曰 扶蘇此語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寧甲之流亞乎及以僞詔自殺不敢復請又類伯申生者使無監軍之出而獲從沙丘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豈天道之所容哉故天卽假手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矯詔之路然則非趙高之得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綱 戊寅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按史記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置其璧而去使者奉璧具聞上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祖始也龍君象也言明年始皇薨也

劉友益曰 曹魏之世張掖涌石文曰大討曹漢後王建興十三年而魏不久亡於是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則人力也越明年而言亦驗蓋雖人力而有相之道矣 袁了凡曰 秦法令最爲酷最多諱惡動就夷然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鎬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

綱 辛卯三十七年十月始皇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篤七月崩於沙丘秘不發喪趙高欲矯詔立胡亥爲太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才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長子卽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 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鬭士之志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不忘先帝也乃呑藥自殺

司馬公曰 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徒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爲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賀善贊曰 始皇自併天下以來所書二十一事書更號書除諡書改正書封禪書刻石志在侈也書銷兵器徙豪傑書壞城郭決隄防書築長城書黔首自實田志在私也三書築宮再書治道志土木也書伐匈奴書取南越地志窮黷也五書巡遊志游[illegible] 蘇東坡曰 李斯佐始皇定天下[illegible]

李斯師事荀卿

荀卿特快一時之論

秦作阿房

諸生皆誦法孔子

秦亡自坑儒始

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illegible]之如今律謂絞刑是也以古非今者族[illegible]

去除也龜曰卜著曰筮也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蘇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丘瓊山曰嗚呼先王之經籍自是無全書矣夫使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於天矣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利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變之心其弊端可撤去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于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於天矣此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也與

綱己丑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上林苑在陝西西安府城南漢武帝開廣之周迴數百里先作前殿阿房初秦惠文王作宮阿基房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或曰大陵曰阿宮殿高者於阿上為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閣道路險難行架木為橋而度曰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複音複上下有道曰複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音竹連也

目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丘瓊山曰始皇自併天下以來既築宮咸陽北阪上又作信宮及甘泉前殿至是又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所以為此者豈非欲為終身安樂之地以貽子孫千萬年無窮之業哉卒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終於牖下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用苦生靈為哉

綱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逃去始皇聞之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告訐牽引乃自除箋疏云簡別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繩束縛之義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府是（書法）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

丘瓊山曰嗚呼士生斯時亦可謂不幸矣雖然戰國之時所謂儒者蓋亦鮮矣彼盧生之徒乃方技之流耳既以非道事其君又從而譏議之激其怒而召其誅宜矣然始皇所誅止其人可也顧乃使御史悉按問之使傳相告引坑之咸陽示天下以懲後而害及無辜之人

閱綱目有在秦而書韓人在宋而書晉士在五代而書唐官者其詳可得聞與綱目一字之褒書子房張良之擊與荊軻聶政何異綱目一褒一貶其義何如良之爲謀甚深匿中狐兎子房一擊之力

秦築長城

淳于越斥周青臣

李斯請焚書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天下大索求也十日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爲謀邪（書法）韓既滅矣書韓人何良之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陶潛心在乎晉晉雖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張承業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唐特進綱目一字之褒嚴矣

尹遂昌曰張良以一布衣其視聶政荊軻等耳胡爲不以盜書良五世相韓志在報君之仇綱目予之然呂政是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良乃欲狙擊而斃之既而大索弗獲亦足見良之爲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爲呂政同仇者 胡致堂曰或者論以爲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讓不善也故爲後期之約納履之事以屈折其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者苟得呂政之斃於一椎則其心慊矣餘亦遺憾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徂詐之智虎狼之威乎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狐兎何敗獲之憂乎 史臣斷曰韓亡至是十有三年矣而張良以家世相韓猶散千金之產募壯士以爲其故主報仇嗚呼世有躬於其身食君之祿而懷二心以事異姓者視此亦可以愧悔矣或曰始皇隳先王之制滅六國虐用其民無一人敢私議之者而子房區區匹夫舉壯士持巨椎擊之於千乘萬騎中未踰年而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綱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圖書符讖之書也亡秦者胡也所謂亡秦者乃胡亥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河南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自臨洮至遼東臨洮縣名洮音滔延袤萬餘里延長也南北曰袤莫侯反威震匈奴

丘瓊山曰書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盧生亡秦者胡之讖而興無名之師嗚呼豈所謂不得已哉但天以山川險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似不爲過然內政不修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之功非獨不能盡不智也或曰始皇此舉固爲過矣設使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修補之功世世不廢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也哉 丁南湖曰始皇所爲事事皆惡但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惟責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耶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爲華夷之界限在始皇則爲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 袁了凡曰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爲桀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子之爲胡哉

通志曰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

綱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目初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陛所由以升堂者也人臣稱天子曰陛下蓋因卑達尊之義也稱自此始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黔音箝黑色也秦謂之黔首者猶言黑頭之民也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言心誹其去也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

聖人以萬物得
所爲極至
公天下之大端
大本
世儒不知王政
之本
聖人法天而不
私
封建政之有根
封建非聖人意
公天下自秦始
宗元著論識辨

指虞掩美
建侯與井田經
野相爲表裏

立石頌功德
始皇封禪梁父
徐市請入海求
不死藥

秦始作俑

張良五世相韓
張良爲韓報仇
聚其徂擊秦皇
耳心未嘗無韓

……幾身長六丈足跡六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爲瑞遂鑄之重各千石（……百二十斤爲一石）置宮庭中（在長樂宮門）一法度衡石丈尺……

傑於咸陽十二萬戶（書法）書銷兵器何見私也秦之亡斬木揭竿者爲之

胡五峰曰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爲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利而已矣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物惟有根則詳而靜安而久當靜安久則理得其性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五峯胡氏此說朱子已分註于綱目東萊呂氏又筆之於大事記蓋至當不易之論也故錄而附焉學者詳之 胡致堂曰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言論識辨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爲之地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王畿千里環列五服遷徙賢仁興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私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得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秦韓其欲圖周屬於武公虎驤之論尚且計樣不行如此之類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月之類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顰而掩其美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豈煩必不存於交錯隳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蘄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指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損之以爲安何其致於非聖人也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皇又何怪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王伾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怪哉 以胡氏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之言觀之則以封建爲是以柳宗元公天下之大端自秦始之言觀之則以郡縣爲是均非至論也要之惟其時而已

【目】壬午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音亦）山（山在鄒縣）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山在泰安府）立石頌德從陰道（泰山之西北曰陰道）下禪（除地爲墠以祭曰禪）於梁父（梁父泰山下小山名）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三神山謂蓬萊瀛洲方丈三山也）浮江至湘山祠（湘山在洞庭湖中）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色也謂以火燒之也）

愚按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遂遣徐市率童男女入海時爲微行以辟惡鬼幸梁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山鬼持璧損館沙丘向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丘瓊山曰 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眞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嗚呼天下豈有不死之人哉豈有不死之藥哉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壽耳於是信方士之言遣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訪神仙覓不死藥嗚呼天地間豈有此理哉 丁南湖曰 封禪之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濫言而史遷之漫述不可信也然自古帝王饗祀天地則惟以肅敬爲先要福爲後始皇要福天地乃敢怒其風雨赭其山樹棄絕天地莫甚焉是故封禪未幾而身亡國滅後世人主敬德不修而每好封禪何不以秦爲鑒哉

【目】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讎始皇東遊至陽武（縣名今鄭州治）博浪沙中（地名在陽武縣南今其城中有博浪沙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凡伏擊之者曰狙擊）誤中副車（中去聲副車從車也）始皇驚求弗得令

秦除諡法

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諡爲天下萬世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

光武不如始皇

鄒衍著五德之運

秦不師古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李斯諫分封

樹兵

綱除諡法 目制曰死而以行爲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發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奪人土地毀人宗廟滅人家國皆所不論其間攻拔城邑屠滅國都兵禍殆無虛日矣向使幷吞之後改絃易轍修仁行義猶不能保有其國況以殘暴繼之乎不二世而遂滅信有由矣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胡致堂曰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諡之禮非臣子私意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誄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爲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爲貴父而沓之哉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賊也

林之奇曰 堯舜禹湯之爲君不自聖而人以爲聖秦始皇除諡法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與矣嗚呼若始皇者可謂大愚者也其自爲謀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爲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昔光武之幸南頓也復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哉光武之言似若不如始皇者而其子孫相承垂數百年而不替始皇自以爲萬世之久而其傳止於二世而遂亡者何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否則胡不可必哉

丘瓊山曰 嗚呼秦王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吁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國蓋恃其勢力以兼幷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幷天下者特謂漢主驅除爲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叢王諸將天下紛紛擾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氏之言不驗哉

綱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幷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冠旌旄節旗皆尙黑秦以水德屬北方故尙黑數以六爲紀水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書法）書水德何著始也五德之論古不經見鄒衍始倡此論秦人采之以急於法而天下受其弊

尹遂昌曰 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況以十月爲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丁南湖曰 仁勝不仁猶水勝火知水之勝火則知仁之勝不仁矣始皇用鄒衍之術妄以其水而勝周之火曾不念周之仁恩結於民心而未泯者皆將斬木揭竿以得秦之不仁乎是義僅及二世國亡族滅人主之棄仁義而尙邪術者視此可以警矣

綱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 目丞相綰等綰音腕姓王氏綰名也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鎭之廷尉李斯曰廷尉獄官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置王則是立兵相攻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謂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守爲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武職甲卒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收天下兵聚咸陽兵刃器也咸陽縣名屬西安府銷以爲鍾鐻鐻音巨與簴通漢曰簨直曰簴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

問齊不助王同攻秦得失何如

齊人歌松栢

合從六國之利

三晉齊楚之藩蔽

撤藩蔽媚盜

計策戰攻出秦下

問秦併天下說者皆皆六國不能堅守合從之約是果然耶抑有其故

齊與嬴不助五國

問秦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何如

如晉取虞虢

二秦一律

世道大變之端

聖人應時稱號

仲尼繫王於天

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后勝(升音)及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音恭地名屬河內郡)處之松栢之閒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戰國策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閒餓死 陳馳齊客之入秦者)

胡雙湖曰 六國之滅惟齊最愚不悟奸人賓客之受間金聽勸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殊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賁猝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餓死觀松栢之歌至今可爲於邑也 司馬公曰 從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胡致堂曰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爲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爲國忠謀特恐揣情之術不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審人之邦家當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負不再歲而約者解揚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故嘗試攷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效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爲秦并非不幸也 蘇老泉曰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至於顛覆理固宜然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蘇東坡曰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閒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拙於取楚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丘瓊山曰 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矣武王承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于戰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然而先王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次滅燕次滅楚至于是又滅齊嗚呼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制是後永無可復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綱】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除拜遣議曰命)令爲詔(布告中外曰令)自稱曰朕(朕我也古人通稱自此專作帝稱)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胡致堂曰 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曰帝曰王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仲尼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極隆於秦而卑尊忽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後而不惑矣

燕丹挑怨速禍
燕丹楚白公勝之流
將軍度用幾何人非六十萬人不可
無忌係魏輕重
賢者之於國家何如
王翦請田宅
將軍之乞貸已甚
王翦乞貸自堅
君臣上下以術相與
投石超距

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其廉行深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頸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豈不愚哉

航曰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已六國將卒被其坑戮韓趙先爲所滅勢必及魏燕矣燕丹爲此其志豈得已哉特爲宗社耳故遣荊而幸中孤憤由此少伸扶蘇慈善而賢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溫公顧以挑怨速禍罪之殊不知當時燕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三晉稱藩荊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乃遣荊軻挑怨速禍而致耶　丁南湖曰嬴政之惡人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刺張良之狙擊予謂其皆義舉爲使其謀得遂則燕祚以延韓仇以報且秦滅東周之罪於是乎可討而凡已滅未滅之國於是乎可復而可保故曰皆義舉也然一匕一椎均乎不利而丹也以此僇身而亡國良也以此啟圖而成功遂使論者徇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可矜矣乎雖然丹與荊軻之智之才夫豈可與子房同日語也

【鑑】秦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鑑】丙子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賁翦之子也賁音奔

司馬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絕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綱】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秦犇音奔　王翦代之　【目】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信犇還秦王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怚通鑑作替心不精也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鄉音向顧反也

范華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衰至此天下可知矣　蘇東坡曰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綱】丁丑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一齊四十一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　【目】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漢甘延壽有力能手投之超距猶言跳躍也翦曰可矣因大破楚殺其將項燕虜其王負芻遂滅楚置楚郡

【綱】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目】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

孩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

趙殺代李牧

一將延晷刻之命

武靈王可謂賢君

燕太子使荊軻刺秦

白虹貫日　圖窮匕首見

問荊軻劍術何如

荊軻與聶政同科

矣袁了凡曰[illegible]則業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何於行志而已何有於韓耶試讀[illegible]懷[illegible]於澤畔之行吟矣

己巳 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卽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以延晷刻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爲哉

癸酉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 是歲趙亡凡五國 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邯音含鄲音單

溫公曰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彊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欲之爲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爲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以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皆之可爲長歎矣

甲戌 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 代王嘉元 舊國五新國一凡六國 燕太子丹使盜刦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聞衞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欲使刦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亢與抗二音督亢燕之膏腴地今涿州新城縣古督亢亭也燕欲以獻秦故畫地圖以獻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也軻乃私與樊謀樊如言太子豫求利匕首遣之于是白虹 蝃蝀也 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 縣屬西安秦所都也 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 奉音捧督亢地圖 圖窮而匕首見 昔遮既盡而劍出見 把王袖揕之 以空手擊 刺未及身王驚起絕袖 絕斷衣袖 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搏之荊軻曰王負劍 古者帶劍劍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 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狥 謂逐其節解其肢體以示衆也 於是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後五年己卯秦兵虜喜遂滅燕爲郡 戰國策荊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事敗後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軻報仇不中而死

尹遂昌曰 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爲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討其罪者秦爲無道人皆可得殺之故止書盜刦之事而不正燕丹之罪爾若夫荊軻自以爲賢而不免以盜書者蓋與聶政同科 溫公曰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遲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

李斯諫逐客
四君皆客之功
五帝三王所以無敵
藉寇兵而齎盜糧
大賈生販心
韓遣使稱藩於秦
韓非善刑名法律之學
韓非作說難
君子以禮動而義止

〔綱〕甲子 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六年 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復召故官遂除其令 〔目〕時賓客日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閒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由余者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耳 東得百里奚於宛 宛於元反 迎蹇叔於宋 蹇叔岐州人時遊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丕豹自晉奔秦左傳晉晉文公孫支郡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求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人時遊於晉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黔首以其頭黑也 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藉或作借謂以兵假借也齎持遺也言爲盜齎糧也 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書法）書召復故官何譏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譏并天下者李斯促秦亡者亦李斯也

史臣斷曰 嗚呼李斯逐客之書其始皇兼并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於時四皓伏生鴻飛冥冥寄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辨別淑慝且坑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貲秦斯實貧秦矣

〔綱〕丙寅 秦十三楚二燕二十魏八趙元韓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恐誅飲鴆死

胡致堂曰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譏之也不知其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善胡無禮義廉恥尚且逐王世惡族類之靦也而況諸侯乎何嬴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祖黥宗廟至是而絕爲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丁南湖曰 按史遷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予謂不韋先滅周次滅秦而復自滅其惡也豈但若所謂聞者色取仁而行違也

〔綱〕戊辰 秦十五楚四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 韓王納地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 說音稅言遊說之道不易 孤憤 言孤直不容於時 五蠹 蠹音妬言蠹政之事有五 說林 言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 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 史記本傳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厭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楊子曰 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溫公曰 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

嫪毐晉秀謠

茅焦請諫

聖主所欲急聞

茅焦解衣伏質

天下亢直

茅焦進諫不書

後來愈出愈奇

李園進妹於春申君

春申君進李嬛

陳徙壽春

綱 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目 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太后與呂不韋私通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發明）上書嫪毐作亂伏誅下書遷其太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爲有名而非茅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爲母子綱目削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嗚呼嚴哉 陳潛室曰 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所以强爭之士積屍盈庭而後來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其亦幸免哉 吳師道曰 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頓子告始皇山東强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幷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郭大有曰 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愚謂嫪毐瀆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人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爲名哉焦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可取立言則非矣

綱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目 時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而以巳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告何以言之秦楚立國近千載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國而使之僨覆嬴羋區區朱英所能爲哉）（書法）不稱楚相貶之也歇欺君以自禍不足以相人國矣

秦鑿涇水爲渠 渠成萬世之利

趙王復思廉頗 廉將軍尚善飯

匈奴不敢近趙邊 李牧以全取勝

五國攻秦不克

田文何以獨得志

後秦紀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六年幷天下卽帝位凡十二年　始皇恃藉秦之富彊滅六國幷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凡二世亡

【綱】乙卯 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 秦鑿涇水爲渠 【目】初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爲渠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綱】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王薨廉頗奔魏 【目】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矢與屎同言坐不久而大便不禁者三甚形容其老病不堪用 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以趙士卒訓練有素 尋卒於楚

【綱】丁巳 秦王政三楚十九燕十二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 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 古二邑名今順天眞定府是也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 鴈門縣名在代地故云代鴈門 備匈奴 夷狄名號其名不一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莫音幕莫者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也 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 烽表也塞烽火以爲信也 多間諜 間視也左傳謂之諜今謂細作蓋走報軍情飛泄密事之人也 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 襜音擔襤音監胡名也在代地 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單于匈奴天子之號猶華言皇帝也

丁南湖曰 李牧用兵遲爲若懦退爲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終而擊齊所向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讒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綱】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燕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目】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書法）不書秦師出何見五國之師自敗然則田文何以獨得志田文初脫虎口志在復仇當是時以之入秦可也豈黃歇輩所能辦哉

【綱】楚遷於壽春 壽春古邑名 【目】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 塞名 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

雲間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毛公薛公說信陵君　信陵君趣駕還魏　信陵君帥五國敗驁於河外　山東之得志有三　縮高不從攻管之命　縮高全父子之義　縮高無違人臣之義　聞縮高不從攻管之命安陵君不廢太府之憲信陵君之避舍結案何如

秦紀

（綱目列國提綱曰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今倣此）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管歸以爲嗣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刑而致富强壞井田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

【綱】甲寅（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是歲秦亡呂政代）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函谷關名在秦地）

【目】時蒙驁帥師伐魏（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也）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即公子無忌）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大梁魏地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曰促）魏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帥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者河南岸也魏州地）

劉友益曰（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每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

【目】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管縣名屬滎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攻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東縮高而致之不然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爲國禍（反還報也言使者以辭還報信陵君必來伐安陵是爲國禍也）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丁南湖曰（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綱】五月秦王薨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爲文信侯號稱仲父（時政年十三矣穎濱蘇轍嘗謂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信哉言乎）

胡致堂曰（自呂不韋之管用身傳異人其志爲曾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速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僅立三年而薨時政年十有三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壽死於弑也等其計謀說穢入冀得而知矣）

植本固而發源深

禮本仁源

享國長久之道

右嬴氏之秦已亡嗚呼赧王入秦之後懸七國而東周如綫之緒尚在甚矣取周之餘澤三祀而柏翳數百年之宗祀遂滅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覦覬竊於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甚夫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疆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耳目狹于骨髓雖后世微弱而民將有陵慢之心則思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于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而況于數十年乎　歷年圖乃溫公未作通鑑之前先進此書歷述古今治亂于一代之終則立一論以斷其亡后倣此

右周三十七王并東周君按經世書始武王己酉終東周君壬子該八百七十三年

袁王綱鑑合編卷三終

必令將渠處和

仲連射書聊城

仲連辭爵

仲連可以爲次

仲連非體自然

不止乃成君子

戰國以來一人

譽仲連負當時重名

國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綱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 楚十三 燕五 魏二十七 趙十六 韓二十三 齊十五年 十月秦王柱卽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綱燕將攻齊聊城拔之 聊城古邑名今東昌府是也 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 謂繫書於矢上 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 詘屈同克詘害失節之貌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 釐音僖 子順曰世無其人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乃自然也

楊龜山曰 仲連辯滑稽秦氣凌駕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心因事放言切中情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丁南湖曰 仲連不肯帝秦而寧爲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遂遁之志以仲是誠聖賢之徒龜山謂戰國以來一人是也陳潛室謂其未必爲天下士則非矣楊鐵崖謂其挹五城之封棄如敝屣視千金之輕于鴻毛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達之不屈于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乎斯則知連最深者矣

綱壬子七年 秦莊襄王元 楚十四 燕六 魏二十八 趙十七 韓二十四 齊十六年 是歲周亡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 相國秦所置之官也始皇帝立尊呂不韋爲相國漢高帝以蕭何爲之今人以呼宰相也

綱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 河南梁縣有陽人聚故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

周比亡凡有七邑 周比亡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

胡雙湖曰 西周自[illegible]下堂見諸侯綱常頹遲已爲春秋之漸東周自春秋以來雖不可支猶幸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由有空名于天下然繼而俯聽已爲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爲諸侯綱常之道盡矣于是七雄競強蘇秦張儀肆縱橫之術縱者猶知合六國以拒秦橫者甘于事秦而不恥事秦者固不知有三抗秦者不過自爲亦豈復知有周哉而周亡亦無一人倡大義于天下僅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負當時高士重名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遠識當時之君有如漢王三軍縞素爲懷王與東周君發喪爲天下誅無道秦名其爲賊敵乃可興齊桓晉文之事當不可復見于今日矣計不出此顧乃區區欲與秦鬬智角力率之喪服恐后以替滅亡之不暇可痛也哉 劉仁齋曰 按南賓氏曰作史者當于莊襄元年東周既滅方書周亡然后進秦使接周統于莊襄終年呂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后正其姓氏別爲呂秦斯實錄矣今乃不然東周未滅遽進昭襄之秦呂政嗣位猶冒嬴秦之姓于周則絕之如恐其不亟于秦則進之如恐其不多好惡不公是非有謬其謂之何哉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窺周一念僭竊至莊襄百有餘年東周始滅彼固謂嬴秦之業可傳之不墜未幾呂政立

何爲不可
身名俱全
三子孰與閎天周公
范雎亦有所取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兵要在附民
節制不可以敵仁義
問荀卿推六術五權三至何如
議兵以仁義爲本
兵所以禁暴除害
秦王郊見上帝于雍
孔子不[illegible]

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爲相數月免

尹遂昌曰 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所取故書免而不去其官 丁南湖曰 入綱目以來丞相書免者前有孔斌此有范雎然則斌雎二子果若是班乎斌而書免所以獎君子之高節雎而書免所以錄小人之片善

綱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目 荀況趙人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 荀卿名況 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王曰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書法） 書況錄賢也賢而止于爲令非其所矣故書以譏之

綱 丁未 秦五十三 楚九 燕王喜元 魏二十三 趙十二 韓十九 齊十一年 韓王入朝於秦（書法） 罪韓也六國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滅之然則自卑以媚敵者果不足以自免矣

綱 戊申 秦五十四 楚十 燕二 魏二十四 趙十三 韓二十 齊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尹遂昌曰 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嘗郊聖人因事屬書而譏之曰魯之郊禘非[illegible]

立萬世君臣之分與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同旨

綱目所以大一統

蔡澤說應侯

能爲之也人心欲亡秦謂先于六國故無其辭

綱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目時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陽城古邑名今河南洛川郡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卽此其中有負黍聚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樛音鳩將軍名也史失其姓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書法）赧王書卒

失天下之辭也

尹遂昌曰前史書赧王恐倍與諸侯約從欲伐秦夫以天子而臨諸侯何恐之有以王命而討有罪何倍之有故特書王命書入寇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也此類非綱目不能脩其視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蓋書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

綱先是東西周分治赧王微弱東西周分王正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鞏今洛陽成周也赧王徙都西周自洛陽徙河南益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依焉武公西周君也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東西周之稱起于此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于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于是又稱東西二周

南宮氏曰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于秦斯實錄也後有秉春秋之筆者盍改而正諸　按舊本乃溫公之書自赧王入秦之後卽以秦昭襄承周統爲秦紀既已謬矣子綱目之例正之矣今復得南宮氏之說而雙湖胡氏深有取焉緣爲確論眞所謂發先賢之所未發也

綱丙午二秦昭襄王五十二　楚考烈王八　燕孝王三　魏安釐王二十　趙孝成王十一　韓桓惠王十八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憚狐聚西周公武公子文公也憚狐地名憚音憚憚狐聚近陽人聚在洛陽南百五十里卽古梁城（書法）按通鑑自是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以秦繼也周亡而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于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

綱秦丞相范雎免　目秦河中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應侯曰蔡澤

子魏未爲忠臣
竟不忍言獻五城
仲連辭金聞信陵不受五城仲連不受千金何如
異人自趙逃歸
奇貨可居
異人以夫人爲天
呂不韋莫大盜
包藏深而布置遠

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迎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書法）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尚義不尚功則曷爲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

丁南湖曰　劉演云無忌用侯生之計盜兵符擊秦救趙成桓文之功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還魏其後秦兵攻魏毛薛勸之翻然而歸合諸侯兵破秦師重宗廟復安兄弟知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缺一不可也溫公云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予竊無忌之賢特錄二公之論以爲證云　蔡虛齋曰　平原信陵皆戰國名公子也然平原乞師不足以償其請受上黨之罪信陵解圍庶足以償其竊符奪軍之非蓋趙受上黨召釁啓禍信陵矯殺晉鄙大破秦軍則其功大矣古人云功過當相準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焉可也

【綱】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目】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華陽秦太子宮名在陝西西安府舊長安城內）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異人孝文王子也後更名楚）陽翟大賈呂不韋（翟音狄陽翟即今河南府賈音古往來賤販貴賣者也）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以異人方貨財也居蓄積也謂居奇賤物以乘時射利也）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適（音嫡）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期十二月也政始皇名不韋姬自匿有娠至期年生子政人胎孕止十月政生期年踰常期也故知政爲不韋之子）後爲始皇

眞西山曰　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甚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旣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以欽子楚而以娠者欽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遠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謂始皇旣立柏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屢勞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予[illegible]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　袁了凡曰　邯鄲姬旣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也何綱書是陽翟賈人兒耶蓋問賈人爲之則[illegible]

魯連仲不肯帝秦

先生天下士聞平原君乞師救趙信陵君奪符救趙得失何如

虛左迎侯生

以肉投餒虎

信陵竊符救趙

此五伯之功

魏公子大破秦軍于邯鄲

陳氏[illegible]曰 [illegible]之時秦其[illegible]數之氣[illegible]常之人皆能自效于尺寸然則能自激者毛遂之賢[illegible]用[illegible]者平原之賢也

綱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矯殺鄙奪其軍以進 目 時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壁屯止也鄴郡名今河南彰德府是）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云上首功之國）彼卽肆然而爲帝（肆然猶言傷然卽放肆意）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梁卽魏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乎已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史記秦王聞之卻軍三十里）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愛人下士（下謂禮遇之）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侯姓嬴名）家貧爲夷門監者（夷門梁城之東門監者卽夷門之抱關也）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以迎之蓋尊之也）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甚恭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求援於公子無忌公子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不聽無忌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符信也輔也古者以竹爲之後世詐僞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爲防于是有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漢帝爲銅符虎符竹使符國家發兵遣使下輸于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其愛姬姓如氏）且公子嘗爲報其父仇姬嘗欲爲公子死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發明）（書矯殺晉鄙所以著其專殺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夫秦吞噬列國邯鄲危困極矣無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恕其奪軍之罪而弄以是爲法也觀綱目者當權衡之）

綱 甲辰五十八年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於邯鄲下 目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命奪兵以救趙於趙

毋以爲武安君功

助秦自攻

虞卿以樓緩爲危計

吾道固爲治世死病無良醫

孔斌燕雀之喻

錐處囊中

處囊脫穎

利害兩言而決

合從爲楚非爲趙

不敢復相天下士

使趙重于九鼎

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搆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書法）又割何病韓趙也曷爲病之二國既已失地韓又割垣雍趙又割六城是再失地也

綱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　目初魏王聞孔斌孔斌孔子六世孫子順也賢聘以爲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不然吾猶一夫耳使者固請乃之魏不用以病致仕嘗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呴呴焉呴呼具反相樂也自以爲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綱癸卯五十七年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目時秦攻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末錐末也見音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脫突也穎錐鋩也言猶錐鋩脫上突然而出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楚地五千里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爾小豎子言其庸劣無智如童豎然一戰而舉鄢郢鄢音偃郢音影再戰而燒夷陵鄢楚縣名今襄陽府宜城縣郢楚國都名今荊州夷陵楚邑名今湖廣夷陵州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歃血定從凡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插血插與歃同盟者各插之餘者瘞下壇西隅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春申乃黃歇之號非有邑也將兵救趙史略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趙王以名使括　膠柱鼓瑟　奢括父子異心　漏甕沃焦釜　高義顯名　趙禍自上黨始

庶長王齕伐韓攻上黨拔之 路州有上黨縣 上黨民走趙 走音奏 趙廉頗軍於長平 長平邑名在上黨泫氏縣 以按據上黨民 按音遏 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之子趙括爲將爾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 膠音交黏着也 柱瑟上鴈足所以遊移上下以調聲也鼓彈也瑟一絃一柱若以膠黏定其柱則不能調矣蓋論執一不通也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　初趙括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袁了凡曰 趙括母知括不可將趙用之而括果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雖典宿衛日與賓客飲轉未嘗言兵人以爲非將帥材及克宏請效死而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後克宏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適二母不特知子抑知將也 克宏父名再用

【目】秦王聞括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 武安縣名秦將白起封於此河南彰德府磁州是 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　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刦之 兵以正合以奇勝 趙括乘勝追秦壁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王勿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音法） 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曷爲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特書坑四十萬罪起也

【綱】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目】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

左師觸龍諫太后
舒祺補黑衣之缺
丈夫亦愛少子
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位尊奉厚而挾重器
楚太子自秦逃歸楚以黃歇爲相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馮亭嫁禍于趙
馮亭垂涕不見使者

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唾音拖去聲口液也）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賤息謙稱其子也舒祺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衞王宮（黑衣黑色衞士補衣聽朝之正服也）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史記燕之賢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而況於予乎）

綱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目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主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敎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卽位以歇爲相

綱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目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民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史記馮亭曰吾不受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秦不聽主之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發兵取上黨）

厚韓親魏以擯秦

擅國之謂王

四貴用事

此亦齒兌之類

范叔一寒如此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此穰侯之功

孔子惡夫者佞以此

取管爲可也　蘇潁濱曰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當時必有自安之意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見矣夫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是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之衝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也不知出此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愚按潁濱此論深達六國形勢所謂厚韓親魏者與范雎親六國以爲天下臨其意正合故附錄之

【綱】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目】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謂以母制子而不顧名分也）穰侯出使不報（穰侯魏冉也報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出外也）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華陽君芊戎涇陽君公子悝擊斷謂刑人也猶今內官之職無諱言不避王也）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不請言進退不請王而擅行也）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弒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芊戎涇陽君悝高陽君市於關外以雎爲丞相封應侯（史記魏使須賈聘秦雎敝衣閒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賈堂下置剉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匿平原君家）

司馬公曰（穰侯相秦益彊以宰制諸侯如數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遮妨其路故扼其喉撫其背而奪侯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視穰侯何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蓋以此夫）

蘇潁濱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于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勇絕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于內兵折于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寵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綱】丙申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韓邑）　【目】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

兩鼠鬭于穴中

秦以范雎爲客卿

秦安得王

三問而不敢對

走韓盧而搏蹇兎

遠交近攻

韓魏天下之樞

親中國以爲天下樞

秦知天下之勢

蠶食

平天下必先知難易之勢

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 愚按奢所以解閼與之圍者以其得地利而資人謀也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故能取勝要之地利得矣軍士許歷之謀豈無自哉

袁了凡曰 良將料敵其所見必大同而救韓閼與之圍廉頗與趙奢異議而奢成功者何頗夙將非百克不行師蓋知教養由基射之法與奢新進崛起非冒險出奇亡以自見所由異耶

綱秦以范雎爲客卿 目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 從去聲須姓也乃須賈之後爲魏大夫 使齊齊王聞其辯口 知范雎有口才 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之陰事告齊 魏國私事告于齊 歸告魏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 折音舌拉音臘謂折斷其脅肋而打落其牙齒 雎佯死 佯音羊詐也 卷以簀 簀音責竹草之席簀也 置厠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 范雎于厠中告看守者曰公能活我必當厚報守者遂告出厠中死人魏齊曰可雎遂得出 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 跽音[illegible]手曲也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默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願先生悉以教寡人雎因進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走韓盧而搏蹇兎也 盧犬名也蹇跛足也戰國策曰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獸名曰兎 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穰韓之屬邑名昭襄王取之而封舅魏冉爲穰侯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是也 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 天下樞入往來必由猶言出入之處 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 外國人來爲卿故曰客卿 與謀國事

林之奇曰 六國之于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并于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于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齊而近攻韓魏也始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殆無寧歲故韓魏不支終折而入于秦韓魏既折而入于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秦之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而及遠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于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而委于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大抵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樸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矣 張弘靖蒲東人唐憲宗朝同平章事是時吳元濟反于淮蔡田弘正叛于魏博弘靖上表請先并力淮蔡而後乃征魏博上不聽 王樸東平人周世宗朝拜[illegible]

胡致堂曰 范雎以羈旅殘息脫命簀中入秦抵[illegible]

段干子欲璽抱薪救火

用智不如用梟

楚太子完質于秦

遣奢諫平原君

平原君賢趙奢

爲薛公終於薛

【綱】癸未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綱】乙酉三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綱】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目】秦救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漢始專以爲印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印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旣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博郎局戲變陸也以五木爲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殺人則一骰爲梟鳥形得之爲上勝也便則食不便則止便宜也得梟則宜食其子苦不便則當徐行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發明）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同心相恤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魏乃背棄恩義自伐與國烏得而不亡讀書者于斯其惡見矣

【綱】己丑四十三年楚太子完質於秦　【目】秦王將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以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爲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爲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注以兵威之也兩海西海至東海皆秦地也東西爲經故稱一經要約結信也

【綱】辛卯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卻之趙封奢爲馬服君　【目】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奢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秦師大敗解閼與

嬰兒之計不爲此

魯仲連論田單

田單厲氣循城 問王蠋田單人品孰優 問田單攻狄不下與樂毅卽墨不下何如

樂毅書辭燕王

義之所不敢出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馮驩彈劍

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目】田單將攻狄（縣名今青州安樂縣）往見魯仲連（仲連齊賢者）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簣側休反草器也）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燕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今益都萊州掖縣是）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澠水出益都臨淄縣是）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援引也枹音孚擊鼓杖也言自取枹擊鼓而進兵也）狄人乃下

丁南湖曰（王蠋齊之布衣義不臣燕而死田單齊之族人善守善戰以復宗國或謂蠋之死事易單之成事難殊不知單之忠義蓋蠋之死導之也然則蠋亦成事者矣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蠋之所成貴乎死單之所成貴乎生二子豈惟齊國之士哉殆皆振古之豪傑矣）

【目】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而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也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之人交既絕不談彼之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潔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之惡也）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音閑）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王鳳洲曰（樂毅奔趙不忍與伐燕之謀袁渙痛于呂布不肯作罵劉備之書夫毅處七國渙處三國士德軾游談其間視國若廬邸有朝君臣夕寇讎者若二子可謂不忘舊君也已）

【綱】薛公田文卒 【目】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輿車乘也）遷之代舍（更代侍奉之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叶姑）孟嘗君不悅時邑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出薛私藏之錢取息以奉客）貸者（借錢之人）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遣驩詣責之

田單火牛

君王后不失人子之禮

單善亦王善

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爲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鍤與插同鍫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行伍謂行陣軍伍也）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乘城登城而守也）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絳赤色繒帛也以赤色帛爲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謂刀劍之類）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灌脂束葦謂縛束葦草於其尾以脂油灌之）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音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鼓譟軍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凡軍敗曰北蓋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也）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曰君王后）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爲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袁了凡曰（田單興齊厥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不能下莒即墨爲單善守特未考耳按史記淖齒殺齊湣王而莒守以拒燕燕軍聞湣王之在莒也并兵攻之數年不下則數年不下者莒耳故即墨亦數年不被攻及纔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死田單乃代守而樂毅未幾以讒奔矣要之齊亡國猶有人人心未忘齊齊會當復興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不殞騎劫不代樂毅不奔惴惴即墨援絕坐困單不其危哉）

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

宗人以鐵籠得全

齊人服其義

昭王處之未盡其道

兩邑僅如著面黑子

樂毅庶幾湯武

蘇子以爲行王道之過

此爲王者之師

成敗之效所以異

太初不足論

【目】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安平齊邑名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初燕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者以轊折被擒獨單宗人以鐵籠遂奔即墨傅音付轊音衞傅者截其轊與轂齊以鐵鍱傅轊末施鐵於轂中以制轂堅而易進且轊車軸頭也）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

蘇潁濱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積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數月兵盡食竭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田單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大會之復可不謂智過人者）

【目】樂毅圍二邑三年不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或譏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胡致堂曰（樂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則攻之何其亟也謂圍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憚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敵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定爲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毅位亞卿爲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讎堂堂全齊悉爲郡縣兩邑未下儻如著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遣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讒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縻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居燕國口不言勞王之咨禮未竟則必委腹心謀議長爲宗臣如其不然遜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處易若難以致久仗兵威之議昭王乃始斬讒言者聲著其功遣將軍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譏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孫音遜　處上聲易上聲）

方天台曰（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譏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于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于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也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擧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梃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趨利之擧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衆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而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而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又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少食之則不死恆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食少而寧歠糠覈之爲愈乎太初固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于言也）

【目】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反間注見漢高帝三年）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騎劫姓名也騎奇寄反劫乞業反）而

楚貳不有益下

秦趙會于澠池

相如請秦王擊缶

秦終不能有加于趙

相如屈秦類聞情如勇于秦而屈于廉頗何如先國家而後私讎負荊請罪相如非戰國之士居乎世可謂大臣國風以不忮為行之善學于聖人之門者未易及

賢者之過

是趙有人

此蓋言羊曉其王國不在鴻毒之下宜奪秩以奪秩待之

目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澠音勉縣名屬陝西）目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備久反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此言五步之內甚言至近也）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濺音薦）左右欲刃相如（刃殺也）相如張目叱之（叱音尺嘷之也）左右皆靡王不懌（靡猶也止也懌悅也）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古者以右為尊）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舍音赦舍人家人也）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駑音奴鈍也）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言我所以稱病避匿者特為趙耳）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肉袒謂脫衣而露肉也負荊謂負杖而受刑也）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刎斷也為交結深重要齊生死雖斷頸而無悔）

楊龜山曰 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趙卒有覆軍殺將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懼焉不敢動乃欲以頸血而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乎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胡致堂曰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故據於理以懲忿為德之修鑑不忮為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偷人得其所者鮮矣大宴藺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於盟其意心平難乎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為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趙雪航曰 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與澠池請秦王擊缶之非實見不然當夫赧王之末周室衰微秦昭久有吞六國之心眇視天下無賢才也所以欲趙之璧而請易以十五城豈誠心哉特視趙之強弱何如耳及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紿璧遺歸而以身待命秦王賢而禮歸之豈非重相如之膽略而畏趙之有人也既而澠池之會秦視趙猶几上肉矣故請趙王鼓瑟且謂尊之若相如不請其擊缶秦必歎其弱未必不為楚懷之囚矣故相如奮威廷叱乃一擊缶而罷而秦終不敢動逮後二十餘年廉頗加兵於趙者為憚相如與廉頗也是時趙無相如之佐鄗歸之亡不在始皇之十九年已在周赧王之三十六年矣

綱燕君平卒樂毅奔趙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發明）書燕君卒樂毅奔趙而田單襲復齊地文無貶辭然不書騎劫代將者所以見燕昭王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惠甫卒樂毅一奔而齊地已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

相如完璧歸趙

問相如完璧歸趙龜山不取而晦庵取之所見不同何如

發蓐而席弊

左氏易胥靡

脩禮者王取民者安

麋蒙虎皮

器南則兵至

孰若賈母以齊亡而成其子之忠義嬰母以家世而沮其子之王孰若括母以國事而沮其子之將

【綱】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鑑】趙王得楚和氏璧（卞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立和又捧璞獻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琢之得寶故名焉）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藺相如（藺趙邑名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於藺故因氏焉）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紿秦王復取璧（紿徒在反欺也）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書法）（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丁南湖曰（和氏璧乃趙國相傳之寶若驟然被人奪去則國勢亦不振矣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即爲不孝當時秦王雖強相如亦料其不敢殺己若在他人則懼秦而不敢去矣相如豈孟浪作事者哉此朱夫子之語意特錄于此以質夫凡論相如者）

唐荊川曰（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璧而怒強秦秦將百萬之師而壓趙境璧復爲趙有乎藺亦奚知其否藺以一身入洛陽之墟抱連城之重履秦王之廷略無左右劍戟之忌秦若少振其怒藺能免乎是璧不足道而復以藺與之趙又失一璧也藺又奚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璧秦之盟也以璧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紿趙璧而刦之威秦之失也藺以死守趙信而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信以要盟盟結於口而照於天地譬於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證其失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獨無畏乎以是知秦之莫能加也）

【目】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蓐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吏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吏大恐又愛泄姬（泄音薛姬姓泄）重如耳（姓名）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見相參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荀子曰（嗣君聚斂計數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綱】庚申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喩止之　【目】時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發明）（楚自熊通

王蠋死節

樂毅求齊逸民

利用利勢得道則大安大榮

與勾踐謀吳同轍

行兵有正大意

桓文之功復立

倚閭而望

王巳立在莒

問賈括嬰陵四母其賢孰優

義而生不若死遂絹其頸而死 自經絕脰而死脰音豆項也

郭大有曰 蠋不死則節不白故毅下七十餘城他皆貴而蠋以專惟蠋不然豈非聞蠋之風歟及觀樂毅……君子予之蠋何以不把此處蠋嘗吁使毅以此處蠋則蠋不死矣 按詩曰全齊拱手將燕兵……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時忠憤獨書生

【綱】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而潰樂毅脩整燕軍禁止侵掠 掠力灼反 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 逸民者謂節行超逸也逸乃隱逸之逸如逸民之義非隱逸也禮之謂以禮遇之也 寬其賦斂除其暴令脩其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 下齊復自歸伏曰下又以兵威伏人之謂也 皆爲郡縣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已

尹起莘曰 自赧王元年齊因燕亂伐而取之孟子嘗勸諫於燕衆置君後去而齊不能用也至是蓋三十年矣燕昭日夜撫循其民其謀齊之心無頃刻忘殆與勾踐謀吳同一軌轍齊湣方且滅宋王偃而驕暴鄰境謀併二周由是燕得以合諸侯之兵一舉而墟其國其視齊宣之破燕爲益烈矣天道好還報不信耶綱目於毅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以燕之得衆也湣當實弒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然則燕兵正乎曰是亦報復之事爾使燕誠有雪恥先君之志嘗聲齊人暴虐之罪聲齊湣并吞之謀伐而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爲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以暴易暴庸愈乎哉故綱目書下齊七十餘城以著其兼并之實他日復爲齊有尙誰責乎 袁了凡曰 毅以數月舉齊七十餘城而五年不能下莒即墨則耶孝史燕昭滅齊之後心意侈極塞然有海外之想嘗使人入海求三神山非復弔死問孤時矣夫臥薪食戰之意移則大夫種所以死漢淮陰之會成則子胥抉眼斯古今同歎也方昭王致士時樂毅材長治國而鄒衍善作怪迂之變謂九州之外自有大九州昭王時無暇聽耳及毅之功成則衍之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倚伏可畏也哉

【綱】戊寅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目】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 敫史記田完世家太史氏也名敫傭僱作也言爲之傭圃也敫音皎 敫女奇法章貌憐而竊衣食之與之私通 【目】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望其恢復也 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倘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巳立在莒矣 史記田單傳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不北面於燕況在位祿食者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丁南湖曰 戰國之號爲丈夫者妾婦焉耳矣孰料王孫賈之母與趙括之母乃皆妾婦而超出丈夫之上耶嘗因論此而考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止嬰勿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以勉陵事漢是二母者固與賈母括母皆稱賢也以予論之陵母以漢興而成其子之忠名

全言安得全身

楚君迎婦于秦

百里可以獨立

勿稱以收天下之望

劉虞可以書不受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忠臣不事二君

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及田不禮公子章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食之三月餘餓死（發明）章雖廢矣而書故太子者不予主父之廢也既書故太子矣而不免二臣之誅者作亂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于弑君之名者君臣之分不可踰也委于主父以彊趙之君雄盡一時而亦終于見及者寵嬖立少故也推原禍始特一嬖娃爾

綱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目　時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發明）大讎未復此正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顧忍其父而婚其讎何也

溫公曰　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信哉

綱　癸酉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目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劉氏曰　秦以伯僭王亦既與周抗衡矣復何意思欲稱帝豈非欲以是求加于周哉斁孰大于此書秦之僭綱目謹志之然則齊旨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以書不受矣

漢壽王劉虞守節不受帝位

綱　丙子三十年齊湣王既滅宋而驕　湣音敏謚也去年滅宋　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毅進軍齊人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　臨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齊置淄州今益都縣是　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　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謂此爲祭器　燕王封樂毅爲昌國君　昌國齊有昌國縣漢武更山陽爲昌國今曹州梁丘故城是　遂使留狗齊城之未下者　留狗巡師宣令也　齊王走莒　莒音舉侯國也莒今益都莒州是　楚使淖齒　淖姓也淖音鬧又泥教反　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弑王於鼓里　鼓里地名　毅聞晝邑人王蠋賢　蠋音燭晝音獲晝縣名其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　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

譏不講之悔

田文借楚爲名
田文聽蘇代之計
秦惟不過恒文
爲義不可不竟
堅白異同之辯
譏能令臧三耳
孔高理勝於辭
主父以王屬義

孟嘗君所養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濫矣然賴此二人竟不致於死當是時豈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嘗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綱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目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 目 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吾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德齊齊必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蘇氏曰 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和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尹氏曰 田文懷怨秦之忿借楚爲辭而又行之不力終特晉割三城以和則見浚於利而不反於義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爲義不可不竟

綱 趙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 平原趙屬邑名今屬山東濟南府德州 目 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 龍家語作寵孔子弟子字子石 能爲堅白異同之辯 莊子魏公龍著堅白論行於世堅白謂守白也白猶是也堅執是其說而守之也同異者合同衆人之異論也 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 臧三耳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足今兩耳三耳豈不論是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 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綱 丙寅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於沙丘 目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

屈原明於治體
屈原作離騷

深得春秋惡楚之旨

屈子千載一人
屈原過于忠

先齊而後秦

狗盜雞鳴

亂靖攻者也何足取哉

【綱】壬戌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　【目】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願與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至咸陽遂留之時楚太子横爲質於齊楚大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具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用其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目】初屈平爲楚懷王左徒左徒官名猶今左右拾遺也平乃楚武王子瑕之後采食於屈因氏屈始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之三姓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尙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發明）春秋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于申聖人深貶而名之書惡其誘也楚平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爲可知去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是豈果無天道乎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至是尤爲益明綱目書誘書執其惡秦之意深得春秋惡楚之旨

朱晦庵曰屈原之忠清潔白固不待辯論而自顯若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渾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況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綱】癸亥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綱】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質涉利反於齊以請涇陽故城在平原府今陝西西安府秦昭襄王封其弟悝爲涇陽君至是爲質於齊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乃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甚美而難得者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藏牙浪反物所耆處曰藏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尙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發明）田文身爲齊臣且又齊之宗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得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鄰敵羇旅之臣一日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爲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爲秦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歸不曰

和哉

陳霆宣曰 愁而入秦陰遣人藏其實僞隨入秦卒敗從約蓋由平日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夜此以衛宰韓小人宜同而不

投杼下機

謗書一篋

秦王與甘茂盟于息壤

甘茂拔宜陽

趙始胡服招騎射

公叔成胡服之功 中國聖賢之所敎

綱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縣名 目 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息壤地名 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宜陽之守臣 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綱 甲寅八年秦拔宜陽 目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言誓謂息壤不可忘讒而止兵也 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參攷）按戰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生之日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霍渭厓曰 嘗歎世事也秦君臣盟于息壤良可怪矣既盟而讒言猶得間焉亦王於茂相知之不深相信之不篤耳嘗觀齊威任章子爲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聽頃之候者復言其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而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吁齊威於章子可謂相知深而相信篤矣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哉惜乎秦武之任茂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拔亦幸而勝耳

綱 趙始胡服招騎射 目 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敎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敎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王曰吾國無備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幾於不守矣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鮑彪曰 招地闢遠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卻之爭擧兵而已兵擧而士用命雖不胡服亦可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遂擧國而夷兵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

驅羣羊而攻猛虎

垂千鈞於鳥卵之上

問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連衡綱目書之則以秦使爲文其義何如

合從六國之志

張儀復出相魏

儀秦衡最著

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尙尙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儀教尙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目】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不格猶言不敵也）今王不事秦秦刦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烏獲之士（孟賁古之勇士也能挽六鈞之弓烏獲秦武王力士能舉龍文之鼎）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下甲猶言頓兵也）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兵彊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河之南邑蒲同州華州地也）趙割河間（河間即今河間府）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之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雲中趙縣名今山西大同縣九原亦趙縣名即漢之五原縣）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易水長城蓋指燕王之都而言也易水在直隸保定保安州城北而燕國居其地之東）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燕趙二國界今直隸眞定府）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書法）（書連衡何著衡之不足恃也上書以蘇秦爲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以著合從不可恃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

尹遂昌曰（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連衡綱目書之則以秦使爲文何哉蓋六國迫於秦其勢不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綱】辛亥五年張儀復出相魏 一歲卒儀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行最著 愚按儀之謀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爲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反覆以相於秦

陳軫請割地賂秦

燕昭王禮賢

致士先從隗始

繆留諫兩用公仲公叔

繆留之論似是而非

秦言以黔易其地得張儀而獻黔中

佯墮車不朝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併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戰國策作楚伐秦秦與齊合韓魏從之楚兵敗於杜陵）

綱目斷曰（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匄興無名之師與秦戰卒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匄亦不免俘虜為楚者亦可已矣忿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邪內喪師徒之衆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獨也如此）

綱 己酉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罪反）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涓潔也主居中而潔除之人漢之謁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室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丁南湖曰（戰國之君以禽獸待人故豕交獸畜為孟子之所痛斥及其變也求進之士以禽獸自比而郭隗死馬之說作矣又其甚也孟嘗之客雞鳴狗盜而將為禽獸矣嗟乎利祿何物也而令人喪心至此耶）

目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恆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胡致堂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柔乎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綱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目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強而楚弱楚必不敢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

一舉而名實附

王與堯同名

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

推明孔子之道

求觀聖道者必自孟子始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好畫龍不好眞龍

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

【目】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噲告老歸休）顧爲臣（顧反也言燕君反爲子之之臣）

【綱】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爲赧王

赧王（名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按諡法喪國心[illegible]曰赧）

【綱】丁未元年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醢呼改反肉爲醬也）

【綱】孟軻去齊【目】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爲臣於齊而歸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書法）（去非有事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而後書孟軻去齊以病宣也）

韓退之曰（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尹起莘曰（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軻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三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爲合從連衡之事凡遊說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眞龍者也）

【綱】戊申二年楚屈匄伐秦（匄音郭）【目】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

薛公養士

孟嘗君名重天下

公孫戍諫孟嘗君

孟嘗君能用諫

孟軻去魏適齊

張儀復歸相秦

以散財養士請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是爲薛公養士世盛均雞鳴狗盜曰之有如馮驩市義而卒纍其力至歟子所謂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然驩其客中冠楚乎

溫公曰 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 蠹音妬害也

【目】孟嘗君聘于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 登徒楚官直謂當直送其牀也 不欲行謂公孫戍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戍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戍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溫公曰 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袁了凡曰 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私得寶於外猶將許之況非有私者乎孟嘗於是能取以求過己夫不貪楚牀義寶也受郢之劍彼寶也一言而皆得其寶我之得則大矣又何誅焉自是孟嘗門下之諫者非特戍也昔公息忌說邾君以組爲甲既行矣邾君知忌家多爲組復令官以帛爲甲夫公孫戍納劍於言未進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而略其私心公息忌爲組於言既行之後而邾君察其私心而黜其忠言夫忌之組則利於家也而用組之利亦廢於國惜哉

慎靚王 名定顯王子 在位六年

【綱】辛丑元年魏君嗇卒孟軻去魏適齊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與有爲故去魏適齊見宣王因陳霸功而以保民啓之

【綱】癸卯三年楚趙韓魏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師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綱】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故書殺以戒世也

【綱】魏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 【目】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結爲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書法） 秦之謫張儀爲之然則秦能用儀矣其亦書相秦何儀魏人也相秦而書曰歸所以著謫之出爲秦謀而非梁免也今乃歸而復其位焉耳不書秦以非新命也

【綱】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 【目】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

兩策相去遠

前倨而後恭

捨合從未有他策

合從最爲六國久遠之計

蝘雀不顧後

問蘇秦說齊爲燕張儀相魏爲秦得失何如

秦相張儀出相魏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以蘇秦爲從約長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輜輧衣車重載物車行者之資總曰輜重（參攷）按史略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飲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書法）以爲長何著六國之志也連衡則書秦使張儀說之矣從橫之說畫于義之此何以書之見不可恃也

呂東萊曰 秦說齊王曰韓魏所以畏秦爲與秦接境也趙魏戰而勝秦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秦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所以爲蘇秦也 袁了凡曰 蘇秦之嫂始前倨而後恭家庭天性間而市道乃爾風俗也晉甞鮑生謂秦信有志然其所建立祗足誇嫂婦余以此特見其落過洛陽時耳乃其廷說諸侯抵掌而談時載眉鬚爲婦人容嬋極婉孌舌皦於萬乘之前以幾其說之一售豈實然喪其丈夫氣耶將有邀而嗣之窺其形似其不爲中庭之訕而泣以相對者幾希

綱目斷曰 昔蘇軾有言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以制奉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爲目前救急之計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之爲謀徒能捭闔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爲天下大計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

【綱】己丑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 犀首魏之官名公孫衍爲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也 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雪航曰 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況齊楚燕皆大國三晉兵甲之彊向使如秦之說同心一意尊崇周室任賢使能愛養黎庶秦攻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彊未必以一國之師而能勝六國之衆也乃信張儀謬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兇暴之虐稱藩納貢甘爲牛後之辱何其昏愚若此哉是後范雎入秦教以遠交近攻之策韓趙日益削弱而秦日益強盛齊楚燕君竟不思三晉爲之藩屏脣亡齒寒之意尙猶與秦交和正猶蛇虺睥睨其旁蝘雀不顧其後也既而秦滅三晉不數十年楚燕齊相繼而亡四海皆爲呂政所有俾聖賢封域數百年宗社皆爲丘墟嗚呼傷哉

【綱】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綱】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說燕易王曰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乃欲自燕歸齊 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弊齊而爲燕

【綱】己亥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復陰厚張儀益甚（發明）儀嘗伐魏取蒲陽又伐魏取陝今乃出而相魏儀之反覆固不足多責魏乃舉國聽之幾何而不亡耶

【綱】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愼靚王立 靚音靜

【綱】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 【目】初孟嘗君[illegible]

學其先義利之辨聖學無所爲而然

時詘舉贏

蘇秦遊說六國

雞口牛後

此霸王之資

卓然先審夫義利之判惟思力行不貪義在其能眞有得乎其事業著而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目]戊子三十六年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楚大夫也時在魏）曰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綱]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并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王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卽縱橫之縱）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强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秦於六國今年伐明年討如蠶食桑葉然緩而不驟也）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擯斥也拒也）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音桓邑名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撓擾也亂也）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名）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蘇秦稱牛後者蓋欲以惡語侵韓侯欲侯怒而從之耳雞口雖小猶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千里武夫蒼頭（蒼頭長大有膂力者之號）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音斯馬之賤者從僕隸也）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曰四塞）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臨淄齊邑名屬山東青州府）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論囚渭水　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　趙良說商君　數者非所以得人　吳起亦鞅之流　牧民之道何先　仁義固所以利之

者

【綱】初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秦制六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量因以六尺為步過六步則田畝實而稅少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灰可肥田棄於路則為惰農故加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殺人多故水赤渭水地名在陝西西安府城北五十里）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百里奚也）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宛屬楚楚初國于荊州故云荊）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置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禍（秦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禍未詳）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不歌謠不相杵出禮記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註助哀也）今君之從政也陵轢（音歷陵作轢車轢也轢車所踐也）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杜閉塞也）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黥音樂墨刑也蓋墨者黥也謂刺其額而涅之也）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云者喻其不久而敗也）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託言捐賓客猶言捐館之意）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鞅於秦無仁恩故秦之將欲收鞅者甚明也）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胡雙湖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讐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綱目斷曰（吳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不惟楚羣臣有射王中屍之罪而起鞅之輕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軀而鞅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比也然秦之於鞅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鞅之相秦用其詐以滅秦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於冊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嚴矣）

【綱】乙酉三十三年孟軻至魏（舊史謂鄒人孟軻至魏則以一國之士小之矣惟綱目以天下之辭稱之故曰孟軻至魏也）孟子名軻鄒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不能用也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

孫臏減竈
斫樹白書
遂成豎子之名
周孫臏減竈虎謀何如
周商鞅徙都大梁誘執公子卬何如
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爲法自弊
帝秦亡秦

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東是）馬陵道陿（陿狹同）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刎曰（刎割頸也）遂成豎子之名（豎童豎斥臏言也）齊因乘勝大破魏師

唐荊川曰（孫臏不怯白書伏弩孫子之智龐涓若燭照而龜卜何其明也然刖於料人而昧于料己不能早救患于刖刑古人所以有不見其睫之譏也）

綱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爲商君 目 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惠王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以殺鞅也）秦封鞅商於十五邑（於音烏商於地名今陝西商南縣是）號曰商君（書法）（書誘執譏譎也）

胡致堂曰（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免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惠王不恨不用孟子之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爲恨其亦可謂愚矣）

綱 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卒（卽秦孝公）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目 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亡逃）欲止客舍（店也）舍人（舍店主人）曰商君之法舍人（舍藏人止宿者）無驗者坐之（無文憑可辨驗者罪坐舍主之人）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弊害也）去之魏（往魏也）魏不受內之秦（內音納）秦人車裂以狥（車裂謂以四體及首繫于五馬轡之使走裂其屍爲五體刑也以示號令）盡滅其家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彊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爲理勢自然無足怪）

井田上世之良法

苟變可將五百乘

聖人官人猶匠用木

二卵棄干城之將

子思諫衛侯

諸侯會于京師

秦師師會諸侯來朝

問魏之伐趙也齊伐魏以救趙魏之伐韓也齊伐魏以救韓而皆能取勝何如

受實利而得尊

公田不復稅民之私田至秦廢之但稅其私田每畝科糧几多也

尹起莘曰井田上世之良法也自黃帝畫野分州更唐虞夏商周而法始大備帝世論之詳矣鞅獨何人乃擧而廢之又從而更賦稅之法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

綱 乙亥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書法）衛故侯爵也不書復而書貶著其心也自卑以求媚於人也

目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侯名慎公也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賦收租於民也而食人二雞子雞子卵也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二木名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干扞也謂扞蔽其民若城然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度入聲音鐸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矯正也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具俱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丁南湖曰君闇臣諂國無道矣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子思中庸之至戒也顧乃危言於衛侯而自犯其戒何耶子思之心卽乃祖之心未嘗以無道必天下故難以容默教人而必以忠貞自處觀其在衛寇至不去則豈容默懼禍者邪

綱 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於京師（書法）會於京師何非朝也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以是為不恭書諸侯不序略之也

綱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書法）諸侯來朝其略之何秦所使也朝覲諸侯之常禮而待命于人以當是不恭也

綱目斷曰秦至是益強矣致伯于秦周之取容也帥師會侯秦之協制也比而書之周秦之情見矣

綱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目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成魏之弊則可以受實利而得尊名也[illegible]

四臣照千里

惠王知所寶

批亢擣虛

一舉解趙而斃魏

韓以申不害爲相

明主愛一嚬一笑斃待待有功

商鞅廢井田

子者 肦姓也史失其名古者大夫皆稱子 使守南城 南城縣名屬泰山郡 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 泗上泗水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 肦肦同田肦也 使守高唐 高唐今屬東昌府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 黔夫姓名 使守徐州 徐州屬薛縣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燕趙之人畏齊伐故祭以求福 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 種首名也史失其姓 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吳養心曰 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爲寶楚王孫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也 丁南湖曰 齊魏以田獵爲會會之可議者也威王之詩四臣亦得不償失矣況齊王之誇十珠耶

綱 丁卯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目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王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爲將臏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救鬬者不搏撠 撠音戟撠謂以手搏撠刺人也 批亢擣虛 批白結反相排批也亢喉也擣擊也衝也虛空也言救鬬人相攻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田忌擊梁之虛 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綱 庚午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 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黃老之法漢曹無爲君臣自正黃帝無傳老時之書有八十一篇 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 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王愛一嚬一笑 嚬宜作顰憂戚貌 今袴豈特嚬笑而已哉吾必待有功者

丁南湖曰 洪範五事特先乎貌大學八條惟本乎身故明主之愛嚬笑也所以肅貌而脩身以爲致治之大本也而昭侯乃曰袴豈特嚬笑此之謂不知類歟

綱 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 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 營宮庭於咸陽 咸陽漢高更名新城漢武更名渭城今長安是 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 田間道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穀井田道路多而田畝少秦廢井田開阡陌則道路少而田畝多矣 更 音庚變改也 爲賦稅法 井田則借民力助耕

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司猶管也爲什五之法使之相收相管也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告姦一人得爵一級 匿姦者 隱藏不首 與降敵同罰 降平聲與降服敵人者同重罰也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率音律約數也猶言差等高下以受賞也 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 僇音戮併力也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謂除免其身役 事末利 工商也 及怠而貧者舉以爲孥 孥妻子也舉取男女收爲官家奴僕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 論議法也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宗屬之籍謂除其籍不及爵秩也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 謂各隨其家爵秩之次不使僭侈踰等也 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名田古田也漢武帝孔光何武奏諸侯王列侯公主皆得名田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 朞年即週歲也 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黥音檠墨刑也罪其師傅二人謂其不能敎導也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書法） 書變法罪首變古也故書衛鞅而削其族

溫公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然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考證按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里一旦仗劍劫齊桓公於壇坫之上公亦不背其盟竟以侵地歸魯 又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沫莫葛反 吳養心曰 呂不韋爲相自作令書布咸陽城門懸千金於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莫有易者以今觀之豈誠無一字可增減哉誠以秦人爲鞅積威之所劫雖欲議之而有所不敢也 熊勿軒曰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徂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荊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荊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汙樽抔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喪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致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商鞅以刻薄徂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鬬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弑君而皆不敢違矣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鞅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以是知功利之移人賢者不免也 蘇東坡曰 秦國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徙木立信

秦民從言令便

信者人君之大寶

王者不欺四海善爲國者不欺其民

增減一字者予金

秦爲積威所刧

溫公不識王伯

秦人所以信於民者如此

皆徙木之所致

孝公務本力穡之效

齊威王寶賢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 因與敵同獵也 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

周人妄賞之失
孝公發憤脩政
衛公孫鞅入秦
年少有奇才
公叔先君而後臣
星變豈偶然
秦以衛鞅爲左庶長
至德不和於俗聖人不法其故
衛鞅定變法之令

綱目斷云 秦之罪不容誅周天子不能治之反賜以黼黻之服是歆以殺人之事而賞殺人之賊也周人妄賞之失不言可知兵禍何時而弭與

【綱】己未七年秦伯卒 秦獻公薨子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夷狄遇秦擯斥之 擯棄也 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與音預 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彊秦（發明）秦伯卒何與不名其名名不登於簡冊也綱目從春秋滕侯衛男之例亦存史闕文之意也

【綱】庚申八年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目】秦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凡裂土以封諸侯其受封各有分地 於是公孫鞅聞之 公孫姓鞅名 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 中庶子官名也 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 監去聲景監姓名楚之族也 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致證）史記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臥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乃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孝公公大悅語數日不厭乃以彊國之術說君耳

綱目斷云 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鞅入秦秦自用鞅之後日肆虎狼之毒聖人更法美意掃地不存其爲彗也大矣星變之烈豈偶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彗出而掃滅宇宙者歟綱目特筆於此蓋有深意存乎其間也 蘇穎濱曰 解牛之技恥於屠狗樂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彊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彊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市子齊管仲不受而諸侯信之鞅欺魏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忌鞅知帝王之衛其肯爲此哉

【鑑】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鑑】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樂音洛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行 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 左庶長官名 卒定變

齊威來朝

天下以此賢威王

空谷足音

綱目樂與人爲善之意

烹阿封卽墨

羣臣務盡其情

【綱】庚子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卽位討爲亂者夷七十餘家 （書法）稱人衆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衞鞅矣鞅書誅

丁南湖曰 吳起以脩德說武侯矣竟乃以殘忍亡於楚其太史公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乎抑以殘忍進者必以殘忍亡也

【綱】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幷齊 齊姜姓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自太公至康公凡二十九世爲田氏所滅田氏本陳氏也自此以後是爲田齊

【綱】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綱】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 俱酒乃靖公名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爵也按初韓趙魏共分晉以晉靖公食一城至此復共奪其城使爲庶人

丁南湖曰 韓魏趙本晉之故臣也舊史謂韓魏趙廢晉靖公而分其地則不見其爲晉臣而不臣之罪隱矣故綱目改書之曰三晉見其以故臣而廢故主也

烈王 名喜安王子 在位七年

【綱】辛亥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朝俱音潮 （書法）書來朝何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年卒未有稱爵者稱齊侯薨之也

綱目斷曰 周衰諸侯不朝今齊乃能朝見於周是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者也綱目書此蓋亦樂與人爲善之意 葉伯隆曰 愚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蓋當此之時諸侯雖不知有周而天理民彝之在人心者終不以周衰而泯也不然何爲齊威一朝而天下遽賢之乎天下賢之則諸賢亦有尊周之心可知矣惜乎齊威有稽首下拜之虛文無天顏咫尺之實意一舉之後寥寥無聞而諸侯尊周之心亦因以漸衰也

【綱】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去聲之曰 卽墨本萊州邑今山東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阿今東平府東阿縣 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 鄄音絹鄄城縣今屬濮州 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方正學曰 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卽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所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卽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其爲鄰國之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矣

【綱】壬子七年王崩弟顯王扁立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

田和求爲諸侯

在德不在險

舟中之人皆敵國

守國者必設險知道者皆君當不過此

吳起田文論功

三者皆出吾下

勅命齊田和爲諸侯

【綱】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尹起莘曰 前書田和遷其君於海上譏書求爲諸侯許之則當時君不君臣不臣具見之矣

【目】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右彭蠡（湖在彭澤縣鄱陽湖是）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河濟在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右泰華（華州鄭縣有少華山總指西嶽爲泰華也）伊闕在其南（伊闕俗名龍門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羊腸在其北（羊腸山在太原）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孟門今石州龍門縣是）右太行（太行山在河南山陽縣西北）常山（在保定府曲陽縣西北）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丁氏曰 吳起之對其得告君之正而非立國之常也吾聞守國者必設險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德固本而所當先險亦末而不可廢故爲治者非脩德無以守險而脩德者又不可以不設險也脩德設險本末具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爲武侯恃山河之固而不知脩德爲本故特略其末而不重雖知道者告君當不過此而起顧能之但遠入未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而兵非聖人得已者起則專習兵法力鬭天下而不引君當道在德不在險此固武侯所不知而在德不在兵非當吳起所能達耶

【綱】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目】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長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從約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於是南平百越（百越謂非一種也猶言百蠻）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綱】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諸侯

丁南湖曰 書齊大夫者史之舊文耳田和首遷其君綱目不與其爲大夫也故改曰初命齊田和爲諸侯

會餌意在得魚畢竟是貪心所使

公仲亦有進士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歌者之田且止

盜殺韓相俠累

母在未可許人

踵 踵猶隨也踵足跟也謂踵之謂死於敵言不久也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呂東萊曰 吳起殺妻求將終爲魯人所讒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烹子食威公公嘗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問易牙易牙殺其子以進樂羊之食其子易牙之殺其子吳起之殺其妻皆是於其所厚者薄也故終爲君之疑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臥不設席行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是猶前之貪於功名上其貪則一令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袁了凡曰 夫婦人倫之重也起以求將而殺齊妻又以犧組違度而出不害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夫人而妻能爲之妻父執能爲之友與處哉執能爲之君與臨戰故以起之材而衛魯魏楚威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待之大臣卒害之以遂十讐而死蓋有所由然也

圓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槍石二人，槍音撐 槍石二歌者名 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番音婆若失其姓氏常山郡有番吾縣蓋卽其邑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逌然。逌音攸氣悅而寬緩也 明日，欣待以選賢使能；明日，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充字斷句言凡所賜與皆稱其功德也 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具曰襲

唐荊川曰 人臣於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嗜而忘其初無庸區區頰舌間也烈侯好音欲與槍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公仲進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舉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固擠石之敵而對病之藥也卒之默奪自不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移易之噫三子且然況賢有大於三子者乎

鑑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 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綱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 目韓相俠累，俠音協俠姓累字名傀 與濮陽 縣名屬開州 嚴仲子有惡。史記作有隙 仲子聞軹 軹音質軹縣屬河內 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爲去聲 欲因以報讐。欲使政殺俠累 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皮面謂剝其面皮抉眼謂出其眼睛欲令人不識也 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嫈往哭之，曰：嫈音鶯史作榮 是深井里 屬軹縣 聶政也。以妾在故，重 復 也 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屍傍。

子方不禮子擊
富貴安敢驕人
二者病則一轍
皆從驕之一字失
處璜二子何如
達視其所主五者足以定相文侯卜相于李克
三人君皆師之
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
聖門第一流人物
聞吳起殺妻求時何文侯不疑而用之歟
司馬穰苴弗能過
吳起吮卒疽

【目】子擊出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呂東萊曰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驕人得貴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以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轍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有故

經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目】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曰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太原府汾州是 君內以鄴爲憂 鄴邑名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 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 符遇反傅方遇反相也屈姓也名鮒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眞西山曰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困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誠善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眞未欲平治天下邪

【目】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文公叔之僕稱起廉節豈前貪而後廉歟蓋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 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穰苴田完之後先爲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善於用兵 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 贏音盈擔也 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疽癰也 起爲吮之 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

豫讓抗節致忠
豫讓行出乎烈士
人主使然
豫讓不忘國士之報
豫讓無所爲而爲
可爲委質事人之法
文侯師子夏子方
文侯式干木之廬
人謂以得師爲難
文侯非眞自得師
當魏文侯師子夏子方而獨不師子思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君仁則臣直
任座直言
鐘聲不比乎左高

賈誼曰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致堂曰 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寵賞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者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方正學曰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不忠者存焉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爲讓者正宜諄諄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熾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賢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鑑】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 仁山金氏云文侯斯桓子之子此言孫者恐非 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軾車前橫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四方賢士多歸之（參考）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曰 人言以得師爲難文侯非眞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旣與庸主遠乎是故執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脩睦以辭韓則不失於韓趙聽翟璜之對則釋任座之言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鑑】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 猶言何往也 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 雨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好信斯傳令而罷亦可也不必冒雨而躬往也往焉而必以雨必以躬必以羣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特爲冀眷之首矣

【鑑】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中山古之狄都也漢爲中山郡今直隸眞定府 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目】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左方之聲高謂阼階東笙鐘之聲也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言人君當明樂官擇而任之不當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

二子有變色

智伯才勝德
才德兼全謂之
聖人
乳狗搏虎

豫讓眞義士

愧天下後世爲
人臣者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現）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參考）（按戰國策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荊川曰（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任章段規也按左氏言智貪而愎遂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何嚮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當以國斃不能從也與之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共患難義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袁了凡曰（智伯欲攻夙繇而先遺之大鍾方車欲伐衛而先遺之野馬白璧又佯亡其太子使奔衛皆謀售於夙繇而格於衛者以衛用南文子之策而夙繇不納赤章蔓枝之諫也他日伯帥韓魏以伐范中行氏已又求地於韓魏二國不愛萬家之邑以致之一則曰狃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蠱智氏者即智氏之蠱衛與夙繇也而卒不悟豈非肆其貪固天益之疾而奪其鑒耶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

國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飲音蔭溲便器蓋似之或謂飲酒器但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讎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匕音比尺八劍也其頭類匕故曰匕首）入襄子室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癩音賴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為啞（吞炭以變其音）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其妻不識其心可為其友與之素同交久知其欲為智伯報仇也）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孟長也晉六卿惟趙氏最長）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質贄同古者士執贄見其君仕則委質為臣不復出疆載質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參考）（按史記襄子喟然歎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illegible]簡子立無恤

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君子勤小物故無大患

段規任章請割地

後

申瑤泉曰智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雖然瑤雖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爲得仁執之服未除卽以銅科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忍之極也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綱初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古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爲繭絲乎繭音減蠶衣也抑爲保障乎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於稅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戶數則稅賦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重之曰多輕之曰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胡致堂曰繭絲者取之不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免況爲天下者乎羅康洲曰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晉桓之志移於女樂而仲尼不能感攝相之苟尹鐸受晉陽之命而未知簡子仁暴之心何如能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爲已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之不可爲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昧是乎哉後姚崇以十事要說亦此意也

目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伯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上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音柄舍毒蛇也蟻蜂蠆音癡蠆蟲也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目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無恤立是爲趙襄子皐狼地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皐狼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師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何吾走乎走抜䈥經音辨趨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近長子古邑名漢置長子縣今山西潞州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曰疲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音寒丹古邑名秦置邯鄲郡今直隸廣平府是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

[illegible]浚當作浚度[illegible]沈音沉[illegible]智伯曰[illegible]必[illegible]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

初命三晉爲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君臣猶天地之不可易
孔子惜繁纓
問孔子惜繁纓而興人以邑賽王惜隧禮而與人以田得失何如
聖人慮遠謹微
圖治者憂未然
君子貴於見幾而作
人君亦謹於微
一經垂法萬世聖人筆削之旨嚴
綱目繼魯史之絕筆託始隱公之意
古之造端立本之意
瑤之賢於人者五
智果別族爲輔氏
書訓戒二簡以授二子

周紀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世二十四年　是時周室寖微徙據洛邑號爲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爲秦所滅

綱 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并爲六卿後三家皆爲韓魏趙所滅三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於天子爲諸侯也（書法）初命者病周也

溫公曰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左傳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繁今馬下帶也纓當胸以削革爲之 胡致堂曰 慮遠者謹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割分宗國久矣忝聞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欲受賂於欒籽而平公蠱惑之誹彰荀躒出會而晉昭弱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疑冰堅乘及百載王之命之難不得已爲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盧傍狀也不違嘅食防逸慾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苟譏致驕假大柄在己誰擅滅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猶出操懿莽温之類擅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尹起莘曰 姬轍既東王室寖微聖人憂之筆削一經垂法萬世其旨嚴矣今晉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考之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周之謂夫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壞禮況實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通鑑取爲篇首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爲萬代之深戒者也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君子知是書首此不徒以書禮制之失亦所以書古今世道更變之端也

目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矣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目 趙簡子之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

二意並行不悖

袁了凡曰 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妻齊也怒而可出乎此于七出何當焉夫不欲以食祿奪紅女之利乎則議其妻使縫織投杼可矣且公儀相魯妻命婦也又何出乎攷史記循吏傳儀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illegible]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如妻則若之何曰以獻之家而主絹織者非與夫休其蠶織而可與不曰貴而能勤與不曰勞則思善與夫道豈一端而已也

綱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金仁山曰 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于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韓趙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事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于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趙襄子方食有憂色

有道之主能持勝

公儀子相魯何如

拔葵去織篇

【綱】趙無恤使稚（稚名也）狗（狗名也）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二邑名）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謂勝二邑）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呂祖謙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也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袁了凡曰（傳稱襄子下二城而憂孔子以襄子爲善持勝予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其言是也其所爲言非也夫襄子之言豈其真哉襄子儻幸得城之亡胡然而攻翟襄子且將甚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遂憂亡哉）

【綱】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古西戎國今慶陽府）虜其王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綱】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爲思王秋八月少弟嵬殺叔而自立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

【綱】辛丑元年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于鞏（縣名屬河南府）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綱】甲辰四年晉幽公立韓虔趙無恤魏駒三家强盛晉侯反朝之止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于韓趙魏

【綱】乙卯十有六年王崩子午立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

【綱】丙辰九年晉趙無恤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爲後（獻子）徙治中牟（縣名屬開封府）無恤之弟嘉逐浣而自立于代（州名屬太原府）

【綱】壬申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魯侯穆公也）

【綱】魯侯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休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大名難以久居
范蠡乘舟五湖
卿相布衣之極
陶朱公
范蠡遺大夫種書
問智伯犨邸之役何如
齊政歸田氏
田氏好施得民

【目】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鴟鳥名）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閒行止于陶（今兗州府定陶縣）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使自殺

揚雄曰（或問子胥蠡種孰賢余應之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屍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用不能去卒死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蘇轍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難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賢哉）袁了凡曰（陶朱公逃貴得富謂貴之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亦足以殺其子耶申屠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雖莫詳其事所出然明于損益屈伸之數蠡智乃不逮一婦人矣）

【綱】壬申七年冬十月王崩子介立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綱】癸酉元年夏四月晉荀瑤（智伯）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戰于犂邱齊師敗績

【目】晉哀公欲以越討三桓不克遂遜于邾（國名今兗州府鄒縣）乃如越秋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甯立（是爲悼公）

【綱】癸未十一年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爲六卿六卿彊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目】晉荀瑤滅夙繇（狄國也戰國策作厹由）初智伯欲滅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草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不聽赤草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遂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

【綱】戊子十六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得罪於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陳舜之後也武王封於陳爲諸侯完奔齊更姓田子孫寖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公量

史黯得為君子

【綱】乙丑四十四年春越侵楚楚追越師至冥一名平靖關在信陽州不及乃還秋楚伐東夷

【紀】王崩子仁立

元王 名仁敬王之子 按謚法行仁就民曰元

【綱】丙寅元年春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地名在蘇州府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欲歸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綱】丁卯二年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初越圍吳無恤降于喪食乃使隆告于吳子曰潰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私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

越王臥薪嘗膽

范蠡諫許吳成

問吳越相攻伍員范蠡行成之諫何如

越王致貢于周

【綱】戊辰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句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即嘗膽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者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吳王敗棲于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吳日得罪于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夫差將死曰使死者若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見目以員也句踐既敗吳乃以兵北渡淮水名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即彭國今屬直隸致貢于周王乃使人賜胙命為伯諸侯畢賀

陳傳良曰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至于摧敗棄擲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治不生于福而生于禍賁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句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于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豢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于無吳也潰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

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大義炳如日星
君者待民
君有君人之言三
子路死衛難
國人望君如慈父母

司馬遷曰　聞之董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一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　程頤曰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

【綱】夏六月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孔子時已致仕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蘇軾曰　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旣克陳氏則魯公室自强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孔子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庸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于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編】辛丑四十年夏五月熒惑（火星）守心（宿名）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編】壬戌四十有一年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地名在開州）入于衛欒甯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公孫敢止無入子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世子聞之懼其臣石乞孟黶以戈擊子路斷纓（冠系之下垂者）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

【綱】夏四月乙丑孔子卒于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劉恕曰　庖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編】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地名在江陵縣）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初沈諸梁聞亂而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

冉有請從之三

刪古詩爲三百五篇

禮樂自此可述

韋編三絕

仲尼不對田賦

吳晉爭長

西狩獲麟

因魯史而作春秋

游夏不能贊一辭

問孔子高弟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何如

【目】丁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已而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戰死齊人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是役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經】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目】初吳將伐齊越句踐率衆以朝且有饋賂吳人喜獨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切諫不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抉吾目懸之東門以觀越師之入也吳子浮之江（清今濟南府歷城縣　艾陵今濟南府陵縣）

【目】冬孔子自衛反魯初季康子問于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遂以幣迎之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始于堯典）下至秦繆（終于秦誓）刪古詩三千爲三百五篇（笙詩六篇無辭也）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韋（皮）編（貫也）三絕（古者竹爲簡貫之熟皮至于三次斷絕言讀易之勤也）序象彖繫辭說卦文言

【經】戊午三十有七年魯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經】己未三十有八年夏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少待之乃與之先於越入吳吳及越平

【經】庚申三十有九年春西狩獲麟　【目】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見其麕（音君麞也）而角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子是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訂義）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華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illegible]茲[illegible]潔邃[illegible]罕父黑公西[illegible]卿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常鄭國樂頎顏之僕孔忠漆雕多容箴顏相

樹德莫如滋

公子郢辭國

夫子道大莫能容

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西沮孔子何如

孔子述三王之法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沼淪亡也）（山名在紹興府城東南）

孫應龍曰（世之論者每不滿于會稽之事以君子不忍辱以立名烈士不隱惡以濟難丈夫死則死耳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國君死社稷正也嘗能束手爲人斷役至二十年之久乎使句踐不幸而死于十九年之前則種蠡爲無謀矣噫是不然天下之事亦天下之人爲之耳少康之不失舊物以舊臣靡也當其居澆及豷之間其不死僅如毫髮而卒祀夏配天延祚四百神聖之後賴以復綿令句踐不勝忿以五千甲卒觸戰而死則不足以損吳人之毫毛祇以斷於越之命脈斬神禹之血祀猶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此種蠡之所以甘心事仇而不悔也卒之子胥浮于鴟夷宰嚭迷于賄賂主心驕于潢池卒銳盡于齊楚骨肉成于爭王而吾以江東子弟一擧而斃之姑蘇之山禹穴爭光江濤鼓氣天子致胙諸侯推伯何其盛也向使其死于會稽與草木同朽腐耳又安能揚眉一時吐氣東南而照耀于古爲不羈之士所喜談而樂道之也哉然則是會稽之棲也其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矣）

編戊申二十七年夏四月衛靈公卒（公名元）蒯聵之子輙立初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及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輙在乃立輙

金履祥曰（人皆以郢辭國讓亂爲賢者之過余嘗思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輙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不命之於朝此郢之所以辭也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恐立于夫人之手爲其所制而事不可爲況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此郢之所以爲賢也）

紀壬子三十一年春孔子自蔡如葉（屬河南府）反於蔡楚子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秋孔子自楚反乎衛

三月政成化行

聖賢得民之難

夫差立誓復讐

孔子臨河與歎

二子晉之賢大夫

伍員諫許越成

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四饋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綱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鞸音丙）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爲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爲政善惡與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狡獪之吏非至當論也）

經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檇音醉今嘉興府） 編初吳闔閭伐越爲越所敗重創而死其子夫差立誓以復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音敘）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經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編初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獻盂（地名在歸德府）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綱丙午二有十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河目而隆顙）其項似皐陶其肩類子產其要（音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不得意貌）若喪家之狗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得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二子晉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於衛復如陳

經丁未二十有六年春吳夫差伐越（報檇李也）敗越于夫椒（山名在常州府武錫縣西大湖濱）遂入越越句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

學此以治魯國

相魯侯會齊于夾谷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孔子請具司馬以從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

齊以侵田歸魯

孔子墮三都

孔子誅少正卯

問少正卯五惡何如

七子異世同心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綱庚子十有九年夏四月魯用孔子爲中都（東平州汶上縣）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綱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爲大司寇初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已乃遂相魯侯會齊侯（景公）于夾谷（山名在濟南府）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掌兵官）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和好之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景公心怍麾之使退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經營而惑亂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謂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音韻今鄆城縣）汶陽（今汶上縣）龜陰（地名在龜蒙山下）之田以謝魯

綱癸卯二十有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綱甲辰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爲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綱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嘗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

東野畢之御
帝舜巧于使民
帝舜不窮民力

與同伍舒忍匡有臣如湯武者乎臣伐君可也如伊霍者廢君立則可也顧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後其怛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恨秦之滅其宗也則欲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背威則又佐高帝殺羽於固陵讐復則遂謝病辟穀託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印飄然辭吳之賞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言全歸之孝哉惜其志不足及此反以讒見害于他人之手也

楊循吉曰 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節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得罪于君也有寃而無怨有受而無報也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不知恒人殺其父兄則讐也以言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于父兄也有痛而已矣子胥也有備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逆也君疑及之則逃也蓋終身自屏不敢有怨言爲吳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寔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於吳假忠而詐於楚假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其子胥乎且子胥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況若之常爲之臣者乎雖然子胥于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哉

袁氏燎曰 子胥復父兄之讐至於覆國鞭屍蘇子深是之反覆觀辯員之論爲陋余以爲不然方胥之亡吳也卽積力闘難于楚廢平王之將奉楚建而立之以成父志取讒臣無極戮之於市乃退吳而臣事可也夫不知出此退而耕於野五年平王已死無極之族已赤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矣君子於此亦委之於天可也乃教吳入郢鞭屍逐昭以快其復讐之志其爲楚之罪有不可勝言者觀其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斯言也吾知子胥之意有不獲已焉耳矣

陳陟曰 余觀伍子胥申包胥覆楚復楚之事一以忠名一以孝名薦紳士爭讚言之然要之此兩人者遂成其志者也請以明其然也子胥之亡也過而別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則子胥之將亡楚包胥與聞其謀者也與聞其謀而能出一言以啓其君大夫堂堂楚國安能亡之若此其易也包胥固曰彼有深怨於楚無以報楚死且爲厲肉食者之不圖而我何以故人泯之故楚亡矣斯人之志遂矣然後出秦師而復之凡包胥所爲徐徐焉復楚者成子胥之志也當是時以子胥之勇輔之吳師之勁孫子之善兵已有楚國而予秦師何有哉子胥固曰夫人既與我言復楚矣楚未可亡昭王在外吾姑甘心焉以成夫人之志乎故縱其存者得其死者君臣以次處其宮而不務綏柔楚衆迨秦師一至亦聽其所爲而去之卒不與之深抗凡子胥所爲覆楚而無必亡之者成包胥之志也嗚呼以楚如是其大匹夫怒而覆之則覆怒而復之則復視萬乘之國無異擊鼓然此兩人者眞天下奇男子哉楚人有此兩奇男子而一棄之一置之遂以齊桓晉文所不能睨視之楚而反覆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吁可慨夫

袁了凡曰 包胥以秦師敗吳復楚功烈卓矣近致越語包胥使越聞戰子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是越之伐吳包實胥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恥也夫旣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爲楚至矣後子房借漢以亡秦滅項以爲韓也然嬴項滅而無救於韓亡胥存楚而吳滅二子之忠智鈞而其終獨異其不幸哉

【綱】丁酉十有六年冬十二月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奔于晉

【綱】戊戌十有七年冬十二月單子劉子逆王于晉晉侯帥師納王王入于王城

【綱】己亥十有八年春正月魯侯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昔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民力造父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求馬不已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吳爲三師以肄楚

史墨論歲星在越

[illegible]楚復楚

包胥如秦乞師

【綱】丙戌五年夏吳子因楚喪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地名在廬州府廬江縣）楚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專諸使弒之季子聘于上國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乃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綱】丁亥六年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今廣平府成安縣）【目】子家羈曰有求于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卽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

【綱】己丑八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目】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吳子從之楚始病

【綱】辛卯十年夏吳伐越【目】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歲木星也時歲在星紀星紀越之分野）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綱】冬十二月己未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

【綱】乙未十有四年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目】初蔡侯朝楚楚令尹囊瓦不加禮而求賂蔡侯怨之以其子爲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吳子闔閭與蔡侯唐侯伐楚囊瓦禦之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囊瓦奔鄭吳師五戰及郢楚子出奔于隨吳人入郢處于其宮

【綱】丙申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敗吳師初伍員與申包胥爲友皆楚人也員父被殺時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許之賦無衣（取與子同仇之義）乃爲之出師申[illegible]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楚子復國賞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

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

子奉子猛於莊宮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單子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猛母弟丐爲王

敬王（名丐景王子也諸大夫立爲王子朝尙據王城王不得入晉師與諸大夫攻之　按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壬午元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地名在河南府洛水北卽成周也）大夫尹氏立子朝爲王單子劉子與晉師攻之未克

八月乙未地震

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子朝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癸未二年春正月王在狄泉三月子朝帥師出攻諸邑皆克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衆子朝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去聲）見范獻子獻子問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動擾貌）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甲申三年秋九月魯侯出奔齊次于陽州（地名在齊魯境上）

初昭公聽郈昭伯公若之言欲去季平子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勸公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孟懿子叔孫氏帥徒以救季氏伐公徒公遂孫于齊

冬十一月孔子自魯適齊初魯昭公出奔魯亂孔子于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祀以犧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冬十月晉師及劉單之師進攻子朝克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出奔楚王入于王城

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

孔子問禮於老聃

盛德容貌若愚

老子猶龍

司馬奮揚遣子建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問子產寬猛之論何如

子產古之遺愛

單穆公諫鑄大鐘

音呂曲頭 再命而傴 音區上聲曲躬 三命而俯 低首近敬三者皆恭敬貌然傴甚於僂俯甚於傴故曰滋益恭 循墻而走 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 過恭而人不慢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饘粥餬口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

【綱】老子楚苦縣 當作老爲亳州 人也李姓 其母逍遙李樹下而生因姓李 名耳字伯陽又曰聃爲周守藏史 書室官 孔子至周而問禮於老子告之曰良賈 音古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編】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 平王 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 音運 奔吳初費無極言建與奢將叛楚子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建未至使遣之建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予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員曰吾知不逮吾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家爲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員知光有他志乃見專諸而耕於鄙

【編】冬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初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編】庚辰二十有四年春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鐘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生何以殖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大小器用于是乎出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將焉用之王不聽終鑄之

孔子學官於郯子

子產不用裨竈之言

裨竈焉知天道

三命滋益恭

【綱】壬申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目】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名曰熊居使子旗爲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綱】丙子二十年秋郯子朝于魯 【目】昭子問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昔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綱】冬有星孛于大辰（宿名） 【目】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綱】丁丑二十有一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 【目】鄭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將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將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 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綱】冬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毋乃不可乎王弗聽

【綱】戊寅二十有二年冬楚放世子建于城父初楚子在蔡生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譖之曰建可室矣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楚子自取之無極又言于楚子曰晉之伯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故建出居城父（地名在荊州府）

【綱】己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適周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湯也）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長子厲公兄）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故鼎銘云一命而僂

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甲至癸止）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無乃不可乎楚子赦之

【編】戊辰十有二年春二月王使詹桓伯如晉晉使趙成來致閻田初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有冠冕水木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成如周弔且致閻田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紀】己巳十有三年秋七月魯以孔子爲委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而字伯魚

【編】庚午十有四年夏四月楚子虔在申（今南陽府）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楚子使棄疾爲蔡公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吊反）君所知也

【經】辛未十有五年冬十月楚子伐徐　【編】次于乾谿（地名在鳳陽府亳州）右尹子革夕見楚子與之語其言如響楚子入祈父謂之曰子楚國之望與主言如響國其若何對曰摩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楚子出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

倚相良史

是能讀墳典索邱

子革述祈招之詩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劉子勞趙孟遠績禹功

晉使韓宣子來聘

周禮盡在魯

問叔晏論齊晉何如

問子產作邱賦何如

爲善者不改其度

君子作法於涼

叔向貽書子產

子產鑄刑書以救世

亦不敢暴露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使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燕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綱】庚申四年春晉侯會諸侯于虢王子劉子勞趙武于潁（地名在河南府登封縣）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紀】辛酉五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綱】壬戌六年春鄭游吉如晉齊晏嬰如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綱】癸卯七年秋七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綱】乙丑九年春鄭人鑄刑書晉叔向貽子產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也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紀】丙寅十年春楚子爲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芋尹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

君子務在擇人
季子請觀周樂
季子解劍懸墓
鄭使公孫僑爲政
輿人誦子產
然明請毀鄉校
然明信子產可事
子產不使尹何爲邑
子皮委政子產
子產對士文伯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擧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六代樂謂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大韶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遂聘于齊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善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免于難過徐（徐國名今直隸邳州）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編 戊午二年冬十月鄭使公孫僑（鄭子產也）爲政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編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使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綱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不可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既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害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綱 己未三年秋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叔孫豹論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

崔氏不能奪太史之簡南史執簡以往

請賦以觀七子之志

吳子使札來聘

【綱】辛亥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穀洛（二水名）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實澤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塞之無乃不可乎是飾亂而佐鬭也王卒壅之

【綱】壬子二十有三年春魯叔孫豹如晉 【編】范士匄逆之問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編】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立其弟杵臼初齊棠公死崔杼弔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故弒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公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綱】甲寅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弒其君剽 【編】初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太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不定乎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衛侯衎復歸于衛

【編】乙卯二十有六年秋七月鄭伯享趙武于垂隴（地名在滎陽縣）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卒享武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餘皆數世之主子展其後亡者也

【綱】丙辰二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甲寅王崩子貴立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 按諡法義而濟聖曰景）

【編】丁巳元年夏五月吳使季子聘于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世胙太師以表東海

祁奚免叔向

叔向社稷之固

祁奚不見叔向

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以爲知言

綱衛侯（獻公）出奔齊 編衛人立公孫剽晉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矣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綱秋王使劉子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綱丙午十有七年秋齊侯伐魯冬十月晉侯會諸侯同圍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荀偃曰有斑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諸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夙河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

綱己酉二十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編范宣子殺盈之黨羊舌虎等囚伯華叔向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綱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初周命微子啓爲殷後國于宋其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年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山名在

魏絳辭樂

問魏絳規晉侯安樂思終何如

問春秋美蕭魚之會何如

問曹子臧與季札讓國何如季札願附子臧之義

季子三以吳讓

季子為太伯之讓

季札之才近伯夷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秦伯以為知言

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

胡安國曰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運子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綱】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因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獨孤及曰 以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古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邱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竊以為過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遂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邵堯夫曰 季札之材近伯夷 王世貞曰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材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有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治眞戾而好兵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日睨而伺其釁蓋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自國而不能以義制焉而不忍其身之不難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咸札之予位而不恢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身尊而不之避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立敝也而敝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獨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與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心救乎彼不欲以其身狥賜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綱】辛丑十有二年夏晉作三軍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起起願上武君其聽之于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綱】壬寅十有三年夏四月晉荀偃會諸侯伐秦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欒黶汰虐已甚

六官之長皆民譽

晉悼公能復霸業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紡魏頡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業

（綱）己丑十有四年秋九月王崩子泄心立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按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綱）庚寅元年晉荀罃帥諸侯大夫會于戚（地名在開州）遂城虎牢（關名在開封府滎陽縣）從孟獻子之請也

丁奉曰　按春秋仲孫蔑會晉荀罃等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蓋以鄭授楚爲中國之患而實虎牢之險耳此書地之常例也若謂城虎牢而不係于鄭以責鄭之不能有其險則先儒胡氏論之詳矣

魏絳陳和戎五利

（綱）壬辰三年冬無終（今順天府玉田縣）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悅使魏絳盟諸戎（賈音古）

（綱）丙申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爕　（目）鄭人皆喜子產獨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告于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命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息民

（綱）丁酉八年冬十二月晉侯與諸侯盟于戲（地名在內黃縣）鄭服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三駕而楚不能爭

（綱）己亥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

（目）秋九月晉侯與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地名在闕）及鄭平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

外寧必有內憂

釋楚以為外懼

問晉鄢陵之勝何如

范文子請歸行父

癸未八年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初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久乎至是卒

乙酉十年春三月晉侯會盟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鄭叛晉歸楚晉欒書奉厲公伐鄭楚來救晉與楚遇于鄢陵縣名屬開封府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欒書郤至不從遂戰大敗楚師射楚子中目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館三日穀楚殺子反遂退師

蘇軾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常師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憂懼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秋魯侯會晉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初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及公待于壞隤僑如使告郤犨曰魯有季孟猶晉有欒范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遂執行父公使子叔聲伯請之郤犨將從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忠也忠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舉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歸之僑如奔齊

丁亥十有二年諸侯會伐鄭盟于柯陵魯侯見單襄公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君何患焉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雖齊國子將亦不免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冬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晉人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初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祝我使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已而文子卒三郤為長魚矯所殺書與偃執公使程滑弒之葬于翼東門之外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賢明命百官施舍

郯音談

巫臣通吳於晉

周使召伯錫魯侯命

程嬰下報宣孟

談笑當哀甲之變

【編】冬吳壽夢來朝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

【經】丁丑二年春吳伐郯（國名今直隸海州）　秋八月吳入州來（楚邑今直隸壽州）　【綱】先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美莊王欲娶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也楚子使之歸鄭巫臣奉命聘齊遂過鄭取之以奔晉子反以爲賣己遂族巫臣之家巫臣怨楚晉楚世爲讎敵巫臣請於晉侯乞使吳通吳于晉合力以牽制楚師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始疲於奔命

【紀】戊寅三年秋七月王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安國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爲而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編】己卯四年晉侯與諸侯盟于蒲（今平陽府蒲縣）　初晉侯使韓穿于魯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問曰大國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歸諸敝邑今命歸諸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霸王將德之以而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爲歸汶田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故有是會

【經】冬十一月晉侯歸楚鍾儀于楚初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召問其族曰伶人也問能樂曰先君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公問楚子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夕于側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仁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信也稱太子無私忠也名其二卿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公乃重爲之禮而歸之

【紀】庚辰五年秋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呂祖謙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及宋之盟談 [illegible]）

子奚請曲縣繁纓
名器不可假人

【綱】丁卯十有三年秋魯初稅畝

【綱】辛未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十六井爲丘甲甲士也丘甲卽自丘甲出也休息少而役征多）

【綱】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目】初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遂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之敗績於徐吾氏

【綱】壬申十有八年夏四月衛孫良夫及齊戰于新築（衛地名在大名府）敗績 【目】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良夫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音玄）繁（音盤）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綱】六月晉郤克以齊侯侵逼魯衛遂請于晉侯師師伐齊以救魯衛大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旝蕪）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子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子欲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利是反先王也何以爲盟主不許魯衛諫曰齊疾我矣晉人許之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乃還

【綱】癸酉十有九年秋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以求知罃楚子許之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敢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遣之

【綱】乙亥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王崩子夷立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

【綱】丙子元年春伊洛之戎侵宋

【綱】夏四月晉遷都於新田謂之絳（今平陽翼城縣）以絳爲故絳（今絳州絳縣）

林父社稷之衛

立孤與死孰難

程嬰立趙孤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殺之二子奔楚（王與行父皆淫于徵舒之母夏氏故指徵舒爲似）

編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編癸亥九年冬十月楚子以陳（今開封府陳州）亂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不可楚子曰善乃封陳

編甲子十年春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楚大敗晉師于邲（地名在鄭州）初晉荀林父及河聞鄭與楚平欲還先穀不可遂濟師及敗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也何損于明復其位

胡一桂曰　五霸迭興始于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莊卒而五霸之業終蓋歷七王九十五年于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末乃收其賢臣以從死其不得爲諸侯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宋襄智略不如桓文強暴不如晉楚而與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爲仁義而不能舒宋師之戚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五霸莫如桓文然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已嘗言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譏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爲霸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薨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遂不復宗齊乎

編晉屠岸賈（音古）殺趙朔于下宮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長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屠岸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旣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眞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名曰武

在德不在鼎

問單子論陳必亡何如

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尙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後公又飲盾酒伏甲將殺之靈輒免之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袁了凡曰（宋人弒昭公趙盾請師伐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宋人弒君是反天地而爲斯賊也盾於是能奉天討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宗人穿弒君靈公盾反國無討焉如伐宋之義何或曰夷皐之立靈公蓋疑盾也盾故爲宋之伐以見義而又知公之終弗予也則又乘時假手于賊而曰弒君者我何知焉狡矣哉夫趙氏之賊不曰羽父猶高貴鄉公者賈充成濟弒唐昭公之弒碭山之爲也則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與後日下宮之役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爲蔑君臣而反天地報亦烈矣哉）

紀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 按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編 乙卯元年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始僭稱王厲王暴虐亦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微弱遂僭號稱王已而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紀 庚申六年冬十月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星名）見（寒露節見）而雨畢天根（氐亢之間）見（亦見于寒露）而水涸木（氐星）見而草木節解駟（房星）見而隕霜火（星名）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敎曰雨畢（九月也）而除道水涸（十月也）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丈凡切）而畚（本木土籠也）梮（九玉切舁土之器也）營室（星名小雪時見）之中上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敎也其能久乎

紀 壬戌八年夏四月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

繞朝贈士會以策

命在養民

邾文公知命

趙盾不忘恭敬

【綱】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鹹城）【編】獲長狄三人僑如焚如榮如

【紀】丙午四年冬十二月趙盾言于晉侯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中行桓子請復賈季卻成子請復隨會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及秦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秦伯曰若晉人背其言吾歸爾孥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

【綱】丁未五年夏五月邾文公卒（公名蘧蒢）子貜（音矍）嗣初文公卜遷于繹（山名在兗州府鄒縣）史曰利於民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紀】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 按謚法忠心大度曰匡）

【編】己酉元年齊侯侵魯遂伐曹入其郛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綱】壬子四年秋莒太子僕弒其君庶其【編】以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對曰先大夫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今莒僕弒君父而竊寶玉則爲凶德是以去之

【紀】癸丑五年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川（地名在泰安州新泰縣）以定公位齊人取魯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編】甲寅六年春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地名在歸德府甯陵縣）宋師敗績初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綱】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編】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爲成公）初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

秦伯濟河焚舟

甯俞不辭不答

三子皆秦之良

陵必死其間余收汝骨焉秦師遂東及滑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先軫請邀秦師敗之于殽獲三帥夫人請于公而舍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百里視爲政

紀丙申二十有七年春二月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地名在西安府白水縣境）秦師敗績

紀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地名在平陽府）及郊（地名在西安府澄城縣）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丘明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紀戊戌二十有九年秋王賜秦伯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初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編衛侯使甯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問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綱己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　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紀庚子三十有一年夏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爲康公）葬秦伯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作黃鳥之詩以哀之）

紀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　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

綱癸卯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　二月辛丑葬襄王　編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金仁山曰（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于是有求金之使爲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崩葬遂不見于春秋豈晉圍不幣而頃王爲已甚矣）

論禮說詩書而教禮樂
禮樂德之則

晉文伐原示信
二子頗得推賢遜能之意
子餘非皆犯所及

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 地名在平陽府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詩書而敎禮樂時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縠將中軍

【綱】己丑二十年春晉侯侵曹伐衛 初重耳出亡曹衛皆不禮焉 楚人救衛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地名在衛輝府 楚師敗績

金履祥曰 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雖有此後世幷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之謀已不知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晉霸佐之心矣夫有惠則有怨救宋圍報施也迷於分曹囿衛報怨亦已甚矣晉文譎而不正信哉

【綱】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地名在開封府榮澤縣 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稽首奉揚天子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綱】冬天王狩于河陽 地名在懷慶府孟縣 【編】初晉侯召王會于河陽踐土 地名在榮澤縣 諸侯畢朝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獄名 寗俞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綱】辛卯二十有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復歸于衛　【編】初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 音遄 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瑕

【綱】癸巳二十有四年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子驩嗣

金仁山曰 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文之家治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治亂之本矣　眞西山曰 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舉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治霸也請王者之隧適天子之邑勸天子之狩使二子嘗從事于格心之學業以義禮道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皆犯所及

【綱】甲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秦人入滑 地名在歸德府睢州西　夏四月晉人 襄公 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地名在河南府陝州　【編】初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鎖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公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其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

不忍小忿以棄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之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又諫曰狄固貪婪王又啟

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又弗聽

從者懸書宮門

問龍蛇之歌何如

【綱】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於晉以立是爲文公 晉人殺懷公于高粱初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犨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緜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爲之寒食文公環緜上山封之號曰介山

【綱】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

求諸侯莫如勤王

襄王不許晉侯請隧

【目】秋王廢狄后狄人奉叔帶攻王王出居鄭狄人立叔帶爲王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

【綱】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王告急於晉乃帥諸侯右師圍溫而殺叔帶左師逆王於鄭歸周晉侯入朝請隧王葬禮 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乃賜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

晉侯問守原于寺人何如

【綱】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使之處原

【綱】丁亥十有八年夏齊人伐魯北鄙 【目】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恃此不恐齊侯乃還

【綱】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二【目】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

大人以禮樂正天下

大器猶規矩準繩

先自治而後治人

秦怨晉君而矜其民

君子不困人於厄

問宋襄之仁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何如

太上以德撫民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數之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蘇洵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袁了凡曰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之為人仲曰鮑叔君子也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蓋仲非蔽賢也誠謂叔之不能併容而畏禍之也是仲過為叔計未及為齊計也詎知叔而相齊必無三子之亂矣何也叔惡惡不忘其能忘三子哉昔蜀董允秉直匡王義形于色武侯薦允為侍中而宦人黃皓畏允不敢為非叔亦齊之董允也惜仲為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綱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獲晉侯　紀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自秦歸于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綱戊寅九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紀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立無虧後為齊人所殺公子昭出奔宋

綱己卯十年齊人將立公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立昭而還是為孝公

紀癸未十有四年王召叔帶于齊富辰請召太叔王從之叔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綱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編初宋襄欲霸諸侯與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半白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世笑以為宋襄之仁

金仁山曰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怯耳　蘇軾曰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襄公執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襄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斷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于齊雖若天下謂其不情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于仲尼之門況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

編甲申十有五年夏五月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初王怒鄭伯之執伯服游孫伯將以狄伐之富

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illegible]

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

元凱失左氏之意

荀息之言玷於前

司馬公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論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于嬖寵舍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綱】辛未二年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爲晉侯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禮國之幹

敬禮之輿

【編】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管夷吾辭上卿之禮

管子受下卿之禮

【編】癸酉四年秋王子叔帶奔齊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惠后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欲立之而不克叔帶欲與戎狄伐周王知之將誅叔帶叔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從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金履祥曰五霸桓公爲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綱】甲戌五年以戎難告齊齊侯使諸侯各發卒戍周

【編】冬晉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言于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

【編】乙亥六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知臣莫若君

【綱】丙子七年冬齊大夫管仲卒初仲病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也對曰自宮刑也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天威不違顏咫尺
桓公下拜登受

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重耳夷吾二公子亦出奔

張南軒曰 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史稱其爲恭世子宜然哉

經夏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地名在衛輝府淇縣 鄭伯逃歸不盟

編初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

紀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諸侯

編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於王初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經己巳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地名在兗州府 以謀王室鄭伯乞盟

紀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立王以二十四年閏十月崩太子鄭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乃告喪故書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 按謚法辟地有餘曰襄

編庚午元年夏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在開封府考城縣東王使宰孔致胙祭肉也於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壁也越失也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宰孔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其終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金仁山曰 按宰孔致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

編晉獻公卒奚齊立中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弑之及荀息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宮之奇諫伐虢

問齊桓公責楚何如

申瑤泉曰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夫衛君狥於一鶴之好而縱以失民人嗚于一旦之禍而臣 使君亡國者衛臣之罪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養禍俱無杳以相援而君臣駢死良爲天下笑嗚呼可悲也憂其 屢者及其鳥思其德者封其德衛之臣子豈懸于乘軒之寧獨不思康叔開拓之功武公培植之惠而黙織之于其時齊乎衛之臣子若以 崔山君之陡觀之其眞無異於禽獸矣齊獨以弘演爲人然其存也無使鶴之怨其敗也有納肝之忠蓋明於主辱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經壬戌十有八年夏六月狄伐邢（今順德府） 經齊桓公帥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邢遷于夷儀（城名）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經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今青州府莒州） 師于酈 獲莒拏 紀魯侯賜季友汶陽（地名在濟南府泰安州境）之田及費（今兗州府費縣）

經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今大名府滑縣） 以封衛

王鏊曰 孟子論王霸有皡皡驩虞之異彼齊桓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夫曰如歸則固爲驩虞氣象矣 曰忘亡則豈非皡皡者耶君子于此有二說焉齊桓之救雖也示恩必若是其重左氏之褒功也立論每若是其誇 袁了凡曰 宋伐杞狄伐邢衛齊不救于受侵之始而封于已滅之後何與蓋救之則三國仍存杞與邢衛固先王之封國也已滅而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 夫持危靖亂就與興之于滅繼之于絕則其德齊也始弘此桓管君臣所夙夜計者不然宋伐杞狄伐邢衛而桓公不之救且乘以爲樂管仲復 以爲慶何哉得無多寇之虐而以 大其功奉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

經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編初晉荀息以屈（地名在平陽府石樓縣境） 產之乘與垂棘（地名在平陽府）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今平陽府平陸縣） 已而虢公敗戎于桑田（在陝州境）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

經乙酉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編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包茅菁茅包匭之也入以供祭祀）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地故不受） 師進次于陘（地名在開封府郾城縣南） 楚子使屈完盟于召陵（地名在郾城縣東）

經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編初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地名在曲沃縣） 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行矣

季友酖叔牙以存魯

綱甲寅十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謀伐衞以其立子頹也

綱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衞衞人敗績 目齊侯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紀秋晉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初驪姬生子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及羣公子居之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而從之惟二姬之子在絳

綱丁巳十有三年春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執樊皮歸于京師

綱己未十有五年秋八月魯莊公卒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弑般齊方立初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而卒立叔孫氏及公薨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犖賊之季友奔陳閔公立慶父如齊

綱庚申十有六年春正月狄人伐邢今順德府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目齊人救邢

綱秋八月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滅耿霍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封趙夙于耿畢萬于魏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霍今山西霍州

綱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爲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而立仲孫氏初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山東鄒平縣 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

綱十二月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熒澤衞師敗績殺懿公衞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卒齊人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熒澤縣名

命子完辭卿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郭公善善不能用

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illegible]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目】丁未三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櫟今河南禹州）

【目】戊申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伯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地名）王予之酒泉（今陝西行鄠司）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經】己酉五年晉人伐驪戎獲驪姬（文封人之子）以歸公愛幸之

【經】陳人殺其太子禦寇 【編】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編】庚戌六年王賜楚子胙初楚熊惲弒其君堵敖而自立乃布德施惠結好諸侯又使人入獻于王王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經】辛亥七年夏魯侯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于魯　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

【編】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不可

【經】郭亡　【綱】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曹沫刦盟

齊侯不背曹沫之盟

鄧侯不殺楚子

【綱】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 【目】初齊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七首（短劍也）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蘇軾曰 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袁了凡曰（曹劫盟桓歸地）是魯以劫得地而齊以信市人魯之得爲失齊之與爲取矣異哉沫之爲魯願以藉齊也夫戰而喪地戰而還之卞莊孟明功無書焉劫于行劫薄人于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強敵非計也萬一齊悔諾而總諸國以致討魯何以存食沫之肉膚足贖乎禮義信魯所以國也以禮摯而阻以兵以義合而邀以利盟而甜諸鬼口尚丹而叛之復所侵地尺寸也願喪所以爲國是魯之辱不止于三敗而齊已萬勝于天下矣夾谷之會萊人以夷樂劫孔子命甲士兵之使仲之相齊而出于尼父之舉則沫之首足且異處矧得地乎

【綱】辛丑二年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單伯取成于宋而還

【綱】癸卯四年冬十二月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

【綱】楚滅鄧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後楚伐鄧滅之

【綱】甲辰五年王崩太子閬立

惠王（名閬釐王之子 按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綱】乙巳元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綱】虢公晉侯來朝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音角三玉爲瑴）馬三匹

【綱】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虢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爲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爲王定昏

金仁山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戚在亟爲迎昏何哉）

【綱】丙午二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

仲父

管仲得以盡其材

管仲之權不及其才

桓公大本不正

曹劌敗齊師于長勺

戎（兵車也）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長也）帥之春以蒐（音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匹也）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廣也）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公悅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介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司馬法而爲簡畧速勝之兵者也）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齊重輕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蓄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問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胡宏曰（齊桓公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贊于天王匡正畿內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警戒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于飲宴衽席之間也）王鳳洲曰（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卽無太公商寗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閎散之徒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寗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齊狄南懲楚彼方彊武楚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瀉諸侯以敵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經】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編】初齊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

【編】己亥十有五年王崩子胡齊立

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 按諡法有罰而還曰釐）

【經】庚子元年春齊侯陳人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遂人不至 【經】夏六月齊人滅遂

胡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蹟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斯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鮑叔薦管夷吾
臣所不若夷吾者五
管子天下才
四民不使一處
制國爲二十一鄉
官山海謹鹽筴
問管子相桓公作內政寄軍令而威霸功何如
作內政而寄軍令

經 丙申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 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爲桓公) 秋七月丁卯葬齊襄公 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編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

經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 編 初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綱 齊侯以管夷吾爲相 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太宰也) 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安也)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立旌爲門若今牙門)使百姓加(益也)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中寡人鉤(管仲臣于子糾乾時戰親射桓公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子糾)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也公於是請於魯莊公以閒施伯對曰管子天下之才(才冠天下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憂矣請殺而以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以香熏之)三浴之公親逆(迎也)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閒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哤音尨亂貌)其事易(變易也)昔聖王之處士也(學道藝者)使就燕閒(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疾也)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中軍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高皆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參(三也)國起案(界也)以爲三官(國事分爲三也)臣立三宰(卿也)工立三族(屬也)市立三鄉(商也)澤立三虞(虞度也)山立三衡(衡平也掌平其政)公曰其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擧臂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國政也)而寄軍令(寄託也軍令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隣國不知也)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鄉大夫也)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

莫敖小羅不設備

【編】壬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初鬬伯比送屈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夫人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請設備楚子使追之不及及羅與戰大敗莫敖縊因帥因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經】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編】三月乙未王崩子佗立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　按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經】丁亥三年春正月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　【編】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爲莊公　初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音洛水名　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編】秋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弟克字子儀桓王庶子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弟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經】戊子四年夏單伯逆王姬　【經】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經】冬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胡安國曰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

【紀】辛卯七年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子熊貲嗣始都郢初楚子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夫人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經】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編】初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熟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二人遂因無知而弒公立無知襄公之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臧哀伯諫納郜鼎

君人昭德塞違

君子不欲多上人

天下翕然宗周

問伋壽二子爭死何如

【經】辛未十年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編】立公子馮以郜（今兗州府城武縣有郜城）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經】夏四月魯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編】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不聽

【經】甲戌十有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紀】初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鄭州）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修紀綱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不行列國吳越楚本小國而迭爲盟主東周之王無中才之主歷二十世至赧王卒滅亡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編】乙亥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

【紀】丙子十有五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畿內諸侯）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編】丁丑十有六年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遂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

【經】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經】戊寅十有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紀】己卯十有八年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編】庚辰十有九年夏五月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殺之壽子知而告之使勿行伋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衆仲對羽數

舞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鄭祭足帥師取溫（今懷慶府溫縣）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呂祖謙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情敵周與鄭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恤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

【綱】八月宋穆公和卒【目】立宣公之子與夷初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卒立殤公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 按謚法克敬動民曰桓）

【綱】壬戌元年二月衞州吁弒其君完（桓公）【目】州吁自立國人殺之

【綱】癸酉二年魯考（成也）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目】初公將萬（舞也）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綱】甲子三年冬鄭伯入朝王不禮焉周桓公曰我周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音既草多貌）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綱】丙寅五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祊（地名在兗州府費縣境）田于魯

【綱】夏六月王命虢公忌父爲卿士

【綱】丁卯六年冬鄭伯爲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山名在曲阜縣）

【綱】己巳八年王取鄔（地名在河南府偃師縣境）劉（未詳）蔿（聚名在開封府尉氏縣境）邘（今懷慶府有邘臺村）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綱】冬十一月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而自立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聚名在兗州府泗水縣）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綱】庚午九年魯桓公卽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春秋所爲託始 隱公不書卽位

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

夫婦人倫之本

穎考叔舍肉遺母

綱 己未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

金仁山曰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然不敢自以爲正攝位君國將以予桓蓋義之嘗未畢而卒遇弑爲善獲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爲託始也 劉恕曰 春秋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氏曰隱長而卑諸大夫立之凡隱之立爲桓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惠公愛少子而立爲太子公薨國人不與而立隱公隱公嘗曰吾將讓焉而眷戀君位莫能踐言羽父伺其閒隙而遂成篡弑之禍隱實爲之也

綱 春王正月時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因魯史脩春秋託始於此年蓋寓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

經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地名在兗州府泗水縣境

經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今開封府鄢陵縣 編 寘母姜氏于城潁 今開封府臨潁縣 初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姜氏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之段出奔遂寘姜氏于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經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音俸猶覆也助也助喪之物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

胡安國曰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輕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顚覆亦可省矣不此之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之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哉

紀 九月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編 庚申五十年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潁初潁考叔爲封人聞公之悔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姜出遂爲母子如初 隧地道也

編 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三月庚戌王崩孫林立

林之奇曰 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赴日者卽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經 秋武氏魯求賻 音附助也以財助喪也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金仁山曰 平王于魯猶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爲屑然魯之不臣甚矣

此上帝之徵

王遣兵戍申及許

春秋託始於平王

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

愛子敎以義方

魯之用郊始於此

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綱】乙丙十有五年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今延安府鄜州）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於鄜作畤）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出史記封禪書秦僭實自此始）

【綱】己丑十有九年遣畿內之民戍申及許（今開封府許州）王懷申侯全己之功又感鄭伯迎立之功故爲遣戍以防戎

朱熹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酧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昔項安世曰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爲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實先成濟也戍之宜矣愚亦曰自幽王視之則平王眞所謂亂臣賊子無復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刪詩而存楊之水其刺之固宜由是論之則春秋託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

【綱】辛卯二十有一年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綱】壬辰二十有二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二十四年宗周宮室圮詩人作黍離）

【綱】丙申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綱】戊戌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今開封府滎陽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雉丈也姜氏鄭伯之母愛幼子叔段）

【綱】戊申三十有八年衛公子州吁出奔州吁嬖人之子有寵于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

【綱】戊午四十有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於此矣

劉恕曰（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荊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荊人僭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

齊楚秦晉漸大

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齊太公呂望之後楚之先黃帝之後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時封其子熊繹於楚姓芊音靡氏秦柏翳之後姓嬴氏周孝王之時有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爲附庸諸侯邑於秦晉之先唐叔虞蓋武王之子也成王與唐叔戲翦桐爲珪於是封叔虞於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蘇軾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者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編始命秦列爲諸侯賜以岐酆之地初周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消長升降之交會

編命衛侯和爲公作文侯之命錫晉侯仇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呂祖謙曰　此篇作于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且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不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紀秦祀上帝于西畤　畤土爲高也

司馬遷曰　余讀史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

編癸酉三年以鄭掘突爲司徒初桓公爲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難王命其子掘突續乃父之職復爲司徒

紀己卯九年秦東徙汧渭之間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

叡聖武公

編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楊嗣是爲莊公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音泄侍也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讀爲抑大戒以自儆

舉火戲諸侯

裂繒

徵兵莫至

平王東遷洛邑

非

編五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申姜姓國今南陽縣太史伯陽曰厥音編成矣無可奈何（參攷）按集傳幽王娶申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白華以自怨蒔彼碩人實勞我心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太子宜臼被廢乃作小弁其略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編六年辛卯朔日有食之（參攷）史書日食始此詩人作十月之交以刺之其略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編褒姒不好笑王說音悅之萬方故不笑方計也萬方者謂設計至於萬般以誘其笑也　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烽候表也邊火曰烽有急則於高處舉之以爲號則舉兵來援援救也　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錢鶴灘曰昔齊妃笑跛而郤克師興趙妾笑躄而平原客散幽王舉火戲諸侯以發褒姒之笑而諸侯叛吁自古婦人一笑雖微而貽無窮之禍人豈可以笑爲輕忽而不致其謹哉

編虢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諛作諂　王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騷蘇曹反擾也動也　王嘗爲太室之盟諸侯叛之

編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　虜褒姒幷殺鄭桓公盡取周賓賂而去王在位十一年遇害諸侯卽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

劉道源曰　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后立平王於申虢公立王子餘二王並立餘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與舊史不同

編秦襄公衞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有功衞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柏翳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出史秦紀及衞世家

胡雙湖曰　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衞侯和從晉侯九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轍遂東矣　平王東遷洛邑之王城卽周公定鼎之所是爲東都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　按謚法執中有制曰平

綱辛未元年是時幽王既爲犬戎所殺酆鄗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

周道粲然復興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國必依山川

檿弧箕服

虢石父

金仁山曰 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頹壞宣王初年有志撥亂宣子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詩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 適音嫡見史記 曰魯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卒立戲爲太子 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卒其罪大略可見 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身殺國亡平以東遷夫撥亂反正之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衰撥弊況宣王末政乖於如此哉 愚嘗聞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有憂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爲父以幽王爲子 丁南湖曰 姜后諫宣王曰王樂色而忘德 信哉斯言也今觀王之於后既傾聽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虢公之諫不籍千畝仲山甫之諫料民則執愎以拒之左儒之諫殺杜伯則曲法以殺之夫后與諸臣之言如彼其皆是也王之處之如彼其懸殊也所謂樂色忘德豈不即此而彌彰乎故宣王者無周召之相未必其能中興也

幽王 名宮涅宣王之子 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按

紀 庚申元年王無道趙奄父 周大夫 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於晉 出史趙世家

綱 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出于岐山也震動也地震動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 父音甫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序次 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言民者不敢斥王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 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鎮爲陰所鎮笮也笮莊陌反 陽失而在陰 在陰下也 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 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二代之季謂桀紂也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依其精氣利澤也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數始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其及乎 出國語史記 ○ 初夏之衰也襃人之神 襃古襃國與夏同姓即今漢中府襃城縣 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漦音釐 乃布幣而策告之 策告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 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 黿音元玄黿蜥蜴也 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 齔毀齒未盡也齔初覲反 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一女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 檿音掩弧音胡山桑曰檿弧弓也箕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爲服服與箙同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 實亡周國有夫婦鬻 賣也 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 音向 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 平聲 而取之遂逃於襃 逃於襃而養於襃也 襃人襃姁 音煦名也 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 置捨也言捨姁之罪也 棄女子出於襃是爲襃姒

綱 三年王之後宮見襃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襃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 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爲

內脩治而外威 不籍千畝 民之大事在農 籍耕祠農 脫簪待罪 卒成中興之名 姜后纖美任姒 料民太原 別君異友 士不易言以求生 左儒死于杜伯

【綱】六年大旱 集傳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綱】十有二年王不籍千畝 天子籍田千畝所耕以勸農也 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 穀民之命故農爲大事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出於農也粢稷曰粢在器曰盛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蕃息也庶衆也 事之共給於是乎在 共與供同具也給足也 和協輯睦於是乎興 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也 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敦厚也厖大也 是故稷爲大官 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 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求利則害農役使干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 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媚悅 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優饒也裕緩也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 不耕籍也 而困民之財 取於民也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綱】三十三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 簪珥冠之飾永巷內庭長巷 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 傅母婦人之師傅也言姜后自責如此 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按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今節其自責待罪可謂纖美任姒而宣王中興之功內助與有力矣

【綱】三十九年戰于千畝 千畝地名在涇州城東南州境多山惟此地高平廣可千畝故名 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四夷別種四嶽之後也 王既喪南國之師 南國南陽也 乃料民於太原 料謂數料其民之多少也太原郡今原州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次比也孤幼也終死也 司商協民姓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淸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司徒協旅 協民衆爲師旅 司寇協姦 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 牧協職 物色之數 工協革 牛馬羊之皮革 場協入 知粟數 廩協出 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事卽下文籍田蒐狩備知其數 王治農於籍 籍千畝田也 蒐於農隙 春田曰蒐蒐擇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 耨穫亦於籍 言王亦至于耨收課之 獮於既烝 秋田曰獮獮殺也烝升也孟秋升穀嘗新薦寢廟也 狩於畢時 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習備習也 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 故事也天道淸淨也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害政賊爲政之道也妨後嗣謂將有禍亂 王卒料之

【綱】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宮涅立

防口甚于防川

爲川決之使導

爲民宣之使言

事君者險而不懟

召公存孤

二相共理國事

召周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

諸侯復宗周

仲山甫以補袞職

宣王任賢使能

宣王能復文武之業

防川 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川之潰決害於人也 民亦如之 民之敗亂害於上也 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 爲治也導通也 爲民者宣之使言 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其失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讀辭能幾何言不久也 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人君無道則社稷爲人所滅故爲社稷憂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 古邑名今爲霍州屬平陽府 太子靖匿召公之家 召公乃奭之後 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 至也 此難也今殺王太子 謂令國人得殺王太子 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 君謂諸侯也險而不懟者在危險中不當懟 怨而不怒 怨心望也怒作氣也 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以己子代太子是已先公孫杵臼而立孤矣其忠莫大焉

綱 庚寅三十八年王在彘不敢歸召公周公 此周公召公非是周公旦召公奭相周室者亦號周公召公 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五十一年王崩于彘在位十七年幷共和三十七年太子靜立是爲宣王

金仁山曰 周自夷王王綱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暨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見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觀諸大臣繼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丁南湖曰 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爲千古義士之最況召公以己子代太子乎況王長於召公之家而習其訓誨乎況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愚於此嘗論之曰嬰臼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然嬰臼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臼爲一凋而召公爲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宣王 名靜厲王之子 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綱 甲戌元年召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更失理喩德教擧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以秦仲爲大夫討西戎 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至于太原 玁音顯狁音允 按厲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故尹吉甫奉兵征之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

綱 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 是時荆蠻背叛王命方叔將兵以征之而荆蠻來服詩人因賦采芑以美之 命召虎征淮夷 召公卽康公之孫虎征淮夷而江漢亂平詩人作江漢以美之 王伐徐夷 按宣王自將以伐淮北徐夷而徐方來庭詩人作常武以美之（參攷）按王卽位有召穆公平淮夷方叔南征荆蠻尹吉甫北伐玁狁仲山甫以補袞職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

范華陽曰 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于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直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

封非子於秦
江漢俱凍
天道之倚伏可畏
下堂見諸侯
芮伯諫專利
聖人導利而布之上下
變雅始作
監謗弭謗

之後孫大駱之子也胙大臣者實 王命主馬汧渭之間 汧渭二水名汧音牽 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於秦 ……孝王封非子於此今鞏昌府是 使嬴伯益後 即秦王之祖也出秦史 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丙寅十五年王崩壽年六十五子燮立

胡雙湖曰 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甚嚴霜之象已先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夷王 名燮孝王之子 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紀 丁卯元年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孝王崩諸侯共立其子燮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而見之自此王室寖微永為例矣 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 六師即六軍太原郡名今屬山西道俞泉亦地名在太原府 獲馬千疋在位十六年崩壽年六十子胡立

胡雙湖曰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棄矣時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征楊粵僭立三子為王衞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矣 三子立長子康中子江少子執疵皆為王 邶音佩邶鄘古衞地名周武王克商分其北為邶南為鄘今衞輝府是也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 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紀 癸未元年王為人暴虐無道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詩人作刺楚子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綱 癸巳十一年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紀 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大夫芮良夫 周大夫芮伯也 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謂慝害榮公者多也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極中也 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怵惕恐懼也 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鮮寡也歸附周者寡也 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既已也卿士卿之有士者 諸侯不享 享獻也

紀 詩之變雅始作 東吳朱氏曰按詩變雅者何蓋謂大雅桑柔之篇也始作者何蓋謂其詩始作於厲王之世也然愚考之是詩之七章曰滅我立王朱子曰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以愚見當錄是詩於共和末年豈宜書之於此也

綱 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 告史作諫 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 衞國之巫者以其神能前知也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以目相盼而已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弭止也 召公曰是障之也 以隄防水曰障又隔之也 防民之口甚於

作祥刑書
穆王仁民之意厚
孔子所以有取
孔子思狂猲之意
呂刑有三代之遺風

服邦內天子畿內甸服甸賦之義服服其職業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侯服侯圻也侯衞賓服自侯圻至衞圻其間凡五圻諸侯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也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荒服遠方諸侯也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謂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要服者貢供職貢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言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謂其嗣子以其貴瑤來見王也而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王又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緊扈立

胡五峰曰穆王耄荒德雖下衰然猶曲盡典獄之情僞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猲之意歟　王文中曰呂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創于有苗不識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轉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宥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耳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端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丁南湖曰孔子觀人必觀其意故曰觀其所由由者意之所從來也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無以爲計乃作呂刑以贖大辟以斂民財以濟荒亡之欲則其意之所從來者不仁甚矣孔子世以仁民之意而取之耶蓋特取之以示戒耳

共王名緊扈穆王之子　按諡法既過能改曰共

紀乙亥元年王游涇上涇水名在平涼府密康公從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密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康公私受之而不獻於王王滅密

胡雙湖曰密康公從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德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在位十二年崩壽八十四子囏立囏即艱字

懿王名囏共王之子　按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編丁亥元年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作詩譏刺也見史記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十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　按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紀壬子元年自懿王以來德政不脩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衰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畜[illegible]非子

穆王不失爲周之令主

賴文德而不明武備

以趙城封造父

謀父作祈招之詩

式金式玉

【紀】二十有六年王崩在位五十一年子滿立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綱】庚辰元年王即位命君牙爲大司徒作君牙 牙音雅 命伯冏爲大僕正作冏命

呂氏曰 穆王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觀諸君牙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然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可然亦不失爲有周之令主也 袁了凡曰 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觀其冏命則曰非其人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鬻爵賣官者已爲鴻都之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於富蓋時必有鬻法賣獄者已有櫟陽之漸矣

【紀】十有七年王西征 是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徐夷作亂 徐古邑名今屬鳳陽府 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偪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忘反聞徐子僭號乃命造父 造父季勝五世孫 爲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鬭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 以上出說苑及穆天子傳 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 趙城古邑名今屬平陽府 其族由此爲趙氏 即戰國趙之祖也

王鳳洲曰 徐偃處要服而僭怙其固陋瞷穆王無道乃狡焉有啓疆之思至率九夷以戰天子此豈獨仁愛而不忍鬭其民者既得主東方諸侯雄心方大且欲舟行上國通溝陳蔡之間其勢非盡得周不止此賊仁賊義之極者乎所蹩躠爲仁踶跂爲義以蠱惑俗庸騃士及天子命將徂征而義已非鬭力又不敢復議然出仁言曰吾惟不忍用民以至此此役智惑民之飾說豈以仁義亡國哉韓昌黎乃曰婉婉偃王惟王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夫乘利抗王仁乎曷存智猶惑此笑者頑耶

【紀】王得八駿馬 一驊騮二騄駬三赤驥四白兎五踰渠六黃騟七盜驪八山子又一說曰絕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超景曰踰輝曰超光曰騰霧曰挾翼 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 司馬名 作祈招 招音韶 之詩 詩歌名按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參攷）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命駕八駿升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爾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愚按宴瑤池事經史不載乃列子寓言獨詳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沒祗宮考終亦能善補過者也

【綱】三十有五年王將征犬戎 犬戎即昆夷也今長沙武陵蠻大半是 祭公謀父 謀父祭公字也 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尙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罪而示威武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戢聚也威畏也時動則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黷也震懼也 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

禮固有時而變
傳授國之大事
五代以來此禮不講
作康誥
畢公保釐成周
召公巡行鄉邑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思政懷棠
成康天下太平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成康有唐虞之風
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
貞元會合之運
禮纂樹本
安民立政其揆一
膠舟溺王

耳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　按　諡法溫柔好善曰康

【綱】癸亥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

【綱】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出書康誥畢公保安之也釐理之也

【目】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耘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咏之

袁了凡曰　蔽芾之棠召公所茇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忍拜況翦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梳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愚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耶然棠者甕及日而況愧耶

【目】王朝諸侯於酆宮　酆宮在鄠縣東　成康之際天下太平　史記作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用刑也　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胡雙湖曰　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樂於禮義囹圄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而有唐虞之風嗚呼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　丁南湖曰　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果然乎王充論衡云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一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刑措不用後儒之增飾也然雖增飾亦足爲人主欽恤之勸矣　于寶曰　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禮纂樹本經緯禮俗節制人情御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　按　諡法儀容恭美曰昭

【綱】己丑元年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　紫微星名　井水溢王巡狩反濟漢　漢水名在漢陽府　漢濱人以膠膠船　不以釘釘船以膠黏成船膠漬液則敗散　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　祭畿內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　按　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道已陵夷

【綱】十有四年魯侯弟濞　音沸　弒其君幽公而自立

金仁山曰　按弒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 [illegible]

何德而民親上

周公作無逸

臣子之分所當爲

問商多賢君宜若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與

成王眞得實造之學

成王微指盡在此

畢公四世元老

周公承文考之志

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

二篇中切要之論

成王學力之到

百代正禮

誠如荊公所云則其愛君之志何其忠四說者皆是也學者其察之

【綱】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不食言欲入守信若出一言而不依其言而行則如自食其言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綱】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按書無逸篇名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羣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蘇氏曰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所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以無犯上難制之民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編】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呂氏曰 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精求之周公之沒也賢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纖悉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乎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衛守者或未專苟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之增損成王微指盡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闢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爲成康之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綱】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音招）乙丑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太子釗立

胡雙湖曰 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理轉之熟矣營洛邑爲王城而郟鄏之鼎以定營成周於東都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典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歟 呂氏曰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固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苗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備羣后侯甸訓太甲爲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康王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宅恤卽居憂也） 朱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

定鼎郟鄏

洛爲天下之中

營成周

周安殷之難

入自脊火中出周公所以畏而不去

周所以爲忠厚

九府圜法

問九府圜法制自何人其詳可得聞與

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郟鄏郟音夾鄏音有郟鄏卽河南洛陽也今既遷都洛陽故云定鼎郟鄏鼎禹所鑄者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世三十七歷年八百餘故曰周過其歷出史周記及左宣公

劉道源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未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數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一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繆不可強通也

丁南湖曰孫郃卜年卜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而豈卜年世耶予觀書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所謂得卜者蓋亦年世悠久之云也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爲本而亦以年世爲願苟非年世之久則德化何從治哉此見孫郃之論亦偏矣

編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洛古邑名本成周之地居洛水之北故曰洛陽興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府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王慈湖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時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中土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洛邑洛邑成周名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于東都

蘇氏曰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誥等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王通氏曰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而安業其頑囂暗昧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驕暴奸宄逋逃隱匿未嘗伏辜加以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總周之不用招誘無賴而爲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周家積業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綱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成王通鑑謂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非是周公只位冢宰何嘗如王莽之居攝乎

丁南湖曰信斯言也則周公前此六年豈未嘗北面爲臣乎斯言不出於金縢洛誥諸篇而獨出於遷史吾不之信也

紀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龜貝古者貨貝寶龜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注龜以卜吉貝以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其名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圜卽錢也圜于而重九兩又曰周官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周公留輔成王召公奭不悅周公作書告之以明本意

丁南湖曰按書君奭本序但言召公不悅而不詳其故乃致漢儒有召公疑周公等語而聖賢之志被誣矣考之朱子曰召公見成王已臨政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又曰召公以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作君奭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其保也王荊公曰成王可善可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卽位召公恐王之不能終而

周公德不瑕
迹不同其道一
閱舜待象周公待管蔡不同何如
周公處其變聖人同歸于道
桐葉封弟
天子無戲言
周公制禮作樂
越裳氏來獻白雉
海不揚波中國有聖人
指南車
服遠人而正四方
成王如武王之德

公可謂知所畏矣

程子曰 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心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范華陽曰 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輔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陳止齋曰 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嚴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疏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將謂公之刑也是故周公甯忍于管叔猶忍于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罰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謂公寧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而不累其君父以弗利而之謗悲夫其仁於君也夫

編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 若汝也 史佚請擇日 史太史佚名也 王曰吾與之戲爾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唐國名其後爲晉春秋時晉始大嘗主諸侯盟

袁了凡曰 成王翦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封小弱弟於唐柳子厚曰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是教王遂過也孟母買豕肉啖子欲示之無誑而東萊先生曰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此兩論極精 丁南湖曰 柳子厚譏桐葉封辯謂周公不當成其君不中之戲而教王遂過又謂以地以人與小弱弟不得爲聖愚謂當時萬幾周公主之史佚等佐之豈容有過舉耶若叔虞小弱則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有舊典子厚工於文何必刻論如此

編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 明堂者王出政令之所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按明堂之位篤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不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廉潔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而無過事也

編交趾南 交趾古南交之地今爲安南國 有越裳氏 越裳氏南方國名在交趾之外 重三譯 音亦 而來獻白雉 重復也譯傳四夷之言者重三譯者道三國之譯也 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 黃耇老人之稱老人髮白復黃色常耇故稱黃耇 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 軿音駢車四面有屏蔽曰軿車乘車數也 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 扶南林邑南蠻國名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且詣神祠得弓遂浮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潰遂納爲妻而據其國 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爲先導 指南車古制不可做至唐憲宗時始定其制蓋車上有樓四角刻木爲龍又刻仙人衣羽衣於其上車雖四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 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 所以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編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 宗周以王業之所由起也 是爲西都將營成周 成周謂王業之所由成也 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

近義嗇時

握髮吐哺

慎無以國驕人

周太公治齊周公治魯何若是其不同歟平易近民民必歸

尊賢尚功

三叔流言

周公作大誥

聖人之心公平正大

周公惟盡其忠誠

聖人與天合一

成王疑周公

感悟迎歸

此周公之盛德

封微子於宋公可謂知所畏

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見禮文王世子篇）

綱 成王將冠（音貫）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任賢使能朝（音潮）於祖以見諸侯（按家語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綱 魯公伯禽周公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猶述職也）周公曰何族也（族音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變其習俗）革其禮（除其舊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尊尚有功之人）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賢其賢親其親）太公曰後寖（音漸）弱矣

綱 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流言謂言無根如水之流謗毀無實也）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指成王而言也）奄君（武庚之黨）謂武庚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大誥詳見周書）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謂管叔蔡叔以王室之親爲王室之病）（參考）按書周公遭流言避位居東及王悟迎周公歸乃奉王命東征此以討殷爲元年事誤也

朱子曰 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豈應以罪言之故遂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亦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古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綱 二年周公居東（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按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朱子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帥師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郭鄰地名宋屬開封府）降霍叔爲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按書成王因卜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櫃親卜書偶見周公冊祝之文實天啓之）乃感泣迎周公歸（朱子曰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喜此周公之盛德也）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宋古商邱之地名周封微子於此今屬開封府）用殷之禮樂於周爲客待以賓而不臣（按陳小象曰[illegible]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新造之周於未泯亡之商而使其賢子[illegible]）

通道于九夷八蠻
肅慎氏貢楛矢
西旅貢獒
周公留周佐王
周公作金縢
作大武樂
萬世彝倫之道明
崇德報功之兼盡
武王垂拱而天下治
周公負扆以朝諸侯
周公不稱王
此論周公者所當知
抗世子法於伯禽

【綱】十有四年王威德遠暢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肅慎氏貢楛矢（肅慎東北夷也今靺鞨古肅慎也楛木名可以爲箭矢楛音怙） 石砮（砮音奴石可爲大鏃也） 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出魯國語） 西旅底貢厥獒（西旅西夷之國犬高四尺曰獒能知人心可使猶說者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下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惟周公留周佐王（出魯世家） 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洛（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洛在河南府盧氏縣） 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言自洛汭及伊洛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所居） 我南望三塗（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 北望嶽鄙（嶽鄙謂近嶽之邑也） 顧瞻有河（顧猶反也言如人反顧然瞻仰視也河謂黃河在河南陝州） 粤瞻伊洛（粤審察之詞伊洛二水名） 毋遠天室將欲周居於洛邑（洛邑禹貢豫州之邑鄗謂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即今河南府） 武王遷都于鄗（鄗古邑名周武王自酆居鄗號曰鎬京即此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 而文王之廟乃在酆（酆古地名在京兆鄠縣）

【目】二年王有疾周公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於金縢櫃中（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於櫃緘之以金故曰金縢櫃） 王翼日乃瘳 作樂曰大武（言伐暴除害成武功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綱】十九年十二月王崩壽年九十三太子誦立

胡雙湖曰（武王之爲君也大之爲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次之爲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繼之爲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衆追王上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綱】丙戌元年周公居冢宰（冢大也宰治也周禮云天官也） 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負背也依作扆三禮圖扆之狀縱廣八尺畫爲斧形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蘇東坡曰（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 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特周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愚按此說極爲有理若紛紛之說不足信也） 丁奉曰（此據禮記明堂位之文也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扆南面而立夫是時成王年已十四爲天子而南面則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明矣而豈曰周公云乎此記者之妄也況又以南面謂周公則史氏益妄矣本史於成王六年又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者義亦倣此）

【綱】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也舉爲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有所觀爲）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箕子不忍言殷惡

箕子陳洪範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

箕子作麥秀之歌

武王以無心處之

武王所以爲皇極之君

襃封元聖之後

武王大封功臣謀士

周大封同姓

夷齊恥食周粟

采薇之歌何如

周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何如哉

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于此

【綱】王盧巳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 洪範書名洪大也範法也 洪範錫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及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故箕子以是陳之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 朝鮮屬遼東外徼 （參考）按後漢書曰箕子在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illegible]文會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及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 漸漸麥芒之貌 禾黍油油兮 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彼狡僮兮 狡僮指紂言 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見史記宋世家

呂東萊曰 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臣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爲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也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歟 蘇穎濱曰 箕子之不臣周也而猶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袁了凡曰 蘇子以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言近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不以道利商而取之則箕子卽以死爲道尙肯纖縷於讎人前乎惟深知武之非利天下故雖痛乎商而不讎乎周當其虛懷就訪則亦以途人俟武王而已必曰蘊於傳而身不可死武不可失改而事讎已先負不道之辜何以道授之人耶且道行天地間不以有人傳而無人絕天畀禹洪範六百載而箕子續箕之後豈無人而必武王哉

【綱】武王追思元聖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 焦弘農陝縣有焦城 黃帝之後於祝 祝地名今濟南府 帝堯之後於薊 薊音計古地名今順天府 帝舜之後於陳 陳古地名今開封府 大禹之後於杞 杞古雍國之地今開封府 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於營邱曰齊 營邱古邑名今屬山東道 封周公於曲阜曰魯 曲阜古邑名今屬兗州府 弟叔鮮於管 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 召公奭於北燕 北燕本幽州地今屬順天府 畢公高於畢 畢古邑名今西安府 叔度於蔡 豫州北上蔡縣古蔡國 叔振鐸於曹 曹古豫州今屬兗州府 叔武於郕 郕古邑名在兗州府汶上縣 叔處於霍 霍邑名在平陽府 康叔封於聃 封康叔名 季載皆少未封衆制 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 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鬱鬯曰彝法也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 分殷之器物於諸侯 出史記及書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綱】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見伯夷列傳按此歌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之氣象不同 （參考）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方正學曰 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託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卽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遂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薇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可爲百世之師過中失正恐未

發後世之無君問太公伯夷皆當世大老也所見不同何與

二老無負文王之所養

武王反商政

散財發粟

表閭封墓

尙父陳丹書

藏約行得

聞書著銘

之歟斷然故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養而孟子謂其爲聖之淸也宜哉 羅景綸曰 太公之避紂伯夷之叩馬道雖不同一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退而以安天下萬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厲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道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者 袁了凡曰 夷齊扣馬之時先儒皆疑之不特父死不葬之言謬也嘗考與太公同執養文王國天下大老也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諫之者若夫行大事而不卽謀于黃髮國可乎然去就今謀之宜以時諍今不聞于廷而驅邀于路不復謀于孟津之會而力爭于白旄之既舉亦不相干矣且既無二是武之伐暴爲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命而何然則二子固終身武王耶曰二老歸周皆耆固已高矣安知未及伐商之世而卒也然推其惡惡之心使及事武王而見紂惡之稔其君孤竹嘗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于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綱 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 管國名管叔鮮封于此今開封府是也 蔡叔度 蔡國名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成王封其子蔡仲卽今汝寧府 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商容賢人爲紂所貶退處私室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鹿臺在大名府濬縣西五十里紂築以聚財 發鉅橋之粟 鉅橋在衛輝府濬縣 以賑貧弱甿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寶也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于郟鄏秦昭王取之 命閎天封比干之墓 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卽武王所封者有石題殷太師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 微子[illegible]爲者垂實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復藉乎 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 華陽今華州 放牛桃林之野 桃林今自陝西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 倒載干戈包之虎皮車甲衅 音釁牲血塗器也 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 見武成樂記

呂東萊曰 天下之責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者是也誠不忍觀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忍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綱 己卯武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爲天子王始改正朔 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 以建子月爲正月色尙赤服以冕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謚法 禮曰謚以尊名故諱名立謚 柴於上帝望於山川大告武成 柴望祭名大告武功之成也

目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 恆常也 師尙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 朱子曰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苟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 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參考）按大戴禮王聞書言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長屨銘曰愼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榮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銘

天人王霸之分在此文武之心未嘗不同伊川深見文武之心伊川非爲存名教而發聖人所行便便名教

紂師皆倒戈

夷齊諫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盟津信史則聖人未嘗有十三年不葬親之理信書則夷齊發士必不虛言以誣武王抑或有別說乎

二者道悖而同歸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武王憂今日之無君伯夷

紂而後已故有厲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爲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蔡氏曰** 孔子以爲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之後伐紂謬訛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脅君之惡嗚呼惜哉

綱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 箕子比干皆紂叔父 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 犇音奔走也按史記訂正舊史作微子抱器歸周非是 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綱 十一年 書泰誓三十有三年 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 牧野古地名在衛輝府城南陵西北朝歌之南 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歸武王 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今喻人自攻其黨曰倒戈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爲天子 按史記謂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通鑑因之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晉閻楊升菴曰賈子言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 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壹戎衣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故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兵而蹈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覺而哭則命爾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所三射之鉞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游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神主以行 伐紂乃繼父志故載文王神主以行 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遂隱於首陽山 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卽禹貢雷首山也

劉道源曰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異證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胡永嘉謂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義皆並行而不相悖也意與此同 **呂東萊曰**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易 [illegible]胡曰 嘗謂夷齊叩馬而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扶綱正義真足以植萬古之綱常武

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周史謂西伯陰行善周頌言太王實始翦商皆論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言果皆得其實乎抑倘有別議乎

太王非有翦商之心

文王道化所及太子極其形容之廣

文王身修齊家之化

周西伯不稱王乃以受命之年爲元年人君即位宜改元今如此是再改元矣果然歟否歟

文武之事燦然明白

白魚入舟

王屋流烏

文王所以爲至德

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

興衆動衆以有國家是重吾釋也不可無何遂疾病 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 葬於畢謂世子以下見皇王大紀 受命九年壽九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爲武王

胡雙湖曰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亦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詩譜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蓋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萌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業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始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眞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叛國誠歸之於周哉 按朱子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葛覃卷阿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 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綱 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即西伯位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旦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 皆姬姓也 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緒業

歐陽氏曰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幷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 愚按此當以泰誓爲據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綱 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 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即此按書但言武王觀政於商初未有觀兵于商之事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魚者介鱗之物乃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是殷命歸周之兆也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安定之意烏爲孝鳥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所尚色也 （參考） 師尚父佐武王東伐乃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朱子曰 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 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

泰伯讓位王季歷

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

西伯陰行善虞芮質成

歸文王者四十國

西伯獵得師

當有聖人適周

尊呂尚爲太公

西伯伐崇

作豐邑立靈臺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西伯澤及枯骨

身斷髮 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涅之示不可爲君也斷薙也 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脩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即文王也 按文王龍顏虎肩日角鳥鼻身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編西伯爲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 管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太姒比於諸弟 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 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墨氏伯夷字公允叔齊字公信 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於文王親迎之以爲公卿後封長子 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玁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 虞芮二國名皆在平陽府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爲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胡氏謂四十國之君未必爲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 諸侯以西伯爲受命之君以是年爲受命之年

按史記注受命受西伯之命非稱王也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王者也

胡宏曰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大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

編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 彲音離祥獸也 非熊非羆 羆音皮熊似豕羆似熊而長頭高脚 非虎非貔 貔音毗 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 渭水即渭河水在鳳翔府寶雞縣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 崇國名今在京兆府鄠縣西伯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既伐崇作豐邑 在鄠縣豐水 徙都之 詩謂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 立靈臺 高二丈周回三百二十步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 鑿靈沼 豐水之西有豐宮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地焉 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於是歸之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

帝嚳舉爲農師

公劉復修后稷之業

周道之興自此始

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

大姜太任皆賢婦人

文王生有聖瑞

文身斷髮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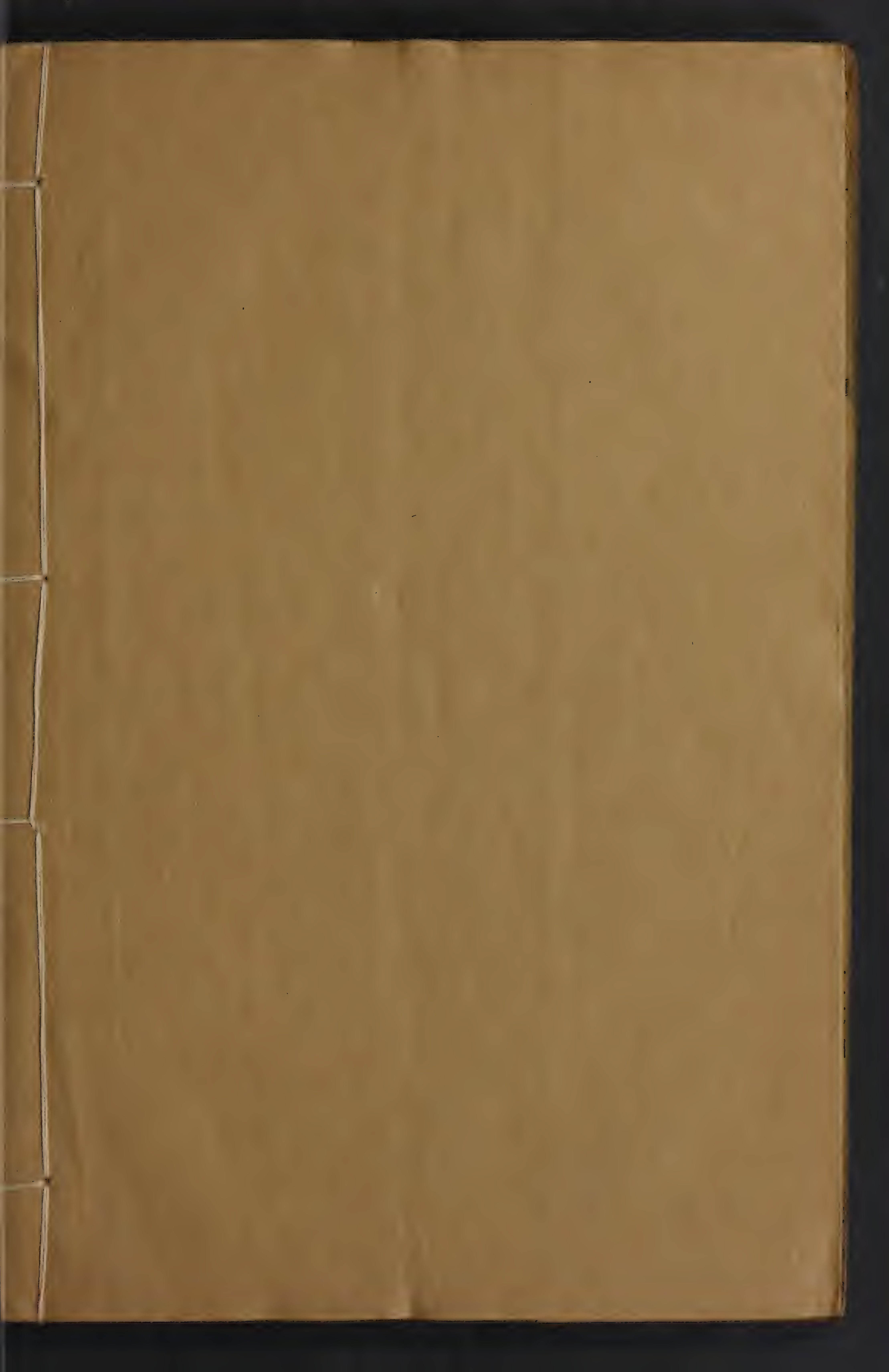
趙田袁　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 名昌王季之子 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

〔綱〕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 姜姓嫄字 爲帝嚳元妃 元大也長也妃配也 出野見巨人跡 巨人跡言大人也 心忻然悅而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 隘狹之巷 馬牛過者皆辟 音避 不踐徙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 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 謂其志不凡屹然如大人之有所樹立也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樹種植也菽豆也 及爲成人遂好 去聲 耕農相 去聲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 邰音台詩所謂有邰家室是也即古邰國在西安府乾州城西南今武功縣是其故地也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公劉雖在戎狄之閒 西方夷曰戎北方夷曰狄 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豳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爲豳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是其故地也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 隃音俞厚也 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鬻戎狄攻之 熏鬻北夷種落之號 古公遂去豳度漆沮 漆水在汧陽縣岐山 踰梁山 梁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 止於岐山之下 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 列女傳謂太姜太王娶以爲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爲妃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 太任生子昌有聖瑞 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 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 按史記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二人乃亡如荊蠻 荊蠻在楚越之界 文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聖人之心有七竅

先王涵養之澤此秉彝之至情

一代風俗最美凜乎萬世君臣大義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何如武王下車訪道箕子授聖大法商家一代人心風俗

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比干諫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微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刳視其心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尙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弃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武伐之也

袁了凡曰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比干刳心於殷末自信強諫必死而樂爲之夷齊槁餓於周與自信求仁爲是而甘就之此仁人所以善守死窮也天雖欲禍之亦安能引人而畀哉太史公乃以夷齊窮約責乎天道謬矣

[編]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子誦按西伯發納呂望之女曰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誦後卽位是爲成王三十有三祀西伯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衣寶玉自焚而死在位三十二祀殷亡

子王子曰祖己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牀及膚之勞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尙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致駿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蹙幸値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値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倖免也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惟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

熊勿軒曰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甯死甯遯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罔爲臣僕者去而遯紂焉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漢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黎遺眞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厖癃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右商二十八君按經世書自湯乙未止紂戊寅該六百四十四年

袁王綱鑑合編卷一終

文王繫易
文王明天人之道以順受
文王垂世立教
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退之知文王之心
此言爲得其平
一物足以釋西伯
西伯獻洛西之地
西伯率殷叛國以事紂
西伯戡黎
醢伯賞開
箕子操

綱十有一祀紂以周侯昌（文王也）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紂乃囚昌於羑里（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北紂囚西伯城也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西伯演易於羑里（紂欲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之六十四卦而係以彖辭）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劉仁齋曰（是時文王取庖犧氏六十四卦之序而發之作爲卦卜之辭以垂世立教）程伊川曰（韓退之拘幽操曰目窅窅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出日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退之之善諭文王也蓋其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晦庵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嘆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爲得其平云）

編昌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音離）戎之文馬有熊氏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指美女）況其多乎乃赦西伯

袁了凡曰（文王免於羑里則閎散之爲也得毋違道以苟免與夫臣以忠爲道忠而免君於危亦何苟哉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周臣行賂以免主於桎梏亦竊負之逃也然則文王亦以倖免與蓋閎散之爲而文不知也其幸而出之文固曰天王聖明也又何怨焉舜之祗載瞽瞍也居食在側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避文之幸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也亦大杖之避也）

編十有三祀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昌退而脩德諸侯歸昌昌率殷叛國以事紂

袁了凡曰（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韓子以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伐與而紂惡之文王懼乃獻地以請史記以崇侯譖西伯囚羑里既出而獻地以請皆非理也夫紂以其動多得人而惡之乃又獻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且崇侯方譖其行仁義而復爲民請緩刑不益中其譖乎惟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推逐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地千里文王辭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蓋乘紂之不敢而進其忠正者歟所謂事暴君者因其喜而入其道必得所欲焉如韓史之言則請未必行紂且咈矣況所入之地非還三伐所侵以示悔罪之意又尺地莫非紂有亦安所得地千里而獻之信矣二子之謬也）

編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爲西伯東觀兵旣戡黎（黎侯近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孽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而殷人大震）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自其邑奔赴告紂）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是時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佯狂爲奴（解衣披髮）紂又囚之（後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曰箕子操）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

聖人不世出 一民心重天下 大君人命所繫 帝乙不知變之過 此萬世無弊之法

箕子歎象箸 玉杯象箸

吾畏其卒

酒池肉林

炮烙之刑

紀 二十有三祀壬辰周西伯生子發（參考）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曰太姒太姒不妒忌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爲世子世子師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次曰旦旦師於穠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編 時商道益衰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三曰受辛卽紂也紂之母爲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史記云啓母賤不得嗣 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在位三十有七祀而崩子紂立按丁南湖曰立嗣者執於立嫡故有亡商之受辛立適者懵於立愛故有亡隋之楊廣

胡五峯曰 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亦以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卽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知變之過矣孔子作春秋監視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爲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袁了凡曰 紂母初爲妾而生微子啓與仲衍後立爲后而生紂故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而太史據法爭立紂呂氏曰用法若此不如無法予謂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無有妾而妻者雖紂母固妾也何嫡庶之分古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以長以賢執啓之踰帝乙不可謂不知子也卒奪於匹夫之咻立惡而覆宗辨言亂正其太史之謂也

紂 名受辛帝乙之子諡法殘義損善曰紂 按

編 丁巳元祀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格擊也又拒止也猛獸虎豹之屬 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己之下 始爲象箸箸與筯同以象牙爲之 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土簋瓦器也內圓外方以盛黍稷 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羹苦菜藿豆葉 衣短褐衣去聲毛布曰褐 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卒終也 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都葛反妲字己姓 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使師延史作涓 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朝歌古衛地殷紂所都今衛輝府是 造鹿臺爲瓊室玉門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 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鉅橋在衛輝府或曰倉名淇縣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燎焚天下之財罷音疲 苦萬民之力故狗馬奇物充牣滿也 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沙丘苑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鄲及沙丘皆離宮別館 以酒爲池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一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懸肉爲林男女裸裸上聲音邏 相逐於其閒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爲刑辟爲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緣柱而過 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炮音庖烙音洛 置肉於火曰炮以火灼肉曰烙

命季歷爲牧師

祖庚 高宗之子

紀 丙辰元祀祖庚嗣立在位享國凡七祀而崩祖庚既崩弟祖甲立

祖甲 祖庚之弟

紀 癸亥元祀祖甲嗣立爲人淫亂殷衰在位享國凡三十祀而崩子廩辛立

廩辛 祖甲之子

紀 丙申元祀廩辛嗣立在位享國凡六祀而崩弟庚丁立

庚丁 祖甲次子

紀 壬寅元祀庚丁嗣立在位享國二十一祀崩庚丁既崩子武乙立

武乙 庚丁之子

綱 癸巳元祀時東夷寖盛分遷海岱武乙無道爲偶人（以土木爲人曰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博即雙陸也）令人爲行（爲去聲令人代神博）天神不勝乃僇辱之（代神博者不勝即殺辱之以明罰）爲革囊盛血仰射之（革皮也囊袋也射音石下同）命曰射天在位四祀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以其震死於非命故不稱崩） 子太丁立

丁南湖曰 天子而射天者惟武乙故雷之震死天子者亦惟武乙宋儒曰雷爲天之怒氣人之惡氣適與之會而震死此固理也然雷震惡人而未嘗震善人則其誅惡之威昭然矣若但云惡氣適與之會何以警懼人心也

太丁 武乙之子

綱 丁卯元祀命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太丁在位三祀而崩子帝乙立

丁南湖曰 書云王季其勤王家詩云王此大邦所謂家與邦者其卽此牧野之封乎蓋太王之業不過肇基王迹而王季有伐羌之功家邦始大矣其詩稱王季之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惟其六德兼備是以有此功而有此封也

帝乙 太丁之子

綱 庚午元祀命周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圭瓚以圭爲瓚之柄也秬鬯所以釀酒灌地以降神者按舊紀在太丁時今從綱目并孔叢子改正於此） 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立爲西伯

亶父遷岐

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君臣道合

聞高宗之得傅說也以夢文王之得呂望也以卜果然歟否歟

聞堯之試舜高宗之任說同一命相也而詳略不同何居

用人當如堯試舜

聞高宗以夢得傳說未接語而遂命相其故何歟

雉升鼎耳而雊祖訓以思王道重譯來朝者六國

聞高宗商賢君也伐鬼方必得三年克之何歟

學爲王者事尤商之家法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精神與天地相通

紀 己丑元祀小乙自爲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

編 二十有六祀甲寅豳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 按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豳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小乙享國在位二十八祀而崩旣崩子武丁立

武丁 小乙之子

編 丁巳元祀武丁嗣立以甘盤爲相恭默思道小乙崩武丁居喪三祀不言旣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巖命以爲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脩舉（參考） 按史記武丁夜夢得賢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以遂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胥靡聯繫相從復役因徒之名虞虢之界澗水壞道常役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

呂東萊曰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卽付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帝堯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艱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其理不可不深思 章山堂曰 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而當時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足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試舜可矣 丁南湖曰 或疑武丁之於傅說未接語而遽命相曷不玩書曰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夫曰良弼則良之一字爲當時立根之本旨而凡奉旨以來求之不得其良不已也曰天下則隨地而求之處矣於是必有天下之推讓者則惟說之良德良才乃其選也然後立焉而何嫌其遽也哉

紀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雊音構其后反鳴也按商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肜祭明日又祭之名 祖己訓諸王 祖己臣名其訓載在商書 蔡氏曰經肜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與然紀言典祀無豐于昵則其爲近廟未必成湯也 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譯音繹 自是章服多翟羽 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祀克之 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一統志云北胡稱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曰韃靼 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三句出史記 號爲高宗在位五十九祀而崩子祖庚立

胡雙湖曰 今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記說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呂東萊曰 災異有二人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性情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之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儆之以憲天之功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過於厚亦過也 書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盤庚行湯之政

以口舌代斧鉞殷所以復興

三篇有六善一舉而六善也

藹然溫厚之意

盤庚遠慮絕識

[illegible]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五祀而崩沃甲旣崩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祖辛之子

紀 丙申元祀祖丁嗣立居位享國凡三十有二祀崩祖丁旣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沃甲之子

紀 戊辰元祀南庚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五祀崩南庚旣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 祖丁之子

紀 癸巳元祀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享國在位七祀而崩弟盤庚立

盤庚 陽甲之子

紀 庚子元祀盤庚嗣立時商道寖衰耿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 作盤庚三篇 遂移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八祀而崩弟小辛立

按史記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

蘇氏曰 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信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胡宏大紀論曰 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國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敍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屑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彌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而訓後世也

王世貞曰 盤庚遷都非爲己威也爲民避患也其諭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逆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利用奉畜汝衆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體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以是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哉

小辛 盤庚之弟

紀 戊辰元祀小辛嗣立殷道又衰小辛在位凡二十有一祀而崩其弟小乙立

小乙 小辛之子

祥桑穀生於朝妖不勝德

太戊脩先王之政

太戊脩政商道復興

紀壬辰元祀雍己嗣立商道寖衰諸侯或不至在位享國凡十有三祀而崩弟太戊立

太戊（雍己之弟）

紀甲申元祀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曰兩手搤之曰拱史記作一暮大拱說苑作比旦而拱）太戊問於伊陟（伊陟伊尹之子）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重復也傳四夷之音者曰譯譯繹也紬其語而繹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書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大脩成湯之政商道復興號中宗在位七十五祀崩子仲丁立（按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仲丁（太戊之子）

紀己未元祀仲丁既立亳都有河決之害乃自亳遷都于囂（囂音敖地名或云河南敖倉是）藍夷爲寇仲丁征之在位十有三祀而崩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

紀壬申元祀外壬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五祀而崩外壬既崩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

綱丁亥元祀河亶甲立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囂遷都于相（相州名河北地今屬彰德府是）在位凡九祀而崩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

綱丙申元祀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相而遷都于耿（耿古國名也在蒲州城東北今河津縣是也）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賢咸之子也）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殷道復興在位凡十有九祀而崩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

綱乙卯元祀祖辛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六祀而崩祖辛既崩弟沃甲立

沃甲（祖辛之弟）

性之爲實吶乎

此

湯任綏猷之責

間湯誥與武成

不同何如

當爲誥書第一

天下無大事

聖人遇變而通

聖人達於自然

之數

處仁遷義

太甲增脩厥德

告單順伊尹所

行之事

伊尹誠聖人

伊尹創此六義

四百餘年有此

精微之論

太甲爲商令王

伊尹善用權

善論權者莫如

孟子

不自大則以尊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 [illegible] 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

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太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伊川曰太丁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立

編 戊申元祀既卽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 湯墓所在在平陽府曲沃縣 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居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侯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爲太宗在位三十三祀崩子沃丁立

沃丁 太甲之子

編 辛巳元祀沃丁嗣立委任賢臣咎單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八祀伊尹卒 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於亳去湯冢七里至太戊時其子伊陟爲相 沃丁在位二十九祀崩弟太庚立

子王子曰 成湯播告於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慄捍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湯學於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內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王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哉 蘇東坡曰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隳郈隳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成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欺誨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爲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

太庚 沃丁之弟

編 庚戌元祀太庚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五祀而崩太庚既崩子小甲立

小甲 太庚之子

編 乙亥元祀小甲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七祀而崩小甲既崩弟雍己立

雍己 小甲之弟

六事自責

問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於水旱者果何道以致之耶

作大濩

湯作銘以爲警戒

聖人無過

立賢不易之中道

周公未得盡行其志

湯武順天應人

聖人與時偕行

觀天則知聖人

史記四事非實

尊祖所以親親

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

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

問成湯舍嫡孫而立外丙仲壬果然與否與

邵康節極數知來

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大紀云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讙洽也

丁南湖曰 天之愛人也而謂其當以人禱是誣天也湯之檢身也而謂其以身爲犧是誣湯也唐之馬總作通歷凡書上古之事謬誕不經蓋如此 袁了凡曰 湯旱七年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年七耳若連七年以四方旱百穀何留種生民何遺育哉如待七年而後禱則棄天慢民孰甚曾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而有是乎至謂以人禱此亡國妖言也一鄭夾辨之而湯信耶然則桑林之禱何如曰禱雨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治天下若痒疴疾痛之在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七年始嬰茅代犧以禱何躬不惰之謹以矯誣上天哉則傳之者妄也

紀 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 管子曰湯鑄幣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通有無於四方以賑之民是以不困 見大紀 作樂曰大濩 大濩湯樂濩護也言湯之寬仁能救護生民也 作諸器用之銘以爲警戒 盤銘之辭見大學其餘史失之 初作圉取禽獸以奉宗廟 在位十三祀崩壽一百歲太子太丁早卒湯崩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立

程子曰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熊勿軒曰 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胥唐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郕若郜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庭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夫主於賢則有德是視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 胡雙湖曰 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卽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卽作民父母之元后嘗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觀天則知聖人矣 大紀論曰 太史公紀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其非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興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與孔子曰否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大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非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子

王子曰 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康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卽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甯邦家卽任綏猷之責茲朕未知獲戾而下斂然戒謹恐懼之心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卽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爲書辭忱義密當爲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矣 胡五峯曰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

白氣貫月
湯進伊尹
爲善者皆在王官
解網更祝
湯德及禽獸
費昌歸湯
天下非一家之有天下惟有道者可處
問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然歟否歟
湯以寬除虐
歸藏之易
初置二相
三公通於天道
三公所以參五事
桑林禱雨

生曹圉曹圉生宜宜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主癸之妃）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束晳云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譙周爲夏商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天亦帝也故曰天乙）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按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但至今陳留有空桑氏之郡諸空桑爲枯桑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者謬也有莘古有莘城在河南開封府）湯使人以幣聘之任以國政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湯進伊尹於桀桀不能用尹復歸湯湯征諸侯葛伯不祀（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湯始伐之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湯征諸侯至此出史記）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罹猶遭也）湯曰嘻盡之矣（惜其盡取鳥獸）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六國（出新序）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而諸侯昆吾氏爲亂（陸終子六人長曰昆吾）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伐昆吾桀將亡賢臣費昌歸湯（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秦祖始此）湯既伐昆吾伊尹遂相湯伐桀費昌爲御與桀戰於鳴條（鳴條地名在平陽府安邑縣）桀師敗績湯遂放桀于南巢（南巢縣名在廬州府）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卽天子之位都于亳（亳城名契父帝嚳亦亳湯自商丘遷焉故史記曰從先王居　按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其說誕妄不足信也夫天下大器羣生重畜舜之受禪猶在歷試諸艱之後湯之卽位業爲諸侯所推服又除夏亂隨光何人湯遽以天下讓之哉使二人不逸去諸侯亦將從湯以讓之乎）

編 乙未元祀湯既卽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自夏前皆是建寅之月爲正月湯既革夏命乃以建丑月爲正月（又曰以十月冬至爲元月周從之未知所據）改歲曰祀行甲寅歷色尙白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服辟冠而縞衣　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歸藏商易也先坤而後乾坤道至順常靜而生生無爲者乃有爲之母也）綱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編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

太史終古出奔商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天下惟中才最多二君爲商周令主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昭烈孔明知此道孔明所以爲計慮者深在委任權力何如商家一代師保之任

高禖玄鳥之祥

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龍逄而殺之殷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夏臺夏獄名）已而得釋

申瑤泉曰（嗚呼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逄始世道之大變也聖人不幸變揖讓而爲放伐賢臣不幸變都俞而爲死諫然其生其死係一代之存亡有天下者可不念與）

【綱】醬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　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侈汰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　桀之世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　殷湯脩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帥師以伐桀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及戰不勝奔於三朡之國（三朡古國名山東定陶縣今三朡常存焉）湯又從而伐之放於南巢（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此因以放之也）三歲死于亭山湯封夏後至周封于杞（按薛方山曰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桀不悔過而悔不殺湯可謂之死不悔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與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雖也鳴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

胡雙湖曰（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之分固前定而嫡不能以皆賢也蓋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之抗世子之法邪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蓋知此道矣後主以闇弱之質孔明所以爲之計慮者深矣徼天奪孔明之速漢業猶可維持而未墜也雖然亦在其委任權力何如耳商家一代師保之任迄于其亡然以三仁之賢終不能正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愼擇師傅而早諭教之至於託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乎其可矣）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傳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會稽山在紹興會稽縣）

丁南湖曰（王充論衡以酒池肉林等語皆史氏之虛增蓋謂釀酒滂沱即言酒池懸肉以林即言肉林釀糟積聚即言糟隄愚謂王充爲賢者諱則可矣必爲狂者諱耶蓋桀爲瓊宮瑤臺則三千人之應役而牛飲固理之所有也於是鑿池盛酒懸肉爲林積糟成隄蓋有必然者矣史氏書此正足爲亡國之戒而何以辨爲也）

右夏十七王按經世書起禹丁巳止桀甲午該四百五十八年

商紀

成湯

（蔡氏曰湯順天應人而放桀其武功成故曰成湯）

【綱】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禖有玄鳥之祥遂生契（史記）

（簡狄有娀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　契音薛娀音嵩玄鳥燕也）契事唐虞爲司徒敎民有功封於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

作破斧之歌

劉累豢龍

嬖妺喜爲無道

肉山酒池

關龍逄直諫

綱辛巳元歲帝廑既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一歲崩帝廑崩帝不降之子孔甲立是爲帝孔甲

帝孔甲不降之子

綱壬寅元歲既即位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不務脩德諸侯多叛　時天降乘龍二龍也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似而未得豢龍氏豢音患穀食曰豢坡葉史書本蔡叔云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音留古國也叔安其裔名鬷音宗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鹿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食音似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出史記夏后紀享而又使求致之劉累不能得而懼也魯縣在汝南今魯山縣是也　在位三十一歲崩子皐立

趙雪航曰四靈之物莫神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變化飛騰莫可測量故升降之際雷霆風雨或出神河泛溢海濤之患靈物能近之哉若可擾豢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必非或有異物肖龍故得豢之耳以爲眞龍吾不信也　丁南湖曰禮運篇云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愚嘗惡斯言之失矣茲孔甲求龍而食殊不知龍者天地之神靈也而乃食之惡孰甚焉然則夏之衰不始於桀而始於甲矣

帝皐孔甲之子

綱癸酉元歲帝皐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一歲崩帝皐崩子發立是爲帝發

帝發皐之子

綱甲申元歲帝發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三歲崩帝發崩子履癸立是爲帝履癸

履癸發之子也在位五十二歲是爲桀

綱癸卯元歲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爲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武傷百姓言桀恃武勇而傷害百姓也　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天下顫怨而患之顫音戰頭搖也　桀有力能申鐵鉤鉤音勾　索伐有施氏有施氏桀時諸侯索音色言搴有施氏之事故而伐之　有施氏以妺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按史蘇曰妺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愚謂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于亡夏也　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妺喜笑以爲樂　關龍逄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用財若無窮殺人者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民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有

中興賢臣

問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卒能中興推原其故果何自歟古人之慮深遠潛淵春陽動惟其時

少康成再造之功帝能師禹而行爲夏家有德之宗禹明德懋功夏禹典則具備

之地一旅之衆仗義匡復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于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教斷可觀矣　張廣漢曰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靜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帝杼 少康之子

綱 甲辰元歲帝杼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七歲崩帝杼既崩子槐立是爲帝槐 按國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昭注曰能帥禹道

金仁山曰 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干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師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畢具使得中主嗣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帝槐 杼之子

綱 辛酉元歲帝槐嗣位三歲東九夷來御享國居位凡二十有六歲而崩帝槐崩子芒立是爲帝芒 芒音亡鄒氏生又音荒放反

帝芒 槐之子

綱 丁亥元歲帝芒嗣位以玄圭賓于河乃東狩于海居位享國凡一十有八歲而崩帝芒崩子泄立是爲帝泄

帝泄 芒之子

綱 乙巳元歲帝泄嗣立是時六夷從服 按六夷畎夷白夷赤夷風夷玄夷陽夷 始加爵命之制帝泄在位凡十有六歲崩子不降立是爲帝不降 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相即位乃征畔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帝不降 泄之子

綱 辛酉元歲帝不降嗣立居位享國凡五十有九歲帝不降崩弟扃立是爲帝扃

帝扃 不降之弟

綱 庚申元歲不降之弟帝扃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一歲崩帝扃崩子廑立是爲帝廑

帝廑 扃之子

中興自少康始
中興賢君

中興以少康爲魁

一成一旅

林三山曰 羿[illegible]太康而立仲康[illegible]乃[illegible]相之世[illegible]位之始[illegible]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illegible]和之[illegible]曰沉亂于酒[illegible]于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illegible]剪羿羽翼故[illegible]

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illegible]仲康靈失其權則羿之[illegible]夏[illegible]相而後[illegible]

帝相（仲康之子）

綱乙亥元歲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相爲羿所逐居商丘（商邱湯所居亳邑也今歸亳州）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謂好獵也）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浞于夷羿收之使相己浞行媚于內（謂媚宮人）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改也）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羿入據夏號有窮故其國門亦謂窮門）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浞自立寒浞因羿室（謂羿之妻室）生澆及豷（澆論語作奡）澆長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二國夏同姓諸侯夏相所依）弒帝相后緡（帝相后也）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帝相二十七歲崩

索隱曰帝相既被臣弒篡中間羿浞二氏蓋三四十年而此記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予參左傳外紀以足之

少康（帝相之子）

紀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弒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爲仍牧正（牧官之正）澆使椒求之（椒澆之臣）奔有虞（商均所封之國）爲之庖正（掌膳羞官）虞君思妻之（妻去聲以女爲之妻也）二姚而邑諸綸（虞之地綸古綸地也今平陽府滎河縣是）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也）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夏之大夫）夏有舊臣靡（臣之名）自有鬲（音革）氏收二國之燼（謂灌鄩之遺民也）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大紀論曰少康爲鬲眞入臣[illegible]蓋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illegible]）

夫播遷者宮賞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忘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眞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三代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魁

綱壬午元歲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豷浞之子也過戈二國名）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在位二十二歲崩子杼立

胡雙湖曰 少康崎嶇艱難之間復禹跡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熊勿軒曰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王統其不絕者蓋四十年[illegible]一成

中心仁愛誠敬之至
立極垂統爲萬世準
觀河洛者思禹功
聖人不喜異
即鈞臺以享諸侯
人皆仰夏之功
傳子非禹本心
夫子定書而存甘誓
夏啓奮發有爲帝王升降之幾
太康犯禽荒之戒
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胤侯征羲和

石和鈞王府則有五子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爲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利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 蘇穎濱曰 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豈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尤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帝啓 啓禹之子也禹娶塗山氏生啓塗山氏能明訓敎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乃繼世以有天下初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孝立益發后啓歲獻犧牲以祠之

綱 甲申元歲啓既即位乃即鈞臺以享諸侯 穎川府陽翟縣有鈞臺陂 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扈國扶風鄠縣三正子丑寅之正義古已造用 啓召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滅之 按啓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戰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羈神期月而有扈服

綱 以商均爲賓奏九辨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

綱 啓在位九歲崩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衞

胡雙湖曰 帝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太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論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辠之詞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非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避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常習者不得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富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此篇固見啓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太康 啓之子也

編 癸巳元歲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 辛亥十有九歲畋獵於洛水之表 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禹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十旬弗歸有窮之君后羿 后羿非堯時射日者也只是名同 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 出五子之歌 太康既失國不得歸在位二十九歲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史記云太康崩弟仲康即位

胡雙湖曰 禹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金仁山曰 三代所以盛者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摩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復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濟於下者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翳而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此古今之分也

仲康 太康之弟

編 壬戌元歲仲康即位羿爲之相仲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師 綱 癸亥二歲維時羲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 叀於日食大變尙罔聞知王命胤侯往征之 出書胤征 在位十三歲崩子相立

一饋十起
下車泣罪
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禹靈生養斯民之道
鑄鼎以爲萬世準
紳禹疏儀狄
黃帝負舟
生寄死歸
有典則以貽子孫
聖人之心澹然無欲
舜禹心法授受天錫禹洪範九疇
皇極以一御八
禹之心可識
夫子識禹之心

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鐸音[illegible]金口木舌磬石也鞀音兆小於鼓）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淮南子氾論訓）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出說苑君道篇以歷山之金鑄幣救民之無饘賣子者　出見管子書）

胡五峯曰（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爲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屑屑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則九州之分疆差壤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蓋一時生養斯民之道又鑄于鼎以爲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

綱 昔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斿旐（斿音由旐音兆龜蛇曰旐）以別尊卑等級　古有醴酪（酒一宿成曰醴飲不合醉人乳漿曰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出世本）　禹任皐陶益以國政　是時天雨金三日（出淮南子）　禹娶塗山氏女名曰嶠（音喬嬌也）生子啓歷辛壬癸甲四日往治水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國名會稽山陰縣荒大也惟以相度治水爲急也）　禹南巡會諸侯于塗山（國名在壽春東北）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玉謂五等之圭也帛諸侯所執帛謂玄纁黃三色之帛附庸所執）　禹濟江（濟渡也江水出茂州岷山）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勞去聲）此天所以爲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蝘音偃蜓音廷蝘蜓蜥蜴也）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按呂氏春秋載其事曰禹達乎生死之分利害之經也）　禹致羣臣於會稽（致會也會稽山名舊名茅山禹巡天下登茅山會諸侯計功因名會稽會計也稽考也今越州會稽縣是）防風氏後至（國語載防風氏骨節專車）禹戮之（出家語王肅解）　有典則以貽子孫　禹嘗薦益於天七歲禹崩在位二十七歲壽一百歲益避啓於箕山（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天下諸侯朝覲及謳歌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人之心澹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簞食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乎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遜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爲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胡雙湖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矣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事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而其如此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有以識禹之心者乎抑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政也何有哉禹即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圖政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之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規

三聖十六字之傳萬世心學之要
聖人澤及斯民之遠
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
明君以求言爲急聖學以得賢爲要
人君之所當重
聖人謙尊愈光
流星貫昴
聲律身度
作大夏
鑄九鼎

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 胡五峯曰 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其裔立宗子進前庭奉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憾 太史公曰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薦紳卽搢紳也 古文卽帝德帝係姓二書近是聖人之訛第但也 周靜軒曰 明君以求言爲急聖學以得賢爲要不求言則聰明必爲之壅蔽不得賢則政事必爲之隳弛故直諍輔弼之臣非人臣之利乃社稷之福也人君之所當重也帝舜以生知安行之聖猶立誹謗之木於國都雖涉誹謗不罪焉豈若後世誹謗妖言之令乎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恭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氣象何從容也民已安矣而猶以爲未安治已至矣而猶以爲未至聖人不自滿足謙尊而愈光之意可見矣恭己無爲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聖人道大德宏有如是哉

夏紀

大禹

紀 黃帝之玄孫也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 按世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己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孕歲有二月堯帝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 僰音北 又按禹名字高密史記謂禹名文命非是 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 言禹聲音應鍾律 身爲度 以身爲法度 禹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歲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橇音敲形如箕行泥上亦作輴 山行乘檋 檋音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左準繩右規矩 左所運用堪爲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 以開九州 九州謂揚荊豫青兗雍幽冀梁是也 通九道 九道謂九州之道卽弱水黑水漢水江水河水渭水淮水濟水洛水是也 陂九澤 陂障也九澤謂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震澤荷澤孟豬滎澤是也 度九山 九山謂會稽衡華沂岱嶽醫無閭霍恆也 命益予衆庶之稻 予作與字音下同 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諸侯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 禹之治水首自帝都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豫梁雍 九州攸同四隩可居 隩於六反謂四方深遠處可居也 堯於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卽位乃使禹爲司空以宅百揆 出尚書 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己位舜崩禹遂卽天子之位

紀 丁巳元歲禹既卽位受舜禪以金德王都安邑 安邑縣名屬平陽府 國號夏仍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爲徽號 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 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也 作易曰連山 連山夏易也以艮爲首 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敎

問之謂管否何
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命九官求賢人以自輔
設誹謗懸金捐玉
歌南風而天下治
和五聲以通八風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
西海咸戴帝功
鳳凰來翔天下明德自帝始景星卿雲舞干羽而有苗格

其閒耶

綱 元載丙辰舜既即位以土德王都蒲阪蒲阪地名今河中府是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窺璣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衡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衆合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七政日月五星目 命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理百工益爲虞治山澤伯夷爲秩宗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是所謂九官也目 帝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昭立誹謗之木設旌旗以導直言之路訪不諱於輔車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靈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於巉巖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俾下服度於以杜淫邪之絕覬覦作米廩以藏帝耤立廟學以教國士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先制五絃後加文武二絃乃七絃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和煦故能解民慍悶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養萬物故能豐阜物也

太史公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

綱 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延益八絃爲二十五絃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古韶字樂名也按白虎通曰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按國語云東北方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方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方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方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蓋以四方四維配合得名也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帝子民如父母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百姓親五品遜（參考）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也是時土地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搜氐羌北山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舜之功禹興九招之樂卽舜樂九韶也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帝始時景星出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見於晦朔之時王者政教無私則景星見卿雲興卿雲慶雲也王者德合於山陵則慶雲出此和氣也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帝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於是薦禹於天使之代己位帝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蒼梧山名亦曰九疑今道州寧遠縣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有十歲禹避舜子商均于陽城陽城今登封縣是也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位

胡雙湖曰堯舜禹三聖授受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爲道汨於人心之危者易陷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精者明也卽堯之所謂明德一者誠也卽堯之所謂

舜盡孝悌之道
鄄墟七友
孝天任地為人
元愷世濟其美
舜舉八元八愷
問堯之聖不能去四凶待舜而後去之其故何歟
問舜之舉相誅凶孫明復曾子

瞽瞍瞽瞍生舜 史記帝王世次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為舜高祖則舜為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堯以二女嫁之是舜以曾祖姑為妻已若可疑又禹與堯亦世從兄弟舜亦禹四世從孫乃先受堯之天下而後授之禹又舜五世從孫乃娶五世從祖於羽山容齋洪氏亦言史記稱十四世為湯棄十五世為文王湯與文王隔六百年為叔姪譏其無是理然則太史公帝王世紀未足為據也 舜姓姚氏 瞽瞍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又姓姚氏其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非眞如瞽者之無目也 舜母死繼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瞍惑於後妻幷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每尤加恭順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 雷澤雷夏兗州澤屬濟陰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 河濱濟陰西南陶丘亭是也陶燒瓦器也窳音字缺壞也 作什器於壽丘 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曰什器壽今言什物也壽邱在魯東門之北 就時於負夏 就時謂逐時孟子謂遷於負夏是也負夏衛地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參考) 舜遷負夏至鄄之墟有秀士七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皆不肆而至為之士友既禪七人始逃之

二十以孝聞 史記曰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 三十堯之子丹朱不肖求可以代己位者四嶽羣臣皆舉舜堯乃召舜 薛方山曰堯得舜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曰奚事對曰事天曰奚任對曰任地曰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也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 舜至堯將遜位先察試其才能乃使之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出書舜典 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攝行天子事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顓頊註 天下謂之八愷 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帝嚳註 天下謂之八元 元善也 世濟其美 此十六族也濟成也後代承前代而不隕 其名 堯未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敎於四方又帝鴻氏 黃帝也 有不才子號曰渾沌 即驩兜也渾沌不開通貌 少昊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 謂共工也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 謂鯀也頑凶無儔匹貌或曰惡獸名 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 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 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 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即共工驩兜鯀三苗也舜以鯀治水無成功於是殛之于羽山 在淮安府贛榆縣 舉其子禹使之治水舜攝位之後二十八年堯崩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遂即天子之位號有虞氏

程子曰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惋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丁南湖曰 舜之舉相誅凶也孫明復譏之曰堯若盡舉元愷盡去四凶則舜有何功耶是故俾舜舉之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曾子固則曰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蓋假之舜耳噫據斯言也則堯之授舜一以權謀為厭衆之具乎愚謂此皆非定論也舜之功著而天下之信服也以其孝弟於家也以其興讓於耕稼陶漁也以其試敎於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也蓋不必俟誅賞以為功假權謀以為德也迹夫堯時岳牧充滿雖賢如元愷無地盡用而四凶之罪尚未貫盈至舜則岳牧缺矣罪貫彰矣於是當舉即舉當誅即誅皆因時而制宜豈二帝之先有

道於…得　康衢擊壤有謠帝力何有於我　華封三祝　人生萬民必授之職　欽者心法之要欽者萬事所由成

大章

舜爲天下得人

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

心法身法

聖學始終之要二字實自堯發

大學八條目始於此

中庸九經始於此

開千萬世聖學之源

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

一元文明之會著明如日月行天

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

帝堯萬世之功

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力何有於我哉　帝巡狩觀於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金仁山曰　當其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罔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愎違衆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知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方命是以輕視慢言乾瀆于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知謹畏以取敗者皆是也盍獨鯀哉　**蘇潁濱曰**　四嶽舉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嶽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嶽不能不智夫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所以用鯀也歟

【綱】帝作樂名曰大章　樂記曰大章章之也言堯德之章明著於樂也

堯之子丹朱不肖　帝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子丹朱　乃求賢自代羣臣咸舉舜舜爲人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　妻去聲二女娥皇女英也　舜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堯以舜爲賢遂使之攝位　古史通考曰堯在位七十載選而授之於舜以天下與人而能爲天下得人夫豈輕於付託之際哉

又二十八年堯崩在位七十二年壽一百九十八歲舜避堯之子丹朱於河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歸丹朱而歸舜舜於是卽天子位　按史記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

胡雙湖曰　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之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卽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　**熊勿軒曰**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生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曆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歷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于地者亦不過茫茫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嶽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之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方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賦則三壤自畝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農黃帝之後而帝堯出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驟開創制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萬世之功也　**周靜軒曰**　帝堯之心廓然大公知子之不肖不足以主神器而傳大寶所以求乎賢人爲此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若後世之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皆以禪位爲說者等而上之何啻霄壤而逕庭之乎迨夫妻堯二女攝堯天下無驕色無喜容雍雍默默躬脩德化不狀乎枕席之私情不溺乎房幃之偏愛二女傾心樂從皆執婦道以帝女而下嫁匹夫以天子而下友庶人不妬忌不驕矜何德如之

帝舜有虞氏

按白虎通曰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諡法仁聖盛明曰舜

【綱】舜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

堯仁如天如日如雲

存心於天下

仁昭義立

射日繳風

蓂莢

盡在春風和氣中

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

紀 帝堯乃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陳鋒氏女名曰慶都孕堯十有四月當高辛丁亥歲乃於丹陵生堯後徙著 著左傳作祁 以祁爲姓故曰伊祁氏 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 摯立堯年十二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五國于唐故又號陶唐氏摯在位九年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年十六而立以火德王都平陽 今晉州

（參考）按放勳書註曰放大也至也勳功也言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此乃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耳馬遷作史記乃以放勳重華文命皆爲名豈足信哉

紀 元載 甲辰 堯卽位帝之爲君也其仁如天 言如天之無所不覆也 其智如神 言如神之變化不測也 就之如日 言如日之照臨人咸依之而可愛也 望之如雲 言如雲之密布人咸望之而甚切也 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 收冕名取收斂其髮也其色黃故曰黃收純讀曰緇 彤車白馬 彤音童赤色乘白馬色尚白也 茅茨不剪 以茅覆屋而不齊之也 樸桷不斲 樸惟質朴而不雕斲也 素題不枅 題桷頭也枅音雞方木也 大路不畫 大路天子車也質素而不刻畫 越席不緣 蒲草爲席而無飾緣 大羹不和 以肉汁爲羹而無鹽梅之調和 粢食不毇 音毀米一斛舂出八斗也 藜藿之羹 以藜藿爲羹不嫌也 飯於土簋飲於土鉶 鉶羹器也 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 堊音惡說文云白土也猶今石灰之類 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 出史記本紀及外紀

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出說苑 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㺄封豨修蛇皆爲民害 猰㺄獸也封豨大豕修蛇長蛇豨胡鬼反猰若人反㺄音俞 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邱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青邱地名在青州府樂安縣 上射十日下殺猰㺄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 出淮南子本經訓

（參補） 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知旬朔 乃命羲和作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三載咨羲暨和定閏法也

趙雪航曰 自大地開闢至堯舜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景駿開人文駿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之至盛上下與天地同流又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爲而帝堯大聖詎爲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於外書鴻烈解作史君子收於外紀中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豈可以爲實事耶

紀 甲辰六十有一載是歲洪水爲災帝問羣臣舉能治水者四嶽舉鯀 鯀事堯封於崇爲之崇伯 帝曰鯀方命圮族 方逆也圮敗也言方上命逆敗壞族 不可用也嶽曰試可乃已帝用之戒曰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參補） 帝在位七年民不作武鴟鴞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 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問左右

九招之樂

修身天下服

執中徧天下

赤龍飛燕之祥

人生天地之精

儒者莫要於窮理

聖人應昌期而生

窮理儒者之要道

八元

【綱】名夋 夋音乙[illegible]作岌山高貌 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極 蟜音[illegible] 生而祥靈 [illegible]自言其名曰岌[illegible]有德 [illegible]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水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帝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朴故也 都於亳 亳地名今河南偃師縣是也

【紀】元年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 招音韶 之樂 帝嚳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 正義言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卽迎日推策是也 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嶷鄂力反 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索隱曰舉動應天時衣服如士服言其公且廉也 帝既執中而徧天下 卽尚書允執厥中是也史記旣作溉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 帝四妃 帝王紀云帝嚳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 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 精意以享爲禋祀 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娶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 帝嚳在位七十年崩年一百五歲葬頓丘 頓邱山名在大名府淸豐縣 子摯嗣立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丁奉曰此人君廢立之始也諸侯羣會而行之則大公至正矣知此義者其惟伊尹乎

胡五峰曰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敏歆其祀於是有子不可以爲怪而諸儒不悟惑可知也至於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誕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子則無是理矣是以載其事而刪其詞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illegible]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尊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致知致然後意誠而心不亂矣 周靜軒曰 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輿之精孕之山川之英毓之河海之秀鍾之五行範其體萬善羅其躬固有眞祥之兆矣然不過乎氣化形化之理豈有赤龍飛燕之祥而後生乎嗚呼無是理矣不得不辨以袪童蒙之惑世人以天生聖人爲生民主固必異於常人赤龍鱗蟲耳何必其祥而後生飛燕羽蟲耳何必其瑞而後育迨夫虹臨華渚之神尤其怪誕安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交感而孕育耶其瑤光貫月容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其可不信理而爲記載傳疑之所惑哉 蘇老泉曰 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高禖之候履帝武敏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燕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丁南湖曰 史稱執中而徧天下等語則嚳可謂至聖矣顧其立嗣也長不以稷德不以堯而乃以荒淫之摯何耶人知堯之不立丹朱而不知其懲之於摯人知泰伯仲雍之讓王季而不知其倣之於稷契人知王季之受讓而不知其倣之於堯

附紀 帝嚳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帝堯陶唐氏 按白虎通曰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舊謂諡法翼善傳聖曰堯非是周公始有諡堯時何常有諡法乎

天下如人一身祥風和氣

五星會于天歷營室

作時作昌作樂作承雲

靜淵有謀

治氣教化

八愷

賜姓封彭

祀天地爲之晦冥山川爲之崩竭變亂義之倫而爲鬼魅之鄉矣雖然天下如人之一身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入元氣既虧邪氣由之而入今九黎亂德民瀆神怪皆少昊有以啓之也先正有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有天下國家之寄者豈可不作善謀始哉

顓頊高陽氏 按白虎通曰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

綱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 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 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爲天子初國高陽 邑名在保定府東南七十里 故號高陽氏都帝丘 衛地今濮陽是

綱 元年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使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龍爲后土而帝之孫黎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 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神民雜擾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南北正官名重少昊之子黎高陽氏之子也司天治歷明時之類屬神明祭祀以聯屬之也司地度地居民之類屬民明政教以聯屬之也 絕地通天無相侵瀆 言神不侵民而民不瀆神也 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 營室天之宿名在亥娵訾之次 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惠和故顓帝爲歷宗也 又作承雲之樂 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聲於是鑄爲之鍾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 材財物也 以任地載時 載行也言行四時也 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 祭鬼神因以制禮之義即禮所謂鬼神以爲徒也 治氣以教化 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 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 幽陵邑名今順天府是 南至于交趾 地名 西至于流沙 流沙在張掖居延縣 東至于蟠木 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以上本史記 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十一葬濮陽 濮陽地名在東昌府 少昊之孫帝嚳立

附紀 帝娶鄒屠氏之女生騶明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又娶勝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自蒼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 敳音皚戭音尹 騶明姒姓生伯鯀伯鯀生禹是爲夏后氏 卷章妻曰女嬇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自虞歷夏殷周壽八百或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彭地名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爲楚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爲有虞氏 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大廉其後爲秦爲趙

帝嚳高辛氏 嚳音谷按白虎通曰謂之帝嚳者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

鳳凰巢阿閣
麒麟遊苑囿

黃帝世爲文明之漸

六衛律歷爲要

黃鍾爲十二律之本

三者合律措之天下

律者萬事根本

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王爲萬世師法

帝王德配天地

黃帝騎龍升天

大星下臨華渚

以鳥紀官

諸福之物畢至

作大淵樂

草木也 淳化鳥獸蟲蛾化被及此類微也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 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 以上出史記 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癘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軼音迭 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於苑囿焉 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子玄囂立是爲少昊金天氏

胡雙湖曰 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爲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雖以杖擧艱難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六衛之中律歷爲要歷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權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因可分隸可均齊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羣生安樂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郊藪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周靜軒曰 一代聖王繼天立極而爲萬世之師法足以敎諸人而憲諸後巍巍功德安可以企及耶 胡五峯曰 帝王之御世能賢並擧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于今人享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僊術騎龍升天者眞妖妄哉 按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仰望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也

附紀 或云休嬉姓黃帝之崩諸侯尊嬉爲帝號有澴氏又曰帝鴻氏有別子曰縉雲氏不才子曰混 縉雲氏娶士敬氏之女曰炎融實生驩兜堯放之崇山驩兜三苗堯竄之三危三苗氏有弟曰饕餮又曰蒼林生始均是爲北狄之祖

少昊金天氏

紀 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 窮桑地名在兗州曲阜縣北 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 地名 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 魯邑也

紀 元年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謂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 少昊氏衰九黎亂德 九黎謂黎氏九人少昊時諸侯作亂者 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薦至 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壽一百歲葬于雲陽 雲陽山名在兗州曲阜縣 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顓頊 顓音專頊音畜

周靜軒曰 嗚呼此亂臣僭叛異端蠱惑之始天道爲之小變矣夫以泰極而否盛極而衰固天運循環之數也是時九黎亂拂天常不遵王命而爲妖世亂蠱惑之魁衆其罪可勝誅乎少昊衰微弗克弔伐謂之何哉由是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

作調歷
迎日推策
置閏設蔀
律度量衡由是而成
制十二筩以聽鳳凰鑄鐘協月筩
大容作咸池何如
作井車
引重致遠而天下利
爲輕重之法以制國
作內經
畫野分州
經土設井立步設畝
別著而數詳

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候問鬼臾區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筴 筴數也謂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也 造十六神歷積邪 邪音餘 分以置閏 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 配甲子而設蔀 迎曆皆起於甲子也按後漢志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章以明之蔀以紀之紀以統之元以原之 於是時惠 惠順也 而辰從矣 命隸首作算數 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算數謂九章算法等類 命伶倫造律呂 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紀消息正閏餘也 命榮猨鑄十二鐘協月筩 榮猨與伶倫同鑄黃鍾大簇等十二鍾以象十二律每月氣至則鼓管飛灰應之也 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按白虎通黃帝樂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也咸池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 命車區占星氣容成兼而總之 車區容成皆臣名 帝作冕垂旒充纊 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垂旒所以蔽目充纊所以塞耳 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 玄黃天地之正色也故上衣玄以法天下裳黃以法地 旁觀翬翟草木之華 翬呼回切飛舉翬翟雉名也 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 家語孔子曰黃帝始垂衣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 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髀神鉦以揚德建武 命共鼓化狐 並黃帝之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 大輅天子所乘車也 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帝作宮室之制 按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遂作合宮 合宮即周明堂也 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範金爲貨 範以模鑄金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制金刀 食貨志貨寶于金利於刀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 立五幣 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 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 謂五行之氣正所謂濕涼寒燥溫是也 立五運 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也 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爲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皴瘃音逡祝 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監上平聲下去聲 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 著丘略切地著猶言土著也言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也 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皆有占數而知之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索隱曰難猶說也凡事是非[illegible] 時播百穀

黃帝

指南車以示四方

以雲紀官

得六相而天下治

大風去垢執衡驅羊

帝受河圖

始有星官之書

作甲子蓋天

帝命容成作蓋天

綜六術以定氣運

黃帝有熊氏 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

綱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 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遶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邱因名軒轅 軒轅邱在開封府新鄭縣境 帝生而神靈 日角龍顏有景雲之象 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成成人也 國于有熊 有熊地名今河南新鄭是 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是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 干楯也戈戟也伏羲用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器起于太昊矣 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榆罔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治兵藝五穀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勝之又擒殺蚩尤於涿鹿 涿音卓今燕山路涿州是蚩尤姓姜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兼并諸侯荒縱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四方蚩尤日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炎帝遂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於是諸侯咸歸軒轅氏代神農氏爲天子是爲黃帝

編元年黃帝既爲天子於是始立制度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 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旌旗 披山通道 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 未嘗寧居其土地東至于海西至崆峒 山名在陝西臨州衛 南至于江北逐葷粥 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 合符于釜山 合符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釜山在保定府安肅縣其形若釜然故名 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環繞軍兵爲營自衛 以雲紀官 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有土德之瑞 索隱曰炎帝火黃帝土代之即黃龍地螾見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螾音引 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廩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太鴻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東萊呂氏曰正義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帝受河圖 輪集全書黃帝之時見兩龍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河而上帝因而進帝跪受之圖見紫氏書傳 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按天文志軒轅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敍五事命鬼臾區占星觀雲以候正月日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 命大撓 撓奴效反 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 帝立星官因命大撓占斗柄初昏所指月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幹枝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 蓋天即渾天儀也 綜六術以定氣運 綜猶總也六術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也 因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可以見矣乃因

火師火名

天之立君以為民君立政以行保民之政憂民救民之功用聖人一心即天地至公至仁之心

二聖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

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 斲削之也耜音事田器所以起土者 揉木為耒 揉屈木也耒耜之柄也 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故號神農氏 作蜡祭 蜡之為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祭八神以報功 以赭鞭鞭草木 赭音者赤色也神農以火德王故於蜡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見史記本紀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無夭札之患 夭短折也夭死曰札 天下宜之 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見易下繫辭 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 交趾郡名今安南是 北至幽都 幽都古之幽陵今順天府 東至暘谷 淮南子曰暘谷日出之所 西至三危 三危山名在沙縣屬陝西 莫不從其化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長沙之茶鄉 長沙府名茶鄉今茶陵縣 傳八世至榆罔而亡

周靜軒曰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立國以行保民之政也自三皇乾鑿五帝迭興民物雖移代有制作然而茹草木之實食鳥獸之肉旨若也炎帝初王天下即與憂民之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樹藝五穀躬親畎畝耕耘收藏之農事興矣然天時寒燠無常疾病難免須仗藥石庶幾延生炎帝始味其滋察其性分寒溫平熱之四等析君臣佐使為二區一日之間逢毒十二皆能化之而無侵害於是方書以興醫道以立民有疾疢皆可療治炎帝憂世救民之功用何其切哉夫以五穀既樹而民食已足藥石既攻而民生已賴澤及當時恩垂萬世至於今尙賴無窮之德是知聖人一心即天地其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一物不遂其生育之成無一民不遂其長養之性一至公至仁之心也天即聖人也聖人即天也夫何間然之有哉

帝臨魁 神農氏納莽氏之女曰聽詙生臨魁魁是為炎帝在位八十年子承立 帝承 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 帝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子宜立

帝宜 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 帝宜子旁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裏立 帝裏 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 帝裏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為政束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於是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於洛神農氏遂亡 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稷有子曰農申或云嘗嗣炎帝云 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為堯共工實生伯夷封于呂為舜四嶽其後呂尚佐周封于齊

趙雪航曰 外紀載伏羲人身蛇首神農人身牛首殊不知天地開闢自盤古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氏兄弟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當此混茫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夫豈有此怪異之貌乎吏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遵其制度寘其命令也豈有蛇身牛首之怪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信也明矣 丁南湖曰 蛇身牛首之相不為怪異蓋模擬彷似云耳昔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皋陶色如削瓜傅說體無植鰭皆是也獨怪後世塑立羲農等像乃真[illegible]

大庭氏 其?書也三墳?五?其色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氏 **栗陸氏** 其為政也倒?自用民始?其臣東里子諫而殺之天下叛?栗陸遂亡 **驪連氏** 亦曰且連氏

渾沌氏 見[illegible]提紀 **赫胥氏** 其為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動夕息饑食渴飲莫知作善而作惡也

尊盧氏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用始?居?事之陽 **昊英氏** 其居位也人民寡而草木鳥獸繁?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氏

有巢氏 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聖人教之以?構而?檜?而?其?以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居廬之始也

朱襄氏 其時恆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羣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氏

有天氏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讙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

陰康氏 其時水瀆不疏陰凝陽閼人鬱于內脈理滯著而多重膇陰康思所以和其關節乃制關為治于華原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陳四明曰 世傳伏羲氏之後凡十五氏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攷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佐伏羲為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居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邪

共工氏 太昊氏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髮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于湛樂淫泆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

趙雪航曰 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補天以愚慮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其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說尤甚謬矣天有輕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遠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恢恢浩浩積轉無垠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者虛謬之辭覽者不可不察 **羅長源曰** 鍊石補天之說非眞有是事也蓋是時共工傲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氏代宓羲以立極戮共工以祛害以木德王天下本紀謂其功高而克三皇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眞可旋轉天日亦可浴乎

炎帝神農氏 按白虎通曰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紀 少典之君娶于有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 育養也 故以姜為姓 史記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 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

編 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都于陳遷曲阜 陳國名今開封府陳州曲阜魯邑名今山東兗州府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書制有六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重人倫之本　龍馬負圖　龍師龍名　分理宇內而政化大合　修身理性反其天眞　萬世文字之祖　明物成務之學造化之秘泄於此　聖道之統始於此　治世爲而不有

中觀萬物於人始畫八卦（謂乾坎艮巽離震坤兌也）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造書契謂刻木書字代更替也）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書謂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指事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五曰轉註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曰轉註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　作甲歷甲歷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丁南湖曰（論字者皆謂始於倉頡而不謂始於伏羲按倉頡爲黃帝之史官或伏羲制字至倉頡而大備或倉頡即伏羲之臣而共成書契皆無從考究也）

【編】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爲妻曰娶）以儷皮爲禮（儷音麗伉儷之義雙也）正姓氏（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通媒妁（媒謀也妁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又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按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也）　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治　帝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琴（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爲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而樂音自是興焉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禮記天子死曰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

陳定宇曰（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畫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悔吝吉凶之塗蓋非特爲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王守溪曰（三皇之世俗尙洪荒文明猶未開顓蒙猶未啓也伏羲先天而興實爲萬世文明之主因河洛書八卦後世之象爻實祖之造書契代結繩後世之篆隸實祖之作甲歷爲歷象之祖制嫁娶爲大昏之祖正姓氏爲氏族之祖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爲樂歌之祖制桐爲琴絙絲爲瑟則簣桴土鼓之習漸革造網罟養六畜則茹毛飲血之民庶得以沐其鮮食之利于當時帝恬泊於上朱襄諸臣分理於下渾沕無爲而政化大治若歲之有春若日之初出若太羹玄酒之未有滋味此伏羲氏所以爲五帝之首君而萬古文明之會肇基於此乎）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與共工氏戰卒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邱以郊天者神祇之極悲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一百三十歲而沒）

柏皇氏（其治世也爲而不有應[illegible]）

中央氏亦曰中

教民烹飪
順四時而遂天意
始作結繩之政
遂皇有四佐
尸體妙用
禹湯文武成其功
五君先天地開闢之仁
後天地制作之義
五帝之名實定
帝德合上下

【綱】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烹調生熟之節）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上古聖人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也）立傳教之臺（傳教言師長之臺門教人也師道之立從此始）爲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按皇王大紀曰燧人氏始教人出火民未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燔之未有烹炮飲血而茹腥始教之燔炙後世聖人遂有鑽燧改火之政矣　燧音遂）

胡五峯曰（混茫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爲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靈聖精是以爲三綱之宗業事本乎道道之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何莫由斯道也）

五帝紀（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胡五峯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卽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此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以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恃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胡雙湖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他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庖犧氏王天下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五帝德答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爲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敘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今愚本之易證之五峯庶幾仲尼之意云　五帝德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答問五帝有曰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

太昊伏羲氏（按白虎通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定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紀】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華胥地名在陝西藍田縣小淵曰渚史記母曰華胥）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遂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成紀縣名今鞏昌府成州是也）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按位在東方象日月之明故帝稱太昊昊明也昊與皞同）人生之始也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音田獵也）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享神祇故曰庖犧氏

【綱】帝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也以木德繼天而王（木居五行之首太昊始以木德王天下而王也青故衣服旌旆節旄皆尚青也）都宛丘（今陳州太昊之墟是天子所居皇都都總也天子總會人民之所也）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河洛出於伏羲之世洛書出於大禹之時此以二者皆出於伏羲誤矣）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

見轉蓬而制乘車

精藝

構木爲巢

聖人有功於民物

聖人功用宏長

禪通紀 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一十九世

軒轅氏 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祝融氏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鴻鳥以爲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都于鄶葬衡山之陽 按白虎通曰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

太昊伏羲氏 說見後

史皇氏 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墟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愚按舊自史皇氏至無懷氏皆在太昊伏羲之前四明陳氏獨以爲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之前餘各繫于太昊之後今從之 丁南湖曰伏羲氏又稱庖犧氏神農氏又稱烈山氏又稱連山氏又稱伊耆氏即此推之則太古王者稱號重疊多矣三皇既爲天子則其弟三十人想皆諸侯並有稱號此見鉅靈辰放等稱或重疊或諸侯存疑可也

疏仡紀 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迄于周

右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氏年代建都之處然則人皇以後豈得爲無帝王邪今採四明陳臣世編增纂而分注之庶幾學者得有考焉而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之後今從之次于左

有巢氏

紀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妎傷之心 妎音害妒也 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爲巢 構架也說文鳥在上曰巢在穴曰窠即陳經所謂聚薪柴以居也 敎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按皇王大紀曰有巢氏之時乃敎民爲橧巢夏暑居之穴地爲營窟冬寒居之

周靜軒曰 太古之時民物雖夥而猶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妎傷及有巢之世機智漸生民物相妬焉有巢氏受命而興深閔物爲民害由是振起宸斷硏精殫思構木爲巢敎民居之而禽獸之毒始不能施其惡民之心深矣夏暑之極架木而爲橧巢冬寒之極穴居而爲營窟其仁民之意切矣然而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民自爾其紊息也未有粒食茹禽獸之毛未有衣服蔽禽獸之皮而民自爾其安恬也使無聖人者出創制立法構巢以居則民必爲禽獸所傷而無噍類爲此聖人所以有功於民物也而功用何其宏長也哉

燧人氏

[illegible]王作不如唐虞漢唐宋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其數何[illegible]古門爲[illegible]所[illegible]尚之論

[illegible]營养乎方覽山曰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有太極則有陰陽既有陰陽則生萬物既有萬物則生聖人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降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萬年陰陽始完而聖人生萬無是理也夫自堯舜至於今纔三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以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直待羲農黃帝堯舜而後治也竊謂羲皇去邃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是誠確論學者其知之

陳四明曰 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氏世者也方是時也世居巢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爲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敍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敍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書雖繁簡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且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雖蜂蟻尚然況於人乎以稽古之先爲無君邪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邪吾不得而泯也愼其世而著其號舍其怪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以下備考焉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立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 出于汾脽握天象持化權擇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恆處而跡竄于蜀 出猶生也汾脽謂汾陰脽上也脽音誰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狙神氏 距白許切　黎靈氏　大騩氏 騩京媿切　鬼騩氏　弇茲氏 弇沾三切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雲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是爲皇人

因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茫無形實無味斐會久視操法擁而長存者　空桑氏 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卽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　神民氏 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猗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成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圍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卉音毀卉服島夷之服蔽猶遮也揉居彙切兩手取之也綯絞之也去除之也靈雨者方春時雨也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遠瀋澤俾民時人[illegible]椎結左衽不知文字事莫克傳後望帝杜宇云　豕傀氏 傳六世　渾沌氏 傳七世

東戶氏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寡好垂𦂳拱默而九寨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淫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漢書注卑行曰鴈

皇覃氏 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任而不治宣天地府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地而不可相陵傳七世　啓統氏 傳三世　吉夷氏 傳四世

几蘧氏 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狥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而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營其行蹎蹎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藁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豈不足治也 鶉居鷇處言如鶉鳥之居無常處而飲食如鷇之待哺而活也

稀韋氏　有巢氏 傳二世說見後　燧人氏 傳八世說見後　庸成氏 皇王之世平阿無壁四穀遂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器有事傳八世

鶉居鷇飲

建歲定時帝王御世之眞法

爰定三辰

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

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之著明也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而得布也十母爲戊己戊者司也言陰陽彰露物已成固也己者止也言陰氣殺物物皆收斂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也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更物也辛者言萬物之辛生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故曰子

周靜軒曰 盤古氏既分天地天既開於子矣而天皇氏出焉繼盤古而爲治天既開矣而干支之名則未製也地既闢矣而歲時之位則未定也天皇氏既立十干以定歲又立十二支以定時歲時既定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其立身行己澹泊無爲誠足爲帝王御世之眞法也

地皇氏 謂之地皇氏者蓋取地闢於丑之義也按史記本紀曰火德王興於熊耳龍門等山

【紀】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 爰所也三辰謂日月星也 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各當作合千當作百前天皇氏亦同

周靜軒曰 此地闢於丑而有地皇氏出焉所以主宰萬物而君臨天下者也天地開闢干支已名使三辰不定晝夜不分則冥冥爲萬古皆如長夜矣由是明乎晝者則謂之日明乎夜者則謂之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謂之生宿晝夜者陰陽之道也三辰既分而晝夜已判消長盈虧朔望相繼而遂以三十日爲一月焉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俾後之民人皆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晝夜之所以然而登高明正大之域矣

人皇氏 謂之人皇氏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也按史記本紀曰人皇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

【紀】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 按此即諸侯分封之始 當是時也萬物羣生禧風汮穆 汮音勿汮穆深微貌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辯疑） 余宗海云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算一度至午會是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天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歲攤派於三皇等氏之下以足其數豈眞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錄之於唐虞之前而置之於此蓋亦誤矣

周靜軒曰 此人生於寅而人皇氏出所以繼天皇地皇而爲治也是時風氣漸開而萬物爲之羣生時序漸著而淳風爲之汮穆君乃明君而主不虛王臣乃眞臣而臣不虛貴制治漸數而政教所由興禮義漸備而君臣所自起饑食渴飲而民食用漸著矣男交女搆而民婚姻漸張矣然民僞猶未滋也人欲猶未侈也人雖羣生而爭奪之患不興物雖總聚而凌逼之念不舉故人皇氏兄弟九人分爲九區各居一方均享天祿非若後世視骨肉如寇讎待兄弟如芒刺也人心不古有如是哉

丁南湖曰 說者以邵子元會之數而謂八千之千當作百者是也蓋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故以此會一萬八百年屬於天皇丑會生地故以此會一萬八百年屬於地皇寅會生人而以寅至午會[illegible]

問三皇五帝之號其來舊矣而說者紛紛莫之統一果以何者爲據與

四象變化而庶類繁首出御世

三才首君盤古繼天出治天地人判而三才立父天母地謂之天子

澹泊無爲而俗自化

始制干支以定歲

三皇紀（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趙田袁黃了凡輯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胡雙湖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得之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盤古氏

綱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言盤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

胡五峯曰（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周靜軒曰（天之立君以御世也君之立極以統象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出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天地人判而三才以立世道漸開風氣漸蕩人文宣著治教休明矣天之立君豈苟焉而已哉是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者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其任大責重不其然乎）丁南湖曰（馬遷史記不錄三皇以其茫昧無據也況盤古在三皇之前乎是故史氏云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夫是之謂相傳則疑以傳疑而得春秋郭公夏五之書法矣）

天皇氏（謂之天皇氏者蓋取天開於子之義也按白虎通曰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史本紀曰木德王歲起攝提）

綱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十干曰閼逢（即甲也閼音遏逢音蓬）旃蒙（即乙也旃音氈）柔兆（即丙也）彊圉（即丁也圉音語）著雍（即戊也）屠維（即己也）上章（即庚也）重光（即辛也）玄黓（即壬也黓音亦）昭陽（即癸也）十二支曰困敦（即子也困敦渾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赤奮若（即丑也言陽氣奮迅而起萬物無不若其性者順也）攝提格（即寅也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者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格）單閼（即卯也閼音遏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執徐（即辰也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大荒落（即巳也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敦牂（即午也敦音頓牂音臧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協洽（即未也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涒灘（即申也涒音吞言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作噩（即酉也噩音愕言萬物皆芒枝起之貌）閹茂（即戌也言萬物皆蔽冒閹蔽也茂冒也）大淵獻（即亥也淵深也大獻萬物於天深於蓋藏也）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參考）（按干支之說子母相生十母爲

南宋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 建炎四 紹興元年之九年 附 金太宗晟 熙宗亶 西遼耶律大石 感天蕭后 夏乾順

卷之三十四

高宗 紹興十年之三十二年 附 金熙宗亶 廢主亮 西遼仁宗夷烈 夏仁孝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 隆興一 乾道九 淳熙十六 附 金世宗雍 西遼直魯古 夏仁孝

卷之三十五

光宗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紹熙五 附 金章宗璟 西遼直魯古 夏純祐

寧宗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附 金王 元太祖 西遼 夏安全 遵頊

卷之三十六

理宗在位四十年改元者八 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開慶一 景定五 附 金哀宗守緒 末帝承麟

元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卷之三十七

度宗在位十年改元者一 咸淳十 附 元世祖忽必烈

恭宗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德祐二 附 元世祖忽必烈

端宗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景炎三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帝昺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祥興二 附 元世祖忽必烈元年之十五年

卷之三十八

元紀

世祖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一 至元十六年之三十一年

昭宣帝（仍用天祐年號在位三年）

卷之二十七

五代

後梁紀　附　契丹年紀

太祖（在位六年改元者二）　開平四　乾化二

均王（在位十一年先二年仍乾化年號後改元二）　貞明六　龍德三

後唐紀　附　契丹年紀

莊宗（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同光三

明宗（在位八年改元者二）　天成四　長興四

閔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應順二

潞王（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清泰二

後晉紀　附　契丹年紀

高祖（在位七年改元者一）　天福七

齊王（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開運二

後漢紀　附　契丹改國號遼年紀

高祖（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乾祐二　隱帝（仍稱乾祐年號在位二年）

後周紀　附　遼年紀

太祖（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廣順三

世宗（在位六年改元者一）　顯德六　恭帝（仍稱顯德年號在位一年）

武帝改元者一 永定

文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 天嘉六 天康一

臨海王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光大二

宣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 大建十四

後主在位六年改元者二 至德三 禎明三

隋紀 附 北朝 後周 北齊

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開皇二十 仁壽四

煬帝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一 大業十二

恭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義甯二

卷之十九

唐紀

高祖在位九年改元者一 武德九

卷之二十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 貞觀二十三

卷之二十一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一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一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二

中宗復位五年改元者一 附 武后僭號稱制二十一年 嗣聖十二 神龍二 景隆三

睿宗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景雲二 太極一

文帝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 元嘉三十

孝武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孝建三 大明八

廢帝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景和一

明帝在位八年改元者二 泰始七 泰豫一

倉梧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元徽五

順帝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昇明三

齊紀 附 北朝 魏紀

高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建元四

武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一 永明十一

明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建武五

東昏侯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中興二

卷之十七

梁紀 附 北朝 魏紀 東魏 北齊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 天監十七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太清五

簡文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大寶二

元帝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承聖三

敬帝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紹泰一 太平二

卷之十八

陳紀 附 北朝 後周 北齊

改元者三

卷之七

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　建元六　元光一　元朔六　元狩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昭帝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　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卷之八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　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卷之九

元帝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　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甯一

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哀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二　建平四　元壽一

平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一　元始五

孺子嬰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居攝二　初始一　附王莽在位八年

卷之十

淮陽王在位二年

東漢紀

光武皇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　建武三十　中元二

明帝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　永平十八

卷之十一

卷之首

卷之一

三皇紀

五帝紀

夏紀

商紀

卷之二

甲午

甲戌

甲申

甲午

癸卯 〇

我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甲辰

甲寅 丙辰 〇

我

今上皇帝乾隆萬萬年

甲子

甲戌

大清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

戊辰○莊烈帝崇禎元年

甲戌

丙子我

大清太宗文皇帝改元崇德元年

癸未

皇清

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師懷宗殉社稷明亡○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鼎順天

甲午

壬寅○我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

甲辰

甲寅



甲寅

甲子　丙寅帝崩子載垕立是爲穆宗　丁卯○穆宗隆

慶元年　壬申帝崩子翊鈞立是爲神宗　癸酉○

神宗萬歷元年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丙辰我

大淸太祖高皇帝肇基盛京建號天命元年

庚申七月神宗崩太子常洛立是爲光宗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崩太子由校立是爲熹宗　辛酉○熹宗天啓元年

甲子　丁卯熹宗崩弟由檢我

甲午

甲辰
丁未 帝崩子祐樘立是爲孝宗
戊申○孝宗弘

治元年
甲寅

甲子
乙丑 帝崩子厚照立是爲武宗
丙寅○武宗正德元年

甲戌

辛巳 帝崩從弟厚熜立是爲世宗
壬午○世宗嘉

靖元年
甲申

甲午

甲辰

戊寅帝崩孫允炆立是爲惠帝

己卯○惠帝建文元年

壬午六月遜位太祖第四子燕王棣立是爲成祖

癸未○成祖永樂元年

甲申

甲午

甲辰帝崩子高熾立是爲仁宗

乙巳○仁宗洪熙元年帝崩子瞻基立是爲宣宗

丙午○宣宗宣德元年

甲寅

乙卯帝崩子祁鎮立是爲英宗

丙辰○英宗正統元年

甲子

己巳帝蒙塵弟祁鈺立是爲代宗

庚午○代宗景泰元年

甲戌

丙子正月被廢英宗復辟

丁丑○英宗天順元年

壬申 八月帝崩立明宗次子懿王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薨立明宗長子妥懽帖木兒是爲順帝

癸酉○順帝元統元年

甲戌

乙亥 改元 至元

辛巳 改元 至正

甲申

辛卯○徐壽輝據漢陽稱帝國號天完稱治平元年

癸巳○張士誠據平江稱周王號天祐元年平江今蘇州府

甲午

乙未○韓林兒據亳州稱宋帝號龍鳳元年

庚子○陳友諒弒徐壽輝天完亡五月友諒稱漢帝號大義元年

癸卯○漢陳友諒敗死子理立改元德壽元年明玉珍據成都稱帝國號夏稱天統元年張士誠改稱吳王元年

甲辰○漢陳理亡

丙午○宋韓林兒亡

丁未○朱元璋稱吳王吳元年夏明昇改元開熙元年吳張士誠亡

明

戊申○明太祖姓朱名元璋洪武元年閏七月元亡○都應天今江寧府後成祖遷都北平今都城順天府

辛亥 蜀明昇降

甲寅

甲子

甲戌

元

蒙塵弟昰立是爲端宗 景炎元年

戊寅 五月崩弟昺立是爲末帝 祥興元年

己卯 宋亡

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都燕京卽今都城順天府

甲申

甲午 帝崩孫鐵木耳立是爲成宗

乙未○成宗元貞元年

丁酉 改元

大德

甲辰

丁未 帝崩子海山立是爲武宗

戊申○武宗至大元年

辛亥 帝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爲仁宗

壬子○仁宗皇祐元年

甲寅 改元

延祐

庚申 帝崩子碩德八刺立是爲英宗

辛酉○英宗至治元年

癸亥 帝被弑晉王也孫鐵木兒立是爲泰定帝

甲子○泰定帝

泰定元年

戊辰 改元 致和 七月帝崩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立於大都是爲文宗

改元天歷遣使迎其兄周王和世㻋於漠北八月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立於上都改元天順後圖帖睦爾陷上都阿速吉八不知所終○九月文宗天歷元年

己巳○

明宗卽位 文宗讓位於兄和世㻋卽位於和甯之北是爲明宗立文宗爲太子八月明宗暴弑乃復 文宗天歷二年

庚午 改元 至順

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壬申○金改元崇慶

癸酉○金改元至寧九月宣宗珣貞祐元年

甲戌

丁丑○金改元興定

壬午○金改元元光

癸未○夏主德旺乾定元年

甲申帝崩子昀立是爲理宗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乙酉○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元

滅夏

戊子改元紹定

庚寅○蒙古太宗窩闊台元年

壬辰○金改元天興

甲午改元端平○金末帝承麟元年亡

丁酉改元嘉熙

辛丑改元淳祐

壬寅○蒙

古后乃馬眞稱制

甲辰

丙午○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辛亥○蒙古憲宗蒙哥元年

癸丑改元寶祐

甲寅

己未改元開慶

庚申改元景定○蒙古世祖忽

必烈中統元年始有年號

甲子帝崩子禥立是爲度宗蒙古改元至元

乙丑○度宗咸

湻元年

辛未○蒙古始改國號爲元

甲戌帝崩子㬎立是爲恭帝

乙亥○恭帝德祐元年

丙子五月

改元人慶

己巳○夏改元天盛金主亮天德元年

癸酉○金改元貞元

甲戌○西遼永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

丙子○金

改元正隆

辛巳○金世宗雍大定元年

壬午六月

禪位於太子眘是爲孝宗

癸未○孝宗隆興元年

甲申

乙酉改元乾道

戊子○西遼直魯古天禧元年

甲午改元淳熙

甲辰

丁未十月高宗崩

己酉二月禪位於太子惇是爲光宗

庚戌○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甲寅六月孝宗崩七月禪位於太子擴是爲甯宗 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

乙卯○甯宗慶元元年

丙辰○金改元承安

庚申○西遼亡

辛酉改元嘉泰○金改元太和

甲子

乙丑改元開禧

丙寅○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鐵木眞元年

戊辰改元嘉定

己巳○金主允濟大安元年

庚午○夏改元皇建

辛未○夏

…隆

戊寅 改元元符

己卯 …永安

庚辰 …

立是為徽宗

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

壬午 改元崇甯○夏改元貞觀

甲申

丁亥 改元大觀

辛卯 改元政和○遼改元大慶

甲午

乙未○夏改元雍甯

金太祖完顏旻收國元年初起遼東遷都於燕再遷於汴亡於蔡州

丁酉○金改元天輔

戊戌 改元重和

己亥 改元宣和

庚子○夏改元天德

辛丑○遼改元保大

癸卯○金太宗晟天會元年

甲辰

乙巳 二月帝禪位於桓是謂欽宗 金滅遼 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

丙午○欽宗靖康元年

丁未○靖康二年二帝蒙塵欽宗弟康王構即位是為高宗四月高宗建炎元年○遷都臨安今杭州府自此以後為南宋 西遼改元康國

己酉 三月皇子明受元年十月復位

辛亥 改元紹興○偽齊劉豫阜昌元年

甲寅

乙卯○夏改元大德

丙辰○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淸元年

丁巳○偽齊亡

戊午○金改元天眷

己未○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辛酉○金改元皇統

壬戌○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

甲子○夏

明道○遼興宗宗眞景祐元年
癸酉○遼改元重熙
甲戌改元景祐

戊寅改元寶元○夏景宗趙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居今甯夏
庚辰改元康定
辛巳改元

慶歷
甲申

己丑改元皇祐○夏毅宗諒祚甯國元年
庚寅○夏改元天祐垂聖
癸巳○夏改元

福聖承道
甲午改元至和
乙未○遼道宗洪基清甯元年
丙申改元嘉祐
丁酉○夏改元

奲都
癸卯帝崩子曙立是爲英宗夏改元拱化

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乙巳○遼改元咸雍
丁未帝崩子頊立是爲神宗

戊申○神宗熙甯元年
己酉○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甲寅
乙卯○遼改元太康
戊午改元元豐

甲子
乙丑帝崩子煦立是爲哲宗遼改元大安

丙寅○哲宗元祐元年○夏改元天安禮定
丁卯○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辛未○夏改元天祐民安
甲戌改元紹聖
乙亥○遼改元

癸亥改元乾德
甲子
乙丑平蜀
戊辰改元開寶 繼恩立尋

被弑弟繼元立
己巳○遼景宗賢保寧元年
辛未平南漢
甲戌

乙亥平南唐
丙子○帝崩弟光義立更名炅是爲太宗十二月以後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戊寅吳越以地

來歸
己卯平北漢 遼改元乾亨
癸未○遼改元統和

甲申改元雍熙
戊子改元端拱

甲午
乙未改元至道

丁酉帝崩子恒立是爲眞宗
戊戌○眞宗咸平元年

甲辰改元景德
戊申改元

大中祥符
壬子改元開泰
甲寅

丁巳改元天禧
辛酉○遼改元

太平
壬戌改元乾興帝崩子禎立是爲仁宗
癸亥○仁宗天聖元年
甲子

壬申改元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癸巳 唐主亶殂子從厚立是爲愍帝 閩惠宗璘稱帝改元龍啓元年

甲午○愍帝應順元年 三月被弑 廢帝 名從珂 清泰元年 ○後

蜀高祖孟知祥明德元年

乙未○吳改元天祐遷都金陵 今江甯府 閩改元永和

丙申○晉高祖 姓石名敬瑭 天福元年 唐主從珂自焚唐亡○都洛 閩康宗昶通文元年

丁酉○吳亡 南唐李昪昪元元年居金陵 遼改

元會同

戊戌○蜀後主昶廣政元年

己亥○閩景宗延羲永隆元年

壬寅 晉主殂子

重貴立 南漢殤帝玢光太元年

癸卯○出帝天福八年 不改元 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 閩王延曦弟延政據建州稱帝國號殷改元天德元年 南漢中宗晟應乾元年又改乾

和

甲辰 改元 開運元年

乙巳○殷改國號曰閩尋爲南唐所拔閩亡

丙午 十二月晉亡

丁未○漢高祖 姓劉名知遠 天福十二年 二月稱帝不改元 ○都於汴 吳越奉漢正朔佐卒弟倧立 楚奉漢正朔希範卒弟希廣立 遼大同元年八月世宗元正天祿元年

戊申 正月漢主殂子承祐立是謂隱帝 ○隱帝乾祐元年 ○吳越倧卒弟俶立

庚戌 十月漢主爲亂兵所弑漢亡 楚馬希萼立

辛亥○周太祖 姓郭名威 廣順元年○都於汴 楚亡 北漢世祖劉旻乾祐四年 遼穆宗述律應歷元年

甲寅 周主殂養子柴榮立是爲世宗 ○世顯宗德元年

乙卯○北漢孝和帝承鈞乾祐八年

丁巳○北漢大

會元年

戊午○南唐中興元年五月去帝號奉周正朔 南漢劉鋹大寶元年

己未 帝殂子宗訓立是爲恭帝不改元

庚申○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 建隆元年 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亡○都於汴

辛酉○南唐後主煜立

後梁　高季興據荊南梁封勃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傳子從誨孫保融保融生勗傳子繼沖後宋乾德元年亡無有年號故不列紀元中

後唐　巖製龑字取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

光化

辛酉 元改 天復 ○朱全忠封梁王 李茂貞封岐王

壬戌 ○楊行密封吳王

癸亥 ○王建封蜀王

甲子 改元 天佑 八月帝被弒子柷立是爲昭宣帝 錢鏐封吳越王

乙丑 ○ 昭宣帝

天佑二年

丙寅

丁卯 天佑四年四月禪位於梁 ○ 梁太祖 姓朱名全忠更名晃 開平元年 ○都汴今開封府徙洛陽後亡於汴 晉王李克用稱唐天佑四年 岐王李茂貞天佑四年 吳王楊渥天佑四年 蜀王王建天復七年 吳越王錢鏐奉正朔居杭州今杭州府 閩王王審知奉梁正朔居福州今福州府 楚王馬殷奉梁正朔居潭州今湘潭縣

戊辰 ○晉王李存勗立 吳王楊隆演立 蜀高祖武成元年 南平王劉隱奉梁正朔居今廣州府

庚午 ○蜀改元永平 南平劉巖改封南海王

辛未 改元 乾化

壬申 被弒

癸酉 ○ 末帝 友貞更名瑱

乾化三年

甲戌

乙亥 改元 貞明元年

丙子 ○蜀改元通政 遼耶律阿保機神明元年起北方後遷都燕京

丁丑 ○蜀改元天漢 劉巖改國號漢稱帝改元乾京元年後更名龑

戊寅 ○蜀改元廣太

己卯 ○蜀後主衍乾德元年 吳改元武義元年

辛巳 改元 龍德 ○吳睿帝溥順義元年

壬午 ○遼改元天贊

癸未 ○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勗 同光元年 十月滅梁 ○ 都晉陽遷於洛

甲申 ○梁亡 閩王延翰立被弒弟璘立 南漢改元白龍 前蜀亡

乙酉 ○遼改元天顯

丙戌 四月被弒 ○ 明宗 名亶 天成元年 ○遼太宗德光立不改元

丁亥 ○吳稱帝改元乾貞 南漢改元大有

己丑 吳改元太和

庚寅 改元 長興

壬辰 吳越王元瓘卒

文宗太和元年

甲寅
丙辰改元開成
庚申帝崩弟瀍

立是爲武宗
辛酉○武宗會昌元年



丙寅帝崩叔父忱立是爲宣宗
丁卯○宣宗大中元年

甲戌

己卯帝崩子漼立是爲懿宗
庚辰○懿宗咸通元年

甲申

癸巳帝崩子儼立更名儇是爲僖宗
甲午○僖宗乾符元年

庚子改元廣明
辛丑改元中和

甲辰
乙巳改元光啓
戊申改元文德帝崩子傑立是

爲昭宗
己酉○昭宗龍紀元年
庚戌改元大順
壬子改元

景福
甲寅改元乾甯○李克用封晉王
戊午改元

乾元 庚子元改上元 辛丑 壬寅 寶應

子豫立是爲代宗 癸卯○代宗廣德元年 甲辰 乙巳改元永泰 丙午改元

大歷

甲寅 己未帝崩子适立是爲德宗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 甲子改元興元 乙丑改元

貞元

甲戌

甲申 乙酉正月帝崩子誦立是爲順宗八月禪位太子純是爲憲宗改是年爲永貞元年○

丙戌○憲宗元和元年

甲午

庚子帝被弒子恆立是爲穆宗 辛丑○穆宗長慶元年 甲辰帝崩子湛

立是爲敬宗 乙巳○敬宗寶歷元年 丙午帝被弒子昂立是爲文宗 丁未○

己丑 武后改元永昌又改載初

庚寅 武后改元天授自稱皇帝改國號周廢皇帝爲皇嗣

壬辰 武后改元如意再改長壽

甲午 武后改元延載

乙未 武后改元證聖又改天册萬歲

丙申 武后改元萬歲通天

丁酉 武后改元

神功

戊戌 武后改元聖歷

庚子 武后改元久視

辛丑 武后改元大足又改長安

甲辰

乙巳中宗復位改元神龍

丁未改元

景龍

庚戌 帝被弒子重茂立改元唐隆元年又被廢○睿宗景雲元年

壬子改元太極又改延和 八月禪位於子隆基是爲元宗改元先天

癸丑○元宗改元開元元年

甲寅

甲子

甲戌

壬午改元天寶

甲申

甲午

丙申○七月禪位於太子亨是爲肅宗肅宗至德元載

戊戌改元

癸未（[illegible]）輔公祏天明元年

甲申（[illegible]）公祏亡

丙戌 [illegible]是爲太宗

丁亥○

太宗貞觀元年

戊子○梁梁師都亡

甲午

甲辰

己酉帝崩子治立是爲高宗

庚戌○高宗永徽元年

甲寅

丙辰改元顯慶

辛酉改元龍朔

甲子改元麟德

丙寅改元乾封

戊辰改元總章

庚午改元咸亨

甲戌改元上元

丙子改元儀鳳

己卯改元調露

庚辰改元永隆

辛巳改元開耀

壬午改元永淳

癸未改元弘道帝崩太子哲立是爲中宗

甲申○中宗嗣聖元年二月太后武氏廢帝立其弟旦是爲睿宗文明元年九月武后再改光宅元年

乙酉武后垂拱元年

隋

己亥○周宣帝贇大成元年二月靜帝闡大象元年

辛丑○周大定元年二月禪位於隋 隋文帝開皇元年 都長安

壬寅 帝祖子叔寶立是爲後主

癸卯○後主至德元年

甲辰

丙午○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丁未 改元

禎明○九月隋滅後梁

戊申

己酉○隋文帝開皇九年正月滅陳

甲寅

辛酉 改元

仁壽

甲子 帝被弑子廣立是爲煬帝

乙丑○煬帝大業元年

甲戌

丙子○楚林士弘太平元年

丁丑 隋恭帝侑義寧元年 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 魏公李密永平元年 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 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 西秦帝薛舉秦興元年 梁王蕭銑鳴鳳元年

唐

戊寅○唐高祖姓李名淵武德元年○都於長安 四月隋煬帝被弑於江都 五月恭帝侑禪位於唐 東都越王侗皇泰元年 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 李密降唐 郭子和降唐 薛舉亡 蕭銑稱帝 許宇文化及天壽元年 楚朱粲昌達元年 涼李軌安樂元年 燕高開道始興元年

己卯 恭帝侗被弑隋亡○許宇文化及亡 楚朱粲亡 涼李軌亡 梁沈法興延康元年 吳李子通明政元年 鄭王世充開明元年

庚辰○定楊劉武周亡 燕高開道亡 梁沈法興亡

辛巳○夏竇建德亡 梁蕭銑亡 鄭王世充亡 吳李子通亡

壬午○楚林士弘亡 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

癸亥○東魏改元武定

甲子

丙寅改元

中大同

丁卯改元太清

己巳帝祖子綱立是爲簡文帝

庚午○簡文帝

大寶元年○東魏亡 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辛未八月帝爲侯景所廢立豫章王棟改天正元年 十月景復廢之而自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

壬申○

元帝承聖元年武帝第七子名繹都江陵 蕭紀稱帝成都改元天正 侯景誅 西魏廢帝欽元年

癸酉○武陵王紀敗死

甲戌西魏陷江

陵帝被殺子方智立於建康是爲敬帝 西魏恭帝廓元年

乙亥○敬帝紹泰元年○後梁宣帝蕭詧大定元年

丙子改元

太平

丁丑太平二年十月禪位於陳○陳高帝姓陳名霸先永定元年○都建康 西魏亡 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後世宗明帝毓元年

己卯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 八月周宇文毓稱皇帝建元武成元年

庚辰○文帝天嘉元年○北齊昭帝演皇建元年

辛巳○周武帝

邕保定元年 北齊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壬午○後梁明帝歸天保元年 北齊改元河清

甲申

乙酉○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丙戌改元天康帝殂子伯宗立 周改元天和

丁亥○廢帝光大元年

戊子帝被廢叔頊立

己丑○宣帝太建元年

庚寅○北齊改元武平

壬辰○周改元建德

甲午

丁酉○北齊幼主恒承光元年正月亡

戊戌○周改元宣政

梁

癸酉 帝祖文孫昭業立

甲戌○

廢帝隆昌元年 六月被弑弟昭文立改元延興十月被弑高帝兄子蕭鸞立是為明帝十月後 明帝建武元年

戊寅 改元 永泰 帝殂子寶卷立是為東昏侯

己卯○廢帝永元元年

庚辰○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辛巳 三月帝被廢立南康王寶融是為和帝三月後 和帝中興元年○

壬午 中興二年四月禪位於梁 ○梁武帝 姓蕭名衍 天監元年○都建康

甲申○魏改元正始

戊子○魏改元永平

壬辰○魏改元延昌

甲午

丙申○魏孝明帝詡熙平元年

戊戌○魏改元神龜

庚子 改元 普通○魏改元正光

甲辰

乙巳○魏改元孝昌

丁未 改元 大通

戊申○魏主釗武泰元年莊帝子攸建義元年又改永安

己酉 改元 中大通

庚戌○魏改元更興魏東海王曄建明元年

辛亥○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十月安定王朗中興元年

壬子○魏孝武帝修太昌元年又改永熙

甲寅○魏主修西奔都於長安是為西魏 高歡立清河王善見為帝自洛陽遷都鄴是為東魏孝靜帝改元天平元年

乙卯 改元 大同○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

戊午○東魏改元元象

己未○東魏改元興和

附記
宋鑄孝建四銖錢以年號爲錢文始此

癸酉○北[illegible]永和元年
甲戌
乙亥 元太延
丙子 燕亡

己卯○北涼亡
庚辰○魏改元太平眞君
甲申

辛卯○魏改元正平
壬辰○三月魏[illegible]

安南王余承平元年十月文成帝濬興安元年
癸巳 二月帝被弒五月子駿立是爲武帝
甲午○武帝孝建元年 ○魏改元興光

乙未○魏改元太安
丁酉 改元大明
庚子○魏改元和平

甲辰 帝殂子業立
乙巳○廢帝景和元年 十一月被弒叔父彧立是爲明帝 明帝太始元年
丙午○魏獻文帝弘天安元年
丁未○魏改元皇興

辛亥○魏孝文帝宏延興元年
壬子 改元泰豫 帝殂子蒼梧王昱立

癸丑○廢帝元徽元年
甲寅
丙辰○魏改元承明
丁巳 帝被弒弟準立是爲順帝 ○順帝昇明元年 ○魏改元太和
戊午

齊

己未 昇明三年四月禪位於齊 ○齊高帝 姓蕭名道成 建元元年 ○都建康
壬戌 帝殂子賾立是爲武帝
癸亥○武帝永明元年



蒙遜弑段業自立亦號北涼

甲子五十三

宋

安帝隆安元年○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是爲南涼居河西　五月燕慕容詳建始元年七月慕容麟延平元年北涼公段業神璽元年

戊戌○燕蘭汗青龍元年七月慕容盛建平元年

魏天興元年十一月稱帝徙居平城　南燕慕容備德燕王元年

己亥○燕改元長樂　秦改元弘始　涼呂纂咸寧元年○北涼王段業天璽元年

庚子○南涼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　南燕建平元年稱帝　西涼王李暠庚子元年

辛丑○燕慕容熙光始元年　後涼呂隆神鼎元年　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壬寅改元元興○南涼禿髮傉檀弘昌元年

癸卯桓玄篡位改元永始　後涼呂隆亡

甲辰五月桓元伏誅帝復位於江陵魏改元天錫　南涼去年號奉秦正朔

乙巳改元義熙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元年　西涼建初元年

丁未○夏王赫連勃勃龍昇元年居朔方統萬今甯夏府　後燕亡　北燕高雲正始元年

戊申○南涼改元嘉平

己酉○西秦改元更始　北燕高雲被弑馮跋立改元太平亦號北燕　魏明元帝嗣永興元年

庚戌○南燕亡

壬子○北涼改元元始　西秦乞伏熾磐永建元年

癸丑○夏改元鳳翔

甲寅○南涼禿髮傉檀亡　魏改元神瑞

乙卯○魏改元泰常

丙辰○秦姚泓永和元年

丁巳○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　後秦亡

戊午帝被弑弟德文立是爲恭帝　夏改元昌武稱帝

己未○恭帝元熙元年○夏改元眞興

庚申元熙二年六月禪位於宋○宋武帝姓劉名裕永初元年○都於建康　西秦改元建弘　西涼李恂永建元年

辛酉○西涼亡

壬戌帝殂子義符立

癸亥○廢帝景平元年

甲子五月帝被廢弟義隆立是爲文帝○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乙丑○夏赫連昌承光元年

戊辰○夏赫連定勝光元年　魏改元神䴥　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元年　北涼改元承元

辛未○西秦亡　夏亡　北燕馮弘太興元年　北涼改元義和

壬申○魏改元延和

甲寅[illegible]稱涼王

乙卯○[illegible]涼張[illegible]元觀太始元年

丁巳 [illegible]元 升平○秦苻堅永興元年

己未 秦改元甘露

庚申○燕慕容暐建熙元年

辛酉 帝崩成帝子丕立是爲哀帝

壬戌○

哀帝隆和元年

癸亥 改元 興甯○涼張天錫太清元年

甲子

乙丑 帝崩弟奕立 秦改元建元

丙寅○帝奕太和元年

庚午 燕亡

辛未 帝被廢立

會稽王昱○簡文帝咸安元年

壬申 帝崩子曜立是爲孝武帝

癸酉○孝武帝甯康元年

甲戌

丙子 改元 太元○秦滅前涼

甲申○慕容垂稱王於中山改元燕元是爲後燕 中山今眞定縣 慕容泓起兵華陰稱王改元燕興元年是爲西燕 姚萇起兵北地稱秦王改元白雀是爲後秦

乙酉○秦苻丕大安元年稱帝晉陽 西燕慕容沖稱帝改元更始元年據平陽 呂光據姑臧是爲後涼改號涼州 乞伏國仁據金城改元建義是爲西秦

丙戌○代王拓拔珪建元登國元年尋改稱魏 初都盛樂後遷平城今大同府懷仁縣

後燕都洛陽 後燕慕容垂稱帝 後秦姚萇稱帝於長安 西燕慕容沖被弒立段隨改元昌平隨受誅立宜都王子顗改元建明顗被弒立沖子望改元建平又被弒立慕容泓之子忠改元建武又被弒乃立慕容永改元中興稱帝長子 長子今山西潞州 秦苻登稱帝於南安改元太初 前涼張天錫子張大豫稱涼州牧改元鳳凰

丁亥○涼呂光殺張大豫

戊子○翟遼據黎陽稱魏天王改元建光 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己丑○秦[illegible]呂光稱王改元麟嘉

辛卯○翟遼子釗改元定鼎

癸巳○西燕殺翟釗

甲午○秦苻崇延初元年亡 後秦姚興改元皇初 慕容垂殺慕容永西燕亡

丙申 帝崩子德宗立是爲安帝 年 涼呂光改元龍飛 燕慕容寶永康元 魏主珪改元皇始

丁酉○

東晉

壬申　九月太子鄴稱制關中明年正月懷帝遇害卽位長安是為愍帝
癸酉○愍帝建興元年
甲戌
乙亥○漢改元建元
丙子　帝蒙塵　漢改元麟嘉

丁丑○東晉元帝名睿建武元年○都建康卽建業今江寧府
戊寅改元太興○七月漢劉粲漢昌元年十月劉曜光初元年

己卯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　漢劉曜改國號趙稱前趙　石勒稱王於襄國號後趙稱元年襄國今順德府
庚辰○五月南陽王保亡涼王張茂改元永元

壬午改元永昌　帝崩子紹立是為明帝
癸未○明帝太甯元年
甲申○涼張駿改元太元
乙酉　帝崩子衍立是為成帝
丙戌○成帝咸和元年

戊子○後趙改元太和
己丑○八月前趙亡
庚寅○趙石勒稱帝改元建平

癸巳○趙石弘延熙元年
甲午
乙未改元咸康○成李期玉恒元年　趙石虎建元元年稱天王

戊戌○成李壽更國號曰漢改元漢興　代王什翼犍改元建國

壬寅　帝崩弟岳立是為康帝
癸卯○康帝建元元年
甲辰　帝崩子聃立是為穆帝　漢李勢太和元年
乙巳○穆帝永和元年
丙午○涼張重華永樂元年　漢改元嘉甯
丁未○漢李勢亡

己酉○趙石虎稱帝改元太甯　燕慕容儁稱帝遼東改元燕元是為前燕遼東今盛京
庚戌○趙石鑒青龍元年閏正月冉閔弑鑒自立更國號曰魏改元永興石鑒弟石祗稱帝於襄國改元永甯
辛亥○苻健自稱秦天王國號大秦改元皇始元年　石祗將劉顯弑祗自立後趙亡顯亦旋滅
壬子○秦苻健稱帝於長安　燕滅冉魏改元元璽

庚辰 景元元年

癸未 元 炎興 魏所滅

甲申 改元

咸熙七月吳末帝元興元年

乙酉○晉武帝 姓司馬名炎 泰始元年 受魏主奐爲陳留王魏亡○都洛陽 吳改元甘露

丙戌○吳改元寶鼎

己丑○吳改元建衡

壬辰○吳改元鳳凰

甲午

乙未 改元咸寧

丙申○吳改元天璽

丁酉○吳改元天紀

庚子 改元太康 吳亡

甲辰

庚戌 改元太熙 帝崩太子衷立是爲惠帝○四月惠帝永熙元年

辛亥 正月改元永平 三月又改元元康

甲寅

庚申 改元永康

辛酉 趙王倫篡位僭元建始還帝金墉四月帝復位改元永熙

壬戌 改元太安

甲子 改元永興○漢王劉淵元熙元年居平陽今山西平陽府 成都王李雄建興元年居蜀

丙寅 改元光熙 帝崩弟熾立是爲懷帝 李雄稱帝國號成改元晏平 六月

丁卯○懷帝永嘉元年

戊辰○劉淵稱漢帝改元永鳳

己巳○漢改元河瑞

庚午○漢劉聰光興元年

辛未 六月帝蒙塵 漢改元嘉平 成改元玉衡

丙子 改元建安

甲申

甲午

丙申 封曹操魏王

己亥○劉備稱漢中王後爲蜀漢昭烈帝

庚子 改元延康 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而自立是爲魏文帝十月改元黃初元年○都於鄴今河南彰德府

辛丑○後漢昭烈帝章武元年 後漢○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府

壬寅○吳王孫權黃武元年都建業今江甯府

癸卯 三

年 帝崩子禪立是爲後帝四月後 後帝建興元年○

甲辰

丁未○魏明

叡太和元年

己酉○吳王權稱帝改元黃龍是爲吳大帝

壬子○吳改元嘉禾

癸丑○魏改元青龍

甲寅

丁巳○魏改元景初

戊午 改元

延熙○吳改元赤烏

庚申○魏廢帝芳正始元年

甲子

己巳○魏改元嘉平

辛未○吳改元太元

壬申○吳改元神鳳四月吳大帝殂廢帝亮建興元年

甲戌○魏少帝髦正元元年吳改元五鳳

丙子○魏改元甘露吳改元太平

戊寅 改元 景耀○吳景帝休

壬申 改元 陽嘉
甲戌
丙子 改元

永和
壬午 改元 漢安

甲申 改元 建康 帝崩太子炳立是爲沖帝
乙酉○沖帝永嘉元年 帝崩勃海王子纘立是爲質帝

丙戌○質帝本初元年 帝被弑蠡吾侯志立是爲桓帝
丁亥○桓帝建和元年

庚寅 改元 和平
辛卯 改元 元嘉
癸巳 改元 永興

甲午
乙未 改元 永壽
戊戌 改元 延熹

甲辰
丁未 改元

永康 十二月帝崩解瀆亭侯宏立是爲靈帝
戊申○靈帝建寧元年

壬子 改元 熹平
甲寅
戊午 改元

光和
甲子 改元 中平

己巳 帝崩子辯立改元光熹旋改昭寧九月被廢弟協立改元永漢又改初平是爲獻帝
庚午○

獻帝初平元年
甲戌 改元 興平

甲子四十七

戊午○明帝永平元年

甲子

甲戌

乙亥帝崩太子炟立是爲章帝

丙子○章帝建初元年

甲申八月改元

元和

丁亥七月改元章和

戊子帝崩太子肇立是爲和帝

己丑○

和帝永元元年

甲午

甲辰

乙巳改元元興帝崩少子隆立是爲殤帝

丙午○殤帝延平元年八月帝崩從兄祜立是爲安帝

丁未○安帝永初元年

甲寅改元元初

甲子四十八

庚申改元永寗

辛酉改元建光

壬戌改元延光



乙丑帝崩濟陽王保立是爲順帝

丙寅○順帝永建元年

己未 元壽元年

庚申 帝崩[illegible]中山王箕子即位是爲平帝

辛酉○平帝元始元年

始元年

甲子

乙丑 王莽進毒酒弒帝

丙寅○孺子嬰

居攝元年 宣帝元孫

戊辰 改元初始

己巳 僞新王莽始建國元年

甲戌 改元天鳳

庚辰 改元地皇

癸未 九月莽伏誅僞新亡　二月淮陽王更始元年　七月隗囂漢復元年　十月淮南王李憲元年　梁王永元年

甲申 蜀王公孫述元年

乙酉○東漢世祖光武帝 名秀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發之後 建武元年○都咸陽今河南府洛陽縣　是歲更始亡　成公孫述龍興元年　劉盆子建世元年　盧芳漢帝元年

丁亥○張步齊王元年　梁王永亡　彭寵燕王　劉盆子亡

己丑○張步亡　彭寵亡

庚寅○淮南王

李憲亡

辛卯○隗囂朔甯元年

甲午○隗囂亡

丙申○成公孫

述亡

丁酉○盧芳亡

甲辰

甲寅

丙辰 改元中元

丁巳 帝崩子莊立是爲明帝

帝

戊申〇宣帝本始元年

壬子改元

地節

甲寅

丙辰改元元康

庚申改元神爵

甲子改元五鳳

戊辰改元甘露

壬申改元黃龍帝崩子奭立是爲元帝

癸酉〇元帝初元元年

甲戌

戊寅改元永光

癸未改元建昭

甲申

戊子改元竟甯帝崩子驁立是爲成帝

己丑〇成帝建始元年

癸巳改元

河平

甲午

丁酉改元陽朔

辛丑改元鴻嘉

甲辰

乙巳改元永始

己酉改元元延

癸丑改元綏和

甲寅帝崩太子欣即

乙卯〇哀帝建平元年

中元年　甲午　戊戌改後元年

庚子帝崩子徹立是爲武帝　辛丑○武帝建元元年

甲辰　丁未改元元光

癸丑改元元朔　甲寅

己未改元元狩　甲子

乙丑改元元鼎　辛未改元

元封　甲戌　丁丑改元太初

辛巳改元天漢　甲申

乙酉改元太始　己丑改元征和

癸巳改元後元　甲午帝崩子弗陵立是爲昭帝　乙未○昭帝始

元元年　辛丑八月改元元鳳

甲辰　丁未改元元平帝崩立昌邑王賀旋以無道廢武帝曾孫詢即位是爲宣

甲子四十三

漢

甲午 趙高弑二世立子嬰

乙未○子嬰元年 十月沛公入關出降秦亡劉邦元年 雍王章邯元年 楚義帝元年 塞王司馬欣元年 西楚霸王項籍元年 翟王董翳元年 漢王河

南王申陽元年 遼東王韓廣元年 殷王司馬卬元年 燕王臧荼元年 代王歇元年 膠東王田市元年 常山王張耳元年 齊王田都元年 九江王英布元年 濟北王田安元年 衡山王吳芮元年 韓王鄭昌元年 臨江王共敖元年 西魏王魏豹元年

丁酉○代王陳餘元年

戊戌○齊王田橫元年

己亥○漢高祖五年卽皇帝位○都關中櫟陽今陜西咸甯

甲辰

丙午 帝崩廟號高祖子盈立是爲惠帝

丁未○惠帝元年

癸丑 帝崩呂后取他人子養爲帝子至是卽位呂后稱制

甲寅○少帝元年

丁巳 呂后廢少帝恒山王弘立不稱元年

辛酉 呂后殂弘被廢高帝子代王恒立是爲文帝

壬戌○文帝元年



甲戌

戊寅 改後元年

甲申 帝崩子啓立是爲景帝

乙酉○景帝元

年

壬辰 改

己亥○王元年

甲辰○燕孝王元年

乙巳○秦人入寇王出降

丙午○東周君元年

丁未○燕王喜

元年

辛亥○秦孝文王柱元年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年 滅東周 楚滅魯

甲寅

乙卯○秦王政元年

丁巳○趙悼襄王偃元年

甲子四十二

己未○魏景閔王增元年

癸亥○韓王安元年

甲子○楚幽王

煖元年

丁卯○趙幽繆王遷元年

辛未○秦滅韓

癸酉○秦滅趙

甲戌○魏王假元年

丙子○秦滅魏

戊寅○秦滅楚

己卯○秦滅燕

庚辰○秦滅齊 初并天下○都關中咸陽郎

今西安府咸陽縣

秦

辛巳○始皇十七年

甲申

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辛卯 帝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

壬辰○二世皇帝元年○楚王陳勝元年十一月被弒 趙王武臣元年 燕王韓廣元年 魏王咎元年 齊王田儋元年

癸巳○楚王心元年 齊王田假元年 楚王景駒元年 假被逐齊王田市元年 魏王豹元年 韓王成元年 趙王歇元年

子之年為周赧王元年襄之孟子嘗以己丑繫是 戰國策所稱西周始此洛陽之東西周也

己丑○韓宣惠王元年 衛平侯元年 燕易王元年

壬辰○趙武靈王元年

癸巳○楚懷王

槐元年 宋公偃元年

甲午

庚子 王崩子定

立是為慎靚王

辛丑○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 衛貶號曰君

癸卯○魏襄王元年 宋公偃稱王

甲辰

丙午 王崩子赧王延立

丁未○赧王元年○魯平公叔元年

戊申○齊湣王

元年

庚戌○燕昭王平元年 韓襄王倉元年

辛亥○秦武王蕩元年

甲寅

乙卯○秦昭襄王稷元年

甲子四十一 魯湣公一作文公

癸亥○趙惠文王何元年 楚頃襄王橫元年

甲子

丙寅○魏昭王元年 韓釐王咎元年 魯湣公賈

元年

甲戌

乙亥○齊滅宋

戊寅○齊襄王法章元年

己卯○衛懷君

元年

癸未○燕惠王元年

甲申

乙酉○魏安釐

王元年

己丑○韓桓惠王元年 魯頃公讎元年

庚寅○燕武成王元年

甲午

丙申○趙孝成王元年

丁酉○齊

甲子四十

按史記齊宣王立在己卯通鑑則謂立在己丑其在位十九年則同考齊宣王之卒在伐燕前

康公巳元年

輔元年

甲午

乙未○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　魏武侯擊元年　韓文侯元年　趙敬侯章元年　秦出公元年

丁酉○秦獻公

元年　齊恒公午元年

辛丑○楚肅王臧元年

壬寅○齊康公卒於海上　齊遂絕田氏幷齊而有

之

癸卯○齊威王因齊元年

甲辰○晉靖公俱酒元年

乙巳○王崩子烈王喜立　魯共公奮元年　韓哀侯元年　韓魏趙共廢

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晉亡

丙午○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

丁未○宋辟公辟兵元年　趙成侯種元年

己酉○衛聲公訓元年　燕桓公元年

辛亥○魏惠王罃元年　韓懿侯元年

壬子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楚宣王良夫元年　宋公剔成元年

癸丑○顯王元年

甲寅

庚申○秦孝公渠梁元年　燕文公元年　衛成侯遫元年

癸亥○韓昭侯元年

甲子

丁卯○魯康公屯元年

壬申○趙肅侯語元年

甲戌

丙子○魯景公偃元年

己卯○齊宣王辟彊元年

壬午○楚威王商元年

甲申○秦惠文王駟元年

丁亥○楚滅越　魏襄王元年

弗元年 宋昭公特元年 蔡侯齊元年

壬辰○燕成公載元年 越王朱句元年

甲午○楚滅蔡

丙申○楚滅杞

己亥○秦躁公元年

庚子 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弟叔弑哀王自立是爲思王八月弟嵬弑叔即位是爲考王

辛丑○考王元年 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

癸卯○晉幽公柳元年

甲辰

戊申○燕閔公元年

庚戌○衛昭公糾元年 楚簡王中元年

辛亥○魯元公嘉元年

癸丑○秦懷公元年

甲寅

乙卯 王崩子午立是爲威烈王 周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是爲東周君

丙辰○威烈王元年○衛慎公亹元年 韓武子啓章元年 魏文侯斯元年 趙桓子嘉元年

丁巳○秦靈公元年 鄭幽公已元年

戊午○趙獻子後元年

己未○鄭繻公駘元年

壬戌○晉烈公元年

甲子

丁卯○衛慎公頹元年 秦簡公元年

戊辰

己巳○越王翳元年

辛未○齊田莊子卒子和立是爲後齊太公

壬申○魯繆公惡元年

癸酉○韓景侯虔元年 趙列侯籍元年

甲戌○楚聲王當元年

丁丑○齊康公貸元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戰國始此 宋悼公購元年

己卯 王崩子驕立是謂安王 燕僖公元年

庚辰○安王元年○楚悼王類元年

壬午○韓烈侯取元年 趙武公元年 秦惠公元年

甲申

丙戌○宋休公

壬辰○衛定公朱元年 曹隱公通元年

甲午

丙申 曹靖公路元年

[illegible]酉 [illegible]簡公

元年

庚子○陳湣公越元年 曹伯陽元年

辛丑○鄭聲公勝元年 秦惠公元年

甲辰

乙巳○越王勾踐元年

丙午○吳王夫差元年

丁未○魯哀公蔣元年

己酉○衛出公輒元年 燕獻公元年

庚戌○秦悼公元年

辛亥○蔡成侯朔元年

癸丑○齊悼公陽生元年 楚惠王章元年

甲寅○宋滅曹

丁巳○齊簡公王元年

庚申○春秋絕筆

辛酉○齊平公驁元年 衛莊公蒯聵元年

壬戌○四月孔子卒

癸亥○楚滅陳

甲子○衛侯起元年

乙丑 王崩子仁立是爲元王 衛出公復歸衛 秦共公元年

丙寅○元王元年

戊辰○晉出公鑿元年 越滅吳

辛未○蔡聲公產元年

壬申 王崩子介立是爲貞定王

癸酉○貞定王元年○衛悼公黚元年

甲戌○魯悼公甯元年

丙子○越王鹿郢元年

丁丑○燕孝公元年

己卯○鄭哀公易元年

壬午○越王不壽元年

甲申

乙酉○晉哀公驕元年 蔡元公元年

丙戌○齊昭公

積元年

丁亥○鄭共公丑元年

戊子○晉韓魏趙滅智伯

辛卯○衛敬公

丙申○鄭簡公喜元年

辛丑○吳諸樊元年

壬寅○楚康王昭元年

癸卯○衛殤公剽元年

甲辰○晉平公彪元年

丁未○曹武公勝元年 燕文公元年

戊申○齊莊公光元年

庚戌○十一月孔子生

癸丑○燕懿公元年

甲寅○齊景公杵臼元年 吳餘祭元年

乙卯○衛獻公後元年

丙辰王崩子貴立是爲景王

丁巳○景王元年○燕惠公元年 楚郟敖元年

戊午○衛襄公惡元年 吳夷昧元年

己未○蔡靈公般元年

庚申○魯昭公稠元年

辛酉○楚靈王圍元年

甲子

乙丑○秦哀公元年

丙寅○燕悼公元年

丁卯○衛靈公元元年

庚午○晉昭公夷元年 宋元公佐元年

壬申○蔡平侯廬元年 陳惠公吳元年 ○鄭定公甯元年

癸酉○楚平王棄疾元年 燕共公元年

甲戌○曹平公須元年

乙亥○吳王僚元年

丙子○晉頃公去疾元年

戊寅○曹悼公午元年 燕平公元年

庚辰○蔡悼公朱元年

辛巳王崩子猛立七月王子朝弒之自立晉人逐之立王子丐是爲敬王

壬午○敬王元年

癸未○蔡昭侯申元年

甲申

乙酉○宋景公頭曼元年

丙戌○楚昭王軫元年

丁亥○曹聲公野元年

戊子○鄭獻公

庚寅○晉定公

…立是爲頃王 宋昭公杵臼元年
癸卯○頃王元年
甲辰○燕襄公元年

戊申王崩子班立是爲匡王 楚莊王旅元年 陳靈公平國元年
己酉○匡王元年○齊懿公商人元年

庚戌○蔡文侯申元年
辛亥○宋文公鮑元年
癸丑○魯宣公倭元年 齊惠公元元年 秦共公元年

甲寅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乙卯○定王元年○晉成公黑臀元年
丙辰○鄭靈公夷元年
丁巳○鄭襄公

堅元年
戊午○秦桓公元年
庚申○燕宣公元年
壬戌○晉景公

據元年 衛穆公遬元年
癸亥○齊頃公無野元年 陳成公午元年
甲子
丁卯○曹宣公廬元年

庚午○蔡景侯固元年
辛未○魯成公黑肱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癸酉○宋共公

服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甲戌
乙亥王崩子夷立是爲簡王 鄭悼公費元年 燕昭公元年
丙子○簡王元年○吳壽夢元年自仲雍至此十

九世
丁丑○鄭成公睔元年
庚辰○齊靈公環元年
辛巳○晉厲公

州蒲元年
甲申○曹成公負芻元年
乙酉○秦景公元年 衛獻公衎元年
丙戌○宋平公

成元年
戊子○燕武公元年
己丑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爲靈王 魯襄公午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
庚寅○

靈王元年
癸巳○陳哀公溺元年
甲午

復歸鄭 壬寅○晉曲沃武公滅晉 癸卯○王命武公爲晉侯不更元因其元年 甲辰王崩太子閬立是爲惠王 秦德公元年 乙巳○

惠王元年○晉獻公佹諸元年 楚若敖元年 丙午○秦宣公元年 丁未○蔡穆侯肸元年

己酉○鄭文公捷元年 文公厲公突子 庚戌○楚成王惲元年 辛亥○曹釐公赤元年 癸丑○衛懿公

赤元年 甲寅 戊午○秦成公元年

庚申○魯閔公開元年 曹昭公元年 辛酉○衛戴公申元年 壬戌○魯僖公申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illegible]○燕襄公元年 己巳王崩太子鄭立是謂襄王 曹襄公元年

庚午○襄王元年 辛未○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甲戌○陳穆公

款元年 丙子○蔡莊公甲午元年 己卯○齊孝公昭元年

甲申○晉懷公圉元年 乙酉○晉文公重耳元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

丁亥○衛成公鄭元年 己丑○齊昭公潘元年 庚寅○陳共公朔元年

甲午○晉襄公驩元年 鄭穆公蘭元年 乙未○魯文公興元年 丙申○楚穆王

商臣元年 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年 秦康公罃元年 壬寅王崩子壬

丁未……完元年

庚……

辛亥○齊僖侯祿甫元年

癸丑○宋穆公和元年燕穆侯元年

甲寅

戊午○晉鄂侯郄元年

己未○魯隱公息姑元年　春秋始此

辛酉王崩孫林立是爲桓王

壬戌○桓王元年○宋殤公與夷元年

癸亥○衛宣公晉元年

甲子○晉哀侯光元年

丙寅○秦甯公元年晉曲沃武公稱元年

丁卯○蔡桓侯封人元年

庚午○魯桓公軌元年

辛未○燕宣侯元年

壬申○晉小子侯元年宋莊公馮元年

甲戌

乙亥○陳厲公躍元年

丁丑○晉侯緡元年

戊寅○秦出公元年

庚辰○曹莊公射姑元年

辛巳○鄭昭公忽元年奔衛厲公突元年

壬午○衛惠公朔元年陳莊公林元年

甲申王崩太子佗立是爲莊王　齊襄公諸兒元年　秦武公元年　燕桓侯元年　鄭

厲公突出奔蔡昭公忽復歸鄭

乙酉○莊王元年○衛惠公出奔齊黔牟立

丙戌○鄭昭公遇弒

丁亥○蔡哀侯獻舞元年　鄭子亹元年

戊子○魯莊公同元年鄭子儀元年

己丑○陳宣公杵臼元年

庚寅○宋閔公捷元年

辛卯○燕莊公元年

壬辰○楚文王貲元年

癸巳○衛惠公復歸衛

甲午

丙申○齊桓公小白元年

己亥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釐王

庚子○釐王元年○宋桓公禦說元年

辛丑○鄭厲公

丙午○陳武公靈元年 曹惠伯兕元年

戊申○齊莊公購元年

辛亥○燕頃侯

元年 楚若敖元年

甲寅

丁巳○晉殤叔元年

己未 王崩太子宮湦立是爲幽王

庚申○幽王元年

辛酉○晉文侯仇元年 陳夷公說元年

甲子○秦襄公元年 陳平公燮元年

庚午 犬戎入寇王被弒子宜臼立是爲平王

辛未○平王元年○遷東都今河南府洛陽縣 鄭武公掘突元年

癸酉○魯惠公弗湟元年

甲戌

乙亥○燕哀公元年

丙子○秦文公元年 宋武公司空元年

丁丑○燕鄭侯元年

戊寅○楚霄敖元年

庚辰○蔡共侯興元年

壬午○蔡戴侯元年 曹繆公武元年

甲申○衛莊公

揚元年 楚蚡冒元年

乙酉○曹桓公終生元年

丁亥○陳文公圉元年

壬辰○蔡宣侯措父元年

甲午○宋宣公力元年

丙申○晉昭侯伯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

丁酉○陳桓公鮑元年

戊戌○鄭莊公寤生元年

庚子○楚武王[illegible]

癸卯○晉孝侯[illegible]

甲辰

甲辰○…費馬邑之秦號秦嬴至是二世

丙午○…元年

丁未…公嘗元年自胡公滿至…

此凡六世

辛亥○齊武公壽元年

甲寅○秦公伯元年 楚熊勇元年自熊繹至此十世

丁巳○秦仲元年

己未國人叛襲王王出居彘召公周公行政是爲共和太子靖匿召公家

辛酉○晉釐侯司徒元年

甲子○蔡夷侯元年 楚熊嚴元年

丁卯○曹幽伯彊元年

庚午○陳釐公孝元年

辛未○宋惠公覸元年

癸酉王崩於彘子靖立是爲宣王

甲戌○

宣王元年○楚熊霜元年

乙亥○燕釐侯元年

丙子○魯武公敖元年 曹戴伯蘇元年

丁丑○齊厲公無忌元年

己卯○晉獻侯元年

庚辰○秦莊公元年 楚熊徇元年

甲申

丙戌○魯懿公戲元年 齊文公赤元年

己丑○衛武公和元年

庚寅○晉穆侯費王元年

壬辰○蔡釐侯所事元年

甲午○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君自立

乙未○鄭桓公友元年

戊戌○齊成公說元年

辛丑○宋哀公元年

壬寅○宋戴公元年 楚熊咢元年

甲辰

乙巳○魯孝公稱元年

年

甲午

甲辰

辛亥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壬子○孝王元年

甲寅

甲子

丙寅 孝王崩懿王子燮立是爲夷王

丁卯○夷王元年

甲戌

壬午 王崩子胡立是爲厲王

癸未○

厲王元年

甲申

甲午

乙未○衛頃侯元年自康叔至此凡七世

丁酉○曹夷伯喜元年自曹叔振鐸至此凡六世 蔡武侯元年自蔡仲至此五世 燕惠侯元年自召公奭至此九世

壬寅○齊獻公山元年自太

癸卯○晉靖侯宜臼元年自唐叔虞至此六世

甲戌
己卯王崩子滿

立是爲穆王
庚辰○穆王元年
甲申

壬辰○魯魏公

卒子厲公擢立
癸巳○魯厲公元年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己巳○魯厲公卒子獻公具立

庚午○魯獻公元年
甲戌穆王崩子緊扈立是爲共王
乙亥○

共王元年

甲申
丙戌共王崩子囏立是爲懿王
丁亥○懿王元

甲辰

甲寅

壬戌成王崩子釗立是爲康王　癸亥○康王元

年　甲子

甲戌　戊寅○魯公伯

禽卒子考公酋立　己卯○魯考公元年　壬午○魯考公卒子煬公熙立　癸未○魯煬公

元年　甲申　戊子康王崩子瑕立是爲昭王魯煬公卒子幽公宰立

己丑○昭王元年魯幽公元年　甲午

壬寅○魯侯弟

濞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昭王不能討周綱陵夷自此始　癸卯○魯魏公元年　甲辰

甲寅

甲申

甲午

甲辰

丙午帝乙崩子受辛立

丁未○受辛元祀是爲紂

甲寅

壬戌○西伯伐耆須都程



乙丑○西伯伐

崇作豐邑徙都之

丙寅西伯昌卒子發立

丁卯○周侯發元祀

戊寅

甲戌

周

己卯○周武王元年誅紂商亡○周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界

甲申

乙酉武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

丙戌○成王元年○成王以鎬爲宗周西都以洛陽爲成周東都

癸巳○魯公伯禽元年

甲午

丙申○周公旦薨

甲戌

甲申

庚寅○周古公亶父卒公子季立

甲午

乙未祖甲崩子廩辛立

丙申○廩辛元祀

辛丑廩辛崩弟庚丁立

壬寅○庚丁元祀

甲辰

甲寅

壬戌庚丁崩子武乙立

癸亥○武乙元祀○復去亳徙都河北



丙寅武乙無道

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丁卯○太丁元祀

己巳太丁崩子帝乙立

庚午○帝乙元祀

甲戌

丙子○周季

己卯○季歷子昌即諸

甲辰

甲寅○周亶父

遷於岐改號周

丙辰小乙崩子武丁立

丁巳○武丁元祀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乙卯武丁崩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丙辰○祖庚元祀

壬戌祖庚崩弟祖甲立

癸亥○祖甲元祀



甲申

壬辰 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〇陽甲元祀

甲午

己亥 陽甲崩弟盤庚立

庚子〇盤庚元祀 盤庚五遷復都亳之殷地則西亳也先是國號止稱商至盤庚始改稱殷自此殷商兼稱或止稱殷

甲辰

甲寅



丁卯 盤庚崩弟小辛立

戊辰〇小辛元祀

甲戌

甲申

戊子 小辛崩弟小乙立

己丑〇小乙元祀

甲午

甲寅 祖辛立

乙卯〇祖辛元祀

庚午 祖辛崩弟沃甲立

辛未〇

甲子

沃甲元祀

甲戌

甲申

甲午

乙未 沃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〇祖丁元祀

甲辰

甲寅

甲子

丁卯 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〇南庚元祀

甲戌

甲子二十

一說祖乙世是自相遷耿又自耿遷邢

甲午

甲辰

甲寅

戊午　太戊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

己未○仲丁元祀○遷都於囂今河南之

敖倉河

甲子

辛未　仲丁崩外壬立

壬申○外壬元

祀

甲戌

甲申

丙戌　外壬崩弟河亶甲立

丁亥○河亶甲元祀○徙都相今河南彰德府

甲午

乙未　河亶甲崩子祖乙立

丙申○祖乙元祀○徙都耿今在河東古

邢地又命信都今順德府

甲戌 太庚崩子小甲立

乙亥〇小甲元祀

甲申

辛卯 小甲崩弟雍己立

壬辰〇雍己元祀

甲午

癸卯 雍己崩弟太戊立

甲辰〇

太戊元祀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辰

丁未 湯崩嫡孫太甲立

戊申○太甲元祀

甲寅

甲子

甲戌

庚辰 太甲崩子沃丁立

辛巳○沃丁元祀

甲申

甲午

甲辰

己酉 沃丁崩弟太庚立

庚戌○太庚元祀

甲寅

甲申○帝發元歲

甲午

壬寅帝扃子癸立

癸卯○帝癸元歲

甲辰

甲寅



甲戌

戊寅商侯履元歲

甲申

甲午

商

乙未○商王成湯元祀放桀南巢夏亡○都於亳今河南歸德府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景亳也湯有景亳之盟卽此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遷

甲寅

己未 帝扃弟扃立

庚申〇帝扃元歲

甲子

甲戌

庚辰 帝廑子廑立

辛巳〇帝廑元歲

甲申

甲午

辛丑 帝廑子降子孔甲立

壬寅〇帝孔甲元歲

甲辰

甲寅

甲子

壬申 帝廑子

癸酉〇帝皇元歲

甲戌

丙戌帝芒立

丁亥○帝芒元歲

甲午

甲辰帝芒子泄立

乙巳○帝泄元歲

甲寅

庚申帝泄子不降立

辛酉○帝不降元歲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子

甲戌

壬午○少康元歲寒浞伏誅

甲申

甲午

癸卯帝崩子杼立

甲辰○帝杼元歲

甲寅

庚申帝崩子槐立

辛酉○帝槐元歲

甲子

甲戌

癸巳○帝太康元歲

甲午

甲辰

辛亥有窮后羿距帝於河

甲寅

辛酉帝崩弟仲

康立

壬戌○帝仲康元歲

甲子

甲戌帝崩子相

立

乙亥○帝相元歲

甲申

甲午

壬寅寒浞弒相於帝邱遂篡位夏祚中絶者垂四十

年

甲辰

甲寅

甲子九

虞

癸未 帝堯一百載崩禪位於舜

甲申

乙酉 俱舜宅憂

丙戌○虞帝舜元載○都蒲阪今蒲州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戌

乙亥 帝舜五十載崩禪位於禹

夏

丙子○夏帝禹元歲○都安邑今平陽府安邑縣

癸未 帝禹崩子啓立

甲申○帝啓元歲

帝崩子

唐

甲辰〇唐帝堯元載〇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戊子 顓頊七十八年崩兄橋元子帝嚳立

己丑○帝嚳高辛氏元年

○都於亳今河南偃師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戊戌 帝嚳七十年崩子摯立荒淫無道諸侯廢之而

尊其弟唐侯堯爲天子自此至癸

甲寅

庚午 少昊八十



四年崩黃帝次子昌意之子高陽立

辛未○顓頊高陽氏元年○都於帝邱屬今直隸大名府滑縣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丙午 黃帝一百有十年崩子少昊立

丁未 ○

少昊金天氏元年 黃帝長子己姓名元囂一名摯亦曰青陽氏 ○ 都於曲阜一云都窮桑在魯北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子紀元 歷代建都攷附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甲子○黃帝有熊氏八年初作甲子○先是太昊伏羲氏都陳今河南陳州炎帝神農氏初都陳後徙曲阜今屬山東兗州府王黃帝都涿鹿卽今直隸保安州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甲戌			

形神具出覽者踴躍歎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概抄謄辭義兩庋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僕謂諸史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二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也

蘇東坡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懲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崇經術褒尙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尙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故其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通論天下分合之勢

邱瓊山曰周之衰也分而爲春秋戰國終而收拾之以秦於是乎漢興焉漢之衰也分而爲三國南北朝終而收拾之以隋於是乎唐興焉唐衰而五季紛亂世宗於其間以治易亂氣勢將合矣有宋繼而鬪以文宋衰而女眞分裂蒙古乘其後明撥亂而反之正噫自唐虞之後帝王之興代必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迭尙始之以夏商周繼之以漢唐宋終而復始明之興其視商周之夏唐宋之漢乎

評遷固以下諸史得失

李空同曰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册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竊名效倣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櫛傳敍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鈔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雜俗雅錯棼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糜如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承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書筆

葉平巖曰觀高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治之方也

朱子曰程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又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問看史朱子曰亦草率不得當看人物是何如治體是何如國勢是何如當仔細加察看明道先生看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讀史當思身處其時遇其事

呂東萊曰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高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一代一君各有統體

胡致堂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先識天下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當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隨事考究治亂萌蘖

如漢文帝之富庶因恭儉而致武帝虛耗由用兵奢侈而然又如唐之藩鎭由節度跋扈而始五胡亂華自前代縱夷狄於內地而萌芽也可類推矣

論綱目所由作

朱子曰司馬文正公編資治通鑑及目錄胡文定公修舉要補遺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又曰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整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繁冗耳又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

論綱目大旨

李方子曰朱子綱目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

論綱目正例變例

尹起莘曰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去宋而書曰晉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其間微辭奧義有不可得而偏舉者焉

讀通鑑要法

論讀史爲格物致知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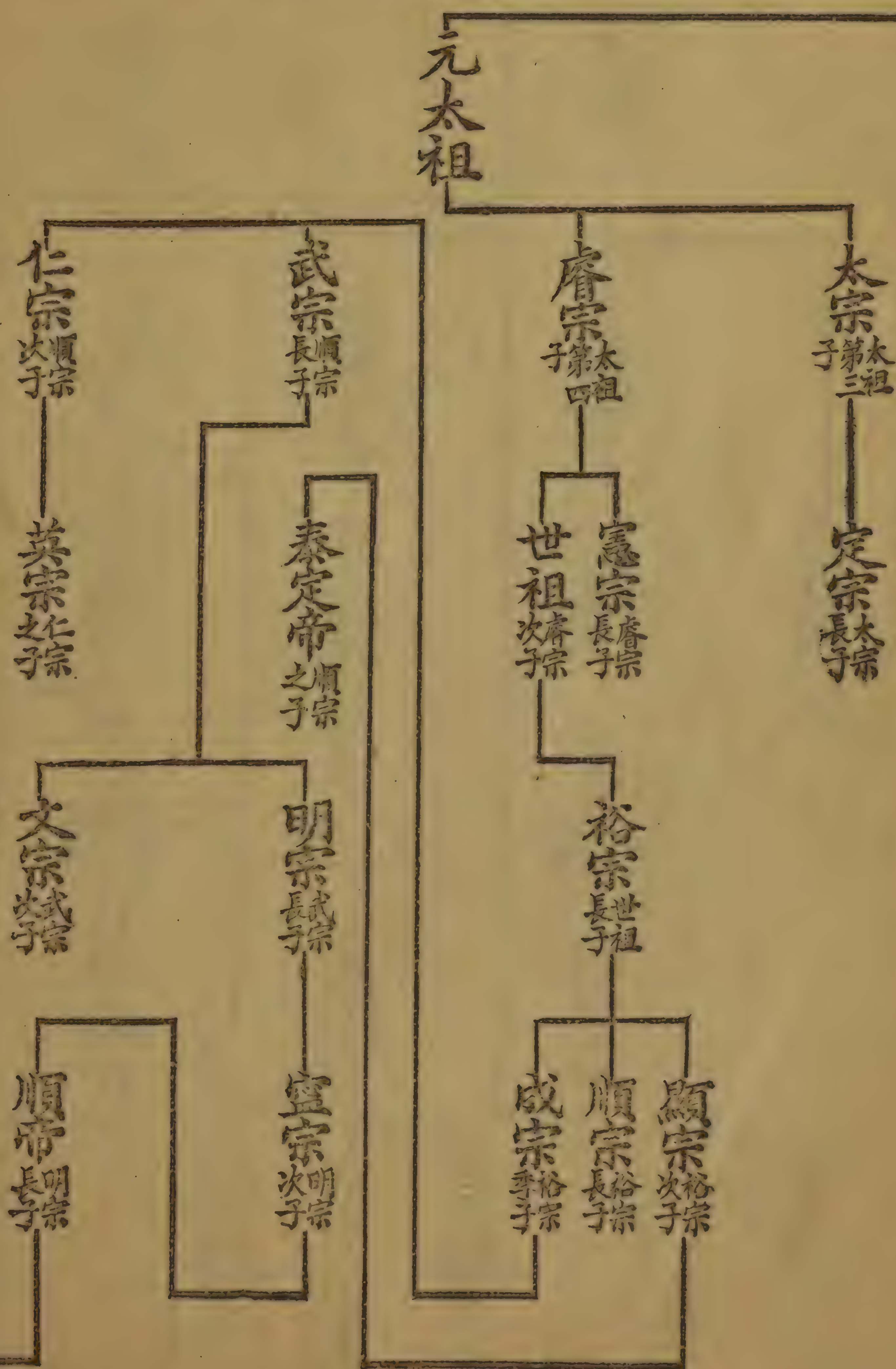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要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如何是一學也

唐祚終兮爲五季　梁唐晉漢周相繼
宋代周兮天下平　中南渡兮迫於金
倂金代宋祚歸元　明祖承元十六傳
軒轅甲子訖有明　總撰歷數幾多春
四千三百四十一　神器萬年歸
大清

袁王綱鑑合編歷代國號歌

天皇地皇人皇氏　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　唐虞紹之爲五帝
夏商周秦東西漢　後漢魏吳三國判
漢亡於魏魏禪晉　晉遂平吳天下定
擾西晉者有五姓　劉石慕容苻姚競
神州從此遂瓜分　南北烽烟久不靜
南爲東晉居江左　宋齊梁陳踵其都
北朝元魏併五姓　東魏西魏分爲二
東禪北齊西禪周　周又滅齊禪隋帝
隋能平陳海宇一　曾幾何時禪唐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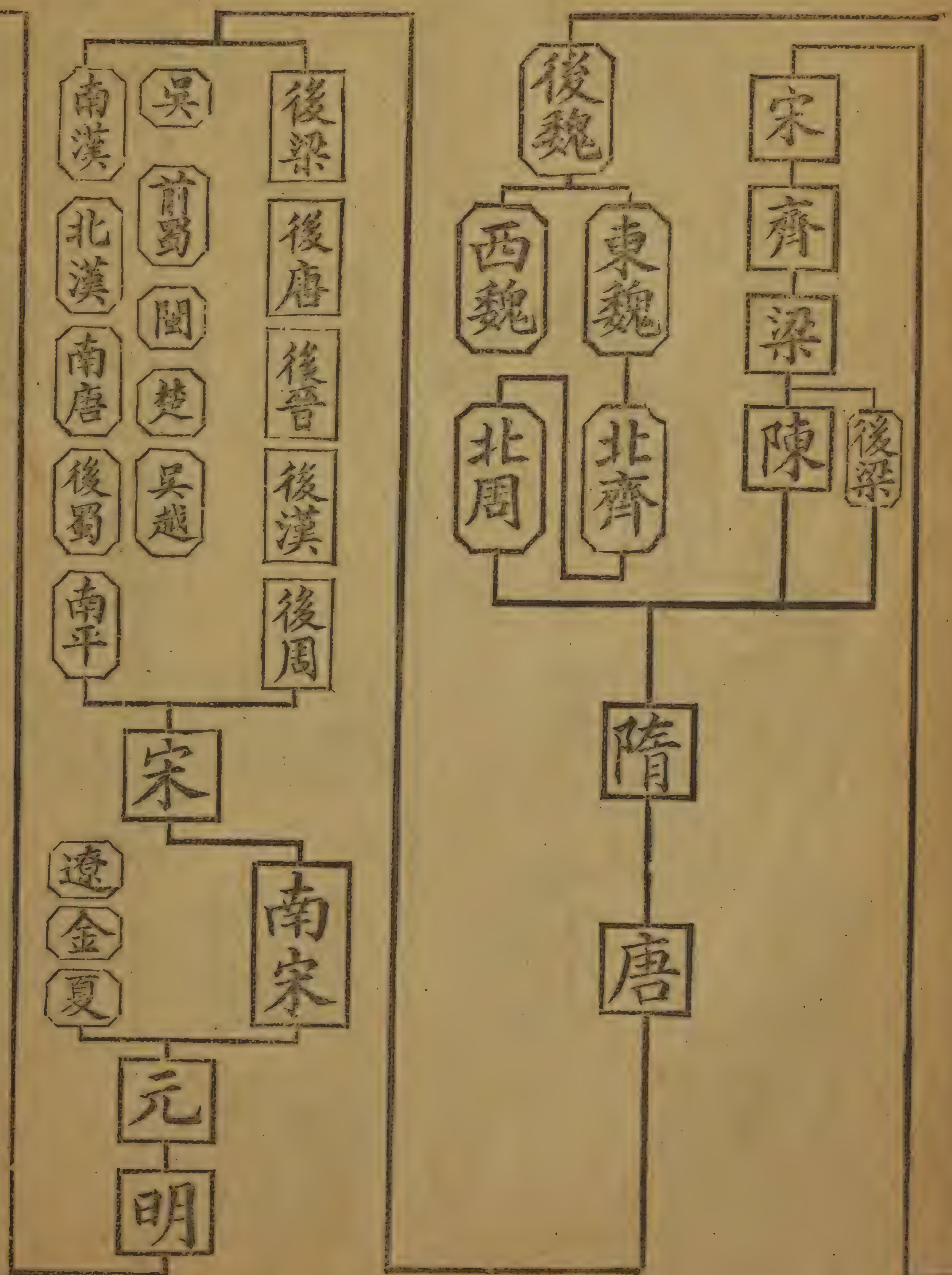
元朝傳授之圖


元太祖
太宗 太祖第三子
睿宗 太祖第四子
定宗 太宗長子
憲宗 睿宗長子
世祖 睿宗次子
裕宗 世祖長子
顯宗 裕宗次子
順宗 裕宗長子
成宗 裕宗季子
武宗 順宗長子
仁宗 順宗次子
泰定帝 顯宗之子
英宗 仁宗之子
明宗 武宗長子
文宗 武宗次子
寧宗 明宗次子
順帝 明宗長子

宋朝傳授之圖


宋太祖
德芳太祖長子
惟憲
從郁
世將
令譮
子偁封秀王生孝宗
太宗
真宗太宗第三子
仁宗真宗第六子
英宗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神宗英宗長子
元份
允讓封濮安懿王生英宗
哲宗神宗子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
欽宗徽宗長子
高宗徽宗第九子
孝宗秀王次子太祖六世孫
光宗孝宗第三子
寧宗光宗之子
理宗沂靖惠王子太祖十世孫
度宗榮王與芮之子
恭宗度宗之子
端宗恭宗之兄
帝昺端宗之弟

統相承之圖



大清一統萬萬世

方圖者正統圓圖者僭[illegible]

歷代帝王圖


地皇
天皇
人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唐
虞
夏
商
周
相之時有窮后羿逐王相居商
后羿臣寒浞殺羿又殺王相篡國凡四十年
魯 衛 鄭 晉 齊 滕 曹 許 燕
秦 楚 蔡 宋 杞 陳 薛 吳 莒
齊 楚 燕 趙 韓 魏 秦
秦
漢
新
篡國孫子時王莽篡漢國號新凡十四年誅夷
東漢
後漢
魏
吳
晉
漢
東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南燕 後秦 前涼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燕
北涼 西涼 北燕 成夏

迴瀾顧氏　按顧先上虞人中浙江鄉試博學羣書著有歷朝捷錄

荊川唐氏　按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會試第一累官部御史為金陵文學之祖著有文集行世

一峯羅氏　按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殿試第一抗疏劾大學士李賢起復被謫辭官隱居金牛洞為理學名臣著有文集

西涯李氏　按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官至大學士謚文正著有文集

紫峯陳氏　按陳琛字思獻晉江人登進士第官至江西提學僉事著四書淺說及紫峯文集行於世

敬齋薛氏　按薛瑄河東人登進士第累官禮部侍郎為理學名臣第一祀孔子廟庭著讀書錄

了凡袁氏　按袁黃浙江嘉善趙田人登萬歷丙戌進士累官兵部主事博極羣書著有史漢定本及四書五經疏意綱鑑補行於世

疊山謝氏 按本傳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文高古卓邁世稱疊山先生累官侍郎宋亡不仕元乃絕粒而卒

仁山金氏 按本傳金履祥蘭谿人少有經世志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應用而宋亡遂屏居不仕著通鑑前編等書

元

定宇陳氏 按本傳陳櫟字壽翁休寧人性孝正學友[illegible]延祐初中鄉試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數十年著有[illegible]撮要行世

圭齋歐陽氏 按本傳歐陽玄瀏陽人八歲能成文文章道德卓然爲一世宗追封楚國公所著有[illegible]要及圭齋文集

平定李氏 按本傳李惠庭字德平平定人泰定初[illegible]士總裁宋遼金三史所著有兩漢通紀卒謚忠潔公

義烏黃氏 按本傳黃溍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累官侍講學士謚文獻著兩漢[illegible]議

四明陳氏 按本傳陳桱字子經明州奉化人博學有史才所著有通鑑續編等書

祁門汪氏 按本傳汪克寬祁門人少穎敏力學[illegible]於[illegible]不爲進隱居教授號環谷先生所著有春秋纂疏綱目考異

慈湖王氏 按本傳王幼學望江人篤志力學嘗讀朱子綱目苦其援引難邃句讀難辨乃博采百家著綱目集覽

上虞徐氏 按徐昭文上虞人作綱目考證其自敍則至正己亥中秋所作也

明

青田劉氏 按一統志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累官[illegible]歸明初召至金陵封誠意伯著有郁離子覆瓿集等書

潛溪宋氏 按宋濂字景濂婺州人明初命郡守王宗顯開郡學延濂爲五經師後累官至學士與王禕同修元史

金華王氏 按王禕金華人[illegible]文忠守金華薦禕召用之嘗獻平江西頌與宋濂同修元史二百十卷

正學方氏 按方孝孺字希直累官學士永樂時靖難兵起先生抗節不屈被害有遜志齋文集及史評行於世

山陰胡氏 按一統志胡粹中山陰人博通經史尤長春秋明初聘爲儒學訓導累官提學著有元史續編行於世

臨江張氏 按一統志張九韶字美和臨江人元時累舉不第明初辟爲清江教諭累官翰林編修著有元史節編

石門梁氏 按一統志梁寅字孟敬新喻人通五經元末累舉不第明初召至京議禮以老年告歸著有宋元史略

永新劉氏 按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治易經登正統己未進士累官禮部侍郎謚文安所著有宋元論斷行世

昆廬陳氏 按陳濟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任總裁書成授春坊右贊善補元史事要通鑑綱目集覽正誤

瓊山邱氏 按邱濬字仲深瓊山人登景泰甲戌進士博極羣書一覽不遺累官禮部侍郎著大學衍義補凡世史等書

建安馮氏 按馮智舒建安人著有綱目質實

鄱陽王氏 按王逢鄱陽人博學洽聞治易詩二經正統間舉經明行修不就退居[illegible]陵號爲松鳩先生所著有通鑑前要

仁齋劉氏 按劉剡字用章建陽人朝十七世孫家貧力學老究經史不干仕進纂修少微宋元二鑑行世

雪航趙氏 按趙弼字輔之南平人爲人清潔教授鄉邑從遊甚衆著有雪航膚見等書行世

素庵商氏 按商輅號素庵淳安人連捷三元累官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偕儒臣續編宋元綱目

守溪王氏 按王鏊字濟之吳縣人登進士及第累官大學士謚文恪著有宋論及震澤文集

虛齋蔡氏 按蔡清字介夫晉江人鄉試第一累官祭酒經明操潔爲理學名臣著綱目補筆及四書易經蒙訓行於世

建陽劉氏 按劉弘毅建陽崇化人著綱目質實

靜軒周氏 按周禮字德恭餘杭人隱居援例冠帶著通鑑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及續綱目發明

雲間張氏 按張時泰雲間人著續綱目廣義

常熟丁氏 按丁奉常熟人號南湖登進士第著有通鑑簡要[illegible]斷行於世

陽明王氏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登進士第封新建伯爲學以致良知爲本講道者宗之稱陽明先生著有文集行於世

篁墩程氏 按程敏政字克勤直隸休寧人進士及第官至翰林學士著有篁墩文集行於世

臨海王氏 按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累官工部侍郎修有宋元續資治通鑑

昔登進士同著兩漢刊誤　劉奉世字仲父攽之子累官端明殿學士嘗同父叔著兩漢刊誤

弟楊龜山傳其立朝端亮有大臣風與兄鞏同著有先儒論

武夷胡氏　按本傳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累官至給事中謚文定所著有春秋傳及修成通鑑舉要補遺二書

五峯胡氏　按本傳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以蔭補承務郎不調著皇王大紀八十卷

屏山劉氏　按本傳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韐次子痛憤父死廬墓三年朱熹嘗與之游號屏山劉先生

晦庵朱氏　按本傳朱熹字元晦本婺源人松之子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講著通鑑綱目及四書集註等書傳於世

南軒張氏　按本傳張栻字敬夫漢川綿竹人浚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孝宗召為吏部侍郎學者稱南軒先生

東萊呂氏　按本傳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蒙正之後得道於婺得中原文獻之傳著左氏傳議及讀史詳節大事記等書

少微江氏　江贄崇安人養高林泉著書立言名動京闕天子使人三聘之修通鑑節要二十卷自周威烈至五代行於世

金華唐氏　按本傳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講析經史號說齋所著有皇極經世圖譜及兩漢精義等書

侯官林氏　按本傳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號拙齋呂祖謙嘗師之所著有書全解等書卒祠於學

求嘉陳氏　按本傳陳謙字益之永嘉人累官寶謨閣待制著兩漢精義及春秋解等書

陳季雅　著有漢唐論斷行於也

遂昌尹氏　按本傳尹起莘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有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於世

龍州李氏　按本傳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八歲能屬文乾道初舉進士邃於易學所著有尚書辨證等書行於世

西山蔡氏　按本傳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異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學者稱西山先生

廬陵羅氏　按本傳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問該博著有路史行於世

西山真氏　按本傳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累官參知政事稱西山先生著大學衍義唐書考疑等書

勿軒熊氏　按本傳熊禾字去非建陽人理宗時為甯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所著有通鑑[illegible]等書

南豐二曾氏　按本傳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所著有兩漢論行世　曾肇字子開鞏之

眉山史氏　按本傳史炤字子熙眉山人父清鄉舉蘇軾兄弟以師事之炤傳學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

致堂胡氏　按本傳胡寅字明仲安國長子從楊時學世稱致堂先生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

籍溪胡氏　按本傳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晚年召為秘書正字熹師事最久世稱籍溪先生所著有兩漢論辨正等書

白水劉氏　按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入太學師事譙定楊龜山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命子熹受學勉之妻以女

象山陸氏　按本傳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登進士第嘗與朱子游講道於鉛山鵝湖世稱象山先生著文集行於世

河南呂氏　按本傳呂本中字居仁其先河南人後徙居壽州好問之子所著有宋論四十卷及春秋解等書

了翁陳氏　按本傳陳瓘字瑩中沙縣人登進士第號了翁所著有兩漢議論八十卷及尊堯集十二卷

莆陽黃氏　按本傳黃公度莆田人紹興初登進士第一工詩能文所著有漢書鑑誤及知稼集等書

丹稜李氏　按本傳李燾字仁甫丹稜人以博極群書以名節知名海內作續資治通鑑長編是書攻四十年處日文解

止齋陳氏　按本傳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累官至寶謨閣待制稱止齋先生所著有左氏章旨及兩漢博議等書

默齋游氏　按本傳游九言字誠夫建陽人年十二能為文誦明秦檜受學於張南軒累官知光化軍所著有漢唐精義

朱氏黼　著有秦漢論斷行於世

永新劉氏　按本傳劉友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讀書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卷

平庵項氏　按本傳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淳熙初舉進士自號平庵所著有易玩辭及兩漢表行於世

南宮靖一　著有小學史斷行於世

雙湖胡氏　按本傳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著十七史纂

慈谿黃氏　按本傳黃震字仲起慈谿人寶祐中進士為人清介自守獨宗朱氏學所著有日抄行於世

廬陵文氏　按本傳文天祥字宋瑞廬陵人舉進士第一宋亡不

龍門王氏 按本傳王[illegible]字[illegible]之季弟撰[illegible]書八十卷

浚儀吳氏 按本傳吳兢汴州浚儀人[illegible]貫[illegible]國史事多核實世人比之董狐又撰貞觀政要及大唐春秋

京兆杜氏 按本傳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撰通典

贊皇李氏 按本傳李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吉甫之子嘗注前後漢書行世

五代

歸義劉氏 按唐史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少以文學知名所撰有舊唐史通鑑等書

宋

肥鄉李氏 按本傳李沆字太初肥鄉人炯之子所著有五代史註疏三十卷

晉城劉氏 按本傳劉羲叟晉城人修唐史律歷天文五行志著十二代史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廬陵歐陽氏 按本傳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觀之子文章名冠天下諡文忠撰唐書五代史

雍邱宋氏 按本傳宋祁字子京雍邱人庠之弟與兄同時舉進士與歐陽修曾公亮同修新唐書

奉符石氏 按本傳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師事孫復篤力學登及第所著有唐書糾繆

永康徐氏 按本傳徐無黨字中立永康人所著有五代史集註

新喻孔氏 按本傳孔武仲字常父新喻人文仲弟所著有唐書集註一百三十卷

龜山楊氏 按本傳楊時字中立將樂人潛心經史號龜山先生諡文靖

東坡蘇氏 按本傳蘇軾字子瞻洵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為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所著有唐書辨疑及文集行於世

淮海秦氏 按本傳秦觀字少游高郵人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元祐初蘇軾薦於朝所著有淮海閒居集及議論兩漢書

涑水司馬氏 按本傳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也累官端明殿學士封溫國公諡文正修資治通鑑別為目錄三十卷

華陽范氏 按本傳范祖禹字淳父華陽人舉進士甲科從溫公修通鑑修唐鑑十一卷仁宗政典六卷

彭城劉氏 按本傳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illegible]之子博覽羣書修國史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河內司馬氏 按本傳司馬貞字子正河內人撰史記索隱及補三皇紀自號小司馬以別之

昌黎韓氏 按本傳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為文辭卓然一出於正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嘗修順宗憲宗實錄

河南富氏 按本傳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所著有唐鑑纂疏

陽翟孫氏 按本傳孫甫字之翰陽翟人著唐史記二十五卷

溫陵曾氏 按本傳曾公亮晉江人為宰相練達朝政識宣靖與歐陽修宋祁同修新唐書

臨川王氏 按本傳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所著有周禮三經文集行於世

浦城章氏 按本傳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初進士第一神宗時進編年通載十四卷

濂溪周氏 按本傳周敦頤道州營道人累官知南康軍博覽羣書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及通書行於世

河南程氏 按本傳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後諡純公封河南伯弟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後諡正公封伊陽伯

眉山蘇氏 按本傳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二子軾轍同舉進士父子文章遂擅天下

潁濱蘇氏 按本傳蘇轍字子由洵次子為人沈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所著古史五十餘卷

淮陰張氏 按本傳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十二能文弱冠第進士所著有兩漢決疑八十卷

道源劉氏 按本傳劉恕京兆人皇祐初舉進士溫公修通鑑辟恕同修嘗編通鑑[illegible]紀及外紀

清江三劉氏 按本傳劉[illegible]字貢父清江人學問淵博為文尤贍敏所著有兩漢刊誤 劉[illegible]字原父[illegible]之弟博[illegible]羣書與兄

泥陽傅氏　按本傳傅玄字休奕本靈州人徙居泥陽曹魏書

東晉

河東郭氏　按本傳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高才注爾雅及西漢司馬相如傳

陽夏袁氏　按本傳袁宏字彥治陽夏人所著有三國傳及東征等賦

陳郡王氏　按本傳王隱銓之子陳郡人撰晉史九十餘卷

餘姚虞氏　按本傳虞預字叔寧餘姚人著西晉書四十餘卷

太原孫氏　按本傳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博學善言著魏武春秋三十卷及晉春秋十餘卷

襄陽習氏　按本傳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郁之後博學洽聞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

陳留蔡氏　按本傳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著前漢書百餘卷

嘉興干氏　按本傳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徙嘉興著晉紀三十卷又爲春秋左氏外傳註

丹陽薛氏　按本傳薛瑩字文潔丹陽人所撰有後漢東觀記百餘卷

陽夏袁氏　按本傳袁崧字道高陽夏人少有才名嘗撰後漢書一百卷

東莞徐氏　按本傳徐廣字野民東莞人撰史音義十三卷又修晉紀四十一卷

南北朝

頤陽范氏　按南宋史范曄字蔚宗頤陽人泰之子嘗刪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河東裴氏　按南宋史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嘗註三國志二十卷　其子駰字龍駒註司馬遷史四十卷

會稽謝氏　按南宋史謝靈運會稽人玄之孫家於上虞嘗撰晉書三十五卷

武康沈氏　按梁史沈約字休文武康人博通羣籍善屬文著晉宋齊書

平原劉氏　按梁史劉昭字宣卿平原人晉太尉寔九世孫集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

吳郡顧氏　按陳史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著陳書三卷及輿地志國史記傳

清河崔氏　按北魏史崔浩字伯淵清河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羣書敘成國書三十卷及校正晉書五十餘卷

鉅鹿魏氏　按北魏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纂修國史及魏史

隋

曲陽魏氏　按本傳魏澹字彥深下曲陽人季景之子詔澹別成魏史矯魏收平繪之失甚爲簡要

博陵李氏　按本傳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撰北齊書三十四卷　其子李伯藥踵作全編共五十卷

唐

鉅鹿魏氏　按本傳魏徵字玄成鉅鹿下曲陽人嘗撰隋書本紀列傳

洛陽長孫氏　按本傳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晟之子博涉書史嘗撰隋書志行於世

宜州令狐氏　按本傳令狐德棻宜州人隋朝棄官仕於唐與李延壽等皆以史學名當世嘗撰後周書

魏郡李氏　按本傳李延壽字延齡相州人作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及撰唐太宗政典

章懷太子　按本傳太子名賢字明允高宗之子招集名儒張大安等共注釋范曄後漢書成而上之

瑯琊顏氏　按本傳顏籀字師古瑯琊臨沂人

袁王綱鑑合編先儒名公姓氏紀

西漢

龍門司馬氏 按本傳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公談為太史遷繼父業作史記

洛陽賈氏 按本傳賈誼洛陽人有才名嘗著過秦論

彭城劉氏 按本傳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著洪範五行列女傳新序說苑

東漢

茂林班氏 按本傳班彪字叔皮茂林人著王命論及賦論奏事凡九篇 班固字孟堅著西漢書及兩都賦

扶風曹氏 按本傳班昭字惠姬彪之女適曹世叔早寡即曹大家也兄固著漢書未成而卒詔昭續成之

平陵賈氏 按本傳賈逵字景伯平陵人所注史記及著經傳義詁論難百餘萬言

茂陵馬氏 按本傳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校正史記訛謬

南陽劉氏 按本傳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瑯琊伏氏 按本傳伏儼字景弘瑯琊人所著有前漢書糾繆

北海鄭氏 按本傳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嘗注史記

滎陽服氏 按本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註前漢書

潁川荀氏 按本傳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淑之孫刪漢書為帝紀三十卷

汝南應氏 按本傳應劭字仲瑗汝南人著漢官儀及風俗通行於世

南陽文氏 按本傳文穎字叔良注前漢書一百三十二卷

三國

巴蜀譙氏 按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人嘗著古史考

陳留蘇氏 按魏志蘇林字孝友陳留人嘗註前漢書一百三十卷

東海王氏 按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所著有史記及諸經傳註

安平孟氏 按魏志孟康字公休安平人著前漢書行於世

馮翊如氏 按魏志如湻馮翊人著前漢書行於世

雲陽韋氏 按吳志韋昭字洪嗣雲陽人嘗撰吳書

餘姚虞氏 按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所著有史記國語訓注傳於世

中山張氏 按魏志張晏字子傳中山人所著有西漢書音釋四十卷

西晉

高唐華氏 按本傳華嶠字叔駿高唐人表之子自作漢紀三十卷

巴蜀陳氏 按本傳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六十五篇

河南晉氏 按本傳晉灼字子盛河南人所著有前漢書音釋四十卷

高平劉氏 按本傳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所著有歷代史書考異行世

一災祥 如日食慶雲之類

袁王綱鑑合編綱目凡例

一統系　正統　列國　篡賊　建國　僭國　無統　不成君　遠方小國

一歲年　每歲必書甲子于首

一名號　正統　僭國　篡賊　無統　不成君

一即位　建都　起兵　加號

一改元　後唐後晉之間溫公舊例尤爲顛錯

一尊立　尊謂尊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立謂立皇后皇太子其諸王自入封拜例

一崩葬　陵廟　追尊　改葬

一篡賊　盜殺　弑殺

一廢徙　謂下廢上者其上廢下自入廢黜例

一祭祀　郊祀　封禪　宗廟　雜祠祭　冠昏　饗盛禮　宴享　學校

一行幸　巡行　田獵　奔走

一恩澤　制詔　更革　戒諭　遺詔　遣使巡行　號令

一朝會　聘問　和好　游說　交質　割地　降附　貢獻

一封拜　選舉　賞賜　殊禮　徵聘　賜爵　賜姓　錄子孫

一征伐　叛亂　僭竊　外國　遣將　師名　戰討　勝負

一罷免　囚繫　流竄　誅殺　竄宥

一廢黜　后妃　太子　諸王　國除

一人事　自殺　遇害　死節　戰死

一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易徧該則事弗遺今删繁蕪補闕略一事必究其巔末一人必詳其出處而論策表詔誥諸題悉標明於上視坊間舊刻掛一漏萬者判霄壤矣

一是編以綱爲主而鑑目附焉若左國史漢國策晉書新舊唐書路史管見宋元諸史皇王大紀大事紀文獻通考憲章錄諸書有可印證綱鑑拓充未備者亦時附之參考以廣見聞

一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皆得綱目之意而善達之信哉朱子之功臣也故多採之以發其大書特書之義例亦有書法自顯不待闡發而明者則不一一錄之以多不勝摘也

一史斷不拘新舊自兩漢而下及先朝賢達所著述論斷有裨史學者咸多檃括而中間泛者截之腐者去之粹者存之或全篇或節文求可爲後學筌蹄而已

一儒先史斷備採矣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余從讀史時多有一得則筆錄之皆前人稽考之未悉評斷之未定者間出己意爲之衡斷非好異而謬爲雌黃亦非苟同而嚼人齒餘識者鑒之

一史籍浩繁校者倦終率多魚魯亥豕之誤是編細加訂校雖州名方里皆勘對無訛閱者字字可信無庸疑異

一字難認者則載音釋句難曉者間亦訓詁一二地名郡名今昔異稱則加考據大都考諸王幼學集覽陳濟正誤馮智舒質實及通鑑釋義韻會說文韻府諸書務使了然顯明以便披閱

一綱鑑二書古未有合編者合之自唐荊川先生始總之爲舉業家新捷徑也綱揭大義使是非易明鑑悉事由使本末可考但先之刻者不分孰綱孰鑑亦有目而混指爲綱者不亦淆莛楹乎是編則某綱某目某鑑一一如列眉數指開卷瞭然良便繙閱

一周威烈以前宋元以後鑑綱俱未載則用金履祥之前編劉恕之外紀以開之於首用陳桱之續通鑑商輅之續綱目以紹之於終所以補馬朱二氏之未備成其爲今古之完書也

一周自平王四十九年而後至於威烈事莫備於春秋今雖不能悉載但其關於會盟戰伐之大有同於春秋者必用聖經爲綱甯有筆削更高於聖人者乎不遵用之而奚適也且明揭經字於首甯患混經於史乎

一紀事必提其綱矣亦有未提者非漏也以大義已具於目中一覽之而是非昭然不必先贅也亦以可省則省務爲簡捷焉爾

一敘事貴詳故綱下綴之以目與鑑矣其用之何分有鑑之所無者則標目字有目與鑑同者則標鑑字以鑑在目之先朱子特用司馬氏之成文而已得不用先者之名可乎

一綱鑑所載惟以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之賢否后妃世子之廢立土地之分併制度之沿革災祥之驗於人事與夫行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則備書之其餘無補於民彝世敎者置弗錄不使小德細行得溷正史也

一天下混一爲正統正統者大書紀年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分註細書之雖一統而君非世系或女主或外國一遵朱子之正例變例

一溫公書官名例凡官皆可省書不必備書公相以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凡誅得僭音愆曰有罪逆上曰反爭強曰亂凡書兩國相涉則稱某主兩君相涉則稱諡號不相涉而事已首見則稱上稱帝此史學標準也

有以足涑水考亭所不逮余生也晚竊有志於史學於是綜集歷史刪繁就簡辨誣存眞而一以涑水通鑑考亭綱目爲歸前乎威烈採之京兆蘭溪補其缺後乎五代因之丹稜明州湻安續其終大要以綱爲主而鑑與目爲附紀與編其前列者也搜討參訂羣書悉攷勘成一編名曰綱鑑會纂誌備也嗚呼通鑑綱目不作則尙書春秋之旨漸微習春秋者進而通乎尙書習尙書春秋者推而及於綱鑑讀綱鑑者遡而歸於尙書春秋自古迄今帝王卿相聖賢愚不肖袞鉞較著公論不移其爲義也迺足以立治非治治也治亂也請以是編爲涑水考亭之附庸也可至史斷之辭濫不收美不遺期於詳確而止管窺闇附當更俟諸公論焉

瑯琊鳳洲王世貞撰

鑑歷十九年而成書起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訖五代其中自周敬王庚申至威烈王戊寅七十餘年不續蓋獲麟以後不復有作者涑水以意承之而義不敢當故闕如也考亭朱子熹因通鑑爲綱目黜魏帝漢義例嚴正眞是非不謬於聖人善乎劉永新之言曰尙書言紀傳春秋著編年溫公取尙書之紀傳史約之以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通鑑綱目是爲尙書春秋之子孫著審此則公論久定讀史家舍通鑑綱目其孰從而求之惟時爲涑水所辟有京兆劉恕著通鑑外紀起三皇訖周共和厥後有蘭溪金履祥著通鑑前編起陶唐止威烈京兆爲蘭溪所譏刺以自堯而上輕信百家併可傳者悉刪不錄此則太古載記無繇聞知於史之體蓋闕焉後此如宋丹稜李燾有續資治通鑑元明州陳桱有通鑑續編我明淳安商輅有續編宋元綱目是者

袁王綱鑑合編王序

史者一代之成書實萬禩之公論公論者善其善惡其惡是是非非一定之衡也一代書成而公論不盡歸之龍門茂林曠世鉅筆說者譏其記繁而志寡要其書之堅潔整贍有非蔚宗所逮者下此惟廬陵五代史凌爍古今子瞻猶短其作傳有漏況十九史紛紛籍籍文成而義不屬者夥邪稽古史即經也尚書之文是也自堯典至秦誓世數缺有間矣孔子刪之曰式訓來世文不必備云爾周衰孔子從平王四十九年值隱公元年作春秋本魯史也魯前此無史乎筆削訖二百四十二年蓋聖人若是其慎也況春秋未作暨絕筆之後列國非無記注自日尋干戈若存若亡迄於秦火遂茫不可跡而春秋焰而猶存此誠大聖人公論不可滅故史也而尊曰經與尚書並傳云自秦以來大義蔑如迄宋涑水司馬光輯資治通

懲萬世此願學孔子者之責也

賜進士第正治上卿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戶兵刑四部尚書都察院左

都御史南昌熊明遇撰

先秦兩漢但論義例主意文辭焉可求備哉至威烈以前旦遡泰古五代以後更歷宋元皆出于通鑑綱目之外非有徵信何以流傳幸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止周共和蘭溪金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止威烈宋則丹稜李燾有續資治通鑑元則四明陳桱有通鑑續編至我
明商素菴輅有續編宋元綱目而萬歷間檇李袁君黃世稱了凡先生者高第甲科爲郎司馬門枕經藉史黼黻河漢和合諸公之所纂記聯集涑水考亭之前後名曰歷史綱鑑補删煩就簡事備而文約曰紀曰編曰鑑曰綱曰目欵識攸明乃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曰經曰傳冠履無倒更以己意爲斷立論多奇不盡落宋儒蹊徑比于蘇紫溪濬李九我廷機之刋行于世者似覺有進焉者矣嗚乎作史貴擅三長讀史尤須獨見鴻荒以來循蜚因提禪通疏仡諸名氏或係子書寓言而談天紀歷强半譎詭唐事受曖昧之誣功成罪過之案南董以後多曲筆公穀以外有深文冠圖冠襟大昭以喉唇持橐尙論千古者必格物窮理參以識力而後齊諸稗官有所衷嘖室徂邱不待闢而自服矣脩道立教法天之雨露雷霆以勸

春秋爲傳典則溫麗今並稱左馬膾炙儒林矣自是班固前漢書詳整有法度可與龍門差次稱盛范曄後漢書詞語溫潤雖大樸微散尙燦如可觀以後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十九史汗牛充棟僅紀錄當時之名迹耳然皆分部揚鑣各依朝代求折衷于孔子之尙書春秋自皇帝八年訖今七十三甲子集成爲帙俾四千餘年人事若指諸掌則戛戛乎難哉惟宋元豐七年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上起周威烈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下訖五代蓋光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子康所編集光自出知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合三百五十四卷然避續春秋之嫌不敢緊接獲麟敬王庚申後尙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三十有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乙卯崩威烈王丙辰立至戊寅册三晉垂七十年矣朱考亭熹就資治通鑑爲綱目綱師春秋目仿左傳褒貶極其嚴正而楊愼丹鉛總錄云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朱子手筆故文辭遜于資治云然馬班巳降世會自不能爲

袁王綱鑑合編熊序

居恆每謂域中有三大天大道大史大史蓋乘天之運秉道之公維持名教于無窮王侯卿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與萬世共觀之法戒凜如袞鉞乎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凡辨灋者攷焉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凡四方之書內史讀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王不得與目典制抑何其隆重哉周中葉失官列國亦各有史不統于一孔子乃因魯史脩春秋于平王己未四十九年魯人立惠公之子息姑是爲隱公元年始載筆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訖敬王庚申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時因道不行又脩詩書詩多存周緜頌商魯書則斷自堯典訖秦誓書即左史之言春秋即右史之事而今皆尊之爲經蓋聖人法天尊道以垂教豈學徒能贊一辭哉惟司馬遷式尙書起堯典作五帝本紀實黃帝高陽帝嚳堯舜而三皇覺夢存亡之世則不書訖天漢而止左邱明依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上海商務印書館鑄版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附明紀綱目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